楞嚴經五蘊魔相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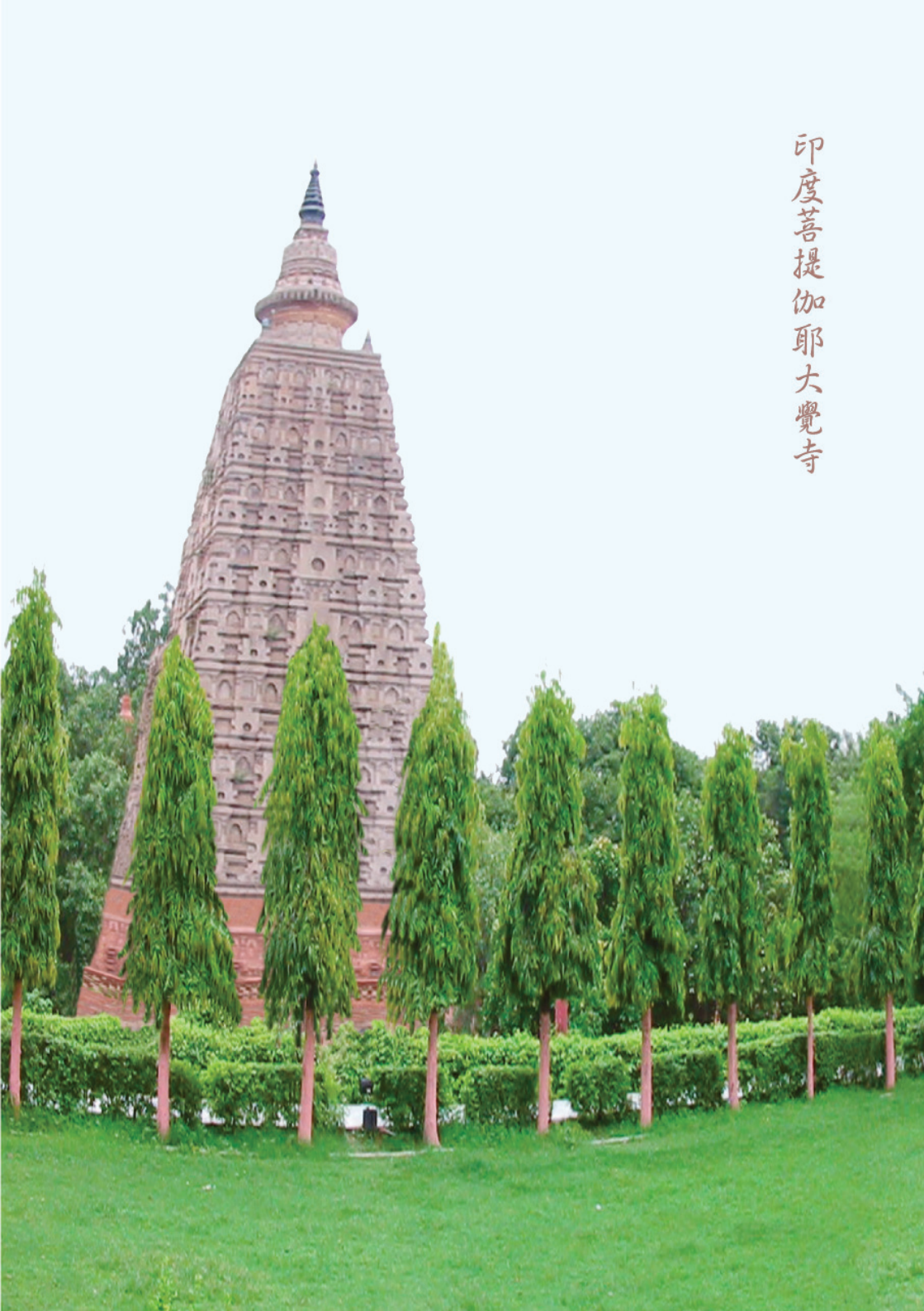
楞嚴頌

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衆。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伏請世尊爲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
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審除微細惑。
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
聲若多性可銷亡，爍迦囉心無動轉。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佛心寺及法爾禪修中心於印度菩提伽耶供養世尊金色袈裟



印度菩提伽耶大覺寺



印度菩提伽耶大覺寺
西元一八八一年出土照



阿闍梨

釋善祥 比丘

- 台灣.雲林北港
- 西元1942~2022
-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研究所營養學碩士
- 2009年11月5日(農曆 9月19日觀世音菩薩出家日)於印度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地“ Bodhigaya”菩提伽耶受比丘具足戒

法爾禪修中心出版品

【禪修】

1. 法爾禪修講義 - 基礎篇
2. 法爾禪修講義 - 公案篇
3. 法爾禪修講義 - 參證篇
4. 佛門禪修與色身功用行
5. 楞嚴經五蘊魔相解說
6. 打坐入門(上、下兩冊)
7. 禪悟無生
8. 悟無生禪
9. 無生禪悟
10. 基礎禪修一〇八參
11. 中級禪修五十三參
12. 高級禪修二十五參
13. 禪宗十牛圖解說(上、下兩冊)

【密法】

14. 古梵時期悉曇大悲咒
15. 大黑天神祈福法會簡儀

【戒律】

16. 在家菩薩戒布薩戒本
17. 如何修持好善業五戒淨法-殺戒
18. 如何修持好善業五戒淨法-盜婬妄酒戒

【經典課誦】

1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0.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合訂本
21. 《僧伽吒經》
22. 《妙法蓮華經》

楞嚴經五蘊魔相解說

法爾禪修中心

楞嚴經五蘊魔相解說

頁次

序言 〇〇〇一

經文 〇〇一三

第一章 行者滅五蘊將感召的現象 〇〇六八

第二章 色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〇〇八九

第一節 色陰區宇及色陰滅境界 〇一一二

第二節 色陰區宇十種魔相 〇一一七

（一）精明外溢相 〇一三三

（二）精明內溢相 〇一四〇

（三）精魄離合相 〇一五三

（四）心靈染悟相

（五）抑按逾分相　〇一六三
（六）密見洞幽相　〇一七一
（七）身同草木相　〇一七九
（八）凝想化成相　〇一八八
（九）逼極心飛相　〇一九九
（十）心著魑魅相　〇二〇七
第三節　總結十種色陰魔相說　〇二二一

第三章　受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受陰區宇及受陰滅境界　〇二二九
第二節　受陰區宇十種魔相　〇二五八
（一）內抑悲泣相　〇二六一

（二）逞狂我慢相　〇二七三
（三）修心無慧相　〇二八五
（四）得少知足相　〇二九七
（五）未知方便相　〇三一四
（六）貪安喜樂相　〇三二九
（七）大我慢起相　〇三四一
（八）無量輕安相　〇三六二
（九）謗戒無因相　〇三七四
（十）狂行淫欲相　〇四〇九
第三節　總結十種受陰魔相說　〇四四二

第四章　想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想陰區宇及想陰滅境界　〇四四七
第二節　想陰區宇十種魔相　〇四八二
（一）貪求善巧相　〇四八四
（二）飛思遊蕩相　〇五二〇
（三）精思契合相　〇五四五
（四）物性辨析相　〇五九〇
（五）懸應冥感相　〇六二八
（六）樂處靜謐相　〇六五七
（七）勤研宿命相　〇六八三
（八）愛通神力相　〇七〇八
（九）性化深空相　〇七四二

（十）希壽永歲相　〇七六八
第三節　總結十種想陰魔相說　〇七九二

第五章　行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行陰區宇及行陰滅境界　〇八〇五
第二節　行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本末無因相偏見　〇八四二
（二）四偏常相偏見　〇八七六
（三）四顛倒相偏見　〇九〇八
（四）有邊相偏見　〇九三四
（五）四矯亂相偏見　〇九四八
（六）十六相顛倒論偏見　〇九七〇

（七）八無相偏見　〇九八八
（八）非有無相偏見　一〇〇一
（九）死後斷滅相偏見　一〇一三
（十）死後後有相偏見　一〇二二
第三節　總結十種行陰魔相說　一〇三三

第六章　識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識陰區宇及識陰滅境界　一〇四一
第二節　識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〇六五
（一）外道種性　一〇六七
（二）偏圓種性　一〇八一
（三）倒圓種性　一〇九五

（四）倒知種性　一一〇七
（五）顛化種性　一一二一
（六）斷滅種性　一一三八
（七）妄延種性　一一六二
（八）天魔種性　一一七六
（九）纏空種性　一一八九
（十）不化圓種　一二一一
第三節　總結十種識陰魔相說　一二二八
第七章　五陰滅後的真修行次第　一二三九
—六十聖位簡介
第八章　化解魔難的楞嚴咒　一二八一
—楞嚴咒的功效及讀誦法

附錄

（一）楞嚴咒中文發音　〇〇〇一

（二）楞嚴咒梵文、羅馬拼音及中文略解　〇〇二三

（三）悉曇古文楞嚴咒　〇〇四七

（四）助印芳名錄　〇〇〇一

（五）法爾禪修中心位置圖

（六）版權頁

楞嚴經五蘊魔相解說
——五十種陰魔境界

《正法中的正法—代序言》

佛言法門八萬四千，法法均能悟道。然此等教言只適用於正法時期，值佛之時，或佛滅度後五百歲間。正法時期是法法皆能悟道，行者欲修得一聲聞四果位，辟支佛果位，或入菩薩初地之林，持戒修心，地地上升，永不唐捐。

佛滅度一千五百歲後，值佛法末法時期，邪教興起，群魔亂舞，毀戒不守，以邪悟、邪行、邪言，障佛教言。後又投眾生所好，貪小便宜之心，不用付出代價，以世俗行徑即想悟道。淺機行者無智慧、無正知見，於外道、

群邪中，學習些雜句、淺末知見，真是毀滅佛法之幫凶。

而佛教在末法時期，佛法滅於佛教之毀戒出家眾等，依《佛說當來變經》言：「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因一法不從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為一，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順道教，不肯勤慕度世之業，是為一事，令法毀滅。」《佛說當來變經》又言：「若有比丘欲諦學道，棄捐綺飾不求名聞，質朴守真宣傳正經，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案本說經不捨正句，希言屢中不失佛意。…。勤修佛法猶救頭然，五戒、十善、六度無極（波羅蜜多），四等（四無量心）、四恩智慧善權，咸可精行。雖不值佛，出家為道，學不唐捐。平其本心愍念一切，十方蒙恩。」

在末法終期，佛門師眾廢深經教、十二因緣、卅七道品、方等深妙玄虛之慧。反而言說，要以智度無極（般若波羅蜜多），用善巧方便，來度化眾生，一切隨世俗行為，注重淺意修為，談怪力亂神事，不涉玄虛之慧，不嚴

求戒律，不講修心，不重修慧。據《佛說法滅盡經》言：「值人壽五十二歲，首楞嚴經、般舟三昧，先化滅去。十二部經尋後復滅，盡不復現，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如是之後數千萬歲，彌勒下世間作佛，天下泰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樹木長大。……。」依據經文言，佛法滅後，沙門袈裟本有顏色，卻自然轉為白色。此處白色有二義，一者白衣言在家者，在家居士雖能說佛法但不守清淨戒律，不能成佛道。二者白色言白衣外道，末法時期佛法消失，由白衣外道所取代。印度白衣外道其教徒修苦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則以白色表示不同，如耆那教。此教有二派，著白衣者為白衣派，為寬容主義者，執著「有」，求喜樂；空衣派（裸體派）為嚴格主義者，執著「空」，修苦行。

由上得知，佛法滅後至彌勒菩薩下生之間，有數千萬年無佛法可聞，直到彌勒菩薩下生成佛，始再有佛法出現世間。現在釋迦文佛入滅已

二千五百四十多年，彌勒菩薩下生當在五億七千多萬年後，此期間定要有佛法住世，觀末法時期正法的代表是《楞嚴經》及般舟三昧法門。前者是行者認識自性、避免著魔、誤入歧途的重要經典；後者是念佛法門，能得般舟（立佛）三昧者，以念「釋迦如來」、「阿彌陀佛」等佛號七日或三個月中，不臥睡念佛得入般舟三昧，得此三昧者，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此二法門在佛法將滅時最先化去，所以我們要如何弘揚此二法門，是很重要的事。

古僧大德嘗言，世尊在世及入滅五百年間之正法期間，佛弟子光持戒清淨，即能證得阿羅漢果；像法時期行者要持戒清淨，還得加上禪修，才能當生成就果位；現今末法時期，行者除持戒清淨外，還得加上禪修、念佛，今生才能即刻成就，也不易著魔難。行者要禪修就要有《楞嚴經》五蘊魔相當指引，才不致於半途走入歧途或著魔難。

《楞嚴經》的重要性在於世尊教導我們如何認識本性外，整部經典中還

貫穿有三大重要部份，一為首楞嚴神咒，持誦此咒或配帶此咒，能讓末法時期修禪定者不受魔擾（詳第八章）；二為廿五種修行法門，由廿五位菩薩現身說法，可使我們認識六根、六塵、六識及七大等共廿五種的基本修行法門，此等法門可演繹成八萬四千法門；另一重要部份即是五十陰魔的境界闡述，能讓有實修的行者不落於色、受、想、行、識五陰諸魔相中，最後五陰滅盡，終歸無所得。五陰滅盡行者才得十信住，建立修菩提道基礎。歷經十住、十行、十迴向，再行菩薩道，最後當得悟無上正等正覺，如此可以避免行者在實修中誤入歧途，落於天道（下劣欲界天、色界天、無想天、無色界定）、仙道、魔道中而不自知。就是行者落於聲聞、辟支佛道中，世尊亦不認可，還視為不究竟的修行者，此等也是一種魔相。

《楞嚴經》在闡述五蘊魔相之境界外，還列出破色、受、想、行、識等各陰之境界，使行者能不入歧途中，還能印證修行的現象、境界與次第，這

可說是正法中的正法，實修行者不認識《楞嚴經》五十陰魔，那是很危險的事。

不到此境界者不知楞嚴五十陰魔在說些什麼，經歷過此色、受、想、行、識五陰魔境者，始會感恩世尊慈心浩瀚，憐憫末法眾生，不捨末法諸善心、善根眾生，讓末法時期眾生在實修上不入歧途。阿難尊者在聆聽《楞嚴經》後，撰楞嚴頌曰：「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眾。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伏請世尊為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審除微細惑。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舜若多性可銷亡，爍迦囉心無動轉。」

因《楞嚴經》五陰魔相是修行者必經歷的過程，所以就顯得相當重要，經文中不是只有心法的闡述，還有境界認知的說明。未開悟者或僅心眼微開

色身未破行者，依五陰次第而修，最後當得聲聞、辟支佛果。若此等行者不迴心向大修菩薩道，歷經兩萬劫（聲聞）、一萬劫（辟支佛）始能得菩提心，所以行者今生五陰滅盡時，應繼續上進，如是乃超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最後當得金剛菩薩位階。

另依《楞伽經》中來闡述開悟的地前菩薩境界，色陰區宇涵蓋乾慧、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煖地、頂地、忍地、世第一），到加行位「世第一」時就是將破色陰竟。大乘行者在開悟後，從菩薩初地到第五地未究竟前是屬受陰區宇，到菩薩第五地難勝地得三昧正受之意生身，是破受陰竟。菩薩入第六地現前地是想陰區宇，得菩薩第七地遠行地時是破想陰竟。未得菩薩第八地不動地是行陰區宇，若得菩薩八地是破行陰竟，此八地菩薩在定力上相等於阿羅漢，在慧力上勝於得阿羅漢果位行者，此時行者應有能力洞見一個大千世界及其眾生八萬劫前後之因緣果報。菩薩入第九地善

慧地是識陰區宇，若到菩薩第十地法雲地是破識陰竟之境界。以上五陰走一趟破五陰魔相後，終歸無所得。然後還要進入金剛菩薩道，及如來十地之修證，求得等覺位之如來位階。

據《楞嚴經》云，已破黑漆桶或心眼開未破黑漆桶行者：色、受陰兩種魔相能度過去時，魔就不容易進到行者心腹中。之後，到想陰魔相中，魑魅、魍魎、魔眾等會依附那些修行比較差的人心腹中，來到行者處顯現一些怪力亂神的能力，讓行者誤認為此著魔的人是菩薩或佛的化身，行者不察就會歸順他、聽從他，毀戒亂行，也許就這樣又誤入歧途。所以說想陰魔相的歧途是修行人認識不清，太相信別人的超能力，就會發生這種魔相認知的錯誤。

在此先強調一下五蘊（陰）修證中，各個魔境發生之元由，色陰區宇魔相行者專執取五根、六塵之功能及異用，也就是執取有身見，能隔見、遠見等五根真如之性用，此等人被稱為薩迦耶邪見（有身見）者，此等行者以「堅

固妄想」為其「有身見」作用之根本。處受陰區宇魔相行者，以真心應緣所生覺受為主，此行者心能感知一切人事物等狀況，不管是天上、人間諸異事，此等行者是以「虛明妄想」以其作用之根本，用來感召此等魔相，若行者執取其覺受為真而失於正受（正定），最後當從淪墜或墮無間地獄。處想陰區宇中行者，感情作用已泯滅，但若想心不去，思維事情等都能融合真心感知而起系列妄想，妄想順遂並以「想當然耳」的心地去想，如此想心不滅，認為以想心知道甚多事，此等行者都以「融通妄想」以其作用之根本，最後當會因心有所求，可能為諸魔所間接加害，終墮無間地獄。

處行陰區宇行者，在末法時期應不多，但還是在此一提的是，此行者以「幽隱妄想」產生宿命通之能事，探知眾生因緣果報之事實，惟所見受其妄心所侷限，若行者一直執以為真，將所見、所知妄下結論，就有種種的撥無因果或常見、斷滅見等錯誤知見發生，或心生顛倒知見以為涅槃，入外道種

或者入邪道中，終迷失菩提自性真如，若未證謂證，當墮無間地獄。處識陰區宇行者，末法時期更是少見，此等行者以心能幻化一切物相為主，所幻化出來的都是虛幻不實的，若行者善玩此心識在幻化神變上，都是受「罔象虛無妄想」所迷，當感召諸天、仙道、外道、虛空神等為其伴侶，若各以所愛玩先習迷心，自言得無上菩提，大妄語成，當受外道邪魔所感，業終當墮無間地獄；若行者不結邪因緣，正修而得聲聞（阿羅漢）、辟支佛果位，不再增進菩提道修行，前者當在二萬劫、後者當在一萬劫後，始能發起菩提心，轉入菩薩道修習，下化眾生，上求如來無上菩提；行者果真走入小乘修證果位，也就是說此等行者在成佛道上，當花更長久的時間來成佛。

行者對色、受陰兩種魔相要坦然去面對，不去執著五根所現的異能，都能不去用它、不去在意它，就可以安然度過受陰感情領納作用，七情六慾、憂、喜、苦、樂等感情作用，能把它空掉，平等看待一切法，則外來的客邪

就不太容易控制行者，它就會轉而去控制別人，由別人來誘惑行者，這都是想陰魔相裡的事。

至於最後行、識二陰魔相，是行者神通力中的認知受限，才會產生一些以自己所悟知的境界來下定見，如此就會產生偏常、斷滅見，或撥無因果，或成就外道諸見，或成就仙道種性，或入魔道中，行淫亂事等錯謬行為，此等錯誤的定見是迷失菩提自性的主因。在沒有佛陀的神通與見證提示，我們只能依據《楞嚴經》五蘊魔相之聖教量言來修行，就不會有錯誤的認知，也就不會迷失菩提自性。

回想當初獲讀《首楞嚴經》五蘊魔相，也僅約略懂至色受兩陰魔相，講經說法也以此為主，因初獲法身行者首要面臨的是色、受陰魔相困擾，故行者都能親切地悟知其精髓，對於諸魔相能不著就能安然度過。在將近卅年後的今天，盡我對修證上所體會的與其他經典的融會貫通，終於完成了剩餘的

想、行、識陰魔相部份，且已披露在法爾網站上。值有網友鼓勵將其印成書本，方便收藏與廣為流傳。乃請數位同學發心編校後，准予出書。因個人時間、體力有限，及佛法的正確認知尚待增進，因此錯誤在所難免，尚請諸賢聖、善男女等，不吝指正。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　優婆塞戒子　張玄祥　謹識

佛曆二五四八年（西元二〇〇四年）　四月八日

楞嚴經——五蘊魔相

《經文》

「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汝輩修禪，飾三摩地，十方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心精通溜，當處湛然。一切魔王，及與鬼神，諸凡夫天，見其宮殿，無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陸飛騰，無不驚懼。凡夫昏暗，不覺遷訛。波等咸

得，五種神通，唯除漏盡，戀此塵勞，如何令汝，摧裂其處？是故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於三昧時，僉來惱汝。然波諸魔，雖有大怒，波塵勞內，汝妙覺中，如風吹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汝如沸湯，波如堅冰，煖氣漸銷，不日銷殞，徒恃神力，但為其客。成就破亂，由汝心中，五陰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

◎色陰魔相

「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

提，如明目人，處大幽暗，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為，色陰區宇。」

「若目明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織，少選之間，身能出礙。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阿難！復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內澈。是人忽然，於其身內，拾出蟯蛔，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此名精明，流溢形體。斯但精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

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內外精研，其時魂魄，意志精神，除執受身，餘皆涉入，互為賓主。忽於空中，聞說法聲。或聞十方，同敷密義。此名精魄，遞相離合，成就善種，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澄露皎澈，內光發明。十方遍作，閻浮檀色。一切種類，化為如來。于時忽見，毘盧遮那，踞天光臺，千佛圍繞。百億國土，及與蓮華，俱時出現。此名心魂，靈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諸世界。暫得如是，非為聖

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觀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同時遍滿，不相留礙。青黃赤白，各各純現。此名抑按，功力踰分。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澄澈，精光不亂。忽於夜合，在暗室內，見種種物，不殊白晝。而暗室物，亦不除滅。此名心細，密澄其見，所視洞幽。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圓入虛融。四躰忽然，同於草木。火燒刀斫，曾無所覺。又則火光，不能燒爇。縱割其肉，猶如削木。此名塵併，排四大性，一向入純。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成就清淨，淨心功極。忽見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國。具足七寶，光明遍滿。又見恒沙，諸佛如來，遍滿空界，樓殿華麗。下見地獄，上觀天宮，得無障礙。此名欣厭，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深遠。忽於中夜，遙見遠方，市井街

巷，親族眷屬，或聞其語。此名迫心，逼極飛出，故多隔見，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精極，見善知識，形體變移。少選無端，種種遷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無端說法，通達妙義，非為聖證。不作聖心，魔事銷歇。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色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當依，如來滅後，

於末法中，宣示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受陰魔相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魘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

「若魘咎歇，其心離身，返觀其面，去住自由，無滯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其所由，虛明妄

想，以為其本。」

「阿難！波善男子，當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發明，內抑過分。忽於其處，發無窮悲。如是乃至，觀見蚊虻，猶如赤子，心生憐愍，不覺流淚。此名功用，抑摧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若作聖解，則有悲魔，入其心腑，見人則悲，啼泣無限，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阿難！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勝相現前，感激過分。忽於其中，生無限勇。其心猛利，志齊諸佛。謂三僧祇，一念能越。此名功用，陵率過越。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若作聖解，則有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誇，我慢無比。其心乃至，上不見佛，下不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前無新證，歸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隳地，迥無所見。心中忽然，生大枯渴。於一切時，沈憶不散。將此以為，勤精進相。此名修心，無慧自失。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憶魔，入其心腑。旦夕攝心，懸在一處。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慧力過

定，失於猛利。以諸勝性，懷於心中。自心已疑，是盧舍那，得少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審，溺於知見。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見人自言，我得無上，第一義諦。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新證未獲，故心已亡。歷覽二際，自生艱險。於心忽然，生無盡憂。如坐鐵床，如飲毒藥，心不欲活。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脫。此名修行，失於方便。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常憂愁魔，入其心腑。手執刀

劍，自割其肉，欣其捨壽。或常憂愁，走入山林，不耐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處清淨中，心安隱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心中歡悅，不能自止。此名輕安，無慧自禁。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喜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笑，於灑路傍，自歌自舞。自謂已得，無礙解脫。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

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剝花。肉身眞常，不自恭敬，卻崇土木？實為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衆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精明中，圓悟精理，得大隨順。其心忽生，無量輕安。已言成聖，得大自在。此名因慧，獲諸輕清。悟則無咎，非為聖

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輕清魔，入其心腑。自謂滿足，更不求進。此等多作，無聞比丘。疑誤衆生，墮阿鼻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明悟中，得虛明性。其中忽然，歸向永滅。撥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乃至心生，長斷滅解。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謗持戒，名為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婬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破佛津儀，誤人入

罪。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味其虛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無限愛生。愛極發狂，便為貪欲。此名定境，安順入心。無慧自持，誤入諸欲。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說欲，為菩提道。化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婬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於末世中，攝其凡愚，其數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滿千萬。魔心生厭，離其身體。威德既無，陷於王難。疑誤眾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受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亦當，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衆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想陰魔相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注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寤言，

是人雖則，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此則名為，想陰區宇。」

「若動念盡，浮想銷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波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圓明，銳其精思，貪求善巧。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不覺，是其魔著，自言謂得，無上涅槃。來波求巧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形斯須，或作比丘，令波人見；或為帝釋，或為婦女，或

比丘尼。或寢暗室，身有光明。是人愚迷，惑為菩薩，信其教化，搖蕩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災祥變異，或言如來，某處出世；或言劫火，或說刀兵，恐怖於人，令其家資，無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遊蕩，飛其精思，貪求經歷。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遊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自形無

變，其聽法者，忽自見身，坐寶蓮華，全體化成，紫金光聚。一衆聽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爲菩薩，婬逸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諸佛應世，某處某人，當是某佛，化身來此；某人即是，某菩薩等，來化人間，其人見故，心生傾渴。邪見密興，種智銷滅。此名妖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綿溶，澄其精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

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合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形及波，聽法之人，外無遷變，令其聽者，未聞法前，心自開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見地獄，或知人間，好惡諸事，或口說偈，或自誦經，各各歡娛，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綿愛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

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根本，窮覽物化，性之終始，精爽其心，貪求辨析。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先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元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雖未聞法，自然心伏。是諸人等，將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現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遞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絕。都指現在，即為佛國，無別淨居，及金色相。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歸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為菩薩。推

究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般真處；波無知者，信是穢言。此名蠱毒，魘勝惡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處，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懸應，周流精研，貪求冥感。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元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應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能令聽衆，暫見其身，如百千歲。心生愛染，不能捨離。身為奴僕，四

事供養，不覺疲勞。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師，本善知識，別生法愛，粘如膠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親近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我於前世，於某生中，先度某人。當時是我，妻妾兄弟，今來相度。與汝相隨，歸某世界，供養某佛。或言別有，大光明天，佛於中住，一切如來，所休居地。波無知者，信是虛誑，遺失本心。此名厲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

中，心愛深入，克己辛勤，樂處陰寂，貪求靜謐。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本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陰善男子處，敷座說法。令其聽人，各知本業。或於其處，語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勑使一人，於後踏尾，頓令其人，起不能得，於是一衆，傾心欽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佛津儀外，重加精苦，誹謗比丘，罵詈徒衆，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好言，未然禍福，及至其時，毫髮無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知見，勤苦研尋，貪求宿命。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殊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知，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無端，於說法處，得大寶珠，其魔或時，化為畜生，口銜其珠，及雜珍寶，簡冊符牘，諸奇異物，先授波人，後著其體。或誘聽人，藏於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處，是諸聽者，得未曾有。多食藥草，不餐佳饌。或時日餐，一麻一麥，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誹謗比丘，罵詈徒眾，不避譏嫌。口中好言，他方寶藏，十方聖賢，潛匿之處。隨其後者，

注注見有，奇異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嶽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婬，破佛戒律，與承事者，潛行五欲。或有精進，純食草木。無定行事，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神通，種種變化，研究化元，貪取神力。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誠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通，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或復手執火光，手撮其光，分於所聽，四衆頭上。是諸

聽人，頂上火光，皆長數尺，亦無熱性，曾不焚燒。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於空中，安坐不動；或入瓶內，或處囊中，越牖透垣，曾無障礙。唯於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禮，誹謗禪津，罵詈徒衆，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常說，神通自在。或復令人，傍見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眞實。讚歎行婬，不毀麁行，將諸猥媟，以爲傳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風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積劫精魅，或復龍魅，或壽終仙，再活爲魅，或仙期終，計年應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多陷

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入滅，研究化性，貪求深空。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終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空，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於大衆內，其形忽空，衆無所見，還從虛空，突然而出，存沒自在。或現其身，洞如瑠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氣。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誹毀戒律，輕賤出家。口中常說，無因無果，一死永滅，無復後身，及諸凡聖。雖得空寂，潛行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撥無因果。此名日月，薄蝕精氣，

金玉芝草，麟鳳龜鶴，經千萬年，不死為靈，出生國土，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長壽，辛苦研幾，貪求永歲，棄分段生，頓希變易，細相常住。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竟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生，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好言他方，往還無滯。或經萬里，瞬息再來。皆於波方，取得其物。或於一處，在一宅中，數步之間，令其從東，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

因此心信，疑佛現前。口中常說，十方衆生，皆是吾子。我生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生自然，不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屬，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毘舍童子，未發心者，利其虛明，食波精氣。或不因師，其修行人，親自觀見，稱執金剛，與汝長命。現美女身，盛行貪欲。未逾年歲，肝腦枯竭。口兼獨言，聽若妖魅。前人未詳，多陷王難。未及遇刑，先已乾死。惱亂波人，以至殂殞。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婬

欲，破佛津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姪姪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踰百世。令眞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必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汝今未須，先取寂滅，縱得無學，留願入波，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衆生，令不著魔，得正知見。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語，名報佛恩。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想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衆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

成無上道。」

◎行陰魔相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銷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麁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眞。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爲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爲，行陰區宇。」

「若此清擾，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衆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當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類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窮生類本。於本類中，生元露者，觀波幽清，圓擾動元，於圓元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二無因論。一者是人，見本無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機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所有衆生，業流灣環，死此生彼，祇見衆生，輪迴其處。八萬劫外，冥無所觀，便作是解，此等世間，十方衆生，

八萬劫來，無因自有。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二者是人，見末無因。何以故？是人於生，既見其根，知人生人，悟鳥生鳥，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今盡此形，亦復如是，而我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當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無因。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一外道，立無因論。」

「阿難！是三摩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圓常中，起計度者，

是人墜入，四偏常論。一者是人，窮心境性，二處無因。修習能知，二萬劫中，十方衆生，所有生滅，咸皆循環，不曾散失，計以爲常。二者是人，窮四大元，四性常住。修習能知，四萬劫中，十方衆生，所有生滅，咸皆體恒，不曾散失，計以爲常。三者是人，窮盡六根，末那執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性常恒故。修習能知，八萬劫中，一切衆生，循環不失，本來常住。窮不失性，計以爲常。四者是人，既盡想元，生理更無，流止運轉，生滅想心，今已永滅。理中自然，成不生滅。因心所度，計以爲常。由此計常，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爲，

第二外道，立圓常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自他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顛倒見，一分無常，一分常論。一者是人，觀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為，究竟神我。從是則計，我遍十方，凝明不動。一切眾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則我心性，名之為常。波生滅者，真無常性。二者是人，不觀其心，遍觀十方，恒沙國土。見劫壞處，名為究竟，無常種性。劫不壞處，名究竟常。三者是人，別觀我心，精細微密，猶如微塵，流轉十方，性無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

滅。其不壞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從我流出，名無常性。四者是人，知想陰盡，見行陰流。行陰常流，計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滅盡，名為無常。由此計度，一分無常，一分常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三外道，一分常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分位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有邊論。一者是人，心計生元，流用不息。計過未者，名為有邊。計相續心，名為無邊。二者是人，觀八萬劫，則見眾生，八萬劫前，寂無聞見。無聞見處，名為無

邊。有衆生處，名爲有邊。三者是人，計我遍知，得無邊性，波一切人，現我知中。我曾不知，波之知性，名波不得，無邊之心，但有邊性。四者是人，窮行陰空，以其所見，心路籌度，一切衆生，一身之中，計其咸皆，半生半滅。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邊，一半無邊。由此計度，有邊無邊。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爲，第四外道，立有邊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知見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種顛倒，不死矯亂，遍計虛論。一者是人，觀變化

元，見遷流處，名之為變。見相續處，名之為恒。見所見處，名之為生。不見見處，名之為滅。相續之因，性不斷處，名之為增。正相續中，中所離處，名之為滅。各各生處，名之為有。互互亡處，名之為無。以理都觀，用心別見。有求法人，來問其義。答言我今，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亦滅，於一切時，皆亂其語。令波前人，遺失章句。二者是人，諦觀其心，互互無處，因無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無，除無之餘，無所言說。三者是人，諦觀其心，各各有處，因有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餘，無所言說。四者是人，有無俱

見，其境枝故，其心亦亂。有人來問，答言亦有，即是亦無。亦無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矯亂，無容窮詰。由此計度，矯亂虛無，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五外道，四顛倒性，不死矯亂，遍計虛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無盡流，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有相，發心顛倒。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見我圓，含遍國土，云我有色。或波前緣，隨我迴復，云色屬我。或復我依，汗中相續，云我在色。皆計度言，死後有相。如是循環，有十六相。從此惑計，畢竟煩惱，畢竟菩

提。兩性並驅，各不相觸。由此計度，死後有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六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有相，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先除滅，色受想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無相，發心顛倒。見其色滅，形無所因。觀其想滅，心無所繫。知其受滅，無復連綴。陰性銷散，縱有生理，而無受想，與草木同。此質現前，猶不可得，死後云何，更有諸相？因之勘校，死後相無，如是循環，有八無相。從此惑計，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

字，究竟斷滅。由此計度，死後無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七外道，立五陰中，死後無相，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行存中，兼受想滅，雙計有無，自體相破，是人墜入，死後俱非，起顛倒論。色受想中，見有非有，行遷流內，觀無不無。如是循環，窮盡陰界，八俱非相，隨得一緣，皆言死後，有相無相。又計諸行，性遷訛故，心發通悟，有無俱非，虛實失措。由此計度，死後俱非，後際昏瞢，無可道故。墮落外道，惑菩提

性，是則名為，第八外道，立五陰中，死後俱非，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無，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七斷滅論。或計身滅，或欲盡滅，或苦盡滅，或極樂滅，或極捨滅。如是循環，窮盡七際，現前銷滅，滅已無復。由此計度，死後斷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九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斷滅，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有，生計度者，是人墜

入，五涅槃論。或以欲界，為正轉依，觀見圓明，生愛慕故。或以初禪，性無憂故。或以二禪，心無苦故。或以三禪，極悅隨故。或以四禪，苦樂二亡。不受輪迴，生滅性故。迷有漏天，作無為解。五處安隱，為勝淨依，如是循環，五處究竟。由此計度，五現涅槃，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十外道，立五陰中，五現涅槃，心顛倒論。」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狂解，皆是行陰，用心交互，故現斯悟。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以迷為解，自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必須，將如來語，

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衆生，覺了斯義。無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護，消息邪見。教其身心，開覺眞義。於無上道，不遭枝岐，勿令心祈，得少爲足，作大覺王，淸淨標指。」

◎識陰魔相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亓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淸擾動，同分生機，倏然墮裂。沉細綱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感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円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滓馳逸，內外湛明，

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孰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不沈，發現幽秘，此則名為，識陰區宇。」

「若於群召，已獲同中，銷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隣，互用清淨。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瑠璃，內外明澈，名識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當知，是善男子，窮諸行空，於識還元。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能令己身，根隔合開，亦與十方，諸類通覺。覺知通溶，能入圓元。若於所歸，立真常

因，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因所因執。娑毘迦羅，所歸冥諦，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歸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外道種。」

「阿難！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覽為自體，盡虛空界，十二類內。所有眾生，皆我身中，一類流出，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能非能執。摩醯首羅，現無邊身，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二，立能為心，成能事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偏圓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

圓。若於所歸，有所歸依，自疑身心，從波流出。十方虛空，咸其生起。即於都起，所宣流地，作眞常身，無生滅解。在生滅中，早計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滅。安住沈迷，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常非常執。計自在天，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計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圓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知，知遍圓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稱有情，與人無異。草木爲人，人死還成，十方草樹。無擇遍知，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知無知執，婆吒、霰尼，執一

切覺，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四，計圓知心，成虛謬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知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根互用中，已得隨順。便於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周流，觀塵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塵，發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則墮，生無生執，諸迦葉波，幷婆羅門，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五，計著崇事。迷心從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顛化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明，計明中虛，非滅群化。以永滅依，為所歸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歸無歸執。無想天中，諸舜若多，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六，圓虛無心，成空亡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斷滅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圓，長不傾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貪非貪執。諸阿斯陀，求長命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七，執著命元。立固妄因，趣長勞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妄延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觀命互通，卻留塵勞，恐其銷盡。便於此際，坐蓮華宮，廣化七珍，多增寶媛，縱恣其心，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眞無眞執，吒枳迦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八，發邪思因，立熾塵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天魔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於命明中，分別精麁，疏決眞僞，因果相酬，唯求感應，背清淨道；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居滅已休，更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聲聞。諸無聞僧，增

上慢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九，圓精應心，成趣寂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纏空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清淨覺明，發研深妙，即立涅槃，而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辟支。諸緣獨倫，不迴心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十，圓覺溜心，成湛明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覺圓明，不化圓種。」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中途成狂。因依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皆是識陰，用心交互，故生斯位。衆生頑

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各以所愛，先習迷心，而自休息。將為畢竟，所歸寧地，自言滿足，無上菩提，大妄語成。外道邪魔，所感業終，墮無間獄。聲聞緣覺，不成增進。沒等存心，秉如來道，將此法門，於我滅後，傳示末世，普令衆生，覺了斯義。無令見魔，自作沈孽。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始成就，不遭岐路。如是法門，先過去世，恒沙劫中，微塵如來，乘此心開，得無上道。」

◎總結五十種陰魔境界

「識陰若盡，則汝現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此是過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毘婆舍那，覺明分析，微細魔事。魔境現前，汝能諳識，心垢洗除，不落邪見。陰魔銷滅，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魎，無復出生。直至菩提，無諸少乏，下劣增進，於大涅槃，心不迷悶。若諸末世，愚鈍衆生，未識禪那，不知說法，樂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勸令，持

我佛頂陀羅尼咒；若未能誦，寫於禪堂，或帶身上，一切諸魔，所不能動。汝當恭欽，十方如來，究竟修進，最後垂範。」

第一章 行者滅五蘊將感召的現象

一、前言

修行者涵蓋善心行者、世間色界禪者、出世間解脫禪者、出出世間佛禪者之多種層次。大眾既然今生要修行，又有幸真正聞到佛法，就要把握今生依教奉行，不然錯過今生又不知何世始能再聞佛法，所以有緣大眾當要認真學習《楞嚴經》經教，初以五蘊魔相為學習對象，才不會在修行過程中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終被導入邪途，甚至墮入無間地獄中。

修佛禪者要先認知，吾身之五蘊非有，虛幻不實；下劣六欲天及其以下眾生，以色蘊為我，而執取此色身不放，是謂薩迦耶邪見（有身見）。色界

天禪者以色、受蘊為我，迷執於修行過程中自性真如所現諸境界，若依五根諸性用而起喜愛心，並執取其境，還是處「有身見」之中；無色界禪者以想、行、識蘊為我，誤認此心感知一切境界、業緣果報、心用等以為是我。如是此等眾生若不聞如來遺教，終將迷失菩提自性，或誤入歧途，甚或入無間地獄，永無出期。

《大般若經》云，菩薩修證過程中，有破四大種性，經歷四靜慮等有尋有伺三摩地、無尋唯伺三摩地、無伺唯尋三摩地、無尋無伺三摩地，得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得四聖諦智，即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無生智、法智、類智、世俗智、他心智、如說智，用十二因緣觀、卅七道品、六波羅蜜多等法，去五蘊身執，修得五眼、三明、六神通，入四無量心、四無色定，用十波羅蜜多、三三昧門（空、無相、無願解脫門）、陀羅尼門，行十住、十行、十迴向行法，獲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

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相，無忘失法、恒住捨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相微妙智。依上述所列，行者大略可以窺知佛法修行者的境界與過程，縱使五蘊滅盡，終歸無所得，此時才是十信位住而已，這樣才有一點進入實修佛法的範疇，可以進而修三三昧門，入陀羅尼門，然後經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四加行位、十地菩薩位，而獲金剛薩埵智。所以行者不要以得少為滿足，或妄自自我肯定，說已成佛作祖，都是大妄語成，當入無間地獄。

本處當先說明的是，修佛禪有兩條路徑，一者依世間禪定而修，修得有餘依之身，經色、受、想、行、識等五陰滅除而修，但僅能得有餘依涅槃境界；二者破黑漆桶起修，經受、想、行、識等四陰而修，當證得無餘依涅槃境界。前者是一般善根小乘行者，後者是破黑漆桶、開悟的登地菩薩行者；雖然兩者修行過程稍有出入，但是對於五蘊之破滅過程並無兩樣，只是前者

不能從根本去斷除微細習氣，所以還有餘習殘留不去，待幾萬劫後才能轉小向大，從「出到菩提」轉修習「如來菩提」，也就是轉修菩薩道，上求佛果、如來菩提，下化眾生之菩薩道行。

而開悟的登地菩薩，直接斷「動、靜、根」諸結使，其心直入靈知靈覺的「覺」結使中，修斷受、想、行、識陰等魔相，經歷十幾、廿年的任運自心，也能證得五蘊滅盡，終歸無所得。此時開悟行者已證得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當再入陀羅尼門修證，邊行菩薩道下化眾生，邊上求如來菩提，祈得無量智慧，以滿足金剛菩薩等智。

不管未開悟（色界禪）或已開悟（無色界禪）行者，都要了解五蘊魔相。前者當入甚深三摩地中，或後者開悟後，都當面對一切魔境的考驗，若諸行者遇此等魔相，五陰不能自主時，客邪當得其便，會破壞行者苦心修證的成果，使你毀戒敗德，最後終入魔道，或墮入地獄道中。所以善根之人不修行

則已，要修行就要依《楞嚴經》聖教量言，度過五蘊魔相；度得過五陰魔相終歸無所得後，有初步解脫能力，才好正式修習佛法的陀羅尼門，上與佛心相契合，下與眾生同一悲仰，以佛法利益一切群生，廣行菩薩道行。

二、經文

「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汝輩修禪，飾三摩地，十方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心精通溜，當處湛然。一切魔王，及與鬼神，諸凡夫天，見其宮殿，無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陸飛騰，無不驚慴。凡夫昏暗，不覺遷訛。彼等咸得，五種神通，唯除漏盡，戀此塵勞，如何令汝，摧裂其處？是故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於三昧時，僉來惱汝。然彼諸魔，雖有大怒，彼塵勞內，汝妙覺中，如風吹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汝如沸湯，彼如堅冰，煖氣漸鄰，不日銷殞，徒恃神力，但為其客。成就破亂，由汝心中，五陰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

三、經文略釋

假設汝等中能有一人，在禪修中度過五蘊虛妄，真精發明，歸返其本元，則此十方虛空，皆當銷殞，不再現於行者心中。何況是虛空中的一切國土，怎不同時振裂銷殞？行者未發真歸本元時，妄執空有，始有虛空及世界之有相，譬如眼中有翳，始見虛空中幻化諸有相一樣。另外汝等其餘大眾，修習禪定嚴飾於三摩地中，心精通溜，當處湛然寂靜中。其他如十方菩薩及證得無漏諸大阿羅漢們，亦是心精通溜，也處湛然寂靜中。以上聖者不受剛才心精發真歸元，而使虛空銷殞、世界振裂之影響。

然而一切欲界頂天魔宮之魔王及其眷屬，以及大力鬼神，與諸天界中之眾生等，見其宮殿無故忽然崩解裂開，大地亦皆振裂坼散，水陸飛騰於虛空中，此等大眾無不心驚畏懼。而凡夫無明當然無所覺知，不知此虛空銷殞、國土振裂之事。但此等魔眾、鬼神、諸天眾等，都已得五種神通，僅僅諸漏

未盡而已。因諸漏未盡故，還戀眷此塵境與心力不已，怎可讓你摧裂毀壞其皇宮、國土？

是故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等眾，於汝處禪定三昧時，皆來惱亂於汝，皆欲破壞汝禪定，想如此彼等始能安也。然彼諸魔及魍魎、妖精等眾，雖然現出大忿怒狀，但他們處於塵勞生滅法中，有神力但處心亂不定中，而汝卻進入無礙妙覺禪定中。他們雖興起魔擾事，但有如風吹光明，怎能發生作用？又如用刀來斷水水更流，兩者了不相觸及，當然汝不會為其所傷害。反過來說，汝依虛明性有如沸揚熱湯水，他們卻像是堅固冰塊，當熱氣漸漸臨近堅固冰塊，冰塊怎不天天銷殞而化成水？

若諸魔、鬼神、魑魅、魍魎等徒然依恃其五通及神力，仍然是屬於有為諸法，便屬做客於外。若魔眾等能否成就破壞擾亂事端，皆得由汝自心來決定，若於五陰虛假諸法中，汝確能做得五陰主人，則客邪不得其便。若主人

迷於五陰虛假之妄法，並執著於諸境界中，當然客邪自得其便，並能擾亂、毀壞禪定行者之定力，如此客邪當得其便矣！

四、經文解釋

若行者能證至真心、自性真如，返還自性本元之體，此十方虛空一切有相，皆悉銷殞，若行者尚見諸相，顯然世界未銷殞。當行者破世間相時，凡夫不覺，大菩薩、阿羅漢等心精通合，湛然清淨，不受影響。而一切魔王及鬼神等自覺不安，突起擾亂不休。惟行者住於靈明妙覺，自性寂照中，客邪不能得逞。設若行者色、受、想、行、識五陰不能自主，自行著迷，則外來客邪即得方便。

這段經文在講行者色身氣機的變化，這氣機和氣功有沒有關係呢？沒有關係怎麼會發相？練氣功不是不好，而是不要被氣功所迷惑，不修自心而搞到色身氣功去就不好。這也是即將見性的徵候，就要打開本來了，能不能見

性？那就要看你用功的程度。

開悟後行者世界何以銷殞？因為沒有諸根可看見十方虛空，業緣也在這時破滅了，所以就沒有世界了，你修到這個境界時，黑漆桶破了，世界就沒有了，原則上不會有世界。如果你在打坐之間，看到哪個天堂非常殊勝、美妙，那你的因緣就在那裡。世界滅了、銷殞時，你的身根（五根、六塵）都不起作用，就進入心靈的境界。心可以用來感覺，但看不到，所以十方虛空滅，就是在講這個世界已銷殞。若以《楞嚴經》聖教量言，世尊提到六結（動、靜、根、覺、空、滅），此即是在「覺」之第四個結使（繫縛）間。

但是虛空銷殞時，凡夫他沒有感覺，一般人沒有靈通，靈覺心被腦殼蓋住了，他感覺不到。大菩薩、阿羅漢祂們心精溜合，所以哪個世界滅了，祂仍能如如不動，不會罣礙。壞就壞在有靈通而無定力的眾生，它們會驚怖不已。

魔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神變，這就是魔王、鬼神，因為沒有物質的身體，又具有五神通，其身體沒有質量的形相，可飛來飛去，他們也有靈通，可以感知，但心都不清淨、不安祥，所以會害怕，會突起擾亂不休的心意。

釋迦牟尼佛證悟時，魔王派一些魔女來擾亂祂。我們修行也是一樣，沒有障礙是因功夫不深，所以才沒有障礙。功夫越來越深，障礙就會來了。就如同你在黑社會裡混，小混混時人家不理你，因你尚不成氣候，等到成為大流氓時，人家就擔心了，警察就要抓你。反之，以正派方面來講，未修行前像身處黑社會，修行就像要脫離黑社會，你修行修得好，黑社會成員擔心，再讓你修下去，自己解脫還不打緊，還要帶一大票人修得解脫道，這不解決掉怎麼行，所以它們會來擾亂你。

幸好平時有練一些功夫，所以當有障礙時，代表人家已經注意到你了，要能經得起這些障礙考驗。有的人怕了，就說：「算了！我幹什麼這麼辛

苦。」如果這樣就不會有成就，所以障礙來到底好不好？一切定力、智慧都是從障礙中學來的，不是白白坐在那裡，雙腿一盤，就能得到定力，沒有這回事，都是要從真槍實戰中去體驗—「這麼做可安住我的心？那麼做可攝受住我的心？它這樣來我不被它影響；或用哪個法暫時可以安；這個法不行，再找另一個法，再安個兩天。」搞來搞去，就學了很多的佛法。

《楞嚴經》開始講色陰魔境，就是在講「惟行者住於靈明妙覺，自性寂照中。」如果在禪定中，那個靈明微妙的清淨本覺，自然發光寂照一切，在那種定中「客邪不能得逞」，魔王鬼神它們雖然要來干擾，但不會得逞，因為你的定力在如如不動之間。

你為什麼會慌亂？因身體氣不通，這裡氣不通，那邊的氣又很旺，所以會心慌意亂。有很多同學常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在開始時，我已經告訴你們，要當個博士，什麼都要懂，什麼都要會，不會的、沒看過的，要能讓

它從自性裡面流露出來。不應說：「我喜歡聽這個、不喜歡聽那個。」世間法有世間法的必然性，利益別人要這樣，要保護別人，也要樣樣都要會。我們到底不像世尊及觀世音菩薩，祂們法力無邊，所以我們還是要學一些世間法，才能保護自己。如果懂一些醫藥，懂一些真氣的運轉，如果氣不通了，就想一個方法讓它通，如果要死不活的，就吃哪一帖藥，簡單的、不要幾十元的藥方，就可使身體轉得很好，定力不夠時，就要靠這些。有關身體的營養，你也不要說：「營養！我沒興趣！」營養是使你不會得到疾病的基本平衡點。業的牽扯和業力共感都是免不了的，我把自己保養得好一點，以免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病痛，這樣才能去行菩薩道。不要光是用嘴巴講，這沒有用的，必須能行、能說，說要能說，推不動也得推，這就是菩薩精神。

人家有苦難來找你，你能不能幫他解決？能幫他解決，他就有信心，有信心對他修習佛法，就會有衝勁，所以世間法、出世間法，什麼法都要學。

如果是色、受、想、行、識這五陰不能作主，譬如「身」不能作主，就是指「色身」不能作主，全身氣不能通順。「受」不能自主時，就會常常哭哭啼啼，把持不住體性和憂喜、苦樂的覺受；或七情六欲覺受沒淡薄；或一顆心常胡思亂想，沒法安住；或微細的心常有靈知靈覺，卻沒辦法放下；或前五識及阿賴耶識造作一切境，不能自在無礙，這都是「受」不能自主。世間修禪也好，修大乘也好，要求自主啊！不是求菩薩來保護我、來照顧我，阿彌陀佛來提拔我、釋迦牟尼佛來作我的後盾，沒有的事，要學解脫道要靠自己自主。

為了要成佛，所以要去學契合自己的佛法，要去弘揚佛法，就要培養自己的資糧，把什麼事都交給佛，請佛幫你做這些、做那些，哪有那麼好的？你要行菩薩道，色、受、想、行、識這五陰都要能夠自我控制。下面就是在講這五陰的魔境，修到這些境界，就有這些現象；沒有這些現象，就是你還

沒到這些境界。

不是境來迷你，而是你去迷境。如果現出一個很好的魔境，你就心生歡喜，一頭栽進去；或現出一個很不好的魔鬼相，你就很害怕，執著那個境，這樣心就會亂，心亂則客邪就會趁虛而入。如果你不怕生病，坦蕩蕩的，它讓我生病我就生病，心毫無罣礙。有的人很怕生病，將身體照顧得很好，穿得很多，吃得很好，那怎麼解脫？要生病就生病，沒什麼大不了的，生病我就吃藥。有些人很有豪邁氣慨，「好！我就讓它一直病下去，看它能對我怎麼樣！」也不必那麼勇敢，心坦蕩蕩的生病，該吃的藥還是要吃，不要因病把身體搞垮了，這樣就不好。修自己時，可以什麼都無所謂，若要行菩薩道，不是只有你一個人，你不行，別人會說：「你自己也不行嘛！」所以也不要讓自身都不能自主，要用些方法來解決問題，不要讓客邪得其方便，破壞你身、心的安祥。

佛陀慈悲於《楞嚴經》中，一一示辨並教導行者及後世眾生，來分辨魔境及如何度過。這部經被某博士批判為偽經，外行人做學問，只講求證據，不重實修；他說這部經沒有引進的記錄，也沒有人翻譯，是突然間冒出來的，而且文詞那麼美妙，文章非常漂亮，你若懂它的意思，更是不可思議。

傳說印度有位和尚，名為般喇密諦大師，想將此經弘揚到中國來，那時印度禁止《楞嚴經》流通到外國去，這位和尚為了能將這部經弘揚到中國來，就把自己的手臂皮肉割開，將經文以很小的字寫在絲絹上，然後縫在皮肉裏，等到皮膚癒合，看不出了，才闖關到中國來。這部《楞嚴經》帶到中國後，再從手臂中取出來翻譯，由唐朝房融居士執筆，房居士文才十分的好，寫出來的經文簡潔。如果你沒開悟，雖然懂得其文字，卻不懂它在講什麼，其實這部經是開悟的人在過程中必須要讀的經典。

就修行的法來講，開悟後修心的經典是《大般若經》，最標準的是《金

剛經》、《圓覺經》、《解深密經》、《楞伽經》，當然《心經》是我們所接觸到最通俗的經典，是《大般若經》的濃縮本。開悟後起修最得力的是《金剛經》，因為它是無所不摧，所以才稱為「金剛」。可把你的習氣毛病斷盡，文內一直在講「空」，這是幫你心理建設一一切法空。有的人會起妄想、煩惱，為家裏的事煩惱，為另一半煩惱，這些都是虛妄不實在的，唸《金剛經》，可把這些都空掉，不管真空、假空，都視為空，空掉一切。有些緣是真的，因業力的牽扯，若真的也不要當真，要將它視為假，如此觀「假」才能超越；我們的心很奇妙，「真的」你說它是假的、假的，說一百次後，真的也變成假的；而「假的」你說它是真的，說久了，也變成真的。

《金剛經》就在訓練我們空一切相，功夫還不是很好時，要用空性去面對一切境，不要管它是真、是假；就算感覺會發生什麼事，也要不為所動，說不會，到時候真的就不會；就算真發生，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是

修大乘佛法禪宗的人，應該要有的心態，這樣才能轉業、轉境。不管悟的準不準，都要能空掉。悟知好事固然好，壞事就不好了，這是心不空，才會讓業如實的現起，你不去抓那個境，業就現不了，雖有因緣來，但不會成為果現出來。要鍛鍊這種解脫知見的功夫，還是以《金剛經》最好；要講神通變化，那是《華嚴經》、《法華經》，此等經講的是菩薩的境界，剛才所提的幾部經，是關於修行方面的，可以多去體會、體會！

《楞嚴經》中講修行過程中所現的一些魔相，都是善境界，但不要執著，一執著就易著魔。反之，我們觀悟後發相於色陰的魔相，四禪要進入無色界時，要突破色身，也就是禪宗所講登地菩薩就是在這個境界，會有些現象發生，會發相，會顯現出來，這些現象都是來自於身體的色陰和外境攪和而產生的，所謂「色」是指五根加六塵；「五根」是我們的眼、耳、鼻、舌、身，面對六塵是指外在的色、聲、香、味、觸、法，包括身體的本質和外境的法，

這些都屬於色相的法。

何以我們的身體會產生這些現象？這和身體的真氣有關係，真氣到眼睛時，眼睛就會看到佛像忽大忽小、一縮一放，你就以為著魔了；如果你懂一些物理現象，就知道當氣衝到眼睛，心臟壓縮，眼睛氣旺就感覺亮了點，這時看到佛像就大；心臟一舒張，血氣退回來，眼睛裡的氣也就縮下來，佛像也就變小了。無知者以為著魔了，其實這只是我們色身的心理和物理現象所引起的；如果沒有氣感，就沒有這些現象。「氣」到底好不好呢？有氣才能做事，有氣才有這些現象。

後面會講到色陰魔相，都是善境界，一直到受陰魔相，還是善境界，但行者不要執著，到了想陰魔相就不一樣了，這時說什麼善境界，都是胡思亂想。故前二陰魔相都是善境界，但不可執著，一執著客邪就會乘虛而入，控制你的身心，所以色陰發相是生理和物理現象交互改變所顯現的。

再舉眼睛來說，當氣入眼睛，眼睛裏有個蜂窩體，組織很細密，它的顏色又像紫色，如果當你看到蜂窩體現起時，你就覺得好像一朵蓮花；因為物理現象都是懵懵懂懂、昏昏沉沉的，而蓮花是你心想的，境上就真的現起一朵蓮花，這朵蓮花是紫色的。蘇東坡居士有詩云：「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說起紫金蓮，那才真的是佛所坐的，是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坐的，一般人哪有坐到紫金蓮的福報，不過是眼睛裡的變化，加上心理、生理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現象。你想到佛，佛像就現；想到蓮花，蓮花就現；想到你的母親，你的母親就現；即使在好遠的地方，也可以現在你眼前、心中。到此境界時，可看到心量是沒有虛空之隔的，就是說體性本一，世界本來就在你心中，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這都只是一種魔相而已。

你要懂得這都是過程中的一些現象，不要執著！很多人就是希望有這些現象，當你有這種心態，客邪就抓住此心態進到你心裡，你自己都不知道，

它的心依附在你的心，你以為自己在想，其實不是，是它在起念，在控制你的心思，你的行為就變得怪裡怪氣。後面會講到，當你被魔、魑魅、魍魎控制時，它能把你變成有神通力，法力無量無邊，但是你的德行好不好？貪錢、貪色、搞些亂七八糟的，犯了王法，被法院判刑時，鬼神就撤退了，它一撤退，你什麼力量也沒了；判了刑果報還沒完呢！這世所造罪業，往後還要還，所以不要貪求什麼神通、神力，元音老上師一再告誡我們，不要以神通來當做修學的目標。

你如果證到漏盡通，心無煩惱、清淨了，你要再回頭修五通，真正的五通是在學佛過程中自然現起的，這在金剛如來地境界裡有講到，到了如來第六地時，如來清淨的自體自然現起五神通，五通就與成所作智，及眼、耳、鼻、舌、身這五識有很大的關係，如果會用這五識的話，神通心量就無量無邊，這不是一般人所能擁有的，所以要懂《楞嚴經》經教，經中對修行過程

中會發生的現象都說得很清楚。

根據佛陀的說法，佛法要化滅之時，第一個要失滅的經典就是《楞嚴經》，因為《楞嚴經》就是未開悟或者已開悟後行者要實修的正法眼藏，使修行者不會走錯路，被魔所轉而入魔道。佛法快滅盡時，大概是沒道德的人大量出世，不守清淨戒，這個世界上的人類因而毀滅。《地理雜誌》曾報導，科學家證明人類是有好幾次的毀滅及再生，這顯然與我們的因果、人類階段性的生滅是有關係的，這就是世尊的神通力所述說的現象，現在連科學家也承認人類的生滅是有階段性的，且已慢慢地在證實。

本節所述者為行者要開悟前，將歷經色、受、想、行、識等五陰魔相，禪者始能達到心精通合，自空其身，並讓世界銷殞。行者處禪定虛明中，應不受魔擾。若行者在禪修中五蘊不能自主，就會有下列五陰魔相的糾葛，行者若不能醒悟，將會被魔所擾，甚或迷失菩提自性而走入邪道。

第二章　色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色陰區宇及色陰滅境界

一、經文

（一）色陰區宇

「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提，如明目人，處大幽暗，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為，色陰區宇。」

（二）破色陰境界

「若目明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為其本。」

二、經文釋述

（一）色陰區宇

（1）前言

修行要能知道境界與層次，行者懂了修行的過程，就不會妄自肯定，指鹿為馬，最後成佛不得反而淪墜，大部份的修行者都是在色陰魔相中，自認為境界高，已成佛作祖，反成大妄語。其實色陰區宇涵蓋有乾慧、十信、十

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煖地、頂地、忍地、世第一）。行者一直修到加行位「世第一」時才有色陰盡的境界。所以行者在五根諸自性真如中，能超見、超聞、超嗅、超味、超觸、超意等功能，也僅止於色陰魔相中，還以五根諸真如性對六塵起功用，還未真正地開悟自心（八識），也就是還在世間禪的層次中而已。

在《楞嚴經》經教中，世尊指出六根結縛未能圓明，要能六解一亡，即能妙覺圓明，要能解根塵之縛，當要在諸根的生滅法中去除各結使，此六結使為動、靜、根、覺、空、滅等。《楞嚴經》經教中，說明六結使斷除是在觀音法門修證處，觀世音菩薩述說用耳根圓通法門，來修行證道之過程分為：「初於聞中（動生），入流亡所（動滅）；所入既寂（靜生），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靜滅）。如是漸增（根生），聞所聞盡（根滅）；盡聞不住（覺生），覺所覺空（覺滅）；空覺圓明（空生）；空所空滅（空滅）；生滅既滅（滅

生），寂滅現前（圓覺）。」

在色陰魔相中，因五根六塵屬於色陰，故行者當在五根、六塵中用功，亦即在動、靜、根等三結使中用功，才會產生見、聞、嗅、味、觸等自性真如與諸塵境間之互動關係產生，如此就會有諸多異見、異聞等現象，此境界為善境界，但不能作證聖想。

行者一開悟後，諸根漸能脫黏、不用，即會進入心識的覺知中，自此也就是進入覺、空、滅等三結使中的修證。此分水嶺在受陰魔相中，心覺而後能空，空覺圓明，空所空滅，才能證得法解脫，行者一直要修證到生滅既滅，寂滅才現前，佛性真如也才能現起。

（2）經文解釋

「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其念若盡，則諸離

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提，如明目人，處大幽暗，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為，色陰區宇。」

「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

行者用功時，坐道場中禪修，能銷落內外塵境諸心念，內心能寂然不動，專注於反聞聞自性，反觀觀自性，日久功深，將令行者諸妄念殞滅而不再生起。

修行時打坐、念佛、唸咒，多少都有妄念生起，若妄念不多，並不是達到將破色陰的境界。世尊開示破色陰境界前狀況時說：「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在修打坐時，起初得建立內心修行道場，道場若建得好，

即能把一切粗妄想念頭消滅或控制，這句話大家很容易產生誤解，很多人進不去，且念頭也沒有生起，就說是無念清淨了，這是錯誤的認知，正確的修證過程是要將潛在的念頭翻攪起來，然後再慢慢澄清其念。

如果最初打坐時，從主觀意念的妄想，到慢慢不想，這時只因氣壓住腦細胞，而現無念起想的狀態。若此時繼續用功，能走對脈絡，就能把潛在的妄想念誘發出來，此即元音老上師所說的翻種子。若潛意識裡的窠臼沒把它打破、翻轉，再澄清透徹，這不是真清淨，只是石壓雜草，未能斷根。外道或色界無想天的天神，其修行的狀況大都如此，修佛禪者當要了解此等狀況。

行者黑漆桶若沒破，就不容易開發出潛在第七意識心的妄想念，但當氣壓到腦細胞時就不能起念，他們認為這就是空境，其實連蜂窩都還沒捅到，蜜蜂哪會飛出來？此種修法只是壓住妄念而已。若能於翻種子後，慢慢讓自心不攀諸種子緣，心即能不再亂起，但不亂起念，要能調伏妄想念，也要花

很長的時間。

「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

一切妄念既因觀自性功夫高深殊勝，而消滅殆盡，捨離無存，則本就具有的根真如性功能就自然會突顯出來。若要離念根性精明現起，能時常保持精而不雜，明而不昧，了了常知，則是離念精明才能現起。

為什麼打坐的人會起妄想呢？諸根都具有六結使，即動、靜、根、覺、空、滅，如果能突破色根與動、靜色塵，能不再隨便去亂攀緣，就能銷落諸念。五根對境所現諸識時，能讓五識心住，不加入第六意識分別名色則能入空，是為銷落內心諸念；六塵不能再影響五識心動念相應，是為「外塵入空」，是為銷落外心念；若第六意識住境心不動，是為滅內心、止外塵，得內心外塵入空，是為銷落內外心念。

行者好不容易把自己內心粗的妄想滅了，卻開發出另一個識心出來，自己把握不住，常常去攀緣，這時靜也靜不下來，當然是第六意識起分別妄想念，而第七意識執著第八意識種種法塵境，此塵境常常現起，所以要在打坐或其他法門禪修之間，由「有」變成「沒有」，你認為這樣就完了，還沒有完呢！還要再回凡，由「沒有」再變成「有」，這過程很重要；要由妄有，由凡夫那種妄想心修到沒有妄想心，然後再誘發出內在的有想，使內在的妄想慢慢清淨叫做「銷落諸念」。剛開始打坐，每個人妄想都很多，經一、兩年妄想好像沒了，那只是氣壓住了，進不到大腦深處，所以暫時沒了。

如果能修到銷落內外心念，不再去攀一切因緣，此名其念盡。若攀緣的心沒有空，就無所謂「離念」，「離念」這兩個字要特別注意，不是沒有念；沒有念，你的佛性就死掉了，就不會去感知一切因緣；而是在有念覺時，要「離念」，這才是觀世音菩薩所說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的境界，有

初步解黏的味道。

行者若有念而能離念無住時，就會顯現出其精明自性真如，這精明自性有好幾種，我們的見聞覺知一見性、聞性、嗅性、味性、觸性、心性等真如性，這種種叫做一切，其實一切也好，一個也好，都是同一體性一依空應緣而現，精明一一可以化成六，六可以合成一，你若能輪流去用，就是大修行者的修證。

而統攝六根後，僅是一個精明，這個精明在動時不執念移，在靜時不執靜塵。此精明在動塵、靜塵等二結使中，都不改變它如如不動的樣子。動塵、靜塵都能不執其境，都能住空性不移。有初學者對外在的色相、聲音、香臭味、…等動塵都放不開，還對食物裡的酸、甜、苦、辣等執著其味性，談修行不能不談離念，第一道就是要克制這些外境，修證到能把外境控制，不使外在的這些色、聲、香、味、觸、法來影響你的心，須先摒棄外在的色塵、

誘惑及懊惱心。

例如外面摩托車的聲音，「啵！啵！……」的過去，你聽了很生氣，心想：「這傢伙怎不裝滅音器，產生那麼大的噪音，吵死了！」他都已飛嘯而過，你卻還執著那個聲音，你很排斥、對外境分別心還很重！這是你精明未現，才會被自己的煩惱心搞亂了。

「動靜不移，憶忘如一。」

此精明之體真如性，無論行者在動中或靜中、憶想或忘念時，均是同為一個精明之體，此精明不因起心動念而有所變移，亦不因思考記憶而落為昏昧，故此精明之體現出時，不干於動、靜，無關於憶忘，常保持一了了的覺知而不昏昧。

慢慢修證到外在的色、聲、香、味、觸等塵境，對你都沒有影響了，能

照單全收，順逆一如，沒有分別，至此會產生喜歡靜塵，不喜歡動塵，會執著一種靜的狀態，修至此，同時要把它看開很難，喜歡靜也是一種毛病，外在的動、內在的靜都要能突破，一切精明對動、靜二塵相如如不動，能不被它移轉。

在禪宗修證裡有一段過程，要悟得空、進入空相，此時行者起心動念都很痛苦，這與一般人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樣，一般人知道一些事不講就很難過，想一吐為快，但修到空性顯露的人，講一句話或起一個念都會很痛苦，他喜歡靜止的樣子，赤裸裸沒有罣礙，不想去應緣。那不是很好嗎？如果這樣也是一種毛病，佛性的覺知力會這樣一直消失，因執取空亡故。所以既然可以耐得住靜到極點，就可以開放為動，這樣就能動、靜一如。

我們的佛性本是「空有不二」俱足，看看自己是否有以上的境界，如果沒有，那色陰的實修還沒證到；要把妄念誘起，多練打坐、寶瓶氣、氣功，

有的人天天打坐但氣不俱足，就得多練寶瓶氣、氣功，修行沒氣，等於沒在修行；但也不要因有氣，老是在搞氣，忘了修行只是借氣來修心而已！

總之，修行是讓你的自心現起妄想念，再讓其歸於寂靜，這樣走一遭，才能做到動、靜不移，憶忘如一，不走這一遭，窠臼就無法突破、無法開悟；妄想念起不來，阿賴耶識的法塵境就無法現起，既然沒有灰塵飛揚，如何掃它呢？應該讓妄想念起來，再擺平它，這樣念起後才能入清淨，淨了以後種種念要能離，慢慢認識此精明覺知，對動靜、憶忘二種不同境界，都能處理得很好。不要只喜歡動，不喜歡靜，也不要憶忘相反，否則將永遠無法認識佛性的精明真如性。

行者為什麼不能破黑漆桶、誘發妄想念呢？因為被色陰區宇框住了，即頭蓋骨、窠臼，將你的自性罩住了，此時行者還在第六意識中修而已。行者有時去參加禪七、佛七，心眼好像開了點，妄想念也起來了，但回來幾天後

又沒了，這是小悟，小悟可千百回，但大徹大悟僅有一回。

如果你參加七天禪修後，有妄想念境界起，應該繼續參加四十九天禪，一定可以再突破；長期禪修，因為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天天處在緊張狀態下，一連串的事一直發生，普通參加打七的人，打個五、六天時，某些境界就來了，但第七天卻要告假回家了；回家後，又進入世俗的生活中一睡多了點，吃多了點，三、兩天後境界又沒了。

有些人對起妄想念覺得很困擾，認為是愈修愈退步了，這是不認識修證過程的偏見，若有正確的認知，即知一切心地的反應都是在進步！除非著了魔或德行出差錯。譬如：以前不貪，現在貪；以前不會在意的，現在愈來愈在意，如此才是走退路，否則一切身心的變化，哪怕從無念到妄想念一大堆，壓都壓不住，都是個好境界，人家千百年都求不得，你卻一個心亂糟糟的，覺得愈修愈退步，不要有這種邪見，若無此境界，就是在色陰區宇裡，還未

突破色身束縛呢！

「當住此處，入三摩提，如明目人，處大幽暗。」

行者應當安住在能離諸念的精明真如性中，始能披露其精明之性境，進入三昧大定。但雖已能入此大定中，奈因禪定功力未入精湛，諸根性真如猶為色陰所覆，有如明眼人，處在幽暗室中，睹而不能有所見。

當你有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的自性真如精明顯露時，即是入三摩提正定中。此時就像明眼人，處在沒燈光、黑暗的屋子裡，什麼都看不到。我們說眾生都有佛性，為什麼我們不能像諸佛、菩薩那樣能認識自性真如？因我們都如明目人處大幽暗般，看了，卻什麼也看不到。

其實不是什麼都看不到，這樣講是有語病的。修行的人應認知，我們看到的是黑暗，不是什麼都看不到。見到一片黑暗也是見性真如看到，是屬靜

的一面。對眼睛來講，動相就是有光顯境是為動，靜相就是暗的，有眼睛的人處在大黑暗中，能見黑暗。

「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為，色陰區宇。」

吾人自性真如原具有的精明，本是靈妙而清淨，可遍照宇宙、十方法界，奈因色殼子未破，真心光明未能發生作用，所面對的是一片昏黑，此境界叫做色陰區宇。

精明自性真如是微妙、清淨的，可惜修證到此，心還不會發光。一般而言，修證至世間禪二禪境界時，心就可發光。若在色陰魔相之間，心、身更應會發光，或有光射出去，有光射進來，這是一種色陰魔境，是善境界！但不要執著，不要說是證聖了，如果有證聖的心態，就很容易著魔。既然心會發光，就表示有一顆寶珠埋在礦裡面，被污泥蓋住了，不能發光，這種現象

就叫做色陰區宇。

這種現象是色身壓住了法身，控制了佛性本能，不讓它顯現出來，所以名為色陰區宇。色陰區宇破後，心眼開，不管小開、大開，都可看到諸佛、菩薩，可以感覺到陰氣、瑞氣。有的人說自己心眼開了，既然心眼開了，怎麼沒有智慧？怎麼行為怪裡怪氣？不像個大修行者或有成就者的風範；還是和以前一樣，煩惱不能轉、慾望不能斷、對種種現象不能一看就破，還是沒般若智慧，有般若智者應能知能離。

《楞嚴經》的可貴在於告訴大修行者，要破色陰區宇這關，過程中有千萬種的魔相在等著你，一不小心就會踏進魔境，有的淪墜，有的入無間地獄，本來好事就變為壞事。所以世尊敕阿難尊者，在末法時期，雖然證到脫離生死了，但不能因為這樣就去天上、淨土享福，應該入娑婆世界去宣揚這部經，讓末法時期修證到這裡的眾生離開魔難，證得無上菩提。因此，這部經的展

現，有它重要的因緣。

依上述即能得知離念清淨、處正定時，若沒有下面這些境界，就表示還在色陰區宇裡。自心不能感知外境，表示心眼沒有開，即禪宗所言窠臼沒有破、黑漆桶沒有破，故心無光；若心能發光也不要理它，怕你執著；若氣很旺，沒有打開本來，還是沒有用。

（二）破色陰境界

「若目明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為其本。」

「若目明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

若行者心光發露，寂照時有如眼睛可看到物件一樣，清清楚楚、明明朗朗。此即色殼子已是洞開，不再侷限住六根自性真如，可見的見精真如能見心光遍觸十方界，已無復幽黯感，到此境界，名為色陰盡的境界。

如果你修證到心性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的境界後，繼續修到此精明自性有如明眼人，在光明之下，能散發無量光輝，遍照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等十方界，皆具光芒，此境界即心眼已開，心光遍照十方界，好像十方世界被打開了，行者的心不再感覺幽暗，此種修行境界叫色陰盡。

還沒打開的人，夜晚電燈關掉，眼前就只是一片黑暗，哪怕你睜開眼睛還是一片黑暗；如果心眼打開，在黑暗中用眼睛就能看到一些微光，如果全部打開，會像白天一樣，此境界即突破色陰了，即五陰中的第一色陰盡。

如果已經打開黑漆桶，眼睛閉著還是會有光，這光淡淡的像月光；如果

心沒打開，黑暗就是黑暗，見不到光；所以修心中心法氣旺往頭部走，修觀音法門、參話頭、念佛都是在頭頂上用功。打坐時觀上眼簾的睫毛，以三分眼，如諸佛、菩薩的法相般開三分眼，用心意由內觀，上睫毛處是黑暗的，下睫毛處是灰白的，這樣慢慢地觀，當上方的黑暗變成灰白，與下方同一個顏色時，這樣就有點像要開了。經過上述方法的練習，可以將黑暗變成非常明亮，甚至不睜開眼睛，在打坐中亦可觀山河大地、十方世界，所以心能照破十方虛空，不再幽暗的話，色陰對你來講是破了、盡了，至此色陰區宇盡。

我們常說，修行是要回到上一世死亡時境界的原點，現那個境後，再接上一世的緣，繼續往前走，關於人的這部份不去談它，我們修道的性命會連接下去。有位同學問了些奇怪的問題，譬如：「飯怎麼吃呀！」他在過去世是修世間禪定，一入定也許千萬年，等到回到前世修證時的原點時，忘記了怎樣吃飯，因前世在禪定中，以禪悅為食，不以食物為食，故一進入前世那

狀況，就搞不懂飯怎麼吃。

「是人則能，超越劫濁。」

凡夫色陰覆蓋自性，蒙蔽真心，五根攬取外境而執境起行，造貪、瞋、癡三毒諸業，使吾靈妙精明渾濁不清，才輪轉於六道中，萬劫不復，故曰劫濁。若色陰盡時，自性真如光明顯露，明察五根真如、六塵真如，似有但虛幻不實，不再造業，不隨心識業障而轉，這個人就能超越凡夫的劫濁。

五濁惡世者是指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等五濁，這是凡夫對色、受、想、行、識等五蘊執著，而迷失在輪迴的六道中。據《悲華經》言，人壽在減劫時，自八萬歲漸次減至二萬歲後，為五濁生起之時，世界眾生充滿煩惱痛苦，稱為五濁惡世。五濁之始較輕微，隨時間進程而漸次熾烈，稱為五濁增時。在劫濁中，人壽減至三十歲時饑饉災起，減至人壽二十歲時

疾疫災起，減至人壽十歲時刀兵災起，世界眾生無不受害，所以稱為劫濁。

不乾淨者謂濁，劫濁也好、見濁也好、煩惱濁也好，到最後識陰滅時，才超越命濁。在這五濁惡世中，破了色陰才只超越了劫濁，無始劫來一直在輪迴中，修證到此時色陰破、心現光明照十方界，此輪迴的體，因劫濁滅掉，而能超越，不再受劫濁之害，獲得修行初步境界，但還沒證聖，不要妄言證得什麼了不起的境界。

「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為其本。」

劫濁以堅固妄想以為其本，觀吾人諸色陰區宇、諸真如性精明蒙蔽之由來，乃因色身覆蓋妙明自性真如，迷認堅執身根為我，所緣色塵為實境，而生起妄想，且堅固執著其妄想境為有，而成為其分段生死作用之根本原由。

從唯識學來談，色陰沒突破，是因堅固的第七意識執著第八識的種種法

塵為我，我的執著、法的執著，俱生法執堅固，以這個為其根本來行妄執之實。一般未入地以前的這些修行賢者（地前菩薩），為何不能突破劫濁呢？因有個堅固的妄想，障礙其修行。

要破色陰時，有十種魔境會現起，何時現起？於心光發明後。要度過此魔境，須從色陰區宇與堅固的妄想下手，修到世俗相關的妄想念起、妄想念清淨，然後能離諸念，發現一切自性真如精明，雖然身體不能通外境，但心能夠發明，待十方洞開通外境與十方融為一體，這才是色陰盡，色陰盡才能超越劫濁，突破堅固的妄想與執著。這裡再強調一次，色陰區宇或破色陰境行者，都還在第六意識心中修，尚不涉及更深一層的妄想心—第七意識。色陰區宇中行者定要有諸多的五根、六塵諸異能及異境，大略而論以十種魔相來代表，下面將十種色陰魔相情形述說於後。

前面提過「色、受」兩種魔相能度過去時，魔就不容易進到行者心腹中

來，但是它會透過或依附修行比他差的人，顯現出一些怪力亂神的能力，讓你誤認為他是菩薩或佛的化身，讓你因此聽從他而誤入歧途，所以「色、受」兩種魔相要坦然面對，不執著五根所現的異能，不要用它、不要去在意它，才能安然度過「受陰」感情領納作用，空掉七情六慾、憂、喜、苦、樂等感情作用，平等看待一切法，則外來的客邪就不容易控制你，當它無法控制你，它還會轉由透過別人來誘惑你，這都是「想陰魔相」裡的事了，想陰魔相都是因認識不清，太相信別人，才會發生迷失菩提自性的現象。

第二節 色陰區字十種魔相

一、前言

要了解色蘊魔相，當知三界與五蘊之關係如下，下劣欲界天以色蘊為我，色者五根六塵是，所以色陰魔相均出在所見、所聞等魔相中。而色界天以受蘊為我，受陰魔相都發生在感情領納的錯誤認知中。無色界天以想、行、識蘊為我，所以想陰魔相都發生在心、念之能力妄執上。

因為色身限制了法身，所以要讓黑漆桶破，才能讓法身活起。行者色身窠臼要破時，會有氣走到全身各經絡，尤其走到頭部時，因靠近我們的眼根、

耳根、鼻根、舌根，也環繞著身根，加上身體生理、物理（氣）等互動現象（包括聲、光、力等）；身體裡的幻影加上我們的心識，就可能會幻成許多境界出來，因此有些人能看到自身，這是精明內溢相。以前在大乘精舍上課時有位林大德，常常看到自己身體裡的數條筋互相拉來拉去，勸他不要執著那些，他還是一直執著。過了一、二年，他忽然問到：「老師！你要我不要執著，『執著』是甚麼意思？」不執著就是不要受它的影響、不要理它，這就是眼睛見性可內觀自身，叫做「精明內溢相」。

「精明外溢」則可看到山河大地，甚至他鄉遠處親人皆可看到。眼根發相時不要執著，像有人看到一片黑暗進到自身，就很煩惱，認為黑色不好，哪有好或不好！就看你有沒有解脫，有沒有看破色身病痛，若證平等法，病不病不是一如嗎？你認為「白色」很好，「黃金色」更好，光明色來，你就喜歡；「黑色」就覺得不吉利，其實若能平等觀，照單全收沒罣礙，就沒什

麼大不了的。這只是眼睛現起的一些魔相，主要是因為身體有氣但不順暢，才使得經絡不通，導致氣聚集在某部位，因而產生魔相，若真氣能無障礙地佈滿全身，色陰魔相就度過了，此與證入聖位無關，莫作證聖解。

當氣衝到頭部，若眼睛、耳朵、鼻子、舌頭等部位都發生異能的話，就表示頭部的氣太旺了，走不到身體下半部來，才會導致此現象，所以要使經絡陰陽調和、氣脈通順，不通的要慢慢將它導順。以前有位同學參加外界四十九天長期禪修，有一天，氣進入腦中，走不出此境況來，不知該如何修下去！指導師父也不知道怎麼辦，只好叫她出去休息。大家不要光會自己修，也要能幫別人化解問題，所以大家應該用心去體會化解的方法。

若有幻象、異能產生，這些都是身體生理和物理的現象所造成的，有時掃到腦內儲存的影像，就會因為氣而顯現出來，你不知所以然，就會被嚇到！有時看到諸佛、菩薩像，有時異聽或聞到異香、異臭，甚至聞到腐屍的味道，

還可聞到臭水溝味，那是眾生生長在那裡養成的味道，也許你會說：「我什麼都沒看到，可是就是有那種味道。」這是因為你的鼻子發生異能，所以才會有此魔相。耳朵能聽到非人等在說話，這算是天耳通嗎？不是的！真正天耳通必須能知所有另類眾生在說什麼話，就像兩隻螞蟻在說話，有天耳通的人也要能聽得懂它們在說什麼；不是耳能聽到非人、鬼神等所說的話就是神通，這僅是一種魔相，不是真正的天耳通。

看到幻象、聽到異音或聞到異味怎麼辦呢？不要去執著它！這些現象都代表你的氣已經到頭部了，是個好現象，不要怕！再進一步修，使氣更通順，讓氣可以上去，也可以下來，不要讓氣聚在頭部，這些現象就會消失，若你沒有經過這麼一通，連最起碼的境界都沒有。後面要講的色陰魔相都是善境界，但不要執著！一執著就會出差錯，就會真的著魔。

五陰魔相在《楞嚴經》經教中，每一種都舉十個魔相當代表，並非十個

就是全部，世尊用「十」來代表完美，「十」只是大略概括，也許含在內，也許在此範圍外，在外也不代表好或不好，所以要懂得世尊祂的意思在講什麼。色陰十種魔相將分別述說於後，這只代表修行有初步的成果，但離證果位還有十萬八千里，千萬不要妄自肯定，否則大妄語成，入無間地獄有份。

二、色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精明外溢相

1、經文

「阿難！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織，少選之間，身能出礙。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修行者若是色身將破不破之時，會有種種開悟前的徵兆產生，因行者勤於打坐用功後，氣機充滿色身。行者在動、靜、根三結使中調理，此時身體生理（經絡）與物理（氣）之間的互動，使自心較為輕安，但行者色身有時氣太旺盛而逼使精明能出礙，就會產生第一種魔相，名為精明外溢相。這時行者就可能有一神我能去到某處，或見某外在景象在心中現起，這是一種善境界，跟證聖無關，行者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就不會著魔了。

（2）經文解釋

「阿難！當在此中，精研妙明。」

當精明自性被逼到外面時，此真如性自然就會看到外面的物相，因為你

在禪定之中太用功了，在精研妙明中，當心念耳聞狀況下，逼得心無處可走時，氣也一直上來，到最後腦中有種影像就會現出來。你在禪修之間精研妙明，逼得四大（地、水、火、風）不織、不協調，就會產生精明外溢之相。我們人體是由四大假合而成，這個世界也是由四大假合而成，個體、世界只是個現象，這些現象均來自於心識而幻化成有相。一般講六大是指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識大、空大等，而《楞嚴經》中加了一個根大（即六根）就變成七大，其實其他類眾生不見得有根大。六大成就世界安立，人類色身亦如是成就。一切有相均由空體而幻起，假如在空中我們識大（心）執著一切法塵為有相，就會產生外在的四大之有相，包括世界與我們的色身。所以修行就是要能控制我們的心識，不要看到什麼就執著什麼，不執著就沒事、沒世界。如以空心看待一切境，就不會執境而隨業流轉，不然終將再去輪迴。

「四大不織，少選之間，身能出礙。」

空性是一切現象的本來體性，我們的佛性也是有空性的一部份。但我們空性中又有一個識，這個識是無所不照，也可以應一切緣。如果空性很圓融證得，而無執著的心，就可超越業障，就可面對業而轉入空無。若隨業緣而流轉就產生境相，而這個境相就是識心感召而化成的。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也是大家的共業所感召而化成的，也是地、水、火、風和合而成的。地大就是吾人的骨頭、礦物質類，是這個娑婆世界的土地礦石；水大是吾人體內的水、黏液、血液，即外在河海之水；火大是吾人身體的體溫，即世界的火大熱源；風大是吾人呼吸的空氣，依風起情見的業感，亦是世界氣溫、地面不平所引發的風流。

我們這個世界哪時候會滅？在另外一九九六位佛再出世，其弘化期滿時就會滅。過去莊嚴劫千佛已出現，現在賢劫千佛已出現四位佛，第四位是釋

迦牟尼佛，第五位是當來下生的彌勒佛，而賢劫還有九九六位佛還未示現。未來星宿劫也有千佛要出世，故說世界還有一九九六位佛要示現，過後，世界就會毀滅。

每一位佛的弘化期都很長，就釋迦牟尼佛來講，有五億七千六百多萬年（約三五劫）。怎麼算？欲界天之兜率天內院天壽四千歲，兜率天屬欲界第四天。欲界天第一天四天王天，天上一日夜，凡間五十年。第二天忉利天，天上一日夜，凡間一百年。第三天夜摩天，天上一日夜，凡間二百年。第四天兜率天，天上一日夜，凡間四百年。用四百年乘上天壽四千歲，再乘以一年有三百六十天，約等於五億七千六百萬年。假如五億七千萬年再乘以一九九六位未來佛的弘化期，這個世界就還有很長的時間才會毀滅。在此期間人類階段性的滅絕是有的，滅絕後又會再有人類出現，有人類後再滅絕，滅絕後再出現，算起來這個世界滅的時間還很長。到時我們共業所造的娑婆

世界才會真正進入壞劫一空掉，回到空無。這是世界的成立與人類出現是一樣的道理，我們每一個人有一個空性，但若一個人心安住不了的話，就會執著心裡的業，而隨緣受生。

現在講世界將滅時的情形，當世界要毀滅時，地大分散，地球散裂。之後，隨而會毀壞天界，第二個災劫是水災劫，有七次的水災淹沒須彌山，及第一禪天，淹後水退回去再淹，共淹七次為止。這時在二禪天的天神還不會被淹到，因為他已經修到色界天二禪天境界，就稱為水災頂。再來是火災劫，經過七次的火燒，將二禪天燒掉了，若能修到三禪天，就稱為火災頂，火燒不到。最後，又來個風災劫。風和我們的業力很有關係，當境風轉，心事就亂，所以風災來時，七次風吹三禪天，三禪天示滅。你修到世間禪中的三禪天，當風災來的話，還是會被滅掉。所以行者要能修到四禪天，此四禪天就稱為風災頂，不會被風災劫所滅。但四禪天以下整個世界在劫末都會被滅絕，

這時你會和你的共業們，隨業力的牽引，又一同到別的世界或其他的星球去了。所以不管世界怎樣生滅，所有眾生是生生不息的，只是隨個人的果報流轉於各個世界中。所有眾生有的出生做人，有的出生做動物，有的出生做天人，十方世界的眾生總和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這是大略說明四大，四大來自於你的心，心不定才會產生色身及所化的有相，才會產生這個娑婆世界及其他星球。

在六大（地、水、火、風、空、識）中，因識大的晃動，會生起一切有相的四大之人身或器世界。四大生起，就是一個人或所有眾生之阿賴耶識的識大發動，逾越空的真實境，執取識大所現的妄境為有，而產生四大之色身或外在的器世界。地大就是我們的骨頭，指堅硬的東西，所以地大不調時，就會覺得身體堅硬不軟。火大不調，火氣很大，溫度升高，我們說體內免疫系統對抗細菌就會發燒。水大不調，血液、尿液、唾液這些不調時，可能腎

臟有問題了，身體會產生水腫現象。風大就是呼吸器官的肺通外面的空氣；另外，風大和我們的心也有很大的關係。這些如果認識清楚的話，就像《楞嚴經》二十五位菩薩所修的法門，地、水、火、風這四大都是可用來修行的法門。我們身體的水就和十方虛空裡的水一樣，在修水大時，觀身體裡的尿液、血液、黏液等，再慢慢擴大觀山河大地的水與自身體內的液體是一體的，沒有兩樣的，慢慢地再擴大自己身體裡的水跟海洋中的水是一體，再擴大到十方世界（華藏世界）中所有的水都為一體的，到那時水大就通了，色身也破了，才了解到原來我們身體裡的水，和十方虛空中各世界的水是一體的，其實我們的心也和十方虛空中眾生的心是一體的。迴光返照我們的心空裡，十方虛空中的地、水、火、風，和我們也是一體的，外塵與體空是合一的，所以到底世界是在外？還是在內？修禪者說在內，修外道者說在外；其實證到佛性時，這些都不屬內外的，有心的話，在禪修時，慢慢去體會，外世界

現象無非是禪者心中之物。

這裡說四大，你要是認識不清楚，氣闖到那裡，造成物理現象時，身即能出礙，這個身非我肉體，是裡面還有一個看不見的有形無質的身。有的人說他的身體可以來去自如，即有一個神我身能出去又回來，其實那個神我身是一種沒有質量的中陰身，就是道家所言的出陰神，一般外道法行者都有此現象。

以前在大乘精舍上課時有位女同學，可以看到這些有形無質的影像，說它沒有形相，倒還有幾分形相，如說有形相，要抓又抓不到；這時她說她認識的一位外道男眾，動不動就出陰神到她的家裡走一走，動不動就進到她夢裡去，這就是出陰神的例子；此等人心不清淨，神我到處亂走、亂晃，干擾別人；修到「身能出礙」，若喜歡玩這個，就會卡死在這裡，就無法體知《金剛經》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的道理—因為沒有一個來去的

身，我的體性空能容納十方虛空一切有相在我心中。

要有這種認知、證悟，這樣你的佛性才可在心中現諸眾生相，十方世界亦可在心中現。也就是說，只要你心想：「我要去某山寺禮拜其大雄寶殿的三尊佛像！」不須一個有形相的神我身跑去，只要你在心中觀想「三尊佛像就在我心中」，此等佛像就在心中現起，這才是佛教的正知正見—「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的佛性就是這樣，要記住這與外道修持的重點不同。

色陰魔相的第一種就是「身能出礙」，這個「身」還是五十陰魔的第一階段，「礙」就是我們的身體；為何一般人身不能出礙呢?因一般人沒有氣，不能發生破色身的作用，這又怎麼能出去呢?還是要靠慢慢修，修到色身不成色身，這個色身關不住你的神我，此身即能出礙。在本中心出版的《禪修經歷與體驗》一書中，有位同學寫到當初不知怎麼回事：「我的身體一直要膨脹，但不知要膨脹到什麼程度。」這代表你的神我身要脫離色身的束縛，

想奔化出去；這時要觀想你的身體越來越膨脹，當被堵住時，是你所知見的障礙，哪有被堵住？牆壁也是空的，再擴大！再擴大！突破牆壁，突破台北市，和台灣一樣大了，還不夠！再擴大！和整個世界一樣大，和虛空合成一體，入無形無相的空界裡，這時身就能出礙了，你的心量能不能放大？這要看你用功的程度。

「精研妙明」這句話很重要，這樣試一試，那樣試一試，逼迫它、控制它、歷練它，但不要被貪、瞋、癡、慢、疑所障。為何有的人精明出去就回不來了？因為路上執著、貪玩，見這個也好玩，見那個也打抱不平，看到的事情太多了，一迷糊起不淨心，不該管的也要插手，定力不足就被抓住回不來了，人身就這樣死了；所以不要讓神我出去玩，這對修解脫道是沒有幫助的。佛法教我們十方虛空、十方大地（世界）都在自心中，又何須識神出去呢？但不可否認，禪修第一階段是突破身體的束縛，一出礙就能突破此束縛，

這就是「身能出礙」的寫照，但這不是究竟的佛法。

「此名精明，流溢前境。」

有的人在打坐中，可用意識看到自己坐在自己肉體的前面；有的人在睡眠時，感覺另一神我飛到天花板上，看到自己睡覺的肉體，之後此神我又掉下來合入肉體，這就是你的精明強流出外面去了，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不要常去搞這個，有時出去就回不來了。我們要認知佛性是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邊的。

精明外溢時，若是此精明住身不動，那外界事物、景色，也是可以映照入佛性中來，你可以看到此外境，哪怕是欲界、色界等天上皇宮、天神等，都可以讓其入佛性中，行者當能體知，佛性認知外境，是無有時空之隔的。

「斯但功用，暫得如是，非為聖證。」

這個現象，是因為你用功得太厲害、太精進，暫時得到此現象，並不是證到聖人的境界。何謂聖人？已經得到解脫道的人，才能稱聖人，解脫道又分為大解脫及小解脫。

小解脫是聲聞、緣覺行者，雖然他內心還有煩惱種子，但煩惱種子由內心起現行時，他不會有煩惱想，這是小解脫，此等聖人大多是入有餘依涅槃，即還有一個神我之身；大解脫者如諸佛、大菩薩，內心都清淨了，沒有煩惱種子，才是大解脫、無餘涅槃的境界，當然此等行者已沒有一神我之身，僅留一心識依虛空而住。

聲聞、緣覺是小乘行者，內心雖無有我執，但未完全斷掉煩惱的種子，他看得開一切內外心法，所以說解脫了；菩薩解脫知見就更大了，我空之外，

法也空了；佛更不必說了，除了我空、法空之外，也圓融了，證得空有不二的境界了。

這四種聖人（聲聞、緣覺、菩薩、佛）是解脫的聖人，其他世間禪（色界四禪天及無色界四空處定），都談不到能證得這個解脫知見。不是說你修禪定就是聖人，證得解脫的人才能稱為聖人。像孔子是人間道中的哲學家，他光講如何把「人」做成功？如何把「君」做成功？圓滿人間倫理道德等道理，卻無法談內心的解脫、業力的超越。雖然我們尊稱他為聖人，但以佛教的解脫道而言，他還不是真正證到解脫的聖人，勉強可說是賢人。

除了上述四種聖人的境界外，就算你有另一個我（神我），可以脫離色身跑出去，只是「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要以為有這種境界，就說我證到聖人的境界了，這也僅至色陰魔相而已，若要有聖人的樣子就得在色、受、想、行、識等五蘊魔相裡走一趟，最後終歸無所得，這才是證到小乘聖人的

果位。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不要大言不慚的說：「我精明能外溢，能見人的內臟、能見外在世界或天界相」，好像這樣就有什麼大成就，一副已成聖人的心態，這是錯誤的認知。為何不能作聖心？聖人的心是怎樣？現在來說明，一者當悟得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如此才有解脫知見；二者內在的習氣當斷廿隨煩惱，即十小隨煩惱—（1）忿、（2）恨、（3）覆、（4）惱、（5）嫉、（6）慳、（7）誑、（8）諂、（9）害、（10）憍等小隨煩惱。二中隨煩惱—（11）無慚、（12）無愧等中隨煩惱。八大隨煩惱—（13）掉舉、（14）昏沈、（15）不信、（16）懈怠、（17）放逸、（18）失念、（19）散亂、（20）不正知等大隨煩惱。若要成為大阿羅漢、大菩薩等聖人得永斷六大根本煩惱

一（1）貪、（2）瞋、（3）癡、（4）慢、（5）疑、（6）惡（邪）見等。

以下五十種陰魔都是一樣，不能執取一切善境界、一切所知所見，且要色、受、想、行、識陰等五陰滅盡，最後終歸無所得，這樣才能稱做聖心，才能做聲聞、緣覺等聖解。如果你在色陰有這些境界，能不作聖心解，這才稱「善境界」；反之，若你自認有聖人的解脫心智，有此錯誤認知，即不能稱為「善境界」，且此等人再修下去，很容易著魔，故經云：「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如果你將神我可以脫離色身的現象，當成已證聖人之心地法門，此錯誤的認知，又會興起喜愛神通之夢想，就很容易受到外在客邪的侵襲，魑魅、魍魎、毘那夜迦、魔眾等無形中會入你心腹，讓你著魔而不自知，這就是第一種「精明外溢相」的魔相。

（二）精明內溢相

1、經文

「阿難！復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內澈。是人忽然，於其身內，拾出蟯蛔，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此名精明，流溢形體。斯但精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提到，修行者若是色身將破不破之時，會有種種開悟前的徵兆產生，因行者勤於打坐用功後，氣機充滿色身，行者在動、靜、根三結使中調理，此時身體生理（經絡）與物理（氣）之間的互動，使自心較為輕安，但行者色身有時氣太旺盛而逼使精明能出礙，可能有一神我能去到某處，或見某外在景象在自心中現起，就會產生上述第一種精明外溢相的魔相。

本魔相是行者在精研妙明中，使精明內溢能見自己身體裡五臟六腑之實景，甚至還可以將腸道中蛔蟲拾出，而且身體毫髮無傷，此時行者所獲得之現象，只是一種善境界而已，跟證聖無關，行者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2）經文解釋

「阿難！淪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內澈。」

用以前研究此妙明真心之用功心態，行者繼續用功，精密地研究此妙精圓明之心，其心可以在自己身體裡面，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現象，而且可看得清清楚楚地。一個人身體裡面氣機很旺盛時，見精真如就沒有阻礙，心想到哪裡，氣就到哪裡，且可見的「見精」好像要看到的都能看到了。

在正常情況下，一般人的見精不應看得到外面及自己體內的另一度空間，眼睛所看到的應該是現實世界的東西及景象；現在因你用功急切，逼得見性真如突破一般人的境界，那可見的「見精」往外溢，突破色身的束縛，一直擴大其功能，結果就產生精明外溢相；反之，若你個性比較閉塞，因怕往外觀到毫無認知的境界，常限制自己往外發展、往外觀看，就使得此能見精明往自身內觀，才會有此能見自身內臟諸結構與功能的能力。

如前例某大德可看得到外面的眾生，現黑色的氣，跑到他身體裡，也可以看到自己體內筋脈的互相拉扯現象；另外還有人可以看到自身五臟六腑的

景象，甚至可以看到他人身體的病變處，這些都是精明內外溢之現象。

「是人忽然，於其身內，拾出蟯蛔，身相宛然，亦無傷毀。」

此時行者因能見真如性精明內觀之故，忽然可見自己體內腸道的某個地方，有蟯蟲、蛔蟲等寄生蟲類存在，不經意的用手伸入體內一抓，伸手一看，竟然真的抓到蟯、蛔蟲，再看看自己的身體，竟沒有絲毫的破洞、傷痕，也沒損傷到內臟。

我在大學時代（約一九六一年），就曾看過這樣的報導，在菲律賓有此種靈異之人，能用手替有病變的人動內臟手術治病，他因精明外溢，可看到別人體內的病灶，若病人體內長瘤，他就將手指伸進病人體內，挖來挖去，就抓出一塊東西出來，再看看病人的體表、皮膚，也沒有發現什麼破洞，身

體也沒甚麼損傷，這就是「精明內外溢相」。

「此名精明，流溢形體。斯但精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

這種現象是因為你精密地研究此靈妙的見精妙明功能，太用功、太精進了，逼得見精走投無路，內流溢入身體內造成見性真如能內觀，是暫時得到的一種殊勝現象，是精湛的修行境界，但還未證得解脫道，不能自稱為聖人。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雖有此超現實的能力及境界，但不要抱著錯誤的認知，認為自己已不得了、了不起了，已成聖、成佛了；有此能力及境界，並不代表已證得解脫知見，故不應言已證得聖人的果位，要抱著謙卑的心，更努力地用功前進，也

不要常常玩弄此異能，懂得這是修行過程中之現象，沒什麼了不起，有此認知，即可稱為善境界。如果自認為已得聖人果位，這種希望成聖人的心態及欲心，就會引得客邪進入體內並控制你，甚至給你更大的超能力，因無正知正見，自認為此能力是自己證得的，因此就真的有著魔可能。

這兩段經文都是在告訴我們，無論身體內的見性真如精明能夠外溢，或可內觀看到自身體內等諸現象，這都是生理、真氣與物理間的互動關係所現的境界，僅是身體的變化，讓你體認已修到此境界，因還沒有修到心，心還不淨故，不可當作證聖解；要心能去除廿隨煩惱、六大根本煩惱，證得清淨、空、無為才是聖人，才能見自本性。

若連心都還沒清淨，就自以為了不起，還未修入第二、三關「受、想陰」區宇滅，及更微細的第四關「行陰」區宇滅，哪有聖人的樣子？修到第四關時，僅約是阿那含境界或七地前的菩薩境界而已，第五關（識陰滅）

才是真正的進入成阿羅漢、辟支佛、金剛菩薩、佛的境界（初地菩薩以上或如來地的境界）。現在還在色身的魔相上用功，才剛入真修行的門檻而已，千萬不能因此就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成佛了。

可惜偏偏有很多人，不管是教內或外道行者，一到達此境界時，就玩這些異能，還現魔相惑眾，因此就無緣學空觀智來修入空，以度過此魔境。結果，因執著這些，就卡死在這裡，無智慧再往前走，以明心見性為目標，而大玩其靈異現象。所以世尊告誡我們，不要執著這些色陰魔境，要能體知這是修行路上一種必然的境界，不可作聖人解，一作聖人解，就很容易著魔，終究淪墜。

（三）精魄離合相

1、經文

「又以此心，內外精研，其時魂魄，意志精神，除孰受身，餘皆涉入，互為賓主。忽於空中，聞說法聲。或聞十方，同敷密義。此名精魄，遞相離合，成就善種，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行者使精明內溢能見自身體內五臟六腑之實景，甚至還可將腸道中蛔蟲拾出，且身體毫髮無傷，產生第二種精明內溢相之魔相。這時行者修行中所發生的現象，是一種善境界而已，跟證聖無關，行者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本魔相是行者在修證中，使其精魄能離或能合，產生精魄離合的魔相。精靈是代表我們的本體，魂魄代表五臟（各安一魂或一魄），我們內臟跟本體本來應該在一起，修到某種境界時，為何會分離，分離又會產生什麼現象呢？接下來要講的這些魔相，本是修行過程中的一些現象，如果修行沒有進入色陰魔境的話，就顯現不出它的現象來，有這些現象才代表起碼要進入開悟前的境界。

（2）經文解釋

「又以此心，內外精研。」

行者已能自在運用此心，進行內外精湛的研究，並專心於其魂魄、意志、精神等之研究，讓此心之功能更殊勝，而此心之運用，離不開第六意識心用，就像我們觀身體的痛，也是以第六意識在觀，如果你慢慢的超越第六、七意識功用，回到了了覺知的心，這個心觀起來就更銳利，可遍於內，又可遍於外。

「其時魂魄，意志精神。」

行者對於魂魄、意志精神等之鑽研，體知很多異能，人體五臟各有其代表，各主魂、魄、意、志、精神，茲說明如下：

肝主魂，是青色的，是一切魂的基礎及寄託的地方，如果肝不好或驚嚇

到，會失去魂，又所謂「心火上升」（又稱肝火），會有魂不守舍的樣子。

肺主魄，是白色的，受驚嚇的人會較神經質，沒力量，肺臟會現出不正常症狀。

腎主志，談到意志力就會想到腎，腎不好的人則意志力就不夠堅定。有些同學一感冒，就胡思亂想，念頭偏灰色，想的都是不如意的，甚至連目前的工作都想放棄，這是意志力不夠的寫照。所以修行人除平常要有定力外，生病時更要有定力，定力強的人，意志力就強，再困難都不容易退轉。

中醫言腎陽虛就是腎的內分泌不正常，腎陽虛的人比較會有意志力不足的毛病，我們有門課講到如何改變自己的意志力？最需要上這門課的是外面那些吃、打毒品的人，他們意志力都不夠，容易被誘惑。對我們修行人而言，腎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意志力夠，膽識就大，就可永遠保持衝力不減。腎陽虛是腎皮質部分泌腎上腺素、正腎上腺素的功能不足，甚至於合成可體

松（Cortisone）的功能也不正常，痛風、風濕症都是跟腎陽虛有關的疾病，腎臟皮質部分泌功能不好，這些病症就會出現，可吃「骨質增生丸」、「溫腎湯」等，增強腎臟分泌激素功能，雖然「骨質增生丸」在幫助骨質的增生，其實是在補腎陽虛；而腎陰虛是腎本身的重吸收功能發生問題，嚴重時會產生尿毒症，病人就要定期洗腎，有此病症者要注意相關維生素的攝取。

心與精神有關，精神清不清楚跟你的意志力有關，意志力又與心臟跳動的好不好有關係，心代表精神，修行開發出來的氣走陰經脈的話，都跟這五臟相關，然後擴展到六腑（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膽、胃）等。

這裡提到肝、肺、腎、心，沒提到脾，脾和意志精神的「意」有關。

「除執受身，餘皆涉入，互為賓主。」

如果氣順著這五個臟器走得沒問題的話，則身體內部就慢慢的充滿了

氣，內外精研之中，除了本身意念執著我們的身體以外，其他的心意都攝入五臟，所有的臟器都研究上了。有的人在修行之間，觀呼吸中白色的氣進出，白色與肺有關，雖然空氣本來無色，但觀久了就有白色的煙進出氣管。五臟各有一種顏色，心是紅色、脾是黃色、肝是青色、肺是白色、腎是黑色，這五種顏色，因你的用心精研，內外揣測，它都可以變現種種不同顏色出來。有心鑽研魂魄意志精神等變化相者，會以一臟器為主，以另一臟器為輔，互為賓主，互為主賓，探討其中之變化狀態。哪一個臟器之氣為主？哪一個臟器之氣為副？此當涉及各經絡間之關係，這個經絡走到那裡，都會有不同的反應現象，在禪修中鑽研，當會有諸多情況發生。

世尊在古印度摩揭陀國，伽耶城南方之菩提伽耶（Bodhgaya）處之畢鉢羅樹（pippala）樹下，證悟成道後的第四週，在此菩提樹左方處，有一護法神為祂建的小寺廟中禪坐，坐中由身體發出五色光芒，此光芒即是五臟之色，

包括黃、紅、青、黑、白等五色光，後來佛陀更常會發百寶光芒。

行者肺部充滿氣，出現白色的，魄力即會增加，人就會比較阿沙力（乾脆），人一乾脆力量就會增強，不會畏首畏尾的。我曾到監獄對那些吸毒犯上課，教他們如何改善意志力薄弱的現象，其中提到如何改變體質？如何飲食及補充維生素？因為哪個臟器功能不好，哪個精神狀態就會不好。

另外苦味入心，甘入脾，甘是甜甜的東西，脾氣不好，就吃點甜的東西就可以改變了；酸入肝，覺得魂不守舍，就吃點酸酸的醋，或者醋鈣，肝馬上會改善，魂也可以正常。辛入肺，覺得魄不守舍，肺部虛弱，可以吃些辣椒、胡椒，讓肺部熱一熱，身體發熱以後，肺的力量增強，魄也就會增強。

有時光聽聽課，要改善意志力是不夠的，當壓力太大時，自己就投降了。或者剛開始抱著滿腔的熱血來上課，但是虎頭蛇尾，碰到困難就退縮了，不來上課了，所以除自己意志力外，用飲食來增強意志力，是有其必要性。

鹹入腎，覺得意志力不夠了，就吃點鹽巴，即可改善。但鹽巴吃多了會傷害心臟，因鹽會增強腎的功能，最後造成血壓升高，導致心臟受到影響。這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間都是相生相剋的，所以能夠從飲食中調整五臟的功能，就可以把身體的體質改變到最好狀態。

「忽於空中，聞說法聲。」

一般意志力比較薄弱的人，也是腎不好的人，較容易受誘惑，較易接觸毒品和靠外來一些藥物來麻醉自己，所以除了這五個臟器不健康外，還會造成種種偏差的思想，也會造成五臟六腑不安定的氣亂走動；這時你內外精研，五臟六腑都互相做主或做賓，互相干擾、互相相生，這樣逼來逼去的結果，突然聽到空中有說法的聲音。

此時即是五臟六腑充滿氣機時，五根（眼、耳、鼻、舌、身）也同時起

變化，此魔相最主要受影響的是耳根開始發異通，突然間不見虛空有人，卻可聽到不知在何地、何世界說法的聲音，甚至可聽到十方虛空傳來說法的聲音，從哪裡來？十方都各有各的世界圍繞著，所以上下左右各個角度不同，都有其他的世界在；十方是指東、南、西、北（四方）、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維）、上、下等共十方。

「或聞十方，同敷密義。此名精魄，遞相離合。」

行者用心的在研究這個五臟跟魂魄、意志力、精神間的關係後，突然間這種現象會跑出來，一時之間，虛空言出，同時佈滿了無量秘密法義，佛所宣說的無上經義，一剎那之間，全部都可聽到，這種現象叫做精魄遞相離合。

精魄只是其代表，其實應包括前述的魂、魄、意、志、精神，互相的作為賓主、主賓，因為用你的心當「主」的話，其他都是「賓」，如果搞不好

的話，另一臟變主，而心就變為賓，這樣互為賓主，攪和不清。突然間魂、魄、意、志、精神遞相離開，又合起來、又分開，成就上述一切善境界的現象發生。

有時候你的腦中會出現無線電電波的聲音，雖然沒有開收音機，但腦中可以聽到無線廣播的聲音，若無知的人就會驚嚇到，我是否修行出問題了？此時行者腦中的氣若能將它導順，此異象就自然會消失掉。

「成就善種，暫得如是，非為聖證。」

如此行者當成就一切的善境界種相，種相包括很多的現象，稱為善種子。種子可分兩種：第一種為能產生諸現象（眾生之迷界）者，稱為有漏種子。第二種能生菩提之因者，稱為無漏種子。若是行者住此善境界不迷，就會產生菩提因，得無漏種，植入聲聞種性、緣覺種性、菩薩種性等，這代表修行

時有一個種子要發生，如果你是菩薩乘種，就會走入菩薩道；有時稱為種相，相是表，性是體，若是屬於菩薩種性，即菩薩胚子，一心抱著為別人犧牲；如果是聲聞、緣覺這兩種種性，沒有培養智慧為別人解決煩惱，只是自了內心煩惱、自我解脫，如果熏習此種性之人，只能解決自己的煩惱。

你在身、心上攪和，每個過程會成就不同的種性，每個魔相都只是過程間短暫的現象，不要以此為修行目標，若沒此現象，表示還沒走到大乘佛法，即將開悟的這條路來。

如果有這些境界，也只是暫時得到的一種現象，並不是已經證到聖人的境界，要能自我解脫或圓融解脫，才能稱作聖人，如聲聞、緣覺、菩薩、佛等四聖眾，其他的行者都只是賢人；若有甚深不可思議的異能境界，卻沒有解脫知見，那是一般的天神或是仙道、外道、魔道眾生等。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

世間禪定的眾生，雖然可聽到十方虛空同敷密義，卻未證得解脫知見，內心要清清楚楚，廿隨煩惱、六根本煩惱滅盡否？如果沒有，就不要做得聖心解，不要把這個心所證的，當做聖人修證的境界，如果能這樣認知的話，可名為善境界，是修行過程之間非常好的境界，但不應執著此境界。

「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若行者無知遇此異能而誤作聖解，必將遭受群邪，即受魑魅、魍魎、毘那夜迦、魔眾等進入體內控制行者。行者有此異能，因理念不清楚，執著其為證聖現象，起了貢高我慢的心，此不正之心易遭群邪侵入，而受其控制。有時你執著聽到虛空中有人說法，錯認這是個好現象，則諸魔、鬼魅就容易

因此侵入你體內，控制你的身體、念頭，如此就會迷失，這是第三個色陰魔相，依耳根現起的魔相。

至此可知，第一個魔相是精妙體性見精跑到外面，看到自己身體出礙；另一個自己坐在對面打坐，這是精明外溢。第二個魔相是看到自己體內五臟六腑中之物，連經絡行相也可了知，這是精明內溢。第三個魔相是本章節所提到的精魄離合相，精神魂魄各個互相結合又分離，造成耳根可以聞十方虛空某佛在說法的法音等魔相。

（四）心靈染悟相

1、經文

「又以此心，澄露皎澈，內光發明。十方遍作，閻浮檀色。一切種類，化為如來。于時忽見，毘盧遮那，踞天光臺，千佛圍繞。百億國土，及與蓮華，俱時出現。此名心魂，靈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諸世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行者精研妙明，使其精魄能離或能合，產生第三種精魄離合相的魔相，此時行者修行中所發生的現象，是一種善境界而已，跟證聖無關，行者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本魔相是行者在修證中，使見根真如逼迫，見性內在發明，能遍照外境，是時妄想心生，眼現諸境，如見毘盧遮那佛，踞天光台上並有千佛圍繞，或見百億國土及與蓮華俱時出現，此名心靈染悟相。因還是用眼根見性真如之見，還未開悟自心性，只是一種開悟前的發相，此魔相本來是修行過程的一個現象，如果修行沒有進入色陰魔境的話，就顯現不出它的現象出來，有這個現象才代表起碼進入要開悟前的境界了。

（2）經文解釋

「又以此心，澄露皎澈，內光發明。」

當修到心清淨發光時，就會產生一些魔相如心靈染悟相，只要五臟六腑氣通了，就沒有這些障礙。經言：「又以此心，澄露皎徹」，亦即用你的心繼續地鑽研用功，當它沒有其他煩惱、思想、念頭，慢慢地能清澄後，白色的光就會現出來，係因清澄而露出皎光透徹狀，體內的光開始發明，往外界透射。世間每個物質本都具有它的特殊光明，學物理的都懂，有種特殊的照相儀器（如克里安照相機），能照攝人體發光的照片，每一個人的身體當下發出什麼光，代表當下的業緣境況。世間事本無常，我們身體發的光也是隨著因緣在轉，而現不同的體色光。白色是清淨無瑕，黃色、金色光是莊嚴、安祥的，黑光是污濁、壯大，紫色是高潔、傲然，青色是有朝氣、安祥…等等，甚至像佛一樣可以發百寶光，一個人接觸的因緣不同，就會感召不同的光；

而這裡是指由你體內發出來的，所以說是內光發明。

「十方遍作，閻浮檀色。」

閻浮檀色者即紫金色，娑婆世界中的瞻部樹，屬於落葉喬木，原產於印度，四、五月間開花，結深紫色果實。此樹稍具有紫金色的稱閻浮檀色，代表莊嚴，如紫金蓮者為諸佛所乘坐。此紫金色光擴大到十方虛空，在諸佛的境界中，像阿彌陀佛意譯為無量光、無量壽，祂所發的光是無限量的，可以遍佈十方虛空，我們凡夫的肉眼當然看不到，除諸佛、菩薩的眼能看到外，如果有人修到某個境界，也可以看到此紫金色光發出，而且十方界無所不到。

「一切種類，化為如來。」

閻浮提是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在此世界中，有很多不同的物質、不同的

類別，化成各種不同的光，上面所提的種種物隨著意念而化，可以化成如來的法像，青色青光、白色白光、黑色黑光，隨心意念可以隨時化成如來寶莊嚴法像，所謂境由心生，即是如此，無知之輩皆以心能幻化一些相，執以為真不放，而天天玩弄此心。

「于時忽見，毘盧遮那，踞天光臺，千佛圍繞。」

色陰魔相之行者，於用心之間，忽然間似看到毘盧遮那佛，踞坐於天光臺，有千佛圍繞著祂，此時行者見毘盧遮那佛踞於天光臺，是錯誤的認知，也可以說是幻覺。

據經云毘盧遮那佛（Vairocana），為佛之法身，意譯遍一切處、遍照、光明遍照、大日遍照、淨滿、廣博嚴淨。毘盧遮那，按梵文，毘字，此云種種也。盧遮那，云光明；毘盧遮那言佛於身智，以種種光明，照眾生。

有關毘盧遮那佛是住蓮華藏世界，詳細說明如下：毘盧遮那佛修習無量劫海之功德，乃得成正等、正覺、無上菩提，居住於蓮華藏世界中（佛報身之淨土），常放大光明，照遍十方界，毛孔現出化身之雲，演出無邊之契經。又有經云：毘盧遮那佛所住蓮花臺藏世界海，其臺周遍有千葉（即千世界），毘盧遮那佛化千身釋迦佛住千世界。於每一葉世界復有百億之須彌山、百億之日月、百億之四天下，及百億之菩薩、釋迦坐百億之菩提樹下，宣說菩薩之心地法門。

佛弟子作大迴向時，會唱清淨法身佛，此為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為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為釋迦牟尼佛。其中最原始的本尊佛是毘盧遮那佛，亦是清淨法身佛之體，能化出千萬億個應化身，如娑婆世界的教主釋迦牟尼佛。有經云從最原始的毘盧遮那佛，化成很多的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中國的法相宗立毘盧遮那佛、盧舍那佛、釋迦佛等三尊，稱毘盧遮那為

自性身，盧舍那為受用身，釋迦為變化身。諸佛有三身，一為法身，二為報身，三為化身；法身清淨無有形相，報身圓滿莊嚴，化身無量千百億。故讚佛偈曰：「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在密教裡毘盧遮那佛與大日如來似同體，或為大日如來之別名，乃理法身、智法身不二之體，有除暗遍明之含義在。

「百億國土，及與蓮華，俱時出現。此名心魂，靈悟所染。」

行者在色陰魔境中，可以突然間看到毘盧遮那佛，高高的踞坐於天光臺上，並見千佛圍繞著祂，同時百億國土及百億的蓮花亦同時化現。此種現象是如何發生的？主要是因行者心與魂魄，起靈覺後悟見起染著故，也有部份是自己意識心所幻化的，主要是心靈染執所成的。

當行者覺得沒有時空、距離之現象時，自心即可觀照到外在的國土，諸佛所現的淨土之中有種種蓮花、菩薩、佛，這種善境界依前所知所見而化起，當化現時就叫做「心魂靈悟所染」。若你的心不執著所知所見的話，雖然靈異無量，也不會受其污染，在還未回到最原始的空性以前，會被外在實際的境所污染，而現出各種行相，若放不下化相，就會以妙明之心去精研。總之，如果心不起一切境的話，有境也不會現在你的心裡面，或心光可遍照外境的話，這些現象自然會現在你的心湖（鏡）裡。

我們講唯識時，名相裡面的證自證分是代表著空體，它具有能生起法的本能；而它的自證分會依因緣起法，這是證自證分的功能起現行，現起外在的一切有相。你說它不真，卻好像有那麼一回事，說它真，卻也沒有真正的相可以取，也不能進入那個境界裡去。因此從本體上言，十方虛空與一切物本是一體，從現象界來講，對一切有相起相應，就是分別，因你靈悟心還未

完全放棄，受它的境所污染，故會有此現象也是必然的。

「心光研明，照諸世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

行者修證至某境界時，讓種種境來磨練，磨得一切污垢都沒有了，所以心就會發光。行者所發的心光皎潔清淨，能明照、遍照十方世界、佛的世界、其它天上的天界，都會現在你的心地中。

行者心光外發而遍照全世界、其它的天界，此是精研妙明，暫時得到此現象，因行者還不能解黏，也還沒證得聲聞、緣覺、菩薩、佛的境界，故不能稱為聖人。要認知此乃時間、身體、生理、物理的現象所化現，因行者把身體逼得太過份了，又用此妙靈心覺知感知，所以才會現出這些境界來。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有此現象發生時，不要自認已成聖人的境界了，只是修行中的一個善境界而已。之前述說過聖人者是已證得解脫智慧的聲聞、緣覺、菩薩、佛等四聖眾，已斷六根本煩惱，心地不染或真正地清淨了。行者當知心能發光，或能見一切異相，但並無解脫的知見，故不能列入聖位也。如果此境現時，行者自認已成聖人了，此錯誤的認知，即有機會被魑魅、魍魎、魔眾或鬼神等附身，終而迷失自己。

（五）抑按逾分相

1、經文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觀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趍越。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同時遍滿，不相留礙。青黃赤白，各各純現。此名抑按，功力踰分。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行者見性真如內在發明，能遍照外境，是時妄想心生，眼現諸境，產生第四種心靈染悟相的魔相，此時行者修行中所發生的現象，是一種善境界而已，跟證聖無關，要證聖當斷三毒、去五蓋，始有果位可得，行者此時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本魔相是行者在修證中，碰到上面所言魔相，行者心可以遍入十方世界，覺得外放也不對，若是內溢也不好，現在講的魔相是一抑按逾分：壓抑按捺，壓按得太過份了，所顯出來的一種魔相。各種魔相因每人個性不同而化現，有的人個性喜歡發光往外照，有的就喜歡從內去鑽研，這樣壓來抑去的也會現出魔相，見七寶色、百寶色，並色色間不相留礙。因此時行者還是用眼根見性真如之見，還未開悟自心性，只是一開悟前的發相，此魔相本來是修行

過程中的一個現象，如果修行沒有進入色陰魔境的話，就顯現不出它的現象出來，有這個現象才代表起碼要進入開悟前的境界了。

（2）經文解釋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觀察不停。」

行者至此知此心的力量很大，每一個魔相都可以現一種境界，就很用心的去鑽研此微妙精明的本體，及其種種的功用，如果心可以起心動念，利用其意志力，就有無上的心力發揮出來，此時行者將此心研究來、研究去，就會懂得這個心的力量實在很大。

觀察此心能幻想成境，現出色相影像，可顯現出五顏六色，可觀察空中化有，有中亦能化無，一切均是心識之作用耳；有時化境形成，心有罣礙，

擬用自心抑按降伏亂化之意境。有些人觀察到自心本是清淨、光明無量，但因習氣未斷，難免會隨著境起邪心、邪念，因此會害怕而壓抑它。以前曾講過，有些人心不清淨，若有人得罪他，行者就起邪念，想要那個傢伙好看！有的人很怕這個無上的心力，因它總讓心成就事實，因怕它發作所以就壓抑它，其實要降伏的是習氣毛病，而心能發光、能成就一切幻化事，只要是為眾生，當然是好，千萬不得自利、自肥、面對好處自己就動心。若看到不如意的、別人對不起你的，習氣就起來，這跟妙明的心是不相干的，這是久存的習氣，但清淨心與妄習心是很難劃分的，所以要有智慧來分別不清淨的習氣與邪惡的心，要將它控制住。

「抑按降伏，制止趋越。」

不管心能化境，或識心起幻，能現種種境，或者習氣不滅，邪心自起等

毛病，行者知道後應制止它、降伏它，制止它時要超越它，要用真心實性去壓抑邪惡心、去超越習氣等，以使自心清淨。有些人為何做不到？我知道境況！但邪惡的心一直冒出來，控制不了，反而被它超越，而此邪心就成就了，也害了別人。經此經驗後，自己起了罪惡感，因此想要壓抑它、制止它，若行者能認知自性本空的道理，來超越自己的習氣毛病，如此地用功，才是正理，而不是光壓抑自心的幻化或習氣的發作。

「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

行者對於超靈異的心壓抑得太過份時，其心可觀到十方世界現出一切的顏色，即行者不透過眼睛，用其見性真如即可以看到。本來自性透過眼根可看到物境，在此，行者壓抑自性太過份，忽然間，見性可見虛空七寶顏色、或百寶顏色現於十方界中，因體性之見性真如比眼根大得多，故能見到百寶

光明，所以見性真如可不用透過眼睛（根）就可看外境，故失明者可以修眼通，用唯識說的見性（自證分）去觀十方虛空一切物相。

七寶色是俱足七珍寶的顏色，七寶色即具有：一、金色，二、銀色，三、瑠璃青玉色，四、玻璃水晶透明白色，五、硨磲瑪瑙色，六、赤真珠紅色，七、瑪瑙深綠色。而百寶色即具有百種寶物的不同顏色，都是由紅、橙、黃、綠、藍、靛、紫等七色混合而成的顏色。

「同時遍滿，不相留礙。青黃赤白，各各純現。」

在抑制按捺降伏自心之間，會現出這個魔相出來，同時可觀到十方虛空中俱七寶色、百寶色，且遍佈虛空各個角落，不相留礙。在修行過程之間，虛空中七寶色、百寶色同時遍滿，且不阻礙其原來清純的顏色，每一種光都還留存原來的顏色，不因和在一起，而失掉原來的顏色，青色青光、黃色黃

光、紅色紅光、白色白光…，不相阻礙，各自以其本色現起。在此要強調，不互相留礙的才稱為寶色，如果像世間的顏色，藍加紅變紫、黃加藍變青…，兩種顏色混合在一起會變另一個顏色，就不稱為寶色。

「此名抑按，功力踰分。」

這個魔相的生起，主要是因要壓抑妄識、邪心、邪智等不清淨心而起神變，在壓抑過程之間，因用功太過，撥動了可見真如自性，便現出可見虛空百寶光明的魔相。我們說自性真如者，有見性、聞性、嗅性、味性、觸性、心性等六真如性，如果身體的氣衝到我們色身某部位，例如掌控見性真如的部位，它就顯現出這種能見虛空百寶光的現象。

「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

行者在修行過程中，因氣壓至某部位，導致見性真如起神變，乃暫得之

境界，不要以為可以看到十方虛空七寶色、百寶顏色，不相留礙，就認為成聖人了，那是錯誤的認知！聖者是得解脫知見的行者，是已斷廿隨煩惱、六根本煩惱的行者，得證真如無為法境界，光看到七寶光、百寶光，與證得解脫與否是沒有相關的，不要作聖心解，但有此現象，可說是修行間的一種善境界。

「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如果把這種可見七寶光、百寶光的現象當做證得聖人的我執、法執滅等解脫智慧，這種錯誤的認知，大有機會被魑魅、魍魎、魔眾或鬼神等附身，受其控制，終而迷失自己。我們要知道修行要斷各種習氣，過程中所現的五別境（如勝欲，勝解，念，定，慧）等都要捨掉，何況是能見七寶光、百寶光就說是證聖，其實連聲聞、辟支佛果位都還沒證得。

（六）密見洞幽相

1、經文

「又以此心，研究澄澈，精光不亂。忽於夜合，在暗室內，見種種物，不殊白晝。而暗室物，亦不除滅。此名心細，密澄其見，所視洞幽。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行者因壓抑按捺自心，壓按得太過份了，現出能見虛空中七寶色、百寶色，並色色間不相留礙，此為第五種抑按逾分的魔相，這時行者修行中所發生的現象，是一種善境界而已，跟證聖無關，行者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要以般若波羅蜜智，觀一切相無所有、不可得，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本魔相是行者在修證中，眼根見性真如一開，能於黑暗中見物，見性真如超越了世間所能見的種種現象；不要說修行的人，古代練武功的人也有此能力，晚上夜行人在沒有星光下，跑起路來飛快，也不會和樹木相撞。本魔相是行者用見性真如在夜間無光時能看見物相，超越眼睛（根）的生理功能，所以在黑暗的山洞裡也可以看到景物。

因此時行者還是用眼根見性真如之見，還未開悟自心真如性，只是一開悟前的發相，此魔相本來是修行過程中的一個現象，如果修行沒有進入色陰

魔境的話，就顯現不出它的現象出來，有此現象才代表起碼要進入開悟前的境界，修行才有點基本樣子。

（2）經文解釋

「又以此心，研究澄澈，精光不亂。」

前述魔相能見七寶光、百寶光明後，行者繼續鑽研自心，達無有妄塵時，身體五根諸真如性清澄透徹，眼根具有能見百寶光明的精靈見性真如，所見光能不混亂雜染，足見其分辨微細之見性真如功能。

「忽於夜合，在暗室內，見種種物，不殊白晝。」

當此之時，行者再繼續用功鑽研此心時，心性與靜塵夜暗相合，無意間

於三更半夜無星光時，在暗室中能見種種物像，暗室中沒有光源，照道理講，眼睛是看不到東西的，只能看到一片黑暗（靜塵相），但行者在黑暗中，卻可見洞中種種物像，不輸於白天，連哪個地方擺什麼東西，都可看得很清楚。

若從修行人身體的變化來說，可了解此種現象係因內氣走到眼睛，導致眼根見性真如對所有物像能見度產生變化。譬如說有人氣入眼中，能見佛像忽大忽小，不懂的人就會很害怕，怎麼會這樣？其實這也是一種魔相。色身上的魔相，都因生理與真氣互相起作用而產生的變化，如果氣通到眼睛時，即可在黑暗中看到種種物像。

若行者氣入眼球，眼睛可在中午時分看太陽，此時太陽強烈的光不見了，會被一層圓而薄薄黑灰色蓋起來，所以此時看太陽就像看月亮一樣，眼睛不會受傷害，但一般人若直視太陽光，眼睛是會受傷的。在此，行者於黑暗中，不必藉由光源即可看見種種物像，而且能看到的狀況，和白天並沒有兩樣。

「而暗室物，亦不除滅。」

行者在暗室裡能見物件，並不會因為沒有意識要看物件而消失掉，代表東西確實在那裡，不是意識幻化的；有時我們眼睛因真氣的物理關係，影響識心執取其光影，而使腦中所想的影像幻化出來。前面魔相所講的心識化成蓮花、菩薩、佛像等等，都屬於幻化的，但現在此魔相是行者在黑暗中能見物像，代表是真實的境況，眼根真的可以在黑暗中看到物像。

「此名心細，密澄其見。」

這種魔相是因為行者的心經精研慢慢入細，排除非常微細的塵惑現象，使心清澄以後，讓見性真如發揮它確實原有功用。此時不是透過眼睛見物，而是用見性真如直接映照物像。

若再深一層去體會的話，自己心地映照外來的物境，其實亦是自心真如裡面的影像，聖人的境界即由自心（第八意識心）所感而現，故此相與真實相是整合在一起的，外境內心實為一如；而凡夫會將它分離，外境屬外境，內心映照之相是內心所見，如此才變成內外境對立，才有我所見之外像。

一般在懺悔、發願時會說：「自性眾生誓願度。」自性裡哪有眾生？有！自性裡含有無量的眾生，那個跟你業緣有關的，均是與吾自性息息相關的；故吾心離不開眾生，若眾生相不在內心滅，則解脫境就無法證得，故行者要了知內外現象本來是一體的。如果你修到心細密澄其見，你的見性真如了然清楚，幽隱密顯中就可以現出見性真如的特殊功用，此是修行人才有的功用。

「所視洞幽，暫得如是。」

黑暗山洞裡面本來是非常幽暗不明，但行者卻可在黑暗洞中、無光源下

看到東西，此種特殊的能力，也跟證聖毫無相干。只是因色身氣機通過了眼睛，改變了眼睛的光波長，甚或誘發出見性真如出來，始能在黑暗中見種種景物，此是暫時的生理與物理相互作用所現的現象，與證聖無關。

「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

行者能在黑洞中見物像，根本心地不清淨，並不是證到聖人的解脫境界，還稱不上聲聞、緣覺、菩薩、佛等聖人名，但可說是修行過程中的一種善境界。從上面五個魔相來看，也說得夠清楚了，吾人身體色根（五根、六塵）因物理現象所現的種種光怪陸離事情，是修行過程中的一種善境界，但與證得聖人果位是毫無關係的。

「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如果行者不了解這種黑暗能見物的狀況，僅是修行過程中一種善境界，與證聖無關，而偏要說已經證到聖人境界，此種無知的心，就很容易著了魔難。主要還是修行者無慧而自足、自肯，有不正當虛榮心（即貪名心），故易被魑魅、魍魎、魔眾等利用而著魔難，終致迷失。

觀看《楞嚴經》五陰魔相後，知道行者除在色陰魔相迷失中易著魔外，在受陰魔相中迷失同樣容易著魔，故色、受兩蘊（陰）魔相都要謹慎地去突破。超越這兩魔相後，想、行、識等蘊魔相，乃是行者內心的妄想及執著，自身較不會迷惑，但會被外人的神變異能迷惑而欽羨他人，但此異能者乃因魔附身才有此超能力，故此三蘊（陰）還是間接地受魔所控制，因此五蘊魔相的真實情況，行者定要認識及分辨清楚，才能得修學佛法的基本知見。

（七）身同草木相

1、經文

「又以此心，圓入虛融。四躰忽然，同於草木。火燒刀斫，曾無所覺。又則火光，不能燒爇。縱割其肉，猶如削木。此名塵併，排四大性，一向入純。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行者眼根一開，其見性真如能在黑暗中見物，見性會超越黑暗世界裡面所能見的種種現象，產生第六種密見洞幽相的魔相。這時行者修行中所發生的現象，是一種善境界而已，因心還不淨故，跟證聖無關，只是行者身根見性真如起殊異功能而已，行者若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力，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本魔相是行者在繼續修證中，忽現身同草木相，只因整個身體充滿了氣機以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傷害他，行者的身體像草木一樣，可說是知覺已失，拿刀來砍也無所謂，就像乩童一樣，拿刀槍砍自己、刺自己，金屬針插穿過嘴巴，血照樣流，他都無所覺，等到附身鬼神離開乩童身體以後，傷口自然癒合，也不必治療。這現象在修行過程之間的色陰魔相中也會出現，是謂身同草木相，與乩童不同者，是塵境併入自性真如而排四大種後才現此現象，記得不要把「身同草木相」當成好現象，否則就有可能在下次地球再成

形時，成了無情眾生之一。

因此時行者還是用眼根見性真如之見，還未開悟自心真如性，以心來感知一切境，只是一開悟前的發相，此魔相本來是修行過程的一個現象，如果修行沒有進入色陰魔境的話，就顯現不出修行境界出來，有這個現象代表要進入開悟前的境況了。

（2）經文解釋

「又以此心，圓入虛融。」

行者繼續在心地上用功，把心圓明的融入虛空，將有相融入無相之間。一般言「空、有」本是一體，行者在研究此心時，心可入一切相，一切相可入我空心，心好像能自在無礙，所以行者若繼續揣摩下去的話，將發現心是

可以穿越牆壁的。古代有位行者在入定中，突然想到柴房有事未做好，此時雖然人在外面打坐，但心起了罣礙，「啪」一下！身體就到柴房裡去了，柴房的門是鎖著，因他定中起了分別心，所以就被關在柴房裡出不來。家人覺得很奇怪，他明明在外面打坐，為何會被鎖在柴房內呢？行者當知心能化空，空能無所不入，當分別心起時，空去而有相再重現。所以自心化空形同草木一樣，有時候行者有種靈異的化空現象，再將心虛融入物像中，此時即是行者心跟草木一樣，圓明入虛融以後，行者將會產生何種現象？

「四躰忽然，同於草木。火燒刀斫，曾無所覺。」

行者心能入虛化圓融中，手腳四肢忽然同於草木，沒有知覺，充滿了氣感時，此時用火燒、用刀砍，都不會有痛覺。有時行者雖沒有併入草木這種經驗，但當身體受巨大的碰撞，卻無痛覺，且毫髮無傷，這也是四肢身體忽

然同於草木的另一種現象，亦可稱為金鐘罩，這是武術家的名詞。

「又則火光，不能燒爇。縱割其肉，猶如削木。」

此時行者被火燒烤手腳，好像燒不起來，不會熱、也不會燒焦；若用刀割行者四肢的肉，就像在切割木頭一般，身體也沒有什麼知覺、痛覺。這種渾然不覺的主要原因，是行者氣充滿了色身，讓心入虛化圓融中，而現起此種現象。

「此名塵併，排四大性，一向入純。」

這是行者的心跟外在的草木塵境併在一起了，心想草木就會塵併而無痛覺，行者若打坐常痛不能忍，想像草木一樣，應不會痛，如此妄想會排除四大種性，而心會使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種性塵併入草木，此類

行者若不度過此魔相，將來會出生做泥土、礦石、花木之類的無情眾生（詳述於識陰魔相）。若行者以前在修禪定之間，有不正確的認知，認為身體像木頭一樣，就沒有飢餓感，也不用吃飯，還需受腳痛之苦嗎？有這種錯誤的觀念，而把心虛融跟一切的草木融合在一起，就會有此種現象發生。

前面講的圓入虛融，行者若喜歡玩心術的話，就有能力將四大種性排除掉，讓心性併入塵境中。四大種性本是現象界裡的物質，與草木無有分別，也是物質的一種。而六大種性指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識大、空大等六大，前四大是現象（相），空大是本體（體），識大是應緣而化四大的功用（用），所以說識能化四大種性，識能變有相之功能。

又以此心來圓明入虛融，行者的心卡在空、有之間，沒有心就沒有宇宙、也沒有世界，永遠的住在空、涅槃、寂靜之間。行者的心會相應，是無聊或無知！研究來、研究去，使心能圓入虛融，進而再融入一切有相，再融入…，

都是這個識大在作怪，排除四大，入純真之體。本來四大是現象界的物相，現在行者弄了一個像樹木一樣物相，樹木可以看成地大，排除四大以後，純入一相地大，就能跟草木、泥土沒兩樣，火大、風大、水大被排除，四肢就像草木一樣；人體的地大有如骨頭，分化後還是變成礦物質之類，與草木分化後並無兩樣。

「純」可說是「歸一」，排除四大歸於一項即地大，心研關係也能入非常的精純，沒有拖泥帶水，水、火、風一概不留，肢體等同草木，所以怎麼割、怎麼燒，行者都沒有感覺。

很多人修到整個身體充滿氣時，感覺身體可以膨脹，但不要太執著這個現象，執著就是會排除四大種性入純於一，那就很危險，所以你有痛，用你的心去超越你覺受的痛，那才是正修。不要因為痛就塵併依附在草木，就會變不痛，這是錯誤的觀念。要承認我們的肉體是肉體，與我們的本體並不相

干，因緣牽扯才出生做人，要認知我的主人翁是超越肉體以外的，肉體所呈現的痛，要承認它、超越它，但不要受其左右。

「暫得如是，非為聖證。」

行者能排除四大種性以後變成專一，一向入純，成就專一有相之地大，使火燒、刀砍均無痛覺，這是玩弄此心，圓明入虛，暫得如是之現象。此與證聖無關，並未證得聲聞、緣覺小乘行者的解脫知見，更沒有證得菩薩或佛的大解脫、空有不二、圓滿解脫的知見，故說非為聖證。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行者得此境況，並非已得聖人的境界，無有四聖眾之一的果位可得，但可以肯定的，這是修行過程間的一種善境界。若自己誤以為成阿羅漢、成菩

薩、成佛了，此無知的認識，很容易被客邪侵入心腹而受控制。如果不了解這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而說已經證到聖人的境界，這很容易著了魑魅、魍魎、魔眾等附身，故行者當有正確認知，此是用心至極所得的一種特殊現象，體會一下後，以般若波羅蜜智觀其無所有、不可得，這樣才能超越，不要卡死在此，而不知前進。

（八）凝想化成相

1、經文

「又以此心，成就清淨，淨心功極。忽見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國。具足七寶，光明遍滿。又見恒沙，諸佛如來，遍滿空界，樓殿華麗。下見地獄，上觀天宮，得無障礙。此名欣厭，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行者氣佈滿色身，心虛融身體像草木一樣知覺已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傷害他，產生第七種身同草木相的魔相。這是行者修行中所發生的現象，是一種善境界而已，要觀它無所有、不可得，心還不淨故，與證聖無關，行者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本魔相名為凝想化成相，即是說行者心裡想什麼事或物即能化成，但偏偏行者念不空，專想一些有相，就會化成有相，這是行者以空真如性去化成的。

此時行者還是用眼根見性真如之見，還未開悟自心真如性，只是一開悟前的發相，此魔相本來是修行過程的一個現象，如果修行沒有進入色陰魔境的話，就顯現不出它的境界出來，有這個現象才表示要進入開悟前的境界了。

（2）經文解釋

「又以此心，成就清淨。」

世尊講了這麼多，都沒有提到心達清淨，只言及心怎麼研究、怎麼玩，才會發生一些魔相，搞來搞去心也沒有完全清淨。但是玩到此時，行者心終於稍清淨下來了，一切妄想習氣稍清淨時，心怎麼想？就會怎麼現！這像我們的摩尼寶珠，污垢都去除時，就能「漢來漢現，胡來胡現」，此是禪宗所講的。所以修到此境地，實境也能現，幻想也會現起境相。

這裡講的是凝想，凝固不移的去思考一件事情，想久了，就會化成一個相出來。所以，我們常常看佛像，到此境界時，佛像的影像自然就會現在心地裡，這是你凝想出來的有相境界，始現出佛像。現在，行者面前所現的相，是自己想出來的、化成的。

如何分辨是自己想的？還是真的有外相？如果行者在回復到第六意識清

醒時，亦即說失神而回神後，那個相還不滅，那就不可否認真的有那麼一回事，有外在的眾生、護法神、菩薩等；如果回神到真實世界時，那個境界沒有了，那就代表是八識所化現的，由自然的種子發出的。故知此心可化出很多的幻相，大部份來自於行者內心經歷過的人、事、物，若哪一天行者的心能達到清淨，就會有此化成境界之能力。

「淨心功極，忽見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國。」

行者清淨的心入非常殊勝境界，功夫達極至之時，代表粗的習氣毛病都拿掉以後，第六識心淨得不能再淨時，行者所看到的大地，十方山河，都會變成佛的國度一樣，非常殊勝美麗。如果以現實眼光來看，我們世界有的地方，是很骯髒且不完美，是凹凸不平的，但是化成佛國土的話，會是清淨、美麗、平坦的。

話說有次徒弟對釋迦牟尼佛說：「世尊！你講的很多佛世界，都非常的殊勝美妙。但世尊你的娑婆世界，為何如此不美、不平及污濁呢？」釋迦牟尼佛即說：「誰說呢？我的國土一樣清淨、莊嚴，你要看嗎？」說完，世尊的腳尖向下著地壓下時，整個真實的佛世界即現，變成清淨莊嚴佛世界，跟西方淨土、東方佛土一樣，非常的漂亮、莊嚴。

因我們的心不清淨故，看到的佛陀世界就不淨，如果我們心地真的清淨，就能看到真正佛的世界。所以人心不淨，所看的世界就不美麗，如果心清淨的話，這世界好人、壞人同樣可愛，所以第六識心淨心功極時，已能不被外境所染，始能化想成境。

「具足七寶，光明遍滿。又見恒沙，諸佛如來，遍滿空界，樓殿華麗。」

行者心想化成佛國土後，七色寶光遍滿了佛的國度，進而看到恒河沙無量的諸佛如來，遍滿虛空界，虛空中尚現有樓殿，其樓殿宮庭華麗無比，不管天上或者人間，所有的宮殿都顯得很華麗。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經中言及，曾有一個七寶塔腐朽變成一堆廢土，釋迦牟尼佛等路過時，佛陀即禮拜此朽塔，徒弟們心想：世尊怎去禮拜一堆廢土呢？徒弟因未達佛境界，所看到的那堆土就只是廢土而已，在佛的心地裡看到的卻是一個寶塔隱藏其中。佛陀禮拜後，朽塔中的前佛即發聲讚嘆世尊，古佛真的還在裡面！經典提過，為何這寶塔會腐朽？是當代人的德行不行了、變差了，所以所供養的七寶塔就毀壞了。其實七寶塔成就後，就永遠不會毀壞的，佛的法身本來就無形無相，報身莊嚴凡夫是看不到的，所以佛像並沒有毀壞，只是佛的報身隱藏起來了。

同樣的道理，行者研究此心入清淨，此處心清淨只是指第六識心，還未

涉及第七意識心。一般而言，初、二禪境界是第六識心住，三禪以上才是第七意識心住，開悟行者則能見八識本心。此處六識心修入不能再清淨時，能見所現出來的國度就像佛的國度一樣，非常殊勝、莊嚴、美麗。

「下見地獄，上觀天宮，得無障礙。」

除了能觀照到佛國以外，行者還可以下見地獄、上觀天宮，一點障礙都沒有，這是有一點天眼通的樣子，想看地獄就現地獄。有人質疑有地獄嗎？你用人的眼睛當然看不到，但這個時候，你不是以普通人的眼睛在看，是以清淨的自心真如性去映照出來，所以天眼通是用見性真如看的，而天眼明更不一樣，只有佛才有。

天眼通、天眼明的層次是不同的，天眼通是心想到一事、一物，此事、此物才現出來，想地獄，地獄才現，想天宮，天宮現。天眼明的話，地獄、

天宮、一切眾生、十方世界國土，都在佛心中，不必起心動念，這才叫做天眼明，無論佛動不動念頭，這些事相都在佛心中。

天眼通還有一點意念在，透過見性真如、透過真心，清淨的心性，淨心功極才會現，十方虛空、山河大地、地獄、皇宮都會現出來，沒有障礙，其實一切的有相都由自心映出，不必用天眼去看。

雖然我們沒有天眼通，但也要了解它的現象是什麼？可以看到鬼神（俗稱陰陽眼），不是天眼通，只是眼睛的光波長改變，是有一點點的善境界，不能說是天眼通，此兩者差了十萬八千里了。如果有天眼通，連牆壁都阻擋不了，可以看透牆壁、山河大地沒有阻礙；天眼通要心淨才能現，而天眼明更不得了，是證得大圓鏡智後才會有的佛境界。

「此名欣厭，凝想日深，想久化成。」

一般而言，我們對善相起會歡喜，惡相起就討厭，因此心就有喜歡、不喜歡的心態存在，打坐修行時，痴痴地想，一天想、兩天想、一直想，想得成為阿賴耶識的一個種子，有朝一日，就會化成幻相，這是意識心所化成的，是虛幻不實在的。如果把真正皇宮、地獄這些相放入心中想，就會跟天上的樓閣、地獄變為一體，如此就真的可以看到，所以想久了，是可以相應的。

這裡要闡述的是此魔相跟天眼通是不一樣的，此處是心想化成，不是真的天眼通。一般而言，天眼通證得要在四禪境界行者始能，也就是在六、七識心清淨後，修學才能得天眼通，甚至於其他四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所以此處行者尚不具有神通修證的能力。

同樣的道理，行者觀想佛像久了，有一天氣機比較好，心比較清淨沒有雜念時，佛像真的就出現在你的心中。這是真的、假的？很難說真假，也許佛的法身受你心之感召，化成一個像；普通能看到佛像都是善境界，增加你

向道的心，在夢中也好，在打坐、法會之間也好，佛像現，也不要太心喜；不好的影像現，也不要厭惡，這樣抱著不即不離的平常心去面對，就是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智慧。

「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

有此種能力的人，是否證到聖人的境界？沒有！只是能用比較清淨的心去觀想，想久了化成幻相，跟證得聖境沒有關係。有此境界，若無證聖心態，即是有正知正見，可說是修行之間的一種善境界。此與成四聖（聲聞、緣覺、菩薩、佛）無關，因行者還沒悟道，還沒斷盡微習、心病等，不能說已經成聖了，因要成聖，首在斷惡習—六根本煩惱。

「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若行者誤以為得解脫，成聖、成菩薩、成佛了，此種無知的心態，很容易被客邪侵入心腹而受其控制。如果行者不了解這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而說已經證到聖人的境界，是很容易著了魑魅、魍魎、魔眾等附身的。故行者當有正確認知，此是用有為清淨心凝想所化的一種現象，體會一下後，還是要超越，不要卡死在這裡，而不知前進，如果作證聖解的話，是很容易著魔的。

（九）逼極心飛相

1、經文

「又以此心，研究深遠。忽於中夜，遙見遠方，市井街巷，親族眷屬，或聞其語。此名迫心，逼極飛出，故多隔見，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行者心裡想什麼事或物即能化成，產生第八種凝想化成相的魔相。此時行者修行中所發生的現象，是一種善境界而已，跟證聖無關，行者不作聖心，對此境能不即不離，不要去玩此種超能力，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本魔相為逼極心飛相，即行者將自心深入研究、逼迫得太緊了，而發生的另一種魔相。我們很多人太喜歡講話，如果用了了知覺去觀，那個太喜歡講話的心，逼得它受不了時，它就會飛出去。有的行者知道這種現象，但還不相信，更不相信會逼它走投無路，其實若能常常跟它和平共處，起心動念時看著它，它想它的，你清清楚楚的看著它就好。行者若不用功，當然不知道心有此異能，隨著它要想什麼？就亂想什麼！行者心不清淨時，妄想念特別多，觀因緣觀不清楚，就會迷迷糊糊的，顯得沒有定力。

此魔相行者還是用眼根見性真如之見，因還未開悟自心真如性，只是一

開悟前的發相，此魔相本來是修行過程中的一個現象，如果修行沒有進入色陰魔境的話，就顯現不出境界來，有這個現象才代表要進入開悟前的境況了，尚不能用真心來感知一切境。

（2）經文解釋

「又以此心，研究深遠。」

本來妄心跟自我真心是很親近的，但越親近就越會狼狽為奸，人就越顯得迷糊；如果妄心跟行者真心離得越遠，代表行者了了知覺顯現，可以看著那個妄心；一般沒有修行的人，真心、妄心是混黏雜合在一起，真妄心分不清楚的，所以有人想生氣就生氣，想高興就高興。

現在行者非常深入的研究此心，究竟是誰在研究？我們在四念處或內觀

禪禪修中觀身痛時，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有好幾個心，除前五識外剛開始是第六意識心在觀，用第六意識觀還隔一層皮，等到慢慢的用第七意識妄想心去觀，也不對，還是隔一層皮，等到了了覺知的體性真如現出來時，本來老么（隱藏的八識）變老大，以旁觀者的立場看著諸因緣，此時第八意識就能掌控全局！若不以覺知心觀照妄想心，反用此心來研究它的特殊功能，就有可能將它逼出身外去了。

「忽於中夜，遙見遠方，市井街巷，親族眷屬，或聞其語。」

印度的白天、晚上各分上、中、下等六時段，每一時段共四小時，中夜就是日落後的第五小時到第八小時，約中國時間的子丑時段。在中夜行者還在打坐禪修，研究自心，觀來觀去，突然間可以看見遙遠的家鄉，也可以

看見遙遠的親戚、朋友及眷屬，甚至還可以聽見他們之間的對話，雖然時間、空間存在，但這個時候，似乎不存在了，因自己意念感召，而自現其境。

我們的體性本與外塵境界是一體的，本無分別的，自心能映照外塵入心地中，這與外道將一個神我出離自身他往，是不一樣的情形。行者將自心研究得太透徹的話，妄想心不起，真心就會現出來，瞬間遠方的空間就縮小到你心中來，家鄉的街道、市集，都會現在心中，甚至他鄉親友們在講些什麼話，你都可以聽得到，感知得到。

「此名迫心，逼極飛出，故多隔見。」

經典上講的是心被逼迫得飛出去了，所以跑到遙遠的老家去了，故造成隔地看見所意念的地方、人物。但這種不是佛教修行者要去修學的，它只是修行過程中的一種現象。我們剛講的時空與自性真如一體，外境皆能融入自

心中，此境界就如《金剛經》中所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此境界才是佛教禪修者要去修習體會的，行者心打開後，也一樣能遙見遠方事物，但這是一種魔相，還是要超越才能見真如性。

二、三十年前，在埔里的觀音山，有一位禪修法師，在閉關打坐修行時，能遠聽台中市的車聲，那時車子不像現在這麼多，台中雖離埔里幾十公里遠，但他的聞性一樣可以聽得到。這事實可以說明，他逼心逼得太過份了，以至於可以遙聞。所以見、聞、嗅、味、觸這幾個自性真如，都因你用心研討的不同，會發生不同的魔相，雖然這裡講的只是「見性真如」的異能，以後若有其它的現象也不要害怕、更不用高興，反正這些都是善境界，是修行過程之間會發生的現象，但要能不執著，以般若波羅蜜多智慧觀照它，觀它無所有、不可得。

「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

雖行者證得此等境界，但此能力與解脫知見並無關係，因還沒有證得聲聞、緣覺、菩薩、佛等四聖境界，故行者不能作聖心解，但可說是修證過程中的善境界。經云：「斷一瞋不入六塵，始得須陀洹果；斷一貪始得阿那含果；斷根本煩惱三毒，接近阿羅漢果。」所以從此觀之，證果位都從心清淨的程度來證得，有這些魔相不能作聖證解，行者應能知道其修行真實道理。

「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若行者自我肯定，自己誤以為成聖、成佛了，此種無知的認識，很容易被客邪侵入心腹，因而迷惑並受控制。如果不知此是過程中，暫時起的一種

異象，而卻要說已經證到聖人境界，這樣是很容易受魑魅、魍魎、毘那夜迦、魔眾等侵入心腹而著魔。故行者當有正知見，此是逼迫自心所現的現象，體會一下後還是要超越，不要卡死在此而不知前進。故經云若作聖解，即受群邪，提醒各位，切記！切記！

（十）心著魑魅相

1、經文

「又以此心，研究精極，見善知識，形體變移。少選無端，種種遷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無端說法，通達妙義，非為聖證。不作聖心，魔事銷歇。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個魔相中行者將自心深入研究、逼迫得太緊了，使行者能隔見、遙見、隔聽等異能發生，而產生第九種逼極心飛的魔相。這是行者修行中所發生的一種善境界而已，心還未淨，跟證聖無關，行者不作聖心，也不要去玩此種超能，不然就會有著魔的可能。

因此時行者還是用眼根見性真如或耳根聞性真如之見聞，還未開悟自心真如性，只是一開悟前的發相，此魔相本來是修行過程的一個現象，如果修行沒有進入色陰魔境的話，就顯現不出它的境界出來，有這個境界代表要進入開悟前的現象而已。

本魔相是色陰最後一個魔相，此處行者真的是著魔了，前面的魔相都是研究心性太過份，或逼迫自心、或胡思亂想、或太壓抑等所現起的魔相，行者若能不執著，是一善境界。但是若行者執取上面九種善境界不放，嚴加精研此心，就會真的著魔，就像此處的第十種心著魑魅魔相，行者果如是真的

著魔了，此著魔者能講經說法，照樣演繹無量義，行者自當警覺而讓魔心銷歇，即能脫離魔境。

（2）經文解釋

心著魑魅相中包括魑魅、魍魎等，魑魅、魍魎均為鬼神之名，五濁惡世中處處皆有魑魅、魍魎。《法華義疏》中解說：「山神為魑，虎形也；宅神為魅，豬頭人形，身有尾；木石妖怪等為魍魎。」也有古書記載：「魑是山神，獸形；魅為怪物，魍魎者水神。」所以魑魅、魍魎係實見於我國古代典籍之鬼神名，大概都是動物靈及木精、水怪、寶石妖邪等。佛教中所稱的毘那夜迦係指惡鬼，象頭人身，有單身或雙身，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二臂等不同形像，此等惡鬼亦會作弄及障礙修行人。

魑魅、魍魎是鬼類眾生，在我等居住的地方都有這些鬼魅，每種形相不

一樣，每種習氣也不一樣，魑魅、魍魎一大堆，它們都有旺盛之氣，如果侵到行者的身體裡，行者頓覺氣旺，使人睡不著覺，心能起靈覺，或突然間會講經說法，此即著了魔，行者要有認知的能力！

自己能講經說法，講得清清楚楚且腦筋清楚，若是有學有證後講出來的，當然是沒問題。有時是諸佛、菩薩在護持，每一個人不是天生就會講的，冥冥之中，有諸佛、菩薩在護持，一邊講一邊學。我曾見過有人沒學也沒成就，但她的邪師搞個什麼名堂，她就會上台去講經說法，講完後下台，連她自己也莫名其妙，怎麼會說這些法，那就是著了鬼魅魔等，所以對這種無學能講經的事，要特別小心認知。

「又以此心，研究精極，見善知識，形體變移。」

行者對此心研究得太過份了，開發出某功能後，又想再研究出個什麼道

理來，逼得它無處可宣洩時，遇到了善知識，突然間他的身體竟能移位變形。為什麼遇到善知識才會起怪力亂神事？只有一句話能說明，就是想要顯現他修行的境界，但不知這不是他修來的，是著魔後才有的超能力。

什麼是「善知識」？在《金剛經論》中云：「善知識者，心性柔和，戒行精專，心無貪妒，物無愛戀，心行平等，意無憎愛。有大方便，自度度人，量根施道，具大總持，好心與人，不求果報。行門清淨，無諸過失。說法論義，皆合經義，具足此行，名善知識。」

因善知識有實修實證的工夫，他可以三言兩語破解你的疑惑，善知識從來不為自己利益想，都為眾生來開迷解惑，傳播正知見，能把佛的正知正見，透過他的言語、行為，教導一切眾生。

行者碰到了真正善知識，為何形體會變移呢？是他自己無意間獲得某種能力？或外來真氣灌入行者體中，讓諸根起異能？譬如：氣改變眼睛的光波

長，即有異見；或氣入眼球，能覺物像脹大縮小，此現象與心臟縮張有關。上述倒是色身上物理與生理間的一種現象，名為善境界，但不能執著。下言行者遇善知識就來個神變之類的，這就大有問題了。

「少選無端，種種遷改。」

行者在無自我訓練，毫無來由的，形跟體互相的變化和分開了，或能做出種種變化之相。有時行者被鬼神黏上後，碰到正知見的善知識，此物會自然形體畢露，講一些常人不該講的話；或行者的心被逼得太過份了，或者研究得太極端了，當遇見某個善知識後，他的形體會變來變去，似愛現地展現其異能。「少選」是指在很短時間內，行者沒有理由就有種種的千變萬化能力，他為何突然有此能力？行者見善知識後，應該什麼都清淨了，不該還玩弄些神通才對，但他反常地這樣，就是著了魑魅、魍魎。

古代道樹禪師於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其道場周圍住著一個野仙人，此仙人穿著素衣，但言談詭異，常於言談中化成諸佛、菩薩相，還會發光，也會發出異叫聲。禪師的徒弟每位都佩服得不得了，稱道：「好呀！有神通異能！」大家很羨慕，但不到十年後，此野仙人就了無蹤跡。師父就說：「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意即：此仙人雖可以在空中飛、在地上叫，可化成佛、菩薩、天仙等，但我等心只要不聞不問，自性常守空寂，看他能飛多久？叫多久？真的！十年後就完了，顯然魔力退失了，什麼神力也沒了。一些搞怪的行者，都無法長久的搞下去，現今有些搞怪力亂神的，最後都是陷於王難、犯刑案終了。

正途是正途，邪路是邪路，過不了幾年，會飛、會叫的不見了，沒有秀可秀，所以我們修行不要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修行是坦蕩蕩、心無罣礙，如果心能有種種遷改，即能神變，若非真正實修而自有，定是著魔了。經典上

言，所謂「魔」是有「不可思議的神變」能力，是一種真著魔相，不能用此來誘惑別人修行。

如果修行之間，有上面九種魔境（現象）出現，都屬善境界，唯獨第十種是真的著魔了，要小心認知。倘若未修得真正了悟真如自性，道理也都還沒搞清楚，卻突然有種種的遷改、變化能力，還不學就會講經說法、通達妙義，就是無師自通也沒那麼快！連理念、正知、正見都搞不對，講出來只會誤人誤己，所以還要再深入經藏中學習。有人說有此能力就是悟了！也有人說悟了就什麼都會講了！到底「悟」什麼？事實上，「悟」是看到自己深心的習氣毛病，跟能「講經說法」是不同的，後者的能力還差一大截。真悟的人還得經歷十幾廿年，才能把道理搞清楚，才能公開講經說法，如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悟後隱藏於獵人隊中，潛修十五年才出來講經說法，他是得無師之智，在無師父教導下，還要歷經十五年才敢出來弘法。

第一階段實修，是指悟後起修，修轉習氣毛病，將它斷盡、清淨後，才慢慢會懂什麼是性空？什麼是緣起？因緣諸法又是如何起滅？諸法起滅看得清清楚楚時，才有能力證到漏盡。漏盡通證得後，若有心要修無量神通，那得要八識心清淨後，才會自己顯現出來，因此我們才需要修行，來清淨自心，認識自性。而一個剛入門、在還沒證得解脫前，突然會有種種的遷改神變，還會形體變化，可以移動，飄來、飄去的，準是有問題！起碼要到識陰區宇時的行者，才有此等心識幻化的能力。

「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

此種現象發生乃因行者起了邪心，想要有神通，故魑魅、魍魎乘虛而入，進到行者心腹裡，甚或天魔進到心腹裡。天魔是神通變化無量，進到行者的心腹裡控制他，讓他有超能力，讓他貪名、貪利、騙財、騙色，做些傷天害

理的事情，甚至毀壞行者的戒體。

「無端說法，通達妙義。」

魑魅、天魔還會讓行者無端的能說法，假借行者的嘴，講魔或者是魑魅、魍魎要行者講的話，所講的都是似是而非，名相一堆但沒有內容，讓沒有道行的人分不清楚，或讓沒有學佛法的人聽了以後，覺得這個很深奧、通達妙義。其實這個通達妙義不是行者通達的，是天魔迷惑行者的心智，讓行者宣達出來。沒有學、沒有傳承會說法，如果講得中規中矩，行為也很中規中矩，戒律嚴謹，倒還無所謂；若行為不正、不對，只會求財、求名、求利、犯禁戒，卻能將法講得頭頭是道，這是著魔了！這一類的魑魅、魍魎何以能控制人的心？假如跟隨他的徒眾又被魔控制的話，這些徒眾每個都變成呆瓜，雖是知識份子，大學教授、博士等，照樣無明、無慧、無正知見，照樣對著魔的所

謂師父佩服得不得了；你提醒他，他還振振有辭地說師父的法很好，是無上妙法，又會神通變化，分身一大堆，這真的是為魔所攝受了。

不管行者被魑魅、魍魎，或遭天魔入侵，它們首先會成就行者的地位與名聲，讓他有異能神通又會講經說法，然後讓他很快、很容易地擴充地盤，並大量吸收徒眾。行者因不是正修，所以會起貪名、貪利、貪色之心，終於犯了王法被判刑，魔破壞了行者的形象，讓他變成一個罪犯後就撤退了，行者最後還要受因果報應而淪墜惡途。

修行要真正成就本是大不易，在剛有點消息時容易為魔所知而加害，以致最後被毀。如果是真正的修行者，守清淨戒，自然有諸佛、菩薩的護持，行為會中規中矩，不講求名，不講求利，默默無聞地自修，也會隨緣度化眾生，這才是真修行者。

若剛開始修時雖有點境界，但行為卻有異樣，這類都可歸類為鬼魅、天

魔入其心腹。如果這一類修行者，碰到有人願幫他、提攜他、點醒他，或前世和他有緣，所說的他聽得進去，那就有救；若沒有善因緣，最後大家都閉嘴不講他，他就只有自取淪墜。

這類修行者哪會有多好、多風光？到最後受果報時，都是要下地獄的。所以，前面九個魔相可說是善境界，最後這個雖是一種境界，但記住不可求名聞利養，如此才不會迷失，若你行為正，無端能說法、通達妙義，是可從中學習一些佛法。

「非為聖證，不作聖心，魔事銷歇。」

行者從無端能說法、通達妙義中，可懂一些佛法的義理，在《維摩詰所說經》中言：其實魔是佛化的，佛化成魔來考我們，當然也可讓我們講經說法、通達妙義，但過程間，若你德行不好，真的會被另一個「魔所變的佛」

給毀掉，讓你貪財、貪色，觸犯王法。表面看起來，著了鬼魅好像不怎麼好，但也沒什麼不好，行者腦筋清楚的話，可將其當一善境界，但不要言自己成聖了。若行者知道是著魔後，才有這些能力，因而深入經藏，修成正知、正見，來轉移心地的污垢，從無端說法、通達妙義之間學一些佛理也不錯，但行為、戒律要守得嚴格，不然最後還是一樣淪墜。

若行者行為端正，潛默將養，不貪求名利，不尚玄談，如此縱然著魑魅、魍魎、魔眾等干擾，因行者不犯戒、不貪求名聞利養，故能不被魔等利用，魔眾等雖會影響行者的心念，但因行者守戒嚴格、不毀禁戒，諸魔眾等無機可乘，最後只好撤離，此等魔事即自銷歇止。

「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若行者有些異能，就產生成聖、成佛等無知的念頭，不了解此為著魔之

現象，卻以為自己已經證到聖人的境界，如此就無法脫離侵入心腹的魑魅、魍魎、天魔等之控制。不是能講經或有些超能力，就是證得聖位。故行者當要有正確認知，一定要超越魔困，不要卡死在此，若如此迷糊下去，最後終將淪墜。此等著魔行者最好要拜懺，還要去求受佛教清淨戒，以戒為師，潛默將養，始可脫離魔難，不然將永受群邪不去。若真這樣，不如不要修行，好好做個好人，行行善事，還有欲界天的果報。

第三節　總結十種色陰魔相說

一、經文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色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當依，如來滅後，於末法中，宣示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二、經文釋述

這十種魔相都是屬於色陰（五根六塵）魔相，行者修「如來禪」或在禪定中可能會顯現。什麼是「如來禪」呢？就是依佛教經典所傳之心地法門去禪修、觀心，以找出我們如來體性之禪修法。「如來清淨禪」如果從理地言，每個人都有佛性，只要一悟就能成佛，從認知上想似乎很容易，其實沒有那麼簡單。末法時期，一悟能成佛的，已經沒有了，一悟能解脫的，也不多見了，除非菩薩再來。所以如來禪是按步就班的禪修來發覺佛性；「祖師禪」就比較銳利，方法簡便，不擇手段，期能夠突破我們的身體，直接進入自性真如中，這是要靠一點智慧才能走出來的。

不管修如來禪或祖師禪，其實魔相都是相通的，總是要碰上幾個，沒有碰上就表示沒有境界。不要說「我們的自性，本來是如來清淨體性。」認知

是一回事情，做不做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每一個人如果沒有經過這麼一趟，不要說你心地工夫多好，解脫多行，要有境來磨，才知工夫真假，我強調的是一切都要實修、實證的。

「如來禪」禪修的過程長，要修十幾廿年，在那裡一炷香、兩炷香的打坐，一邊修一邊磨掉習氣，還有人從起修就每天十幾小時的這麼打坐，得花很長的時間。而「祖師禪」主要的精神在於智慧銳利，不擇手段的去讓身體氣機通達，像六祖在柴房舂米，他個兒矮且重量不足，自己在身上綁了塊石頭來舂米，三個月身體就通達了，破了色身、開悟了，開悟以後潛默修養十五年才出來弘法。所以行者心是開了，但要能控制自心，要有智慧去化解一切的煩惱，也要有一點技巧去化解身體不通的氣，將其導順，要知身體變化後，心顯現出來的是妄想、是虛幻不實在，不能當真，要有智慧去控制它，若控制不好就會變得神經兮兮，真的錯亂、散亂了；「如來禪」就比較少發

生身體巨大的變化，它不刻意去經營這個色身。

「祖師禪」是具大智慧之行者，直接突破色身，進入心地的修行，可直入受陰、想陰魔相裡，所以修「祖師禪」所遇的色陰魔相，就無此所言「坐在那裡，一直在研究這個心，可產生什麼現象…」，這是比較少有的，但不是絕對沒有。

在禪修間，有可能十種魔相都會發生，也可能只出現幾個，無論何者皆因用功、逼迫身心過度，致使眼、耳、鼻、舌、身五根，面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加上心的種種好惡攪和在一起，才會顯現於此等魔相上，也可說是執「有身見」的結果，執取此身為我的必然現象。

不管怎麼樣，無始劫來，眾生冥頑無知，不論是智慧不俱足、認知不正確，或是無法擺開世間的慾望，自己又不認真去思考、詳加揣測，遇到魔境即受迷惑，還自認為已經成聖、成佛，如此錯誤的認知就會迷失而淪墜。

聖人的境界是解脫的，色身上有神通變化的能力，並不代表已解脫，修到四禪境界之行者就能有五神通，但也不代表已超離三界，心若沒有突破一切微細、極微細煩惱就還沒有解脫。聖人是以心地的解脫程度來規範、來印證的，不因異能而得，所以我們要有正確的認知，如果沒有正確的認知，說自己已經登上聖位，豈不成了大妄語?佛法修行之間，「無所得」才有果位，「有所得」都還是世間相，未超離三界，所以不要犯這大妄語戒，所謂「大妄語」就是未證（還沒有修到）言證，未得說得。依《金剛經論》所言，悟「身空」始得須陀洹果（預流果）；悟「心空」始得斯陀含果（一還果）；悟「性空」始得阿那含果（不還果）；悟「法空」始得阿羅漢果（悟無生），而真正得果位者只有阿羅漢果，前三者的果位是方便說，因未脫離三界，故無真正果位可言。色陰魔相中行者還在五根六塵中打滾，執薩迦耶邪見者，色身未空，還未開悟真心，就連須陀洹的預入聖流都未達到，所以不能作聖心解，

不然就真的會著魔。

希望所有修行之人都能認識這些魔相，這是《楞嚴經》中佛陀一直提醒各位，並囑咐阿難尊者廣為宣揚。末法時期，邪魔歪道好搞神通變化，誘惑眾生修怪力亂神法，而不去修解脫道，所以要廣為宣揚《楞嚴經》正法，使修行人碰到這些現象，有分辨之能力，而不致誤入歧途，也要讓他們知道，這只是善境界並非證聖了，才不會因此種下無正知見而迷失淪墜。這只是第一階段修身，還沒有破黑漆桶，或只是心眼開而已，叫做「開悟前的發相」，要開悟前沒有這些現象，就是還沒有消息，有這些現象也不一定俱足，身體的變化或多或少應該都會有。

如果打坐了十幾、廿年，都還沒有這些現象，代表你的氣機不夠，丹田沒有培養出來，如果身體的氣旺，在體內走動，不一定要打坐，就可以現出上述的現象。如果參加法會，也會有這些現象出現，能看到諸佛、菩薩，能

看到…，這代表你的見性真如也有一點魔相了，倘若什麼都沒有，就是心眼未開；心眼開了一定會有，但不要執著，這樣才能往前走，進而修斷七情六慾、胡思亂想與一切惡習。

往後在修行過程之間，也會再碰到障礙，所以「魔境的對治」這一段，碰到什麼現象，用什麼方法來克服及突破，用對了就有可能打開你的心，進入心靈的狀態—「受」陰魔相（受者代表感情領納作用），以及想、行、識這些魔相中。雖然身體的魔相可以控制了，但是憂、喜、苦、樂、捨五種覺受還不明白，受陰魔相還不清淨，所以會產生另十種魔相。

在受陰魔相裡面，心打開後會很敏感，對種種的現象界，會產生悲天憫人及慈悲之心，這也是一種魔相。修行的第二個階段是受陰魔相的克服，以後繼續修行，有的碰到冤親債主，有的碰到什麼罣礙，這些都要克服，如果冤親債主不擺平的話，天天在那干擾你，要成就道業也難，所以在這兩個魔

相之間，我們提一些對治的方法，以拜懺、誦經、禮佛慢慢地繼續往前走。

第一部份的色陰魔相到此結束，如果你天天打坐都僅是輕安，沒什麼了了覺知，也沒有前述現象，就要多加用功，改變功課及用功的方法；有些同學想練氣功，也可組個氣功班，氣功離不開吐納（吸氣、吐氣），如果覺得氣機不夠，撥點時間，一天一小時，外道法、太極拳的法也可以用，這些動作不厭其煩地做，色身也會有成就的，尤其是氣較弱的人，更要多做，這只是培養氣機的方便法而已，不要認為這就是在學佛法。

第三章　受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受陰區宇及受陰滅境界

一、經文

（一）、受陰區宇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魘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

此則名為，受陰區宇。」

（二）、破受陰境界

「若魔咎歇，其心離身，返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為其本。」

二、經文釋述

（一）受陰區宇

（1）前言

行者心光剎那明照後，將是自性與業識、習氣衝突之景象，初時煩惱、菩提，菩提、煩惱，茫然無所適從。惟行者般若智慧已俱，逐步潛默將養，殆可除卻遷流業識，破去我、法二執，再建立平等性智，此行者當得滅受、想、行、識等陰之魔相始得。

很多同學常問起：「怎麼才能開悟？」開悟不是光靠用功，除了加緊用功之外，還跟個人的根基與宿世因緣有關係。若是再來菩薩，修起來就比較簡單，教他一個法，他一上座，身體氣機很快就發動；有的人教他一個功法後，怎麼練就是沒有氣，因為他上一世不是修這個的；為什麼差別那麼大？這是因緣果報的關係。

有的人上一世修得好，今生就光以唸佛、唸六字大明咒、唸大悲咒也會有成就，為什麼一定要用大法呢？修心中心法百座可能也有消息，但有的人修滿千座或更多，還是無法開悟見性，這就跟你宿世因緣有關。氣機旺盛跟

修密法或是道家法有關係，然而不管修什麼法，今生能碰到佛法，由外道轉入內修，並加修六波羅蜜多，也是一樣好的！也會有成就的！每一個人都是修行好幾劫的，以劃一條斜線來講，從初發心開始，生生世世都是在往上走修行的路，雖然之間難免浮浮沉沉，但都是在往菩提道前進，哪世迷糊就沉了，沉沒後果報盡了，就又浮上來了。

要把握今生修斷自己的習氣毛病，不要老是說：我內心的習氣毛病沒辦法改。只怕你沒有心改，不是沒辦法改，若真不想改也就罷了！自己卻還說：「我很好、很完美呀！別人都不行，我最好！」看別人都不對，而不反省自己的心起、心滅對不對，有沒有執著外境對與錯，說我都是對的，別人都要聽我的，這是無形的毛病，假使自己都不能覺知、觀照自己的德行，那有什麼用呢？

供養諸佛、菩薩，護持道場，菩薩祂就會給你加持、給你智慧。為什麼

有人一唸咒，十方諸佛、菩薩就給他加持?有的人坐了幾百或上千座，一點消息都沒有?那是因為沒有菩薩給你加持!其實，只要佛、菩薩給你加持，要有消息是很快的，那就牽涉到你的福德夠不夠!福報在於結緣，結緣在於供養諸佛、菩薩，供養有道行的師父，護持清淨道場，助他弘法利生，積一點福德。德者即守戒清淨，修自己的心病，能去除我、法二執，證得人我空理、法空理等而得涅槃、寂滅之境界。

有的同學很發心，一做善事都是幾萬塊拿出去，這樣一方面是在捨掉自己對錢的慳貪，二方面跟有形、無形的菩薩結一個善緣，祂看你修得不錯，再者又能規範你自己的行為，因緣成熟了!這行者應該再給他上進的機會，祂就給你製造一機緣開悟。有的人不行就是不行，自修也好，閉關也好，修了一、二十年還是老樣子，還是不行!有的人迷迷糊糊的，一心辦道，莫名的就上路了，這牽涉到宿世因緣、福德與發心正與否的問題。

除了修行以外，還要廣結善緣，靠自力要突破是很難的，一定要有諸佛、菩薩加持，你才會上路！除非你是再來菩薩，因緣成熟接觸一個法，就能一日千里。有的同學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是個寶庫，不會去開發、挖掘它；若發現它時，不要害怕，這是一個好現象，能用它後，再去多聽多聞，從聞、思、修入三摩提，這樣就是善境界；不會用它，搞出個副作用來，就是壞境界。有時修行過程的現象是好事，但不知道的人看起來就像是壞事，以為是著魔了！那是因為不懂身體氣機進展的來龍去脈。

怎麼樣才是真的著魔？著魔是講你執著某一種異能，不能說是神通，還稱不上實質的神通境界，或某一種別人所沒有的能力，因而起大妄語，才修到某個受陰魔相境界時，就說自己是聖人、是菩薩，甚至成佛了！這樣就是著魔了。或有一種人不守清淨戒，有些怪力亂神事，而藉以犯殺、盜、淫、妄等行為，或犯貪、瞋、癡、慢、疑、邪見等六根本煩惱而不知反省，被魑魅、

魍魎、魔眾等所附身而不自知，這就是真的著魔了。

世尊在受陰魔相中亦舉出十種境界，若行者色陰盡時，照道理講，心能起用，但為何不能用？因心處在受陰區宇中，在受陰區宇中就有十種受陰魔相，現在開始講受陰區宇的境界及現象。遇到此等魔相時，行者是會失於正受（正定），要能覺而無咎，若不能覺知，就很容易真的著魔而淪墜了。

（2）經文解釋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魘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

有皈依、受戒的行者專修三摩提，及奢摩他時，終能使色陰盡。三摩提

又作三昧，正定、等持、正受、正心行處，即能遠離昏沈、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等八大隨煩惱，心專住一境之精神作用，此是一開悟行者要去調理心的境況，使心之一境相續而轉，稱為三摩提。而奢摩他即有止之意，有寂靜、能滅之禪修境，乃攝心而不被外境所動，遠離並止息一切之散亂，使心寂靜。行者開悟後止觀雙運，在禪修中能止就止，不然就要觀照諸法而不迷失。觀者毘婆舍那，能觀業緣而不迷失。止觀者即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而貫注於特定之對象謂止；能生起正智慧以觀此一對象稱為觀，所以止觀即指定、慧二法。

行者在修止觀之時，能止就止，對無關痛癢的事，行者當然可以控制不受它影響，有些念，行者可以不想就不想，那就是「止」。如果不能止，就用觀照法門，能觀照就觀照，有些念起時，行者是壓不住它的，壓它還是照起，這時該怎麼辦？那就只好觀照著它。

已破色陰諸境界行者，對色陰執著之堅固妄想已滅盡，且色身氣場產生之物理變化，再配合運用止觀雙運，即能得正定（三摩提），對諸緣所引起之幻境亦已淨盡，使心能出礙者，是謂色陰盡者。色陰盡是行者五根對六塵能入空、無黏，然後行者的身體已打開了，打破黑漆桶了，心念起時即可以離念，待清淨自心，心淨後則桶底脫落，一切法都黏不住了，行者就解脫了！行者的身體，照理可以跟十方虛空一樣，不再有幽暗之相。

行者一入受陰區宇中，阿賴耶識法塵起時，是壓不住它的，叫它不要起，它還是照樣起，它不聽第六意識指揮，它本來就是那個樣子。此時行者就只有觀照它，不要用心著相去觀，若是用心觀，那就不能離念。

行者受陰區宇第一階段講的是要能離念，念可以起，看著它，這個念是我起的，但是它不是我的真心（是第六識的妄分別念），以及無主觀之念（第七意識妄執第八意識法塵境的念），這念起好像跟行者無關，覺知與妄想

能分離，同時在心中起了兩個世界，一個是清淨無礙的覺知世界，一個是妄想執著、業力遷流的世界。

行者當時就要看著它，不跟它起哄，它叫我做這個我不做！叫我做惡事，不幹！叫我做善事，看著辦！有時候不做，有時候要狠下心來跟它說「不！」不然它很囉嗦！一下子要做這個，一下子要做那個，要做什麼…等等，壞事也要做，好事也要做，搞得六神無主，這種掉舉、散亂心怎能安住？

對禪宗行者來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善念、惡念都得打死，清淨的法身才會活起來，自己才能當家自主。修行要能自主，不用常常要靠師父，靠菩薩來幫忙！本來自己就有靈知、靈覺，就已具足佛性，何必找誰？要聽誰？諸佛、菩薩除非是要增加你的信心，才會現起化身給你看，但看了後，你也不要執著！

行者愈靠近大修行時，愈沒有相可執，愈不執取一切相，菩薩祂愈不會現給你看，因為祂清淨的法身是無相的，你的法身與祂相應時，你會感覺到心地很踏實、很安寧、很祥和，那就是與佛、菩薩的法身相應了，你還要祂現什麼相，在受陰魔相中，不能執取有相。而想陰魔相裡頭會有很多相出現，魑魅、魍魎、藥叉、修羅神、毘那夜迦、天魔等等鬼神都會出現，你要它們化成佛、菩薩給你看，它們就是真的會化成有相來欺騙你！

禪修的人，對於佛、菩薩像，看了就看了，真的、假的，不要去起分別想，如果祂秀一下，並不會引起你的煩惱，不會引起你的恭敬心，來讓你著迷，那也就罷了！若你認為菩薩來了、佛來了，教你一些亂七八糟的神通力，教你一些怪力亂神的事，那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佛、菩薩？不知道！所以行者最好要求自主，不要見相著迷。

「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

一個色陰盡者應可見自性佛心，佛心雖無有相，但行者卻可寂然感覺自性佛心之存在，觀種種外境時，有如從明鏡中映照其像，自性佛心寂然不動，自能現其外塵相於心鏡中。佛的法身是無形無相、無色無味，所以行者見到佛心亦是無有形相。

行者可能會想像佛是一個影像，在行者心地可以現一個影像，行者好像看到佛了。其實佛的法身是清淨無相，如果行者能夠很用心的去體會，虛空之間有一股與我們心相應的安祥，那就與佛法身相應了。行者的心與佛的心聚合在一起，行者洞知自性佛心，超越了世俗的感受，能超越這種感受，就能夠利用佛心鑑照一切法相，就像鏡子照一個影像出來一樣地清楚。若以心感的話，也一樣可感知諸多的事情。

當行者睜開眼睛，看著佛像對行者而笑，笑得很開心，行者所看到的佛像是有靈性，非常完美！因行者有了佛性，看到雕塑的佛像之本性，行者同樣也看到佛心了，所看到的事事、物物都普遍含靈，此時行者才相信萬物皆有佛性。這種存在不是曖昧不明，不是模模糊糊的，所以當行者的心眼打開，自然就能控制憂、喜、苦、樂等感情作用，不會被迷惑，行者就有用佛心鑑照諸境的能力。如果沒有那個功夫，行者可能就常哭哭啼啼，多愁善感，淹滅了這種佛心鑑照一切境的能力。

「若有所得，而未能用。」

行者已經能與自性佛心，心心相印了，行者能「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此是色陰盡行者；自性佛心原是自由無礙能出離色身，一般人為什麼還做不到這樣？行者突破色身，開悟自心了，像有所得了，卻不能用；

若行者已覺有自性佛心存在之現象，但起心動念時，卻不得自在，此即佛心雖顯露而不能用之境況，這就是被客邪所壓抑住了。有的人不看經典，以為行者開悟了，就了不起了。為什麼色身打開了，心也能發光了，卻不能起靈通變化？心已能有一些功夫，為什麼自己不知道呢？若有所得，為什麼不能用？

行者可以用自心去感知十方虛空諸佛的心，無所不在，感受到每種事物都普遍含有靈性，那行者與諸佛的心就一體了，因為十方虛空一切都在佛性中，既然都在佛性中，有相、無相都有佛性，如果能做到這樣的話，那就是受陰感情作用清淨了。

至此行者起心動念都是屬於無上心法，開悟之人不一定要用有為法，只要心清淨下來，觀想道場清淨，道場就清淨了；那個眾生有病痛，觀想他身體清淨，病痛就沒有了。開悟的人，起心動念都是能成就無上心法，行者為

什麼沒有這種功夫呢？就是被感情蒙蔽了清淨的心，所以「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魘人，手足宛然。」就像在睡覺的人，在作夢一樣，手腳宛然存在，沒有失去，但夢魘中，四肢卻不能動彈。

「猶如魘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

猶如有人於夢境中，著了魘魔似地，手與足宛然俱在，第六識見聞覺知亦不迷惑，但身體四肢在夢中卻是不能動。同樣地行者受陰不淨盡，不能發揮佛性功能，此時行者有如在夢魘中，其心被客邪魘觸，而不能令其手足隨其心念自由動作。行者的心被客邪壓住了，怎麼會壓住行者呢？因為行者的心常有憂、喜、苦、樂這些感情作用，此讓客邪壓住了行者自己，客邪就是看到行者有這些毛病，製造一些事情來使行者煩惱。換言之，行者因自性佛

心顯露，本來般若智慧已具，能觀照一切世間相，但此佛心卻為諸多感情覺受所蒙蔽，而不能達到起念自由無礙，鑑照諸相無礙，是則名為受陰區宇。

很多冤親債主讓行者心亂，此時行者可能顯現眼睛呆滯、動作遲鈍的狀況，這就是被客邪控制了，所以他沒辦法用他的意識去活動。如果行者心不清淨，不能離念，不能妄想落盡，冤親債主就給他妄念，有的也想，沒有的也想，內外緣來都胡思亂想，而且都執著為真，這樣才會搞得天翻地覆、人仰馬翻。例如：行者的疑心病不去的話，當另一半在外面還沒回家，冤親債主就製造一些念頭給你：「這個傢伙在外面亂搞，該回來時還沒回來，…。」專門出這些餿主意，讓你去想，你不警覺的話，就失去察覺，此時第二個念頭又來了，第三個念頭再來了，就這樣變成無量妄想。就像人家燒一把火讓你去妄想，你就鑽進牛角尖，本來不氣的，現在你越想越氣，終於迷失自性，又加上習氣猶熾，情緒都不清淨，心雖有點異能，有什麼用？起不了功用的，

得不到果位。

前面提到色、受二種魔境能度過的話，諸魔眾等就控制不了你，因為它進不了你的心腹。在受陰魔相裡，因身體洞開，魔就能進到你的心腹；如果在座的同學有經驗的話，就能知道當它進到你的胃，你的胃就不舒服，它第一個控制的就是你的胃，讓任脈的氣上不去也下不來，胃被壓住了，其他的經絡也差不多不通了。有的人問：「這時該怎麼辦？」如果你定力夠，解脫智慧高一點，讓它在裡頭待幾天，它告訴你這麼做，你不理它；它告訴你那麼做，你也不理它。只是守住自己清淨的心，無為法是無上的心法，功用威力無量，如果你能如如不動，就能離念，有覺有知，但不受妄念所轉，過段時日你就能度它，等三、五天後，它看你如如不動，要玩也玩不起來，最後會自討沒趣地撤離了。

行者心會亂是你與它兩個甘願一起玩，才會有魔事發生，一個想耍你，

一個甘願被耍，才玩得起來，玩得它很高興。如果它每出一個念頭，你都能不理它，不喜不悲地生活著，這有什麼好玩，不好玩它就想走，此時你讓胃「嗝」一聲，反胃一下，它就出去了，你的胃就恢復正常，氣又通順了，同時也度了它。

受陰魔相會影響你的神通妙用！有的人說：我怎麼看不清楚業緣？我對因緣來之前後怎麼觀不清楚？觀不清楚的原因是你在受陰區宇中，受陰不清淨，天天憂愁，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感情常常被他事控制，客邪魘觸像你在睡覺時一樣，把你控制住，雖然你人是清醒的，然而卻像在睡覺作夢一樣被控制。其實夢中清清楚楚，但人要動卻動不了。夢中人家追你，你要跑，卻跑不快，或明知要跑，就是跑不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如果行者破受陰境，他的心通力、靈照力就來了。

（二）破受陰境界

「若魔咎歇，其心離身，返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為其本。」

「若魔咎歇，其心離身，返觀其面。」

行者悟知自己習氣後，勤修止觀，若受陰盡者，雖不能證得煩惱漏盡果位，但此心已可離開形體之外，隨時返觀其面，來往去住自由，再無留礙之處。行者若能破除感情覺受等諸受陰魔境，有若在夢魘中，所受魘咎已消滅歇止，此時行者色身與覺受對佛心已不能發生滯留妨礙等事。此時行者的佛心已可離身，然而心雖離身，卻時時返觀行者之身與念。行者念起即他往，

念止而止住，去住自由，無復留礙，是則名為受陰盡者。

行者其心能離身，但是它不會主動去做什麼，它要看你給它下什麼指令，返觀其面，所以你就不要自己亂下命令，胡思亂想，想到某甲：「好久沒看到他了」，你一想，他就打電話來，你不想他就沒事。所以修到心眼開或開悟行者，一個心不要亂動、亂想，亂動、亂想就是在攀緣，攀緣的心會牽扯到別人的心，兩心互相牽扯時，就會造成輪迴的因，眾生顛倒因就是這樣形成的。

如果你將感情領納作用放下，外在冤親債主或鬼魅之類，對你都起不了影響作用，這就叫做「魘咎歇」，這時你的法身空體只要心起一念就能出離你的色身，你想到那裡心就到那裡，它不是自己跑的，因為它的主帥是在本來自性這裡。行者心出離時還是要常回過頭來，「返觀其面」就是說看你（主帥）的臉色，你讓它這樣做，它就這樣做，你讓它那樣做，它就那樣做。所以，

很多人此時心還不清淨，瞋心不滅，到這裡時，就會害他人生病或害死人的。

譬如說：這個人你看不順眼，心念生起讓他死的念頭，他真的就死了，這就是殺人不見血的死法，但行者所做的罪業，還是要自己去承擔，等到那一世因緣果報成熟時，自身將被你加害的人殺死一次，這是因緣果報的道理。

一個行者開悟後就到登地菩薩一初地歡喜地，如果心已活起，但妄習又不清淨，要害一個人是很快，再淪墜下去也是很快的，這是悟後迷的例子。所以祖師大德講的，悟後要「執杖牧牛」似地管制此心。執杖牧牛公案是說，行者要兢兢業業地來牧這頭野牛，只要一個妄念或邪念生起，都要管得死死的，不能讓心念有所動，這公案對至此境界行者，要如何修都講得很清楚而確切。

「去住自由，無滯留礙，名受陰盡。」

你叫自心它不要去，它心念就住，你叫它去哪兒，它就去往哪兒，以前你想去那裡都去不了。現在行者心扉開後，心是可以他往了，去住自由，無復留礙，此是修行過程中的一個現象，若執著此能力，就是修外道法。外道人修外道法，他起念：我要到某道場去頂禮三尊佛，念起就至該處禮佛。若以為心能去住無礙，這就是佛法，那就完蛋了。現在心能去住自由，不復留礙，雖名受陰盡，而受陰盡才有此能力，但這是一種魔相，不是究竟。受陰盡行者，感情領納作用已經沒有了，貪生怕死的心，憂、喜、苦、樂的心也沒有了，有的只有慈悲心，這才是真正「受陰盡」的行者。有些人貪瞋心不去，也有個心能來去，這可要小心分辨是否著魔難了！

行者心雖能出離無礙，但要知道佛性當下即是，不必起心動念他往，此與自性如如、不來不去的諸佛境界，尚有十萬八千里修證的誤差，更談不上果位。這些修外道法的好像是有境界，但是都卡死在這裡，死在這些魔相裡。

所以修行時一切善境界都要放下，不要玩這些有為諸法，才能繼續往前斷滅想、行、識陰區宇，才能做到五蘊滅盡，終歸無所得，最後只是找回自己的佛性，建立學佛法、菩提道的資糧位而已。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某些人有此能力，卻不是靠自修自證而獲得，而是著魔後始有的能力，這是魔給他的能力。這要如何分辨？只有從此人的德性來印證，此人是否受菩薩戒並嚴守戒律？是否去除貪、瞋、癡、慢、疑、惡見等諸毛病？是否不求名聞利養？是否不搞些怪力亂神誘惑無知？是否能護持佛教，不毀謗佛教、或高僧大德，而能弘揚正法。不然此等著魔的人，胡亂自我肯定，又言說自己多了不起！或已成菩薩，或是幾地菩薩了，甚至說自己已成佛了，真是大妄語！

「是人則能，超越見濁。」

劫濁是在減劫中人壽約兩萬歲時出現的，行者若色陰盡者即能超越劫濁，為何超越劫濁的眾生會有見濁?見濁是正法已滅，像法漸起，邪法轉生，邪見增盛，使人不修善道，執迷於諸見聞、覺知中而迷失菩提自性。因行者雖在修道中，但被受陰等覺受所迷，若仔細觀察受陰魔相所發生之元由，當會發覺行者諸根領納前塵影事，是假借虛幻莫名之覺受妄想，以為其作用之根本。若受陰盡者，當知諸根所緣產生之覺受，及諸感知等事均是虛妄，而能不住妄想覺受中。行者因見染而有苦樂、憂喜諸覺受相應，是身與心所見而起惑之根本無明。

若受陰已盡，其人六根出六門頭而不染著，是人對外境則能自在解脫，也就達到超越見濁的境界。見濁者五濁之第二，指末世之時，眾生執住於諸惡見，而濁亂迷惑於世間諸現象，有所見、有所聞皆執取不放，包括善、惡境界及情見。見濁是屬於有見、無見，乃至六十二見等都執取，其根本之體

為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等五見。依《菩薩地持經》說，若正法壞後，像法漸起，邪法轉生，即稱為見濁。《楞嚴經》中又說，見濁謂身以四大為體，見、聞、覺、知，壅令留礙，因以地、水、火、風四大妄執，旋令覺知與相，合織妄成，稱為見濁。

證到這個境界的行者，他的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等對外在境界所現的境，已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嗅而不覺，…。他自然就有這個功夫，這時已能超越見濁。「見」是什麼?我們身體的五根對外在的色塵相有所執著是為見，若行者面境已沒有自我主觀的意念，這就叫做「超越見濁」。看了色相以後執著：「哪個錯?哪個對?那個好!那個不好!」哪有那麼多的心意去分別那些，這是凡夫的心病。經典上常說凡夫有二種心的毛病，就是見、思二惑：

1、見惑：是見道所斷惑之略稱，又作見煩惱、見障、見一處住地，執

迷於四諦道理之惑，是名為見惑。這是修行者見聖道後所現的一種執著，這種聖道見惑執取亦不對，當以般若波羅蜜觀其無所有、不可得。另見惑又為後天之煩惱，故又稱為分別起，係因受邪師或邪教師等誘導，而於心上生起見著者；行者未至見惑斷時，即會對外境執著，如色、聲、香、味、觸等塵境，五根接觸後緣起產生覺受，你會很受不了。若你見到、聽到、嗅到、感覺到，反射回來你心裡，沒有憂、喜、苦、樂這些覺受想，此等覺受都擺平時，看等於沒看到，聽等於沒聽到。不要說：「這個人今天穿這一套衣服，我一看就討厭。」他穿這套衣服跟你有什麼關係？怎麼說他穿得好不好看，討不討厭？你可以看，但是你不要把一個「我」放進去看，看進去就表示你還有喜樂、厭惡的感情作用在，即受陰沒有淨盡。

2、思惑：是修道時所斷滅之惑，稱為思惑或修惑，也就是執迷於現象事物之迷事惑。有的說思惑是與生俱來的，係自然產生之先天性煩惱，稱為

俱生起者。行者對內心所現的境執著，自心覺知後所現的妄想執著不能突破時，即會陷入自己煩惱境中。若行者思惑不能斷，觀空智不能證得，當然就無解脫知見可言。

「觀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為其本。」

五蘊偏執都是某種妄執想法作祟，而虛明妄想即是受蘊之本來毛病。眾生由欲想，有好、惡情見二相，順逆、損益現前，產生受蘊之情見。此受蘊本無實體，本為虛妄，但以其為妄想之根本，故受蘊稱為虛明妄想。如果要探究行者受陰種種不清淨的感情作用，在對什麼事都是清清楚楚下，卻妄執一種虛妄不實在的感受，此覺知變成一種妄想，你感覺出來後，卻總放不下心意，變成你的妄想根源，這叫做「虛明妄想」。

例如，「這個人很討厭我！」你的心有靈知靈覺，此心在覺知後就想：

「為什麼他會對我不好？怎麼讓他喜歡我？」一個行者不覺、不知還好，若可感知他對我不好的心後，就天天妄想如何來改變此事實，這就是承受「虛明妄想」所困擾。

他對你不好，不好就不好，有什麼關係？你很在意完美，不喜歡人家說你不好，喜歡讓每個人都滿意，那是虛而不實的妄想。你靈知靈覺的心可以讀遍大家的心，那個人清淨心對你，那個人對你好，那個人對你有善緣，很喜歡親近你；或那個人對你有成見，那個人跟你有惡緣等等。你覺知就好，一覺知就要放下，不要在受陰明白下，變成一種虛明妄想而煩惱。如果有受陰妄想，就是你受陰沒有清淨，感情事端未破所造成。

上個色陰區宇是源於堅固的妄想，執著有個色身為我，那個「我、色身」在作祟。若行者超越色陰魔相，超越了五根六塵之真如性功用，回到自己內心感情領納作用時，你不要把你所覺、所知的，用感情作用去處理，那就不

會散亂了。受陰不能清淨，你雖有所得卻不能起作用，都是虛明妄想所導致的結果，這也是你迷失菩提的根本原因。總而言之，還是在凡夫執著的受陰魔相中。

下面開始講受陰十種魔相，包括行者禪修時不知何因，會哭哭啼啼；或對卑劣眾生起毫無來由的慈悲心—螞蟻為什麼墮落到那種卑微而細小的眾生，實在可憐！傷心一起，就痛哭流涕等，常常不能自已。或者無端生起慢心、大我慢心、空心等，使自性佛心沉淪於受陰種種情見中。

第二節 受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前言

行者開悟後或心眼已稍開行者，能悟知自己習氣，勤修止觀，若受陰盡者，雖不能證到煩惱漏盡阿羅漢果位，但此心已可離開形體以外，可以返觀其面，來往去住自由，再無留礙之處。心本是無形無相，非另一個我跑到身體以外去，開悟後沒有一個形體的束縛，已屬無色界境界，故心可以離開身體以外之地；若未開悟而僅是心眼稍開者，是處於色界天之境界中。設若行者色陰已盡，見到一切佛心，宛如明鏡可映像，似有所得，而未能生起作用，此即行者心被客邪所魘觸而不能動，尚在受陰區宇中。天魔、魑魅、魍魎等

鬼神稱為客邪，心不正就是邪，魘觸就是壓住不能動，心不能起功用，此時行者可能遭遇十種受陰魔相。受陰區宇是因自己微細習氣的作祟，故要勤修止觀，但這時要止，其實止不了的，一個通達的行者，其心念法塵就像瀑流般地一湧而出。不像世間禪，盤坐在那裡，心可以控制，要它不要想，它就不想。

若行者心還墜落在受陰區宇中，被感情領納覺受所左右，沒辦法超越感情作用，常在憂喜、苦樂、捨等五覺受中的前四受間打滾，化起七情六慾等情見，沒有辦法清淨，故佛心起不了作用，轉不了因緣，起不了神通妙用，成不了氣候，此即是行者佛心被外來客邪眾生所壓制。

受陰區宇中的十種魔相，每一種魔相都因心在覺受上不清淨所引起，所以行者雖有所得但佛心未能生起作用。簡單講是修得雖有點消息，但不知道佛性原來有很多功用。此時在過程間，行者可能遭遇十種受陰魔相，若不能

超越，佛心就起不了靈用。

此受陰魔相與上面色陰魔相不同，色陰中魔相可稱為善境界，不要執著就好，就不會著魔。在受陰魔相不能稱為善境界，如果沒有辦法走出來，就會失於正受而淪墜，墜到無間地獄去。所以至此境界不能感情用事，七情六慾、憂喜苦樂等一切的感情作用都要超越，才不會又造業，最後因認識不清而淪墜。

二、受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內抑悲泣相

1、經文

「阿難！波善男子，當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發明，內抑過分。忽於其處，發無窮悲。如是乃至，觀見蚊虻，猶如赤子，心生憐愍，不覺流淚。此名功用，抑摧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若作聖解，則有悲魔，入其心腑，見人則悲，啼泣無限，失於正受，

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在色蘊魔相中，我們提及三界與五蘊之間的關係，是說欲界眾生以色蘊為我，色蘊者是五根六塵，所以色陰魔相均發生在能內外見、隔見、隔聞、暗見、見光、見諸佛、身同草木等魔相中。而色界天眾生以受蘊為我，受陰魔相都發生在感情領納作用中，若感情覺受不能正確認知，在受陰明白中所現魔相都不能安然度過，就有可能會淪墜。

故古僧大德嘗言，在修行過程中，行者要能抱著六親不認、不通商量的態度來修心，即能不會失於正受、正定。意即行者對種種情見都要能不受其

影響。所以對於悲情、慢見、輕安、喜心、空執等情見，都要能看破而超越它。

一般修行人都是自我用功，自得其樂，求自我解脫，很難對眾生起慈悲心。但一個開悟的行者，入登地菩薩之林，他自然對眾生會起悲心，這是發菩提心後必然的現象。但此時行者悲心起，是能為眾生離苦得樂而出力，不是見眾生卑劣而生起憂傷之情，若行者不覺而亂動感情，就會有悲魔趁虛而入，此為第一種名「內抑悲泣相」之魔相，所以行者當要察覺，不然就會淪墜。

（2）經文解釋

「阿難！波善男子，當在此中，得大光耀。」

在色陰魔境度過了，突破身體的五根六塵糾纏，經心能解黏後，對外境執著習氣沒有了，就會進入心的反應狀態。行者在此時，心要凸顯出來時，

行者的心會大放光明，此光明能遍十方界。當修行人身體突破後，身體能自己發光，見性真如亦能得見大光耀，此時行者約相當於在世間禪的二禪境界中。

「其心發明，內抑過分。」

行者心能大放光明，遍十方虛空界，一切有緣眾生趨光而至，行者心性同時可看到或感覺到無量眾生。此時行者心可以映照或看到時，不必害怕，也不必壓抑心光外洩，就讓心光發放，讓覺知歷歷無阻，但要學習自心對境無礙。一般人若無善知識指導，大都會驚慌失措，進而強制壓抑內心。若過份地壓抑，讓心不向外發放光明，就會有魔境發生。

「忽於其處，發無窮悲。」

行者壓抑過份結果，會突發起無窮悲心，對一切眾生起了悲憫之念，對什麼事情也都有感傷的念頭，憐憫眾生也好，自己傷感也好，都會引起不必要的悲感。剛開悟的行者尚無慈悲喜捨心，但色陰盡時，當發起菩提心，由內心省察諸心垢。以二地菩薩離垢地而言，當離一切過與習氣，過、習氣、心病稍微清淨後，四無量心才會發起，發起之時，行者有無窮悲願，為報佛恩，當以慈悲喜捨心來度化眾生。

「如是乃至，觀見蚊虻，猶如赤子，心生憐愍，不覺流淚。」

行者發無窮悲心後，要協助眾生離苦得樂，但若悲心過剩，就會發生無窮悲心，乃至看到蚊子就會想像是自己小孩一樣，愛惜有加。會生起憐憫心，而突發異想：為什麼此類會墜落到那麼微小卑劣眾生，憐憫心一起，牽動了

受陰感情作用，一發不可收拾，不覺得就痛哭流淚。因有如是的感受，若不能覺醒而及時制止時，就有可能會迷糊掉。

慈悲心在此境界時會起，但不致於對蚊子起無窮悲心，不能讓覺受發洩不止，要練到見一切眾生相時，心念如如不動；更不能動感情作用，要練得六親不認，心如石頭無有罅隙，不要生起不必要的同情心。

「此名功用，抑摧過越。」

若行者有此種現象，是行者用心力把能發光之心強予壓抑，不讓它發放光明，往內過份壓抑而突起無窮悲心，才會對卑劣的眾生起同情心，每看到蚊子、螞蟻、弱小蟲類就要傷感而哭。有種人瞋心大，脾氣易發，發完後他無事能睡得著。有種人有委屈，脾氣不敢發，強制壓抑不泄，久而久之，會變成神經衰弱一樣。當然修行人不入諸情見，遇境不取不抑，心地自然能平

順。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行者如果證到這種情況，要了解會有感情用事，突然生起無窮悲心，對眾生起一切悲心，此悲心起並不是證到聖位了，是因無解脫的知見，所以還有感情作用存在。不要以為這是菩薩應有的慈悲心，當知這是一種魔相，因心壓抑過份而起。行者能了悟此現象，知道這只是過程，就無有過錯可言，也不涉及菩薩的悲心，不要說是已證聖人境界，已有慈悲心了。連看到蚊子都會悲傷，千萬不要誤認這是修到聖人之境。

聖人者，聲聞、獨覺、菩薩、佛等四聖眾，聲聞、獨覺聖人當不為諸境所迷，更不會起悲傷的心，因祂們已證得面對諸境能如如，所以自了自脫，不會為其他眾生而起煩惱、悲心的。菩薩會起四無量心—慈、悲、喜、捨，

菩薩是有悲心，但主要以度人、非人等，對下劣眾生也無從救度。下劣眾生只有佛可救度，佛可以用如來密咒救度。行者起傷感是因受陰未虛明而現的事端，此不是菩薩的悲心；行者至此境界，無有一果位可言，故不能因有此傷感悲念而說是證聖，不然就成大妄語。

「覺了不迷，久自銷歇。」

行者一警覺到見蚊蟲會有悲傷這種狀況後，就要覺悟而不要再迷失了，警覺這是一種魔相，雖愛哭之心未滅，但要時常提醒自己，不要動感情作用，不要對眾生起心動念去分別。久而久之，這種愛哭的心、多愁善感的習氣，就會銷歇下來。

在禪修或念佛法會中，有些人對諸佛菩薩的感恩之情，常常會悲從衷來，嚎啕大哭，欲罷不能。不知受陰魔相者會認為這樣無所謂，就讓他（她）哭

個夠，其實這樣是不好的，若修行者無警覺心，會令他（她）常隨習氣而發作，這是一種病態。

老同學應知如何對付此種魔境，當心起悲感要哭時，馬上覺而不迷，提醒自己不能迷失菩提自性，不然無法突破悲情習氣。如此一念覺後，此時只會流淚，不會失聲痛哭流鼻涕，此兩種境界是不同的。覺而流淚與痛哭失聲、鼻涕縱橫是不同的，前者是覺而不迷，而後者是迷失自己，行者當分辨詳情，好好把握住自己的覺性，不要感情用事。

「若作聖解，則有悲魔，入其心腑。」

行者若有此境界，自以為聖人對眾生起慈悲心就是這樣子，這樣就是證到菩薩的慈悲境界，這樣的認知是錯誤的。聲聞、緣覺聖人因已悟得解脫，已證到受、想、行、識陰滅，對眾生是不會動感情的，不會有悲心的。就算

是菩薩對受苦眾生感同身受，會起悲心，但也不會情緒失控，否則顯然是沒證得菩薩解脫智慧。菩薩聖眾自我解脫外，是會盡力協助眾生修行得解脫，不是會動感情哭泣的，何況這裡是傷感而不是慈悲心。

行者此時的悲天憫人的傷感心是錯誤的，若不察覺而改進，久而久之，會有一悲魔入侵至行者心腑中，即愛哭魔會跑到行者的心腑裡去。為什麼悲魔會進到此行者心腑裡去，因一開悟的行者，色身已洞開，心能出離，所以等於是一個無設防的色身肉軀，非人、魔眾等很容易進入到心腑中。

修行人若遇悲魔進入心腑，就要靠善知識提醒，或自我覺醒，用智慧去化解悲魔引發的境相，讓菩提自性顯露，觀諸境無所有、不可得，真心如如不動，觀一切法幻化而是不真實的，不隨所見、所聞而動悲情，當能脫離此種魔境。

「見人則悲，啼泣無限，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一個修行人動不動就哭哭啼啼，見別人好也哭，見眾生不好也哭，產生無窮的傷感情見心，這樣就很容易著魔的，行者要能馬上警覺，不然啼哭無限，不能正當控制自己的覺受，將因攝受不住自己的傷感心，而失去正當的禪定境界，不能住正受、正定中。受有憂、喜、苦、樂、捨等五受，「正受」可以講是證得「捨受平等心」，也就是說正定，無憂喜苦樂等感情作用。憂、喜、苦、樂或七情六欲等是不好的覺受，故行者要消滅它。而捨受是沒有一絲一毫感情作用，是一平等法，就是以平等心觀一切法，憂就是喜，苦就是樂，這是相等的法，不能有排斥或喜愛諸憂、喜、苦、樂境。平等就是證入捨受、正受（正定），進入超然的心境，超越覺受感情狀態。

行者哭哭啼啼的現起悲傷，悲傷就是憂愁，感傷將會導致失去正受，進

而著魔而淪墜。修持到此境界已是相當不易，到此反而因失去正受而墜落到著魔之境。故行者內心的感情世界要能把持住，不要隨便動感情，我常說要練到六親不認，心如銅牆鐵壁，如石頭無罅隙，心對境當如如不動，就不會有這種的魔相發生。

（二）逞狂我慢相

1、經文

「阿難！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勝相現前，感激過分。忽於其中，生無限勇。其心猛利，志齊諸佛。謂三僧祇，一念能越。此名功用，陵率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若作聖解，則有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誇，我慢無比。其心乃至，上不見佛，下不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在上個魔相中，行者動不動感傷，遇事見境就哭哭啼啼，見別人好就高興而哭，見別人不好就悲傷而哭，產生無窮的悲心、感傷，名為第一種內抑悲泣之魔相。一個開悟行者修行要平等心對一切法入捨受中，沒有一絲一毫感情作用在，以平等心觀一切法。

本魔相名為「逞狂我慢相」，若不察易為狂魔所加害。很多有些境界的人，多少都會犯這個毛病，因行者修到此時，認為比別人懂多一點，境界好一點，習氣少一點，所知、所見廣一點，就會從心裡生起貢高我慢的心態。若是具有神通的世間禪行者或小乘行者們，更易患此毛病。大乘行者觀心嚴謹，心起驕慢，背覺合塵時，即能體知心之不清淨，很快能觀照調理之。故大家要記住，不要讓自以為是的神通力所蒙蔽。

（2）經文解釋

「阿難！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修行者在禪定中，修到色陰魔境消滅了，眼、耳、鼻、舌、身諸根所現種種魔相，雖是善境界，但均能超越了，不再受那些善境界所左右、迷惑。此時行者內心的感情領納作用，清清楚楚地沒有迷失，就叫做受陰明白。受者，感情領納的作用，憂、喜、苦、樂、捨等五受均清清楚楚，當然至此境界還未超越受陰毛病。此處憂、喜屬心之餘習，苦、樂屬身之覺受毛病。捨者是捨棄憂喜、苦樂，而修入「捨念清淨之地」，故「捨」亦謂平等法，證得捨受時，憂等於喜、苦等於樂，不再有諸法的分別想。

「勝相現前，感激過分。忽於其中，生無限勇。」

行者由諸根塵的魔相中超越後，轉入內心的修持，棄掉無始的妄習，在學習認識體性真如自性中，承諸佛、菩薩的身、語、意化，漸漸能得殊勝禪定境界。這時行者感激諸佛菩薩的心會油然生起，就此當下，感激諸佛、菩薩的心要適可而止，不然感激的受陰領納情境會失控而顯得太過份了。行者在疏於察覺，在不能擾動感情領納作用時，突然間又誘發出另一種情見，產生無量的神勇之情，在此境中生起非常勇猛的修道精神。

行者修心之時，無一法可用是為「任運」，面對一切境時，只能將心安住不黏一切境，這就是般若波羅蜜的智慧，觀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又如禪宗云：「不即不離，即是任運」。所以古德黃檗禪師云：「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似地。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都無縫罅，一切法透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為佛出

世。不漏心相，名為不漏智。」依本段所說，行者應能知道如何保任此心了。

「其心猛利，志齊諸佛。謂三僧祇，一念能越。」

行者在克服色陰諸魔境，及悲心之受陰魔相時，甚為順利後，心生起感激諸佛、菩薩之餘，又忘記不能隨便動感情作用，突然間發起感情作用，生起勇猛心，其心非常銳利，逆境無所不克，所求無所不得，因而發願今生當修證與諸佛等齊，縱使經文告知，行者從初發心到開悟，得花上一大阿僧祇劫。從悟後登地菩薩修至八地不動地菩薩，又需花另一大阿僧祇劫。至不動地菩薩，心清淨無為，再往上修證至果地如來佛地，又需另一大阿僧祇劫，故從初發心至成果地佛，如釋迦牟尼佛者，共需花上三大阿僧祇劫。

但此行者一切順利之時，突發勇猛心，就對自己說：「三大阿僧祇劫，我用一念間就能超越。如此當與諸佛、菩薩等齊了。」行者因有所感而心力

勇猛，此以唯識學中的五別境言，就是得勝欲的心。行者因疏於控制情見，故立下志願要向諸佛看齊，此心念是動了胡思亂想的感情作用。因而自起念想：「三大阿僧祇的修證，應可在一念之間超越。」殊不知「三大阿僧祇可一念之間超越」之心念，雖是起勇猛心，但也是一種妄想之情見。

行者當知心地要清淨，當從廿隨煩惱起修，再去掉六根本煩惱—貪、瞋、癡、慢、疑、邪見等，此等染心不淨，如何能等齊諸佛、菩薩？用說的比較快，能自我察照到底還有那些情見、習氣，慢慢的一個個透過境界來磨，才能知道真的是心地清淨了嗎？無一絲一毫之微塵障礙菩提自性了嗎？所以修行不是靠勇猛心就能成就，最重要的是能用無心之心，修無為法才能有所成就。

「此名功用，陵率過越。」

這是行者非常用心，但草率地發心而有勇無智，故行者發勇猛心沒有錯，

但是太超過、太過份了，就變成一種不踏實的率性而為之相，要怎樣就怎樣，不加思慮，當然就逾越過份了。古德云：任運當用無心之心，不是用勇猛心。

故一個開悟或心眼已稍開的行者，什麼都要以觀空智來修，就怕有一些魔相，因行者認識不清楚，或不加以注意，如上面所講的魔相，動不動就會哭泣；或以自己為中心、為大，這些心念都是使行者起心法而動念要觀一切法空，若行者觀一切念頭要這樣、要那樣，皆是妄想，就不會有這些魔相的困擾。故不要想有一日千里的進步，或一念要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證，有此心態時，必須要馬上警覺。

或有人問到：有沒有可能縮短修證的期間？一定要花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若能先入五濁惡世，依《楞嚴經》而修，就可縮短一大阿僧祇劫而獲得法身（開悟），再審除微細惑，就能有所成就。

《楞嚴頌》曰：「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

不歷僧祇獲法身。…。」所以有佛法可聞是可縮短修證開悟的時間，可不歷僧祇獲法身（開悟），但也不可能一念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

另外觀世音菩薩的《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有言，若一開悟的行者，誠心實心地勤誦大悲心陀羅尼（咒），可由今生菩薩初地（歡喜地）直趨入八地（不動地），證得無煩惱障，也就是能超越劫濁、見濁、煩惱濁，但至此卻還未滅眾生濁及命濁，離成佛還有一大阿僧祇劫也。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

行者知道聖相現前，或忽發勇猛心等心態是不對的，雖然有此想法，但不要當真，也要了解自己沒有什麼聖人境界可言，因自己還沒證得解脫知見，聖人的邊都還沒沾到，聲聞、緣覺等聖人，心都已能如如不動，已破五蘊身了，不為一切業緣所感召了，現在行者還在受陰魔相中打滾，想、行、識陰

魔相都還沒遇到呢！

有人問能不能從行、識陰修起，然後再來修色、受陰的境界。我說：「怎麼可能？」，色身沒有突破，法身沒有活起，怎能修受陰、想陰之魔相，後面神通境界的行陰與識陰更不用談了。這是不知修行中身、心變化過程，及不了解要去掉妄想、執著的人，才會有此一問。

行者突發勇猛心時，要能覺了不迷，意即是覺悟諸境，清清楚楚，不要再迷失自己，打消此種妄想。久而久之，此種勇猛心就會消失或停歇下來，不會常想要一念超越三大阿僧祇劫，也不會突然生起勇猛銳利心，自認可與諸佛、菩薩等齊，有此心的人就要早早把此心打死掉。

「若作聖解，則有狂魔，入其心腑。」

若行者以為發勇猛心，就能與佛等齊的心態，誤認為此是一種聖境，則

會有一狂妄自大的客邪魔民，侵入其心腑中。若行者不覺此狂大心態是不正常，就會因受魔入侵而迷失。行者證至此境，應隨時檢視自心，若沒有空無的心、平常的心等情境，就是偏離軌則，一定是不對的心念、行為，要馬上警覺而捨棄。不然行者在不察中，就會被一個狂傲之魔入侵其心腑而不自知。

「見人則誇，我慢無比。」

因受狂魔入侵故，會有些超能力，自認已經與佛等齊，自我誇讚，輕視別人，只看別人之錯，不見自己之誤，動作、觀念、行為非常傲慢，有此等毛病，別人一看，就知道是偏離菩提覺性，背覺合塵，我慢心起，怎是一個覺者？一定是著魔有份。若以禪宗行者來說，只要能以「執杖牧牛」的方法，稍有一絲一毫微塵、念頭起來，就以杖鞭之、打之，哪裡會發生這種偏離的事情？

「其心乃至，上不見佛，下不見人。」

行者著此狂魔而慢心生起時，自認與佛等齊，或與佛稱兄道弟，甚至有些人還自認為比佛還高段。此行者對上已不把佛看在眼裡，因為他自認與佛一樣證了，更何況下位的菩薩、聲聞、緣覺等眾，自然也都看不在眼內，理所當然的，天界、下劣天凡夫眾更是不堪一提。

很多高僧大德，對每一個人都能恭敬禮讓，不管徒眾修得好不好或正努力在修，都以平等心對待每個信徒或大眾，這是悟得平等法，已去掉第七意識的妄執、妄分別。若行者貢高我慢心起，放言批評四眾，還不自覺有此心病，有此不正常心態，何能稱為覺者？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行者感情失去控制、有狂妄之見，不能入正常的情境中，就會失於正受、

正定，捨受更不可能證得，因此就會淪墜，距離證得煩惱滅的自我解脫還早，就這樣迷失掉了，就被狂魔所解決了，未證到聖人解脫境界就淪墜了。

我一直在講，在色、受陰這兩個境界裡，較容易著魔，色陰魔相時五根所現的異能，本來是善境界，若行者執為真而玩得起興時，就很容易著魔。越過色陰魔境，在心的感情領納作用中，不能控制自心時，自我誇大或自我悲傷，及碰到下面種種邪見，不能警覺的話，就更容易著魔而淪墜。

（三）修心無慧相

1、經文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前無新證，歸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隳地，迥無所見。心中忽然，生大枯渴。於一切時，沈憶不散。將此以為，勤精進相。此名修心，無慧自失。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憶魔，入其心腑。旦夕攝心，懸在一處。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在上個魔相中，有些境界的人，認為比別人多懂一點，境界好一點，習氣毛病少一點，所知、所見增廣一點，就會從心裡生起貢高我慢的心態，最後終為狂魔侵入其心腑中，產生第二種逞狂我慢相之魔相。

本魔相名為「修心無慧相」，行者證得體空高懸，心無所事事，而且行者此時因不常用心，此心已失靈覺，好像記憶力奇差，更有點擔心怎麼會這樣，更不知再來要怎麼走下去，就會擔心不已。行者修行中不知方便法門，又因失去記憶，可能就會強行學習記憶，說是勤加用功，因而會感召憶魔侵入體中，能使行者生起無量記憶之能力，因而失於正受，終當淪墜。

（2）經文解釋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修行者在禪修中，見到色陰魔境消滅了，眼、耳、鼻、舌、身諸根所現種種善境界魔相，均能不黏不著而超越了，不再受那些魔境所左右、迷惑。此時行者內心的感情領納等覺受起時，能清楚地觀照它，並不會迷失掉，憂、喜、苦、樂、捨等五受均能清楚地了知，得受陰明白境界，而正欲修入捨念清淨之地。

「前無新證，歸失故居。」

此時行者維持此種修證狀態很久，以前幾乎天天有進步，時時體會心的特殊功用等現象，現在因心對外境、內心的境界不迷，證得外空、內空及內外空，對六根入六塵不黏，處十八界（六根入六塵生六識）中無礙，故菩提自性能住如如不動之中，有如禪宗古德所言：「心已大死一番」。因心不亂

攀緣，導致行者無有新的體悟證知，本要回歸自性體空的老家，卻錯認境界，認為記憶力一直衰弱，似失去其所要歸處，甚至懷疑體性空無境相是錯誤的，因而不知何處是故居。

行者證得體空高懸，心無所事事，此時行者因不常用心，此心已失靈，好像記憶力奇差，擔心怎麼會這樣！若此時不知：「眼前疑似無別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修行過程，就會起煩惱心，再怎麼走下去？如何走下去？

「智力衰微，入中隳地，迴無所見。」

行者剛開悟時的慧力是無可比擬的（僅心眼開的行者除外），對世間事的反應一級棒，若要處理世間事，輾轉心念起處，無數綱目就緒，剎那間就能得辦，且對事情的認知是超現實的，此種般若智慧中的「世間智」（另兩種為「出世間智」與「出出世間智」），因悟空時的對境不著不黏故，世間

智力慢慢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悟空後的出世間智，出世間智當然能對境不起情見。

行者因妄心力微，性空體現，用心意投入任何事物中，無有凡夫般的反應，好像毀滅了一切境相似地，迴然均無所見、無所新悟之境界。行者此時心空，又於修證之間不著諸有相，所以就好像心已無所見。不像以前剛開悟時靈知力、映照力很強，現因受陰明白，不為諸覺受所蒙蔽，只住於捨受中，故心地不應萬種緣，當然就會迴無所見。

「心中忽然，生大枯渴。」

行者不知此境界，或不習慣此心境，心中就會生起大枯竭，渴望再有所新證。行者剛開悟時，所現的靈知靈覺的心不見了，對世間一切事物亦無有太大的興趣，且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過後亦不復記憶，恍若來無所黏、

過無蹤跡的樣子。行者走到此關卡，心中忽然生起一個感慨想：「我心大大地枯死無覺了！」，對以前剛悟入時的靈覺心，回過頭來寄以無限的渴望，以為那才是善境界、好現象。

「於一切時，沈憶不散。將此以為，勤精進相。」

由於行者心態錯誤的認知，以為記憶力很重要，不知修到二地菩薩（離垢地）時，最大的煩惱障就是失念，這是修行過程中欲要去除污垢、習氣，不得不然的一種煩惱境。行者有此錯誤的認知後，於生活的一切時中，對一切事物都很費心地想要去記憶，且是深沉地去記憶，不使其散失忘記。行者將自己沉迷於種種記憶事中，還將此認為是一種殷勤精進相，以增強記憶來滿足記憶退失無力之煩惱。

常有同學說：「現在記憶力很差。」我們要知道記憶力不好是修行過程

中的一個必然現象，二地菩薩（離垢地）的煩惱是失念，記憶力很不好，因要回到體空，又要出清心中的一切污垢，所以失念是有其必然性的。另一個原因是受真氣壓入腦中細胞的影響，當然思考、記憶力會大受影響，但不要忘記這也是去除煩惱心很重要的一個現象與過程。

「此名修心，無慧自失。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此種境界是修行者修心時，因沒智慧而迷失自己，須知記憶力不是強記起的，若有記憶也是前塵影事。行者要能悟知：有因緣來時心會起現行，心法自然地由心中生起，不由強記憶。了悟此現象後，對失念不要起煩惱心，要能沉得住氣，隨緣再往前修證，若因緣還不具足，就暫停休息一下。能如此認知，行者就不會有錯失。行者也不要將強行記憶的境界、或恢復記憶力、或有超強的記憶力，當作是證得聖人的境界，因此時還沒證得解脫道知見，

還不能稱為聖人，沒有聲聞、緣覺、菩薩、佛等的境界，故不能被稱為聖人。行者當從心地省察，煩惱障都還沒清淨、度過，怎有聖人的境界可言？

「若作聖解，則有憶魔，入其心腑。」

若行者以為已證得聖人境界，且自認為記憶力強，是一種聖人應有的境界，則會有一個憶魔客邪，侵入行者心腹中。因為憶魔的前世也是很在意記憶力喪失，且練得一副很會記憶的腦筋，因你境況與其相同，它也想幫助你，故進入你心腹中，以它的超能記憶力來迷惑你。修行之間，每一個階段都會出現一些境界來，現出能迴無所見，或是沉憶不散等並非成聖，不是聖人所要證得的解脫境界，故不能當做證聖解，若把超強記憶力當做證聖解，則會有憶魔侵入其心腹中。

當行者記憶力越來越差時，如果不能安於這種現象的話，會於一切時，

深沉記憶某些言句、事情而不忘散，像拼命要抓住一些東西，就一直要想！想！這種修心方法，因行者智慧不足而自迷失掉，因此引來魔著，你想要個「東西」來想，你要想，憶魔就讓你有超級憶想的能力，此則憶魔入其心腹了，所以修到記憶力衰退時就要小心此事。

有的人記憶力很強，聽到的都能記起來，有這種魔相的人，誰講過的話，他回去後可以在心裡再重複一次，像倒帶似地一字不漏地由心地出現，從腦筋裡面再現出來。如果你不在意它，不要一心一意的去想，有這種現象也無所謂，這是一種習氣。但是在無意中一定要一直想，若你說你記不起來，一定要把它背起來、記起來，這個心態被憶魔體知後，它說：「這傢伙想要記憶力好一點，我就給他記憶力好一點！」他馬上就進到你的心腹裡面去，讓你過目不忘，你說現在不得了了，《金剛經》讀一遍就過目不忘，可以倒背如流，這可能是憶魔進到心腹裡去，你突然就有這種能力。剛剛開悟不久的

人，還在受陰魔境之間，連聖人都沒證到，怎麼會有記憶強不強的問題？實際上證到快成佛時，就有一「無忘失法」，這是如來的境界，此時行者在五陰未滅盡前，哪來「無忘失法」，所以我們要有正知見。

「旦夕撮心，懸在一處。」

「旦夕撮心」是說憶魔早上攝受你的心，晚上也攝住你的心，你的心跟它的心都隨時綁在一起，所以它起心動念之間，你誤認為那是你的自念，要想什麼就能想起來，因為憶魔的回憶力特別強。

憶魔為什麼成為魔民？因為它前世也很注意記憶力問題，且已練得過目不忘，其實這種魔還不會加害你，因為你想要沉憶不忘，它才進到你心腹來幫你，你誤認為你證到這個境界了，不錯了！要知道這並不是你的功夫，是憶魔攝受你的心，讓你有這個功夫，所以要小心，不要抱著要憶想過去、現

在、未來各時間的某件事情，想的都放不下，這樣很容易著魔，著了憶魔的門道。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行者開悟後能修到此受陰區宇是件好事，但因為你迷失了受陰的正常覺受，失去正定，就會迷失淪墜。行者感情失去控制，不得正定，受憂苦之影響，捨受就不能證得。此時行者距離證得煩惱滅的自我解脫還早，就這樣迷失掉了，被憶魔所解決了，到此未證到聖人的解脫境界，就這樣被糟蹋而淪墜了。

最後討論一下，「記憶力好」在修行路上並不是一個好現象，記憶力如果來自於妄想而現起，或因回想而現起就不好，這還是凡夫的憶想範圍。修佛法是要用大圓鏡智來觀照十方虛空，觀照一切過去、未來，觀照十方眾生

因緣果報。在禪修中滅掉五蓋（貪欲、瞋恚、掉悔、睡眠、疑蓋等），就能發起天眼通、天耳通、他心智通、宿命智通、神足境智通。

以宿命智通言，行者只要證到菩薩不動地（菩薩八地），就能證得諸法平等，善能了知諸法實性，此清淨智慧於止觀（三摩提、奢摩他）中會起相應，於一切事，心無忘失，行者以智為前導，三業清淨，證得涅槃彼岸。再以此智慧憶起過去一生、十生乃至一劫、千萬億那由他劫之事，此才是真正的隨念而現的智通，是如來的無忘失法的境界。菩薩不用憶想而能現起過去事，若用憶想只是妄想之相而已。佛弟子今生悟後，當先修得漏盡通，至如來六地時，因心清淨故，自然就會再現起五神通，如此，就能六通具足。

（四）得少知足相

1、經文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慧力過定，失於猛利。以諸勝性，懷於心中。自心已疑，是盧舍那，得少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審，溺於知見。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見人自言，我得無上，第一義諦。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在上個魔相中，或者有些人修到心定無礙，證得體空高懸，心無所事事，但又失去記憶力，不知下來要怎麼走，不知方便法門之時，可能就會強行學習記憶，說是勤加用功，因而會感召憶魔侵入體中，生起無量記憶之能力，產生第三種修心無慧相之魔相。

此魔相名為「得少知足相」，因開悟時開發出般若世間智，慧力過人，但出世間智定力還不足，用心太過猛利而失了準頭，懷疑自己是否已成菩提道，成就佛果位，最後當感召易知足魔來入其心腑中。

當然一開悟的行者（僅心眼稍開的行者除外），世間智慧是銳利的，要學什麼世間技藝，無所不能學得，只要稍微涉獵，即能懂得其精華所在，進而改善其缺失，使原有技藝更進步，所以智慧是超出未開悟前甚多。當然無

知的行者，不知修佛法是在求超出三界，是在求以般若無著之智慧來度到彼岸，所以有點世間智慧就自認為自己已甚了不起，有成佛的樣子了，如此的認知，難免會招來易知足魔侵入其體，這也是一種行者無知的滿足覺受，行者當要知而後預防其發生。行者修持到此境界已是相當不易，到此反而因失去正受而著魔難。

（2）經文解釋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行者在禪修過程中，以止觀雙運，修到色陰魔境消滅了，對眼、耳、鼻、舌、身等諸根所現種種光怪陸離的色陰魔相，均能不黏不著而超越了，不再受那些色陰魔境所左右、迷惑。此時因行者已打開了自心，內心潛在的感情

領納作用同時現起，若行者在此任運間，能清楚地觀照它，不住一法守真空，則不會迷失自己，行者對憂、喜、苦、樂、捨等五覺受，均能清楚地了知，得到受陰明白、清楚的境界，進而要證得捨念清淨之地。

「慧力過定，失於猛利。」

修世間禪定的人，其定力是過於智慧，因壓抑住心的動相，讓心不起念，故氣旺抑制心動，此時定力大於慧。又因行者心不動，色身也沒有突破，只是心眼有開一點，所以不能修到明心見性，以智慧空一切法求得解脫知見。反之，初開悟的行者，素法身活起，出世間智慧（定力）未具足，因未能得解脫知見故。但此時行者世間智慧無量，慧力超過於定力，所以迷失於猛利之智慧中。

行者自開悟後，具足世間智慧，對於周遭之人、事、物都能以靈覺心洞

知，但若因知而不能無住，就沒有辦法解脫。所以開悟後還要圓滿另外二種般若智慧，即出世間智（空三昧）及出出世間智（無相三昧），在未獲得後兩種般若智慧前，都要以方便波羅蜜來修證，才能得此兩種智。若行者因世間智猛利故，所以行者智慧力超過定力，行者修證至此，突然起了迷糊心，為什麼會迷糊呢？因為開悟的人是智慧力很強，定力還不夠，所以才會沉迷於此世間智。行者要慢慢薰習入空觀，才能得出世間智慧，以出世間智產生解脫知見，進一步能圓融菩提道，即能證得出出世間智，才能面對一切法而能任起又能無著。

專修佛禪開悟時，慧大於定是不好的，定大於慧也不好；慧大於定，能知一切過去、未來，世間人、事、物一切相，但無力脫黏、解脫，就會造成散亂，可以說心敏感、心活動力大，但定力不夠。定大於慧時，這個心死了，定力是夠了，但是心趨向於死了，那佛性不就死了嗎？佛性是有靈知靈覺的，

如果心死了，大概他的佛性也失去了，這樣不好！最好是定、慧能等持，定跟慧等持，剛剛好平等。慧定用下表來說明：

慧大於定→心活、靈知多，定力不夠，人就散亂不定。

定大於慧→心死、定力夠，心的靈動力不足，佛心被壓抑。

定等於慧→定慧等持，心性脫黏不住法，覺知力、心通力、定力均很好。

經云：「慧力過定，失於猛利。」未證得佛性前，都是用兩種方法來面對業障，一為世間禪的無漏定，另一為利用佛禪的般若智慧來觀法空而脫黏，進而不受諸法。真正證悟佛性者，菩提自性自然不黏諸境，赤裸裸、坦蕩蕩，自然得一切法解脫。般若智慧指的是什麼功夫？就是初學者對一切法，先學習似相應、似不相應，然後能確實觀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如此，行者即

能以般若智慧度過一切業緣牽扯，及修行中的層層善境界，不受三界諸天（外道）感召，不落於仙道、魔道中，最後證得超出三界而永脫輪迴之苦。

現此開悟行者，世間智慧力開發出來，慧力過於以前所得定力。一般世間禪行者是用定力來面對一切的煩惱，得對境無礙，或住一境性間（禪坐間面對境，不起心相應）；而開悟行者住受陰魔相中，卻常常用智慧去轉其境。我們常常說坦蕩蕩的心，能如如不動，若行者沒有辦法對境如如不動的話，就要用第二個法門，「呼口號法門」！

什麼是「呼口號法門」？即是時時以經典佛偈語來提醒自己，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樣提醒自己不要對境迷糊，或者是用智慧來看這個法相，是幻化的、是虛而不實在的，依理地觀之，應該都是空的呀！動這些念去轉其面對的境，這就是次要法門。主要是因為你不能坦蕩蕩的去觀照心意念起，不能讓它不要跟煩惱相應，所以你就要使

用第二法門。第二法門，用久了也都是在學習這個般若智慧，觀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

慧過於定的話，用慧若太多，會迷失於勇猛銳利的慧力中。但沒有勇猛心，修行起不了大利益。而當慧力強而定力不夠時，就要用慧力來離煩惱。呼口號也好，或者用一些觀空法門，面對一切境時都認為是幻化的。這樣一次、兩次、三次，從頭到尾都這樣用功的話，會養成一種不能坦蕩蕩的去面對一切境，動不動就要用意念、用智慧，就要動到呼口號，或用什麼方法來破掉煩惱，這樣就會進入用慧之心特猛的魔相。

「以諸勝性，懷於心中。」

以種種慧力對周遭人、事、物的靈知，或對境解黏所得之勝性，長久下來，蘊懷於心中。之後，若碰到困擾境界時，要呼口號的心就會起來，一碰

到心念起時，就要利用它來空掉此煩惱境，要動腦筋來破那個煩惱之現象，會變成一個特性、一種習氣。「懷於心中」，對境有智慧化解時，我馬上會起個念來化解此煩惱，起了念馬上化掉它。這種心態可把煩惱看成沒什麼，可用智慧把它化解了。然而真正的佛法是讓空性顯露，悟得空後，菩提自性面境生心能不黏著，即能達經典所云：「來無所黏，過無蹤跡。」之境界。

「自心已疑，是盧舍那，得少為足。」

這樣久而久之，無聊時，自己會想：「我有這種功夫，是不是已經有如盧舍那佛的境界了？」慧力過人，動不動就以慧力化解煩惱境，以慧力知一切事相，所以自己開始懷疑了，「盧舍那佛的境界大概也只是這樣吧！我也這樣，那我是不是與盧舍那佛等齊了？我有這種慧力去化解一切的煩惱了，去知一切事。」這樣就以為自己成佛了，不再繼續修證，終以得少為滿足，

不加用功。

得這麼一點點可以破解煩惱的智慧，就誤認為自己已經像佛一樣了，這種能斷煩惱的境界還是初步的漏盡通而已，盧舍那佛清淨無為的心，三明六通自起，能化千萬億化身，心能映照無量三千大千世界，十方國土來去自如，十二類眾生因緣果報瞭若指掌，三身（法、報、化身）、四智圓滿（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成所作智）、戒定、福慧、解行兩足尊。你有沒有這些功夫與福德呀？沒有這些功夫與福德，那怎麼會是與盧舍那佛等齊？

「此名用心，亡失恒審，溺於知見。」

只有一點點智慧可以化解內在的煩惱，可以知些世間事，就認為自己是盧舍那佛，有此種現象，就是用你那可破解煩惱的智慧心，用得太過份了，亡失永恒的清淨自在心，且未加審慎思量此清淨心為何，終於沉溺於自我無

知的見解上。什麼是永恒的心?就是我們的「空性」，「空」才是永恒，空性它能永遠不變，是為永恒相，對於諸世間相，無一是永恒相，全是無常相，隨時都在變易的。

今天楊大德沒來，昨天講到「空」時，她說她看到一本書，說我們人的「空」和虛空的「空」不一樣，我說：「為什麼不一樣?」她說：「那一本書說的『空』，有甲空、乙空。」有時候，當我們沒有辦法去分辨講的人是對或錯，就會執著他人所講的對，若說人所修證的空，與虛空的空不一樣，尚還可同意，但修行的人講「空」是要對業緣空掉、不黏，然其體性空與虛空的空還是一樣的。

我們身體裡面的水，跟虛空華藏世界裡面的水一樣，跟山河大地的水一樣，跟其他世界的水也一樣，跟華藏世界裡面的水都一樣，都是一體的。那麼人的空與虛空的空一不一樣?當然一樣。

《楞嚴經》中月光童子菩薩在修「水觀」，先觀鼻涕、唾液等津液，再觀血液裡面的血水，其水性跟山河大地所流的水性有沒有一樣？一樣！既然我們身體裡面流的水，跟山河大地的水一樣，跟華藏世界、每一個世界裡面的水也都一樣，你能觀自己身體裡面的水性，就能了解山河大地的水性，擴大至華藏世界，哪一個世界的水都是一體水性；同理可證，空性也一樣，我心的空與虛空的空是一樣，裡外的空性都是一樣的道理。縮小下來是個身，身體是一個小宇宙，放大是華藏世界，千萬億世界都是一體、一性，我們雖然沒有去修證這些，但理念都一樣，邏輯推測一下，都是一樣的。順便說明一下，如果是永恒的、不滅的，就只有這個空性，這「空」是不生滅的，所以叫做永恒，「空」中有了心識後，當然就會有生滅。

亡失審慎思量此永恒的空體，認為有心意識就有滅時，有境就有幻時，這些都是無常的，我們以智慧心化解無明，這叫用心用得太多了，亡失恒審

其心的空，溺於自己的知見上。我們的定力是從空性來的，我們的智慧有時也從「空」產生的，你卻用你那悟得的慧力，而不是由定所產生出來那種空性的力量，此智慧很容易用心過度，亡失恒審，潛伏在自己知見中，動不動就用智慧去分解、分析，來破解煩惱，不是用自性真如坦蕩蕩所起的智慧去觀照。我們的空性像個太陽一樣，那種智慧很銳利，不必用一個念，是用照的，把煩惱照破了。如果不是常常用某一法，或常常用自以為是的智慧來克服煩惱，這樣慢慢就形成一個習性，每碰到煩惱，這個習氣馬上就起來，就用這個智慧來把煩惱化解掉。這樣的亡失恒審，你的空性、佛性就找不出來了。有的人剛開始不是這樣，對著煩惱偶而用一下可以，但不能將此功夫看成一種聖心，懷於心中，那就完了，就變成另一種習氣。

「亡失恒審，溺於知見。」是說用你的所知所見，變成所知障，知見會變作障礙就叫「所知障」；知見是你自己所證、所體會的知見，不是正知正

見一放諸天下皆準的正知見。「知見」，有自己所執的知見，有諸佛菩薩具有的正知見。行者用心過度，亡失恒審，溺於知見，就是你利用慧力過於定力，不讓你的三摩地（正定）慢慢的抬頭，就會有這個魔相出現。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如果行者警覺這樣不對，你有這種智慧力去化解一切的煩惱，有種種修行所現的勝性懷於心中，也並未證聖，還不是聖人的自在解脫境界。有這種用慧力觀空去煩惱的知見，仍還沒有真正證到聖人的自性佛心的境界，聖人能以如如的佛性，以大圓鏡智鑑照一切境而無礙、自在。若行者無此功夫，就不是聖人的境界，不要自說已成聖境。

要能無咎、不走錯路，就要深入經藏，智慧如海。也許你會說看不懂經典，那也是真的，你就要有智慧去選擇別人寫的書，解說很貼切的演繹本，

參考對照著讀，將已知的境界與經典解說的對照，未經歷的境界就保留，留待以後印證。

「若作聖解，則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

若行者自己無知，認為已證得聖人的知見，已成就了聲聞、獨覺、菩薩、佛的果位，卻只證到受陰魔境而已，行者以得少為滿足，就會遇到一種下等卑劣的、很容易知足的魔，進到你心腑裡面去，與你臭味相投，起心動念影響你的心智，操控你的行為、語言。

「見人自言，我得無上，第一義諦。」

因行者受易知足魔控制，就會胡言亂語，見人即說：「我已悟得無上正等正覺菩提道，獲得第一義諦空的修證。」此種僅諸佛、大菩薩才有的修證，

因行者無知而大言不慚，這是未證言證，未得謂得，是大妄語。

行者對「第一義諦空」意義不甚了解，以為可產生智慧破解一切煩惱，這種錯誤的知見，卻自我標榜作為聖心，見人就說：「我證到了無上法門第一義諦空。」這就是認識不清楚。

第一義諦空，就是我們坦蕩蕩的佛性現起，可以了解一切法相，不必用一法去對治什麼順、逆境法相，很自然地就能自在，不即不離的對那個境，沒有煩惱，沒什麼不好、也沒什麼好。佛性就像一面鏡子，照到什麼就是什麼，能照十方虛空一切世界、眾生，知後不起煩惱，也不起好、壞想。這樣的話，就不必用一法去克制一法。

以少為滿足的行者走錯了路，如果更離譜的，還自言說：「我智慧不錯，可以化解一切的煩惱境。」此種知見變成一種執著的知見，搞不好就說：「我已經得到無上心法一悟得第一義諦空。」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本來能修到此受陰區宇是件好事，但因為行者迷失了受陰的正常覺受，失於正定，就會迷失淪墜。行者失去控制感情的能力，不能讓覺受住於捨受中，因捨受未得而迷失了。此行者距離證得煩惱滅的自我解脫還早，還要經歷受、想、行、識等魔相，始有聲聞、獨覺的聖人樣。行者無知，更不用說又被自己的所知障所障礙，就這樣迷失掉了，因行者被得少知足魔所控制了，到此未證到聖人的解脫境界，就這樣被糟蹋而淪墜了。

總結此第四種受陰魔相，行者是有一點點解脫智慧，就滿足於侷限的知見，看成獲得無上心證，失於控制情見、知見，不回歸到平常心，忘記安於平凡，始有此魔難。

（五）未知方便相

1、經文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新證未獲，故心已亡。歷覽二際，自生艱險。於心忽然，生無盡憂。如坐鐵床，如飲毒藥，心不欲活。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脫。此名修行，失於方便。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常憂愁魔，入其心腑。手執刀劍，自割其肉，欣其捨壽。或常憂愁，走入山林，不耐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個魔相行者慧力過人，有時稱為狂慧，但定力還不足，用心太過猛利而失了準頭，懷疑自己是否已成菩提道，成就佛果位，終為易知足魔侵入其心腑中，產生第四種得少知足相之魔相。

本魔相為「未知方便相」，未開悟只心眼開行者行六度，開悟的行者在修行過程之中，依《大般若經》言，要修十度波羅蜜多法，除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波羅蜜）外，還要加修方便波羅蜜多、願波羅蜜多、力波羅蜜多、智波羅蜜多等四種，與前六度合稱十度。

行者在修行過程中，有時天天有得新證，有時又無有所獲，境界停滯不前，還可能會退轉，那是因未證得阿鞞跋致（不退轉）位。不退轉位到底是

什麼境界呢？不退轉位有數說，若以三不退轉來說，則是：（1）位不退轉—十住位中第七住以上之菩薩就能不退轉於二乘地，（2）行不退轉—十地之中，第七地菩薩所作之修行不會再退轉，（3）念不退轉—第八地菩薩無須刻意精進，自然進道而不退轉。

因行者未至不退轉位，在受陰區宇中，要常常用方便法門來修入空觀智，證得空、無相、無願等三解脫三昧，回到本來自性空真如體的原有境界。當行者碰到前無去路，後不知退路時，就要用方便法門度過，以方便智觀一切境況，學習等待，不然的話你會修得很痛苦，甚至於就不知如何修下去了。

（2）經文解釋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開悟的修行者在禪修過程中，修到色陰魔境消滅了，五根六塵幻滅了，諸根所現的種種異能善境界魔相，均能不執著地超越了，不再受色陰魔境如內、外觀、隔聽等現象所左右、所迷惑了。或者僅心眼開行者，能用五根見六塵境，此時行者內心的感情領納作用現起時，均能清楚地觀照它，不會受它影響而迷失掉，自己對憂、喜、苦、樂、捨等五受，也能清楚地了知掌控，得到受陰清楚明白的境界，進而修入捨念清淨之境界。

「新證未獲，故心已亡。」

開悟的行者破黑漆桶後，僅能用心感，得受陰虛明，此時就像禪宗所謂的「心已大死一番」；僅心眼稍開行者在色陰魔境中，五根能起異能，可以遠見、遠聽、心感等等，因受陰覺受慢慢能清楚明白，進入無情見之地步。行者至此，往過去看時，不管從身、心來觀，天天都有新的體悟，而現今了

無新證。行者剛開悟時的熱鬧景象、光怪陸離事已無蹤影，自心已能安住在眾緣不覺的無礙境界中，此時行者始知故心已亡失矣！像上面所講的一樣，新修證的境界沒有再得到，之前善於攀緣的故心又已入空亡了，故心已亡就是指心入空證了，空證是對境已能不攀緣、不反應的現象。

「歷覽二際，自生艱險。」

二際者，是指「空、有」二相。行者過去曾經遊覽於諸有相中，現又遊樂於空性中，在回想過程之間的有執相滅、入空相起。遊覽二際之間，自己內心突然生起艱難險惡想：「當初是怎麼度過來的？怎能超越色陰魔相的牽扯？如果當初一不小心，有所執取諸神境，不就著魔了嗎？自己以前在修空觀智的過程，是非常危難、艱苦的；修有相不執的中道觀，也是一樣非常艱難的。」行者歷覽二境後，自己內心裡面生起艱難、危險想。

每一個人在修證過程後，再回頭想想看時，產生諸多想法，如那時候和現在有什麼不同？悟到什麼？如果現在再讓自己重新走同樣路一遍的話，還會那麼順利嗎？行者此時又在打妄想了：「幸好那時候碰到誰或遇到某善知識，還好有諸佛、菩薩加持，或者又是怎麼樣的奇遇…」等等。行者常常回想這些，生起這些煩惱、幻想，突然間心裡叫著：「好可怕呀！一不小心就完蛋了！」所以行者到此境界間，在無新證之下，忽生大憂心。

「於心忽然，生無盡憂。」

有的行者在無新證的情況下，自己會打妄想：「今生就這樣走，來生再來也是這樣時，那時我會走得那麼順嗎？我會不會迷失掉呢？」時常打這些妄想。所以行者一直執著這個境況的話，會突然生起無盡憂愁心。其實你不必想那麼多，只要多結善緣，跟佛、菩薩多結善緣，冥冥之中該怎樣，諸佛、

菩薩就會讓你怎麼樣走，不要去煩惱這些！

行者有感情作用生起，要能馬上警覺，這又是受陰魔境來了！在考驗我的心清不清淨？我為何要因而起情見？心有所執就不能自在，何況現在處於調理受陰魔境之中，種種憂、喜、苦、樂事要真的能放下，守住一捨受相應，或讓心入空寂。

「如坐鐵床，如飲毒藥。」

行者生起無盡憂時，久久不能釋懷，導致坐立不安，若是坐時，如坐在鐵床上；擔心之餘，也如同喝了毒藥般，不得安穩。此種不安穩，令行者無法忍受，簡直不想再活下去了。

為何行者會有此種情見，因他還在受陰區宇中，對於受陰雖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因未能看得開，還沒有能力證得平等法，不能入捨受中，所以

對於不能有新證的事，起了擔心之意，對於已證之事，又怕再失去，又退轉了，所以也就坐立不安。

「心不欲活，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脫。」

行者修到前無新證，故心已亡。瞻前顧後時，又生起無限憂，坐立不安。突然會生起一個念頭，還是早點入滅解脫吧！認識不清的行者多以為死亡就是涅槃，因而自己哀求自己，乾脆自我了結算了，很多著魔的人，自己自殺、割腕、自焚，都是這樣想的。像廿多年前，在某大道場，有個修行人，自己安排自焚，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居然沒有人制止他，若此人能讀到《楞嚴經》的五十陰魔，就不會去做這種傻事。

修行修到一個境界以後，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也不知用方便法門來等待，要知道有證、無證都是在修，吃飯、睡覺也是在修。有的人修得不知所以然，

就會不想活了，產生不知活在世上要幹什麼?有些同學也常有此一問，不知活著有何意義?因此，若你看完五十種陰魔所代表的五十種修證的境界，你就知道還有很多路等待著你去走。

行者真心現起時，要能如如不動，此行者因為錯認死亡就能解脫，故「妄想心」常求於「如如不動的真心」，希望它能同意自害其命。不管生也好，死也好，都要無所謂，不是這個色身死了就解脫了!行者認知錯誤，覺得既然沒事幹，又歷覽二際，體知修行那麼艱難，修證過程之間，關關那麼困難，往前要怎麼走?是否也這麼艱難?所以常求於他人，令害其命算了，認為這樣就是早取解脫。

行者認為一死百了，自己就解脫了，不知從心地裡頭去求解脫，讓心死而能適應種種狀況；而自己誤認為要以死亡來求解脫，其實不是人死就能解脫，行者若能夠獲得解脫知見，對什麼境界，心都要能坦蕩蕩、無罣礙面對，

這樣才是解脫。

「此名修行，失於方便。」

這種現象就是在修行過程中，不知要用方便波羅蜜法門來等待，未真開悟者應行十八空觀，已開悟者應來修空、無相、無願等解脫門。就算沒有新境界，也是一種境界，你在急什麼呢?很多人都說，以前天天都有新的境界，身也好，心也好，都有不少的體驗。現在什麼消息都沒了，沒消息也是一個消息，你在急什麼?要學會等待，等待因緣，等待你的心更成熟，所以這時就要抓住方便法門來修。

方便法門有很多種，用某些法來度過也是方便，既然自己無智慧，就用自我安慰的方法也是方便。若覺得無事可做，不如發起菩提心，除自修調伏心病外，也可以藉講經說法，來幫助別人離苦得樂。若行者還沒有能力講經

說法，那只有等待一途，不用一法守真空，「等待」也是個方便法門，因為等久了，心也會成熟的，此魔相也就度過去了。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如果修到無所新證時，有時候會認為修行太艱難了，起了不想活了等等的心，想要藉由死亡脫離困境時，就要趕快警覺、放下。悟則無咎，警覺這種魔相後，不要去罣礙，如此就沒有什麼過錯。然而有這種視死如歸，認為死亡即入涅槃的境況，並誤認為故心已亡，已證到聖人的果位，事實上沒有一個得聖人境界的行者會想早點死亡，聖人還是會留下來自在生活或行菩薩道的，因其已有出世、入世均自在的無礙心了。

「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常憂愁魔，入其心腑。」

如果行者心不能住清淨無為法中，天天在煩惱這些，動不動就常憂愁，甚至想入死亡作為涅槃境，認為這種不怕死的心意，是已得涅槃聖人的境界。若真有此種現象，久而久之，就有一個常煩惱、憂愁魔，會侵入你的心腑裡，自己常想解決自己。

上次說到受陰魔相時，為什麼魔等那麼容易進入行者的心腹中？因此時行者窠臼已破，法身活起，身心都能通虛空，所以外面眾生很容易就進入行者心腹中。此種現象到何時才會改善？一是心清淨才能不再被客邪所擾，但此時已破的窠臼還是未補起來，身心還是能通虛空。要到心已證得無所執時，空證已得，解脫知見已具，然後再閉關中由諸佛、菩薩等幫行者關起門來。到此境界時，就如古德在十牛圖中所云：「柴門獨掩，千聖不知。」就是在說明開悟後重新關閉通道後的境界，所以禪宗講：「不到重關不閉關」，也就是這個意思。那何謂重關？係指行者心性恢復到未迷失前的狀態言。

「手執刀劍，自割其肉，欣其捨壽。」

當憂愁魔入行者心腹後，已得自性清淨體性會被妄想心蓋住，因魔擾故失於理智，此時就像禪宗所謂的「心已大死一番」時，真心又被妄心所迷，行者會被魔所控制，手執尖刀或利劍，砍割自己的身體，且很欣然的想捨掉此報身壽命。

我們生為人，正報為色身，依報有福、祿、壽，個人壽命業報沒盡，就想把它早點結束，認為捨命就是解脫，不用正當的方法修心入寂滅，而用自我了斷生命，用自殺的方法，這算那門子的解脫？所以行者遇到此種魔相，不要欣然的捨壽，要學習方便、等待，往後深入經藏，還有很多的功夫待學的。

「或常憂愁，走入山林，不耐見人。」

或者行者雖沒著魔捨壽，也有因失去正知正見，常住妄想中，此妄想心又擾動了清淨的菩提自性，迷糊又入凡夫境界。此時行者也常因憂愁妄想故，定力退失，不耐煩心起，不想再跟人打交道，躲進山林中，不耐見人矣。不耐見人，表示清淨心已失，因執著心中的妄想，又認賊為父了。

此時行者要學習走一步算一步，走著看、看著辦，利用方便波羅蜜法門。不管是自捨壽命、或是閉門獨居、不再行菩薩道、自我了結、或眼不見為淨，這些都是退失菩提心的現象。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行者能修到此受陰區宇是件好事，但因為迷失了受陰的正常覺受，擔心無有新證，妄想又起即迷失了，最後還是會淪墜的。行者失去控制感情作用，不能導入正常的情境中，捨受未得而迷失了，距離證得煩惱滅的自我解脫還

早得很，就這樣又迷失掉了。若被憂愁魔左右而走上自殺死亡的路，到此未證到聖人的解脫境界，就這樣被糟蹋而淪墜了。若不被憂愁魔入侵，也會因清淨心退轉，而又入煩惱熾然的凡夫境界了，當然又失於正受，又當淪墜了。

（六）貪安喜樂相

1、經文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處清淨中，心安隱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心中歡悅，不能自止。此名輕安，無慧自禁。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喜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笑，於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謂已得，無礙解脫。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個魔相有行者修入十八空觀，或者解脫三三昧，回到本來自性空真如體的境界，而面對前無去路，後不知退路時，突生要入涅槃，並自我了斷，終為常憂愁魔入其心腑中、自斷生命。或入深山獨居，心常憂愁亂心，產生第五種未知方便相之魔相。

本魔相名為「貪安喜樂相」，係未知方便法門，讓心常偏執法喜而心動。修行中胡思亂想起煩惱，當然不好，但行者心生歡喜，悖離體性空相也不好。總之，憂是受陰魔相，喜也是受陰魔相，因心繫緣於感情覺受，可歸納為：對心是憂、喜，對身是苦、樂。若憂愁不是修行人所應有，那喜樂也不應發生在真修實證的行者身心上，不然怎能說是脫離種種心病。

（2）經文解釋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修行者在禪修過程中，修到色陰魔境消滅了，五根六塵等諸根所現種種善境界魔相，均能不黏、不著而超越了，不再受色陰魔境所左右、迷惑。此時行者轉而要修內心習氣，當內心的感情領納作用現起時，能夠清楚地觀照它，並不會迷失掉，自己對憂、喜、苦、樂、捨等五覺受，均能清楚地了知，不管是已開悟或心眼稍開者，都能得到受陰清楚明白境界，但因還不能脫離此等覺受的困擾，所以繼續修心，進而欲修入捨念清淨之境地。當然一般來說，開悟行者較能徹底斷習，心眼稍開行者僅能將妄習暫伏而已。

「處清淨中，心安隱後。」

行者在禪修過程中化解一切的色陰魔相，對於自心憂、喜、苦、樂、捨

這些感情世界，也清清楚楚地，面境應緣不會迷失。在行、住、坐、臥中，因諸根已能離塵，且心亦能住境無黏、無著。因此，行者處在各種事境時，均能不動感情地觀世間事，此清淨心對諸事得能無礙，故自心現起安穩相，覺得無事可來惱我，故心入輕安狀況中。

行者的心安穩有兩種，一種是坐中禪定安穩，這種是世間禪的假解脫境界。另一種是在日常應緣中，心能自在安穩，這才是真正的解脫安穩。有個人來電話問：「我現在打坐能得輕安，心很舒適無礙，現在我想走入社會去工作，我要如何安自心？」我回答說：「這不是真輕安，而是假禪定，才會無法面對現在競爭社會的工作壓力，你應該從日常生活中去磨練此心，讓自心面對每天的人、事、物時，都要能自在輕安，這樣才是正途，才是修習佛法的真諦。」

「忽然自有，無限喜生。」

行者心入無礙境時，如入無事匣子裡，因無有憂慮罣礙；且行者已悟得性空真如體，不會起憂慮情見想，故心會得輕安。處於如是輕安中，行者沒有可高興的事，也沒什麼好事可跟人講，更沒起念動心之時。突然間，會有無限的歡喜心產生，若行者不警覺到此心生歡喜相，讓其繼續發展下去，也會發生問題的。

我們常說，佛教徒去參加法會，常會獲得法喜充滿，這個法喜是怎麼來的？不知道！但在做完法會後，總是覺得很高興、很歡喜，這是對一般人講的。對禪修者而言，心要能時時面境如如不動，煩惱法要能不動，那怕是順境所生起的喜心，都要調伏不動，故你心安穩以後，自性真如生起的無限喜心，亦要警覺，因憂喜都是受陰之毛病，怎能讓喜心生起。

「心中歡悅，不能自止。」

行者心中生起毫無來由的歡喜愉悅心，當此非常高興心生起時，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生歡喜，這也是不好的現象。我們修行的人，當處在無事匣子裡，不為眾生排解苦難之時，會有輕安相出現，會有一種舒適無礙的情境產生。

但祖師大德講：「不要落在無事匣子裡」，行者如何分辨心中有沒有事在辦？當行者心起種種浮動或入心之有為境時，即知為眾生事在忙矣！此時行者會體知自性真如有事在應緣進行中，但是何事卻不知，往往事辦後始能知曉。

故行者處在無事匣子裡時，落得無事一身輕，心自然會產生輕安、心喜，有時會不自覺的想要微笑或大笑一番。有禪修經驗者當處此境況時，即應警覺而攝受自心入空境才對，不要讓其發展下去，不然有天會真出問題的。

「此名輕安，無慧自禁。」

這種心生歡悅的現象，可說是一種「輕安」的必然狀況，會產生歡喜心及想微笑，行者要有智慧看透它，把它控制下來，如果沒有智慧控制這歡喜心，讓它一直歡悅下去的話，那就很容易著魔。其實只要心一離開本體空境，一離開平常心、背覺合塵就要注意，憂愁也不對，煩惱也不對，歡喜心也不對，要保持一個平常心，平平靜靜的心。

何謂平常心？什麼叫做「常」？我們講的「空」、「永恒」等境界，就是「常」；離開「空、無」這些體相就不對，即謂「非常」或稱「無常」。什麼是「平」？對一切境無執、無黏就是「平」，那怕是正、負、順、逆、歡喜、憂愁等都不對，入這樣情見的話，就是「不平」，要控制它、將此心攝受回來。行者要有這些智慧，就像你想要哭的情形一樣，開始要哭時，馬

上警覺不該動感情，一警覺，心就能攝受回來，即能不哭出來。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如果你了悟了此種心生歡喜情見之原因，進而能控制住這個輕安的狀態，就不會有什麼過錯發生，認知輕安、心中愉悅等不是證到什麼聖境，聖人應住境無心，怎能心生歡喜覺受？顯然非證到聖人的境界。如果你警覺這樣不好，你就有智慧力去化解一切喜心生起，同時知道這還不是聖人的自在解脫境界。

這時行者要用慧力去觀空，去掉歡喜心才對，因還沒有真證到聖人的自性佛心的境界；聲聞、辟支佛、菩薩、佛等聖人，能以如如的佛性，或以大圓鏡智鑑照一切境而無礙、自在，行者無此功夫，就不是聖人的境界，不要自說已成聖人、住聖境。

「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喜樂魔，入其心腑。」

如果行者認為自性真如常生起歡喜心，常法喜充滿，就是證到聖人的境界，而不去加以制止的話，那就危險了。久而久之，在行者毫無防備之下，就有一種以前修行得了好喜樂的魔，看到你喜歡讓心住在愉悅的樣子，與其臭味相同，就會藉機進到行者的心腑中，控制此修行人。

開悟行者在修三三昧（空、無相、無願）時，第三個無願三昧就是心裡要能無有願求，行者心無願求時就不會著魔；或心眼稍開的世間禪者，學十八空觀中，若以具有願求的心在修行，心就有罅隙，會為諸魔所趁。到此為止，已說明六個受陰魔相，都是因行者心失常或有所願求，才會著魔道。

修行人不要有想修得神通之念頭，最先要能修得漏盡通，沒有煩惱法。若行者有某些願求，更容易為魑魅、魍魎等所趁，它們進入行者心腑中，灌

氣使你身體充滿真氣，就會有異能、假的神通產生。或真有一些神通，但那不是你修來的，是魑魅、魍魎等鬼神的能力使然，你若不察就會迷失掉。

「見人則笑，於衢路傍，自歌自舞。」

喜樂魔進到行者的心腑後，行者即神志失去控制，隨喜樂魔的心起伏，因它喜心充滿故，所以會讓行者一見到人就嘻笑，於路上自唱自舞，很多修行而無慧自制的人，就會像神經病的人一樣，控制不了他自己的喜悅心，邊走邊舞又邊笑，真有如神經病的人一樣，這哪像是一個正常的修行人？

「自謂已得，無礙解脫。」

行者著魔後自己唱歌、跳舞，且自說已得無礙解脫了，身心多瀟灑呀！誤認為這樣很高興的樣子就是無礙解脫。「無礙解脫」是什麼意思？都還搞

不清楚！既然無礙，逆境無礙，歡喜心也要能無礙不黏才對，怎會專喜愛「歡喜」呢？煩惱無礙，歡喜也應無礙，怎麼會喜歡載歌載舞，這是錯誤的認知！所以好的事、壞的事，都沒有罣礙，才是解脫，不受一切境的影響。要有這種警覺心，行者得大定過程時，都可能會有這些經驗。

若你覺得今天不曉得怎麼樣了，突然間，心一直要飆起來，非常 high 起來，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高興，那時就要警覺了！是不是外在周圍之間，有一票你看不見的眾生心中在歡喜什麼，而你感覺到它們的心生歡喜？或者，是歡喜魔在很高興時，影響到你的心，令你也要高興起來？

在沒有可高興事情的狀態下，尤其往常要你打坐才有輕安的感覺，現在沒有打坐，怎會有輕安的感覺？怎會出現心生歡喜的現象？所以要認識清楚境況，如果不能認知的話，終歸失於正受。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行者進入受陰魔境中，能修到此受陰區宇是件好事，但因為迷失了受陰的正常覺受（正定），生起歡喜心不察，讓其繼續發展下去就會迷失，終致淪墜。行者失去控制情見，不能使心導入正常、平常心的情境中，捨受未得而迷失，距離證得煩惱滅的自我解脫還早，就這樣迷失掉了，被喜樂魔所控制了，到此未證到聖人的解脫境界，就這樣被糟蹋而淪墜了。

（七）大我慢起相

1、經文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剝花。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卻崇土

木？實為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衆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個魔相行者禪修中偏愛輕安，喜愛心靈安祥喜悅，因不察而心常執取歡喜心，認為禪修中心常現喜樂心是輕安相，如此錯誤認知，可能就會為好喜樂魔所害，產生第六種貪安喜樂相之魔相。

本魔相名為「大我慢起相」，行者修證到非常特殊的境界，自認為已滿足修證，因而生起狂妄自以為跟佛等齊的心態，行者讓心偏執特殊境界，讓心動起優勝想，這時已出現受陰的偏差相，才會有慢心發出來。行者可能會

被大我慢魔侵入心腑後，最後會不禮塔廟，並毀佛經、佛像。此種人當魔退離後，因造業深重，當要入無間地獄，此魔相是到目前為止，著魔後其果報最為嚴重的魔相。

（2）經文解釋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行者在世間禪禪修過程中，突破色身或心眼稍開，修到色陰魔境消滅了，進入了受陰境界中，對眼、耳、鼻、舌、身等諸根所現的種種異能善境界，均能不黏、不著、不惑而超越了。此時行者轉修內心境界，當內心的感情領納作用現起時，能夠清楚地觀照它，並不會迷失在憂、喜、苦、樂等四覺受中，且均能清楚地了知，得到受陰清楚明白境界，進而欲往住捨念清淨、平

等法之地步。但若已開悟行者，從八識心田中去觀覺受更能清楚、明白，更能執杖牧牛，讓感情不隨境轉。

「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

行者修到初步能控制感情的覺受時，自謂修行如是已足，修行好像到這樣境界已到頂了吧！什麼都做到了，所作皆辦，該要做的、該要去修的，大概都做完了；自謂已足，無所事事，證到這個境界還有什麼可修的？這時行者如果不看經典的話，可能會誤認為無事可修了，修行結果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已突破一些色陰魔相了，對感情領納作用也已控制得很好，沒什麼事可做了，那不是成佛了嗎？下去還要修什麼呢？

行者到此境界，突然間又失去感情覺受的控制，毫無來由地有超人一等的大我慢心生起。行者若證得真空理地，應隨時保有一空無的心，能隨緣應

緣而不執一切法塵境，當然也就沒有著魔的可能。

在心地還沒清淨前，行者很能知道怎麼來控制這個心，當心已被調伏得差不多了，行者就會放鬆修行、斷惡的意念。我們還沒修證到習氣永伏的八地菩薩位階，達念不退轉之位，習氣隨時都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像本魔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行者好端端地，卻認為無事可修了，所以疏於防範心病再起，習氣又重新萌芽、發作了，才會起大我慢心而不自知。

「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

行者因一時不察，現大我慢相已太過離譜，又犯過慢更是不好，還有比這過慢更傲慢的，如慢過慢、增上慢，最後毫無理由的卑劣慢都出來了。禪宗行者慢就是慢，也能知是心病，當然亦能執杖牧牛而調伏之。

這裡經文出現各種慢者是何內涵？佛法在唯識學裡，對慢字都有其特殊的說法，約有七種慢別：（1）慢：對比自己差的人，認為自己較殊勝；而對於跟自己同等之人，卻令自心起高過他人想。（2）過慢：對跟自己同等之人，硬說自己勝過對方；對勝過自己之人，卻偏說對方與自己同等、差不多。（3）慢過慢：對於勝過自己之人，卻認為自己勝過對方多多。（4）我慢：這是七慢中的根本慢，以我執重故，恃我而起慢心。行者內執有我即認為一切人皆不如我；行者外執有我所，即說凡我所有的皆比他人所有的要高上。（5）增上慢：尚未證得之果位或殊勝之德行，自認為已經證得，此稱為增上慢人。（6）卑劣慢：對於極優越之人，卻認為自己僅稍劣於其人；或雖已承認他人比自己高勝，而自己實卑劣，然絕不肯虛心向此人學習、討教。（7）邪慢：無德而自認為有德者，以邪知邪見傲慢於他人者。

對修禪的人而言，不管慢、過慢或慢過慢，…等，從卑劣慢到邪慢，反

正慢就是慢，只要離開平常心就是不對的。不管七慢或八慢，禪修者看來就只是一個慢字，這些不同的名詞，代表傲慢心不同的層次。此處指所有不正常傲慢的心態，因失於防範而全部都出來了。

「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

行者起慢心時，會認為十方一切佛的修證境界，大概也像他修到的這個樣子，所以行者自認為與佛等齊了，連佛都不看在眼裡，何況是下位之聲聞、緣覺等。在如來的下座有菩薩、緣覺、聲聞等聖眾，行者連佛都不看在眼裡，何況聲聞、緣覺、菩薩等聖人，當然更不看在眼裡了。

其實會生起慢心的行者，因心還不夠清淨，沒到讓習氣永伏的階段，才會在無力見諸佛所證得的三明、六通、四智、三身等神通、智慧力前，就認為自己證到解脫時的清淨心等於佛證，其佛殊勝境界也就像他如此而已！對

諸佛的智慧，因未證得而不自知時，就會誤認為修行大概僅止於此吧！在覺受疏於防範時，看不到諸佛的神通妙用與智慧前，自己會想：我差不多也是成佛了，就由心地裡生起我慢心，對十方如來都看不起，何況其下位者。

「此名見勝，無慧自救。」

這種生起我慢相之狀態，就是修證到一個非常殊勝的境界，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認為心已能所作皆辦了，想要超越什麼，也好像沒什麼可超越了。這種證到的殊勝境界，行者也要以平常心看待才對。但行者卻沒有智慧去自救，以致自己的受陰情見再起，讓自己的貢高我慢心生起。如果理念上有正確認知的話，證到這樣就是佛嗎？因心又污染，尚有慢心，心地不柔軟，怎能說是清淨的果地佛境界？

我們對佛的境界多懂一點，就會知道成佛是多難呀！若你達不到像佛陀

一樣的真正實修跟神通妙用的境界，光是心清淨、感情作用清淨，又怎麼樣？還是只得解脫，連悟無生的阿羅漢果都沒有，那裡會有真正成佛的道理。所以要有智慧能自識自救，見到修行到這種殊勝的境界，都還會冒出這種我慢心起，就表示心還不平衡，表示潛在微細習氣冒起，讓你的傲慢心顯示出來。要能控制我慢心起，微細慢心要去，平時當要學習謙卑。

如何控制我慢心呢？就是見到諸佛菩薩像一定要頂禮，除非環境不許可，才不用頂禮，不然看到什麼佛像都要虔誠地頂禮。甚至於面對出家師父也要頂禮，如此培養謙卑的心，以後碰到什麼慢心在作怪，就馬上會警覺。其他若還會有看不起他人的心，也更要警覺，要有智慧自救。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行者見色陰銷，受陰明白並未證得聖人境界，如果再警覺自心冒出我慢

相時，就知道自己心還是不清淨，行者連歡喜心起都不被認可了，何況是我慢心起，故要把它擺平。如果能夠悟到這樣，就沒有什麼過錯，也了解這時見種種勝境，並非證得聖人的境界。前個魔相是輕安無慧自救，現在是得勝境卻使我慢心起，如果不能悟到這是不正常心起，反而真認為自己修到聖境的話，那就糟糕了。自認證到聖人的境界，跟如來一樣，甚至於有時候認識不清楚的人，還說比如來功夫還要好、還要高，好像高佛一等，真是沒有正確的知見，將來著魔有份。行者心在發起我慢心時，就知道不清淨，就要覺得不對了。所以行者能夠這樣了知的話，就沒有過錯，不要自說我已成聖人了，真是大妄語成。

「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

若行者自己認為已證得聖人果位，因而生起我慢心，在失於警覺之情形

下，就會有一分大我慢魔，因鑑於之前修證有境界而無慧自知，犯了我慢起之心而成魔。何謂一分？對自己而言，具足是七分，對於幫別人做功德，自得七分，別人僅獲得一分，合稱八分功德。此處言一分者僅有六分淨心而有一分不淨心，是為大我慢心魔者，此一分大我慢魔當然是不理睬別人的，只有遇到慢心起、臭味相投者，才想玩弄行者一下。此一分大我慢魔會進入行者心腹中，控制此修行人的心識，讓他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為。

「不禮塔廟，摧毀經像。」

行者著大我慢魔時，會輕視一切聖人，看不起一切人，並不禮塔廟，又摧毀所遇見之佛像、經典等。

塔者英文名 Stupas，印度文名 Stoop、梵文 Tupa，建立塔有幾種用途，裝佛舍利子塔，及佛弟子的舍利子塔；裝佛陀的生活用品（缽、袈裟）等遺物

之塔；紀念佛陀事蹟的塔；紀念佛陀前世事蹟的塔；供後人許願的塔等等。

後人能建塔其功德無量，譬如說建窣堵婆（塔）或在窣堵婆上刻佛像，都能種福、種慧，雙重功德。佛弟子可為八種人起塔，謂如來、菩薩、緣覺、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轉輪聖王等八種人入滅後，必當為之立塔供養，則功德無量。為何要為此等聖人建塔？（1）如來塔，如來萬德皆備，三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俱圓，天上人間所共尊仰，故佛滅度後當起塔供養。（2）菩薩塔，菩薩上求佛道、如來菩提，下化眾生，隨類現身，度脫無量，故菩薩滅後當起塔供養。（3）緣覺塔。（4）阿羅漢塔。（5）阿那含塔。（6）斯陀含塔。（7）須陀洹塔等。上述緣覺、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等五種人皆有大小果位，應受人天供養，為植世福田，故佛弟子當起塔供養。（8）轉輪聖王塔，轉輪聖王雖未斷惑，未出三界，然以福德之力，治四天下，又以十善化育群生，為世之所尊敬，故轉輪聖王

滅後也應受起塔供養。

《八大靈塔名號經》中，世尊指出在八處靈蹟建塔者，或朝禮者功德無量，八處者，分出生處、證道處、忉利天為母說法下凡處、涅槃處等四處，再加上四處講經說法轉法輪處，合共為八處。依經文述說分別為：（1）迦毘羅城藍毘尼園，乃佛生處。（2）摩伽陀國之尼連河邊菩提樹下，乃佛陀成道處。（3）迦尸國波羅奈城鹿野苑，乃佛陀轉法輪處。（4）舍衛國之祇陀園，乃佛陀現大神通處。（5）桑伽尸國曲女城，乃佛陀於忉利天安居畢，自七寶寶階降下處。（6）王舍城，乃提婆達多作破僧，僧眾分離二處，佛陀化之使歸一位處。（7）廣嚴城，乃佛陀思念壽量，將入涅槃處。（8）拘尸那城雙沙羅林內，乃佛陀入涅槃處。

塔廟是代表佛的清淨法身，行者若因著大我慢魔故，不禮拜塔廟，對寺廟佛像、菩薩像都不頂禮了，還把一切的經典、佛像都摧毀了。他不知道塔

廟代表著佛法身安住的地方，經典、佛像也是一種表徵，因為一般人若沒有一個目標來頂禮、來修行，他會不知道怎麼修、怎麼辦道，如果安立一個佛像或什麼塔廟，他有一個標的，初一、十五起碼會去禮拜，讓他回想清淨法身所在。

但有智慧的人隨時隨地，會認為十方虛空都有佛法身在，所以一禮就遍禮千萬億佛，在心中這一頂禮就全拜完了。這是認知層次的問題，也不能因為你證到一切法好像空了，就把這些相變成空，起了大我慢相，這就沒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剔花。」

著大我慢魔者，自認為境界高過佛、菩薩等，就會對他的檀越徒弟講：

「這些佛像都是金銅所鑄或是土木所雕塑，怎會代表佛?並不會有佛在的！那刻有經典的貝多羅樹葉或是劫貝娑樹製成的細棉布，此等也僅是一種物質，不能代表有佛在的。就算有佛在，我與佛已等同，更不必禮拜此等物質。」殊不知萬物皆有佛性，有情、無情皆是眾生，眾生者當然都是具有佛性的。

貝多羅葉梵語 pattra 之音譯，乃供書寫經文之樹葉，略稱為貝多或貝葉。中國紙張尚未發明以前，古印度以此書寫資料，尤其是經典。現今南傳佛教亦用貝多羅葉書寫經典。當然能書寫經典之樹葉不限此，但是多羅樹（tala）之葉，是最適於書寫者。因為多羅樹之葉形似棕櫚樹，葉長、質稠密，書寫以前先將葉曬乾，截成長約六十公分，寬約六公分之葉面，左右各穿二小孔後即可書寫。

樹葉書寫時用刀錐或鐵筆等尖物戳刻葉面，再以煤煙等製成之黑墨汁染

著其上，待拭淨後，葉面即留有書寫之痕點。若於其葉上書寫成經文，則稱為貝葉經。寫畢後，再以絲線貫串貝葉成束，用與貝葉同樣形狀之兩片大形夾板，壓於上下兩面，如此即成經冊。

公元一世紀時，中國蔡倫先生發明了新造紙術，東漢時期，經濟、文化大為發展，竹簡、縑帛越來越不適應書寫的需要。為了製造一種比較理想的書寫材料，蔡倫先生在前人利用廢絲綿造紙的基礎上，採用樹皮、麻頭、破布、廢魚網為原料，成功地製造了一種既輕便，又經濟的紙張，總結出一套較為完善的造紙方法，使造紙技術有了跳躍似的進步。公元一百零五年，蔡倫先生將造成的紙張獻給朝廷，受到皇帝的讚揚。從此，人們都用這種紙，並在全國通稱蔡倫先生造的紙為「蔡侯紙」。

但在一至十世紀，古印度佛教徒攜帶大批寫有經、律、論三藏之貝葉經，前往中亞及我國之新疆、西藏和尼泊爾等地區弘揚佛教，此等地區之佛教徒

亦往印度學習佛教，帶回大量之貝葉經。十一、二世紀，伊斯蘭教侵入印度，復掀起佛教徒向外譯經傳教等活動之風潮，故於上述地區發現大量之梵文貝葉經，內容包括小乘佛教經典、傳說、故事、詩篇及歷史記載等，其中又以尼泊爾所發現之梵夾最為完備。

中國在蔡倫先生發明新紙張之後，就廣泛使用紙張，往後的幾個世紀中，中國將紙張出口到亞洲各個地方，並嚴密保護造紙秘密外洩。公元七五一年，唐朝和阿拉伯帝國發生衝突，阿拉伯人俘獲幾個中國造紙工匠。沒過多久，造紙業便在撒馬爾罕和巴格達興起。公元八世紀，造紙技術便逐漸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傳開，那裡開始使用紙張，後又經阿拉伯諸國傳到北美和歐洲。

中國紙張發明後，一般佛經經卷仍採用貝葉經保存方式，如西藏文經典即為一例。又形狀模仿貝葉經者，有銅葉、樺皮、紙、白　等四種。至於壓伏貝葉經之夾板，或書冊之夾板，則稱為梵夾。

至於經中所言「經是　花」，　華者乃用劫貝樹織成之細棉布。劫貝樹者梵語 karpasa，又作劫貝娑樹、古貝樹、迦波羅樹，意譯作時分樹，是屬於棉之一種。原產於東亞細亞，印度德干地方栽培甚廣。中國、希臘等地亦有之。其絮可製成布衣，其衣稱劫貝衣（梵 karpasaka），為十種衣之一。其製成的布書寫佛教經文，即稱為　花，又稱毛古貝，或說毛　。

「肉身眞常，不自恭敬，卻崇土木？實為顚倒。」

著大我慢魔行者誤把肉身看成真常、永恒，真修到慢心起境界時，行者卻說肉身即是真的，而且是永恒的東西，這是錯認此四大假合為真。著魔之行者告訴徒眾說：「自己不恭敬自己肉身裡面那永恒的佛性，卻去崇拜那些泥土樹木所蓋成的塔廟，實在是顛倒，不拜自身，而去拜外在的這些佛像。」這些著大我慢魔者的認知都是錯誤的。雖然著大我慢魔者，欲要空一切相，

並教導其徒眾，不去禮塔廟，並毀佛像、經典等，他的徒眾沒有智慧，師父怎麼講，徒眾就怎麼信從，因為大眾同時亦受魔力所控制故。

「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眾生，入無間獄。」

對著大我慢魔者深信不疑的徒眾，就真的依它教導，把塔廟推翻搗毀了，把佛像、經典燒掉，甚或把它埋棄在土地裡面，這件事情就這樣鬧大了。前面所提的諸多魔相，都因誤認諸魔相，而淪墜到那裡還不知道，但這裡的魔相是「疑誤眾生」，行者自己走錯路沒關係，還導致其他的信眾，對佛起懷疑心，讓他們對塔廟、佛像、經典起懷疑心，起不恭敬心，導致他們也走錯路，這著大我慢魔者一定會入無間地獄的。

無間地獄就是阿鼻地獄，所謂無間地獄，為八熱地獄之一。阿鼻地獄其

意思是什麼？以《觀佛三昧海經》中云：「何名阿鼻地獄？阿言無，鼻言遮；阿言無，鼻言救；阿言無間，鼻言無動；阿言極熱，鼻言極惱；阿言不閑，鼻言不住。不閑不住，名阿鼻地獄。阿言大火，鼻言猛熱。猛火入心，名阿鼻地獄。」

又有一說無間者，就是說每一個眾生都有一段期間的壽命，不管多長，地獄眾生也有其壽命，壽命盡應該要再輪迴其他道，但入無間地獄者沒有，一期又一期在裡面生生死死，受無窮無盡的地獄苦。自己修行著魔就已是很糟糕的事，再因為行者疑誤眾生太離譜了，所以才會感召入無間地獄。

前面各階段的魔相，都是在迷失時失於正受，當從淪墜而已。而此處這一階段，就很重要啦！自己迷失沒關係，如果還導致他人毀壞塔廟、經典、佛像，當要入無間地獄。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本來修行能到此受陰區宇境界，應是好事。但因為迷失了受陰的正常覺受，當生起大我慢心時不察，因捨受未得而迷失了，就會終致淪墜。距離證得煩惱滅的自我解脫境界還早，就這樣迷失掉了，被大我慢魔所解決了，尚未證到聖人的解脫境界，就這樣被糟蹋而淪墜了。

行者修行中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作用？很簡單的！只要以般若波羅蜜多智慧，觀一切法無所有，若心有違離「平常心」的念起或情見時就不對了，那怕高興的、不高興的，有仇怨的、我慢心的，或者是謙卑的心起也不行，行者都要保持一平常心，就能度過受陰魔相。

（八）無量輕安相

1、經文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精明中，圓悟精理，得大隨順。其心忽生，無量輕安。已言成聖，得大自在。此名因慧，獲諸輕清。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輕清魔，入其心腑。自謂滿足，更不求進。此等多作，無聞比丘。疑誤衆生，墮阿鼻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有行者修證到殊勝境界，自認為已滿足修行，而生起一個狂妄、自認跟佛等齊的心態，若不察覺，則有大我慢魔侵入其心腑中，不禮塔廟、毀壞經典等等罪行，產生第七種大我慢起之魔相。

本魔相名為「無量輕安相」，行者於得大隨順中，其心自然生起無量輕安之覺受，緣圓自心，心想事成，因之認為自己已得隨意大自在。如果行者真的修證到受陰清淨的話，心就能夠起大隨順，起心動念都能隨順其意。既然行者修到這個受陰—憂、喜、苦、樂等覺受都能清楚不迷糊，再來鑽研清淨自性的殊能，就有無量輕安相現起，若行者不明察，以為證聖，就會感召一好輕清魔入其心腑中。

（2）經文解釋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上個魔相為行者在禪修過程中，以止觀修其心性，當修到色陰魔境消滅了，五根、六塵不著，眼、耳、鼻、舌、身諸根所現的種種異能、善境界等諸魔相，均能不黏、不著、不惑而超越了。此時行者對內心的感情領納作用現起時，能夠清楚地觀照它，並不會迷失在憂、喜、苦、樂等覺受中，均能清楚地了知，住於捨念清淨中，得到受陰清楚明白境界。

「於精明中，圓悟精理，得大隨順。」

此時行者於精性靈明的體相中，能圓滿悟知此精明真如之相，似有無所不辦的實際能力，且對一切境能自然隨此精明真如而轉，故得大隨順意境。行者逢此隨順心境不戒慎，讓心又動起受陰不清淨心，因而會入無量輕安魔相中。

行者當於精湛妙明的本性真如中，非常圓明地去了悟此精湛妙明的體性真如，行者要它現什麼相，它就能夠現什麼相！要做什麼事，就能成就什麼事！就理地上而言，行者從空真如性中起一切法，從諸法中能得一切隨順。

行者體會有此種心力時，因心地未淨，常會對眾生起瞋心、邪心，甚至是惡毒心，可能就會如其所願的實現，真是造業不假身體力行！故禪宗祖師大德言：「悟後要執杖牧牛，不要隨業緣流轉造業。」次因行者心已無惡習，牛性已不野，不會再隨意造業，但正義之心常突現，要扮演警察的心尤甚，對不合理的人、事，尚存有怒目金剛以對的心態，若起「不能如眾生意」的念頭時，也就能真的實現。

以某人要升官來說，你認為此人福德不具足，那有資格升官?此念一起，該人的命運就會莫名其妙地改變了！故行者起什麼念，就成就什麼法，真是大隨順意境。然行者要有菩薩覺悟的心，不要亂他人因果，他人因果不是由

你來決定，他人的命運有時不要強加干預，不然也還是未證得法執滅的境界也。

進而言之，行者心清淨後，能悟到空性的人，起心動念就很自在，你要想什麼就能變什麼，因萬法唯心造，達此境界的人，心能夠起大隨順，起心動念都能隨順其意。既然行者修到這個受陰境界不迷糊，再來鑽研清淨自性的殊能，縱然心中起了中文的「清淨」兩個字，亦可把你面前對方身體清淨一下，就這麼一動念，他身體也就清淨了，邪障也化無了。

我們剛開頭講受陰區宇時，為什麼行者的心可出離色身，但卻起不了心的神用？因沒有靈通妙用之力源，當下的你被那些感情領納作用給迷糊掉了，故處在受陰區宇中，才不能隨順，若能隨順或現意生身，亦要警覺這還不是究竟。

「其心忽生，無量輕安。」

行者在了悟自性真如，得精明妙用之事實後，已得大隨順心，事事順心，無有所礙事。此時行者突然自心裡生起無量輕安之相，沒什麼可罣礙事，若有罣礙事，起念則能成就，便能轉其境，故事事處無礙中，時時處於無量輕安中。

這時候行者的心不是幻心，前面講的幾個魔相是產生輕安相而已，現在悟得大隨順心後，無窮盡的輕安卻一直冒出來，沒有煩惱，身體輕輕的，經絡順暢的，心理安安的，真是身心安泰無量。得如此輕安境界，再不肯定自己怎麼行呢？

「已言成聖，得大自在。」

這時候行者自己可能告訴自己：「我是已經證聖、成聖人了，不然怎麼能得此大自在的心用？聖人才能有此等自在力，而且不只是自在，更是大自在，若非佛即是大菩薩了！」事實上在各階段修證中，行者若有所證，皆應提醒自己，應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才能成就菩薩道：若行者不以無所得為用功方法，終不能悟自性佛心！行者心有大自在的體知，亦是動了受陰情見，修行者要始終保持一個平常心對一切善境界才對，觀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

「此名因慧，獲諸輕清。」

行者這種無窮盡的輕安，是因為潛在的佛性真如所產生無量的智慧，不必再被一些看不到的恩恩怨怨因緣黏著、攪和，而能現脫黏境界的自在輕安、清淨心性。為什麼行者可以得大自在？那是因為在十方虛空中，不管甲、乙兩地相隔多遠，因緣起來時都不會受它影響。當初行者常以靈知靈覺的心，

對自己的事情搞不夠，還要搞別人的事情，雞毛蒜皮的事情也都要去插一手，所以才會知道某甲家怎麼樣，某乙家怎麼樣，無事找事，行者心亂不定，沒有辦法入輕安。

現在行者心已能攝受回來，對一切境相都能不管、不著、不黏，這種智慧斷絕一切因緣，一切因緣震撼不了你的禪定力、慧解脫力。這樣的話，行者無量的輕安會生起，這個智慧就是來自於斷一切因緣的糾纏，有形、無形的因緣都可以斷，雖然看不到此智慧力，但輕安確是獲得了。獲種種輕清即是輕安以外還有清淨，因為智慧才得到種種身輕安、心清淨之相。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行者因為有智慧能轉一切因緣，所以獲得諸多輕清心境，但還沒證到聖人的境界，行者懂了此現象以後就好了，還沒有修到解脫果位，因內在想陰、

行陰區宇未破，那有解脫果位可言？要到識陰盡，才有一點聖人的味道，才有阿羅漢、辟支佛果位。聖人先要過五關斬六將，五關者「色、受、想、行、識」等五陰，斬六將即是要突破「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不過五關、斬諸根六個毛病，那有聖人的味道？路還好遠，到這裡才是修證的入門而已！

「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輕清魔，入其心腑。」

行者若喜歡輕安自在境相，並同時以為自己已成聖人、得聖解，長久以往，則有以前修證到同樣境界也誤失本來自性清淨的魔子們，在虛空飄呀飄的，看到行者有這種喜愛輕清心態跟他一樣，他就會進到你心腑裡面，讓你心也能更輕安！好輕清魔一進入行者心腑，他想、你也想，兩個心合在一起就不知道誰是誰了，行者就會這樣迷失掉了。

「自謂滿足，更不求進。此等多作，無聞比丘。」

行者以為修到這樣子，已自在無礙了，隨意能成就一些事了！認為佛修證到的境界大概也是這樣，所以更不求上進，也不深入經藏或多聽他人講經說法。認為：「既然我已證到輕清的境界，還有什麼可學的？我已最行了，還聽他人說什麼！」所以行者也不去聽人家說法，自己關在屋子裡面，變成一無所聞的出家人或修行人。

經云：「從聞、思、修入三摩提（正定）」，自己修到這個輕清的境界，就認為已不錯了，還要去聽別人說法嗎？不去聽也無所謂，但要能深入經藏！末法時期，真開悟行者要聽誰說呢？很多台面上的邪魔等講的頭頭是道，仔細一分辨，全是胡說八道，乾脆不要聽，自己閱讀大藏經！自己有基本的理念，且有世才辯聰及般若智慧，可以觸類旁通，不必聽人家的。

若真正已開悟的人寫出來的書，看了會讓人受益，這倒還無所謂；沒有開悟的人寫出來的東西，只有堆積文字而已，是是非非難斷論。所以行者不如自己深入經藏，求得智慧如海，不要做無聞比丘或居士。

「疑誤衆生，墮阿鼻獄。」

行者證到這個境界時，就去行菩薩道，去跟人家講經說法，但因自己沒有正知見，也聽得不多，說出來的法沒有正知、正見，因此胡亂說法，就會疑誤眾生，這要罪加一等，入阿鼻（無間）地獄。上一個魔相也是入無間地獄，現在這個魔相也是要墮入阿鼻地獄，意思是一樣的，因自壞也壞他人修行也，當然要感召入阿鼻地獄的。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行者能修到此受陰區宇境界是件好事，但因為迷失了受陰的正常覺受，失於正定，在生起諸多輕清心時不察，就會迷失著魔終致淪墜。行者失去控制感情入正常的情境中，捨受未得而迷失了，距離證得煩惱濁、眾生濁、命濁等的自我解脫境界還早，就這樣迷失掉了，被一輕清魔所解決了，到此未證得聖人的解脫境界，就這樣被糟蹋而淪墜了。行者在修證過程中，只要一離開本來菩提自性真如，或一失平常心就不對了，那怕高興的、不高興的、小自在、大自在心起也不行，不能著迷，都要保持一平常心，才不會感召諸魔而淪墜。

（九）謗戒無因相

1、經文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明悟中，得虛明性。其中忽然，歸向永滅。撥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乃至心生，長斷滅解。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謗持戒，名為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婬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破佛津儀，誤人入

罪。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個魔相行者於大隨順中，其心自然生起無量輕安之覺受，其心隨順自在成就，並認為自己已得大自在，更有無量輕安相現起，若行者不明察，以為證聖，就會感召好輕清魔入其心腑中，產生第八種無量輕安之魔相。

本魔相名為「謗戒無因相」，行者於明悟中得虛明性，心似已清淨不受諸緣所生覺受之影響，之間忽然心歸於永滅、無念、入空。此時行者可能執取此境，一向入空，空心現前，就會說一切都是空無的，因果也是空無的，因而就會撥無因果。如此行者不察可能感召空魔入其心腑中，做些毀戒行為，飲酒噉肉，與異性進行淫穢之情事等，破佛律儀，當從淪墜。

行者在受陰區宇中，要常常用方便法門來修持，行者到此境界已是相當不易，然到此處反而因執空失去正受、正定而墜落到著魔之境。故行者在修行過程中，不要隨便動感情作用。行者要訓練到六親不認，心有如銅牆鐵壁，如此行者心對諸境當能如如不動，就不會有各種魔相發生了。

（2）經文解釋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行者心眼稍開或真開悟（八識本心真現起）後，當於任運過程中，以止觀之法門，勤於修心養性。行者修到色陰魔境消滅了，對眼、耳、鼻、舌、身諸根所現的種種異能、善境界等諸魔相，均能不惑、無黏、無著而超越了。此時行者內心的感情領納作用現起時，均能夠清楚地觀照著它，以及自己起

何習氣相應，並不會迷失在諸緣所生覺受的憂、喜、苦、樂中，行者得到受陰清楚、明白之境界，能住於捨念清淨中。

因行者修證到色陰魔境滅時，受陰又能清楚明白掌握，於清楚明了受陰諸境後，對於諸法真如實性明瞭悟知，以此清明自性真如虛應一切因緣諸法，久而久之，面對諸法不黏而終歸斷滅。行者處此修入空心之狀況下，若不戒慎，又讓心妄執空無之情見，因而撥起無因果之斷滅見，最後當著空魔之難。

行者悟道後，首求「空」解脫門，若僅心眼開的世間禪者當學十八空觀，也就是以意解空的意境來得空相。當然空證是我們要得解脫時所必要修證之主要法門，故行者內心對一切法的執著，要慢慢的放下。行者在修空觀時，能對一切法不起相應，對內、外境界都不相應，有此對諸境虛應的能力後，對一切的因緣果報，都當作沒這回事，慢慢就會形成「撥無因果」的錯誤認知。行者造成錯誤的認知後，連守戒、律儀等都會認為無所謂，因都誤認為

是空故，這樣就會走入歧途。

祖師大德開示：「最後的就是最初的。」剛開始時我們是怎麼修的，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行者修行到最後，當然也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不能因為你修行修到一個境地後，就否定世間的一切因緣果報之現象。你內心可以不執著這一切的境，但不能在行為上顯現出對戒律、因果的斷滅見，這樣就會造成「撥無因果」的現象，第九個魔相就是在講這個「謗戒無因相」。

「於明悟中，得虛明性。」

行者在感情覺受能清楚掌控的修證中，可說是受陰明白，也真能清楚明白地悟知菩提自性真如本心，本是空無之實性真如，本是俱足無漏功德性真如，對一切法能無著、無黏，故能獲得虛應一切法之寂靜湛然的清淨體性。

在你開悟後，一直在學斷掉此心對一切境的執著，擺脫一切因緣的牽扯。現在對受陰憂、喜、苦、樂等都能不受，受陰清楚明白後，已回復到本來清淨的自性，可以用一個「虛」字來虛應一切法，不以實在的妄執習氣去相應一切法，此因行者的妙明自性佛心，能看清楚一切境緣，不會迷糊，不會被一切境緣所迷，虛受照應，故言「得虛明性」如是境界。

「其中忽然，歸向永滅。」

行者處此虛明性中，自性能不應諸緣，永處湛然空寂中。行者於此中時，忽然所有念都歸於永滅，遇緣不再生諸覺受，也就是心要往大死一番住入，若此時行者不察，認為世間事那有因果輪迴之情事，就可能撥無因果而著空魔。

有位同學昨天還在煩惱，大小事都煩惱，搞得天翻地覆，甚麼事情都會

認假為真、疑心疑鬼。如果有一天忽然間「啪！」一下，甚麼都沒事了，甚麼疑心病、甚麼貪、瞋、癡，甚麼毛病都煙消灰滅了，都沒有了！「啊！我怎麼會這樣呢？」一切事都沒意義了，該煩惱的不知道煩惱了，該懷疑的也不去懷疑了，這才是脫黏—「桶底脫落」。

行者當萬緣進來，沒有心去相應，那才是有點「空」的樣子，我們體性的空相才現出來，菩薩悟「空」就是這樣子。但是悟「空」後，你不能說：「空，永遠要空到底！」因此我們就要進到「滅」的境界，滅是只滅覺知境的心，不是要去滅覺知後的境，「境」與我們有何相干呢？境歸境，緣歸緣，境緣生生滅滅，但是我們的體性真如（空）、自相真如（有）面對著境，可不必滅，真心實性真如沒有生滅法。

行者再進一步地用功，為了要證入空解脫門，封住內緣的業緣種子，不讓它萌芽，也控制妄心不起，斷掉外在一切因緣，面對諸法不執一切法。這

樣一直用功、任運下去，突然間，你對一切境緣都已不起心相應，同時歸向永遠的斷滅。禪宗祖師大德所講的「心大死一番」後，就會有像這種歸向永滅的境況樣子。譬如說，你從心中悟知某世殺了某甲，今生某甲要來討債，因你觀空智的修證，得虛明性來應一切法，更不為此法縛而使「果」真的發生。

有的同學說，以前大小事，他都很在意。第一念生起，本來是自心真如本覺的反應，接著下來第二念起都是無窮盡的煩惱境（邪真如性起用），一直在起煩惱心或情見。如果突然有一天，「啪！」一下，煩惱、罣礙的種種事情都沒有了、都不起了，昨天跟今天一下子間兩般情，全部幻滅了。遇到痛苦的，也不覺得痛苦，遇到悲傷的，也不知要悲傷，好像一切的感情作用都滅掉了。這樣的話，還有甚麼因？因無心來應緣，這樣還有甚麼果發生？

業緣來，不現果報相，自心是大死了，慢慢的就會有個錯誤覺知，以為

因果看不到了，好像不存在了。因果報應在不在，是由你本身對法有無執著而定。聽了那麼多佛法，你的心在未解脫前，執著一切法為真，才會隨境流轉，那就是生死輪迴中的果報。

現在你的心對一切境能夠不相應，不去執著任何業緣，這不相應的真心真實性真如，就會引申為世間沒有一個因、沒有一個果。你要證悟時可以這麼認知，但最後還是要回過頭來，世間的因緣果報還是因緣果報，你不能去撥無因果。

《金剛經》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所以說「偏空斷有」或「偏有斷空」都是執著兩邊。你在修空觀時，因為感情領納的作用，還沒完全能控制，這一關不突破，就沒有辦法突破魔擾，色、受這兩個區宇魔相不走過去的話，你就沒辦法逃避外在種種客邪的牽扯。

此時候要學習禪宗的不通商量或六親不認，什麼叫「不通商量」？非人

起心動念，你跟它一問一答，這也是在攀緣，不能做到「心密無罅縫」。自心自問自答，如此自性不顯，不能入空，不能讓心大死一番。甚麼叫「六親不認」呢？不是說我看到親戚不理他，不去認這個親戚，不要有這種想法！而是說我們心裡面的感情因素，要把它昇華，不要被父母、公公、婆婆、兒女這些親情所左右，你要求得到解脫，你就要超越一切的感情作用。所謂「超越」，就是不要因為他是我親戚、朋友，我就要多照顧一點，多給他一點點好處，這些都會造成心不平衡，易為客邪所趁，心不平衡就會出亂子。你也不能因為與此人無緣，就對他不理不睬；也不要因為有親緣關係，就特別有個罣礙的心，這樣你就沒辦法自在。

「撥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

行者在修空觀得力之時，虛明的體性應一切緣時，突然之間，都能不起

心相應時，雖有其因，心卻能覺而不應緣，因你的定力夠，所以這個「果」好像永遠沒有表現出來，該發生的事情也沒發生。沒發生的原因，不是因為因果沒有了，而是因為你有能力不應緣，所以這個果就沒辦法成就，若行者因此有錯誤的認知，就說世間哪有因果?將所有世間事一併導向空無、斷滅，而撥無因果論。

我常講「因緣果報」，有因、也有緣，為什麼成不了果?因聖人可以控制這個緣，不讓「因」成為「果」。一般人沒辦法控制這個緣，就會隨緣應化流轉，該怎樣就怎樣，隨緣應果，隨緣則果報就呈現了，你可以轉這個緣，使「因」不能成為「果」，但此「因」永遠存在，哪時候會成就果報?就不知道了!以後哪一天或哪一世行者又迷糊了，又退轉了，果報現象又會來了。

古代為什麼會有一部《慈悲三昧水懺》的經懺出來?話說唐朝有一高僧一悟達國師，過去前十世時，名為袁盎，與晁錯兩人在朝為官，互相攻擊、

互相陷害，結果袁盎害死晁錯。晁錯死後瞋心不滅，一直想要報復；然袁盎死後再出生為人時，成為戒律嚴謹的高僧，且連續九世都是德行高超的僧人，晁錯屢思報復，均不得其便。至第十世後袁盎還是出家，時名悟達法師，他被懿宗皇帝選為國師，因心又起不淨故，名利心起，貢高我慢心起，在德行不完美時，才被晁錯有機可乘，在他膝蓋部位長一個人面瘡；因其眉目口齒都有，也會吃東西，故稱人面瘡。悟達國師遍訪名醫，無數次的治療，都不得治癒。

後來遇到迦諾迦伐蹉尊者，由此聖人之助，告以啟建慈悲三昧水懺文，並據以做法會，求慈悲三昧法水洗瘡，如此才治好其累世冤業之痛，這是慈悲三昧水懺法會的由來。由這段話你可以體會，持戒清淨，心一向入空，則業緣果報不能成就，但不能以此就撥無因果，當行者有一世心生退轉時，心又不能清淨時，果報當再現起。

「乃至心生，長斷滅解。」

行者對一切法以觀空智，把它破掉，要求得解脫，第一階段就要這麼去做。到此，行者對因緣諸法有能力不受，叫做諸法不受。但「因」永遠不會滅，就是它成了「果」以後，還是不會滅；如果滅的話，是為「斷滅」，如來藏性即不存在，這又是錯誤的認知。如果「因」不能成為「果」，是你在修行過程之間，控制了這個緣，不讓它成就果報，也不能因為有能力以虛明性真如應因緣，就大撥無因果之論說，把一切事都歸向空無，這樣「空心現前」，對一切法不相應，到這一階段，才有一點證到空的樣子。如果你沒有正確的認知，就會產生斷滅一切法緣之見，墮入空亡。

行者心生起法來應緣，是因為證不到解脫，所以常常都會抓一法來斷煩惱。現在好不容易得虛明的自性真如，沒有虛明妄想，突然之間諸法歸向永

滅，不再黏了，是脫黏了。但在你還沒有證到脫黏境界時，就一定要學空、悟到空。在悟到空以後，不要執著空，一直把心壓著以空見為見。

我們在講六結使時，常提到修身的過程是「動、靜、根」等三，心的修證過程是「覺、空、滅」等三。修心時，把一切靈知靈覺的感應心滅掉，不滅的話，就沒辦法證到「空」，就沒辦法證得解脫。如果「空」證到了，靈覺心不敏感了，得空證後，也要把「空」也空掉，不能再執著空。覺了以後，行者能不用空，而以對待的空去滅那個塵境（有法無主，是為無相），不是用絕對的空去滅那個塵境（斷滅），如此以對待的空，空卻一切境是為第六層次「滅」的修證。

如果你常用斷滅面對一切法，那佛性就會被你壓死掉，你只有悟到空的一面，沒辦法證悟到圓融佛性真如的兩面，會變成頑空（頑固的空）；若悟得頑空，你的佛性也完了。所以，要等到哪一個階段，讓你的心再活起來，

冥冥之中自有定數。如果你的心還會對煩惱法起相應，那你自性還沒辦法脫黏，還看不開，就是還要學「空」，還不能太早放開「空」之修證。

如果「啪」一下，你的心突然對一切境的執著能永滅，你有把握說大、小事都能把持得住的話，你就慢慢地再轉過頭來，讓這個覺知心再起，用體性去面對一切境，但不會去滅那個塵境，這樣「空有不二」的境界才會證到，也才是完美的修證境界。所以「一向入空」以後，你的空心會現出來，但是心再生起時，不要強將它滅卻，若有這種的心態，就是犯了「長斷滅」的見解。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行者如果體悟到在修行過程之間，要把心壓下來，空掉一切緣，這是過程之間的一種悟空階段，行者知道就好，等待因緣當學回有。不要把妄心壓

死掉後，也把真心永遠壓死掉，這就叫做斷滅空。此時行者不要因悟得空，能不隨因緣轉、不受業報，內心能得解脫知見，就去撥無因果論。

如果你知道修行過程之間，本是有這回事，也不能因感情較淡薄，不隨緣流轉，就說是證得聖人的境界，這並非聖證，還沒修證到聖人的境界。小乘聖人的境界是五蘊滅盡，得聲聞、辟支佛果位。

若是佛、大菩薩的聖者，即有三明、六神通，且得三身（法身、報身、化身）、四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成所作智）；佛如來更有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四無礙解，恆住捨性，無忘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等薩婆若智。此時行者只是受陰快盡而已，是有一點空解脫的樣子，但這是對感情作用來講而已，你內心的妄想還沒滅，也就是說想、行、識陰未破，所以非為聖證不可有聖解。

「若作聖解，則有空魔，入其心腑。」

行者如果認為對一切境都無罣礙、無情見，就是已證得聖人果位，且抓著此錯誤知見執著不放，執著一個空到底，且大撥無因果論。若這樣，可能就有一個空魔乘機會進到你的心腑裡面，此空魔與你臭味相投，也和你有同樣錯誤的認知，空魔進到你心腑後，思想舉止執著空無，會讓你看不到因緣果報的現實。之後，因你心偏執空無，且心也還沒清淨無垢，隨思想而去造業，所以又會犯清淨戒而不自知，還自認是空了一切，那還有因果報應。

「乃謗持戒，名為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

行者著空魔後，會以為一切行法、心法，都是空無，還說如小乘行者的持戒修行，是多此一舉，認為菩薩悟得空後，有何持戒、不持戒？就是犯戒也是空無，有何戒可犯？所以此著空魔者反過來，毀謗小乘行者。

聖人的德性是完美無缺的，心地柔順的，聖人能知一切法，善觀眾生根基，誰應修小乘法，誰又是大乘才質，都能洞悉了知，怎會去批評別人呢？因為行者還沒成為聖人，且自己修得不夠好，又因錯認境界，才會常常去批評別人，甚至去毀謗持清淨戒的人，說：「心性本空，持戒有什麼用呢？」或說：「持戒是小乘人的修持法門，為何不學大乘？菩薩是悟空了，有何持戒或犯戒之謂？」

真菩薩是悟到空有不二之法，當然對法不執，但也不會犯錯，只有未證謂證的假菩薩才會說悟空了，什麼事都可做了，連壞事也都可做，這哪是悟道的人？六祖雖曾說過「心平何勞持戒」這句話，問題是：你心平了嗎？若心平的人，「戒」對他來說似有若無，守戒而不住戒，守戒是輕鬆愉快的事，不會那麼可怕，起碼守戒的人不會亂搞，故不會招致墜落。

你還沒有證得解脫、還沒有證聖以前，不能因為你悟空，就說你證到聖

人的境界了，而反過來說持戒人是小乘胚子、小乘種性，聲聞、緣覺種性。聲聞乘、緣覺乘，他們都是以持戒修入的，守戒非常的嚴格，即能證得阿羅漢果。你在修大乘，修空觀，但我空、法空還沒有究竟，有究竟的人不會去毀謗他人持戒，還會讚嘆他們守戒清淨，會說這個人在修律宗，德性莊嚴，很好！佛弟子當知，世尊住世或正法時期，僅守清淨戒，即能得阿羅漢果；一入像法時期，當持戒清淨再加禪修親自體悟，才能得解脫三界；末法時期，除持清淨戒外，還要加禪修、唸佛，才不會誤入歧途。

因為你虛明妄想已滅，悟到虛明性真如現起來，讓一切法永滅，表示你有脫黏的功夫，解脫的初步能力有了，但不能因為你證到這個現象，就一直執空，一直執空的話，空魔有機可乘會進到你心裡面去。一切的魔都是要破壞你的德行，有時先給你好處，甚麼好處？你要甚麼神通，它就給你甚麼神通。你喜歡空，那麼空魔就給你空，甚麼都空、無，甚麼都看得很開，最後

連戒律也把它給破了。

空魔讓你毀謗佛教戒律，你笑小乘行者幹嘛守這個戒，菩薩悟空，什麼都沒了還守戒？其實，因地菩薩還是要守心戒的，如戒殺，不是要真的去做，只要心起個「殺」念，就犯「殺戒」了，故菩薩守戒是更嚴格的，小乘行者守不殺戒，只要行為不去做就算不犯戒，他內心很氣你，生起「要把你殺了」的心，但他沒去殺你，這樣沒犯戒。受菩薩戒的人就不行，你看到蟑螂，心起要殺那隻蟑螂，恨不得把它踩死，雖不做但這已犯戒了。小乘行者真正把它踩死才算殺，所以你受菩薩戒後，要注意「心」的起滅狀態。如果空魔進去行者心腑中，會導致你失去心智，毀謗小乘、守戒之人。

除非持不當的戒，影響身體健康或什麼的，像不吃油、不吃鹽。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裡面就有論到這一點，持這種不吃什麼的戒是不對的。不吃油，體內代謝就會發生問題，最有可能的是膽囊會出毛病，內分泌也會

錯亂，因為會改變你正常生理的現象。

有人問：「經期來得太少，要如何辦？」。我說：「你大概不太喜歡吃油吧！」。她說：「對呀！我很少吃油。」男女性荷爾蒙都是從膽固醇或脂肪去合成的，不吃油，怎麼合成膽固醇，或類固醇、性荷爾蒙等？它們是掌控男、女性生理的，荷爾蒙不正常，當然身體機能會不正常，有時還會影響到心理，像更年期婦女，性荷爾蒙不分泌後，全身都不對勁了，心也煩躁得很。

因為不正常生理會造成你心煩、造成你心不清淨，那是體內荷爾蒙分泌不正常，直接影響你的心理。聖人是解脫了，身體情況好不好，他都無所謂；你沒到這個境界，身體的分泌不正常，會造成心慌意亂、情緒不穩定，如果缺少維他命B群裡面的葉酸、菸鹼酸、維生素B_{12}，當然你也會心慌意亂、不安定，有時還會造成耳鳴、幻聽、幻覺的毛病。

斷食會造成身體代謝不正常，你要能忍受不正常境況現起，如果能夠忍受的話，也是一種解脫的成就，但是心還沒到達解脫境界時，身體的不正常，你很在意的話，那你守這種不是戒律的戒律，就不是很好了。

世尊也沒有叫我們不要吃油、不要吃鹽，是後來有些祖師大德認為不吃這些的話，也許你慾望（尤其是性慾）會減少一點。修行最怕的就是這方面的障道，既然要除掉這些煩惱，就不吃油、不吃鹽，用此法來壓抑此毛病，等於是用石頭去壓草一樣，沒真的祛除雜草。正確的修法，應是從心地裡面去轉，才是最根本的，而不是僅用戒律或用飲食來降低性慾的干擾。修行人無故覺得淫慾心起，是受諸多因緣所影響的，要能善觀因緣及找出對策。修行人引發淫慾念，除根本慾心未除外，有時是由於氣聚下體所引起，此種人不知化導真氣，可由督、任脈依心繫緣於某穴道，這樣導一輪後，應可化解多餘之真氣。（詳《打坐入門》一書之心繫緣處。）

談到戒律，比丘戒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戒南山律宗作三百四十八戒，總號稱有五百戒，是適合小乘行者修的。小乘行者在行為上規範自己，不然常常會犯錯，因為不善觀心或意志力不是很堅強，就從觀行為下手。不像菩薩以觀心為主，菩薩意志力很強，在真修行時，他心裡面可能很亂，但表現在外的，還是自在無礙的樣子。

持在家菩薩戒的二十八戒要盡量去守，不要二十八戒都犯得差不多了，除殺盜淫妄四重，連守護色身氣機最起碼的戒一持不非時食戒也犯了，很多人退轉時都是這樣開始的。因為修到某段時間以後，會很貪吃，每樣東西都好吃，每樣都要吃，碰到齋戒日，不吃就不行了！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忘記，還會說吃了就吃了，以後碰到齋戒日再不吃就好了！但之後還是忍不住，照吃不誤，最後就完了！持不非時食戒有很多功用的，除了維持你的氣機不會滅掉以外，還有齋戒日這幾天，天神會下降人間考察善、惡行；以及在血糖

下降的情況下，你內心面對不如意的事情時，會去學習控制你自己。「修」不是說吃得飽飽的，血糖升得很高的（140~150mg/dl），對甚麼事情都能無礙，看這世界都很美麗，這樣修是修不好的；你要在血糖下降至80~90mg/dl，然後心神恍惚，看到事情不如意就要發脾氣，小孩子大聲一點、活蹦亂跳也要罵人，其實這時才是真正要修行時，才是在轉你內心對外境的執著。

「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婬穢。」

行者著空魔後，就常常以心空無礙為由，與信仰他的徒眾們，飲酒吃肉，說什麼「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腸過」，佛性是佛性，酒肉是酒肉，有甚麼相干？本來也不相干，只是你喝酒吃眾生肉會喪失慈悲心，會滅菩提種性，怎能成就菩提道？魔就是這樣毀滅你的。受空魔入心腑的人，常常就與他的信眾們一起喝酒、噉肉。「信心檀越」們被他有意無意的灌輸此不正當的知見

後，又因徒眾們的心也被魔所攝受了，不會起懷疑心。某些前科累累的小罪犯，其徒眾還是渾渾噩噩緊隨著他學，真如經典所說，被魔攝受其心，不覺得有何不對，還自認師父一點都沒錯。

有正知見的人聽一句話，就會知道某個道場的法不對，哪有願意去走不好的路？你會接觸到那種道場，也是你宿世的因緣，或是無正知見者，才會常常碰到邪因緣，才會走到邪道場而不自知。你想要走正確的路，你想要成佛，只是你的因緣不太好，轉轉就轉到那邊去了。

行者著魔難後，廣行淫穢就更離譜了，但飽暖思淫慾又是必然的結果。行者沒有覺悟的話，常常會對他的徒眾說，淫慾是順其欲性，已悟空的人，行淫也無所謂，所以信眾就信以為真，徒眾間或者是師徒之間亂搞一通。不要以為菩薩悟「空」後，就可以亂行淫慾之事。

就算是在家行者，夫妻間能不行淫，才是真修梵行，若還不能斷淫，行

淫也僅止於夫妻之間，不能與第三者行淫。有的著魔者說反正悟空了，就說不用守戒律了，甚麼都可以不守了，所以才有廣行淫穢之事。

我們現在還在修行，我們又不是大菩薩，可以無所執著地去度化很多人；而大菩薩他們正的也做，逆的也做，合理的也做，不合理的也做，反正他就是要把你度上路。縱然是如此，菩薩在方便度眾時，也不會做些五逆十惡的壞事來。我們不像道濟禪師（濟公）或觀世音大菩薩，所以還是要「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較實在。

以前的濟公老和尚，他是證到阿羅漢果再來的，神通變化無量，所以他可以製造一些順逆事端，把你修理得半死，然後再給你懺悔，讓你能上路，因為他內心已經空了，沒有甚麼對、不對等觀念，反正他就是為度化你而做的。現在行者連受陰都未度過，五蘊未走一趟，沒有果位可得，還想學濟公禪師，真是不自量力。

另外，你所做所為不守戒律，自認內心是空了，但別人可沒空，看到你這樣亂來，會說：「你自稱大菩薩，所做所為卻是這個樣子！」人家會看不起這個宗教的，進而毀謗佛教，你罪業是否很大？因為你所做所為而使人批評佛教，你不殺伯仁，伯仁卻因你而死。

同樣的道理，你不要說你內心空了，就可胡作非為，內心空沒關係，但行為上很多無心之過，別人看了之後，都會掛在佛教的名份上，所以會批評佛教。因此，不是說你悟到空以後，就可以隨便亂做，你如果有正知、正見，不管你是證到甚麼境界，一舉一動都是有因果的，你若撥無因果，這會淪墜的。

「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

行者被空魔所攝，又用此魔力去攝受他面前的人，著魔者也有能力使那

些人不起懷疑心，或生起毀謗他的念頭，著魔就是這麼可怕的。

為什麼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說，沒有證到自性清淨，修法無益?不見自性，心就不淨，心不淨的人修法就會去造惡業。一般人造業還要去動身、發語等，你這時候要去造業，只要「動念」就行了，那是很可怕的事。

古時候，禪宗祖師大德，說要「執杖牧牛」，此方法就是用在這個階段—受陰、想陰魔相中。行者起心動念都要管得死死的，不讓它有一絲一毫的動念，不管是合理、不合理，對、不對，都要打得死死的，這樣才能悟入「空」。

修行本求心明，心要明代表甚麼?心要明代表你貪、瞋、癡、慢、疑等種種習氣毛病都滅了，不受此等毛病左右了。這個時候才可學心法，而所學的心法是要為眾生而用的。如果一個人開悟了，就有心的超能力，但心不清淨，不清淨就會用這些念力，用這些魔力去控制人，這些都是在造地獄因。

如果他自己不會去控制人，空魔進去他心腑後，魔利用心力攝受他，使他也能控制別人。

以前在「大乘精舍」上課時，有位同學下課後來問說，某個修行者在某處演講，他很好奇就去參加，當她講完，經過這位同學身邊，兩人四目交投時，就有一股氣灌到同學身體裡面去，整天氣機都很旺。他問我要怎麼辦？我告訴他不要再想她，也不要在意這件事，諸法無常，過幾天就會沒事的。他照做後，過幾天也就沒事了。若沒有正知見的人，一看到說全身充滿了氣機，不疑有他，一定會驚為是佛、菩薩，馬上就跟著她走了，其實這是魑魅、魍魎眾等氣機。諸佛、菩薩的氣是柔順的，讓你身體恰能利用，但不會超旺而失眠或造成其他的困擾。有些異能的人自己更要小心、知怕，不要貪、瞋、癡、慢、疑等毛病還沒有滅時，隨便去學些甚麼法，有超氣感或什麼超能等，這樣是很容易著魔的。

「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

這些鬼魅、魍魎、魔眾等進到行者的心腑裡面後，先給你有點異能，然後就要毀壞你的德行。因你有點異能，名聲搞得愈來愈大，就愈容易迷失自己。鬼心久入以後，行者迷失了自性本心。再來魔就會破壞你的形象，讓你行為出醜，給你吃屎、喝尿，你也認為無所謂，你說：「甚麼都空無，都無所謂，飯可以吃，尿可以喝，大便亦可吃。」

談到喝尿吃屎，有個很有名且說法又很喜歡開玩笑的法師，有一次他提到有人說：「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腸過。」他就說：「既然佛在心中坐，吃酒肉沒關係，那叫他吃大便看看，應也沒有關係哩！」因為佛在心中坐，大便穿腸過，吃大便有甚麼關係呢?當然沒關係，那叫他吃大便看看！這等於是在糾正有此種不正確觀念的邪道行人。

《楞伽經》中云，菩薩欲證如來無上菩提者不應食眾生肉，且看經云：「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眾生肉，然我今當為汝略說。（1）謂一切眾生從本以來，輾轉因緣，嘗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2）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3）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4）眾生聞氣，悉生恐怖，如屠戶及獵者等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不應食肉。（5）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6）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7）令諸咒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8）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9）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10）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11）多惡夢故，不應食肉。（12）空閒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13）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14）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15）我嘗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

有人還真大言不慚說：「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腸過」，真是能這樣如如不動嗎？酒後可能會亂性，食眾生肉頓失慈悲心，連諸天都不食眾生肉，何況是菩薩！這都是一些邪魔歪道講的，徒眾無知還真信從。修行人修行有功德福報，但毀犯禁戒也有果報的。修行功德先受報，然後犯戒者再受報。且看《金剛經論》裡，世尊所說修行人吃肉的因果：「其中或有單犯食肉，必落神道，上品鬼王，中品夜叉，下品羅剎；受人祭拜，福盡氣消，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再來看飲酒者，世尊云：「其中或有單犯飲酒，必落鬼道，上品有財鬼，中品風月鬼，下品消散鬼；福盡氣消，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所以同樣修行而不淨口，吃肉喝酒所得果報是鬼神道，怎會得解脫知見呢？

在這裡經典所講的，鬼心進入一個人身體太久以後，它就覺得不好玩了，就要破壞你的德行，所以在行為上叫你喝尿、吃屎，吃喝這些與酒肉等同。

為什麼酒肉和尿屎都是一樣？因為都是「一種俱空」。如果你悟到「空」，有空魔進入體中，那吃甚麼不全是一樣嗎？如果從平等性來講是對的，吃甚麼都一樣能飽就好，憂喜平等、苦樂平等，酸甜苦辣一味，那吃肉喝酒和吃屎喝尿不是一樣嗎？

其實魔等就是故意要破壞你的德行，讓你去吃屎喝尿，與喝酒啃肉等同。如果你還有一點理性的話，這屎尿怎麼吃喝啊？一想到就要吐。你如果悟到空後又著魔了，屎尿和酒肉都看成一樣，照吃不誤，因心被魔所迷故。

「破佛津儀，誤人入罪。」

如果一位出家人或居士在吃屎、喝尿，別人會怎麼想？啊！這個人修法修得著魔了，不要去學他，不要去學這個佛法，搞不好自己也會像這樣的，這種錯誤的示範，會變成一種障礙，這就是魔要破壞你，假藉出家人或修行

人去搞一些違反常理的行徑，人家就會害怕不敢接觸佛法。行者行為破壞了佛所制定的律儀，使後面跟你學的人、徒眾們，因不夠瞭解，也一樣的走入不正確的路，自己有罪不用說，連本來要學好的人，也跟你一樣造業，當然你罪過更大了。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行者講悟得「空」，本來是沒錯的，只要不認為證到聖人境界就好了，不然著空魔後會失於正受，在正確的覺受、感情作用方面，沒有得到正定，證不到「捨受」這種功夫的話，就會淪墜。我們說憂、喜、苦、樂、捨這五受，在修行過程之間，苦樂（身）、憂喜（心）都一直在突破，最後要修證到捨受，如果證到「空」，捨受就會現了。

然而行者著空魔後，正受沒有得到，反而當從淪墜，反會墮落了。所以

證到「空」時，就要轉向，學習空有不二的「中道觀」。《金剛經》也有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前面一直在講空，一切法都是空，就在斷我們的業障，斷我法二執。

開悟的人妙明覺知歷歷不爽，但是要如何超越？告訴你要用「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句話，不要去執著諸法，等你功夫練得差不多了，再發菩提心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自性開發顯露，認識清楚自性真如本心以後，就不要再有斷滅相，有斷滅相就會像上面所說的，一向入空，一直執空不放，到最後會撥無因果，甚麼吃肉飲酒事都敢做，這樣就會失於正受，最後當從淪墜了。

（十）狂行淫欲相

1、經文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味其虛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無限愛生。愛極發狂，便為貪欲。此名定境，安順入心。無慧自持，誤入諸欲。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說欲，為菩提道。化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婬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於末世中，攝其凡愚，其數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滿千萬。魔心生厭，離其身

體。威德既無，陷於王難。疑誤眾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個魔相行者受陰明白，心性真如虛明不亂應緣，已去虛明妄想，忽然間心歸於永滅、無念，空心現前，空無一念，因而撥無因果，感召空魔入其心腑中，做些毀戒敗德行為，飲酒噉肉，進行淫穢之情事等，破佛律儀，產生第九種謗戒無因之魔相。

本魔相名為「狂行淫欲相」，行者於心性虛明，且真氣深入心中、骨髓內，其心忽有無限愛慾心生起，慾愛得不能忍受之時，似已發狂，貪欲之心

不滅，便極欲行淫，此種狀況因行者無慧自持，才會誤入種種慾念中。若行者不察，即會有一慾魔入其心腑中，廣行淫慾，終入無間地獄。這是十種受陰魔相中，最嚴重的一種迷失，才會下到無間地獄中，前面還有兩個入無間地獄的魔相，也是因疑誤眾生，而得入無間地獄。

行者開悟以後，或僅達心眼開者，超越色陰魔相後，第一個受陰魔相就是感情領納的作用，濫慈悲心起，看到眾生淪墜到那麼卑下如蟲蟻等，就會哭哭啼啼。之後又經歷另八種境界及魔相，到最後的互相行淫之地步，這是最大的魔難與修行上的敗筆。

（2）經文解釋

「又波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

行者在真正禪修中，以止觀雙運，進入心地的修行。未開悟者於坐中修，待心眼稍開者即有色受陰魔相。色陰上諸魔相，世尊告訴我們說那是善境界，但要知後不要執著；不執著這善境界，一執著時，說：「唉！我怎麼可以看另一世界眾生？怎麼可以聽另一世界的聲音？」或說：「我怎麼可以聞到此處沒有的香味、此處沒有的臭味？」或說：「我的身體怎麼可以感覺眾生的存在？」這些魔相都要能不執著，即是謂善境界。突破這些色陰魔境後，才有機會開悟；開悟後，接著就會進入感情領納作用的階段。而開悟的登地菩薩還是要在起居生活、待人接物之間，去修習般若智慧，對色陰的種種魔相慢慢地控制、超越了，然後再進入受陰魔相的修證中。

我們為什麼會去造業？最主要就是有感情領納的作用，有年輕人看了你不爽，手槍拿起就「砰」一下！警察問他為什麼殺人，他說：「他看我一眼，我不爽！」看一眼有甚麼關係呢？不爽就開槍打人家，這就是無明感情作用

在作祟。

修行人悟入真心以後，覺知真如是很敏銳的，感情還是很豐富的，行者都可以讀得到別人的心，不要說用眼睛看，心也可以感覺他人的成見、愛見。對你有成見，你要修正你自己的覺受，不是叫別人不要對你有成見。有天你感覺：我修得順、逆境對我都無所謂，那時你再反過來看他，其實他對你也沒這麼壞的。

這是相對的，所以我們常常講，修行人就像一面鏡子，別人有甚麼相，你就現什麼相；反之，你現什麼相，對方也就會現甚麼相。你現什麼相，你不要執著，以後講「辨認自性」，就在學習如何去發掘自性，不去與你的習氣相應，你如果能夠悟到這樣的話，自性現一切境能不執著，就不會去造業。

當然受陰魔相的過程，修起來都差不多，但要境界修到了，心才能自在，現在還不能自在，是因為還沒修到這境界。行者色陰消後，受陰明白一行者

對覺受知道得很清楚，諸根緣境所生覺受，如七情六欲、憂喜、苦樂等覺受，都能清楚。受陰明白中，行者只知道但做不到不相應，那沒有關係，但要能清楚。行者在清楚間，對內心的憂喜苦樂、七情六欲等感受，因還沒有清淨，還在努力修行，過程間才會遇到諸受陰魔相。行者一定要知道它起什麼魔相，就能清楚地去控制它，如此才不會著魔。

又舉個實例，這個人講這一句話，你聽了不爽，心裡就有個不甘願的心一直冒起來。你發覺了，心裡嘀咕著：「唉！我為什麼還有個不甘願的心？」你要看著它，它就消…消，消沉下去了。如此你起碼知道：我還有個要面子的心，我還有一種不以為然的心存在，因此才有此種反應。

以後再修、再修，修了幾個月、幾年以後，同樣的事情、同樣的話語，加諸在你身上的話，會像一灘死水一樣，連一個漣漪都不會起，這樣就做到了心淨，受陰就能超越了。現在你還做不到，做不到就要明白、清楚，修行

就是在這個階段修，要看清楚受陰覺受反應的各種現象，之後才能依之而修呀！

菩提有何好處?你有菩提才能看你自己心的反應，但不要去執著些光怪陸離的諸多現象，這些對修行都是次要的經驗而已。你的心對一切境的反應，一定要控制得清楚，若做不到清淨，做不到沒關係，但你要能警覺，有警覺就好辦了，就怕面境不能警覺，讓它一直發展下去的話，還不是跟一般人一樣，所以行者處於受陰中，要做到受陰明白。

「味其虛明，深入心骨。」

禪修中所現的禪味出現虛凝清明的自性真如，且自性真如虛明味深入我們的心，又深入骨髓裡面去。如果虛凝清明的氣機走錯路徑，走到心坎、走到骨髓裡面去的話，因為虛明入心，氣入骨髓，這個人就比較有愛執的感情

作用；因為氣旺而較易入骨髓中，所以會誘起淫慾心，有此現象慾心比較強的毛病就發作了。

「其心忽有，無限愛生。愛極發狂，便為貪欲。」

行者因虛明禪味入心骨中，受陰又失覺控，深執一切世間美好物相，包括珠寶、莊嚴佛相，漂亮、美麗的異性等，都不經意地生起愛意、仰慕、愛欲的心。待自性的虛明味誤入心骨，生起無限愛心時，行者又失警覺性，讓它繼續發展下去的話，就會因愛極而誘發狂熱心態，一失常態就現貪慾之情見。此禪修中愛極發狂，是很不好的現象，氣不旺慾不強，氣旺慾強不能控制，不知斷其慾火，說要成菩提，佛說這是蒸沙欲成飯，怎麼可能修成菩提道！

有時候，我們看電視連續劇、武俠劇，描述這些情節倒很透徹；我們在

受陰這種境界時，對覺受是非常靈敏的，你稍微動心就要警覺到不對，「執杖牧牛」就是在牧這個「心魔」。不管對方長得英俊、瀟灑，或者美麗絕倫，我們看可以看，但不能起心動念，如果你一警覺有慾心，馬上要攝受回來，調伏你的心，不要讓它繼續發展下去。你好不容易修到這個境界，遇此情形還讓它繼續發作下去，就會有貪欲心念起。開悟的人，色身氣很旺，很容易氣入心髓中，但沒有氣是成不了佛道的。

世上最偉大的氣功師是釋迦牟尼佛，因祂開悟後隨即又證得諸解脫道理。經脈都通暢了，才是開悟的現象，只是世尊祂開悟時，七週中就證悟一切道理了。但我們縱使開悟，還是要學習去除諸習氣，因還沒有到證悟菩提的階段，智慧是有但不具足。世尊祂未證悟之前就有五神通了，在雪山苦行林中六年，一天吃一麻麥，那時候祂的法相都是皮包骨、青筋暴露，如此一定氣通、神通都有，只是還沒有證到漏盡、無上智慧、薩婆若智（一切智），

祂知道路徑不對，所以又走回頭到菩提伽耶處，菩提樹下禪修才證得無上菩提。

若行者開悟的話，整個身體氣機一定會通的，因要打開黑漆桶故。我們說有氣是來幫助修心的，但不要搞錯而專門以練氣為主，不要像外面的氣功師，天天在搞氣功，像是：「我可以被打，我可以讓汽車壓過去，都不會受傷或被壓死。」

到一個層次以後，就要講「心」，不要再講「氣」，但是也不要因為說佛教徒就不講氣，尤其是禪宗是身體有氣，但不去講這個「氣」，並不是說就沒有「氣」的存在。身體沒有「氣」怎麼開悟？大慧宗杲禪師也是一樣，他也是大氣功師，他修到一個心七上八下，要上不上、要下下不來時，正當那時卻是個好消息，是什麼東西讓他這樣？如果沒有氣在那裡？會卡成這樣嗎？因為你不懂，所以看表面文字，看不出來，他被氣卡在那裡幹什麼？好

像咬鐵橛一樣，這不是他願意的，就是一團氣卡在那裡，要上不上、要下下不來，一嗝過去就好了，一嗝過去就開悟了，氣通了，窠臼就打開了，打開後心的光明就現了。這些氣的現象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還是要回歸基本面—修心，我們修行最主要是在修心，不修心怎能得解脫知見。

再說氣機不旺盛者，再怎麼用功也僅是世間禪定，以輕安心靜為主，修不到第七、八意識中去；當然若境況好一點，也僅止於心眼稍開地境界，是可以修得有餘依涅槃，也就是小乘行者的境界，像五蘊滅盡後的聲聞、辟支佛道的境界（識陰魔相的最後兩個）。其實這些都跟因果有關，宿世因緣是怎樣，今生就會現起怎樣的境界，絲毫勉強不得的。若是外道行者無佛緣，想要開悟也難，光在身體上，五根、六塵上用功，五根真如現起，能超見、超聞等等，還是沒有辦法進入心地法門的修證。

回過來我們修行的基本面，就是要控制我們的心。此後，「氣」變得次

要了，雖是次要，但不能讓它傷害我們的身，因為要藉氣練心。練心之間，如何把氣導順，那是到後來應該要學習的事。有人去參加禪七，或四十九天的禪七、佛七後，當他身體整個氣機發動時，很多人不知道該怎麼去化解？他請問主七的人，主七者也不知道，只得說：「你出去休息！」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關卡，氣與心是有相關、連帶的，如何化解也要多聽、多學。

這裡講的心與氣「深入心骨」裡面時，你很容易被激動，為什麼？一個人的氣如果充滿整個身體時，感情就會很敏感而且脆弱，很脆弱時看到一個美妙的東西，就容易產生「愛執」的心。你心愈敏感愈是修心的時候，當然此時在修行上更好修，為什麼？因為動不動就會感知一切，有時就會疑神疑鬼，真妄難分。

我以前常畫二條線像鐵軌一樣都是平行的，距離誤差不到一公分，我們用眼睛看都很直，倘若不直，火車就要出軌了。我們要管自心也要像這樣，

不能讓自心習氣出軌。但是當氣壓到腦筋裡面去，心愈敏感時，你就不像一般人的那種感受而已，中陰身的敏感度是我們理性時的九倍多，那九倍多的敏感對好的事物，愛執心就會起來，對不好的事物，厭惡的心也很容易發作，就是因為太容易愛、太容易恨，所以你要好好管住這個心，不要讓它出差錯，這才是真正在修行時要做的，也才可說是實修的境界。

如果你很遲鈍，別人的心態你也讀不出來，表示心眼沒開，那在修甚麼？其實他心裡恨你恨得牙癢癢的，你也不知道，這樣要怎麼修？當你知道了他的心對你不好，你就要修你的心，使自心不要在意，而不是想如何來改變他的心意，你要學習不在意，這樣就是在攝心入空了，攝入空，你心就沒有反應，覺知其心境後沒有不舒服的反應，你心也就沒事了。所以，我常常講不要想轉外境，而是要轉你的心去面對外境；不要叫別人不要講話，你要面對吵吵鬧鬧的聲音時，能坦然的去承受，這樣你就慢慢會自在了。

這就是古德常講的：「萬境本閒，庸人自擾之。」所以，修行不要去要求別人改，別人是給你製造逆境，這是扮黑臉，扮黑臉的人很辛苦，得不到好處，還常常被人見怪；哪一個人不想當白臉、講好聽話，講好聽的話令人舒服，罵人的話令人討厭。如果是在真正修行，面對扮黑臉的人，你就說魔鬼是不好的，你就冤枉他，如果沒有這些魔鬼，你會成就嗎？每個人都喜歡做佛，看起來那麼莊嚴，讓人由心地裡生起仰慕的心。你看！我們的佛像，對你笑、對我笑，哪一個不喜歡這樣？但是那些魔也很辛苦，他來找你的缺失、缺點，然後整你，整！整！整到最後，他怎麼弄，你都無所謂，他搞了半天，捉弄了半天，最後你成就了，他可能沒有一點成就感，當初還要被你怨恨。

有時祖師大德也講，最壓迫你、最欺負你的人，突然間有一天，你覺悟了，你會說：「啊！我應該感謝他，如果沒有他，我怎麼可能成就？我要把

所有修行功德迴向給他。」真有這麼一天的話，你真是悟了！你真的是長大了！你要感謝這些人，確實也是這樣。

這裡講的，是在敏感之間，愛恨非常的容易發作，所以「愛極發狂」，你不能節制的話，「便為貪欲」。這貪慾在我們修行過程是最危險的，僅止於夫妻，那也沒話講，習氣未斷就是這樣子。如果沒有一種道德觀念，沒有貪、瞋、癡，殺、盜、淫、妄等戒律牽制你的話，那你這個人等於是魔一個，會隨便亂搞的。而且像上面說的，如果你還有點靈異能力的話，你的徒眾給你說得一愣一愣的，很崇拜你，你要怎樣，他們只有說「是」的份。

修大乘佛法，離不開氣機，氣機旺要對淫慾心能特別控制，最好能出家修行，出家修行，根本從心地裡把淫慾心拿掉，那是最確實的做法。不管氣旺不旺、吃得好不好，都沒有淫慾心，這才是真斷淫慾心。我們說「飽暖思淫慾」，心不淨的人會有這樣的毛病，吃得太好，身體裡合成的性賀爾蒙就

多，賀爾蒙就會催動我們基本的淫慾習氣。

有時還不止這樣，周圍之間還有一些無形眾生仰慕你的，圍在你身旁，你又搞不清楚情況之下，它的慾心影響你的心，你的心就會勾動淫慾心，就有行淫的慾望。修行人不要光看人和人的層次這種表面的現象，你還要用你的心，去感知周圍之間的無形眾生心，講起來是很可怕的。所以不管怎麼樣，不能有所差錯，這淫慾心的魔境，世尊是擺在最後一項講，最後講的都是最嚴重的。

「此名定境，安順入心。無慧自持，誤入諸欲。」

行者在定境之間，氣機進到心裡、骨髓裡面去，就會產生愛欲的心念，執取種種塵慾，卻沒有智慧去把持自己，例如當誘發起淫慾心念時，你無智慧自己把持住，也沒有智慧去轉此境界。有智慧者要如何做？行者當淫念起

時，不能隨淫念去發作，而要迴光返照那能知此淫慾念的真心，如此一做，主客立分，你當然就可輕易地與無煩惱的真心處在同一邊，靜靜地觀看那淫慾心，而此淫心自然也會逐漸消失不見。不然就是要像前述，能導順色身上的真氣，以化解淫慾的源頭。

我們修行到這種境地、狀況，起心動念都要如「執杖牧牛」，它起一個念，你就要警覺。有些人讓自心常常亂跑，跑去某甲、某乙那邊看看，所謂「跑」就是想想某甲、想想某乙。你要做到這個心若想到誰時，就馬上要能警覺—我為什麼要想他？想他，就是去干擾別人。若你一想某甲，過了一分鐘，某甲電話來了，你說：「哦！我一想到你，你就打電話來。」你不想他，他怎麼會打電話來？就是因為你想他，他感應到了，所以他也憶想起你，就打電話來了。

修行要特別小心，假使連這個念頭都控制不了的話，你死亡入中陰身時，

怎麼去斷那個因果業緣的牽扯？假設跟你有緣的眾生投胎到哪一道，你就會被牽扯到那一道去了，畜牲道也好，人道也好，只要是你的業力在牽扯，就會跟他們心有靈通感應。你不能否認你造的因緣中，也有很多都是墮落到地獄道裡去的。

處在受陰魔相間，要好好「執杖牧牛」，祖師大德提倡的牧牛，就在這個時候用，要管住這個心，只要有起心動念就要警覺，不管是善念、惡念，不管是幹甚麼的念，都不要讓它亂動，這就叫做「有智慧自持」。

如果「無慧自持」的話，在定境之間，氣機進入心裡骨髓去，誘發出對某種善境界或是對甚麼產生愛慾心時，會誤入色、聲、香、味、觸等諸欲。譬如某些修行人喜歡唱誦，這也是一種習氣，既然是修行，聽歸聽，不會去動感情說：「我喜歡這個音樂，我不喜歡那個音樂。」喜歡那聽起來像天樂一樣美妙的聲音，而且執著不放，這就是著欲了。

色、聲、香、味、觸這五種塵境的欲，都不要執著。每個人剛開始都很喜歡看佛像，一看！心裡實在太喜歡了，又莊嚴、又祥和，尤其看到雕刻得好的佛像，心裡面都有一種非常喜歡的覺受，到現在還是一樣，要刻佛像一定要找莊嚴、漂亮的，這也是一種習氣，這種愛心還沒有辦法平淡。但是這個還是個好現象，如果你讓它發展下去，喜歡看女孩子、喜歡看男生，且讓它一發不可收拾，這就不好了。不要動那愛欲的心，一動就煩惱了、麻煩了，如果你懂得這樣，就是有智慧，也就可以自持不誤。

「悟則無咎，非為聖證。」

行者禪定中入虛明性，證得禪味入心裡骨髓中，得無上順境的心，但卻還沒證得甚麼解脫知見，也還沒有證到甚麼果位，連須陀洹果都沒有，就是得須陀洹果還要天上、人間往返七次，才能得阿羅漢果，更不用說其他的果

位了。縱有定境順心，也並非時時面對順逆都能無礙，故無解脫知見可言，空三昧都未證得，連菩薩初二三地都未得，也沒諸佛、菩薩的神通力。更沒有佛的境界，如佛已得三明、六通、三身、四智等，有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薩婆若智等，你沒有漏盡通，怎有證得聖人的果位？如至此受陰境界的行者，有這種認知時，就不會出差錯。

「若作聖解，則有欲魔，入其心腑。」

如果行者沒有警覺受陰覺受出了偏差，認為虛明性之味入心髓中，而產生執取諸欲，是很自然的證聖事，那就錯誤了。行者誤認為這是正常的、沒有毛病的，且說自己已證得聖人之果位。這樣發展下去，行者失於覺受的控制，就會有一欲魔進到你的心腑裡面去，廣行諸欲，最後迷失而專重於淫慾中。

「一向說欲，為菩提道。化諸白衣，平等行欲。」

行者修法先要突破色身，再進而於覺受中悟空相；悟空的人，怎麼會有這個慾望呢？因當初行者悟空、執空，會落於謗無因果、毀戒之毛病，現在從偏空處走出來，再回有相的道路上，反入諸塵欲而不自覺知，說行淫也是在突破心裡面的空執，也是一種菩提道，也是證入空有不二、諸法平等之體悟，這真是胡說八道的認知。

行者且把這些錯誤的理念，推廣到一般的在家白衣信眾，對這些在家的行者、徒弟們，廣說：「諸法為空，諸有亦空，由是之故，放縱諸欲亦是菩提道的悟知；為平等諸法，眾生亦是平等，無有高下，可平等行諸欲，縱使互相淫慾亦是菩提。」平等行淫，師父要徒弟，徒弟要師兄姊，反正大家平等，一味平等，沒有一個尊嚴，所以行欲無恥無礙。

「其行婬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於末世中，攝其凡愚，其數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滿千萬。」

行者說行淫者像是真正護持佛法的子弟一樣，有縱欲的護持弟子，才配稱為持法子。如果不這麼做，就代表你不是想成為護持佛法之子—護持這個法的徒眾。因行者受慾鬼所制，鬼有鬼通，神亦有神力，在末法時期，攝受這些無智慧的凡夫大眾等，其數可達上百，乃至二百、五百、六百，甚至於滿千萬人等，並不為多。

何謂「末世中」？佛法分正、像、末法三期。正法時期是指佛滅後到五百年期間，因為這期間有實修實證的人很多，而且世尊所教的這些徒眾，因有修有證，且能得果位，要傳這些正法給大眾都不會有偏差。還有一說是正法應有一千年，但因佛陀慈悲，讓當時的女子（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出

家成為比丘尼修行，因而使正法從一千年縮減為五百年。

佛滅後五百零一年至一千五百年間是像法時期，證悟的人是有，但不多，成果位的人亦少，且不能完全的把世尊的佛法原意傳承、流傳下來，說法是有一點像又有一點不像，說不像又好像是佛法，說像也不是全這樣，都講一些小乘禪定之道理，不涉及解脫道的四聖諦、十二因緣觀、卅七道品等。本來像法是有五百年，因正法縮減五百年，將此縮減五百年加到像法時期，故造成像法期有千年之久。

世尊講的無上心法及解脫道，到末法時期一千五百年後，沒有幾個人清楚，所以佛滅後一千五百年至彌勒菩薩下生成佛前數千萬年間，都屬末法時期，這期間約五億多年之譜，之後就無佛法可聞，直到彌勒菩薩下生成佛。彌勒菩薩現住兜率天內院中，其天壽有四千歲，換算成現在的時間約五億七千六百多萬年，天壽盡時才會下生凡間，證悟成佛。未來彌勒菩薩下

生處還是在印度的曲女城附近，也就是世尊上忉利天為母說法後，於十一月十六日下凡間之地點附近。

「魔心生厭，離其身體。威德既無，陷於王難。」

行者藉用魔力去攝受這些成千上萬的徒眾們，然後亂搞一通，沉迷於淫欲中。當魔已玩得差不多了，把你的德行也敗壞得差不多了，反正就要被判刑了，魔眾等就要抽腿了，不再玩了！這些行者依鬼神魔力攝其凡愚徒眾，使沒有智慧的人，不知其行徑對錯，照其所教而去廣行淫慾。

慾魔促使行者與其徒眾廣行淫慾後，久生厭煩，說：「你這修行人真無智慧，聽我的心意聽得死死地，有點厭倦了，不好玩了！」他認為破壞行者的形象差不多了，就要離開其身體心腑了。當然，因鬼神魔力抽腿，此行者再無威猛的氣勢可言，也無鬼力再去攝受其徒眾了，其道德更因廣行淫慾，

倍受外界人士爭議，眾所皆知，德性也破產了。因無鬼神魔力加持，司法機關也可開始偵辦其不道德的行為，最後要走上法院被判刑入獄。

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世尊就預言了，末法時期魔難眾多，最近台灣出現過三、四起這種例子，道業不秉，怪力亂神，有的號稱神通廣大，有的騙財騙色，此等道場發展都特別快，最後好像都被司法追查辦理。有的因魔力使然，靈異多多，也有的說有分身術，真是無奇不有。經云：三地菩薩才有一個應化身，三地菩薩是離垢以後的明地，心明才能起一個應化身。看那些人大言不慚的說有化身了，連悟了甚麼都不知道，習氣心垢都沒斷，怎能住心明地，怎還會有分身、化身？

真悟者就應有正知正見，開悟的人就有菩提智慧，哪一個對？哪一個錯？悟的人心是通了，心通就跟諸佛的心會相通，與諸佛的心相通，隨時受到諸佛的語化、意化、身化的照顧，不要講身化，佛不必來到你這裡，祂只

要用語化就可以教化你，因為你心通了，你煩惱心才起念，一個念頭就飄來了：「放下！」用意念也好，用語化也好，諸佛、菩薩隨時都在教化你，你還會做錯事情嗎？只有潛默修行的份，老老實實地自修內心，讓其自淨其意。然而一些歪道或著魔的人，才會在行為違反戒律後，還說自己已有多大的成就。

一個真正開悟的人，都有諸佛菩薩在督導、護持你，因為你一起心動念，佛、菩薩都清清楚楚。不要說開悟的人，一個凡夫的起心動念，諸佛、菩薩也都清清楚楚。因為你是悟了、心開了，所以諸佛、菩薩的心很容易讓你瞭解，你一起心動念，諸佛、菩薩的心馬上到：「哎！這是幹什麼？放下！」。剛開悟的人是有素法身，但像小孩一樣，尚不清不楚，不能理解佛法、心法，此時都得受諸佛、菩薩教化。沒有人能像世尊一開悟，於七週間悟知一切因果道理，悟知如何脫黏諸業緣，並能將十方世界都顯現在祂心中，還有無量

智慧，甚麼事都看得清清楚楚。

三地菩薩如何才有應化身?從初發心要修一大阿僧祇劫，才能證得初地。初地是歡喜地，剛入登地菩薩之林值得歡喜。二地菩薩是離垢地，把你廿隨煩惱等等一切的毛病都斷盡，讓六根本煩惱—貪、瞋、癡、慢、疑、邪見等等毛病都淡薄，才能成為二地菩薩；二地菩薩就不得了了，心差不多完全清淨，才能離諸垢；離垢地未到時，不管是好名、好利、心不淨等，都是毛病，你做得到心清淨嗎?做到了，才是二地菩薩；做不到，就是你心眼開也沒有用，有神通異能也沒用。

三地菩薩，心是發明了，故叫做明地；心光明亮的人怎麼還會做錯事?到此心明的三地菩薩才有一個應化身。那某些人的化身從何而來?是鬼神幻化的，魔都可化成佛的樣子，何況是化成一個某某人，譬如《大般若經》言，善友應告訴修行人說：「魔可化成佛、菩薩、比丘、父母形像等。」故大家

要有正知見，要注重其德性，以德性去觀他修得好不好，不要被一些鬼魅的異能所迷惑。

也有一種人，雖魔入其心腑中，卻能不被魔擾的。若你修行時嚴守戒律，雖然它進到你的心腑裡面去，但是它起心動念你都能警覺，心念有偏差時，馬上能管住心意，這樣當然不會去做壞事，也不會想要幹甚麼？你不想求名、也不想發財，要幹甚麼都不想，放心入空境的話，魔怎會有機可乘？真修實證者，客邪入其心腑，當能馬上知曉，從行為上守住，讓它知難而退。另外也可以調理色身讓氣通順，再將它逼迫而出，這樣做也可以。

魔住進人心久了以後，「嗯！這個傢伙怎麼這麼笨啊！不好玩！」不好玩，它就要離開了！如果你沒有智慧，它進到你心腑裡面去，讓你在打坐之間現一個異相、異能，你就說：「哎！我有這個能力啊！」第二天再來試試看，「噢！能力越來越大了，這個神通力真越來越大了！」其實它在製造給

你這種引誘的事端，讓你有這種力量，到最後，你迷失自己了。

人家修了多久，還要到深山裡面去苦修，然後才能有一通、二通，甚至於五通。你肉照吃，淫事照做，也不真修行，不幹甚麼好事，就突然有這個能力，這個不得了了！修行要特別注意會有異能，我們心所現的也好，生理、物理的現象所現的也好，你瞭解這些魔相是真正實修的人一定會碰到的，所以你要去認識它，認識它以後，再有其他的超能力，都要放棄、超越。

色陰魔相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要超越？為什麼要受陰盡？你不去執著色根所產生的異相，你才是超越色陰魔相。不受我們這個肉身「諸根」的影響，直接趨入我們的體性，如果你不過這一關的話，你說要明心、要見性，那是不可能的。

魔也會喜新厭舊的，這個人被玩得差不多了，它心生厭惡感，就會離其身體，一離其身體的話，本有的假威德即無。曾經有人因案入獄，他自稱真

有神通，有一天，三、四個偵查員把他從監獄裡提出來，問他說：「你有神通，現給我們看看！」結果搞了半天，以前的神通力都沒有了？大概那個時候，那個魔已經走掉了。或是這些調查員、法官都有一種威武不屈的正氣，這些魔怕了，都不敢附在他身上。搞了半天，最後他硬著頭皮說：「我現在沒有那個能力！」但當他被釋放到外面，又有異能了！有無異能都是魔所賦與的，若魔一撤退，威德即無，陷於王難，就要受法律的制裁。

「疑誤衆生，入無間獄。」

不管是行者顯現的超能力，還是慫恿這些愚昧徒眾去廣行淫慾，搞得天翻地覆，自己害自己沒關係，你還害了那些跟你學的徒眾，使他們無正知正見，懷疑佛法，這當然要入無間地獄的。

受陰魔相中，有哪幾個魔相會墮入無間地獄？從第七個魔相起，即會入

阿鼻地獄、無間地獄，其他前六個魔相只是失於正受，當從淪墜；第七個起，只要疑誤眾生的，都得入無間地獄。第七個大我慢起相也不行，不禮塔廟，摧毀經像，疑誤眾生，也因此會入無間地獄；第八個無量輕安相，當無聞比丘疑誤眾生，也會進入無間地獄；第九個謗戒無因魔相，毀謗佛法、破戒、失威儀，這個魔相沒說入無間地獄；第十個狂行淫欲魔相會進入無間地獄，因為疑害眾生太多了。

第九個為什麼沒入無間地獄？因為他修證到空，所以那個「因」暫時還成不了氣候，應該還有悟力能突破這個魔相，如果沒有突破的話，也是很危險，雖然沒有說要進到無間地獄，但也是會有不好的下場。

特別要提醒大家，假如本身犯了「失於正受」的魔境，那也沒關係，就是淪墜後去輪迴，過完這一世，或者幾十世的淪墜也沒關係，因為你修行還是有善因在，以後善因再重現時，會再重新爬起來，會再繼續走下去。但是

如果你是疑誤眾生的話，一入無間地獄，就很糟糕了！

古德有云：「寧願百世不開悟，不可一世入魔道。」行者一入魔道的話，你要回到原來的起點，還要等到從無間地獄出來，其時間太長了！所以寧願慢一點開悟都沒關係，心地要有適當的清淨，智慧也要有個程度，才不會著魔，不要已走入魔道還不自知。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行者於定境中，安順入心，因無慧自持，而誤入諸欲時，即是正受失察，而又誤入諸塵欲覺受中，行者迷於諸欲後會失於正受，若證不到「捨受」這種功夫的話，就會淪墜。

我們說憂、喜、苦、樂、捨這五受中，在修行過程之間，對苦樂（身）、憂喜（心），都一直在突破、超越，最後要修證到捨受相應，如果證到「空

有不二」，就要入中道了。然而正受沒有得到，反而「當從淪墜」，因疑誤眾生而墮落了，在尚未證到「空有不二」時，就執著世間諸欲而不察，這樣就會失於正受，最後當從淪墜，還要入無間地獄去。

第三節　總結十種受陰魔相說

一、經文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受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亦當，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衆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二、經文釋述

阿難！以上這十種禪定中的受陰魔相，皆是受陰感情領納諸緣所生覺受的作用而起，因為你太過用此心，而不知道用智慧去觀它，這是心與受陰起相互的作用，心淨、心不淨的境界現起此等事端，末世行者要能知悉。禪宗祖師大德的法都很簡單，但是很銳利，以「執杖牧牛」幾個字，管你是起甚麼好念、壞念、甚麼順心、淫念，反正我就好好看著自己的心念，看你的心念還會錯嗎？這樣就不會著魔。

行者遇此等境緣，自己不會去推測、不會去想，這樣對不對？尤其是沒有看過《楞嚴經》的人，自己閉門造車修行，也沒有傳承的去修，就很容易碰到這些魔境。在家居士太多了，很多在家居士不去親近宣揚正法的出家人，或親近正法道場，又沒有這些魔相的概念，碰到這些魔相，都認為是一種神

通異能，認為是一種自在心，那就完蛋了！

如果行者不自識此魔境，還大言不慚的說，自己已經證到聖位，那豈不成為「大妄語」？我們五戒裡有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飲酒，「不妄語」裡面有「大妄語」，大妄語就是未證說證，未得說得，說得什麼果位了，成什麼菩薩了，或甚稱已成佛了，這就是大妄語。行者因大妄語成，當要墮入無間地獄。

你們除依此自修自利外，於末法時期中，應該記得將如來所說的話，於如來滅度後，普遍令諸眾生，開解悟知這受陰魔相之真實義，不要令諸天魔得其方便，破壞末法時期中諸修行佛法者。你們要盡力把持呵護他們，讓他們也能成就無上菩提道，於菩薩道中悟知聲聞菩提、獨覺菩提，最後當得如來菩提。所以願諸修行人廣為宣揚，以便自利、利他。

這是《楞嚴經》一直在鼓勵大眾，修行一定要看《楞嚴經》，更要看經

中五陰魔相的修行境界。這五十種魔相，你自己看懂了以後，還要去廣為宣揚，讓修證到這個境界的人，也知道這是過程中的一種現象，並沒有真的證到甚麼果位。你要證到聲聞、緣覺菩提也是不簡單的，那是自我解脫知見，也要修證到五蘊滅盡才有的果位。何況到現在連一點解脫的味道都還沒有看到，只有剛剛講「空」的樣子是有一點那個味道，但如果沒有智慧的話，又迷糊了，這樣也不好。

從色陰魔相講完，現在完成了受陰魔相的說明。說明這些受陰魔相就是要讓你知道，每個人從打坐到開悟後，或是心眼微開的行者，修心的過程間，如果有這些現象的話，是一個善境界，但不要執著，記得要超越、要突破。

如能突破色受這兩個魔境，以後行者就不大容易再著魔，為什麼？因你心定、慧具，你不執著這個怪力亂神的五根異能，也不執著這感情領納作用、好壞心意念的話，剩下來就是你的「想陰」、「行陰」、「識陰」等魔相，

這後面的三種魔相都是行者自己在胡思亂想，自己對自性真如的認知錯誤而已，沒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頂多升天、入仙道、外道中，還有可能住聲聞菩提、獨覺菩提的小乘果位。

在往後的魔相都沒有甚麼淪墜不淪墜的問題，到此受陰魔境還會淪墜，突破這裡的魔相後，才有一點修行的底子在。再下去行者才可以修內心，內心修完不是就完了，因才得十信位住，還會退轉，還有十住、十行、十迴向等境界要去走。若開悟行者在五蘊滅後，也還有一些陀羅尼門要學，還有無量法門要證，更還要修一些神通變化，就像大菩薩的那個樣子，來去十方國土自如，那才有一點真正要成大菩薩、成佛的樣子，所以這個路還很長。但是我們每個人走到這裡，要自我想一想，我以前大概都有這些魔相的樣子吧！但記得不要太自我肯定，因到此一點聖人的味道都還沒有，還沒有證聖，不要說我現在證聖了，不然又要迷失了。

第四章　想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想陰區宇及想陰滅境界

上述色、受陰魔相可以說是吾人造業的根本，吾人從五根面對六塵所生一切覺受，產生諸多七情六欲，因人之情緒、慾望等不同，而依之造諸有漏業而不能自已。一切有為法之積聚，除前述色蘊、受蘊外，想蘊即其中之三。人會有想像事物善惡、邪正，或產生眼、耳、鼻、舌、身、意等塵境之種種「情想」。《俱舍論》言：想蘊者，謂能取相為體，即能執取青黃、長短、男女、怨親、苦樂等相。簡而言之，想蘊係指行者所緣境取相後，於心中存有形相，並因而生有憎愛想念，而起貪、瞋、癡三毒諸不善業者。

行者妄習不斷，係因無始劫來的妄執、個性、分別心不滅，所以造業無量。進而因行者心不明，不能明照內、外諸境界，故不能去妄心顯真心，當然就不能以真性主行，是故不能明心見性。我們常受虛妄不實之想法所迷惑而不自覺，譬如有人談到梅，梅未入口，即能生津；或想到腳踏懸崖，就直覺得足心酸澀不已；此等心量本是虛狂，非因緣、非自然性，但行者若不讀經論，去了解其真實道理，就會被此妄想不實所左右及受影響，而執取此等想念不放，把心所想、所感知的，以為「想當然耳」，以為此靈覺心所想為實、為真，不能做到浮想銷除，也就起不了真實的性用了。

想蘊不除，融通妄想不去，即不能明心；《金剛經論》云：「自心非生非滅，最聖最靈，遇境似有，境滅還無，令悟真心，常覺不昧，不隨妄想流轉，但依真性主行，名悟心空。」行者若能做到真心感緣後，無妄想念相隨，就可以說是「明心」了。若融通妄想不去，就不能以真心應緣，而讓妄念不隨，

當然就不能做到「明心」。行者真心若不明，自性真如不能主行，就不能做到見性真如之用，也就做不到「明心」，也沒有「見性」。

見性者又是如何？依《金剛經論》言：「自性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變化無窮，威靈莫測，明明了了，自覺自知，靈靈寂寂，無為常為，名悟性空。」行者真心已現，隨緣以真性主行應緣，再能不以妄想心相隨，則無為性空真如當依緣而應化，產生自性真如無量之性用，所有因緣則依性空應緣而變化，自能成就一切佛事，這樣才是悟得性空，也可以說是「見性」。

綜合上述，行者真心現起，應緣時無妄想念相隨，都以真性主行，再有空寂之體，感知因緣而不昧，再依無為自性真如，行有為真如之性用，如此行者可說是已「明心見性」，依經論言此行者可得阿那含果（不還果）。但就是行者已明心見性，也未有聖證，還未達「法空」境界，要滅法空當要在行、識陰魔相走過後，才能說悟得法空，也才有聲聞、辟支佛果位可言。所

以想陰魔相度過，才會有較正面的修行境界，但還是要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才能學習到無上菩提道之解脫知見。

一、經文

（一）想陰區宇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注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寤言，是人雖則，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此則名為，想陰區宇。」

（二）破想陰境界

「若動念盡，浮想銷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

二、經文釋述

（一）想陰區宇

（1）前言

再提前言，三界眾生與五蘊之關係；欲界以色蘊為我，執取此色身肉體為我；色界以色、受蘊為我，除有一神我身外，認為一切緣所生覺受為我。

無色界眾生以想、行、識蘊為我，因已無色質形礙，認為一切心意識為我。

行者至四禪境界後，捨棄憂喜、苦樂等覺受後，得入捨念清淨地。之後，再修四加行，證得色身破，素法身活起，即是禪宗所言之開悟境界，《楞嚴經》亦言色身破。此時行者當從地前菩薩之四十位階，一躍而登入菩薩初地之林。又如《楞嚴經》中云，此時行者因色身已破，心眼洞開，心已能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諸多佛事，一躍而登地上菩薩之林，若能「執杖牧牛」，努力以赴地修心養性，即能地地往上。在心通方面，一個開悟之行者，當其素法身活起，應有意生身生起，能在起心動念中，意生身隨往他處，不再有質礙。

別者，若是色身未破但心眼已開行者，心也能離其形，如鳥出籠，有意生身現起，如此從世間禪定境界之凡夫身，歷經地前菩薩位階，即能經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菩薩、十地如來位階，進而登入如來十地之林，

成就六十聖位之殊勝境界。

此時行者受陰盡者，從凡夫身轉入十信位修學，雖已入想陰魔相中，但因諸多想習未除，妄心與覺知心兩者不能真正相應知，故行者有如在睡夢中，發夢言囈語，使周遭旁觀者似能體會其囈言夢語，但行者自己卻還無所覺，這就是行者想陰未淨，所以覺知真如心性所作所為，尚不能為自己凡夫心所認知，這種現象就名為處在想陰區宇中。

行者為何會落於妄想不止中？因行者身體洞開後，心能他往，且自己又動念頻繁，浮光掠影之想還沒銷除。尤其是行者開悟後，覺知心敏銳，住一切法而能頓生萬種心念，當然就不能與活法身相應。此時行者當如何修斷妄念及面境心不起呢？只有以禪宗行者所言，以「執杖牧牛」而修之，如此始能使此狂心歇止下來，狂心歇止後，即是菩提心現起，有明心菩提之境界矣！

（2）經文解釋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注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寤言，是人雖則，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此則名為，想陰區宇。」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陰盡者，雖未漏盡。」

行者在色、受等魔境中，勤修三摩地得正定、正受後，心已能超越因色根所誘發起之光怪陸離事，此時感情領納作用也能趨於平淡，不隨順、逆諸境起憂喜、苦樂等覺受。此時行者破滅諸受陰魔境，見惑銷盡，可謂受陰盡

者，然而雖受陰等魔境已能除去，但思惑、沙塵惑未滅，此境界行者因還未將想陰煩惱滅去，根本業識習氣等漏也未盡，行陰、識陰區宇也未破除，故沒有無漏智可言，更未成為聖人。此時行者雖已滅分別我執，然而末那識（第七意識）尚會執取阿賴耶識之相分為自我，俱生我執也尚未滅，故煩惱猶存。

「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

行者未達漏盡，所以還是有煩惱法，但修至此境界行者，其心已可離此色身形體，有如鳥能出籠，心要所往無礙，故至此境界行者已能有初步成就。

此時行者已具有一種能力，因為你現在不受諸情見影響，能專住於清淨自性真如中，對眾生的心意念，你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一個人不胡思亂想，心就清淨如鏡，而且色身已經洞開，一個洞開的心量與十方虛空是一體的，故能成就佛事。

一般而言，行者素法身剛活起時，尚不能真實認知它的功能與神用，又因以「執杖牧牛」的方法在用功，管制此心不讓其起心動念，可能不知道「鳥能出籠」辦事之情事。行者慢慢體驗自然就會了知，一有起心動念就能成就佛事，但也要悟知不能亂了人世間「因果道理」，所以還是要學習守住空寂，不然又要迷失於想陰區宇中，而不能得到「出到菩提」，更不用說得究竟如來菩提果了。

「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

行者從初發心開始修行的凡夫身，或世間禪定中的凡夫身，到色身未破但心眼已開（色界天境界），可謂已由世間凡夫身，一躍而登履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菩薩地）、十金剛地（如來地）等六十聖位位階之列。一般而言，未破色身但心眼已開行者，從初發心至五陰滅盡即是十信位行者，

也就是十信位住。此等行者再經十住、十行、十迴向後，加修四加行（煖、頂、忍、世第一）等法而破色身（開悟）入菩薩位階，此需花約一大阿僧祇劫（另有因緣者除外）；再由初地歡喜地修至菩薩八地（不動地）證得無漏，又是需時另一大阿僧祇劫（有緣得聞教閱經或誦大悲咒、如來心咒者除外）；後經善慧地、法雲地，進入金剛如來十地，金剛十地是為毘盧遮那智海藏地，此是果地佛位階，又需時另一大阿僧祇劫。

若今生已真開悟破色身（無色界境界）後，直接進入登地菩薩位階，此等行者雖有行不退轉位，但還未至念不退轉位，所以還是要依受、想、行、識陰魔相中修起，直至修證得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才登至八地菩薩（不動地）念不退轉位。

此處言色界天禪者見受陰盡者身心才能自主，才能不受魔擾，所以能認真地來修除妄想、習氣，從凡夫位能步步為營，上升六十聖位。若沒有受陰

盡者，根本就沒有機會登入六十聖位中的第一位階。所以行者一入想陰區宇，等於從十信位開始起修，到五蘊滅盡，約得十信位住，若未得五蘊滅盡，連小乘聲聞、緣覺都沒有證得，更不用講其他六十聖位。縱使行者得入識陰區宇，不能滅識陰魔相，十信位不能住而終會退轉。行者要地地往上升，至十住第七位住以上菩薩才能得位不退轉，在經十行、十迴向而入初地菩薩位是為行不退轉，至八地菩薩才能得念不退轉，這些過程修行者都要能瞭解，才不會誤入歧途而不自知。

「得意生身，隨注無礙。」

此時入地菩薩（無色界第八意識心現行者）或心眼已開行者（世間禪三禪以上行者），因前者色身已破，後者雖還有身，但兩者受陰都盡了，故當自己心意念起時，此菩薩會於不知不覺中而生起「意生身」他往。意生身者

又稱意成身、意成色身，此非父母所生之身體，乃十信位菩薩為濟度眾生，依「意」所化生之身。此外，還有另一種說法，中有之身、劫初之人、色界、無色界、變化身、界外之變易身等，均屬意生身。另外，三地菩薩（發光地）始有一應化身，此應化身與意生身不同，就是有緣眾生意想此菩薩時，此菩薩從其自性空中化出一應化身，應緣而至；五地菩薩（難勝地）約有三個應化身，當然大菩薩都有千萬億應化身。

「意生身」的生起，有分主動的念起與被動的感念而化生，主觀意念要去，當然可以去，被動的受他人之念感應也可以生起意生身而他往，這時意生身就稱為應化身。主動意生身生起時，古僧大德均會化成「佛像」而前往，不讓眾生知道，故眾生會以為是佛、菩薩來幫助他；而外道行者有此能力時，恐人不知，總是以自身相示現，以爭取名聞利養之功，最後迷失於菩提道路中，而成就外道種性。

眾生心與心之間的牽扯，在凡夫位就是因緣果報牽扯的現象，眾生因無明相應而去受生一應緣；菩薩雖已能滅受陰諸境，但難免還是會受感召，因五蘊未全滅的緣故。有同學自心出離後，整個人就顯得遲滯不靈活，也不知自心跑到那裡去，只知道是出去了。所以證到受陰盡時，應該有這個能力生起「意生身」，但為什麼自己不能知道？因想陰妄執習氣未滅，故不能控制，也不知道有「意生身」這回事。

「譬如有人，熟寐寤言，是人雖則，無別所知。」

此意生身是心念亂想到人、地時就會生起的，然後意生身隨往無礙；行者雖有發起意生身之能力，惟行者本身卻無所覺知，有如行者本人在熟睡中作囈語一樣，所作寤言自己並不能清楚分辨。受陰盡行者，到這個層次時，已經有「意生身」生起，且能隨往無礙，但還不能明明了了，若你不胡思亂

想，你就有能力去感受這個境界！但因為你還有胡思亂想心念，所以沒辦法感受到意生身的來去，那就是處在「想陰區宇」境界中。此種情況就像你在睡覺時講夢話一樣，你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

行者意生身生起而他往時，是一無所知，就像深睡時行者雖作囈語，然其所說言語，其音、其韻甚為清晰，有條不紊，足可令在旁未入眠者，皆悟其所說為何義。也就是說，你還會胡思亂想，因你不知道你有這個能力，對一些因緣自己念起即生起意生身，但是你本人卻不知道；或被他人起心動念想到你，是自己被誰感召了，而生起意生身他往。因為你胡思亂想的心還很重，沒辦法真正體會到你真正有的功夫。此時行者起心動念皆已有所成就，但因被自己想陰魔境的種種融通妄想、煩惱所困而不自覺知。

「此則名為，想陰區宇。」

行者有此能生起意生身之現象，但自己卻不能得知，此是受到一種想陰未破的限制，不能徹底了解到有一個「意生身」，可以隨緣出離色身，隨往無礙。行者慢慢的修心去垢，去除胡思亂想的毛病，就能得想陰滅的境界。

（二）破想陰境界

「若動念盡，浮想銷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

「若動念盡，浮想銷除。」

行者開悟後，如果隨意起心動念，這種毛病不控制的話，就不能滅想陰區宇。我們講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此時已到「覺」結使的毛病了，當行者練習到此「覺」不那麼敏感時，就有點空的樣子了，也就是要能動念盡，浮想銷除，若行者不能用「執杖牧牛」的功夫，把所有妄想念斷除，就很難做到想陰滅的境界。

行者動念盡，浮想銷除，就證到空，若一直執著空的現象，就會變成頑空，甚至撥無因果。當行者覺知受陰感情作用已控制住、不常動念，心不那麼敏感。但此時第八阿賴耶識浮根塵境一直現出來，且第七意識還執持八識種子緣為真，胡思亂想的心沒有靜下來，因此還是要再用功，控制自己內心妄想境界，也要控制靈知靈覺的心不要亂攀緣，然後浮想銷除，祛除掉法塵所現起的影像，對今天、昨天所發生的事不會在意，也不會那麼敏感。

但是有時候行者的靈知靈覺會超時空的去感受到一些隔空因緣，感受到

時卻放不開，故也會進入胡思亂想的境況。行者本來具足靈明妙覺的真心，在去掉了法塵干擾時，就不受它影響。因為你去除了無數劫來所熏習的污垢，所以當你的覺明心清淨，妙明真心回到本來的樣子，你就有一種神通力會發生。

「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

未修行的人，無覺可言，故稱為無覺，都是依妄習在生活起居。而行者開悟後，悟知本有之覺性，本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稱為「本覺」；或先天本有而不受煩惱污染等迷相所影響，其心體本性真如乃本來清淨之覺體，稱為本覺真如。

行者開悟後，亦發覺有一受妄習所覆蓋之無明覺知，此可稱為邪真如，

當行者覺知有此妄習者稱為「始覺」，有此始覺吾人才會善於去應緣、攀緣；行者悟後經過修習，次第斷破無始以來之迷惑，徐徐覺知、啟發先天之心源，稱為「始覺」。有能力去覺知此「始覺」的功能，行者能覺妄後才能真的來修除妄習，而修後能達清淨心體才是去塵垢，是稱為「覺明心」。

若行者緣諸外塵境或內起妄想時，其意根體性如如不動，攀緣之心已淨盡，且阿賴耶識諸業種子，所映照之浮動妄想亦能銷除，對於本覺妙明真心而言，無始劫來被污染之塵垢似已去除淨盡，此時就有一種神通力—「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倫者即次第、順序，一倫可說是一世，譬如此類眾生由何類來，死後將往生何類，對此類眾生之生命首尾，已能給予圓明察照，行者至此境界，是謂想陰盡者。

釋迦牟尼佛對有情、無情十二類眾生的因因果果都很清楚，而當你修到想陰快滅，胡思亂想的心不起時，就可以觀照一類（一倫）眾生的生死，首

尾圓照，此眾生如何來受生？死了要去那裡？修證到想陰盡的行者，應該有這個能力，可以很圓滿的鑑照因果。所以當行者心靜下來，就可體知他人死後應該往生天上或地獄，或是往生哪裡？

以前有個公案說，有一名耆婆者，善知眾生死亡後去哪裡，他不是用自心去想，而是拿死者骷髏頭敲一敲，就知道這死者往生哪裡。有天世尊就考他，祂敲敲這骷髏頭後問說：「這人往生何處？」耆婆答說：「此人已往生天上。」世尊又敲另一個骷髏頭問說：「這人往生何處？」耆婆說：「此人往生畜生類。」世尊敲來敲去，敲到最後一位，世尊問：「這個去哪裡？」耆婆說不出來。因為此人是位聖人，聖人是不生不滅，因心解脫，不受業力牽扯，不落於六道中，因此耆婆看不出他往生何處。像耆婆者是有一倫生死首尾相照的能力，但遇到悟無生法忍者，也只有抓瞎的份，這並不是宿命通，若是宿命通應知八萬劫內眾生因果報應之事實。

想陰是較粗的，有胡思亂想的心，有思考不斷的心，不像行陰那麼微細，想陰不盡的話，起心動念都是第七意識的妄想。「若動念盡」，若動念是很強的話，一定是第六意識粗的念頭，譬如：「我喜歡，我不喜歡，我要幹什麼？」等主觀意念，你控制好後，才能再內轉控制第七意識去抓第八意識的法塵所生的妄想境。

第七意識開始胡思亂想時，第八意識本來就有覺知，它有鑑照的功用，它不會想，只會現那塵境，而第七意識的見分看到第八識的相分後，它自己就會顯現出本識第七識的相分，就開始依之胡思亂想，第一念見分明照第八意識法塵後，接著有第二念、第三念、…等無數妄想念頭生起。

這些浮想毛病都被你控制以後，你的妙覺明心生起，所有的塵、所有的垢都將化滅。「塵」是對法塵來講，「垢」是對你的習氣來講，這些都去掉了，你的鏡子（心鏡）應該都清淨，就能夠觀眾生的生死輪迴因緣，但因清淨心

有限，就只能證到、了知一個人的一世因果，此為想陰盡的境界，到行陰區宇才能進入宿命通的修證與認知。

「是人則能，超煩惱濁。」

受陰是緣諸外境，產生憂、喜、苦、樂等覺受心，或自己生起煩惱，這些煩惱被你控制後，還有內在的法塵境要去除。受陰可以說是對外的所見、所聞，引起你的個性、習氣相應；想陰是指內心的毛病，出自於潛在留下來的影像、心念等，是阿賴耶識儲存的法塵，或者是自己的起心動念浮想；如果這些都能滅的話，行者就可以超越煩惱濁，對順、逆境已不再煩惱。色陰滅，破了劫濁；受陰滅，超越見濁；而想陰滅，煩惱濁也超越了。

為什麼在修想陰區宇時，還不能斷盡煩惱？四弘誓願中有「煩惱無盡誓願斷」，煩惱是什麼？是指見、思、無明，為昏煩之法，能惱亂心神者均謂之。

此煩惱隨逐眾生，眠伏於第八意識中，故有時稱為隨眠。據《瑜伽師地論》言有二十種，即：

（一）不定地隨眠—不定地即欲界，指欲界散亂，不修禪定，故眼等諸根煩惱隨逐不捨，稱為不定地隨眠。

（二）定地隨眠—定地，即色界與無色界，指此二界雖修禪定，離欲界之苦，而於定地中貪、癡、愛、慢諸見煩惱隨逐不捨，稱為定地隨眠。

（三）隨逐自境隨眠—係指於三界中，各各自證分境上所攝諸見煩惱，隨根起滅，潛伏不捨，稱為隨逐自境隨眠。

（四）隨逐他境隨眠—係指於色界起欲界之煩惱，或於無色界起色界之煩惱，或於欲界而欣樂上二界之禪定，生起味著，不知出離，稱為隨逐他境隨眠。

（五）被損隨眠—係指眾生常為欲界煩惱所損害，而此煩惱隨伏不捨，稱為被損隨眠。

（六）不被損隨眠—係指已生色界，不被欲界煩惱損害，或未離欲界，雖不為煩惱所損，而煩惱隨伏不捨，稱為不被損隨眠。

（七）隨增隨眠—係指三界眾生各於自住之境起煩惱，隨時增長，潛伏不捨，稱為隨增隨眠。

（八）不隨增隨眠—係指住於色界與無色界禪定之中，不隨他境增長煩惱，然其煩惱以未斷之故，潛伏不捨，稱為不隨增隨眠。

（九）具分隨眠—係指諸眾生於一切境起貪、瞋、癡等諸煩惱惑，無有缺減，稱為具分隨眠。

（十）不具分隨眠—係指聲聞初果（即須陀洹果）等雖斷三界見惑，而於思惑未能全斷，稱為不具分隨眠。

（十一）可害隨眠—係指聲聞之人修道品（三十七道品），斷見思煩惱而證涅槃，而習氣無明則隨伏不捨，稱為可害隨眠。

（十二）不可害隨眠—係指凡夫眾生不能修習道品，無可損斷煩惱之惑，故隨伏不捨，稱為不可害隨眠。

（十三）增上隨眠—係指貪、瞋、癡等諸煩惱惑漸漸增勝，隨伏不捨，稱為增上隨眠。

（十四）平等隨眠—係指貪、瞋、癡等煩惱惑平等共起，隨伏不捨，稱為平等隨眠。

（十五）下劣隨眠—係指修行求離欲界之人，於諸色等塵念微薄，稱為下劣隨眠。

（十六）覺悟隨眠—係指能覺知一切煩惱與業果俱時流轉，然雖能覺悟而未能斷，稱為覺悟隨眠。

（十七）不覺悟隨眠—係指一切煩惱纏縛，隨逐根識，不相捨離，而無所知覺，稱為不覺悟隨眠。

（十八）能生多苦隨眠—係指欲界貪、瞋等煩惱能生諸苦，稱為能生多苦隨眠。

（十九）能生少苦隨眠—係指色界與無色界禪定之中，雖無欲界眾苦，而有欣上厭下之心，亦謂之煩惱，稱為能生少苦隨眠。

（二十）不能生苦隨眠—係指諸菩薩雖離諸惑，不生眾苦，當然能常存有自行、利他之心，亦為煩惱，稱為不能生苦隨眠。

小乘行者以六隨眠（貪、瞋、癡、慢、疑、邪見）為根本煩惱，而稱其餘之煩惱為隨煩惱；大乘行者以根本煩惱以外之二十法為隨煩惱，此等隨煩惱已於色陰魔相中述及。現舉出起現行隨煩惱之正逆法別如下：

（一）隨所欲隨眠現行—係指在家之人未離諸欲，而於所欲之境，起種

種纏縛之業，相續不捨者。

（二）不隨所欲隨眠現行—係指出家之人不隨世間欲樂之境，而生厭離之心，相續不捨。

（三）無所了知現行—係指住惡說法之人，於善惡法，不生分別，於一切境界無所了知，此癡惑之心，相續不捨。

（四）有所了知現行—係指住善說法之人，於一切法而生分別，令向善法，而捨惡法，此了知之心，相續不捨。

（五）粗煩惱現行—係指貪、瞋、癡諸煩惱，各有增上粗重，或於順境貪惑粗重，或於逆境瞋惑粗重，各起不同。

（六）等煩惱現行—係指貪、瞋、癡等諸煩惱惑，一齊現起，無輕重分別。

（七）微煩惱現行—係指修行求離欲界之人，雖未證果，而於三界煩惱，微細輕薄。

（八）內門煩惱現行—係指修行求離欲界之人，雖不著於色等外塵之境，而內心所起習氣，相續不捨。

（九）外門煩惱現行—係指未離欲界之人，隨緣色等外塵諸欲境界，而起種種煩惱，相續不捨。

（十）失念煩惱現行—係指見聖道得果之人，忽遇餘緣，聞不正法，習氣發現而失正念。

（十一）猛利煩惱現行—係指未得道果之人，勤加精進，起不正作意，發勇猛心，相續不捨。

（十二）分別所起煩惱現行—係指人不信正法，於諸邪見而起分別，妄生種種執著，相續不捨。

（十三）任運所起煩惱現行—係指人起懈怠心，不求正行，而於五欲（色、聲、香、味、觸）之境，自然而起諸惑，相續不捨。

（十四）尋思煩惱現行—係指人於禪定觀法，常自思念覺察，妄起分別，相續不捨。

（十五）不自在煩惱現行—係指人睡眠，夢境散亂，意識所緣，相續不捨。

（十六）自在煩惱現行—係指人醒時所起邪慧之念，遍緣諸境，相續不捨。

（十七）非所依位煩惱現行—係指如幼少之人，於一切境，不知好惡，起諸放逸，相續不捨。

（十八）所依位煩惱現行—係指修行根熟之人，依於正行之位，斷諸煩惱，而能斷之心，相續不捨。

（十九）可救療煩惱現行—係指人勤修道行，斷生死惑業，如救療眾病，唯知生死之病而可救療，不知樂著涅槃之心，相續不捨。

（二十）不可救療煩惱現行—係指人不能修諸正行，以救療生死惑業眾病，而諸煩惱相續不捨。

「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

何以行者會住於煩惱法中而不能自主？觀其陷入煩惱中之元由，主要是以融通妄想以為其作用之根本，十二類眾生心是以情、想、合、離而成就，想陰區宇當然以想來迷糊，所以說以融通妄想為其根本。融通妄想是因心為虛妄，卻能與各種因緣牽扯而生起融合通達之妄想境相。

到底我們的心能融合些什麼境？通達到何種程度？概略講約可以分成下列數種：身心融合，心能通達化形，化成眾生、菩薩、佛身相等；心與時間融合，通達了知未來災祥變異等相；心與物合，通達化物之能力，化成蓮花、光明或其他各種物相；心與空寂融合，通達空真如、涅槃之境相；心與心融

合，通達獲知他心、控制他心、獲得冥感懸應之相；心與物性融合，通達辨析種種物性；心與靜塵融合，通達陰寂之境；心與知見融合，通達眾生因緣果報之相；心與神力、念力融合，通達五神通境界；心與性融合，通達深空化形、化物、化空之相；心與命融合，通達自身不壞，能得無生法忍之相等等。或有人於白天意識清楚時，妄想覺知一些事，以「想」融會通合，作「想當然耳」之執著，並以此做為自我認知之事實，這也可以說是融通妄想，這些都還處於有妄想之境界，也可以說以融通妄想為其作用之根本。以上都是依融通妄想而成就，然因行者心尚不淨，追求這些妄想境，易被諸魔所獲悉而加害。

依行陰滅經文，提到想陰盡境界：「想陰盡者夢想消滅，寤寐如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粗重前塵影事。」故行者當知融通妄想諸境雖不犯，但第七意識之浮根塵妄想執著未除，所以一定要警覺而去除。此浮根塵依

六、七識幻化，使行者於夢中（半昏迷狀態）會起時間、眾生間等種種浮想。此浮想亦融通於過去、現在、未來，人物亦融通與有緣或無緣眾生，甚至於心念、話語與影像融通匯合出現於夢中。當行者受陰盡，在夢中起一系列不能自主的與已知、未識眾生對話，看似融通意會，但妄想一直出現不止。此時行者要能警覺陷於浮根塵妄想境，處理此境當要能於夢中斷我、人、眾生相，覺知心起時，於夢睡中浮根塵妄想，便觀照無我相，此人事物急速妄想浪流即止。如此漸漸修習，讓睡夢中再無夢境，甚至於無浮想，做到寤寐如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粗重前塵影事。

有些人未破色身或心眼未開或已開，卻說是已無夢矣！這種人是腦細胞被真氣壓住，或被客邪侵入，起不了夢境，不是真的證得夢與想消滅，根本未入色、受陰魔相境界，就自認為是無夢，此等人未入六十聖位之初階十信位，如此說法真是會成為大妄語。行者一定要知道色、受陰魔境滅後，浮塵

根就會起無量夢境、夢語，待這些夢境、夢語消滅後，睡中與清醒一樣沒有夢與想，這樣才是做到動念消，浮想銷除，才是想陰滅之境界。

下列十種魔相，皆因心生虛想，形取實物，其心、形異用而能相應，係由「想」互通故，且此心、境相隨而無間斷，皆屬妄想魔境。行者進入想陰魔境會有思惑不去、煩惱不滅的現象；行者至此應是阿賴耶識的法塵全部通達、洞識，打通以後就很容易引想，你看到阿賴耶識的法塵，生生滅滅、起起伏伏，若能圓融通達地看到它，不管是過去的念或影像，你都能夠完完全全的鑑照，如果這時你不能夠清楚控制，就沒辦法做到「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因為你動念及浮想太多。能通達阿賴耶識法塵，自然也能了知你習氣毛病的污垢，這是通達後起妄想，也是你想陰沒辦法突破的根本原因。

將色、受、想等三陰迷失原由，分三段來看，色陰是堅固的妄想，根深蒂固的妄想以為其本，執著有此色身、質相（有身見），以五根諸真如性起

用，並以第七意識妄執第八意識諸法，執著裡面有個我，起心動念都是我，有我執、法執之堅固妄執；受陰區宇是虛明的妄想，妄執受陰明白之覺受，對於五受之前四受產生種種妄想，並以覺受心相應，才會造無量業；想陰區宇是第八意識真的融會貫通，通達後會有「想當然耳」的想法出現，順其本性而出之妄想，你卻相信事情就是這樣，潛意識告訴自己錯不了，因而造成很多的錯誤妄想，這融通的妄想，以想當然耳的想法來融合通達人事物中，就有想陰區宇之魔相，你不執著倒無所謂，當阿賴耶識鑑照功能感知眾生、諸事、諸物性等，你都不要去執著。或者虛空中之因緣，你感知後能不住妄想，沒有想當然耳的覺知心存在，當能慢慢得究竟解脫。

以上就是想陰區宇要修證及想陰滅盡修證到的功夫，下面要講的是在迷糊妄想中可能碰到的魔境，要一直證到本來面目妙覺明心後，才能超越想陰魔境。色、受陰滅的行者已能不受一般魔眾所擾，但行者若有胡思亂想，亂

用心性的習氣，魔眾等會透過第三者顯現一些「心用超能」之境界，使你相信他是菩薩、是佛，因而誤信而跟從他，最後行者還是迷失掉了。故大家要盡量避免十種想陰的魔相，不要想要什麼神通、異能之類的，就不會受到魔擾，不然於想陰魔相中迷惑而不自知，除迷失菩提自性外，還要墮入無間地獄的。

第二節 想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前言

一個行者受陰虛而玄妙時，除能明白自己受陰情見，還能觀諸多眾生感情作用，有時與眾生憂喜心相連，但行者能不被其感情覺受所左右後，就能不起胡思亂想心。若行者想陰不盡，雖能不受自己受陰所左右，但在感知他境因緣後，常起幻想，以假為真，融通妄想合入想中，就有可能產生十種想陰魔相。行者能妄想身心融合；妄想心與時間融合；妄想心與物融合；妄想心與空寂融合；妄想心與他心融合；妄想心與物性融合；妄想心與知見融合；妄想心與神力、念力融合；妄想心與性融合；妄想心與命融合等等。

想陰區宇中的魔相，不是來自於自身受陰覺受的問題，主要是來自於無始的慳貪問題，行者此處所貪求的是要得神通變化，因行者心還不全清淨，微細妄想尚存，融通妄想還在，就想要一些神通變化。修行上不能否認的是，行者達受陰盡，此心有所想即能成就一些事，似有心想事成之功能。但行者若不去除此融通妄想習氣，小者障礙修行之進程，大者會因心有所祈求，而感召諸魔擾。

當行者有此祈求得什麼功夫的心態時，自己因還不能產生神通，又不甘寂寞，不能靜靜地等待機緣，當見有人會一些神通變化時，對他即產生無限景仰，甚或受迷惑而隨他學習去了。實不知此等現神通人，即是受魔等侵入者，始有此等神變之能力，讓他來誘惑你，讓你迷失掉，設若行者無知，而轉跟隨此等著魔之人學習，最後的結果也是著諸多魔難，可能有十種之多。下面是世尊提出行者修到想陰區宇中，可能出現的十種魔相之情形。

二、想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貪求善巧相

1、經文

「阿難！波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圓明，銳其精思，貪求善巧。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不覺，是其魔著，自言謂得，無上涅槃。來波求巧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

形斯須，或作比丘，令波人見；或為帝釋，或為婦女，或比丘尼。或寢暗室，身有光明。是人愚迷，惑為菩薩，信其教化，搖蕩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災祥變異，或言如來，某處出世；或言劫火，或說刀兵，恐怖於人，令其家資，無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華嚴經》中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由此句經文，知一切法從心想中出，行者滅受陰魔境後，已無感情領納覺受可左右，能離諸外相而如如，此是證得對外塵境的脫黏境界。現在反觀內心，嘗試心想事成之法味，若不知制止此毛病，反而專精研究此心想功能，體會諸多善巧方便，進入無所不知，無所不覺的思慮中，終會迷失於想陰魔相中而不自知。

行者受陰玄妙，不遭邪慮，圓明禪定力，心地發明無垢，入三摩地正定中時，心起愛念，不捨此圓明心，更想要銳利其精明真如思慮，以便成就諸多佛事，因而產生貪念，想獲得便宜行事之能力，求得諸事善巧成就。善巧者，善良巧妙之意，心通意達之行者，起心動念均能生萬法，若用於化導眾生，倒無可厚非，但若執取不放，則易遭魔擾，此心態不除，即會感召魔著之人前來示現神蹟，使其迷惑於此人而跟隨於他，終至迷墮，此為第一魔相，名為「貪求善巧相」。

貪求善巧魔相者，行者善於運用巧妙心思，悟得諸多心用之能力，有時候隨心意念起，就能夠成就很多事情，若對眾生有利，倒無可厚非。若只為自己，那起的這種貪求心思的法塵，就很容易被天魔發覺，然後，天魔就進到另一個修行較差的人身體裡，假借此人現出神通變化，間接來迷惑你。

因為你常起心動念，學得某些善巧心思功法，得到好處，所以無形中你就愛上了這個善巧心思，善於使用心思。魔觀察到你有這個習氣，如喜歡貪便宜行事、喜用心思成就一些事，魔就滿足你的慾望。

譬如想要小孩考上大學；或想要弄點錢花；或股票能上漲，或中樂透獎，它讓你在起心動念後，有求必應。試了幾次都應驗，你有這個心意念後，天魔便伺機要毀壞你，於是做出一些事來讓你信服。所以禪宗說：「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同樣地，在破想陰魔境時，只要不去打妄想，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常常保持一顆靈知靈覺的心，不去想要用此心思得到什麼。

（2）經文解釋

「阿難！波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

行者不讓感情作用、領納的心態隨意出現時，就能對諸境虛照而不應，由覺知心得妙定，即能不遭邪思、邪慮所擾。什麼是虛而妙？就是指你能不把真實的感情作用牽扯進去。譬如說：當你感覺到這個人對你不錯，你會想知恩圖報；現在不同了，你的心坦蕩蕩的，超越了人格，修佛要有佛格，不受人的感情作用所影響，那你就會有特殊微妙的覺知作用出來，可以達到虛照而應緣、妙而能神知。

受陰盡者就能不遭邪慮，不受外來客邪給的念頭所影響。我們初修行時，迷糊不知，常常把內心起的念頭當成自己的念頭，殊不知眾生同一個心，周

圍有眾生在傷心，你也會沒來由的覺得傷感、想哭，因為它的傷感你感覺到了，這狀況還無所謂！若是客邪或冤親債主要害你，它會給你好念頭嗎？它給你的念頭，是要瓦解你的意志力，如：「人活著有什麼意思？天天吃飯、睡覺，乾脆死了算了。」你以為是自己在想，其實不是，是它在引導你想，很多不幸的事，都是因果報應，自殺死亡的果報就是這麼來的！如果你感情作用已經虛而不應，妙而能知，魔就控制不了你，故「不遭邪慮」，儘管你給我不好的心意念，我已能不再起感情作用與之相應。

「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圓明，銳其精思，貪求善巧。」

行者虛妙心獲得之後，繼續慢慢將養，已能不受客邪之邪思、邪慮所蠱惑，真是圓滿成就正定之力量，使自心能大發光明，入正定中。然而久處此

三摩地（正定）中，愛此圓湛妙明真心之覺性。進而行者發覺心有所思，皆能神知，又能知悉自心之用，功能甚為神奇，自心突失準則，更欲精銳其思緒，用不正當之心思所現之特殊功能，來滿足其未淨盡的貪求之欲。

「圓定發明」，二地菩薩是離垢地，離垢清淨後，圓明的心能定，而開始發光明，且愈來愈有智慧，心能發明這是三地菩薩，是為明地，又稱發光地。「三摩地中，心愛圓明」在修定之中，見於圓明心的功用，卻去執著圓明。「銳其精思」你知道不用心思則已，一用心思後便會成就一些事情。此魔相主要在行者以心與人物融通，想通達一些形變，所以魔就先以魔著之人，來變化一些聖人之人像，蠱惑此修行人。

心是能善巧多變，中部某精舍，有位師父於禪定中無事找事，想將心念摔往牆壁，看看能不能穿過牆壁，結果「啪」一聲，牆壁就穿了一小洞。如果你覺得這很好玩，就一直搞這個心思，你就是在銳其精思。善巧心思的心

意念確實有這個能力，但是還早得很，不要以為到這個境界就不得了了，你到這個境界，離聖位路途，還很遙遠的呢！

五關才走到第二關（受陰滅），剛跨出受陰境而已，想陰都還沒滅盡，你會產生精思，對於心之善巧心思能產生各種威力，生起貪求心：「不錯！玩這心意念可以得到很多東西，」有這「貪」字開頭，事情就來了。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

天魔有大神通，天魔是在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中，是欲界最高天。此天界分為兩部份：一是福報天，是一些善神居住的天宮，另一個是魔天，是一些心地比較不好的，邪知、邪見的天魔，希望眾生不要超越三界，繼續留在它的旗幟之下，做一些貪求慾望、毀滅德行的事，以忘記超越三界的修行。因為它們有靈通力，哪個人修到這境界，並起了什麼貪慾的心眼，它都

清清楚楚，就只在等候你，滿足你起的心意念，最後使你迷失。如果在禪修中，能打得念頭死，沒有貪求種種的慾望，天魔它就沒辦法下手，但它一直在等你犯各種起念的毛病。

它無法進到你身體裡面去，因為一個受陰盡的人，其腦筋是清楚，靈台清明的。我常常講：「有心意念，賓主立分」，念頭一起，馬上察覺這個念頭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當然就是外在客邪、客塵，反正就是「非人」送來的念頭，我可以知或不知，「知」就是聽一聽、看一看，但不理它，周圍旁有眾生在起心動念，此念與我無關，我也不想去理它，這樣就「不遭邪慮」。

也因你有此「不遭邪慮」的能力，故天魔就得改變路線，用迂迴的方法，先依附在另一人身上，此人當然沒有什麼大修行，或修行未到登地菩薩的境界，卻很容易被魔侵入其體中，天魔就藉此人來蠱惑你。倘若你沒有慾望，就不會遭魔擾；又或者你是真正開悟的人，有受戒，又持戒清淨，定有龍天

護法在護持，所以行為不會出差錯。

如果是魑魅、魍魎弄得你心眼開的話，它不會給你走上正路的，因為一旦步上正途，它就無法控制你了。從一開始，魔就給你一些怪力亂神的能力，然後廣為宣傳，讓大家都知道你有這個能力，不得了了！雖然剛開始你會想：「我真有這能力嗎？」但屢試不爽後，你就會以為「我證到了！我有神通力了！」忘了當初打坐修行的目的是要求得解脫知見，忘記以前發菩提心的事，漸漸的狂求心想事成，要什麼有什麼，徒眾愈來愈多，終就迷失掉了。拿錢來說，幾萬元的錢，你可能不動心，但幾千萬、幾億呢？你能不理睬？一開始拿錢就錯，將錯就錯，一直錯下去，最後就淪墜了。

修正法的人，一定有善神保護和諸佛菩薩加持，不會有「貪」的念頭，不會有逾跨戒律的念頭，守了五戒、十善道、在家菩薩二十八戒等，就不會踰犯這些，只要在修行過程之間，行為有點不太對時，天魔正候得其便。

魔侵入某個修行不是很好或無正知見人的身中，馬上讓他有能力講經說法。以前在大乘精舍上課時，有一女眾，看我們上課，只是安份禪修，於是她轉去接觸某有名歪道居士，不久後，即能看見人身上有光，也能上台講經說法，還講得頭頭是道，但一下台什麼都不知道了，這都是精靈鬼怪託她的嘴講的，她沒學過什麼法，也沒有熏習過佛法，為什麼會講這些？無知的人會說：「不得了！她已會說法了！」要知道若不是熏習出來的，都是魑魅、魍魎附身使然，想陰魔境的十種魔相都是這樣利用第三人來誘惑行者的。

「其人不覺，是其魔著，自言謂得，無上涅槃。」

當然被天魔依附的這人，不知他已經著了魔；普通不修行而突有某種能力者，都是著魑魅、魍魎的眷顧，才會有此能力；若真的是前世因緣而成就者，也是諸佛、菩薩加持而成就。此兩者如何分別呢？前者是會想突顯其能

力，又不守清淨戒，假藉說要利益眾生，就會大力宣揚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後者是默默無聞，潛默將養，勤修內心，長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隨緣度化有緣，並以無為法得入無上菩提道。

因無知著魔者，又見自己能講經說法，便說：「我已證得了無上涅槃道。」須知：涅槃是寂靜不二的體性空真如顯露出來，無上是沒有比這更高了，沒有比這個更高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了，而他自己卻說已證到無上菩提（如來菩提），這是無智慧者才會說的話，末法時期根本是不可能的。

「來波求巧善男子處，敷座說法。」

被魑魅、魍魎、天魔附身的人，誤於自我肯定後，再經魔力的驅使，來到喜歡求巧善心思的男子處。因魔之利用及因緣的牽扯，就有辦法來到貪求心思善巧修行人的地方，敷座而坐，並開始說起法來，當然所說的法是很吸

引此善巧心思的行者，使他讚歎未曾有。若是遇到一個行者能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根本就不會被魔選上，因其智慧力夠，何法為真、為實，都能善巧分辨，又有諸佛菩薩、諸善神護持，除非你行為不檢，毀戒壞行，才有可能受魔擾。

「其形斯須，或作比丘，令波人見；或為帝釋，或為婦女，或比丘尼。或寤暗室，身有光明。」

此著魔之人在敷座說法後，就大展神通，來蠱惑行者。能講經說法，又有大神變，這不是佛、菩薩嗎？大部份無智慧者即會著迷的。魔著之人隨即將他的形相於須臾間，化作比丘，使其他的人都能親眼看得見。或化作帝釋天主（忉利天主—中國人稱之為「玉皇大帝」），或化作婦女，或化為比丘尼等形相；也可以在黑暗的寢室間發光，讓大家以為這能化成有形的人物，

就是佛、菩薩！貪求善巧心思的行者心想：「這還得了！比我修得好，還會幻化人身、會發光。」

經云天魔可以化成卅二相、八十隨好相的佛身，也能放佛的無量佛光。此處化成比丘、比丘尼、帝釋天主或為婦女等，或於暗室中，身有光明，還只是小神通力！

「是人愚迷，惑為菩薩。」

此行者愚痴被境界所迷惑，誤以為只有菩薩才能千變萬化。其實魔比菩薩還會變化。為什麼叫做「魔」？魔者就是有不可思議的變化能力，佛、菩薩也有這個能力，但佛、菩薩是為了利益眾生，不會無緣無故展現神變功夫給人看的；因魔是要毀壞眾生，引誘行者，故會有意地展現其能力給人看。在此講個公案，就連優波毱多尊者對魔所化的相，都曾不經意地禮拜下去。

話說有一天，天竺四祖優波毬多尊者在說法，魔來道場搗蛋，第一次雨珠寶，第二次雨金寶，迷惑眾生使他們不能專心聽法，終使無人得道。尊者即入觀，知魔數次壞祂說法，又作是觀，佛何以不降伏？又知佛本意使優波毬多來降伏。後來尊者知正是降伏之時，即以三種死屍，一者死蛇，二者死狗，三者死人，以三種化作花鬘即往魔所。魔見花鬘心生歡喜，謂優波毬多於我亦不得自在。魔即伸頭受其花鬘，優波毬多以三屍結於魔頭項。此花鬘就現出原形來，發出惡臭味道不已。

尊者的心念力具有「十力」，比魔的念力還要強，佛子用心證量產生的念力，是非常強盛的，魔雖善變化卻也無法化解；它找玉皇大帝，及其他天主幫忙，說：「你看！我被弄成這樣，無法解決，請大家幫忙。」眾天主說：「此乃十力世尊之弟子所作，其念力無量無邊，一般天眾等是沒辦法化解的，你最好還是返回人間，乖乖的向尊者懺悔吧！」

它沒辦法，只好下到人間來，在尊者的面前懺悔，說：「以前我對佛做數百次搗蛋的事，佛以慈悲心，都不加怪於我，何以您是個羅漢都無悲忍心於我。」尊者回答它說：「你不要以芥子比須彌，佛的修證我怎能相比，佛是留待我來降伏你的。」魔波旬答應今後不再惱亂比丘後，尊者即為它解縛。

後來尊者對它說：「波旬！你有不可思議的神變，聽說你變得很好，你能現出佛的三十二好相，八十種隨好相，我雖已見佛法身，但不見如來妙色之身，我很想看一看，就變個給我看看吧！」波旬不好意思說：「尊者！不要啦！」尊者問：「為什麼？」波旬說：「我怕變出來佛樣時，你會下跪頂禮，我怎麼受得了？」尊者說：「我答應你，不管你變出什麼來，我都不會下跪頂禮的。」波旬仍然不答應，後來經不起尊者再三的要求，波旬只好變給尊者看。它就走到樹林裡去，就像魔術師一樣，不當面變給人看，都要用障礙物來變，當然都是假的，但我們沒辦法看出破綻，因為眼睛都有瑕疵、

有錯覺，而魔這個魔術師是用心量去變的。

結果，波旬幻化的佛還沒從樹林走出來時，整個樹林中發光無量，像世尊發百寶光一樣，然後化佛慢慢從樹林裡走出來，尊者看到這三十二好相都具足了，八十種隨好相也有了，左邊還有舍利弗像，右邊化作大目犍連，阿難還在後。尊者看呆了！不假思索的就要頂禮，波旬緊張說道：「尊者！你答應不下跪的！」自然的莊嚴，使你肅然起敬，見者自然都要下跪，連尊者看到魔化變的三十二好相假佛身，都想要下跪了，何況吾等凡夫。

一般人看到會發光，又會變人形、變比丘相、高身天神等，還不驚為佛、菩薩？當我們看到佛相顯現時，究竟是真？是假？是搞不清楚的！我們修行過程中，常可以看到佛相，假使它不會給你不好的慾望，不會給你離譜、邪惡的心念，那才可能真的是佛、菩薩的化身。前面也講過，經云若善友當告知各行者，魔會化成種種佛、菩薩、比丘、比丘尼、父母、師父，甚至老師

或親密的人物來迷惑人的。

佛菩薩是不隨便化現給修行人看的，若無因緣也不見得能看到化身佛，有緣祂才會化身而來，有時候是菩薩變的，有時候是護法神變的；所以看到佛像不要高興，但起碼在修行時，常有諸佛、菩薩在你周圍，讓你安心；有的人說他都沒有這些現象，都看不見，這表示你還沒有一個基礎；但看到以後，也不可當真，要抱著不即不離的態度，哪個相也不去抓，哪個境也不去黏，保持坦蕩蕩的一個心意念，「它來就來，它去就去，跟我沒關！」

因為佛也知道你在修行，不會說：「我來！怎沒起來禮拜！」祂沒有這個心念，祂看你如如不動，不為境所轉，祂讚歎你！不是看你有沒有起來禮拜，你禮拜祂，祂有什麼好處？你供養水果，祂又不吃，對祂有什麼用？供養只是表達你的恭敬心！但有時候，還有護法神要吃，有一些聲聞、緣覺菩薩還有吃的習氣，我們當然要供養祂。

愚痴的人看他能變來變去，又能發光，想這一定是菩薩了，便相信他的教化。行者有沒有智慧在修行上是有差別的，沒有智慧的人，常常會碰到不好的因緣，所碰到的都是會搞些光怪陸離事的人或道場。

這個會發光，那個也會發光，有這些不可思議的變就是魔，不是說佛不會神變，而是祂不須親自變；為要取得你的信任，此著魔之人就變了好多的把戲。如果真正的菩薩，為要解決你的困難，祂會在冥冥之中幫你化導，讓你好像要死，卻死不了，要發生事情，卻又大事化小，總像玩撲克牌一樣，「just make」一剛好過關，或者病得很嚴重卻不會死，還留有一口氣在；又或者是車禍，車毀了，人只受了一點輕傷而已。一般來講，車撞成那樣，人一定完了，但人卻沒事！這是諸佛、菩薩在冥冥之中保護你！祂們不會現身給你看，只是對於一些信心不具足的人，才會現給他看，使他產生信心，才會很用心、精進的修行。

真正大修行的人，什麼都看不到，即使看到了，他也不會在意，也不會認為這是好現象。你也可以這麼想：「天下太平，諸佛、菩薩不會來臨；除非有事，菩薩才會來。」否則，祂只要心感就好，不必來看你。

「信其教化，搖蕩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

那位善巧心思行者信以為真，認為魔所依附的這人會形變、會發光，就以為真的是菩薩，所以信其教化，搖晃振盪其心，使其躍躍欲試。這人說一些話、一些法，讓他起貪欲心，因心亂七八糟，沒辦法分辨是非曲直，終致破壞以前所建立的思想、戒律等觀念。

若平時都心平氣和，突然間有個浮躁不安的心起，要知無風不起浪，修行的人應該有此能力察覺，有時候小孩子也有這種能力，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有的小孩本來好好的，若有一不好眾生，給他一個不好的氣息，靈性高

的人馬上有警覺，但只覺得心情不佳，卻不知為什麼？只覺得今天心情很壞！感覺很壞就是有問題。

祖師大德常說：「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在煩惱之間，諸佛、菩薩、護法神及時趕到，將它們趕走，你又沒事了，隔天又恢復正常了。在頹喪之間，恢復正常，其實因緣就已轉了。你自己要警覺，要善觀因緣，要有正知見，不要像這個人已經失去防備心，把著魔之人奉為菩薩，真是顛倒知見。

其心搖盪後，進而就破佛律儀，以前戒律守得好好的，現在被他講得天花亂墜—「佛性是什麼？佛性不是沒有罣礙的嗎？」，「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腸過」，「你不是悟了嗎？既然悟了，哪有肉不肉、酒不酒的分別？」你一想：「有道理，既然悟了，就沒關係！」吃了也真的沒怎樣，但慢慢的就迷失你的菩提覺性。「這個沒怎麼樣，做呀！」第一次做了沒怎麼樣，第二次、第三次…，做了沒怎麼樣，慢慢的你修行的德行及智慧就沒有了。

大家剛受戒回來時一定很莊嚴，處處靈感，處處神通妙用，但一年後，這個戒破了，那個戒也破了，慢慢什麼境界都沒有了。剛受戒回來時大都很精進，有人說：「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三年，佛在天邊。」就是這個道理。天天都在破壞戒律，好不容易建立的戒體，被魔的間接化身，來擾得你的正知見都變得是是非非，世間法本來就是是是非非，但是你要有正知見。「濟公活佛祂可以吃狗肉，我為什麼不能吃？」祂是菩薩，是阿羅漢，祂能，你也能嗎？好的不學，去學那個不當的，這是不應該的！

你若看了經典的話，就會警覺到，末法時期六道邪師很多，我們不去批評這人對或不對！但是我們可以跟他保持距離；我們可以不說他的對錯，但要有正知見、正觀念才能修正法，才不會遇到假菩薩來搞得亂七八糟。

他講的不正確、不合理，但為什麼會有人相信呢？信的是他的表面功夫，一下子變男、一下子變女的，一下子變比丘、一下子變比丘尼，你光看這個

變形就覺得不得了了，這不是佛、菩薩嗎？難道你不知道魔也有不可思議的神變？

好不容易修到這想陰境界，就要更小心！已經色、受陰滅，進到「想陰」的第三關了，此時不要到處去參訪。有道行的行者都很樸實，如果你遇到很端莊、樸實的人倒無所謂，若你親近的是個會發光的人，且人人趨之若鶩，你天天跟人家到處跑，你有這種不正常的心態時，就很容易被迷惑的，把他奉為不得了的菩薩，其實這是假的、是著魔的。

你要迴心返照，修你內在的佛心及佛性，所以在修行過程之中，色、受、想、行、識這五蘊都是假的，回到原來時，看看會是什麼樣子？你的境界比他高，你的果位是正的，他是邪的，他是要下地獄的。如果你解除武裝，破佛律儀，潛行貪欲，不敢光明正大去做一些貪欲的事，暗暗的去做；白天不能做，晚上去做；有人的地方不做，沒人的地方做，這樣怎不淪墜？

「口中好言，災祥變異，或言如來，某處出世；或言劫火，或說刀兵，恐怖於人，令其家資，無故耗散。」

行者在魔附之人教化下，不修自己的習氣、心病，而去學一些看命、相命、卜卦的道理，且都說得很準確，故口中好言災祥變異—哪個時候要地震了！哪個時候有天災人禍了！若是你不作怪，人家會知道你行嗎？就像某教派曾講：一九九九年，二月底某日是世界末日。但二月過去了，也沒事；又說三月就會發生！三月底也沒事，此即是著了魔還不知道。不要喜歡預言，預言都是假的，都是不真實的，縱然給你說中幾次，都是鬼神在製造事端。

譬如說，在夢中或在打坐之間，靈光一閃—你的親戚、朋友會發生車禍，知道後不講，心裡過意不去，你就告訴他：「最近要小心點！」三天後，他騎摩托車發生了車禍，你這個靈通靈覺好像應驗了，既然能預知禍事，為何

不能幫他化解呢？你有沒有這樣想過？如不能預防未來的事發生，你也是算命仙而已，只會算命，不能解開別人的厄運。

佛教徒是知道有事，但不把它當真，讓因緣慢慢轉，…，轉到最後就沒事了，那才是圓滿的佛法。若是預知，就有可能是魔在製造事端，到時事情真的發生了，其實是魔讓事情發生的，做賊的喊抓賊，那個車禍是它製造的，因為它要取信於你（靈力是它製造出來的），所以順理成章的在某個時候、地點製造車禍，因你無知，才會相信是自己的神通力所感知的。

你會愈來愈相信自己有此能力，種種災難、祥瑞、變化、異常的事情，都可以預知，因為魔喜歡講這些。如果預知後，能夠不說出去，倒還沒有關係；壞的事你能預知，你要能坦蕩蕩地去轉；好的事，若實現也不錯，但早講與不講，還不是一樣！

不要「口中好言，災祥變異。」你喜好談論災祥變異，表示你還是很執

著，如果你還有法的執著，將永遠在六道裡輪迴。為什麼知道以後，會看不開？看到境，要能自在！很多修行人或出家人，修行到這個境界，要觀察他有沒有講怪力亂神的事。修習正法者，他只會跟你講佛法修持的法門，講如何行菩薩道，從來不跟你講些怪力亂神的事。

如某居士、某法師最近行為有點怪異，看起來不對勁時，就要注意他有沒有走偏了？當然，總會有一、兩個講些怪力亂神的事，所以跟隨無正知見而善為人師者，大家要戰戰兢兢，不要盲從。修到有神通時，也不可以顯露出來，更不能好談災祥變異，因這是魔的化身所教化，他為了招攬信眾，所以讓他們知道他有一些靈通。

或說某個佛在什麼地方出世了，某某佛又誕生了。以前先修班有兩位女大德，一個來上了二、三堂課，就跑到另一個道場去，她說那道場主持居士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是如來化身出生，有神通力，結果一下課，另一位女

大德就跟她一道去了；同時有一位男大德也很有興趣，我提醒他們，不要走錯路，走錯路回頭可就難矣，結果隔一星期，三個人就都沒來上課了，真是無知又無德，才會這樣進入魔道。

修行是很平常、很平凡的，不要去煽動、去追逐怪力亂神的東西，修心哪有這些？沒有！修到某一境界才有這些現象，有這些現象更要小心，當怪力亂神跟你的靈知靈覺交戰時，要知道保持平凡，平時能否做如實觀，就要看你的福德了！

此魔附之人喜言，預知未來將有劫火焚燒世間、有刀兵災變。談到劫火，就要談到世界的消滅，此娑婆世界要消失的時間還很長遠，此世界共要有三千佛出世弘化，過去莊嚴劫千佛已出現，現在是賢劫，釋迦牟尼佛是賢劫的第四尊佛，第五尊是彌勒佛，賢劫還有九九六個佛要出世，未來星宿劫亦有千佛要出世。每一尊佛出世弘化期都很長，如釋迦牟尼佛也有五、六億年

的弘化期；各個佛的弘化期不等，已知未來還有一九九六個佛要出世，若平均每個佛弘化期為五億七千六百多萬年（如釋迦牟尼佛），則世界的末日還久呢！起碼要五億七千六百多萬年的一九九六倍之久。（有關世界滅的現象參閱色陰魔相中一二〇頁說明）

色界四禪究竟涵蓋多少世界？初禪三天覆蓋六欲界天，二禪三天覆蓋一千個小世界，三禪三天覆蓋一中千世界，四禪九天普覆一大千世界，也就是說四禪天涵蓋了虛空間一佛剎世界的三分之一，不管你在那個世界都一樣。所以這個娑婆世界要滅的話，劫火還是要燒，劫水、劫風等災也要來，但要很久很久以後，地球才會滅，故不要聽信謠言。有的人喜歡講這些事情一劫火要來了！世界要毀滅了！世界末日到了！這都是魔在擾亂人心。

人類會不會毀滅？在世界住劫那麼久遠之中，人類隨時都在毀滅及生成。最近一次的人類毀滅時間，將在數千年後來臨。現在人壽平均七十五歲，

處減劫中；減劫是每百年減一歲，故在人壽十歲時，也就是再六、七千年時就會發生世界的人類再次毀滅，就是所謂的劫濁。劫濁是指在減劫中有饑荒、瘟疫、刀兵等劫生起，衣食等資具衰損，是為劫濁。

劫濁中定有刀兵災、瘟疫災、饑荒災等三災出現，稱為小三災。關於三災出現之時限，有不同之說法。依《大毘婆沙論》記載，於各中劫中之減劫，人壽每減至十歲，三災即出現。刀兵災者，是時人心瞋毒增上，相見即興強猛傷害之心，手所執者皆成利刃，各逞兇狂，互相殘害，經七日七夜方止；瘟疫災者，繼刀兵災之後，非人吐毒，疾病流行，遇輒命終，難可救療，都不聞有醫藥之名，時經七月七日七夜方止；瘟疫災後起饑荒災，人的德性敗壞，天龍忿責，不降甘雨，由此饑饉，人多命終，經七年七月七日七夜乃止。以上所述，即是經典所說，人類階段性毀滅之事實。

人類又如何再來出生？先來說明世界剛成而於住劫初時，人類來此世界

之情形。世界成劫之初，即欲界有情世界成立之初，依《俱舍論》記載，劫初時，人皆如色界天神，肢體圓滿，諸根具足無缺，形色端嚴，身帶光明，能騰空自在，飲食享樂，得長壽久住。至地（球）味漸生，其味甘美，諸人競食，稱初受段食。食地球上食物後，身漸堅重，身光明隱沒，乃生日月眾星。次有地餅、林藤出現。復生男女根，形相殊異，以宿習力而生非理作意，人中欲念即初發於此時，這是佛經記載世間人初成之狀況。

人類經每一增減劫壽盡，於中劫三災毀滅後，色界第二天光音天天神下來化生成人類，人類開始繁殖後，人就愈來愈多，德行愈來愈好，因是處於增劫之期，故每百年人壽增一歲，這又是另一個人類時期的開始，而於減劫的末法時期，即人壽十歲時，就會發生了人類毀滅性的三災劫。

回過頭來講經文，魔附之人喜歡說些何時國家要亂，會與他國打戰，搞得人心惶惶的，繪聲繪影，煞有其事似地，有的甚至天天在講這些。先不管

他們講得對不對，我們要了解一家的家運和一國的國運都會隨因緣而轉變，不是他們預知的不對，但結果就是沒有發生！我們要多做消災法會，祈求國泰民安，國運就會轉；如果喜歡看八卦雜誌，看到預言說那個會被殺，那個要叛亂，講得頭頭是道。如果你定力不夠的話，真的會心慌慌的，有人乾脆移民，但數十年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為什麼？因為很多人在做消災的法會，如水陸法會、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一直在求諸佛、菩薩讓眾生安寧，不要造成災變。

倘若要發生災變，一定是從地方鬼神先亂，鬼神心慌意亂後，再來一定是人亂，人亂則主政者會失去理智，做出錯誤的決策，禍延百姓眾生。故我們要常做法會求諸佛、菩薩慈悲攝受眾生心，尤其是主政者的心，不要有出差錯的想法。如此一天過一天，一年又一年，諸事真真假假，但都沒發生，故不要亂預言。喜談刀兵劫會發生的人，要知道人的命運是可以轉的，國運

也是可以轉，這與修行人轉命是一樣的道理。

修行人不要談這些，很多同學眼睛可以看到某人背後跟了很多另類眾生。看到就看到，看到人與看到另類眾生還不是一樣！有辦法你就幫他化解，沒辦法你就閉嘴，不要造成人家心亂。如果你耐不住，就對他說：「某某人，你後面跟了一大堆…。」你不講，人家還不怕，你一講，人家就天天覺得毛毛的。誰家裡沒有另類眾生、護法、菩薩等進進出出的？如果你沒感覺，是你修行還沒有到家。這些進進出出的，有善神、有冤親債主等，所以不要去製造事端，知道就好，不要去講這些。

你跟他講這些，他會想去消災，消災要錢，搞得錢財都散失了。如果花錢消災後，事情都能順利解決，倒也無所謂，怕是破財了，真的改善了嗎？不見得！有些是鬼神自導自演。曾聽到一個歪道說：「我知道你家裡要發生事情，師父的神通能力，你應該相信吧！我幫你作法，要花多少錢，你匯到

某處去。」你既然知道，就暗中幫人家化解就好了，為什麼要談錢呢？如果不給他錢，就會驅鬼神讓事情真發生了，說：「你看！我叫你這樣做，你就不做。」這個可能就是自導自演，要騙錢的。

修行要有正知見，不管破財、生病，或怎麼樣，只要我心中有佛、菩薩，一切都交給佛、菩薩，我什麼都不管，什麼都不在意，破釜沉舟，擺脫這些牽扯；有正知見的人，一個心不會七上八下，只要好好拜佛、念佛，也能化解諸多惡事。

「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

怪鬼者即十種鬼之一，此鬼類宿世因緣多貪，於物非理而取，以貪求財物為原罪，是人受罪既畢，而出地獄，仍依前世貪習，遇物生貪，附之成形，

故有依草附木，成精作怪之類，名為怪鬼。此等鬼還托於物者，即金銀、草木等成精、成怪。

此等怪鬼年老因心地不正，故變成有魔心、魔力。鬼的壽命也蠻長的，不像我們減劫眾生現人壽幾十歲而已，它們有的上千、萬歲都有。鬼，年老時成魔，如果心態不正，又喜歡捉弄人，那就變成魔類，來惱亂貪求善巧心思的修行人。

它玩弄行者一陣子後，覺得沒有新鮮感、討厭時，它就要抽離了。以前它讓你擁有靈通力，當不好玩時，它就抽離你的身體後，你的靈通力、法力就全都沒了。

從現在開始都在講鬼魅滋擾修行人之事，何謂鬼，鬼者即具有恐怖形相、令人惱害之怪物，為六道之一。通常指逝者、死人之精魂而言，人在肉體死亡後，識神（靈魂）從肉體分離，而繼續存在，能予人災害、疾病與恐怖等，

此等鬼是為化生者，另據《俱舍論》記載，鬼也有胎生者。另鬼者還有弊鬼、有威德鬼、無威德鬼、多財餓鬼、無財餓鬼等，而福德鬼即是我們俗稱的福德正神，皆住於閻魔王界。另外，佛經中所言之阿傍、羅剎、山精、雜魅、炬口鬼、鍼口鬼、臭口鬼、鍼鐵毛鬼、臭毛鬼、癭鬼、希祀鬼、希棄鬼、大勢鬼等，皆被稱為鬼神。

「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此喜善巧弟子與魔附的師父，經歷騙財騙色後，將會受王法審判。如果你把《楞嚴經》這些魔難的事摘錄出來，大舉宣揚，讓大家知道，那麼那些無知的修行人，胡說八道說有神通者，一定會看得目瞪口呆。

因此，你應該要有先知先覺的心，有警覺心以後，當遇這些事端，才不

會被迷，才能不入輪迴之流。因你好不容易修到開悟，走過了色、受陰二關，邁入第三關—想陰魔境時，不要因一時迷惑，不知這些魔境現象，而敗在這假菩薩身上，最後還會墮入無間地獄的。

如果你做了上述這些行為，如好言災祥變異，亂言如來某處出世，或言劫火、刀兵，恐怖於人，令其家資，無故耗散等，是會產生因果報應的，而且你所造的這些因，是要入無間地獄的；自己入地獄不打緊，還害了徒眾也隨墮地獄，是毀人慧命，這罪業就大了；自己要死就死，要敗就敗，還帶了一大票人，那些跟你的人都是無知、無心之過。

你們看五十種魔相中，有哪幾個魔相會入無間地獄的？這個魔相也是要入無間地獄的。在受陰中有三個魔相會入無間地獄，即：大我慢起相、無量輕安相、狂行淫欲相，在想陰中犯著第一個魔相（貪求善巧相）時，也會入無間地獄。

（二）飛思遊蕩相

1、經文

「阿難！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處，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遊蕩，飛其精思，貪求經歷。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遊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自形無變，其聽法者，忽自見身，坐寶蓮華，全體化成，紫金光聚。一衆聽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婬逸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諸佛應

世，某處某人，當是某佛，化身來此；某人即是，某菩薩等，來化人間，其人見故，心生傾渴。邪見密興，種智銷滅。此名妖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本魔相名為「飛思遊蕩相」，行者發覺心有所思，皆能神用，處此正定中，體會自心已能遨遊於外界，更常常讓自心他遊，到處去遊蕩。既然行者心可以出離，遊蕩來遊蕩去的，貪求各種經歷之能事。此時讓妖鬼老來成魔

者得知，便伺機飛精附於他人，使其人能講經說法，此人當然不覺自己已著魔，又言自己已得無上涅槃，來到心能遨遊之善男子處。此著魔者自形無變，然能讓聽法者，忽見自身坐寶蓮華，全體化成，紫金光色聚集。不是一人如此，而是各各皆是如此，各各得未曾有。

接著下來，行者迷於其神通變化事，誤以為是佛、菩薩降臨，即跟隨於他學習，在此著魔人的教導下，好的沒學到，反婬逸其心，學習破壞佛陀律儀，潛密廣行貪欲之事。行者就這樣被妖鬼老來成魔者所迷，倘若迷惑不知，最後當墮無間地獄，此為想陰第二個魔相名為「飛思遊蕩相。」

（2）經文解釋

「阿難！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

行者控制感情領納的作用，不讓它隨意出現時，就能對諸境虛照而不應，由覺知心得妙定，不遭受一些邪思邪慮所影響。什麼是虛而妙？就是你不把真實的感情作用生起牽扯進去。如此受陰盡之行者，就能不遭邪慮，不會受外來客邪給你的念頭所影響。

「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遊蕩，飛其精思，貪求經歷。」

行者獲得虛妙真如心體後，繼續慢慢將養，圓明的心能定而開始發光，且愈來愈有智慧，已能不受客邪之邪思、邪慮所蠱惑，這是圓滿成就正定之力量，使自心能大發光明，入正定中。

進而行者發覺心有所思皆能神用，能知悉自心之神用，功能甚為神奇，自心突失準則，處此正定中，體會自心已能遨遊於十方界，更常常讓自心他

遊，到處去遊蕩。自己體會心思外遊的功夫後，就常以精密思慮，來試驗此心他飛之情形，以貪欲的心來學習一些經驗。此魔相行者喜愛經歷，故都愛玩此心，讓心能與物融通，通達心化物成形，所以才會感召魔著之人，現物化相來迷惑此行者。

行者的心可以出離，沒事就玩這個心以求經歷，今天到某甲家去看看，明天到某乙家看看，這顆心在那兒飛來飛去！這就叫飛思遊蕩相。你有這個能力，想某甲他家也好、想到他身邊也好，心一下子就到了。知道有此能力後，天天讓自心飛呀！飛的！沒有用正確的觀念去思考，天天在想怎樣來印證我有這個能力。

也有人要測試自己的心，就與朋友約定時間，一個在甲地，一個在乙地，一個動念想，另一個看有無感應。其實心通者，就算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只要起個牽掛的意念，心通者就可感知，這就是業緣的感召，也是輪迴的根本

力量，懂的才知輪迴的可怕，怎會再去玩這些呢？有正知見者當學習不受感應，不是一味貪求感應。用心感應這回事確實是存在的，但若你很在意此能力，又貪求這些能力的話，天魔就會候得其便，趁虛而入。

如果你在修行過程中，打得念頭死，沒有妄念，逆來順受，心中坦蕩蕩，天魔就沒辦法趁虛而入；如果有問題發生，都是因你想要看看心會怎麼樣，你有所貪求，你要學點靈驗或經歷什麼的，才會有魔難的問題發生。

一切法從心地起，沒錯！你要學心的能力，但你要抱著無所求的心去慢慢體會，有因緣時，你就體會：「心會起什麼功能？」之後就要放下。不要天天去搞這些一想如何幫人化解魔障、化解病痛、去除心念毛病…等。當你碰到境界時，心裡自然就會現起某個現象，你覺得這樣做會有效，一做，真的有效，有效就放下，不要天天思考這些，怎麼加強功力？這會變成對「有為法」的執著一應用你的心，貪求一些經歷，懂一些事情後，沒事再去找事，

千萬不要這樣！

如果一個生病的人，在因緣的牽引下找到了你，言談間或言談後，你突然想要打坐或做點什麼事，就隨順自性真如去做，坐中靈光一閃，就知道該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心念由自性起，解決事情後就忘記了；或者待他回去後，你才知道事情該怎麼樣處理，處理不是用想的，是自性自然生起那個境，你心就知道用什麼法去應緣，不必思考，也不必去營求什麼，行者當要這樣去體會。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

行者在貪求經歷，用心思遊蕩各處之間，天魔已知悉行者所好，因行者已受陰盡，雖不能進到行者的心腹中，但天魔會等候機會毀掉他。因行者已證得受陰虛妙、不遭邪慮，魔不能直接進入他的身體，故只能「飛精附人」，

附在另一個人身上，當然此人修為、智慧必差，魔著之人就開始口說經義法相，來蠱惑行者。

修行者整天想要有什麼通，有什麼能力的，就很容易被天魔所設計。真正的佛弟子應當以修「無為法」為目標，在修行途中才不會著魔難，或間接地受他人迷惑。

「其人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這個被魔依附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經著魔了，且因自己能講經說法，就大言不慚的說：「我已證得無上的涅槃道，這種境界大概與佛一樣了！」如果有人說他的功夫比世尊還要強，這人肯定是著魔了。魔附人身之後，此人以為證了無上菩提、無上涅槃，有時會說：「佛比我還差得遠呢！」那是不懂修行，不知佛的實際境界的人才會這樣說話。你既然比世尊強，那麼世間

所有眾生（有情、無情）的因緣果報就應能講得出來，或述說一部《華嚴經》《法華經》來聽一下！從這方面去評鑑、思考，你就知道修得好不好，真成就果位了嗎？偏偏這些跟隨魔著之人的人，不會這麼懷疑，還以為自己的師父已證得無上涅槃了。

「來波求遊善男子處，敷座說法。」

魔著之人經由魔力的驅使，會來到這喜愛讓心思飛蕩、飄來飄去的人之處敷座說法。此被魔附身之人，已能講經說法，且都說得很突出，讓已有點修行境界之行者，迷糊地相信他，魔知道此行者已證得受陰虛妙，不喜愛一切怪力亂神的境界，不容易以感情事來迷惑他，但魔知道此行者很喜愛玩這個心，故會讓魔著者現一些他所喜愛的神變來迷惑他。

「自形無變，其聽法者，忽自見身，坐寶蓮華，全體化成，紫金光聚。一衆聽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

魔著之人在說法間，雖然自己的形體沒什麼變化，但卻可使聽法者馬上有一種能力一聽法者可以看到自己身軀坐在寶蓮花上，整個身體化成紫金色，光芒聚集整個色身，不但是喜愛心思飛蕩的行者如此，所有他的徒眾們，個個都是如此，此瑞相以前從沒發生過，此時行者心想能現此瑞相的，除了佛之外，哪個人有這樣的能力！

有人打坐時，可看到自我的身體跑到對面或旁邊去了；有人睡覺時，感覺自己的身體不是在睡覺，而是飛到天花板上！此面對魔變者，除了自己可坐寶蓮花上之外，也可讓其信眾看到自身坐寶蓮花，或坐在金色的蓮花上，整個蓮花化成紫金光，然而說法的人沒有變形，聽法的人卻會變成這樣殊勝微妙狀況。

紫色是代表莊嚴、殊勝、微妙的，故紫色是蠻不錯的顏色，只有真正果地佛才能乘坐紫金蓮。世俗的說法：紫色代表高傲，若某人喜歡紫色，我們會說這個人非常驕傲，其實人心根本沒動，是你自己感覺他在驕傲。

「是人愚迷，惑為菩薩，婬逸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

此善男子本因受陰盡，不為情所動，現卻因迷於神通瑞相，而誤把魔著之人看成真菩薩。此魔著之人就給你一些不正確的觀念—「哪個可以做，哪個不必守」，把你嚴格守戒律的心鬆弛掉，敗壞你以前守的戒律。如：「菩薩要求法脫，怎麼還要再嚴格守戒?」如此破壞你的心牆，佛所規定的律儀，在無形中慢慢地被魔語瓦解掉。

被破壞戒行之人，被假菩薩灌了迷湯以後，壞了修行人最主要的德行，

戒心被浸淫，疏於守戒律，最後會在暗地裡行貪欲事。壞話聽多了，也覺得好像沒那麼嚴重，然後就去做，有一就有二，最後則潛行貪欲諸事。

「口中好言，諸佛應世，某處某人，當是某佛，化身來此。」

魔為了要直接控制行者及其徒眾，會假借此魔著之人的口，常常宣說：「又有佛應世來生此人間，要度化眾生了，說某某人即是應世的佛，其名為何，出現在何處，現在他的化身已來到我們這裡。」當然言中所指的佛，是指真魔身的那個天魔。

現在賢劫第四個佛是釋迦牟尼佛，第五個佛是當來下生彌勒佛，祂來下生是五億多年後的事。此間並沒有什麼佛真能出世。有人提到「大自在王佛」之類的佛名，在《佛說佛名經》中尚無發現有此佛名，自在王佛倒出現幾個。

若不在此娑婆世界，那其他世界曾有一佛名為大自在王佛，可參閱《大寶積經》五十八卷中有此一佛名，時釋迦牟尼佛於靈鷲山說法，世尊熙怡微笑，從其面門放青黃赤白紅紫等光，照無量無邊世界，照已還來遶佛三匝而從頂入，此世尊意欲召十方世界菩薩摩訶薩前來聞法。經云：「爾時北方去此過六萬三千佛剎，有世界名常莊嚴，彼現有佛號娑羅起王，其佛剎土初未曾聞女人之稱，一切皆是蓮花化生，袈裟隨體。…。時彼眾中有一菩薩，名相莊嚴星宿聚王，本願殊勝，若有眾生見其身者，必定當得三十二相。時彼菩薩，遇（釋迦牟尼佛）佛光明及聞其聲，便詣佛所，頂禮雙足，右遶三匝。白佛（娑羅起王）言：『世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佛言：『善男子！於此南方過六萬三千佛剎，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為欲召集諸菩薩故而現此瑞。』彼菩薩言：『何故名為娑婆世界。』佛言：『彼界堪忍貪恚愚癡及諸苦惱，是故名為娑婆世界。』彼菩薩言：『娑婆世界諸眾生等皆能忍

受惡罵捶打，諸惱亂耶？』佛言：『善男子！彼界眾生少能成就若斯功德，而多隨順貪恚愚癡怨恨纏縛。』彼菩薩言：『若如是者，彼界不應名娑婆也。』佛言：『相莊嚴星宿聚王，彼佛剎土，亦有行菩薩乘諸善男子及善女人，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成就忍辱，將護眾生，善自調伏，若有眾生以諸苦惱，而來加害悉能含忍，終不放逸貪恚愚癡。善男子！由有如此諸善丈夫，是故彼界名曰娑婆。又彼界中，亦有眾生，具足眾惡，少能悔過，其心麁猛而無愧恥，不敬佛，不重法，不愛僧，當墮地獄畜生餓鬼。彼釋迦如來，於此下劣眾生之中，悉能忍受罵辱嫌恨誹謗惱亂惡言恐懼，心如大地不可動搖無所違逆，若得供養及以不得，心無高下亦無憎愛，是故彼界名曰娑婆。』爾時相莊嚴星宿聚王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得大善利，不生於彼弊惡下劣眾生之中。』佛言：『善男子莫作是說，何以故，東北方有世界，名妙莊嚴忍，彼現有佛號大自在王，其土眾生皆悉具足一向安樂，譬如比丘入

於滅定，彼之安樂亦復如是。若有眾生於彼佛土，億百千歲修諸梵行，不如於此娑婆世界，一彈指頃於諸眾生起慈悲心，所獲功德尚多於彼，何況能於一日一夜住清淨心。』爾時相莊嚴星宿聚王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禮覲承事釋迦如來及諸菩薩，并欲聽法。』佛言：『可往，今正是時。』」

此段經文在說明娑羅起王佛指其東北方的妙莊嚴忍世界的大自在王佛處，其有情都是一向安樂，但不如娑婆世界菩薩能起一慈悲心，能行菩薩道者，此等人所獲功德尚多於彼國得樂眾生，顯示大自在王如來處眾生只有享樂，不如釋迦牟尼佛的世界之菩薩行者，為度頑固眾生之偉大。

另外，也有出現一名為大自在菩薩，若是大自在菩薩即是大自在天主，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天主，即摩醯首羅天（Maheśvara），此天主是菩薩，並不是什麼佛。此天主名為自在天、自在天王，此天原為印度婆羅門教之主

神濕婆，信奉此天者被稱為大自在天外道，此派以天為世界之本體，謂此天乃一切萬物之主宰者，又司暴風雷電，凡人間所受之苦樂悲喜，悉與此天之苦樂悲喜相一致。

現在娑婆世界還是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弘化期，之後是彌勒佛弘化，這是世尊親口宣說的，我們要有正知見。佛陀教化完後就入涅槃了，但其法身不滅，隨時都在教化登地菩薩聖者，正如《佛心經》所述說，地前菩薩都由諸大菩薩在教化，諸如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等大菩薩在化導，但在末法時期後，待彌勒佛出世前數千萬年間，就沒有佛法了。

有人說現在彌勒佛已掌天盤，彌勒佛還未下生成佛，祂是補處佛，正在兜率天內院講經說法，教化在那裡的佛弟子們，並等待下生成佛，一個已跳出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者，不會去管梵天之事，祂還跟你掌天盤幹嘛！

「某人即是，某菩薩等，來化人間，其人見故，心生傾渴。」

天魔又假借此魔著人之口，再推薦另一些魔眾，又說某人即是某菩薩化身來到人間，度化眾生的功夫有多好，神蹟有多妙等等，使其無知徒眾心生仰慕之情，信眾等因無慧、無知，又見其所介紹之假菩薩等，個個神通廣大，就會迷失地去追隨他們。

真正佛、菩薩出現會教導我們什麼？祂們會教導我們解脫諸法，譬如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等出世間的法要，不是教我們一些怪力亂神的能力，而不從心地上去求解脫。

「邪見密興，種智銷滅。」

天魔的邪知邪見已散布在疏於防範的信眾心裡，不正確的知見慢慢地滋長。因行者未警覺到所聽非正法，每天不斷的熏習一些似是而非的邪知邪見，終致以前所獲得的聲聞、緣覺、菩薩種性等，慢慢地破滅喪失，變成天魔種性，無正知見，是謂邪見密興。

有時我們看到邪師歪道的一個行為、一句話，即能清楚地指出錯在何處，但魔道之徒眾們卻渾然不知，還認為是對的、高明的，這是聲聞、緣覺、菩薩種性泯滅了。我們常會覺得這些人怎麼會那麼笨，我們一看就知道那個菩薩不是真菩薩，或那裡不是正法道場，但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趨之若鶩呢？他們沒智慧嗎？不能分辨嗎？就是被一些邪心邪術攝心控制後，久而久之，個個的種智都滅掉了。你看在正法道場參與修行總是小貓兩、三隻，有二、三十人就已不錯，不易形成氣候。但邪魔、歪道的道場，卻如雨後春筍般到處都有，甚至全省連鎖有上百家，末法時期的佛法會這麼興盛嗎？

舉例來說，有的出家人德行不錯，若此人被邪魔攝受後，也到邪知邪見的道場去學法，這往後影響會有多大呀！人們會說連某某法師都去了，認同那裡是佛、菩薩再世的道場，白衣等更會前往，連出家眾都沒正知見，更何況他底下那一大票的人，當然都迷失掉了，終墮無間地獄，這一點也不冤枉！所以我們不要去碰這些，要多問問同修道友，多問問出家師父們及老師的意見—他們的看法如何？他們所作所為對嗎？不要讓邪見在心中建立起來，不要讓聲聞、緣覺、菩薩的種子，被邪知邪見慢慢消滅掉。

「此名妖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

此處所言妖鬼者是女鬼、女妖，宿世因緣多淫欲，為色常動亂身心，如風鼓物，故受得此報，還托於風，而成妖鬼。妖鬼身長二、三尺，其行如風，

所現之處必有大旱，因其酷淫，則致陰陽不合，以妖風能令雲雨不成之故。

此是妖鬼年老成魔，作怪來惱亂此法執深重的修行人，當此妖鬼成魔後，玩弄修行人玩得差不多時，覺得膩了，不好玩了，或將你的德性破壞的差不多了，他就會抽腿離去。這位喜歡胡思亂想，心飄來飄去，去探求諸多經歷的修行人，與他的弟子等，因迷失後所做的都不是好事，當然是違犯王法，終要被判刑的。

「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你當然要先瞭解此修行中的魔相，讓汝心先有所警覺，不要和這些顯示異能者攪和，導致迷失自性而入輪迴之流；如果迷惑不知的話，就會墮入無間地獄的。故行者在禪修中，不要胡思亂想，要把心安住在覺知中，遇有異樣因緣時，不可去相應，要能歷歷分明，如如不動，不要被魔著之人

所迷。

行者在禪修中，不要常玩弄心念，不要想這樣動念會如何？試一試！那樣動念又會如何？又試一試！記住不要試！那應如何做呢？要順其自然去體會，心力是可成就很多的佛事，但不要強用心力來試練，果真如此就會被天魔所洞悉而伺機加害。若有緣來時，才可藉此發揮你的心力，如有病苦眾生前來，就可隨緣去激發你潛在的心力，為他們解決身心的困擾。沒事不要去研究這些，時常研究就會被魔等間接迷惑的。

日本忍者也是玩心力的一群，日本訓練忍者，對著大木頭一直想：「著火！著火！」有天「啪」一下！木頭真的著火了。你都能使枯木生火花，此心力就比要紙張著火更強了。與眾生比心力、法力高低，是不能解脫的，若無正知見，遇冤親債主就會與之比心力，又是一場心的惡鬥，冤結永遠沒辦法了結。佛法是講解脫法，故世尊教我們以「忍辱」度到彼岸，而不是以心

力勝過對方。要使木頭著火其念力要很強，用這麼強的念力來往生西方，一定有份的。就怕亂用心力，與人比心力，又是造諸惡業。有此心力之世人，因不知去除貪瞋癡等毛病，故不會做什麼好事，常常會為名、為利而忙碌著。

有人喜歡玩心志的再造，譬如一家企業快倒了，老板要員工頭上綁布條，天天喊：「必勝！必勝！」增強心力、戰鬥力，果然起死回生，沒倒掉，這就是心力激發出來的成果。

又如兩個冤家死對頭，一個是頂頭上司，一個是下屬，若下屬要硬幹，下場一定很慘。如果你用佛法—「忍辱法」，心平氣和去承受，修無生法忍，就會得解脫。若以世俗的角度，會用心力的有為法來處理這件事，他可以天天用心思想：「我跟他（上司）一起打高爾夫球，我故意讓他贏，他很高興！我也恭喜他！」讓此境煞有其事地映在你心中，「上司打得非常痛快！打完球，又去喝一杯，慶祝他今天贏球，我非常佩服他，讓他很高興！」

此下屬天天這樣想一回，這個境慢慢就會發生作用，是無中生有，但兩個人的阿賴耶識會假戲真做，慢慢地兩個人的關係會變得蠻不錯，這是你用心力去轉那個境。但是這樣做對解脫有什麼好處？沒有好處！還是凡夫一個！只是人際關係改善了，但你又迷失在有為法的困境中。

修佛法是要修無生法忍，無論對善、惡、順、逆境，我都認了、承受了，不主動去改變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你要有正知見，在修行過程之間，在修菩薩行開始的階段，不能有願求，有願是在悟得三三昧（空、無相、無願等三昧）後，才能有願求的需要與力量。要無願、無求、無悔，以平常心，不希求要什麼好處，這樣才是在修解脫道。若你天天起床就求：「一求身體健康，長命百歲，二求事業興隆，三求官祿順遂…。」天天起來就拜、就求這些，只是在添福報而已，不是真正在修解脫道的佛法。

平時就要有正知見，真正佛法是在修解脫，讓你的心意念不要避苦趨樂，

對逆境要能坦然去面對。逆境來了，卻很輕鬆，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承受，沒有痛苦之心去承受該逆境，而不是你用「忍耐！忍耐！」忍不住了後，就求菩薩保佑你能承受，這樣還是有一個法在那裡，要練到你可以自然地面對很惡劣的逆境，毫無來由的、不可理喻的逆境，都能坦蕩蕩的面對，如此才能解脫。

當逆境來時，不是求逆境轉，而是要自心轉，心很平淡的來承受這個境。事境又怎麼會變成大逆境？是因為你有非常不甘願的心念，如果你轉你的心，好好地去承擔，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天塌下來，有高個兒頂著，你常常這樣想會很樂觀，不要杞人憂天。

用自然的心態去面對逆境，坦蕩蕩的不用一法，這是最高段的佛法，但這是果位境界上才有的，不是因地的菩薩會有的現象。如果不能面對境界如如不動時，行者就要用第二、第三層次的法，但這些都是方便法不是解脫法。

在色、受陰魔境時也提過，不知道方便法也不行，方便法是用在修行過程之間，不是不能用，只是會延緩心的解脫能力及成就的時間。方便法不是絕對的對，但有的人不用方便法不行，他的耐力、定力不夠，讓他方便一下，暫時鬆一口氣，躲過這一劫，以後還要武裝起來，重新開始。所以在修行過程之間，要有正知見，才能修解脫道的佛法，才不會走錯路。

（三）精思契合相

1、經文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綿溶，澄其精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合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形及波，聽法之人，外無遷變，令其聽者，未聞法前，心自開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見地獄，或知人間，好惡諸事，或口說偈，或自誦經，各各歡娛，得未曾有。是

人愚迷，惑為菩薩，綿愛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本魔相名為「精思契合相」，行者如果能度過色、受陰魔境，不受一些光怪陸離的事所迷惑，對心裡的變化也可以度過去，之後就不大容易受外在

客邪所干擾。再來就是內心的妄想，行者覺知是超越一般人的，靈知靈覺是有一點，對於內心的一些感知，本來只是一念感知，後來卻變成執著，因為第七意識尚未調伏，所以常會引發第二念、第三念的妄想。真心就如同一面鏡子，遇緣心可生起一切法，但不要執著，所以對於法，不管是真、是妄，讓它自起自滅，這樣就不會被一切境界所迷惑，但何以會有想陰魔相的發生呢？就是你常用心去想、去研究，有想研究的意念，就有期望，有期望就有漏洞，有漏洞就易被外在客邪觀察到，既然他不能控制你的身心，他就會透過另外一個人，出現在你面前，顯現些超能力，讓你誤認為他是再來菩薩，進而相信他有超能力，而聽信其言。

從魔相的名詞上，就可以了解會犯哪種毛病，上一個「飛思遊蕩相」是你讓心飄來飄去、蕩來蕩去，到處亂跑；現在此魔相「精思契合相」，是你精進地去想某一種東西，好像要契合到某種心意念，或住入一境性中。此時

行者可能感召天魔的心思契入，使人心開意解，認為是開悟自心的無上智慧，實不知是魔力使然。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

行者證到受陰虛明靈妙，不隨境轉，感情領納的作用已經虛明，不受感情領納作用所左右，對一切境界已經不動感情，已經自在的不為一切境所黏，能做到這個境界，你的受陰就虛明了，凝固不受諸塵境所影響，對外境的七情六欲都沒有了，就是受陰虛明，在虛明之間就會產生其妙用來。如果一個人執著一個境界，就容易迷失我們本來的靈通妙用，如果你對順逆一切境界都能放下的話，自然就有靈知靈覺的心，你雖無法體會得很透澈，對感召無

法清楚的認知，但當你以如如不動的心對一切境，事後就會發覺，為什麼當初對事情能這麼自在，最後也演變成圓滿的結局；該不如意的，沒有不如意，該有大錯的，並沒有什麼大錯。面對諸境，不是要你用一切的方法去彌補、去矯正，而是要你用空無的自性去面對境緣，自然能不被境所黏，如此一來自心真如才能產生靈通妙用。

禪心也好，最高無上心法也好，都是如此去面對一切境緣，當然我們與諸佛、菩薩的境界是不能相比的，因為祂們可以神通變化，十方國土來去自如，已徹底的認識自性，又得到自在，能化現一切境界，從無中化出一切法相，然後產生「無中生有」的境界。我們覺得現實的人生好像很真實，但是在諸佛、菩薩眼中，祂所化出來的一切法都是幻化的，證到佛、菩薩境界的化境，就可以用這些法來度化眾生。

我們學習真正的佛法，若能夠證到解脫自在，就很不錯了，如果因緣成

熟，你要進一步地去修證，起碼也要證到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五蘊滅盡以後，才可學習菩薩的神通妙用。故一個有修行的行者，如果他的受陰能夠虛明，不住境產生他的感情覺受作用的話，自心就會有靈妙的功用，照道理，他就能在禪定之中起思慮，得靈妙心。

「禪那」有三個層次的解說，第一個層次是指剛修行學打坐的人，內心貪、瞋、癡、慢、疑、邪見等毛病一大堆，雖然是盤腿打坐，但事實上，是在修我們行為上的毛病，此時的「禪那」可譯成「棄惡」。第二個層次是指「思惟修」，是指對內心的、外在的世界，已經不會引起你種種不好行為，色、聲、香、味、觸、法已經不會讓你起煩惱法，你可以摒棄外在種種因緣的干擾，這時就可盡力修內心，用你所聽、所看的佛法，思惟如何去掉自己思想、行為的偏執，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有的執著，可透過聽經、聞法來反省及修正。

我們每個人主觀意念都很強，總以為自己的認知是對的，（如：對經典

錯誤的理解而自以為是對的），對別人的意見、說法，都不能接納，不要被這種認知欺騙了，這會引發很多諍論。不管你是諍論或習氣，這些都屬於思惟修的範疇，自己內心好、惡的觀點都要推翻掉，害怕的、喜歡的、祈望的，每個人的需求、毛病、頹喪都不同，在禪修過程間都要把它去除掉。

超越這個境界，就進入真正的禪修境界，即第三層次「靜慮」，讓你的心安定下來，在禪定中思惟：「今天發生這件事，它的前因後果…，該如何來對治…。」不要小看自己的神通力量，靜慮中能得甚多的禪機，但也要能無礙。為什麼以前不行？因為以前妄想的心很重，所以自性靈通妙用無法生起，現在一切外在的境界不能干擾你，不受內心習氣毛病所左右，你的主人翁，也就是你空體真如性，自然就會顯露出來，它知道一切因緣，你在打坐中靈光一閃，就知道事情該怎麼做。

所以當碰到事情不要慌張，也不要用你的腦筋去思考，只要靜下來打

坐；若心還是靜不下來，就去唸佛、唸咒，讓你的心不再去執著諸緣，不要被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弄得心慌意亂，要把它澄清下來，等心平氣和後也許就靈光一閃，腦中現出一句話或一個影像，你就順著你的覺知推敲、去做，這在你感情領納作用去除後，不受外在客邪入你的心腑內，你就有此虛明妙用的功夫。所以受陰盡的人，就可讓感情虛明，產生自在、靈通妙用的境界，進一步在禪修之間、在定境之間，不會被外來的邪思邪慮干擾。

當你所有思想都是為眾生，都是正面的、光明的，沒有灰色的、煩惱的、齷齪的、不正當的，（譬如你拿到一筆錢，你沒有貪念想據為己有，你會去做利益眾生的、救度眾生的事），如此感情控制得好，就不會有邪知邪慮或受魔眾等侵襲。

有些人為什麼會走錯路？因為他執著於色陰魔境，色陰魔境都是屬於天花亂墜、不真實的境，雖然他有異能，一般人以為不得了了，但在我們來看，

不過是修行過程中最初的體驗，比起世間禪行者的五神通，或諸佛、菩薩的漏盡通、漏盡明，或者諸佛的三明六通，是差得太遠了！他們因認知不夠，認為這些色陰、受陰魔相是超能力而執取，如此就沒有正知正見了！並不是開悟後，就沒有毛病、心障，如果沒有毛病，就成佛了，不必再來人間。

我們要控制感情作用，不要只喜愛順境，討厭逆境，這就是我們受陰還未清淨。當受陰清淨時，心能坦蕩蕩的面對境，就事論事，不會動感情作用，你會講得冷靜而有技巧，在不傷害對方自尊下讓對方接受；若你動了情見，而他的習氣、毛病比你更大時，不是愈弄愈糟？故你本身若無正知見，一定會有邪念產生。

哪一個人沒有邪念？但生起時，要馬上警覺、要控制，故在修「觀心」時，可觀到：「哪個人講話傷到你，你起了瞋心，甚至起惡毒的心念：『我要給你好看！』」這種心念一起，無形中就傷害到對方了，修到破黑漆桶的

人，造業不須動手，動念就行了，這是很可怕的事！

冤親債主來時，它會找你最脆弱的地方攻擊，若你自尊心很強，他就給你一些負面的影響，讓你失去自信心，這是屬於邪慮，雖無害人之心，但卻會一直不斷的影響你，太愛現、太消極、太逃避都是不好，應保持平常心，如如不動，對強勢、逆境，不退轉；對順境、柔境，不沉溺其中；這樣你的感情清淨了，才是受陰盡。受陰盡的人，他的意生身就起了，為什麼眼前你不能覺得起了意生身？就是因為你還有胡思亂想、不清淨的心。所以受陰虛妙，不招邪慮，你的自性圓滿清淨，對外在一切的境界就有定力，修到這個境界的人，就有禪的味道。我常說：「禪」是心的靈知靈覺，不是妄想心，對諸境有定，不被境轉，才有解脫知見。為什麼心會亂？是面境無定，境一來就神經兮兮、心慌意亂的，這就是散亂。

既然不招邪慮，在禪修之間，無不正當的念頭，你的正知正見就是圓融

的自性，若現出來後，你對一切境界就有定力。其實到達這個境界，你的心自然發光、清淨，「發光」意即看境界會很清楚，除了不被你的感情迷惑以外，也不會被你的妄想、邪知、邪見來迷惑。這些黑暗的東西壓不住你光明的自性，等於前面第二句話所講的，受陰盡的修行人，證到沒有不正當邪知、邪見念頭之境界時，他的自性自然發明。在此三摩地正定之中，「心」愛追尋真實之體，得之後亦不會愛不釋手，相惜不捨。

在修行過程中，每種境界都有它代表的一種現象，比如說「初禪」，初禪天為「離生喜樂地」，已離欲界生死，心會產生歡喜，覺得這個定境很好；「二禪」是在禪定間，心產生快樂感、歡喜心，若你每次打坐都心生歡喜，是為「定生喜樂地」，倘若你以為這是禪修最後的境界，執著在這個境上，不想再往前走，因緣果報感召時，你就會生到二禪天（喜俱禪）。故在《大智度論》裡面講，當你已從初禪進到二禪時，你要放棄對二禪善境界的執著，

因為我們知道體性清淨，不執著一法，若對「喜」產生不捨的心，就完了！如能放棄，繼續打坐、禪修、精進，就會進入三禪的境界「離苦妙樂地」，即「樂俱禪」，除心生歡喜外，還進入身樂，每個毛孔充滿了內在的真氣，這是世間禪之最樂境界。

有人說入三禪中，每個細胞就是一個世界，內在真氣佈滿整個身體時，身體就很舒服，要放大就放大，要縮小就縮小，非常自在隨意，如果你執著那種肉身的快樂就會沉迷在這種境界中，所以要放下，繼續走下去，才會進入四禪天「一境性」的修證，入「捨念清淨地」。

「三摩地中，心愛綿溜，澄其精思，貪求契合。」

綿者綿延不絕，溜者真實境界。行者於三摩地正定中，其心貪著綿延不絕的真實感應境界，澄清妄念後能入各種精思深慮，更想能永遠契入這種境

界中。不管你面對哪個境界，要能始終如一，從看到「境起」到「境滅」，都只有一個真心，沒有妄心相應，這就是「一境性」。聽到一個聲音，不生起喜怒哀樂想，聲音滅了，也不動一念，只知道這是聲音。看到一個境界，是恐怖的，不作恐怖想；境界是美妙的，不作美妙想，見性真如面對境界，不作第二念想相應，沒有分別心，沒有好壞想，這就是色界世間禪中最高境界。

行者破黑漆桶，去受陰魔相後，已不再有魔擾之情境發生。此時行者於想陰區宇中，從精思中澄清其念，不再受妄念所迷，則能產生種種覺知力、心力、念力。行者起心動念都能成就佛事，念力增強亦能成辦一切事。此等心力、念力本是自性真如之原有功能，行者當知而不執取，體驗一下就要放下。若行者無知，一心想磨練此等覺知力、心力、念力，貪求契合此等能力而不放，讓心有所執著，如此當感召魔難。

現在你修到第三個想陰魔相，你的心會發光，沒有邪知、邪慮，卻有自在心地，也有覺知力、心力、念力，如果你愛惜這個境界，每次打坐，當心清澄以後，就希望心能發光，心能清淨，動不動就會試用心力、念力，就會貪求契合那種心力的境界。此處行者心愛綿密契合，融合入他人心中，通達他心、宿命等，所以魔著之人就現些知悉他心能力、宿命知見等，來蠱惑此行者。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行者於三摩地中，產生圓定發明現象時，那是不錯的境界，但你又會犯了執著的毛病，希望永遠契合此等覺知力、心力、念力，若有這種願望，天魔就會感知，會趁虛而入，會找修行較差的某個人，將魔的精魂附到這個人

心腑裡去，這個人就能無中生有，就會講經說法。此被天魔附身的人，他自己不會警覺，不知自己已著魔，且不知不經學習就會講經說法，是一種異常現象，還正經八百地以為自己已得無上涅槃！

「涅槃」是什麼？「涅槃」就是寂靜，真心真如住不二境地，住空無、無黏的境界，住光明的境界。下面再對「涅槃」作解釋，讓大家了解「涅槃」境所涵蓋的境界，若你全部能獲得，即是涅槃佛，不然不要說你已成佛，得無上涅槃了。

《大涅槃經》云：「云何一名說無量名？猶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無生，亦名無出，亦名無作，亦名無為，亦名歸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脫，亦名光明，亦名燈明，亦名彼岸，亦名無畏，亦名無退，亦名安處，亦名寂靜，亦名無相，亦名無二，亦名一行，亦名清涼，亦名無闇，亦名無礙，亦名無諍，亦名無濁，亦名廣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無量名。」

「涅槃」一名可以化成無量無邊的名詞，代表不同的境界，其實都在講同一個名相；你要講佛性，可以講涅槃；你要講光明，也可以講涅槃；你要講如如，也可以講涅槃；講不動，也可以講涅槃；有時我們講一個名相，也可以用無量無邊的名詞來表示，其實都是在講同一個境界。

「來波求合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形及波，聽法之人，外無遷變，令其聽者，未聞法前，心自開悟。」

此著魔的人，自己認為得到無上涅槃後，因魔製造因緣，就會因緣錯會，來到此善男子修行地方，敷座而坐，說起法來。並在說法前，魔已動了魔力，使他身體及在他身邊聽法的人，在體外有諸多的變化，令聽法的人在尚未聽法前，雖色身氣脈未全通，但心自開悟—自心已開通了。心解後悟力很強，不是聽了以後才了解，是未聞法前，心自開悟，每個念頭在移動變化之間就

慢慢形成此能力，什麼能力呢？宿命通的能力，或他心通的能力，這是因魔的力量加持所致。

故未經修行而得到的，不會是好的！既然因緣錯會得到了，怎麼辦？你就要放下、看淡，不要說這個好或不好。《大教王經》中云：「推步、盈虧、咒術、醫藥、曆算、卜筮等等，均非佛弟子所當為。」真正修行人，不要常幫人看風水，與人看命、算命等事情，要修得解脫道者，怎能為自己或他人做這些事？

有些同學，說是著魔也好、業力也好，沒修行卻能說的天花亂墜，有的可以知悉你的心在想什麼，也可以知道你和師父的因緣，這就是碰到了鬼神類，它讓你有這能力。這樣也不是不好，但你要警覺，後面講的每一段魔相都在告訴你，有下列這些情形是什麼現象，知道後你就要警覺，有警覺就不會淪墜。

如果你學了很久，天天打坐修行，因緣成熟，也許你也會有這些魔相，有了魔相境界沒關係，但不要嘴巴沉不住氣。有人沉不住氣，所見皆以為真，說你上輩子是阿貓、阿狗，今生才出生做人的，所以你今生的野性很強、動物性很強。這種洞悉人的知見，都是習氣毛病，都不是好的現象，不好就要轉。既然你有觀前世的超能力，不要見人就說，要知道這是過程間的一種魔相，如果是為了名聞、利養而說，那就更離譜了。

一旦別人知道你有此超能力，大家會說：「這個人有神通」，隨即趨之若鶩。所以我們常說，有了這種能力更要小心，不能亂講，這只是過程間的一種魔相，不是神通，你能看、能聽一些四度空間的眾生，是修行過程的一種魔相、現象，不要執著，知有此能力，就應放下。

某個人的心如何，知道就好了，你不能因了知他心，而生起習氣、毛病相應，否則就糟糕了。你已經知道這個人有什麼毛病，或覺得他對你不好，

起了瞋心，以牙還牙，你可能會先修理他。這樣一來，豈不是冤冤相報？又再種無明因果。故從正面來講，能讀人的心、能看人的行為，知道一些境界、動作、心態等等，都要放下，不要做任何的處理，講就代表你還有法的執著，怎能解脫？

「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見地獄，或知人間，好惡諸事。」

這些聽魔著之人說法的人，每個人自心開悟後就有宿命通，或他心通，知道他人心中在想什麼、是什麼心態，進一步，還可見到地獄相，知道世間好壞諸事端。前面提到心可以觀過去，觀人的心起心滅，宿命通當然也可以用心了知的。天眼通的人，可以觀過去世，心也可以產生宿命通，這些是心清淨的人自然現起的能力。

行者受魔力加持後，可見地獄相，十八層地獄種種相，都會顯現出來。眾生的心可以感受地獄的心，這是你自己本身的業感之外，再加上你的起心動念；你心不動時是沒有相，你心念動時，心就產生境界，進一步能知人世間種種好事、壞事，都清清楚楚。

不要對料事如神的能力感到高興，要升官發財有何不好？如實的實現，固然好，只要你拿到錢後，不要迷失了自己，做些利益眾生的事也不錯。如果你知道人家不好的事，既不好，何必要讓它發生？既然你知道了，諸佛菩薩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如你經過禪修，也可做到如如不動，不把境當真，因緣不具足了，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

「或口說偈，或自誦經，各各歡娛，得未曾有。」

除能知人世間的好惡之外，還會說偈語，出口成章，而且都是五言或七

言絕句，有時會自然流露出偈語，非常不可思議；有時會背誦經文，記憶力增強，故各個都顯得非常快樂，此心境是前所未有的。當然，這些狀況是魔力使然，受此假菩薩的加持得此能力，會對此假菩薩嘆未曾有！這些人真是毫無警覺心，對不修卻有的能力竟毫不懷疑、也無因果想？

有些同學也有這個毛病，無聊時心中就冒出偈語來，寫一寫就說：「這是我靈感而發」，這代表你以前就有這個毛病，如果你對偈語不執著，你就不會愛動這個心念。並非說偈語不好，但是不要迷糊，當你度過這些魔境後，想要表達在修行關口要如何度過？用偈語清楚的寫那個境界，尚無可厚非，但你不要在過程間，動不動就一首偈語出來，好像多產作家，寫了幾十、百篇，看起來洋洋灑灑，其實狗屁不通，著了魔就像這樣。

看他寫的天花亂墜，其實裡面什麼內容也沒有，都是在名相上兜圈子，講不到重點。重要的內容你要從經典去找，如這部經開示的是什麼？如《楞

嚴經》在講自性、講習氣、講開悟、講魔境，講的都很清楚。反觀有人，他不講這些，而講一些蓮花是莊嚴、美麗、污泥不染、…、什麼的，他的偈語看起來都很漂亮，但仔細觀看，對眾生並無好處，不知如何修到像蓮花一樣。

提到背誦經典，每個人背經典都背得很辛苦，為什麼我的腦筋越來越不好，記憶力越來越差？而他卻能一目十行，且過目不忘？如果這是無始劫來所修的能力還好，若一夜之間就有這個能力，這能力從哪裡來？

提到記憶力，在我們腦部有一個叫「海馬」區域，它是一種短暫的記憶區，馬上聽、馬上懂，能把所聽聞的記下來，但記不到十分鐘，記憶力要交給左腦，它才可長久記憶。而我們修行時，偏偏就是要放掉左腦這一部分的功用，因左腦新皮層是語言文字區，故記憶力強的代表左腦發達。近代人都是外皮層發達的人，即左腦發達，這與第七意識有關，與思考、語言文字有關，現在我們要拋棄習氣、毛病，所以二地菩薩有失念的煩惱，記憶力差，

記不起來，要恢復的不是記憶語言的能力，而是記憶圖像，故用右腦會現出這個人的影像，會顯現過去發生過事情的畫面，現出上一世發生過的畫面，這都是偏向右腦的儲存區，此就是潛在宿命的一種塵相。

根據近代的一些研究，有一位名叫托瑪斯（Thomas）先生寫了一本書，名叫《The Right Brain》，就在說明右腦的功用，其實右腦的功用就跟祖先潛意識記圖有點相像，這與宿命通相關，所以你若要有宿命通，就必須藉著右腦，進去看你這一世、上一世、上上世的境界，這就是為什麼禪修的古僧大德，他可以從心地裡去知道某些經歷，以及我們在睡夢中何以會現些影像？現那個境？那就是腦中圖片的記憶再現。原始人類，沒有文字出現，就是憑這記憶圖像讓圖片再現，動物亦然。

語言溝通是近幾千年的事，也許是幾千年前才開發出來的，當思想、語言非常強時，就會喪失我們先天的記憶圖像的能力。當你修到有宿命通時，

不是在恢復很強的凡人之記憶力，而是要恢復佛性天生的圖像記憶。這要經過訓練，以後會告訴你們這些原理，如何能恢復較強記憶力，不會早上騎機車出去，晚上卻走路回來，有無騎車出去?車放哪裡?想不起來了!

這是氣很強逼到腦筋時，所產生的現象、毛病，但你要放掉你的習氣毛病，放掉我們凡夫的第七意識、記憶的功能，如果你去研究科學方面的書，其實是可以和修行過程做相輔相成的理解。很多發明不是經思考出來的，都是在很清淨或睡眠之間，以前（包括前幾世、百世）曾發生過的影像再顯現出來，靈光一閃就發明出來的。

每個人都有佛性，都有一個阿賴耶識的所藏法塵，你在斷掉習氣、毛病、煩惱以後，怎麼去挖掘你的佛性、你的本心?那又是另一門學問了。所以，我們每一步都要去學習，如果自己毫無來由地會背誦經典，這時自己就要小心。

「各各歡娛，得未曾有」，有哪個不喜歡呢？又有宿命通，又可以讀他人的心意，也可以下至地獄，上至人間做壞事，也會做出很多偈語來，又會背誦經典，每個人都非常歡欣鼓舞，得未曾有，這種現象不是很好嗎？每個人祈求的不是這些嗎？但無因而有果，是顛倒想，是處在魔境中。

談到因與果，之間的緣才重要，眾生無明才會受業緣感召，隨業轉動，果就現起，如果你能夠用心幫他化解也好，或用幾句話提醒他也好，如果他業緣具足，福報夠，就能化解。世間的眾生太多了，哪個人沒有不如意的事情？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但你簡單的一句話，如果他福德夠，他會深信不疑去做，無形中就能化解。有的人聽法，聽不到兩句，自己的理念、執著就出來了，對這種人，你也不要太洩氣，他業力太重，你也不要不幫他。

障礙、業力都因冤親債主從中作梗，它不會讓你順利，很多人約好要來道場的，結果沒來，也許是時間還沒到，也許是福德不具足，也許是業障還

很強，就看他是否有正知見，若有就能走出來。其實對這種冤親債主的魔境，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教他讀誦《金剛經》，《金剛經》在講「空」，能摧毀一切業障，所謂「金剛」是無所不摧，用金剛的智慧來破解業的牽扯，多誦《金剛經》，一個月不行，一年，一年不行，兩年，好幾年，要一直誦下去，誦到因緣成熟，整部《金剛經》都背起來，再碰到某個境界，你不執著。「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自性如來就現，自性不執著一切法的心就現，即使冤親債主再怎麼製造境界，你也可以自在。

真的走投無路，無人可幫時，你也不會迷糊，也不用請諸佛、菩薩來幫你，只要自己多誦《金剛經》，自有諸佛菩薩的加持。你再從經文語句之間，會悟到許多智慧，面對境界時，你會突然冒出經典裡面一句話，比如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你一直唸，光唸這一句也可化解冤親債主給你種種不如意的境界，它讓你生病，你也不需要什麼

法，你就一直唸這四句話，一直唸到不如意的心愈來愈微薄。你不用什麼法，你只是一直背誦經典而已，坐在那裡就一直唸，其實也在告訴你自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不要強求的，同時破解對方的有為諸法。或過一天、兩天沒事了，破解對方的心法了。

他要用意念來加害你，你告訴他不要玩了，因「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你就是這麼觀，他感受你心念，也這麼跟著觀，他本來很有力量，結果力量愈來愈小了，你本來是沒有力量，結果你定力愈來愈強，因為你知道一切法無常，你忍耐一、二天過去了，他對你也沒辦法，念這些偈語，就能破很多逆境。

不是說粗淺密法就好，顯教有顯教的好處，密法是持咒，求與佛、菩薩之法身相應，密法或有驅鬼神辦事，道家亦有用符咒與人爭鬥，我們修行的人不要這麼做，這些事出發點就不對，還有一個鬥爭的心，你強、他也要強，

愈打愈亂。現在，你不要用什麼法，只要提醒自己：「一切有為法，像夢幻泡影一樣，很快就滅了，像閃光一樣，一閃就沒有了，像朝露一樣，我用太陽（智慧）一照就沒有了。」你就如是觀，對自己而言，是見色心離；對對方而言，是瓦解他的心力；這一個增強，那一個消減，再大的法也沒事，所謂冤親魔境，只要你不執著就沒事。

一個人假借另一人的力量來說法，來顯現他的神通力量，你若見怪不怪，則沒事；但就是有很多人沒正知見，趨之若鶩，自己墮落了還沒關係，還拉了一大票人一起去。所以凡講正知正見的道場，人不會很多；反之，搞怪力亂神的道場，反而有一大票的人聚集。

佛法是在教人自我解脫，所以要有正知見，剛才所言都是在實修、實證之間的事。你要自利利他，什麼法都不要用，只要簡單提醒他一句，他福德具足就會做，你對他說：「回去多誦《金剛經》。」他聽進去了，不管多忙，

他每天固定的誦兩部，上下午各一部，到最後一切的障礙都會沒有，而且也可以成就。有魔相的人，不是成為菩薩，就是淪墜，這二條路你要怎麼選？當然要成為菩薩，而菩薩怎麼成？那就要加強你的腳跟力量，越鬥越強，面對你的逆境，不會被擊倒，只有處順境的人才會被擊倒。

一個修行人會被逆境擊倒，你相信嗎？不會的，越有逆境，求自我突破的心越強，很多人為什麼會來接觸道場？一定是他身體不舒服，或家裡有不美滿的事，才會想辦法解決，例如找哪個師父、參加法會、或者是去道場，這樣接觸到修行的路。而處順境且家財萬貫的人會想：「等到我六、七十歲時退休後，再來修行也不遲。」於是整天為錢忙碌，怎麼會想到修行？等到病了、老了，才趕快向菩薩求能多活幾年。或是你已經有一點境界了，讓你很順利的開道場，有人一捐就是千萬、一億，你要開幾間道場？這些會把你毀滅掉的。

因為剛開始有魔相的人，他還沒有成就，在色陰魔相時，已講得很清楚，這是善境界，但不要執著，尚未證聖，若你自以為證聖，就會著魔，所以有很多人捐助你，結果會害死你。而真正修行的人是在還債，冤親債主一個禮拜來一個，好像沒完沒了的來煩你。所以大家要有正知見，不修行沒事，一修行什麼事都來了！這是當然的，不然怎麼叫修行。以前不修行、不拜佛、唸佛，家裡都很安順；現在一唸佛、拜佛，什麼都不如意。有債先還，才能成就，就如你是黑道，要想從黑道走入白道，那些黑道兄弟會輕易讓你走嗎？他們要抓住你，若你功夫不夠踏實，又會退回去同流合污了。

未超出三界，三界中的冤親債主你都會碰到，不管在人道、天道、畜生道、地獄道、…，他這口怨氣都還可以討回來；若你超出三界，這口怨氣怎麼解啊？故心力成熟，業力感召，他就來了。所以修行人藉逆境來克服自我，一關一關的突破，如果福德不夠的，馬上就會退轉，那你說我去信某某教好

了，只要唸唸阿門，做做好事就好了，那是欲界天道種性。如你要求解脫道，就必須要有正知見，就要從心地去了解該還的就要還，不是拜了佛，就什麼都可免了，沒有這回事，那因果何在?面對惡因緣時，菩薩會幫你，在受報時減輕你的痛苦，你才覺得信佛不錯，大事沒有，小事不斷，要死死不了，天天在病，天天要還債，故要有正知見，才能坦然承受。

「是人愚迷，惑為菩薩，綿愛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

這個善男子，已經修證到受陰虛妙，因為執著契合三摩地中的這種心境，貪求自性契合，所以天魔就透過第三者，讓他或他周圍的人產生這種心地的超能力。且因他的無知，把魔著之人當成真菩薩。「綿愛其心」是說綿綿不斷地自愛所獲得的心異能，所體會到的這些境界。

當你沒有正知見時，有這些宿命通、他心通、天眼通（能見天宮、地獄謂之天眼），這裡未講到上知天上，洞見六欲天或色界天。知人間種種好惡之事，你心就會疏於防範，因為你沒有滅掉三毒（貪、瞋、癡），所以會犯戒或破佛律儀，潛行貪欲，不敢光明正大的去做，而是暗中去做謂之潛行，因為光明正大去做，別人見到會批評。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

魔會假借魔著人的嘴巴，在有意無意間講：「佛是有大佛、小佛之分的，某一個佛是先佛，某一佛是後來佛。當然佛也有真佛、假佛之別，也有男佛、女佛之別，菩薩也是一樣的。」

最近聽說有一位歪道，自稱比釋迦牟尼佛還偉大，那是他不知佛是什麼

境界，所以會膨風（誇大）自己。魔著之人說佛有大、有小，有現成佛、未來佛、真佛、假佛、男佛、女佛等，當然能講別人是假佛，表示自己是真佛了，嘴中都講這些似是而非的話。

有人在汽車後窗上貼有「南無本師大自在王佛」，此等人真是不知佛理，沒有正知見。大自在王佛在哪裡？前述《佛說佛名經》見不到此佛名，但在東北方無量世界處有一千莊嚴世界算是有這位如來，也不是你的本師！你生在娑婆世界，教化主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一個世界、一期中不能同時有二尊佛在弘化，若是過去佛或未來佛，你不出生在該佛的弘化期中，怎能稱為本師呢？我們拜阿彌陀佛，但也不能稱祂是本師，因講《阿彌陀經》，或教你念佛得度的，也是本師釋迦牟尼佛。

維摩詰居士是妙喜世界的補處佛，他來娑婆世界代世尊教化，不能稱為本師佛。觀世音菩薩是正法明如來化現，已經是成佛了，是西方極樂世界的

補處佛。此兩大士在娑婆世界，一稱居士、一稱大菩薩，都不是以本師某某佛稱之。怎可稱大自在王佛是本師？你說本尊倒無所謂，本尊是你的教化導師，那是你的私事，與佛教無關。像密宗有所謂的本尊，如稱觀世音菩薩或阿彌陀佛為本尊，是你以哪尊菩薩、佛教導為主，在娑婆世界的本師，就是釋迦牟尼佛，沒有另一位本師佛，希望大家要有正知見。

學佛要有正知見，不然一開口講話，人家就知道有沒有正知見，最好是不要開口講，不講人家還不知道你修得好不好，如果你有點能力，如宿命通、他心通或天眼通，但理念都不通，講出來的話都不是那回事，那就是歪道或邪魔。

再談到女佛一事，這裡不是要講男女平等，說男女都可以成佛，要成佛定要男身，經典上還未出現過三世諸佛有女身的；就經典曾言龍女成佛事跡，但龍女成佛時也是先轉男身再成佛的，據《法華經》提婆達多品記載，

娑竭羅龍王之女（龍女），年甫八歲，智慧猛利，諸佛所說甚深祕藏悉能受持，由於受持《法華經》，乃於剎那之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復以一寶珠獻佛，以此功德願力，忽轉女成男，具足菩薩行。剎那頃住於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中，成正等覺，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即身成佛。廣為人天說法，娑婆世界之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遙見而歡喜敬禮。

大菩薩、佛等是否有男女相之別？諸佛成佛時一定要有無色界的境界，要開悟也要有無色界的境界，無色界就能破黑漆桶，破黑漆桶的諸佛、菩薩、無色界天神也好，他們就沒有性別之分，是為中性，心哪有男的、女的？觀世音菩薩為什麼有男、女之相？因為祂是示現溫柔的一面，眾人比較容易親近，在中土，他就現女相較多，但在西藏密教裡，觀世音菩薩是現男相的；有的人說瑪利亞也是觀世音菩薩所化現的，這也有可能，因為在娑婆世界中，你喜歡信什麼教，祂就給你什麼法相，去教化那一地區的眾生，因眾生的因

緣不一樣，文化背景也不同，像天上就有那麼多天了，如欲界第二天忉利天（中文翻譯為「三十三天」），在須彌山頂更有三十三個天界區，除中間忉利天宮外，尚有卅二個角落供天神居住。

有的宗教見地境界相當於欲界二天時，就會到三十三天中某一個天界角落去居住。所以有點善行而未斷淫欲、食欲、睡欲的某些宗教信仰者，都可能上升居住在此。故不要與人抬槓宗教的高低，不修禪定、解脫道者，其實境界都差不多，都是升欲界天的。如果你有正知見，你知道佛法是包括世間、出世間及出出世間的一切法，真正的佛法是講一乘解脫道！那不是一般道行，不是一般的宗教可以概括的。

有人會說：「所有的宗教都在勸人為善。」那你也就順緣著說：「佛教是在勸人為善。」你不要與他爭執、辯論，他的智慧就是這樣，你和他辯論有什麼用？你要求解脫道，就要知道「解脫道」是佛教裡真正要教化的一乘

佛法，你接觸的人，既然未到那個層次，你就多讚美他「對啊！對啊！你要多做善事。」這樣就好了，佛教教人做善事，基督教也教人做善事，這些都對，如果他有智慧，當他不能滿足現況時，他就會超越此境而想尋找比行善更高深的修行境界。

如果要講大小佛，是指十地如來不同的層次，一般我們講的佛，是講果地佛。在果地佛時，福慧兩足尊，祂的智慧無量、神通無量，這才是真正的佛；其他金剛如來地共有十地，前九地都是因地佛，十地之間的前九地都尚未真正成佛。若真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就沒有高下之分，都是成果地佛了，也就是十地如來真佛了。

「其人見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

像這樣愚痴的人，他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

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等，菩薩當然也是如此囉！」此善男子見魔著之人如此開示，執所聽為真，入其見執，此些知見取代了以前熏習的正法觀念，慢慢進入邪心邪智，同樣也只能得個邪悟，得不到真悟。

如果喜歡真佛、假佛、男佛、女佛…等，這些不真理念，對你修行有什麼用？對你的徒眾修行也沒有什麼幫助！祂當祂的菩薩，你修你的，有何相關？對修行有何助益？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所以講實修的道場，一定在講心地如何清淨，講行為應如何規範？然後用經典來印證，這樣才能說真正在修行。

有的道場光講經說法，說名相，這句名相解釋，似對非對，從來沒實際去印證。譬如：「空」，外道說的空是「一念都不起」，你說：「不是啊，若一念都不起，那不是像石頭一樣嗎？」如果他又說：「空該有念起無住。」既然連念頭都還有，怎麼又叫「空」？念頭起，就叫「不空」，那「不空」

又從哪裡來？「『不空』是從『空』來」，越講越迷糊，所以必須要從自己實際的境界、從心起心滅中去體會。

而菩薩的境界又不同，因為你全都空了，空什麼呢？空掉了色陰魔相、受陰魔相、…，種種魔相都沒有了，都不執著了，就像一面鏡子，十方眾生、十方國土都現在心中，這時就會產生妙有。你若不空，就會有自己的見解、習氣、毛病，阻礙了那個空，現不起妙有，這要你從自己實修的過程中去體會，空並非什麼都沒有，空可以產生一切相，看你有沒有那個能力？沒有能力就現不出來，代表你還沒「空」！證到並不是用嘴巴講的，證到就可以現。大圓鏡智的境界如何、層次是什麼？雖然我們做不到，但我們可以去了解，就是眾生可以現出在你心中，十方國土也可以現在你心中，什麼都可現，不想而自現。你如有這能力，就是證得大圓鏡智，要念與境都能自現。

若你想到媽媽，她的影像就現，想到阿彌陀佛的世界，影像也現；但跟

你不相干的人、不相干的國土，就現不出來，這就不是大圓鏡智。當然這不是說證就可以證到，要從心地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的去印證「空、有」是什麼樣子，我們的「空、有」知見和諸佛、菩薩差得太遠，也太難去體會了。

「其人見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因為他的見解、執著非常強，他看到那個人現出超能力時，就迷糊了，這時你本身以見取見的固執心態尚未清淨，我們稱「見濁」。所謂「見濁」就是指你對外境所看的東西，都沒有取捨，才是正知見。本來修行是不去取捨，看了就看，你的能力和我有何相干，你有的能力不代表我也會有，所以看人家耍一耍，也就算了，如果你有正知見，就能再進一步分辨他的行為對嗎？

此修到受陰虛妙之人，被眼前這人所現這種境界所迷，而把原來清淨的修行去掉，所以易入邪悟，產生很多不正當的知見。所以你要了解，諸佛菩薩也是用心去攝受人，讓人清淨；但是魔卻用這樣的心攝受人，讓人產生某

種異能。同樣地，你自己本身慢慢也能體會，你也有這種能力，問題在哪個時候該用，哪個時候不該用。不該用而用或層次未到，都會產生一定的因緣果報，各不相同，這就是以後你要慢慢去體會的。總之，不管是自用或為他用，都要順其自然，要小心，要用智慧來判斷。

「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

魅鬼者，此鬼宿世因緣多詐，唯憑詐偽，惑亂於人，以貪求誑惑為原罪者，受地獄之報，以其受罪既畢，而出地獄，仍依誑習，故受此魅鬼之報，遇畜成形，托附畜類，以成其質，即狐狸、野干、雞鼠成精等類，能魅惑於人，稱之為魅鬼。

行者犯什麼心病，可能受何魔擾亂，行者可引以為鑑，並自我終結此魔

境。現在講的這魔相，是受什麼魔來擾亂？是被魅魔所惱，魅鬼年老成魔，心地更不淨，來擾亂此受陰盡、想陰未盡之行者。當此魔玩弄行者後，心已起厭惡心，就會抽離行者心腑。此時行者與其弟子等威儀盡失，心通、智力等亦沒有了，因違犯王法，當要受判刑定罪。

這些魅鬼魔眾不是說很壞，但年老無事時，就找人讓他出糗，讓他煩惱，找個人來玩玩，擾亂世人。「厭足心生」，如果它玩膩了，覺得這個人並沒什麼好玩了，德行也敗壞了，已破佛律儀，財色名食睡的毛病都犯了。尤其搞財、搞男女關係、搞名聲等這些，最後一定會犯王法，必會東窗事發，所以魔跟你玩得差不多時，就「去彼人體」，從你的身體上撤退了。「弟子與師，俱陷王難」，剛才所說師父與他的弟子，最後總脫離不了法律制裁，法律制裁完，不是就完了，還有因果報應在等待著。

另像阿修羅道眾生，也有天的福報，但它們性好鬥爭，有時看人在修行，

就出一些問題來考考你，看你到底修得好不好？如此看來，阿修羅道也算是一種魔，它讓你生氣，與你戰鬥，讓你和它一樣，對看不順眼的人，鼓動你的瞋心發起，所以碰到發起要戰鬥的這種心，就要馬上警覺，也許你遇到的就是阿修羅魔。

「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如果你對這種境界沒有預先警覺的話，你就不能證得真解脫境界，會再墮入輪迴，所以應先警覺此種道理，遇到此魔相時，你就可以超越，不再入輪迴。因為當你開悟後，已是地上菩薩了，然業種尚未滅，但你已可空掉一切業緣的牽扯。雖然還未證到感召懸絕，照理說，因緣能控制後才能感召懸絕，但業種還在的，唯多少可以去掉煩惱。當你修到圓定發明時，魔要再來引誘你時，你能夠警覺，就不會再走回頭路，又入輪迴這個漩渦裡。

如果行者迷惑不自知的話，又破佛律儀，潛行貪欲，然後胡說八道，口中好言，種種事端，是會墮無間地獄，因為你除了害己之外，還害了無量跟隨你的人。至於墮無間地獄後，要待多久不知道，要等地獄業報受盡才能出來。

為何這些魔相講得如此慢？因這牽涉到很多修行法門，不是只有境界的闡述，很多的心地法門、很多的過程要說，不要光只著重在魔相現象的克服，要如何在自己起心動念、行為之間去改進，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被歪道邪魔灌氣入身，氣聚在頭部發脹，而你的身體又不能融會貫通來消化它，就會睡不著覺。你說是業障，也是！有沒有利害關係？不知道！

你在修行，有人給你一點氣，也許是基於好心，但他不知道你不會駕馭氣，不會消化，而也有人是故意害你、讓你心煩，但若你心不煩，倒無所謂，可是因氣聚在頭部，不知如何導下來，也不知如何駕馭它，會造成睡不著覺

等等問題。

此時，你要懂如何化解這些，要知道如何去防範。睡不著覺上次已經講過，現在再講一次，可轉手腕、腳踝等處及吃褪黑激素（melatonin）、纈草酸（valerian）及維他命 B_6、B_{12} 等。你也許會說：「他吃維生素、褪黑激素、纈草酸有效，為什麼我吃沒有效？」因為你是半吊子，聽到說 B_6 就去買 B_6，人家買的是100mg，你買的是10mg；人家一顆是100mg，嚴重時吃二顆，所以劑量要注意，學什麼東西，都要不厭其煩的問；還有信心問題，有些人寧願聽別人的，我講的，他抱著懷疑心，他去藥房買 B_6，藥師告訴他 B_6 不能吃啊，越吃越睡不著。我是根據經驗告訴你，而藥房的人是根據書上看來的。你要能靈活運用，不是說我講的一定就對，你也要懂得變化，我告訴你這樣，你要自己去試，吃後有不對勁反應，你就要做修正，這些都要從你親身實證中去修正你的知識，知識是這麼來的。

（四）物性辨析相

1、經文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根本，窮覽物化，性之終始，精爽其心，貪求辨析。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先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元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雖未聞法，自然心伏。是諸人等，將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現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遞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絕。都

指現在，即為佛國，無別淨居，及金色相。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歸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為菩薩。推究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般真處；波無知者，信是穢言。此名蠱毒，魘勝惡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本魔相名為「物性辨析相」，現在行者轉來探究諸物本身的特性，知道每種東西都有它的物性，有情、無情本來是同一體性，所以物會隨你的心起相應。比如說利用念力，讓一根湯匙彎曲，一個無情的東西，可以藉由你的心力，改變它的形相，你的心與無情的物會相通。如果你喜歡去研究或探討這些有為法的話，由於對某事、某物太喜歡用心，而且研究結果總是會得到心用的效果。這樣愈玩心識愈有興趣，會被天魔知道，它會透過第三人，讓你迷失本來。從上一個魔相到這個魔相，都是一直用心念在想事物、分辨事物、探究心力，這是因為沒有正確的認知，才會喜歡玩這個心。

很多人會說：「可以體會我們的心有這個能力」。但體會歸體會還是要放下，不要去玩這些，只要稍微懂一下就好，我們的心本來就具有無窮盡的靈通力，你要怎麼用它，它都可以成就，只是在你還未證到自體清淨以前，應淺嘗即止，若是基於「貪求」就不好。上一個魔相是貪求「契合」，這個

魔相是貪求「經歷」，雖然每次經歷都可如心所欲，但淺嘗之後即應放下。

若你討厭某人，心想讓他肚子痛，他就真的肚子痛了；你要知道心是有這樣的功用，這樣動心意念即是在造惡業，若有此心態就要警覺，不要迷糊妄執。不要因討厭某人，就用心力來治他，你有這樣的心態，就是還有瞋心，怎麼能叫解脫？怎麼能稱為「菩薩」呢？所以不要貪求心通力，當然在過程當中，你可以嘗試一下，用在正當處，用在替別人解困，切不可用在作弄、報復他人身上，這千萬要小心！

知道物性的辨認、辨別、分析後，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也不要太貪求，怕就怕我們的功夫還未練好，真假尚不能分辨清楚時，就被其他的人所困惑。早期的講義提及，開悟者的用功偈語，有一段寫：「心念平凡，不露身份。忍受輕賤，守住自己。」不要常認為自己很了不起，是菩薩了、是佛了！其實，什麼果位都還沒有，怎可自認為是菩薩、是佛？要抱著一個心念：

「我是很平凡的」，為什麼平凡？因為你沒有離開三界，你沒有證到果位，所以還是凡夫；真正證聖後，才是真正解脫者，能去掉我執、法執，雖然還不能有神通妙用，但是他不隨緣，不被境轉。所以在修行的種種現象之間，你可以體會，有的是色身上，有的是心靈上，有的是形而上的心量體會，每個人的境界不大一樣，體會到的境地也不一樣，所以任何事，只要淺嘗一下就好，不要一直去探求，探求就會變成一種貪執，貪執就會執著，一執著就很容易出差錯一著魔難。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

行者證到受陰虛明靈妙，感情領納作用已經虛而明了，不受憂喜、苦樂

所左右，對一切境界已經不動感情，自在的不為一切境所黏。能做到這個境界，你的受陰就虛明了；凝固不受諸境，不受諸情見，就是受陰虛明，在虛明之間就產生其妙用來。此時行者如果執著境界就容易迷失，失去我們本來心的靈通妙用，如果你對順逆一切境界都能放下時，自然就有靈知靈覺的心，有時你對諸緣的感召力，不能清楚認知，但你以如如不動的心對一切境，最後卻演變成圓滿的結局。這種現象可說圓滿定力，能使心光發明，心圓定發明，當照遍虛空界。

我們平時就要控制感情作用，如果面對境界還有憂喜、苦樂，就是受陰還未清淨，當受陰清淨時，心能坦蕩蕩的面對境，本身有正知見，邪念不生，感情作用清淨了，是受陰盡；進而修入想陰的人，意生身就會起，為什麼你起不了覺知意生身的功能？這是因為你還有胡思亂想、不清淨的心在！所以受陰虛妙，不招邪慮，當你的自性清淨，對外在一切的境界有圓滿定力，就

會發起意生身來。

「三摩地中，心愛根本。窮覽物化，性之終始。」

行者在正定中，所見諸物相、境地超乎所知，對此物相化成之真實如何？引發行者喜歡探究物理上的現象，以究其根本。為什麼這裏說「心愛根本」？我們常說「天地同根，萬物同體」，根本上來講，天地之體性都是一樣的具有空相，故說天地本同根。為什麼說「萬物同體」呢？萬物在同一個「空體」中，幻化成有相，有情、無情也都是一樣，縱然金銀銅鐵、樹木花草，它們還是和人一樣。

有篇報導說有個小孩失蹤了，科學家就用探測器來探測其走過的路徑，因為所有的物體經過的地方，在土地、花草上都會留下一些能量的痕跡。我們常說：「凡走過的，必留痕跡」，其在物理上亦是有根據的，你很難想像

這些草地會留下一些感應，反應出這小孩子走過的跡象，就這樣探測下去，最後真的找到這個小孩。

透過科學儀器，不可思議的發現，原來草木也會說話，它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透過可以和它溝通的能量探測儀器，它就可以顯現出它的心量。所以萬物都有同樣的功能，只是今生今世的無情類，於此世界開始成立時，藉由阿賴耶識的共業，呈現在這個娑婆世界，它們先來變作無情眾生，如金、銀、銅、鐵，花草、樹木、果實等類；接著，有情眾生也出現在這個器世界，所以不管有情、無情，大家都是同一體，由空無中因緣幻化而成的。

在最原始、最根本的時空中，此世界還沒有成立以前，也許它還是有情類，只因一念無明，執著這些無明物性，才會出生為無情類種性；當這個娑婆世界毀滅時，也許無情類眾生的業就會轉，再出生作有情類也不一定。所

以你在三摩地正定中，用你圓定發明的禪修力量，探討一些有情、無情眾生的根本體性，你會覺得很好玩！用心去感知動物，甚至花草、樹木等，它們也有和有情眾生一樣聰敏的話語，你會產生迷戀，產生喜愛無情類眾生。

「窮覽物化」的「窮」是無所不包，「覽」者觀察，每一樣的物種、東西都來探究。花花草草、金屬、動物、人類等就有千萬億種，每一種物性你都可以探討它的根本以外的現象及特性，以及物性之始與其終了之現象。如果用你修證到的神通力，就可以懂很多事相。像很多昆蟲在交配繁衍後，公的就被母的吃掉了，如螳螂、蜘蛛就有這現象。如果你對眾生的根本及物性感到好奇，一直探究下去，當然可以找到答案，但這種貪求、惦念眾生之間的習性，雖說具有科學精神，但對修行而言實非恰當矣！

修行在心地未清淨，還未見到真如自性前，對各種能力應淺嘗即止，不要貪求，一味地往下追尋，是不太好的心理。「窮覽物化，性之終始」，每

種物質都有其自性，如：冰是水遇冷，經物化就變成堅固的冰，水遇熱就成水汽蒸發掉了，此水性都有固有的特性，水的水性如何？山裏的水和海裏的水不同嗎？娑婆世界的水是一淡一鹹，那華藏世界裏的水又如何？虛空之間很多世界，各有其水類，其性皆相同。而禪修行者去玩這種物性，當然可以體會很多東西，但這些對修解脫道是無所助益的。此處行者心愛根本，融合本性，通達物化根本之終始，所以魔著之人就現些威神之力，降服眾心，並言此身是佛，男女二根為菩提處等，來蠱惑此行者。

「精爽其心，貪求辨析。」

精者精確，爽者失誤、差錯。行者以探究物性之原始與終了，來悉知此心之精確無訛之功用，能知一切物種的原由，來滿足自心的慾望，形成一種貪欲心，求種種物性的辨識與分析之慾望。行者讓自心很輕易的產生這種能

力去辨識物性，也讓你隨心所欲的知道每種物性存在的根本道理，那不是很好玩嗎？於是每樣東西都拿來玩玩，拿來研究及了解。

不管是水、有機液體或金、銀、銅、鐵等固體，或是花花草草，都有它自己的根本物性；有些花有觸性，如含羞草，你碰到它時，它葉子就合起來；有些植物的葉子，是在夜晚才打開的，專門補捉夜行性昆蟲；又有一種植物，它葉子打開像喇叭花一樣，葉中常含水份，水份及葉子分泌之特殊酵素作用下，使昆蟲一掉入就被消化吸收掉了；還有一種叫腐屍花，其花會發出腐屍臭味，哪種昆蟲若喜愛此味道，前來俯探，一不小心掉入花中，即被此花所吸食。面對這種種物性，有些人就會說是上帝創造的，才會如此不可思議！但禪修行者至此境界，即能以其心力，研知每一物種特性之原由。

其實以佛法的因果報應來講，某人的心地是何種狀態，就會現出何種物性來。如世尊到海龍王龍宮弘法，看到千萬億類的水族眾生，現出種種型態

及亮麗的五顏六色，世尊就告訴大眾說，這些眾生生性喜歡胡思亂想，想美好的形狀，想亮麗的顏色，所以死後就會化成千萬億不同類眾生，具有無量無邊的種類，且具有其物種之特性。《十善業道經》是佛在龍宮中講的，開頭就是在講水族萬億形象之原由。你若能不亂用心，就可永遠住在空性體中，有緣不隨境緣轉，若對業緣有所執著，經業的感召，就易化成那一類眾生，故最好不要動心起念，永住涅槃寂靜中。

行者以心力探求一切物性，物種的開始與終了，只為滿足對心力的印證而已，若能淺嚐，不產生貪求、勤於辨析，就不容易出差錯，就如前面講的，你不能對某件事情有太大的偏好，不然會被魔著的人所迷惑。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

行者生起貪求辨析種種物性後，天魔就等到了下手的機會，知道你這個

人很喜歡玩這個心法去辨析物種種性，喜歡探討世間的事事物物，研究有情、無情眾生類別特性，天魔終於抓到機會了，他先飛出魂魄去依附在無知的第三者身上，於是被魔依附之人，突然間不經熏習而能講經說法，且講得頭頭是道。

天魔飛其精氣依附於人，此氣一入人身，即能轉化內氣，使人的身體亢奮、氣機旺盛，然後此人心神浮動，靈力大增，此人不察有外力侵入，起心動念以為自己為之，其實已被魔力所控制。當魔要用此人的心念時，此人沒有分辨主、客的能力，都會自以為是自己的能力。自己因受魔控制，不經思慮即能言說經法，講得頭頭是道，無知行者當然會信以為真。有妙觀察智者，觀察此被魔著之人，其臉當有異樣，其神現出不能自主之樣，或藉由看照片中靈氣，也能知道一些端倪。

「其人先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此魔著之人突然間有此超能力，會講經說法，但他卻未警覺自己已著魔，如果已警覺的人，可能會顯出有點神經錯亂，思想與行為不能協調的樣子。此著魔人自言已證得無上涅槃道，心永處無漏中。

曾經有一位女子，年紀很輕約廿歲左右，就有能知他心之能力。有了這個能力，她就很緊張、害怕，一害怕，精神就顯得不正常，一不正常，心就更亂。一般人遇到異能自現時，有二種反應：一種是警覺到我怎會突然有此能力？例如：可知道他人的心，可以懂很多人家不知道的事，就自以為是聖人、是菩薩、是佛，無知而善於炫耀。另一種人，在潛意識裏，覺得自己這樣是不正常的，為了壓抑自己，搞得神經兮兮的，大家也把他看成神經病，可能就這樣被送到精神病院去。

有正知見者，對這種情事的發生，沒有什麼好壞想，只要不走錯路，能守住戒律，不要破戒就好，有正知見的話，能順其緣，繼續修行；如果是逆

緣造成這種現象，那也不錯，那就好好修行，該還的債，就藉此機會還，此等人若繼續進修，多聽多聞，若遇得善知識，反而能因禍得福。

會讓你心亂的冤親債主，都是與你有業緣，這世出生做鬼魅或神格類，當然你會受其感召而受報！神類的冤親債主會讓你心亂，鬼類的冤親債主，會讓你身體生病，它玩不了你的心，就讓你生病，如：長腫瘤或內臟出問題等，讓你早點離開人間。

以後當你看到別人有心或身的毛病時，要有分辨的能力，如果發生在身的病痛，就是鬼類作祟；如果發生在心亂的，就是神格之類作祟，因為你以前與他們結怨、勾心鬥角，所以內心在交戰，就顯得心亂。如果以前害死人家，人家當然要害死你，就從色身下手。現在最可怕的是癌症，好幾年來，一直佔死亡率的第一位，今年癌症雖仍佔死亡率的第一位，但人數比去年降低了，因為大家已警覺到食物的重要，在養生方面已較為注意。

再回過來說，此魔著之人亦言自己已得無上涅槃，這類人雖已有點超能力，卻不知什麼叫做「涅槃」？不知什麼叫做「證到佛道」？故會誤以為自己已證到涅槃境界了。佛道是無所得的，有所得即不是真正的佛法，只是恢復佛性的本能而已；他不是從聞思修等正定中漸進得到的，而是突然之間，因魔飛精附人，突然得到此種能力。就像乩童被鬼神附身起乩，他即能刀槍不懼，被刺流血也能無礙。當鬼神退卻後，乩童又恢復神智，身體也就無所謂了。

「來波求元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雖未聞法，自然心伏。」

此魔著之人來到貪求探討物元特性的善男子處，敷座而坐，說起法來。此魔著之人於說法間，藉魔的魔神力，先摧伏此貪求物性辨析者之心，擒賊

先擒王，先將此當師父的攝伏後，其徒眾等就好解決了。故能令其徒眾們，雖未聽魔著之人說法，卻能心服口服，因師父都信了，其徒眾哪有不信服的。

原本這些人是有些正知正見的，現都被魔著之人所摧伏；譬如：來此聽法者原半信半疑的，但他用心力顯現靈通力，讓他們折服不起疑心，甚至還轉過來讚歎魔著之人為大善知識，進而跟他學習。例如有人在心裡想：「這人真的修得那麼好嗎？」剛想完時，只見魔著之人轉過身來看他一下，此打妄想的人會大吃一驚：「不得了！我在想什麼他都知道。」無正知見者見此，很容易就產生無窮愛慕的心理。

正知見者，修佛法要淡泊一切，要甘於寂寞，不管人知、不知，因為你是為求解脫，不是為了要讓人家來知道你修得如何。所以要看哪個人修得好不好，只要看他的行為、德行，不要光看他有什麼超能力、神通變化。他如果是要求自性清淨、無礙，就不會展現這些怪力亂神的能力。現在末法時期，

很少人能證到菩薩幾地的境界，總是以德行來印證某人修得好不好，這樣準不會錯的。

「是諸人等，將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現前，我肉身上。」

此魔著之人，讓在他周遭的人，得到如諸佛涅槃、心不動的境界，又產生無量的菩提智慧，又好像獲得清淨法身、空無的法身。我們知道法身是無形無相的，菩提心除了大慈大悲外，還包括無上智慧，一切隨空應化的有為諸法，都是從菩提自性真如裏現出來的，當你沒有清淨法身，你就沒有以菩提自性真如應一切緣的能力，你要得到佛地的真正涅槃，還早得很！然而魔著之人，突然間讓周遭的人都有這種能力，且告訴他們：「涅槃、菩提法身即現前在你們的肉體身上，看看你們身體是否充滿了真氣？是不是氣很旺？

若是，即是獲得清淨法身了。」

若你懂得涅槃是寂靜不二，就不會被迷惑；若你懂得法身清淨無相，就不會執取有為諸法；若你懂得菩提智慧，就有能力對一切法不即不離，觀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若你懂得色身氣可以幫助修心，但氣旺不等於有清淨法身。總歸一句話，真正得涅槃、菩提法身者，是不容易被蠱惑的，縱有外力要進入色身也不容易；就是讓其進入了，也能以涅槃的空體，不為所動的來轉化它，我們要有這些認知。

「父父子子，遞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絕。」

然後魔著之人會說，涅槃、菩提法身在他們身上現起後，可以父傳子，代代相傳，這樣法身就常住不絕了。又說此肉身所傳遞的是清淨法身，常住在肉身裡，代代相傳不會斷絕，不必再去他處證得清淨法身了。

若不深入經藏者，或不遇善知識者，當著魔難時，就不能思慮真假，因魔力使然故。所謂法身，就是一個空無清淨的靈知靈覺，所以法身是無形無相的，你看到的佛性若是有形有相，就不對了！有個人參訪禪師時說：「我見性了！我看到自性了。」因「自性」是以牛來比喻，故他說：「我看到牛了！」於是禪師就問他：「你看到牛的左角？還是右角？」這一下，參訪者傻住了，「我看到的是什麼？」有所見，即非真牛。自性若無因緣，就不會應緣生起諸法，是有因緣來才現什麼相，所以當你以有為的心要去見空性，就不能見空性。

魔著之人錯把肉身當做法身，肉身是會腐敗的，有分段生死的，而法身是永久不滅的。世尊在八十歲時示現般涅槃，因緣盡時，就要入滅了，故不能把肉身當做是法身。假如有個法王生了一個兒子變法王子，法王子再生個法王子，這樣一代代傳下去。從物相來講，正報的身，是每一代都在輪迴，

你的清淨法身也是隨著報身在輪迴，但不是因此你就可以傳法身給兒子，兒子再傳給孫子，你就是你，怎麼會變成兒子和孫子呢？

再談到個體之間的異同，法身是一，個體是異；今生生為男生，下一生也許是女生；這世為出家人，但下世卻迷糊了，變成在家居士，末法眾生很多都是一世不如一世。有位大德就慨嘆說：「我愈修愈退轉了，一世不如一世！」，雖然潛意識中的持咒、唸經，各種修行會默默的現，但不如以前那般堅強、銳利。我們受過菩薩戒的，不要在乎是進步或退轉，修行都是在斷貪、瞋、癡、慢、疑，在未斷之前，當習氣、毛病現起，認知了就好，不要犯戒，在還未成佛前隨業流轉，但要不畏生死。釋迦牟尼佛還不是有五百世為仙人，其他世也都在下劣六道中打滾，就算墮落到畜牲道，祂還是當獅子王，祂還是行菩薩道，當菩薩的角色，哪一世因緣成熟了就能成佛。

有位大德問：「師父啊！你往生後要往生哪裏去？」師父答：「驢胎來，

馬胎去。」縱使入畜牲道，一副非常自在的樣子！即使到畜牲道也是不錯，不怕死亡，不怕再生，這就是看破生死，在六道中保持一顆菩薩心、覺悟的心。清淨法身不會因為你做了什麼業而增減，法身依然清淨。故《心經》云：「不增不減、不垢不淨。」這就是我們本來清淨的法身，是無任何東西可障礙它的。

法身是不會父子相傳，遞代相生，在這肉身裏常住不絕。它清淨的就是清淨的，不清淨是屬業的一部份，如果你懂了這兩部份，會說煩惱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煩惱。沒有業則顯不出菩提的美妙，若你沒有開發出你的覺知及如如自性，又怎知道還有個習氣的心及清淨法身之別？因為有相對待，你才會了解哪個對、哪個不對；哪個是真我、哪個是假我，你才會有這種分辨的能力。無論如何，你不能說肉身上的父父子子，遞代相生，就是法身相傳！

「都指現在，即為佛國，無別淨居，及金色相。」

魔著之人反說法身即肉體，現在法身都給了你們了，你們也得到涅槃境界，具菩提智慧，當下就是佛國、佛淨土，再無其他佛淨土可去，也沒有其他金色光明的佛國，此即淨土！

在證量上言，我們可以說：「心淨則國土淨」，若得解脫心，當下即是淨土。菩薩是悟道的行者，居住在哪都一樣，故世世在娑婆世界行菩薩道而無礙。

有禪修經驗者或許知道，當你修到無念境界時，若再認真修下去，念頭反而一直冒出來，這是好事！如果你能把阿賴耶識潛在的種子挖出來，那真的是大徹大悟，就是會大翻種子；這樣修心養性經過了好幾年，心才會真的清淨下來，跟凡夫一樣，就會了解到「空」原來就是這個樣子，「空」是不被境黏，通體透徹，對一切境沒有自己的感情作用及妄想執著，這時才能體悟佛法所謂的空境。要這樣走一趟，才能證得無上菩提，如果沒有的話，那

就錯認境界了一把肉身當法身，把一般的國土當淨土。不要強調這裡就是最好的，你可以自我體會，在這裏活得不錯，但你不可以鼓勵每個人，不管修得好或不好都留在這裏，因為修不好的在此會淪墜！會被他的業障所淹沒！

《楞嚴經》提及五淨居天為不還天聖人（阿那含果）所居，證得阿那含果者，能生四禪之五淨居天，此又稱作五不還天、五淨居處、五阿那含天，此名稱為（1）無煩天，此天苦樂兩滅，心境不交應，則無一切煩雜。（2）無熱天，為無一切熱惱之處。（3）善見天，此天由定慧之中，見十方世界圓遍澄凝，更無塵相及一切塵垢。（4）善現天，此天以妙精明見現前，陶鑄一切像而空無障礙。（5）色究竟天，又作阿迦膩吒、阿迦尼吒，此天究盡諸色幾微之處，為色界天最勝之處。上述五天皆橫列在第四禪天中，然彼四禪天諸天神僅能欽聞此五淨天之名，而不能知見。

另外，阿那含果之上是阿羅漢果，到底阿羅漢果位者居於何處？依《楞

嚴經》說：「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故，世間麁人所不能見。」所以深山靈地，佛教道場、叢林，皆是阿羅漢所居住。可惜凡夫眾等，有眼卻見不到諸聖人，有如四禪天四位天主（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等四），亦只能聞有五淨居天，而見不到五淨居天處一樣。

行者證解脫時，不管是住在淨土或穢土，心都是清淨自在的。我們對一法相，依人不同有正反兩面的觀點，在心不清淨的人看來，這世界好像是不清淨的；而在心清淨的人看來，其實這個世界還是清淨的，這就看你證悟後的心態。我們所住的娑婆世界與其他佛淨土比較來看，前者地是高低不平，很難看的；後者是瑠璃、瑪瑙、金銀為地，當然，每一個人都希望到淨土去。

前已言說，有徒眾問世尊，為何他佛國土清淨莊嚴，世尊的娑婆世界卻不太美麗？其實聖人所見的娑婆世界一樣莊嚴美麗，凡夫所看到是凡夫的世界，聖人所看到的是聖人的世界；以修證的境界來講，如果你是活在娑婆世

界，但活得很自在，那麼這裏就是淨土。

但你也不能用你修證到的心態，告訴人說：「你不須用功了，此地就是佛淨土了，不必去西方極樂世界了。」他沒有你的修證層次，還沒有修到那麼好的境界，所以你要鼓勵他，多用功，多唸佛，將來要去哪就去哪，隨他的願力往生。

故肉身不等於法身，但法身清淨時，肉身即是法身，故有活菩薩、活佛之謂。這依人、依狀況而異，但是你不要標榜這種不正常肉身即是法身的理念給別人，說：「這肉身即法身，此地就是佛國了，就是淨土了，再沒有別的淨居天了，所以你也不必去西方極樂世界，…。」

金黃色的光比喻佛光，佛光最寶貴；白色的光是天神的光，代表淫欲心已清淨；其他七種光，可以化成百寶光，光與光間的交錯，如果你要去分辨物性，那又有得玩了！為什麼會發這個光？為什麼會發那個光？有些天神會

發綠色光，這些都各有其根本、性向。照理說，綠色光不是很好，最好是白色、金黃色，然黑光也未必就不好，因為世間的一切相，都是由種種光匯成百寶光，每個光都有其必然性。

以五臟為例，「腎」屬水，會發黑光，腎臟不好，因土剋水，脾強腎弱，是脾害腎成病，當止腎病於脾，故以黑氣攝取黃氣，腎病者即能癒好。同樣道理，「脾」屬土，會發黃光，脾臟不好係木剋土，肝強脾弱，當止脾病於肝，以黃氣攝取青氣，脾病則癒好。「心」屬火，會發紅光，心臟不好，因水剋火，腎害心成病，因腎強心弱，當止心病於腎，以赤氣攝取黑氣，心病則癒好。「肝」屬木，會發青光，肝臟不好，因金剋木，肺害肝成病，因肺強肝弱，當止肝病於肺，以青氣攝取白氣，肝病則癒好。「肺」屬金，會發白光，肺臟不好，因火剋金，心害肺成病，因心強肺弱，當止肺病於心，以白氣攝取紅氣，肺病則癒好。

哪種臟器有病，你就觀想哪種光，這是用物性轉你身體的狀況，萬法唯心造，有心人在本身內臟有毛病時，打坐時就觀想：「我的毛病沒有了，我那有病的臟器發光了！」天天這樣想，想不發光也難，因此那個病就沒了。

上次講到做深呼吸的功法，有位同學做深呼吸後，整個身體氣充滿後就不能動了，氣能充滿是他很用心吸氣的關係，其實你的身體是很微妙的，是你不認識它、不會用它，要多懂它、和它配合。你知道有這種現象，少吸點氣進去就好了，不要一直吸！每次都吸滿，氣塞滿身了，當然就動彈不得；有的人氣機不足，都沒有氣；所以，沒氣的人煩惱沒有氣，有氣的人煩惱氣太多，能把它中和平均起來就好了。

「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歸依，得未曾有。」

這個貪求物性辨析的人對魔著的人生起信受不移的心，對被天魔附身者

所說的話深信不疑，並把以前好不容易修行到的證量，如色陰盡、受陰盡等善境界所得的心量，都忘失掉了。更將身心性命都皈依此魔著之人，當然得到前所未有的魔境殊異境界。對想陰區宇中所要滅盡的佛法修證心要也都放棄、忘失掉了，錯認魔著者所講的這些現象為殊勝、未曾有的境界。貪求物性辨析者認為魔著之人修得不錯，講得很有道理，就歸順他了，於是就迷失了以前所修證的。

修行路上要戰戰兢兢，有個什麼執著，就會出差錯，色陰、受陰這些魔相都是自心的現象，現在看到別人可以現這些事端、異能，你怎麼沒有？你就想跟他學，你不知以前一直在捨棄一切法才是對的，才能得解脫知見；現在反過來，以為看到一些怪力亂神，才是神通力，你就相信他的話了。

其實真正要學的是一什麼都要能少一點點，脾氣少一點？慾望少一點？飯少吃一點？這樣習氣一直少，不要一直多，當少到不能再少，你的空境就

現了！如此一直捨，捨到最後才有得，所謂捨得、捨得。如果只捨了一半，那五關現在只走到第三關而已，每一關又有十個魔相，當然十個魔相，不會全都出現，會現兩、三個，甚或四、五個，但你要能不打妄想，不執著一切境，什麼現象知道就好了。你要知道上述境界跟世尊、觀世音菩薩的靈通力比起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人家是十方世界都能映現在心中，要能得此大圓鏡智，就不要玩這些變成有貪求之心。

「是等愚迷，惑為菩薩，推究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

這些被天魔玩弄的人與其徒眾，被迷惑後都說此魔著之人是真正的菩薩，也都來研究此心力是怎麼起的，也想學他，可以在不動一法之間讓別人有這種能耐，想身有威神，能摧伏他人，能使他人自然心服。

其實當你修行到某個境地，心清淨「空」體現時，你不必用心就可以感受到非人在你周圍。心眼開時，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自己開，另一種是發怒到極點，開了；第三種是驚嚇到不得了，開了。你看一般被嚇到失魂的人都呆呆的，魂跑出去了，這是不好的現象，所以有必要「收驚」。你不要說沒這回事，的確是有的！但修行的人，要自己收魂魄，自己打坐、唸咒，將自己的魂魄收回來，如：「某某回來啊！回來啊！」這也是在妄想裏面，推究你的心，你在哪裏驚嚇到？回去後寢食難安渾身不對勁，這就是失魂了。當然你也可當成無所謂，但若覺得有所謂，就要認真一點，叫自己的魂回來。在此教你們一點竅門，不要亂叫，你在哪個地方失魂了，叫你自己的識神、元神，把它抓回來、叫回來，這樣叫著、叫著，魂魄就從身體外灌進來，那你的病就會好。若不行的話，就要去找人收驚。其實魂在不在都無所謂，在，當然好，不在，還是好，只是身體不大靈光，你要練到在逆境之中修還能自

在！

生病好不好？生病很好啊！可看自己在生病中，是否還能保持一顆平常心？是否一直很自在？是否還能照常上班、讀書，一天十幾小時照樣動？要練習這個功力。不要一病就說：「我今天不行了，我走不出門了。」不要這麼沒意志力！要在逆境、生病中，還能自在，這樣才會有成就。常有人勸我：「你太勞累了，休息一下！」別人看我勞累，我不覺得累，日子一樣這麼過，如果你自己認為勞累就完了。「是啊！我很累，不行了」，一覺得不行，就走不出去了。一定要走出去！我要做什麼，一定要做到！有些同學一要來上課就生病起不來，遇此情形就是爬也要爬來道場！一到道場就好了，什麼病都沒有，所以不要被那個假相迷惑了。

還有位同學要來道場，出門前卻摔跤了，摔倒只是小事，又不是要死掉了，但就沒來，這是業力！如果有正知見，就知道這是有非人在障礙你，就

算跛腳也要爬來，我們修行的人，不要被眼前的障礙所欺騙了。有的甚至被更瑣碎的事所障礙，如：我姑姑要來，要在家等她！「她來她的，干我什麼事？」我今天有重要的事要做，還是照做，要有智慧觀破世間的這些假相！它是要牽制你，不讓你去做這個事，如果連這個都看不清楚，更遑論學什麼無上心法？被非人一個假相就迷惑了，被一個病痛就打倒了，怎能證得真空自在。很多人一病就很可憐，不要這樣，病就病，精神還是很好！其實我哪都痛，病歸病，頭也在痛，但它痛它的，話還是要講，我不能說喉嚨痛要休息了。不能這樣，否則永遠做不了大事，你是要做菩薩的，菩薩要有智慧，有意志力。

行者推求探究天魔所依附這個人的心，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法力？能讓眾生自然心服，為什麼有點涅槃的樣子？也有菩提法身之假相？於是他很用心的去研究，因迷失後太相信他所說的，就破壞佛所制定下來的戒律，暗暗的

去做些貪欲的事情，然後誤認某些境界是好現象。

「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般真處；波無知者，信是穢言。」

此魔著之人常會在有意無意間說：「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舌所舔者，皆可謂為淨土，對諸塵無礙就是淨土，不必再另找佛淨土。」二根是指男女生殖器，說這是悟得菩提與涅槃的真所在地，鼓勵大眾行淫欲，由淫欲中去證菩提、涅槃，此等迷失的大眾，還都相信其穢言穢語，也不會起懷疑。

迷失大眾不在心地上斷諸過習氣，而在男女私處搞關係。若行者不能斷淫慾，那是業力使然沒辦法，但你不能說為了要父子相傳，因法身在肉身裡，要法身遞代相生，就大搞男女關係，在這裏胡說八道，那是罪業深重，要入無間地獄的。

一個開悟的行者，已入無色界，他的私處都會破滅，因為四空處定行者已無男女相，故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等天人，他們只有一個心念；當你證到佛、菩薩的境界，一定是高於無色界的境界，報身自然沒有男女的生殖器。這裏魔所說的，很明顯的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說在男女二根間是菩提涅槃真處，根本就沒斷淫慾念。當然，人類沒有淫慾心，就不會來娑婆世界。除非是菩薩，他甘願下生，他是有任務而來的；我們都是因業力感召，也都是因為這淫慾心，才出生在此娑婆世界，所以淫慾心要在今生斷掉。沒有正知見的人，才會相信魔這種無知、不清淨的話，而大搞男女關係。還有些在搞些男女關係，還說要能不泄，練這種功夫能成菩提才怪，因心還是有淫念，怎能成就菩提道。

「此名蠱毒，魘勝惡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

蠱毒鬼者，此鬼宿世因緣多怨氣，結怨在心，懷惡怨不捨，因瞋恨為原罪，是人受地獄之報，受罪既畢，而出地獄，仍依瞋習懷恨在心，故受此蠱毒魘勝惡鬼報，遇蟲成形，假托毒類，以成其質，即蛇、虺等毒蟲，能蠱毒於人。

在某些地區常會有人放蠱，被放蠱的人都因蠱毒作祟而身心受創，此蠱毒厲害就是此等魔眾在作怪。但這些放蠱的人，因怨心不去，放蠱害人，死後可能變成惡鬼，因其腦中常想這些歪事，這些鬼怪搞久了之後，心性越來越壞，就成魘勝惡鬼。這個「魘」字是壞中的壞，如夢魘中之可怖。蠱毒魘勝惡鬼年紀越來越大，就變成魘魔了，會惱亂修行人，他會依附在某人身上，去破壞這個貪求物性辨析的修行人。

「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蠱毒魘勝惡鬼如果玩膩了，破壞你的戒體，也敗壞你的德行後，就會離開你的身體；這位貪求物性辨析的善男子，本來修證到色、受二陰盡，卻偏偏喜歡玩「物性辨析」的心力，所以他和他的弟子，就迷失戒行，做些惡行，最後當俱陷王難。

阿難！現在你聽到如來說明後，當心生警覺，要了解這個道理，就可以保證不再墮入輪迴裏面，如果你對這個魔境，見別人不當產生這種超能力時，沒有警覺心的話，除了自己誤了菩提大道外，還會因為誤了太多子弟，而墮入無間地獄的。

每一個魔相不是說不要去犯，你沒有犯，就無法體會，在路途上什麼都

不懂，所以多少都會犯。你可以去體會，但不可貪求無厭的一直鑽研下去。像心怎麼可以做這個？怎麼可以做那個？有個七歲小孩，用心念可以使一粒種子在一小時內發芽出來，如果你不信，試試看就知道，但只要試一次就好了，不要常試，其實可以舉一反三的。

每個有修行的人心量太大了，阿彌陀佛心量更大，可化現一個極樂世界在虛空之中，永不滅掉。你可以稍微玩一下這個心量，如：湯匙會彎曲，木頭會著火等，這種小念力可以試一下。但如果你這樣一直玩下去，就怕會出差錯，變成貪求無厭！貪求就不好了，你玩多了，魔等就會發現；若在他發覺之前，你就不玩了，他就沒有機會傷害到你。

很多心法都只嘗試一下就好了，不要一直鑽研下去，因為八萬四千法門，任何一個心念起，都有無上心力，不是只有那個而已，但像電視上表演的那些超能力，你也不能否認他沒有，但不要著迷了。

（五）懸應冥感相

1、經文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懸應，周流精研，貪求冥感。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元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應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能令聽衆，暫見其身，如百千歲。心生愛染，不能捨離。身為奴僕，四事供養，不覺疲勞。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師，本善知識，別生法愛，粘如膠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

為菩薩。親近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我於前世，於某生中，先度某人。當時是我，妻妾兄弟，今來相度。與汝相隨，歸某世界，供養某佛。或言別有，大光明天，佛於中住，一切如來，所休居地。波無知者，信是虛誑，遺失本心。此名厲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本魔相名為「懸應冥感相」，行者受陰懸虛不著後，心能圓定發明，當此時行者心愛此懸虛之性所感召諸緣起相應之事，並且周流不息地精心研討，進而對於冥冥之中的感應事，執取不放，心中深愛此能力，就會變成一種執著。當此情境被厲鬼年老成魔者知曉後，即興起惱亂此行者之心，於是飛精附人，來此善男子處，變現是先佛、菩薩迷惑此行者與其徒眾等。此等人無知，親近其人，被其怪力亂神事所迷，終於相信於他，最後破佛律儀，潛行貪欲。行者若不覺醒，因迷失菩提自性真如，最後當從淪墜，入無間地獄。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

又諸行者證到受陰虛明妄想滅，僅留一虛明靈妙，感情領納作用已失，不再黏境了，也不受諸緣所左右，對一切境界已能不動感情，此時行者感情作用清淨了，才是受陰盡；受陰盡的人，似有所得唯不能起用，但已能不再遭受邪慮，因他的自性清淨圓明，對外在的一切境界都圓滿自性，發明而得定力。

前述受陰區宇中行者受陰明白，但還沒入虛妙之境，現行者已可入虛妙之境，就能不再受諸邪所擾，主要是行者心無諸情見，無有虛明妄想，自然就有圓定發明的定力，所以能不受魔擾。但行者也在圓定發明中，體會體性清淨能感召諸多因緣，若不能釋懷，執取不放，就會崇拜比他心力體驗更厲害者，行者不會直接受魔著，但可能因好奇而間接著魔道。

「三摩地中，心愛懸應。」

懸者是虛而不踏實，應者是感應道交。行者在正定三摩地中，心喜愛上超現實的感應道交，與諸佛、菩薩及多生有緣另類行者懸應。修行是要將心吊起住於虛空處，不與諸緣相應，《楞嚴經》所說的「感召懸絕」，就是斷絕與一切因緣相應，才能證得解脫知見。然而住此三摩地中的行者，如讓你的心與似有若無的因緣感召相應，長久下來就會出問題的。「懸」是不踏實、不用心想，如果是用第六意識去想，那是主觀意願，是有在用心；「懸」就是「虛」，不是有很強的主觀意念去想，如：在無想中感應到很多事。很多人在禪修過程之間，感應到某人未來會如何，你為何會感應到？與你有何相關？這就是你讓自心亂玩、亂跑、胡思亂想，讓心過於散漫了，才會去感召他緣。

常與懸空不實的因緣相應，就會因認識不真或不清楚，而被魔所趁，終致迷失。很多修行者講：「今天觀世音菩薩來看他，昨天濟公來探班，前天

媽祖來幫我治病，隨時都有神、佛來，是真是假真是難以辨別。」大家要知道，若是真佛、真菩薩加持時，大多是無形無相的，行者逢此因緣當自我警惕。

心不清淨的行者，如不去自修清淨其心，反而要求感應，求菩薩保祐你，一次所求有應，就會想再來一次。

一般人為什麼會起壞心？都是在最艱難時，把持不住才起壞心。你身上若有錢，會奪人家的錢財嗎？應該不會！若你當會頭，要不是逼不得已，不會倒人家會錢，但等到三餐不濟時，還不出來錢，只好跑路了。

古德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良。」太平盛世時，每個人都很忠貞，等到國家處於危難時，才看得出這個人是否忠於國家、主子。你會不會作奸犯科？如果你家財萬貫，尚未花光前，實在沒偷人錢的道理；等到錢花光了，欠一屁股債時，看會不會去作奸犯科？所以心不要去想要求感應，菩薩道上

是沒有祈求的。有人說：「我相信佛法，我拜佛就是要祈求，祈求升官發財、闔家平安、一切順心。」真正的修行是什麼都不能求，如果有所求就相應，之後就會常常想「相應」！

如果你要證到解脫，就什麼都不能求，不該求升官、發財、事業順利、事事如意，求神通異能，這就是無願三昧，也可說是無作三昧。要保持你一顆平常心，不求諸多感應，你還要求得感召懸絕，證到最後一五陰滅盡，補特伽羅（中陰身一輪迴之身）能感召懸絕時，一切都無所求，連要解脫的心都不能求，這樣一直用功，諸緣不黏就能成就解脫道。碰到困難，就去面對困難，但不要搞得灰頭土臉，要以空無的心態，不動一心，面對一切境。今天它這樣對我，我不動，明天那樣對我，我還是不動，後天再變新花樣，我還是不動，它越變越多花樣，到最後它已無力再變，而你卻總是以「空」境相應。

世尊嘗言，行者打開色身後，世尊就要以身化、語化、意化等三化來化導行者，該現身時祂會現身，一現身，你的心就會很篤定，你在夢中也好，定中也好，當你看到佛像、菩薩像，一定是很歡喜，就算沒有歡喜心，也會覺得很篤定，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我看到就心安。或當你起心動念對某種境界迷糊時，祂會給你一個意念：「放下這個，放下，放下。」你以為是自己在告訴自己，其實有時是一個念頭飄過來叫你放下。你又會想，老師也是常常要我們：「放下，放下。」那究竟是誰提醒你放下？是菩薩？還是另有他人？

「周流精研，貪求冥感。」

周者周遍，流者綿延不絕，精研者精用其心研討，探討冥冥之中的感應，知道能冥應後就貪求無厭，不知終止。行者處「融通妄想」中，無所不用其

極的，去貪求種種冥冥之中的懸虛感應道交之事。行者善用自心來面對因緣，不踏實去想，卻能感應種種因緣，成就種種異常事端。譬如說：行者處定中或夢中，常會出現很多的人物，自己心中起諸多對話，此等話語是綿延不絕地出現，讓行者知道很多的道理或事情，這是標準的「融通妄想」，若行者不能止住此等妄想，就很容易貪求冥感，度不過想陰魔境。要如何度過此定中或夢中的「融通妄想」？當然要能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如此才能斷絕妄想念的一再漫延。如果你對「懸虛感應」的現象，從心裡產生喜愛的話，就會周流精研，貪求冥感。也可說是周遍一切現象入其法流不絕，你都希望去試試看，去研究一下，去鑽探一下，這樣試試，那樣試試，去追求這種冥冥中的感應。當你心起貪求的話，天魔候得其便，知道你喜歡這種虛懸意念的感知事情，那天魔就很容易製造機會，想辦法來毀滅你。此處行者貪愛心與心之冥感懸應，魔著之人以先世淵源等來蠱惑此行者。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元不覺知魔著。」

行者生起心愛懸應後，又周遍法界想得諸多冥感相應之事，天魔就等到了下手機會。它先飛出魂魄去依附在無知的第三者身上，於是此被魔依附的人，突然間就會不經熏習而能講經說法，而且還講得頭頭是道。被依附的人不知已著魔，若知道著魔了，就是魔的力量不夠強，或這個人有修行，定力夠、智慧超強，會加以警覺的；一般來言，魔是找比較沒有智慧的人來依附，藉由此人來做壞他人修行之事。

「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此魔著之人亦言自己已得無上涅槃，此人雖有超能力，卻不知什麼叫做「涅槃」？加上魔力的唆使，會誤以為自己證到涅槃境界了。要知道佛道之

路是標榜無所得的，對於心的煩惱法要觀無所有，對於修行境界要觀不可得，若有所得即不是真正的佛法，佛法只是在幫助你恢復佛性的本能而已，真正的過程是無所得的。

此魔著之人不是從聞思修得正定的，也不是真正透過禪修漸進得到的，而是突然之間因魔飛精附人，而得此能力，有此超能力就誤以為是證得涅槃了。

「來波求應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能令聽眾，暫見其身，如百千歲，心生愛染，不能捨離。」

此魔著之人依魔的驅使，來到喜歡懸應冥召的善男子處，敷座而坐說起法來了，同時也讓聽法者看到魔著人的身體，有如百千歲長者一樣，童顏鶴髮，每個人心生起愛戀的不尋常情愫，捨不得離開他。

魔著之人現百千歲之身，也就是天神的高大身，天神身高都是以「由旬」來算的，如四天王天天神，身高半由旬（一由旬是四十里，半由旬就有廿里高）。行者可觀想自己身體高大，讓你有堅強的信仰力。世間只要身體很高大，往那裏一站就很有份量，縱使是中看不中用。天神長得很高，這是他的果報。

有位同學在禪修打坐時，發覺前面有個我，身卻是很高大，這是天神的境界，像佛的身長就只有一丈六。覺悟不在身體的高大與否，只有天神才會很高大，故不要去求身體的高大。

民間信仰有所謂千歲，千歲是天神的壽命，修入色界禪定的行者，其天壽是以「劫」單位來算的，有「小劫、中劫、大劫」之說，當百、千、萬歲都不夠算，就用「劫」來計算，一小劫是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廿小劫為一中劫，廿中劫為一大劫。修到非想非非想處定時，行者天壽有八萬大劫，這是

世間禪定壽命最高的，也就是無色界的有頂天，若行者執取此善境及其餘習，會感召八萬大劫的壽命，若以我們凡間的曆法來算約五百三十七兆六千億年（萬億為兆），所以百歲、千歲就代表欲界天裏面的第一天、第二天，他們的壽命、身高、形相就是那個樣子。

一般人喜歡長得高，當然心生愛染，對於色身這麼渺小的人，若其果報身可以有那麼高，不是很好嗎？故心生「不能捨離」。若你是無色界的天神，就只有一個心，沒有形相；如果你心中還有個世界，不管是初禪、二禪、三禪天、四禪天境界，你的果報大概就在色界天，你的身體也如百歲天神、千歲天神，會心生愛染，不能捨離。如果你突破了色身，什麼世界都沒有，進入無色界，那時修佛法，修到不被業所轉，你就得無餘依涅槃而解脫了。

「身為奴僕，四事供養，不覺疲勞。」

既然魔著之人現百千歲身，又現天神高大身，使得聽法諸眾不能捨離，甘心任其差遣，不斷地供養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等四事。俗語說：「有事弟子服其勞，有美食先生饌。」眾人因被迷惑，所以心甘情願四事供養，任勞任怨地服侍他。如果你覺得某個道場，所作所為都不大對，但其徒眾們都心甘情願，做得甘之如飴，就算師父已經快被判刑了，他們還說這師父是無上的。因為他們被魔力攝受以後，都失去了正知見，明眼人一看他的行為，或聽他講一句話，或看他寫一些文章，就知道他說的不是正法，而他們卻把他看成是寶，如同佛、菩薩再生一樣，所以不覺疲勞的做四事供養之事。

「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師，本善知識，別生法愛，粘如膠漆，得未曾有。」

這個魔著之人令他徒眾，各個體知、認為他就是前世的導師，本是大善

知識，對修行無所不知，對佛理無所不懂。當有一無知修行人，入色、受陰魔相時，錯認邪魔歪道為師，此師父自稱累世來都是他們的師父。

因魔力的攝受故，眾人產生一種對他所說法的特別喜愛之心，愛得失去理智，變成如膠似漆地不能分離，因此向心力很強，為此團體奉獻不餘遺力，此情此景對心境的影響既深且遠，不似以前曾體驗過的景象。

一般人對某道場的喜愛是短暫的，像飯店的過客，來來往往，緣生緣滅，聽得如法，他就待久一點，聽得不如法，不說一聲就這麼不見了。有些人一聽，這裏與他在別處聽的不一樣，或與他理解的不一樣，就不聽了，其實，他在別處聽的，不一定就是對的，但他認知那是對的。說穿了，就是「無緣」，再怎麼講也沒用，故你也要善觀因緣，哪種資質，聽哪種法，這是勉強不來的，程度不到，硬是要聽那個法，他是聽不下去，故一切講因緣。一個道場有人進進出出、異動很多，這是很正常的。

若你去的不是正法的道場，那就不一樣了，一去就黏住了，要走也走不了！為什麼呢？因為你的心被攝受住了，你看不到他錯誤的地方，當然這種人就是沒有正修，前世沒有真正培養智慧。有正知見的人，聽一句話，看一個動作，就知道講法者對不對了；更高段的人，連走都不想走進去，更不必說去看看。有些同學很好奇，到處跑各個道場看看，這樣不是說不好，你要去看看到底是怎麼樣也無可厚非。

有某些道場雖然你沒有自己親眼一見，但聽別人講，就能知道是與非；又或你看一看他的著作，就知道此人大概在哪個境界，或是已著魔了還不自知；如果你沒修證的功夫，寫出東西來只會讓人家看出你的程度到哪裏，所以未有究竟前最好是不要亂寫文章。真正行的人寫出來的倒無所謂，但如果你看到書就覺得不大對，就不要再去其道場看了。

有些道場在修光明，主持人天天發不同光，徒眾也天天為光搞得頭昏腦

脹。修行者知道身體會發光就好，能發光也不是多高的境界，會發光是二禪天的境界嘛！知道就好了，你想不想去二禪天？如不想，就不要再去搞這些。亂跑道場有一個壞處，因你跑好幾個道場，精神沒有寄託，到最後有問題時，沒有人會為你化解，問題就出在這裏。如果你說心不變，哪個道場修行法門好，就去熏習也好，像跑龍套到處學，既然你在這個道場熏習，卻同時又在那個道場熏習，到底你是哪個宗派？以哪個為中心？你拜了十個師父，等於沒有師父，沒有一個人真正願意教你。例如我跟你講：「應該這樣…，」你就說：「但那個師父講要怎麼樣、怎麼樣…。」那就不要談了，談不下去了。所以說，十個師父等於沒師父。

佛法到處都一樣，你在哪個階段應該接觸到什麼法，那是必然的；譬如說你現在是高中程度，就應去讀高中；若是大學程度，那就應去大學程度的道場去學，若大學部已聽得差不多了，又開始在找新的道場，找到研究所的

道場後，你就會在此道場聽下去。如果你只是高中程度，卻闖進研究所的道場，當然像鴨子聽雷。

若行者有善根，在研究所道場聽久了，多少也能聽懂一點；如果還是聽不懂就走了，當然他會去接觸較相應的道場，待他十年、二十年根基打穩了，再回來研究所的道場，這時道場所講的就是他所需要的，那時身心就契合了。

不是說每個人什麼法都可以聽，每個人適合哪一個法都不一樣，有時不要太雞婆（好事）說：「這個法這麼好，一定要拉更多的人來聽。」他們聽是聽了，但根本聽不進去嘛！或者是他背後的無形因緣，處處阻礙，讓他無從入門。我們講的法都是不可取、不可說、不可得，有點像無神論者，哪個護法神可以接受無神論？

有些道場不是學自我為尊，而是以尊神為主，這裏面是很複雜的。不是你要上這個課，周圍的有形、無形護法神就會同意。你要是有菩薩護持，你

才有辦法聽大法，當我們的心清淨，就與諸佛、菩薩法身相應，我們講的是這個，而不是在祈求：「菩薩！你要保祐我啊！你要教我解脫這個苦難啊！」等等，我們不是在講這個，而是在教你如何不被妄想、習氣蒙蔽你清淨之心。

「是人愚迷，惑為菩薩，親近其心，破佛津儀，潛行貪欲。」

被魔附身的人迷惑後，行者反會認為他是真正的菩薩，都來親近他，以心相交，依他所講的法學習。一個正常的人接觸他後，就會被他所說的話迷惑，你看他講的道理不對，第一次聽到會想：「他的見解和我所知不太一樣，不管他！」但一而再，再而三，不斷的熏習洗腦後，就痲痺了，之後你還會轉述給他人聽：「剛才師父講的是怎樣、怎樣…」。

親近其心，就會受其染，而且不光是你被染，你還會想去改變別人，讓

別人一樣去附魔，熏習就有這樣可怕的力量。所以你一看就會覺得不對，但很多人仍被迷惑在裡面，尤其是邪魔邪道的道場，還是一大票人在相信，很奇怪吧！這就是親近其心，破壞本來現行所修證到的境界，在行為上因心已疏於防範，破佛律儀，潛行貪欲的事情慢慢就會發生了。

「口中好言，我於前世，於某生中，先度某人，當時是我，妻妾兄弟，今來相度，與汝相隨，歸某世界，供養某佛。」

一般有修證的人，在深入經藏後，對佛法的道理懂得較多，不會講一些怪力亂神、不能意會的事。而此魔著之人現些神通後，不講正法，不講如何修行，如何修心，講些什麼呢？講他在前世與你有緣，如你等是他的妻妾兄弟，他今生要來度你們，要你們相隨前往某某世界，要奉承供養某個佛。

很多人在夢中會夢到過去，同學、父母或前塵往事，這是由阿賴耶識現

出的，但這些有什麼意義？這是沒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有因緣才會湊在一起，但講這些有什麼用？就是為了迷惑大眾才講這些。

有位居士跟某歪道學法，破了色身，處在受陰魔境中，她說：「某人是我前某世的師父，我今生還是他的徒弟，以後生生世世還要做他的徒弟。」師父的教導致使她出了狀況，她還要追隨到底；不管是真的，還是神智不清的妄想心，在前世今生的因緣中扯來扯去，是沒有意義的！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還有人說：「我是仙女下凡，出生來人間」。那又怎麼樣？除非是須陀洹果、斯陀含果的行者，再來人間修行；須陀洹果行者，在色界二禪中，經七次天上人間來回，斷九品思惑，才能證得阿羅漢果。後者斯陀含果者，約在三、四禪天中，天上、人間來回一次即證阿羅漢果；如果不是這些賢聖下凡，一般欲界、色界仙女下凡都是輪迴的開始，沒修的話照樣淪落，所以不可沉迷在前世是仙女那種高高在上的心態，既墮到人間來，就應老老

實實的做人，上一世不代表什麼，今生要把握時間用功，這才是最重要的。

前面講的這些現象跟你前一世都有關係，但是前一世並不代表你今生就有什麼，要忘記以前是怎麼樣，要好好把握今生，這才是重要的！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像你在前世某一生中，先度了誰，當時你太太是誰，姨太太是誰，哪個是兄，哪個是弟，今天特別來度他們等等，講這些做什麼？沒必要的！

二、三十年前在中南部有個很離譜的事，有個歪道，他看這個與他有夫妻緣，那個也與他有夫妻緣，這些女孩子又無知，統統都嫁給他，結果一個人就有七、八位女人在服侍他，當時在中南部地方版報紙刊登一大篇，到最後這個人就被判刑。像他這樣有緣就結婚，這就是沒有道德觀念，會出差錯就是這樣，怎會不潛行淫欲？世尊在《楞伽經》中講得很清楚，我們所有眾生，都嘗為六親（指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等六種親屬），現在墮落到畜

生道的，有可能是以前你的六親，世尊講這句話的用意是叫我們不要吃牠們的肉。要是每個人嘗為六親都有緣，大家都儘可能結為夫妻，這像什麼話？

魔著之人講這些都是在與你拉關係，說我今生要來度你們，與你們相隨，大家都要走向某個世界，其實是哪個世界都搞不懂，或者就是魔的世界也不一定。很多宗教要歸於何處都搞不懂，尤其是最近結集而成的不算宗教的教派，他們死後到底要去哪裡都搞不清楚；若說他有佛土，又沒有佛土的樣子；若說歸那個世界，也沒有那個世界的樣子，說穿了是著了魔後，自己創造出的一個無中生有的幻境。

在座也許有一貫道的同學，一貫道講的是以彌勒菩薩為本尊，而彌勒菩薩現在是居欲界第四天（兜率天）內院，在那裡講經說法，那裡也是佛教的一個淨土。但一貫道行者拜的雖是彌勒菩薩，講的卻不是彌勒菩薩所著的《瑜珈師地論》，而是儒家的教化思想，或是老子的《道德經》，而不是講佛教

的解脫道。以因果來講，一貫道行者以不殺生、吃素的功德，是可生到欲界天的某一天，但是如果亂說話，說要歸依哪個佛世界，供養哪個佛，那是不對的！

「或言別有，大光明天，佛於中住，一切如來，所休居地。」

不然魔著之人就會說：「娑婆世界外，另外有一個大光明天，所有佛、如來無不居住在此大光明天中。」本來大光明天或稱遍淨天、大遍淨天，那是三禪境界的天報，三禪天都還沒到淨居天，五淨居天是在四禪天的天界外，是聲聞不還果聖人的居所。佛教徒是要修學無上菩提解脫道，為什麼他要叫你升到三禪天去？不是說三禪天不好，但你的程度是哪一天，要有真正的修證，如果是不正確的，那講什麼天都沒有用的，因心還不淨，果報不成。

是有大光明天，但這裏魔著之人講的是沒有世界的世界，那是魔來誘惑你，跟你胡說八道。你不要說某王佛，這個佛到底在哪裏？搞不清楚！他只是在迷惑你的思想，你死了以後，自己去哪裏都搞不清楚，讓你把握不住。所以不管是大光明天也好，不管是真的有哪個佛也好，沒有知見的人就會被他騙了。

如來住在哪裏？佛滅度後無所不在、無所在，你說有相，這尊佛像就是如來，你說無相，則所有有形（物）、無形（空）的地方，都是如來體性法性身所在處。如果說有個佛所居住的地方，那就奇怪了。佛為什麼要入滅？一入滅就進入虛空，沒有一個固定場所，連無色界的天人都沒有固定的場所，何況是佛？佛要有一個固定的場所居住嗎？

無色界的天神就只有一個心識，這個心識要處在哪裏？天上也可以，人間也可以，地獄也可以，其他國土都可以，只要一個心念欲往則至，沒有一

個形相。若無正知見，信其虛誑不實的話，那是迷信！如果說其他世界另有佛住世在說法，那是不能否認的，世尊在世時，祂也可以聽到其他佛世界，有佛在說法，祂都可以從心裏面感應到。如果一切如來都居住在大光明天的話，就表示以前示現的佛都沒有入滅，這是錯誤的認知。佛示現教化，一定是以人身示現，入滅之後入空，當然祂也可以用祂的感應力，身化、語化、意化等來度化眾生，祂沒有一個固定的形相、居所的。

「波無知者，信是虛誑，遺失本心。」

沒有智慧、正知見的人，或喜好神通異能者，會相信這種虛妄不實在的誑言，因有貪心在，就會迷失本心，最後在想陰魔相中迷失掉自心了。虛者不實，誑者欺詐之意，虛誑者即以種種手段迷惑他人之精神作用。虛誑之魔即是以貪癡為體，以詭詐為性，以邪命為業，這樣來迷惑人心。

「此名厲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

這種使人迷失的魔是什麼魔？此名厲鬼，經年歲老大後形成魔類，魔心生起，惱亂修行人。厲鬼者，此鬼宿世因緣多瞋性，心常忿恚不平，故感召地獄報，是人受罪既畢，而出地獄，還受此報生為厲鬼，若遇某人流年不利或體弱命衰者，即被侵入其身，興諸苦惱，如患癘疫、肺疫、虛勞內熱之骨蒸等病。

「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

此位善男子，與其著魔之師父，被厲鬼所迷惑，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且頑癡不化，德行敗壞，魔玩弄夠了，就抽離魔著者心腑，此位善男子，與其著魔之師父，及其他弟子等，最後都會受到王法的制裁，因為他們破佛律儀，

專做貪欲等事，當然都會俱陷王難了。

「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在末世五濁惡世中，應當警覺修到受陰虛妙、想陰未盡時，不要因貪著懸應，而招來魔難。本來修證到色、受二陰盡，就不應遭到魔擾，偏偏行者「融通妄想」未除，碰到行者喜歡懸應，貪求冥感的心不去，所以他和他的弟子，就信其魔著之人的誑言，做些破佛戒律，潛行貪欲等事，除陷王難外，還要入無間地獄。

現在你們聽到世尊說明以後，當心生警覺，要了解這個道理，就可以保證不再墮入輪迴裏面，如果你對這個魔境不當的產生超覺能力時，進入融通妄想境，沒有警覺心的話，自誤誤他，會因為誤了太多弟子，而墮入無間地獄。

到此已經講了五個想陰的魔相，其中第三個魔相是說不要貪求契合，第四個魔相是說不要去貪求物性的辨析，第五個魔相是說不貪懸應冥感，不要去貪求虛無不實的感應力等現象。這些都是想陰魔相裏，融通妄想心不去除，讓心胡思亂想引來的，吾人要能清楚分辨。

（六）樂處靜謐相

1、經文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深入，克己辛勤，樂處陰寂，貪求靜謐。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本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陰善男子處，敷座說法。令其聽人，各知本業。或於其處，語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勅使一人，於後踏尾，頓令其人，起不能得，於是一衆，傾心欽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佛津儀外，重加

精苦，誹謗比丘，罵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好言，未然禍福，及至其時，毫髮無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第六個魔相名為「樂處靜謐相」，當你融通妄想未去，心生起什麼不正當的心態，就會有著魔的危險，不要一直說那個地方太吵鬧，你待不下去了，你要找一個清淨、沒有人的地方修行。或不想跟人家接觸，不去煩雜的法會場所，這樣你心才可以保持靜謐，貪求那種安祥，如此也會出差錯。佛法的

解脫道，是要對境不動心，那怕是在熱鬧的地方、在清淨的地方，你的心都是要能自在，甚至在法會中擠來擠去，你也是愉快如故，沒有什麼暴躁、煩惱、不安，甚至受不了，這樣才是解脫的境界，所以念頭不要想住於靜謐安祥、沒有吵雜的地方。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

善男子在受陰種種感情領納作用之間，已斷了虛明妄想，不受憂、喜、苦、樂，七情六欲之感情作用所左右，已經能虛明靈妙，把諸覺受架虛、架空了，不讓它發作出來，感情雖然不發作，但覺知心還在，所以就會產生靈妙的作用，你能不隨境轉，但是你能了知眾生一切感受，他在生氣嗎？他心

裡對事情有什麼看法？你有這個能力可以讀知他的心態，讀了不要表示出來；若表示出來，代表你還有法的執著，還有不清淨心。所以「受陰虛妙」是你不相應才妙，不相應照樣可以了知很多眾生的心態，這個人心清不清淨？這個人心態好不好？這個人的行為有何意圖？對那件事情怎麼樣？等等你都可以感受。

壞就壞在覺受以後放不下，行者若還有融通妄想，還是在受陰魔相之中，還會和他一般見識，還會有習氣相應，如此就沒有虛明，也沒有產生妙用。虛妙時妄想滅，可以轉他人生氣的心，怎麼轉？放「空」就轉了，用你空無的體性，以不相應的心來轉他的意。不用一法，無為法是無上心法，可以破一切境，這些都是虛明以後所會產生的妙用。

不遭邪慮是指這些冤親債主、客邪、外在的東西無法影響你，因為不好玩了！它要你生氣，你不生氣，因為你的心沒有罣礙，要死就死，沒錢就沒

錢，一切都無所謂，明天看著辦！你要有這種心態，它要讓你煩惱，你不煩惱，就能不遭邪慮。就怕你有罣礙，如怕死，它就天天用死來威脅你，天天給你要死的念頭，這就是受陰不清淨。等你清淨了，外來的這些壞念頭，就不可能再左右你，所以能不遭邪慮。

你沒有不好的心念，就算接收到不好的念頭，也不會相應，這樣的話，你就圓定發明了，圓明清淨的體性會發光，因為你不遭邪慮，所以就有定。開悟後就可感知一切相，問題就在感知後，你有沒有辦法擺平？沒辦法所以才有客邪來干擾你；如果你有禪的味道，對境能如如，那就有定了。所謂圓定，就是體性清淨圓明，因而有定而能不動。沒有不好的心態及感情作用，這樣你心有定，心就能發光、發明。

三地菩薩，就有心發光的能力，初地菩薩一歡喜地，勤修色陰魔相、受陰魔相；第二地是離垢地，去除不好的心、煩惱的心，清除所有的汙垢，不

犯貪、瞋、癡、慢、疑等種種毛病，心清淨了，心清淨對境有定，心會發光，發光也就是智慧，以智慧來照破一切的煩惱，你有這個能力，就比較不受冤親債主、客邪的干擾。你有這個圓定發明境界時，外來的干擾沒有了，再來都是因「融通妄想」自找的麻煩。

「三摩地中，心愛深入，克己辛勤，樂處陰寂，貪求靜謐。」

行者在三摩地正定的當下，雖然心起了另一種毛病，深入融通妄想中，但能起心意念去克制自己，非常勤勞地追求心靜，能愉悅、快樂地處於陰靜寂寥中，進而貪求那種靜謐之覺受。當一個行者動塵已滅，靜塵生起時，執取此靜塵，就會貪求靜謐，這樣就沒有做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行者在修行過程中，本來就要保持一顆平常心，又為什麼會生起有求有

願的心？貪愛克己入靜？什麼是佛法？對修行根本都還搞不懂！我常在講要過五關、斬六將，沒有過五關—滅色、受、想、行、識這五陰魔相，斬六將—去掉動、靜、根、覺、空、滅這六結使，若沒有這樣就不能成就。要把這個過程完全走一趟，才可以影響很多的人，不管在說、在行方面，皆要能做到；能說行不了，還是不行；能行不能說，影響有限，雖然有辦法解決別人的困擾，但是沒辦法宣揚無上心法給大眾，影響力當然會打折扣；所以修行就是要抱著平常心，禪宗所講的「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法身要能靈通自在，過程中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祈求，如願望、心愛的念頭生起，都是不對！

要每天辛勤地用功修苦行，誦經也好、禮佛也好、什麼功課都好，但真正要用功的是在管好你這顆心，及自己習氣對人、事、物的反應，有沒有四兩撥千斤的力量，不管多大的煩惱，只要念頭一轉，就能沒事！這才是真正

在用功。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功，不是虐待你自己修苦行，不吃飯，專吃蔬菜，不吃油、鹽、糖，這些都是不好的；正統的修法是要用心改正你的不平、不正心念！當然，要求自己用功是好的，但也不能要求得太過火。

喜歡處在清靜無擾，不喜人多的地方，甚至把自己鎖在房間內，不出來見陽光。我們不強調風水，但也不能說沒那回事，另類眾生都喜歡待在較陰溼的地方。你家裡如果有佛堂，就有善神守護，拜福德神，就有福德鬼協助，他有福報，所以可受人供養。但不見得每一個鬼都是好的，也有壞的，像阿修羅，鬥爭心強、忌妒心強，他的福報不錯，是有天之報，也是神格之類；鬼類都是比較沒有福報的，當然鬼也有好鬼，也有惡鬼，專門找人麻煩、煩人的都有。

修行人如果喜歡處在陰寂的地方，喜歡清靜，貪求靜謐，都是一種不正常偏好，不要永遠想處在靜謐處，不要出不了門。修行人出門，常會碰到另

類眾生，若住不了空，還有所黏的，就會卡到一些無形的東西，這時問題就來了，有的人比較敏感，經過賣肉的地方就有事，整個冤魂卡上來了，功夫不好才會被卡到，功夫好的話，有感覺但無礙，無礙的話，它就干擾不到你的身、心。

修行的人身上有光、有氣，很多另類眾生都需要光、氣，好不容易碰到你，就巴不得吸你的氣、飲你的光，它可以藉此滋養改變體質，有的人就受不了！如果你有菩薩的慈悲心，他要多少，就給他嘛！回來後你再來培養氣機、用功調理。你不要怕！要行菩薩道，就要有布施的心。

菩薩跟歪道是不一樣的，有些歪道師父教你練功，待你練完後，再吸你的氣。還有一票人自己不練氣，專吸他人的氣，不只是鬼神，連人都有這種無知貪愛的心理。菩薩只有給眾生氣，沒有吸人家氣的道理。這些你不能不懂！你為什麼會耗氣？你為什麼會身體不舒服？確實有這回事！但你不要

怕，反正你能調理色身，那怕今天病奄奄的，三天後又是一條好漢。

不能因為說走不出去，想處靜謐就不敢出去，如此就有心病，該出去做什麼就去做，不要常常守在靜謐地方，那個靜謐相是假相，心地還是沒有辦法真正清淨的！也就是說無論你走到那裡，都要有踏入敵陣而無懼的氣魄，這才是勇者，如匹夫進入千萬人的陣地，你一樣的自在，要練到這種功夫！不是躲在靜謐的地方貪靜樂，有愛著深入靜謐心態就不對了，有所求就有毛病，那怕是出一點點的小毛病，你怕煩雜的地方，處在靜處就覺得沒事，貪沒事的心就是破綻，接下來魔相就會發生。此處行者心愛謐靜，融合心入靜寂處，想要通達涅槃境。魔著之人故現心之善變相，說已空寂能現眾等本業，入宿命等，讓眾等知未來所生處等等來蠱惑此行者。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

天魔專門找修行稍有成就的人下手，讓三界眾生不要脫離它的管轄範圍。若你修得好，就要跳出三界，那怎麼可以?你自己跳出去還沒關係，但你還會講經說法，影響好多人脫離三界去，所以它就專門找你的漏洞，你有什麼害怕的、希望的，因你的心有所求，天魔就找到機會下手，知道你會深愛靜謐，剛好給它製造機會了。

因為你色、受陰功夫已經練得不錯了，身體、心理可以自主了，自己五根怪力亂神的現象沒有了，沒有執取色身的堅固妄想，也沒有虛明妄想的感情作用，魔等無法直接進到你的心腑裡面去，所以只有透過第三者來毀滅你。這個第三者沒正知見、沒智慧，又很喜歡說自己修行修到多好的境界。魔很容易找到這種人，就飛精魄進到這第三者心腑裡面，之後這個魔著之人，就無端會講經說法，因為他的心已是魔心故，魔的心能控制其心及嘴巴。

很多歪道或掛羊頭賣狗肉的道場，他們也講一些佛法，但都不是具有正

知見的，他不講重要的解脫道，他專講些天花亂墜的名相，如蓮花、解脫、涅槃；蓮花是很好看，出污泥而不染，但光講蓮花好做什麼？沒有講要你斷一切不清淨的心，斷一切的煩惱，沒有講到怎麼修行？書是厚厚的一本，但都是用文字堆積的美麗詞句，都是用這些話來蠱惑徒眾，讓他們認為信這個佛法很好。真正佛法就是要推翻你的習氣，長養你的德行，回到本來的空寂，所以什麼都不能崇拜，或者搞些怪力亂神的事。

「其人本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魔著之人毫無來由地，突然間就能講經說法，他沒警覺已被魔依附了，才有講經說法的能力，還說：「我得到了無上寂靜、涅槃，證得了無上解脫了。」因認識不清楚，自認為他的心很安祥、很清淨，就是佛的境界了。

前面說過涅槃（nirvana）的名相，現在在此說明涅槃的內涵；行者要證

得涅槃，當要轉煩惱障，才能得涅槃，也要轉所知障，才能得菩提，如此就能永脫眾生分段生死、菩薩變易生死。大家較易懂煩惱障，而所知障係指執著於所證之法，而障蔽其真如根本智者；也可以說是眾生由於根本無明惑，遂迷昧於所知之境界，覆蔽法性，而成圓滿道種智之障礙，故有時稱為智礙。譬如說行者迷失於所修、所證境界中，即可說被所知障所迷！故行者要用般若智觀一切法、一切境，無所有、不可得，如此才能得究竟涅槃、解脫之境。

究竟解脫得涅槃有四種相，一者自性清淨涅槃，又稱為性淨涅槃，此處意義即是說：「一切法本來具足實性真如之理體，依一切緣生起諸真如法境，惟時有被客塵煩惱所覆蔽，但其自性卻本來清淨，此種涅槃可以依無分別智而證得。」

二者係有餘依涅槃，又稱有餘涅槃，行者殘存異熟識，尚有果報之身，當斷煩惱障時，其所顯現的真如，即稱為有餘依涅槃。此色界天之禪者，能

真斷煩惱障者，屬於此境界中。

三者係無餘依涅槃，又稱無餘涅槃，行者已滅異熟果報體，已沒有果報之身，已斷煩惱障時，其所顯現的真如性，即稱為無餘依涅槃。此無色界定之禪者，能真斷煩惱障者，屬於此境界中。

四者無住處涅槃，是指已斷所知障所顯現的真如性，若行者證得此種涅槃，就能具有大智、大悲之德性。大智者能不住生死，已離迷界；大悲者就能不住涅槃，而能利樂一切有情眾生。如此，行者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體性恆寂，故叫做無住處涅槃。

不講真正佛法讓你得涅槃，就算是一個再好的道場，如果你去只是拜拜求平安，那跟其他宗教還不是一樣，這不是在學佛法，學佛法就是要學習覺悟，覺悟就是要得解脫輪迴，覺悟一切法的真實相，包括我們怎麼來受生，是心的無明認知才來受生。因魔著之人沒有正知見，求一切的安祥、心靜，

所以才會自己說大妄語，謂已得到無上涅槃。

「來波求陰善男子處，敷座說法。」

此魔著之人迷失後，依魔力的驅使，來到此喜歡陰寂、靜謐者之處，敷座而坐，開始講經說法。行者本是度過色、受陰魔境的人，已經修到受陰盡，不遭邪慮，但因還無神通，故對一些能現神通之人，便很容易著迷而信服於他，魔也因洞悉此心態，便很容易投其所好地下手。

「令其聽人，各知本業。」

此魔著之人說法時，讓每一個聽眾，都能各各知其本業。何謂本業?本業就是何以會受此果報之現象，包括正報之身及依報的福、祿、壽等，讓每個聽的人都知道，為什麼來受生做人，為什麼今天你會做這些事情，你家有

多少產業，是幹什麼行業?未來可能去哪裡?想陰盡的人，有一輪生死首尾相照的神通力，魔就利用這個人的喜愛，就說你是什麼人，你上一世是什麼，今生怎麼來，未來果報如何如何等。

上個魔相講到，我們哪一世曾是兄弟、姊妹或者夫妻，我今天來，就是要度你們；這個魔相講本業是什麼，本業就是正報的業，依報、正報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的正報是天神就是天報，你有出世做天神的因。如果你的本業造就的是要生為人，你就出生做人，如果你本業正報是要出生做畜生，那就會出生做畜生。此魔著之人依魔力故，似開始說一些行陰區宇中的行者，才能有的宿命通之現象。真正宿命通是要能通三世（過去、未來、現在）八萬劫內眾生因緣果報事，不是僅止於此些微能力，此點大家要認識清楚。

「或於其處，語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勅使一人，

於後踏尾，頓令其人，起不能得，於是一衆，傾心欽伏。」

魔著之人讓某人看到他雖今生未死，卻已經出生做動物的幻境，並隨便叫一人踏住他生為畜生的尾巴，看此人還能不能動？結果，此人在被踏住無形尾巴後，真的就起不來了，於是大家就認為他講的都是真的！也因此都心悅誠服。當然魔多少都有些能力，他可以知道你為什麼會出生做人？今生如何？下一生又要出生做什麼？此點剛好是想陰區宇中的行者，心無所事事中，常想要得的宿命通能力。現在看此魔著之人，能說些宿命通的現象，當然會對他產生欽羨之情，最後當信從於他了。

識神的受生，都是非常可怕的因緣果報，這個魔要譁眾取寵，他講你雖然還沒有死，但是已經出生做畜生去了，他利用他的魔力，讓一個人在他背後，像踩住動物的尾巴一樣，讓他動不了。這是他用魔力來限制一個人，然後勅使另一人到他背後踏其尾巴，頓令其人不能起。在他背後有什麼呢？其

實他不是現畜生相，但是他說他是畜生，畜生就有尾巴，有人就踏在他背後，好像把尾巴踏住了，其實是用他的魔力控制這個人，身體起不來。大眾見後，讚歎不已。之後，大眾鬆於防範，魔正好可下手，灌輸一些邪知邪見，讓其迷失本來修證的境界。

天神也能有神通，知其下一世要出生做什麼類；有一天主知道其天壽快盡，並知道要墮落畜牲道出生做鹿子，於是下人間來哀求世尊救他；釋迦牟尼佛說：「好啊！你閉目安心下來。」我們不知道世尊用什麼佛力，但此天神的識神頓失了一下，昏迷後馬上又醒過來。在他識神頓了一下時，同時在另外一個地方，有一隻小鹿出生了，但剛出生就夭折了；這隻鹿就是此天神來出生的，當此小鹿一死，他神識就又回來了，他雖然人還在世尊面前，但是他已經重生了。

在心扉打開後，我們的識神有時會隨心識改變，不管在夢中或實際的錯

覺中，好像有一些六道眾生的影像若隱若現，然後就疑神疑鬼說：「我已出生做什麼去了。」有個同學她認為現在是男身，不久以後，背腹及嘴邊，就出現體毛，顯然阿賴耶識啟動了那世的男生相，改變了賀爾蒙分泌。她去檢驗血液，果然男性賀爾蒙分泌增多了，如果她會轉心識，此種現象慢慢也會消失。還有同學覺得他像一隻魚或兔子，在幻想中似有那回事，但確實不要太在意它，不要執著業識的幻化才好。

魔著之人故作驚人狀地展示，讓大眾忘記修行的目的是什麼？修行不是要能知什麼，而是在斷業及轉識的牽扯，求得寂淨不二之境界。修行不是在告訴你未來會出生什麼，天神和外道都有此功夫，但他們不見得能得涅槃、解脫之境。若是真修行，當自識本心後，讓它能感召懸絕，便不會發生識神幻化出生事，這才是解脫道的真實義理。

「有人起心，已知其肇。」

若有人開始起心動念，此魔著之人就知道你在想什麼？「知其肇」，「肇」就是開始、緣起，這是有他心通了，起心動念他也知道；當然知道，一般心眼開的人都有此能力，何況是魔力！兩個人心都開的話，更容易互相體知，一人動念另一人就感知。又如雙胞胎的人，兩人間易心電感應，他們沒有修行，但都有互相牽扯的能力，因為心性很相像，一個在想什麼，另一個都知道；修行人是能感應他心，但玩這個的話，是很容易出差錯！所以修行人在生活起居，待人接物間，應不要有特異想；但魔故意去弄一些怪力亂神事，讓人家趨之若鶩，才會相信它有他心通。

「佛津儀外，重加精苦。」

魔著之人於眾人傾心相信後，不僅在佛所說的律儀上用功，而且還更加精進，嗜行苦行，如此做法是要取得大眾的信任，建立威信，好求得所有言

說，大家能不以為忤。佛律儀外是說這個被魔附的人，不規規矩矩遵從佛戒律修，而選擇某些行法，更精進、更辛苦的用功。

魔著之人早上三、四點起來用功，到了晚上十一、二點還在用功，一天禮佛數千、上萬次，真不得了！魔也會有正面的表現，讓大眾疏於防範；魔不是只有現負面展示，負面的行為，你會加以防患，但正面的作為，讓你看了很順眼，就不知加以防範。

修行人於逆境中修行，較容易堅強地度過來，雖然很辛苦，但是你有警覺，你很用心，你不會出差錯。很多修行人就敗在順境裡，讓你有錢、升官，讓你徒眾多、人緣好，你覺得什麼事都很順遂；修行人在順境裡會覺得實在，覺得沒走錯，修的很對；如此讓你不在意修你的德行，不去求你對事情的看法，不去求你自己心地的解脫，然後再把你毀掉。前五個魔相都是「破佛律儀」，在這個魔相裡，他則在佛律儀之外，另現出自己很精進、很用功的樣子。

「誹謗比丘，罵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

魔著之人建立威信後，開始破壞其他修行人的名譽，毀謗比丘，辱罵徒眾，甚至於揭露人家的私德情事，從不避譏嫌；魔著者自我要求高後，轉而要求別人，不管諸比丘行為是否對、錯，總找理由來毀謗他們；對徒眾就更不用講了，動不動就責罵他們了。魔著之人自言：「我的德行已經很好，還是這麼用功，偏偏你們都是不用功，…。」對於人或事都是加以揭露，不怕人譏諷、嫌惡。現在我們也常見有居士動不動就毀謗四眾，看來是他修得最好，別人卻無一是處，此等人是否也要反省有無著魔難了。

「口中好言，未然禍福，及至其時，毫髮無失。」

魔著之人口中還常喜歡說些災禍或福報之預言事，好事都能實現，但壞事卻能毫髮無傷，這才顯示魔著之人的能力。正常的修行人是不去講未來的

禍福，該來的就會來，壞事來了，最後也讓它沒事，這樣才是合理的，才不會譁眾取寵似地宣揚。但此魔著之人所預告的禍福，到時都很準，當然壞事最後也能沒事，那何必先講在前呢?就是要大眾相信他的能力。

這也是大家最常犯的毛病，有很多人還沒有聽到正法以前，很喜歡這一套：「呀！你三天後要小心喔！」真的！三天以後出事了，然後說：「我不是叫你要小心嗎？」小心是小心了，事情照樣發生。我常講，若你只會幫人家看命，不會幫人家解命，是沒有用的！你會講禍福，為什麼轉不了他的事？既然你已經知道他會這樣，那你更應該要幫他，你不是菩薩嗎？不然你就不要講！

如果你真的讓壞事情發生，你就要檢討了！你既然知道有事，為什麼不能轉？如果有智慧的話，你會想：「為什麼我可以預知？一定是某個魔或鬼神讓我有這個能力。」魔或鬼神讓你預知，然後他們又在三天後，真的製造

事情的發生，讓你相信：「我的預感很準，我有這個能力。」然後你就很喜歡預言，就這樣迷失掉了。

魔者先讓你能知事情要發生，然後製造事端搞鬼，讓事情真的發生，作賊的喊捉賊，然因你無知，會說自己預知的很準。你既然已知道有事情要發生，為什麼不能阻止呢？佛、菩薩會讓它發生嗎？佛、菩薩不會明的告訴你，但是會在冥冥之中將它化解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才是真正的佛、菩薩！如果預知三天以後，事情真的發生了，顯然是自導自演，不是料事如神。

若是福報的預言是不錯啦！你那一年要升官，那一年會怎麼樣，很好啊！而你就相信這些？要有智慧！會讓你這麼準的一定有問題，為什麼那麼準呢？小則是業力使然，大則是自導自演。福報還好，讓你相信好的，還不錯！如果是壞的，而且還真的發生那你就要警覺了。

「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

上述魔境是擁有非常強大力量的大力鬼，老來壞心眼起而成魔，玩弄喜歡陰寂靜謐者。大力鬼成魔後，魔力強大，藉由被依附的人，來破壞喜歡陰涼、謐靜的行者。此魔善說宿世因果，又能強加精進，然後詈罵比丘、徒眾等，說他們不精進用功，惱亂諸修行人，不僅居士受罵，連比丘照樣被詈責。

「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

等魔開始厭倦時，就從魔著人身體抽離精魄，當他覺得不好玩了，沒有意思了，他就會抽腿，從他依附的這個人心腑中，脫離出去。那當師父的和當徒弟的，前者當然是被魔依附的人，後者即是好陰寂的修行人，和其他一大票的人，都會俱陷王難，因行為不正，犯了王法，當被法官判刑。

「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你應該警覺末世修行人會有這種現象，不要在這裡面攪和，才能不入輪迴之流。如果你或末世眾生，迷惑不能自知，進而著魔後，會墮入無間地獄的。因為你自誤誤人，又散播不正當的修行言論，做了不利戒律的事情，這是要入無間地獄的。

如果你的行為沒有這些怪力亂神，不喜歡算命，也不喜歡談未來的禍福吉凶，這才是真修行人；真修行的人不要相信這些，一信就不是修解脫道的。因為你沒有修到一個清淨的心，還未有能力知道因果報應事，怎會預知某些事？我剛剛講了，在行陰區宇裡面，才有那種自觀因果的能力，如果沒有入行陰區宇中，而有種種的預知因果能力，就要小心為是！這不是你的能力，是魑魅、魍魎、大力鬼附身了！

（七）勤研宿命相

1、經文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知見，勤苦研尋，貪求宿命。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殊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知，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無端，於說法處，得大寶珠，其魔或時，化為畜生，口銜其珠，及雜珍寶，簡冊符牘，諸奇異物，先授波人，後著其體。或誘聽人，藏於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處，是諸聽者，

得未曾有。多食藥草，不餐佳饌。或時日餐，一麻一麥，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誹謗比丘，罵詈徒衆，不避譏嫌。口中好言，他方寶藏，十方聖賢，潛匿之處。隨其後者，注注見有，奇異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嶽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婬，破佛戒律，與承事者，潛行五欲。或有精進，純食草木。無定行事，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本魔相名為「勤研宿命相」，行者融通妄想未去，心愛一切知見，殷勤苦行去鑽研一些宿命因緣果報的道理，貪求無厭似地執取著。要知宿命通是在想陰滅盡後，入行陰區宇中才能現起，而行者在此想陰區宇中，即在鑽研宿命因緣果報，但因處融通妄想境，心有感知多事，但都是妄想而得。行者有此欲念，當感召山林鬼怪、土地城隍、川嶽鬼神，年老成魔者來干擾，化現諸多寶珠來迷惑行者，讓他信服後，即宣說淫慾，破壞佛制戒律。或與承事者，暗中潛行五欲之事，或有更精進的，僅吃純草木等，覺悟者無咎，不然當迷失而入無間獄。

最近幾個魔相，都是在講過去、未來的宿命通，你可以用融通妄想探知每個人的過去及未來。於是你又犯了老毛病，喜歡看看別人的前世、今生及未來，因此常常用心去觀照，在三摩地中去研究、去觀察。其實你不需用心

去觀，阿賴耶識有時會自然地起現行，在定中或夢中現出某些景象。在夢中知道某個人的前世是無可厚非，但縱使知道又有什麼用？今生是今生！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要太在意，也不要太執著，今生有緣，不見得就是永遠有緣，也有今生結怨變成惡緣，所以善緣、惡緣都要去轉。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

在受陰種種感情領納作用之間，已去除虛明妄想，不受憂、喜、苦、樂，七情六慾等妄想所左右，已能虛而明之，不讓它發作出來，感情雖不發作，但覺知心還在，故能產生靈妙作用，不隨諸境轉，但能了知眾生一切感受，此者謂「受陰虛妙」。

在受陰虛明而能生妙用中，鑑照明知，能不遭邪慮，冤親債主、客邪、非人等無法再來影響你，因為你能住法不生妄心相應，它要讓你心起煩惱，而你卻能住定中，就能不遭邪慮。等你心真清淨了，外來的這些客邪就不能再左右你，所以能不遭邪慮。

你沒有不好念頭，即使接收到不好念頭，也能不相應緣，這樣的話，你就是「圓定發明」—圓明的體性、清淨的空體，面對諸境而能如如，故能不遭邪慮。不遭邪慮就有正定、正受了，「禪定」就是了知一切法相，可以感知一切境，知後而能定，才叫做禪定；若知而起心相應，沒辦法擺平，就會受客邪干擾，形成散亂；如果你有禪的味道，對境也能如如，那就是有定了。所謂的「圓定」，就是體性空無、清淨圓明，行者因有定而能不動，心定則能發明，發出光輝遍照三千世界。

「三摩地中，心愛知見，勤苦研尋，貪求宿命。」

行者在正定中，於想陰區宇境還有所作意，但都會成就佛事，一般心眼已開者或開悟破黑漆桶行者，在世間禪的四禪境時，亦有此能力，若處當時，行者常無事找事，愛用其心意念及融通妄想，就會壞事。常用心者表示心還有浮想、妄想，玩弄自心久後，知心用能有所得，就會起貪著的念，既然可以要知能知，就會不守空寂，想要知道更多的事，除了自己的事情以外，還想要知道別人的事情；你有這個想法，就會充分去用你的心，開發你的心念力。也就是行者辛勤勞苦地去研究追尋諸事端，貪求自己宿命、別人諸事。

要開發宿命通，就是要能恢復阿賴耶識的回憶力；經典上告訴我們，宿命通是修出來的，但你心還不清淨，就去修宿命通，會出問題的！如何開發宿命通？只要你在定中，憶想今天所經歷的所有大小事，一件也不能忘記，

按次序連貫起來，從起床後，所經過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去回想，早上起來是左腳先落地，還是右腳先落地？落地以後，走幾步？接下來到廁所，待多久？然後刷牙、漱口、吃早飯、上班，走哪一條路？碰到什麼人？發生什麼事？這樣一天下來，到睡覺以前都要再回想一下！如此訓練你阿賴耶識記憶力的再現能力。今天想完後，再想昨天的，昨天的想完，再想前天的，如此下去，就可想到今生出生時的情形，也可想到前世，前二世、三世、…，甚至到無數世、無數劫的事，如此宿命通即能開發出來，故宿命通是有正統的修法；起碼要在你心清淨，妄想心沒有了，大約在行陰區宇中來修，還差不多，若在想陰未盡前，就用心去想知某事，因妄想心還不能控制，虛實不能分辨，故很容易著魔；到行陰境界時，就沒有著魔的問題，只有自己心量能力大小與智慧的問題。

在想陰魔相中，魔會透過第三者，現一些怪力亂神的事情，讓你沉迷後

追隨魔著的人。突破想陰魔相後，進入行陰區宇時，可能因所見被侷限在八萬劫內，而會撥無因果；因為只看到八萬劫以內的眾生，看不清楚那因從哪裡來，他沒有那個智慧觀見八萬劫以外的因緣果報，所以就會講沒有其因、沒有其果，這是沒有正知見，或者起了顛倒心，自己顛倒了！

現在心還沒有清淨，喜歡這種知見，就在那研究來研究去，心不清淨的人，修法無益。譬如說修了一些法，但因心不清淨，常做自利或作姦犯科的事，這都是在造業。所以修到這裡，要捨一切法。未開悟前要捨，悟後還是要捨，不執一法。大乘佛法，說到佛法都是一樣的，所以你要有正確的認知，才不會將對菩薩講的法，當成對初基的人講，那這個罪過就大了。

行者因貪愛心的知見，故很精進的、也很辛勤的去研究這個心，去了知自己的命運，以前怎麼樣？現在怎麼樣？別人的如何？很多行者因「貪求宿命」，而被鬼神所迷惑，因而有此種鬼通！你問他如何得知？他會說：「我

觀時，現出字來，我就知道了。」這是著了魔！為什麼只要閉著眼睛想，字就現出來？你尚未用腦筋，也沒去挖掘阿賴耶識，為什麼會出現那個字？如果是古代文字，這個字是什麼？若你上一世是美國人，應該要出現英文，怎麼會出現中國字？這就是著了魑魅魍魎，搞不清楚，認為這就是你的能力，就認為是你的靈通力，那是錯誤的。

修行有時候很危險，那些會現一些怪力亂神事情的人，保證他絕不是修到識陰盡。當識陰盡者，入金剛道後，六通俱全，自然發起，這還是聲聞、辟支佛、大菩薩的境界。所以「心愛知見」就去「貪求宿命」，起了這個喜歡探討宿命意念的話，就會去貪求宿命通。此處行者心愛宿命通，很用心探究宿命，宿命通是被動的能力，魔著之人現些主動神力，如能預知某處有寶、有聖人等能力，並幻化畜生口銜寶物等，來蠱惑此行者。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

行者因心不淨，尚有融通妄想，卻想依此妄想而貪求宿命，這時天魔正好找到下手的機會，趕快找一修行較差的人來下手，飛精依附此人後，前來迷惑於你。所以它就專門找你的漏洞，或你有什麼心意、願望的，就會趁機下手毀滅你。難得你會深愛宿命的追求，剛好魔可製造機會來毀滅你了。

魔不能直接依附於你，因為你色、受陰已滅，身體、心理可以自主了，自己五根的怪力亂神現象沒有了，已不執有根身之見；而受陰感情的作用、妄想也沒有了，它進不到你的心腹裡面去，只有透過第三者來毀滅你。這被魔附者定沒有正知見，又很喜歡說修到多好、多高。魔找到這種人以後，就飛其精魄進到這第三者的心腹裡面。之後，這個魔著之人就無端地會講經說法，因為他的心就是魔的心，魔能夠控制其心及嘴巴，來講經說法。

很多歪道或掛佛教名義而做魔事的道場，他們所講的都不具有正知見，他不講最重要的解脫道，反而講些天花亂墜的表面話語，講了半天，還是讓人不知道要怎麼來修行？從來不講要斷一切的不清淨心、斷一切的煩惱。沒有講這些，大家怎麼修行？真正佛法是要推翻你的妄想習氣，長養你的道德行為，回到本來自性空寂，所以不能夠去崇拜或者搞些怪力亂神的事情。

「其人殊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魔著之人讓魔的魂魄進到心腹裡面，使他毫無來由的能講經說法，自己不知道著魔了，還說自己已經證得無上涅槃了。無上涅槃者是自性清淨涅槃了，也能有無住處涅槃了。什麼是無住處涅槃？就是斷所知障所顯現之真如；就是你在色界、無色界，小乘的聲聞、緣覺，大乘的菩薩、佛這些境界間，都沒有所知障來障礙自性真如，在自性真如現起時，你要住在哪裡？虛

空就是你的家，為什麼諸佛、菩薩的法身遍滿虛空，因為是無住處，也是無所不住，不住在欲界、不住在色界、不住在無色界，有這種能力就已斷掉所知障。我們所學的知識，如：物理、生理、醫學等其理論、學識、…，種種都障礙我們思慮，使我們沒有辦法超越這些概念，天神能夠飛，為什麼我們就不能飛？有的仙人為什麼也能飛行？因為他們練氣功練到一個境界，不食人間煙火、不跟地球結緣，就可以飛行了。

「來波求知，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無端，於說法處，得大寶珠。」

此魔著之人依魔的驅使，就來到這個喜歡求知見、得宿命通的行者處，敷座說法開始現其魔力誘惑他。一個追求宿命知見的人，當然很喜歡一些異能神變，故在講經說法後，就要現一些怪力亂神的事。這個人毫無來由的在

說法的場所，像變魔術般的無中生有，突然獲得很多的珠寶。

「其魔或時，化為畜生，口銜其珠，及雜珍寶，簡冊符牘，諸奇異物，先授波人，後著其體。」

此魔著之人有時候會化成畜生道眾生，口中含著寶珠或其他奇珍異寶，同時也含有很多簡冊、符咒牘文等特殊書籍。簡者竹削而成，冊者謂韋編成冊，竹刻為符，木片成牘。這魔著之人將奇珍寶物，先致送給這些徒眾，隨後還掛在自己的身上，使他們自然而然地喜愛掛著這些珍寶。

「或誘聽人，藏於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處，是諸聽者，得未曾有。」

此魔著之人甚至告訴聽他講經說法的人，說某處地下藏有很多的寶藏，

有明月寶珠在地下發光，在地下照耀大眾等處。大家聽後，非常法喜充滿，這種感覺以前從未曾經歷過。這都是魔力所導致的異相，魔著之人透過魔力在導演一些異樣事端，攝伏大眾，以便使他們信服，進而生起信仰之心。

「多食藥草，不餐佳饌。或時日餐，一麻一麥，其形肥充，魔力持故。」

此外，被魔依附者不吃米飯佳餚，都吃一些蔬菜、水果、藥草等，藥草可以補身、補氣，吃了身體健康，但正規的佳餚不吃，或一天只吃一餐；甚或日食一麻麥。照道理應像世尊在雪山苦行林中修行，日食一顆麻麥，六年下來瘦得僅皮包骨，青筋暴露這樣，世尊有個法相是這樣的；怎麼有人日吃一顆麻麥還胖嘟嘟的？除了魔的力量外，哪會有這種情形！不合科學，不合邏輯！但此魔著之人，雖日食一麻一麥，他還是長得肥肥胖胖的，這不是魔

力是什麼？

我在大陸元音老上師處就碰到一位小姐，她說以前有段時間，長達三個月不吃不喝，我說你那麼久沒吃飯，應該會瘦下來，她說沒有，還是一樣重。這就有一點外來的力量，才會導致這種現象。

每個人在修行過程之間，都會碰到一些怪事情，但是你要警覺，不要被這些異象所迷惑。沒有正知見的話，是會迷失自己，自己迷失還不打緊，如果還要帶一大票人走錯路，最後是會入無間地獄的。所以修行人要接觸正統的經典，要深入經藏，才不會走錯路。

你看這魔著之人，他不吃飯或者吃得很少，還是那麼胖，表示他有一種特殊能力。這種能力是不好的，是魔的力量，讓他不吃、不喝、不睡，還是一樣肥肥胖胖的、紅光滿面。很多人都會對我說：「人家都是紅光滿面的，老師都是面有菜色，這哪像修禪的？」其實修禪的人就是這樣，病奄奄的、

瘦巴巴的、臉色蒼白，怎麼可能肥肥胖胖的？因為每天都在接觸各種因緣，哪能不生病？怎麼胖得起來？

「誹謗比丘，罵詈徒眾，不避譏嫌。」

此魔著之人自認為很用功、精進，日食一麻一麥，有異能後，建立了威信，就大罵其他的徒眾，對於徒眾、對出家人，都沒有避嫌的大肆詆毀，直接了當的批評辱罵。修到佛、菩薩的境界，還會罵人家嗎？有德行的修行者是很少開罵或批評別人的，尤其是談到修行的理念，從不涉及私人恩怨。真開悟者也不太容易會犯這個毛病，因為開悟的人有智慧可以觀照自心、習氣、起心動念，當有邪心時就馬上警覺不對了，還會去罵別人嗎？

你說某人修得很好，他自認為是佛、菩薩了！但見別人並無過錯，只是理念不合，或境界不同，就要寫文章罵別人、毀謗別人，像這種人，你說他

修得好嗎？若真修得好，心裡面就會空蕩蕩的啦！管你講什麼？你講對也好，講錯也好，只要不把人帶入魔道走錯路就好了。此等人是因業緣關係才有因緣走入魔道，那關我們甚麼事，我們也沒有能力救他啊！此等人是不聽人家勸告的，何必跟他結怨？自己造業要自己承受。若自以為是的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只有自己才是最好的，這表示他修得不夠好，還有基本的我執，心還未有絲毫清淨；當然還有可能是著魔啦！所以他會批評出家比丘們，甚或有德居士們。

我們罵人還得自毀德行，多划不來！其實，為徒弟好而罵徒弟倒還無可厚非，罵外面那些修行的人，他們跟你有何關連？僅表示你修得不夠好，容納不了別人的所知所見，也許只是理念不同、派別不同而已，就已容納不下。

「口中好言，他方寶藏，十方聖賢，潛匿之處。隨其後者，

注注見有，奇異之人。」

魔著之人口中還常好言，十方世界那個地方有很多的寶藏，此寶藏藏於何處；另外，他也知道何處聚集很多的聖人、賢人；當然聖人都是居住在風水奇佳之聖處，潛匿在可修行的地方。此魔著之人他好像神通高超，有靈知靈覺之心，知道珠寶在何處？聖人居於何處？大眾跟著他到處跑，真的就看到諸多奇人異士，也找到很多的珠寶了。

密教中也有些密咒，誦之能驅使地神獻出寶貝、藥物或珍藏等，當然此等菩薩使用密咒來得此珠寶、珍奇藥材等，無非都是為利益眾生而求，絕不是要自己擁有；若自己還想擁有，即心還不清淨，怎能修得好菩薩道？

「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嶽鬼神，年老成魔。」

這種擾亂行者之魔是什麼來歷呢？都是山林中的山精林怪，或當地諸方土地、城隍，又或者是山神、河神等諸多鬼神，年老不安份，寂寞難耐，成為魔類，擾亂此修行人。

土地公為專司土地之神，正稱為福德正神，為道教及民俗所奉之神祇；於古代神話中，稱為社神，為管理一小地區之神，後轉變為祭祀之神，與地上一切生產物、牲畜、農作物等年豐歲熟有密切關係。民間奉祀為福祿財神者，不論農人、商人、漁礦、金融界、木匠等，皆有祀奉之神。此外，土地公又被視為守墓神，或稱為后土；相傳善人君子死後可由城隍爺任命為各地方之土地公。於道教中，太社神、太稷神、土翁神、土母神等均為司掌土地之神。然此等神祇，並非出自佛典所載者。

城隍者為民間傳說中，神界之地方司法官，也非佛教供奉之神祇。世俗謂仁人君子死後可主其事，每於祭典時出巡全境，前有謝必安（七爺）、范

無救（八爺）二將軍為其開道。城隍此名詞出自周易「城復于隍，勿用師」之句，當初係指保護城市之防禦工事；三國時，始建城隍廟，並塑其像，至唐朝時已相當普遍；至明太祖更按京都、府、州、縣分列出各城隍，依序晉封為王、公、侯、伯等爵位；至清代，則將祭祀城隍列入祀典。一般新官到任後，並得前往舉行就任奉告典禮，始行視事。依據臺灣省通志禮俗篇記載，清朝視臺灣為難治之區，故一入版圖，即於府治設城隍廟，假借神道以補治化之不足。

何者是鬼？福報不好，食無依處的，是為鬼類；神是有福報的鬼，我們所稱的土地公就是福德鬼！它是有福報，可以受人家供養的。神道眾生如何成就神格呢？鬼道眾生又如何成就報身呢？它們都是先有修行而後又犯戒者，雖有受人供奉之福報，但壽盡後隨業又流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除在受陰魔相中提及單犯食肉、飲酒者之果報外，現將《金剛經論》中原文其

他部份再列如下。

《金剛經論》曰：「文殊菩薩問佛，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生齋戒，種諸善根，老來顛倒，破齋犯戒，得何福報？」世尊曰：「此等眾生，雖有善根，無大願力，無正知見。遠離明師，漏失前功，六賊返轉，劫自功德，心生顛倒，不成佛道。其中或有單犯食肉，必落神道，上品鬼王，中品夜叉，下品羅剎；受人祭拜，福盡氣消，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單犯飲酒，必落鬼道，上品有財鬼，中品風月鬼，下品消散鬼；福盡氣消，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單犯淫慾，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福盡氣散，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單犯偷盜，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怪，下品邪人；邪氣消散，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單犯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空腹高心，必成妖類。上品魍魅，中品魍魎，下品倚草附木。妖氣散盡，隨業

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多瞋怒者，雖有福德，必落修羅惡道。上品阿修羅王，中品阿修羅眾，下品阿修羅女；常好鬥爭，受勞不息，福氣消盡，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你拜這些鬼類，它們就會滿足你的祈望！因果報應嘛！你求它，它當然就會給你所求，要升官發財，也要看你的心正不正？有沒有福報？土地公它有福德，但它也不會隨便亂給，你要有福報才行，若不生產、不工作，只光想中六合彩，冥冥之中是有因果的，不是你一昧的要求就會有；縱使真有意外獲得，最後又當敗光。

「或有宣婬，破佛戒律，與承事者，潛行五欲。」

此魔著之人先是用正面的假精進來誘導徒眾，讓他們信服；之後則是讓行者及其徒眾們德行敗壞、行為失正。這些山精鬼怪當然還未去淫慾心，控

制大眾後就會宣導一些淫慾的事，縱容師徒們、大眾共同行淫慾。淫慾是修行者的大忌，會破壞色身氣機，更會破壞慧命，故世尊定為重戒。此等魔待無知大眾信服後，廣為宣說淫慾，說淫慾對修行是有助益，大家不要在意犯淫慾戒，還有所謂雙修的，假此名真行淫慾。如此破壞佛所制定的戒律，破壞大眾德行。更有進者，魔所控制魔著之人，與服侍他的人，暗暗的互相行淫，帶領大眾沉迷在色、聲、香、味、觸等五欲中。

「或有精進，純食草木。無定行事，惱亂是人。」

魔著之人或是純粹都吃草木之類，藉此表現出很精進的樣子，精進到限制食物種類，不吃飯，不吃五穀，只吃草木、樹葉；所作所為並沒有定論，故說無定行事；沒有一種正確的、確定的法則去做事，只是依他自己的喜怒哀樂，隨心去做，使大眾困擾不已。

總之，魔擾亂修行者，不外三法—以慾破戒，以愚破慧，以亂破定。現舉《指掌疏》一書中說魔壞人修行之方法，該書云：「魔附精惑人，略以三法：（1）或有宣說淫穢，破佛清淨戒律，與彼承事弟子，潛行世間五欲，此以欲破戒法者也。（2）或有無益精進，愚癡盲修，一味食草食木，令人效行，此以愚破慧法者也。（3）或有數瞋數喜，數勤數怠，數信數疑，無定行事，一味惱亂是人，令失本修，此以亂破定者也。」

「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

當魔厭煩，擾亂心已滿足時，即會離開此依附之人，魔一抽離，著魔者神力、威德俱失。魔在心滿意足後，就抽腿他往；雖已離開，但已將大家要成聖的因破滅，已成不了正果，當然此人與其徒弟等，因已犯了甚多罪行，當受王法來制裁，故都陷於王難。很多知名人士，號稱是很有修為，神通力、

心通力都無量無邊，但最後都有刑事案件在身，這些都是被魔所壞者。

「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你應該先警覺會有這種魔相與現象，不要被此等山林鬼怪、土地城隍、河川鬼神等魔所擾亂，避免壞了修行路，才不會再入輪迴。如果你迷惑不能自知，因自誤又誤他人，會墮入無間地獄的。因為除了你自己迷失外，你還帶很多的徒眾一起迷失，又散播不正當的修行謬論，是要入無間地獄的。

這個魔相在講喜歡用融通妄想探討宿命通，才會著魔，但為什麼又會跟珠寶搞在一起？有的經論講，可能這一段有錯，因為這個魔相涉及宿命，應該在探求宿命比較合理。但為什麼會出現珠寶來誘惑大眾？原始經典這樣留下來的話，若是抄的人筆誤了，也沒辦法！不管怎樣，我們知道一段在講宿命，一段在講珠寶的誘惑，都要能不迷失才好。

（八）愛通神力相

1、經文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神通，種種變化，研究化元，貪取神力。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誠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通，善男子處，數座說法。是人或復手執火光，手撮其光，分於所聽，四衆頭上。是諸聽人，頂上火光，皆長數尺，亦無熱性，曾不焚燒。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於空中，安坐不動；或入瓶內，或處

囊中，越牖透垣，曾無障礙。唯於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禮，誹謗禪津，罵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常說，神通自在。或復令人，傍見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眞實。讚歎行婬，不毀麁行，將諸猥媟，以為傳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風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積劫精魅，或復龍魅，或壽終仙，再活為魅，或仙期終，計年應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本魔相「愛通神力相」，行者太愛胡思亂想的妄心，用在喜愛神通變化上，大部分時間心用在研究神通變化之本元上。不知修行者首當求的是解脫知見，而不要奮力追求神通，因為一心追求神通，修行路上容易出差錯，客邪隨時都可以抓住你這一點，加以利用而毀了你的修行路。但如果沒能體會神通的話，就還沒有進入禪修之門檻，心不能起感知，心眼不開就不能感知一些事，就算能感知，也都是小小的靈通，跟三明、六神通差了十萬八千里。行者應專心修到清淨心起，到四禪境界時再專心去修神通，或到識陰區宇中再誘發起神通來，這才是正理。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

行者在受陰區宇中，種種感情領納作用已除，不受憂、喜、苦、樂，七情六慾之感情作用所左右，心已經能虛而明之，不受虛明妄想所迷，不讓感情作用發作出來，感情雖然不發作，但覺知心還在，故能產生靈妙作用，且能不隨境轉，但能了知眾生一切感情覺受，有此能力謂受陰虛妙。

行者在受陰虛懸而能生妙用中，鑑照分明，能不遭邪慮，某些冤親債主、客邪、外在非人等不能影響到你，讓你心生起煩惱法。因為你心已得初淨了，外來的客邪不能再左右你，所以能不遭邪慮。行者沒有虛明妄念，遇種種因緣都能不相應，這樣的話，圓明的體性、清淨的空體就圓定發明了，面對諸境而能如如。禪者能了知一切相，感知一切相，感知後又能有定、能脫黏，這就是所謂的禪定。若知而起心意相應，沒有辦法擺脫諸覺境，就易受客邪干擾。如果你有禪的味道，對境也能如如，那就入禪定中了，就是所謂的圓定發明，心定則能發明。此時行者若有不正當的心態現起，就是有邪慮生起，

這次是偏愛神通變化相，心與能化種種神變之本元相融通，學習產生種種神變的能力。

「三摩地中，心愛神通，種種變化。」

行者在禪定中，有所作意都能成就心法，學一切事都能隨意成就；在世間禪的三、四禪境時，即有此等能力，因心眼已開故，而禪宗的開悟行者更不用談了，一般五神通即在四禪境界中學習而發起。四禪即是捨俱禪，捨念清淨禪，《大智度論》曰：「聖人得能捨，餘人捨為難，若能知樂患，見不動大安。憂喜先已除（二禪），苦樂今亦斷（三禪），捨念清淨心，入第四禪中。第三禪中樂，無常動故苦，欲界中斷憂，初二禪除喜。是故佛世尊，第四禪中說，先已斷憂喜，今得除苦樂。」

一般而言，捨念清淨禪有不動智慧。第三禪中因樂動故說苦，於第四禪

中說已斷苦樂。四禪中無苦無樂，但有不動智慧，故曰捨念清淨。另四禪境界中，行者能達息止氣斷，舌頭捲塞喉嚨處，入不用呼吸的境界中。行者達四禪時，在禪定中可自行斷絕出入息，以息止斷故，得清淨微妙，而自莊嚴。四禪境界中，行者心不依善，不附惡，無所依倚，心如明鏡不動，如靜水無波，絕諸慮想，面對諸境能正念堅固，猶如虛空，是故四禪名世間真實禪定。而《大智度論》說四禪是佛法的根本，因行者於四禪種智中，定一心故，念常清淨，故名不動智慧。此時行者於此禪定中，若欲轉緣，學一切事，隨意成就，一切神通變化，莫不從此定中出。

行者若處四禪境時，常無事愛用其心意念，玩弄神通，就會壞事。常用心表示心還有所浮想、妄想。玩弄心識久後，知心能得神通，就會起貪著念，既然知道心要知能知，就會沉不住氣，想要知道自己更多的心力，心愛神通、種種變化，依融通妄想，辛勤勞苦地去研究追尋諸神通，貪求自己心通力等。

「研究化元，貪取神力。」

行者住四禪中，於一境性中，因融通妄心而轉能成就一切事，種種神通變化都有其變化之元，行者都想加以研究，想追求其幻化本元，起貪心而想擁有更大的神力。禪者的心能隨緣起種種變化，它要變化以前，是從哪裡化起的？也許行者看過經典，喔！從空化有，從有化形。就自己去研究，在禪定中自己看，喔！觀想佛像，就能化一個佛像，從那裡化起，研究化元，變化的根本是從哪裡來的？當然由心意念起！神通變化其實要有五識的「成所作智」來化起，前五識－眼、耳、鼻、舌、身識等來化成一切幻象，這就是「成所作智」。那「大圓鏡智」呢！若「行陰」、「想陰」不清淨，則無大圓鏡智，因它都被你的習氣毛病蓋住了！被你的妄想心蓋住了！所以這個心沒有辦法像鏡子一樣能映照大千世界。如果大圓鏡智成就的話，就是性清淨了，十方

虛空一切眾生都自然現在你的心湖中！只有佛及大菩薩才能達此境界，這不是一般外道的天眼通及宿命通可比擬的。性清淨時，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會現起影像，且是在腦筋很清楚時現起，而四禪境的行者還要起觀才能現。譬如：你去研究心念力，這個境現出來的話，是反向的，如「A」，現出來的變成「∀」，那就是從背後倒觀！這又是什麼相？這跟生理、物理都有關係，影像現出來，你就知道；右腦的記憶區，專做影像記憶，現出來是圖形；左腦是司語言、文字記憶區；記憶力不好是比較沒煩惱，但是會傻傻憨憨地，腦筋一片空白，這有可能是氣太旺，壓到腦細胞時你念頭動不了！也有可能是營養不夠或睡不好，要各方面去調理，懂得養生的方法，才能開發出你的腦力。很多人看一張圖像，他不是用背的，而是整張紙映照到腦海以後就記進去，需要時，才從腦筋中一行一行的讀取，這個力量當然很不錯，而且可以練出來的，然而太早練不好，心還沒有清淨就練這些，搞得不好還會著魔。

宿命通的修練，上個魔相中已介紹過，現在再來講神足通；當一個開悟行者全身經絡通後，氣佈滿整個色身時，行者的身體會一直要往上浮起；就算是一根筷子放在身體上，也會感覺其重無比，更不用說是自己的手指。行者於此時修練神足通，馬上就能成就。當心意念觀色空無質量，心念一起，則色身即能飛起。任督兩脈通者，正經十二脈亦會通，奇經八脈的另六脈亦連結而全身通暢，此時才是氣佈滿全身之時，當然此時要學神足通易如反掌，馬上能夠飛起，像「心密」初祖大愚法師在大江南北，騰空飛在虛空中，顯示他真是開悟行者，全身氣脈已通，又經練神足通，所以就能飛入空中。

時下之人，常自言任督兩脈已通，功夫了得，實際上無天神之身樣、也無氣滿之樣，怎會是任督兩脈都通了？氣滿者有氣滿之異樣，過來人一看便知。很多人不知修行境界，卻自以為是多了不起。就算是五神通具足之行者，若無修學解脫知見，不能以空、無相、無願為修學涅槃的法門，也只得天報

果位，天命終時還要再入輪迴的。

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這個心能現神通之元，天魔候得其便—你想搞這個神通變化，魔就讓你能一目十行，然後過目不忘，那就糟糕了！我們起心動念變化的根本元由是什麼？大圓鏡智性清淨時，它會現種種的眾生相，甚至於十方世界都在心裡面。若你要幻化呢？是要藉用「成所作智」；契經中有云：「成所作智同圓鏡」，是在第八意識清淨後始能發起的神通力。佛的神通力不是練成的，是心清淨後自然現起的，這是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依次調伏，調伏了分別我執、法執，再調伏俱生我執、法執，也破除第八意識的能藏、所藏、執藏性中的執藏，才算是性清淨。

起碼要想陰清淨以後，大圓鏡智才能初現；所以在行陰區宇裡面的行者，他可以觀八萬劫以內的眾生因果報應，因為行陰區宇中都在講生滅法，眾生因果的生滅，他可以觀到，代表他性已稍清淨，妄想都沒有了。想陰區

宇毛病都沒有了，性清淨時，才可以去玩神通變化，這不是前五識—眼、耳、鼻、舌、身等五識在作用，而是你觀想什麼、看什麼、聽什麼，都可以讓它從無中化有，它所現的一切境，跟大圓鏡智一樣的功用，都能夠成就一切的神通變化。

「研究化元，貪求神力」是指行者心還不清淨時，就在禪定之間，研究這些神通變化的根本識怎麼來？起了喜愛神通的心，一般人都喜歡這種力量，修行人在心還沒清淨時不應去玩這些！我們念力、心力，是可以達到世俗人認為不可思議之境界，如用念力讓木頭著火，或者觀想鐵條，用念力能讓它彎曲。

台大李博士在研究能量物理，他專門找十二、三歲以下的小孩子，研究超能力，那些小孩可用念力，讓湯匙彎曲。這種力量怎麼來的？這些人前世是修行人，年紀還小受世俗之污染較少，故有些人還保有此能力。他還利用

這些小孩用心力去猜測袋中紙條上的字形，這是識心之用，不是因小孩的手伸入袋中讀字形而知字；可惜這些小孩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有的修行人喜歡搞這一套，而我們卻很怕去動心念，就如禪宗祖師大德講的，開悟的人他得「執杖牧牛」，為什麼要「執杖牧牛」？因為他念頭起來，特別是邪念生起時，真的會傷人於無形，故修行者很害怕念頭起來；俗云：「惡從膽邊生」，對某個人起惡心—「這個傢伙我非常氣他。」就生起一個惡念：「讓他死吧！」你有殺心的話，這個念頭很快就會起來，這種念頭起來就會成就業力，過不了幾天，他可能就死掉了，因為你的心力很強，這神力很強，所以到了這個境界的人，要懂得這些，心不清淨是可能會危害眾生的！有時當你心不清淨，只是起念：「讓這個傢伙摔倒好了！」他就真摔一跤。那麼準！以後你就乖乖的，都不敢亂動心念了。除非你是魔，擾人、殺人慣了，喜歡擾亂別人，喜歡捉弄別人來娛樂自己，才有這種心態。魔者

本性都迷糊了，才不相信因果。一般修行人很害怕心力太強，即使只是微動一個不甘願的心念，對方就不能如意。

我們要知道修行果位是從斷貪、瞋、癡、慢、疑、邪見等而得，不是有一些神通幻化而能得果位，所以神通是敵不過業力的，只有斷種種心病，有果位後才能悟無生法忍，才能脫離三界。真正修行的人對此心力都很害怕！為什麼我一動念，對方就真的發生不好的事情？所以要「執杖牧牛」，把你這個心管得死死的，也因為這樣，你才能解脫，才能轉以前習氣毛病及業力。

行者在心都還沒完全清淨，就玩這個空性起法用，如何起神通變化？如何起分身、意生身、化身？是從空性起？或者從法起？或者依對方的意念生起？你憶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就化一個化身與你相應，同時有千萬個眾生憶想祂，祂就化現千萬個化身。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但這時來研究這些還太早！心是有融通妄想能成就一些事，但心都不清淨，就去研究這些神

通變化，所以「研究化元，貪求神功」的毛病會為魔所知悉的。此處行者心愛神通，玩種種神變事；魔著之人就現火苗長、水上行之能事，或於空中坐，穿牆走壁等諸能力，來蠱惑行者。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

此時天魔找到下手的機會了，因行者貪迷神通之研究，喜歡玩心通力，就找修行較差的人下手，飛出其魂魄依附此人。此被魔附之人不學而能講經說法，前來迷惑行者。魔為何會擾亂於你？因你修到解脫後，就要跳出三界，而且度好多人，所以它就專門找你漏洞，你愛動什麼心念？有什麼願望？它就伺機而動。難得你會深愛神通之研究，於是機會來了。真行者當知要修無願三昧，或稱無作三昧，未得解脫前，不去玩此心之能力。

魔當然不能直接依附於行者，因為行者色、受陰堅固，虛明妄想已滅，

身體、心理可以自主了，不會直接受到魔擾，它只有假藉第三者來毀滅你，此第三者無正知見，不學正法，而且喜歡說已修到很高的境界，魔很容易找到這種人，便使其精魄飛進這第三者心腹中。之後，此魔著之人無端就會講經說法，因他心其實就是魔心，魔心就能夠控制其心與口。

世尊嘗言末法時期眾生，應以三法印來判定是否為正法道場，如果某人不依三法印說法，就非佛、世尊所付囑之道場。何謂三法印？「三法印」就是無常、無我、涅槃等三。意即一切行無常（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諸法無我），寂滅涅槃為樂（寂滅為樂）。

現舉《成實論》來說：「又佛法中依法不依人，法亦分別，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是名淨法。非但隨經，又佛法中，有三法印：（1）一切無我。（2）有為諸法，念念無常。（3）寂滅涅槃，是三法印。一切論者，所不能壞，以真實故，名清淨調柔。隨梵行者，八直聖道名為梵行。梵名涅槃是

道，能到故名梵行。法寶成就如是功德，是故應禮。」

由此段經文得知，學佛法要依法不依人，而依法要依了義，不要依不了義。什麼叫「了義」？即是講無常、苦空、無我，學了義法才能入涅槃、寂靜，得真正涅槃之快樂。

一般外道或歪道道場，都是以怪力亂神迷眾，或搞一些鬼神通之類，來蠱惑徒眾，來讓他們相信他們講的佛法很好。真正的佛法是教你推翻你的習氣、心病、妄執性，培養你的道德行為，回到本來的空寂，什麼都不能夠去崇拜，或者搞怪力亂神的事情。此魔著之人毫無來由的能講經說法，是魔透過他將其魂魄飛進這人心腹裡面，使得他突然間就會講經說法。

「其人誠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這一句經文跟上面有一點不一樣，前經文是「殊不覺」，現在是「誠不

覺」，此兩者意思差不多，但後者有故作迷糊狀，不用心去覺知其能力為何會突然而來，故沒有魔著之警覺心，同時又說自己已證得無上涅槃，真是無知之見。

前已述四種涅槃，現在大略談兩種，一為有餘依涅槃，一為無餘依涅槃，後者即是無上涅槃。從世間第一法，修行到聲聞、緣覺所行法，即能得有餘依涅槃，有餘依是有餘依之身及餘習，有身及餘習但能悟得解脫知見的人，已能脫離煩惱法。而無餘依涅槃除破黑漆桶無有身可依外，亦無有餘習留存，一切法生起都是白業、淨法，始得稱為無上涅槃，這是果地佛的境界，也叫做自性清淨涅槃。涅槃的境界又如何？經偈云：「能持淨戒名比丘，能觀空名行定人。一心常勤精進者，是名真實行道人。於諸樂中第一者，斷諸渴愛滅狂法。捨五眾身及道法，是為常樂得涅槃。」

得有餘依解脫，還要得到無餘依涅槃，才是真解脫，才名解脫門。無餘

依涅槃是真解脫，即是能脫離身心之苦；有餘依涅槃為作門，在世間法中，有因中說果，果中說因，因因果果，而能於中無煩者，謂有餘依涅槃解脫。若能進而修三三昧（正定）—空、無相、無願，得到定性菩薩種性，則行者對一切心、心所法，隨行身業、口業，都能面境不起心相應，這樣才有無上涅槃的樣子。

「來波求通，善男子處，敷座說法。」

此魔著之人在魔心驅使下，來到這個喜歡鑽研神通本元的善男子地方，敷座而坐並說起法來，並展現魔力，顯示神通要來誘惑他們。一個追求神通知見的人，當然很喜歡會異能神變的人，故此魔著之人說法後，就現一些怪力亂神的事來誘惑他及其徒眾等。

「是人或復手執火光，手撮其光，分於所聽，四衆頭上。是諸聽人，頂上火光，皆長數尺，亦無熱性，曾不焚燒。」

此魔著之人一隻手拿著火把，另一隻手撮揉這個火苗，本來只是微弱的火光，他撮揉後，就丟到每個人的頭上，於是每個人的頭上都有一團火，一個火光團，而且綿延好幾尺長。這個神通力不錯，火就是火，且無熱性來燙傷諸聽眾，他們沒有熱的感覺；身體、頭髮、衣服等也不會燒起來，這是很好玩的火把戲，真能誘惑一些喜愛神變的人。

「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於空中，安坐不動。」

或是此魔著之人能像達摩祖師一樣，一蘆葦渡江；梁武帝不能接受達摩祖師的「廓然無聖」公案，達摩祖師認為話不投機，所以就走了。達摩祖師

不是要秀功夫給人家看的，而是渡江時，無船可渡，所以自己摘了一支蘆葦，踏在蘆葦上渡過去了，被別人看到了，所以才留下這段佳話。達摩祖師也有神足通，他可以騰空飛渡，但他還是選了蘆葦渡江一不想太炫耀，怕會貽誤眾生。

此魔著之人因魔力故，所以能在水上行走，達摩祖師還用一根蘆葦遮人眼目，此魔著之人根本連蘆葦都不要，不要任何踏腳的東西，就在水上行走且如履平地般地穩健；亦能安坐在虛空而不墜地，這些都是神足通的現象。心中心法初祖釋大愚大師，證得佛道，悟自真如本性後，有一胡僧現身，囑咐他不要一直在此打坐，要下山去度化眾生，他下山後因無名氣，不像虛雲老法師等那麼有名，為吸引大眾注意，故有天於鬧市中，飛身在虛空中，安坐不墜，造成大江南北轟動，請求灌頂修法的人一大堆，也因此學生良莠不齊，大部分修得沒結果，甚至反過來謗此法，真是始料未及。

「或入瓶內，或處囊中，越牖透垣，曾無障礙。」

或此魔著之人將身體縮小，鑽到瓶子或袋子裡去，也能飛身越過窗戶、或穿牆而出，都沒有障礙，整個身體好像無質量、不存在一樣。

要知心能入空的話，形也沒有了！然後心意到哪，身就到哪。而魔的力量，更不可思議，輕鬆就可以做到，穿牆透壁都是簡單的事情，魔的境界和佛的境界，差別在哪？就是下面這句—「唯於刀兵，不得自在。」

「唯於刀兵，不得自在。」

魔著之人可以穿牆透壁，應該已無身形，也應不怕刀劍才是，偏偏就受不了這刀子來砍，這表示它還有身形，只是隱形而已。就像某些咒語，可以隱身，但不能去其實質之體。真正聖人是如何呢？沒有色陰，就沒有色相；或是證到無餘涅槃；無餘涅槃的聖人，祂是無餘依身，就像無色界的天神，

祂沒有色身，只有一個心念。無色界的天神既然無色，為什麼還沒有解脫？因為祂沒有練純無漏智慧，沒有練空、無相等解脫的知見，所以天壽盡後，照樣再去輪迴。

諸佛菩薩的境界是證得無餘依涅槃，沒有色身，所以法身無所不在，也無所在，是為得無住處涅槃。魔等就不一樣，它沒有證到這個境界，所以它沒有空掉自己的色身，雖然它會變，但是不管怎麼變，還有一個色身在，所以它還怕刀劍，砍下去，還是會流血、會死的，所以不得自在。

再舉佛門大乘佛法倡始者龍樹菩薩，他未學佛教正法前的例子來說明。龍樹菩薩年輕時即熟讀當時印土的經論，得知某一個術士會隱身術，就與一些同好一起登門求教，想學會隱身術；那術師看到他們年輕，德行不是很好，不願傳授，在禁不起他們的苦苦哀求下，只得給每人一粒藥丸，並囑咐道：「你們用水將藥丸磨化，塗在眼睛周圍，人們就見不到你們了。」龍樹菩薩

當場將藥磨粉，並分辨藥味，對術師道：「藥中有七十樣藥物合成，對嗎？」術師不勝驚訝，問他怎麼知道。龍樹菩薩說：「我能從氣味中辨別而得。」術師甚為嘆服，只得再叮嚀要慎用此藥與咒術。

年輕的龍樹菩薩等與友人仗著有隱身術，從此常出入帝王皇宮中，與宮女恣情玩樂。百餘日後，有宮女懷孕了，國王大為忿怒，嚴加責問，宮女們哀泣說：「非是我們不貞，是睡夢中有妖人作弄。」國王便召集術士商議。有一術士說：「凡這等事有兩種可能，一是鬼魅作祟，一是術士搗亂。陛下可多派人手於黑夜中，暗暗分守在宮門背後，若是宮中有異動，可用兵器胡亂砍殺；若是妖魅，雖無跡象，亦可用符咒消滅。」皇帝立即吩咐照辦。

不久有人來報，是術士所為，國王當即派武士數百人，禁閉宮門，手揮刀劍往空中亂砍。結果三個婆羅門術士被殺死了，唯有龍樹菩薩藥性未過，沒有現形，又摒氣凝神躲在國王座椅背後，終於逃脫了一命。年輕的龍樹菩

薩逢此變數，方纔覺醒，想到佛陀常說：「貪欲是眾苦與禍患之根本，一切敗德喪命之事，皆由此引起。」於是下定決心去除邪行，廣學正法，後來廣讀大乘佛教經論，始覺佛法之偉大，悟知真正佛法後，龍樹菩薩就開始倡導大乘佛法。

魔著之人說這個境界已經是佛了，可以穿牆透壁，可以水上行走，可以進出瓶子、袋子中，可以在空中坐立不動，做種種變化。其實，這些天神也可以做，四禪以上的修行者也可以做到，但是成佛了嗎？當然還沒！如果還有很多行為不好、不正的，就更不會是佛了！當然是魔了！

「自言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禮，誹謗禪津，罵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

魔著之人自言是佛，他不是出家人，不穿佛教的百納福田衣，而是以在

家居士身，穿白衣顯現其魔境，還受各個比丘頂禮。比丘是代表釋迦牟尼佛，不管是其形象、德行，一個白衣受比丘禮拜，那根本就是貢高我慢，自大自狂，因為他被魔迷惑了，就現出這些不正當的行為及形象來。如果你受過菩薩戒，裡面有一戒一白衣走路不可逾越出家眾，要落後半步，在背後亦步亦趨。此著魔之人卻大言不慚的說已成佛，可受出家人頂禮。

修行者當謙卑有禮，要懂得戒律，譬如說走路，有些師父手腳不很靈活，你看不慣，就說：「師父，我帶領你！」如果他不置可否，你就說：「那你跟著我！」這些都是不知節制自己，潛意識裡就是貢高我慢。平日生活中，大有這種人在。或者自認為懂得比較多，自己的觀念可能比較好，就自以為是的對著師父說：「唉！這個我來做，你跟著我。」你自己要警覺，本來行為就是要非常平和的，如果你有守戒律，你這個人很平和，不會因為守這個戒律就覺得很彆扭，反正你就是這樣自在無礙。

不管怎麼樣，佛禪是學自在無礙的，若自性清淨的話，就會覺得很自在！師父不會因為你們中規中矩，很有禮貌、很有規矩、很嚴謹，而就覺得很束縛，應是都很自在。自在在內心，規矩律儀是表現在外的；不管外在的任何環境，你們都要很平和的面對這些境，這才是一個修行人的心態。談到威儀，有人說：「你很彆扭，你應該要活潑點啊！」這在律儀上來講是不好的；在家人可隨便一點，出家人則不行，他們有四種威儀要守；但在家居士也不能太離譜，太離譜就變成著魔了，不按牌理出牌，沒有規律的都是不對的。

魔著之人除受比丘禮拜外，還毀謗禪律，大謗禪律二宗一禪宗修證方法、修證的境界太狂傲不拘，而律宗則是太死板了。禪者為什麼狂狷？因悟得空理，但不知回到中道觀，故目無一法，無知者即現誑妄之相；而律宗行者就顯得太死板，中規中矩，從不逾矩。這在魔來看，因不知其真實修行的境界層次，就妄加毀謗；又因自己無實際修證解脫心態，看別人都不順眼，動不

動就辱罵徒眾，揭露人家隱私，從來都不避譏嫌。

「口中常說，神通自在。或復令人，傍見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眞實。」

魔著之人平時喜歡講神通、自在，但他除現一些鬼神通外，一點也不自在，才會到處罵人。不然就是現些異能，讓徒眾們在旁邊可以看到西方極樂淨土，或看到東方佛土，當然這些都是幻化之境相。他可以用魔力幻化這些善境界在徒眾身旁，或是用他的鬼力所現異能誘惑人。

如果他真的能把西方淨土化出來給人看，那他真的心空了，是真的有神通力。但魔哪有此種修證？他僅是化一個假的、幻的境，不是真實的。就像我們在禪修之間，有時候由你第八識中現出一些影像，你平時熏久了，心想到佛像，就能化出一個佛像，那個佛像不是真的，等到你意識清醒，那個佛

像就沒有了；或你恢復你的意識，使得分別心比較強的話，佛像就不見了。如果不是化成的境，你可以看得到、摸得到，那才是真的。觀世音菩薩要化一人身，一定讓你看到真的有這個人，不只是影像，你睜開眼也是一樣，祂還可以跟你講話，做什麼都像真的一樣。如果是魔化給你看的，這個非有真實，魔沒有那麼大的修證，都是鬼神之力而已，就像魔術師也會變，但都不是真實的。

談到力量，大力鬼神可把須彌山舉起來，但要把其他佛淨土搬到我們這個世界來，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故那是不真實的，那是誘惑人的，所以說鬼力惑人，非有真實。

「讚歎行婬，不毀麁行。」

魔因未斷淫慾，故他說行淫慾是沒關係的，反過來還讚歎行淫，說不會

破壞你的修行。其實修行最難斷的就是這個淫慾心，淫慾心不強，就不會出生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卵、胎、濕、化等四生，都是淫慾心強才會來受生的，故淫慾是最根本、也最難斷的。如果能做到斷淫慾，就能入色界天修梵行。魔說行淫不會妨礙到你的德行，但事實如何？一般人行淫後，血氣衰、智慧減退，一定是有妨礙的！但魔著之人行淫後，真氣還旺盛，是魔力使然故。

「將諸猥媟，以為傳法。」

魔著之人依魔心力顯示各種不正常的淫慾行為，認為這是一種修行法，還像傳衣鉢一樣的傳給大眾；這種傳淫慾法，有正知見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對了，怎還會受其傳法？像廿、卅年前有人脫光衣服在禮拜的，有正知見、有智慧的人，一聽就知道是魔道，是不正常的！雖然你出生時是赤裸裸的，

但是在禮教道德範圍之內，你也不應該脫光衣服禮拜，所以我們要有正知見！

「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風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積劫精魅，或滄龍魅，或壽終仙，再活為魅，或仙期終，計年應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惱亂是人。」

這些又是何種魔在擾亂呢？都是天地間之鬼神，天地間鬼神何其多，天之氣、地之靈孕育出很多鬼神，孕育很多的山神、林神、河神、海神、風神、土地神，一切草木積久成鬼神精魅，積天地之精靈養成的鬼魅。我們不能否認天地之間有很多的靈氣，所以風水會孕育出很多的鬼魅之屬，山有山神，經過天地之間這種靈氣滋潤的話，就變成精了。海也是一樣，所以山、海、

風、河、土地、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承受天地之間的靈氣，不是只有一年、兩年，久而久之，千萬年有加，積劫成精魅，積了很久的時間，可以變成精靈，變成鬼魅之類了。甚至於龍也一樣，可以承受天地之間的靈氣，再轉變成龍魅。

另外有一種人是專修仙道的，如：道家，道家修氣多於修性，性只修一半，雖然叫性命雙修，有修一點善行，但心並不究竟；主要還是修命，修命就要練氣，能夠練成，就有一個不滅身，如彭祖活到幾百歲，那是修身；有的仙人壽命更長，幾千萬歲，甚至於幾劫，但壽命盡時，他不甘願捨報，又依附他身再活為魅。壽終的仙人，本來要去輪迴的，他不去！不甘願的心說不去，所以就變成鬼魅。命就是命，壽命要之即有盡，盡了又不甘願死，就會變成鬼魅之類。我們佛教徒是修性、不修命，佛教徒看得很開！生死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把自性修好了，生死就像老來換個房子嘛！你要行菩薩

道，壽命盡了，身體老化了、不管用了，那就捨命；之後再來受生、成長，再去行菩薩道。

我們最熟悉的八仙之一李鐵拐，就是這樣子借屍還魂的。李鐵拐交代他的徒弟：「我打坐入定後會去個地方辦事，若七天魂魄沒回來、人沒醒過來，就將我的色身火化掉。」結果仙算不如天算，他神我一出神後，因事耽擱，晚了一天回來。他的徒弟已遵照他的吩咐，把他身體火化了，當他魂魄神我回來後無身體可入，只好找一剛死的屍體借用，於是他找到一位剛死的老乞丐，此屍體還瘸了腿，他神我就鑽進去了，利用這個色身繼續活命。

我們談過，當阿賴耶識不執取或捨棄執取這個色身的話，人就真的會死。以後你們修到色身破的境界時，這個魂魄、神我很容易飛出，但也不能這樣就一走了之。我們講是死了，有禪修的人，其實是飛天了！此時一定要生起一個意念，告訴自己不能走，不管去哪都一樣，要守住這個色身，神識才不

會一直要飛出去。

若識神飛走，離開色身了，身體就不是你的，如果此時有另外一個魂進來，就變成另一個人活起來了，但是裡面識神已經換人了，李鐵拐就是這麼一個例子。在現實的人生中也有所謂的「借屍還魂」，人活過來後，不認識他原有的家人，講的話都牛頭不對馬嘴，因為他身體裡面的識神是別人的，只是身體是原來的。

當阿賴耶識不執取色身的話，就代表捨生，離身體而去。這些仙人是偏重於修命，所以他很愛惜他這個身體，修成能出陰神、出陽神，這種形體就會被這些鬼怪依附，因其形不化，他怪來依附，年老成魔；成魔後不甘寂寞，常會惱亂修行人，破壞修行者的德行，使他淪墜。

「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沒當先覺，

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此等山、海、林、土、鬼魅等，或因龍、仙形體死後不滅，被此鬼魅佔住成魔，來擾亂修行人，使大家要成聖的因破滅，成不了正果，自己心滿意足後，就抽腿他往，離開此人的身體。當然此人與其徒弟等，已犯諸多罪行，當受王法制裁，故都陷王難。你們應該要警覺會有這種現象，不要受此等天地大力鬼神，如山精、海精、風精、河精、土精、草精、木魅、龍魅、仙魅等魔擾，才不會再入輪迴之流。如果你迷惑不能自知、自主的話，會墮入無間地獄的，因為你除自己迷失以外，還連帶很多的徒眾一起迷失，散播不正當的修行言論，是要入無間地獄的。

這個魔相在講喜歡探討神通，才會有機會著魔！修行者要心真清淨，得漏盡通後，五通自然現起，若行者心未淨、未解脫，沉迷於神通的體驗，很容易為魔所害而不自知，大家都應了解此魔相，安住自心於解脫之修證為要。

（九）性化深空相

1、經文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入滅，研究化性，貪求深空。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終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空，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於大衆內，其形忽空，衆無所見，還從虛空，突然而出，存沒自在。或現其身，洞如瑠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氣。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誹毀戒律，輕賤出家。口中常說，無因無果，

一死永滅，無復後身，及諸凡聖。雖得空寂，潛行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撥無因果。此名日月，薄蝕精氣，金玉芝草，麟鳳龜鶴，經千萬年，不死為靈，出生國土，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本魔相名為「性化深空相」，行者於三摩地正定中，此心不愛亂動，而喜入寂滅不動之空相中，並能深入研究此能化一切相之空性原貌，甚而體會了寂然不動之空體，乃出世間最快樂之寂滅樂，因而貪求此深空不滅。行者

實不知證空並非究竟解脫，當要證得空有不二之中道觀，如此才是真正解脫知見。此深愛深空之行者，如此當被魔發覺此行者深愛空性、並執空時，魔就將其魂魄依附第三者來現一切殊勝空境神力，使行者因著迷空證而迷失掉。行者當知空證是解脫修行的第一關，然後證得空後不要執取空不放，墮入空亡，而要再證入空有不二的無相觀，如此才不會為天魔所加害而迷失。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

行者在受陰區宇間，種種感情領納作用已無虛明妄想，不受憂、喜、苦、樂，七情六慾之感情作用所左右，已經能虛而靈照之，不讓它發作出來，感情雖然不發作，但覺知心還在，故能產生靈覺妙用來，不隨諸境所轉，能了

知眾生一切感知覺受，即得受陰虛妙。

行者在受陰虛凝而能生妙用中，鑑照受陰分明，能不遭客邪所加害，起諸多心慮；冤親債主、客邪及外在非人等不能以心念來干擾你，永無煩惱，因你心清淨了，它們無法再左右你，所以能不遭邪慮。行者沒有虛明妄念，遇種種因緣都能不相應，圓明體性、如如空體就圓定發明了，面對諸境而能如如了。禪者能了知一切相，可以感知，知後能有定，圓定發明在諸禪定中。

「三摩地中，心愛入滅，研究化性，貪求深空。」

行者在禪定中，盡做些有為法，心有所作意皆能成就，學一切事亦都能成就。此在世間禪之四禪境時，即有此能力，更不用說開悟的禪宗行者，五神通即在四禪境界中學而發起。但為求解脫故，不能像上個魔相，心愛神通，一定要空掉一切業緣及心的行相，心住真如無為性中。行者於四禪境時，若

無事愛用心意念，玩弄此心之神通力，就會壞事。常用「心」即是玩弄浮想念、融通妄想念，現為求解脫，故要捨一切念、一切法，學習以觀空智破一切相。

行者研究化性，得知心意念由空無中生起法，有法緣盡又滅，一切法生起皆是虛幻不實，虛狂有生，不執還滅。修行者悟入心地後，業識熾然，若不解根脫黏，讓空性確實顯露出來，就是沒悟得真「空」。若悟得真空實性，自能解脫自在無礙，故悟得「空」是解脫的必然要件；但悟得空，有解脫、不黏的能力後，若一直執著空相，認為一切有相皆是虛幻不實，即會偏執於空，甚或進入斷滅相。行者一入斷滅，則對空產生偏執，以無念為樂，生貪求深空的毛病來。

修行當然要先證空相，用爬山來做比喻，行者從初發心開始修行，廣積福德，因緣具足始能得開悟，執杖牧牛開始修心入空，即是在山下往上爬，

到最高點時，即是悟到空。所謂悟到空，除了意念的認知外，還要有實證的功夫，實證過程就是在爬坡的這一段，在這一段我們要用絕對的觀空智，來斷一切業緣的牽扯。也就是說，不管你的感知、認知是真、是假？都要把它看成是空，是不真實的，這樣你面對業力的牽扯才不會害怕，才不會擔心；譬如面對冤親債主，如果你說：「這是真的，它讓我生病、煩惱、心亂，…。」你天天以為是真實的，那就沒完沒了，修行者就走不出來。

你明明知道有人在打你，你要說：「沒有！」打得很痛，你也說：「沒有啊！」讓你心慌意亂，你也說：「沒有，沒關係啊！」這樣凡所有相皆觀空的話，你的心痲痺了，對一切法的反應，就不會那麼敏感了。所以一個心眼打開的人，對十方虛空的一切，都是有覺有知的；六根都有六結使，悟後的「覺、空、滅」三結使就是在修心，悟前的「動、靜、根」三結使是在修色塵（五根六塵），色、受陰的色，就是在講眼、耳、鼻、舌、身等根會發

異能，當有一天不再對外境執著，就能夠悟入空無，以空無的心，以觀空智否定所有的妄想與真知。

此修行階段要花多長的時間？每個人都不一樣，端看你業力重不重？業力重的人要修一、二十年，才能走出來；當有一天，桶底自然脫落了，此時一切法都黏不住你，體性本來的清淨自性現起，它不會煩惱、不會罣礙、不會高興、也不會不高興，就像沒有知覺一樣，所以有的人回到最原始的那點時，會覺得什麼都沒有意思！不如入滅！就這樣走了。其實這個時候，就是要發起慈悲心的時候。在慈悲心未起前，會覺得：「我幹嘛？我在這裡做什麼？活得沒有意思啦！」等到你覺得：「我還有一個責任，要度化眾生，要為眾生而活，要對眾生起慈悲心。」這時你的人生才有實際意義。

發起慈悲心後，你才有一股衝力說：「我一定要留下來，我不能這樣就走。這樣走是個自了漢，沒有為眾生分擔苦難。」此時你就會有一股力量，

使你責無旁貸的留下來；不管身處世間、其他國度或居於天上五淨居天都一樣，只要你自在的話，在人間一樣自在。在絕對空的修證中，爬到最高究竟空時，就證得相對的空，我心照樣有靈通靈覺，但能無礙，我心常與佛的法身相通。

修行者都有菩薩攝護，如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你喜歡唸哪一尊佛、菩薩名號，只要專心唸的話就能通達，雖然祂不一定出現在你面前，但祂會給你無畏施，讓你對一切境、一切煩惱及苦難，都不會害怕。例如：碰到障礙時，明明已經病得要死不活，自心卻還很安祥；又如外在環境惡劣，三餐不繼，再不吃飯就要餓死了，你還是覺得無所謂，很安祥自在，對明天充滿樂觀，不會煩惱、著急。有時候這個力量，都是諸佛、菩薩給你的無畏施，攝受你去抵抗那種逆境。此處行者心愛入寂滅、貪求深空，得深空後才能研討空性之種種變化；魔著之人就從虛空中化種種形

相，化出或化沒，或化身為琉璃，或化腐朽為神奇等等，來蠱惑此行者。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

行者處想陰魔相中時，若不起心動念玩此心力，天魔是找不到機會下手的。但因你雖不玩心念反貪執深空，也會讓魔有機會來下手。魔即找一無知修行人下手，飛出其魂魄精靈依附此人，此被魔附之人不學而能講經說法，然後前來迷惑於你。當然魔不能直接依附於你，因為你色、受陰堅固虛明妄想已除，身體、心理可以自主了，不會直接受到魔擾，他只有假藉第三者來毀滅你。這個魔附之人一定不學正法，也無正知見，又很喜歡說自己修行境界有多高。魔找到這種人後，就飛其精魄進到這第三者心腹裡，之後，此魔著之人就無端的會講經說法，因為魔心控制其心及嘴巴，才會講經說法。

「其人終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此魔著之人始終不知道自己已經著魔了，所以不會懷疑自己是否出差錯了，因無警覺自己無修卻能講經說法，又有超能力，一定是著魔了！因沒有著魔之警覺心，有此特殊能力，就自認為是已證得無上涅槃，真是無知之見。

「涅槃」前面已說明過，現在來說明什麼是「般涅槃」？「般」梵語發音作「pari」，「般涅槃」即是「完全寂滅、無生」之義，具有八種意味，（1）常、（2）恆、（3）安、（4）清淨、（5）不老、（6）不死、（7）無垢、（8）快樂等八種行相。每個宗派對「涅槃」的定義亦有所不同，《中論》裡以「實相」為涅槃，實相者即是非相，即是因緣所生法的空性能住，即謂涅槃。唯識宗稱有四種涅槃，（1）本來自性清淨涅槃、（2）有餘依涅槃、（3）無餘依涅槃、（4）無住處涅槃等四種。上文已說明有餘

依與無餘依涅槃，現在來說明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從字義上即知為性淨涅槃，一切事物之本來都是寂滅真如之理體，此是真如體性。那什麼叫做「無住涅槃」？即是依智慧遠離煩惱、所知二障，不住欲界生死、不住色界生死、不住無色界生死，稱之為無住處涅槃。而此處指無上涅槃者，是魔著之人無知的認知，若得涅槃者，應不會做出下列這些毀戒、犯戒的行為來。

「來波求空，善男子處，敷座說法。」

此魔著之人在魔的驅使下，來到此偏執深空的善男子地方，敷座而坐說起法來，魔著之人依魔心意開始展現其魔力，顯示神通來誘惑行者；一個追求空無知見的人，當然很喜歡空、無相等定境，化一切為無相，魔即化些空、無相的怪力亂神事，從空中化諸有相來，以便來誘惑此善男子及其徒眾等。

「於大衆內，其形忽空，衆無所見，還從虛空，突然而出，存沒自在。」

魔著之人因魔力使然，在大眾中其形體忽然入空，隱沒其形，使大眾不見其身，顯示色即是空之證悟境界；又一會兒從虛空無相中，現出其身體來，似從空無中蹦出來，此魔又在顯示空即是色之證悟境界。像此種身體忽滅忽現，存沒非常自在無礙，真是應了妙有真空之意境。這種修證若不是佛怎能辦得到？使此偏執空相的人與其徒眾們，大為歎服。

一般而言，能悟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應是大菩薩的修證；我們要清楚，菩薩是證得五蘊皆空，空不異五蘊，五蘊不異空，所以能解脫一切境。但魔眾等雖能悟空，卻不能斷五蘊身之見，所以還有色、受、想、行、識執著，才會興起害人、擾人之心；此即是佛魔之分野，不是

有能力神變就是佛、菩薩，而是心有無脫離五蘊身之困擾？若能就是菩薩，就能自在無礙，菩薩只會去幫助眾生離苦得樂，不會想加害他們或破壞他們的德行。

「或現其身，洞如瑠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氣。或大小便，如厚石蜜。」

魔著之人依魔力故，也能使其自體像透明無礙的瑠璃一樣，能讓人透視洞穿其身體，非常晶瑩剔透。其實當菩薩證得五蘊滅盡時，才能顯示出色身如淨瑠璃，晶瑩剔透。但此著魔之人亦有此能力，當然會被他人誤認為是佛、菩薩了。

此魔著之人，或垂手足，當其下垂間，能發出特殊的旃檀木香味。旃檀者即是檀香木，具有濃郁香氣，依顏色可分白、紫、赤檀等多種，是雕佛像

的上好木材，其粉末也是供佛的上好供品。旃檀樹又名檉真檀樹、旃陀那樹、旃檀那樹、真檀。我國《本草綱目》稱為白檀、檀香，屬檀香科，為常綠之喬木，樹幹高數丈，其材芳香遠播。旃檀木研磨為粉末，可為檀香，供佛之用，或製香油。此等樹葉長約五公分，鎗鋒狀對生，房狀花。球形核果，大如蠶豆，熟時呈黑色，頗富汁液，核甚堅硬，豎之有三凸陵。有人謂白檀可治療熱病，赤檀可祛除風腫，皆能除疾安身，故又譯為「與樂」。最好的旃檀有牛頭旃檀、蛇心檀，牛頭旃檀呈灰黃色，香氣濃郁，產於印度，為常綠樹，樹幹寬約零點九公尺，其材芳香，呈灰黃色，或赤銅色，可用以雕刻；或其根研為粉末，以供焚香，它所燃燒的香氣在十五里外仍然清香可聞。

昔時優填王於佛陀升忉利天為母說法，頗為思念佛陀而生病，群臣即以牛頭旃檀木雕刻一尊五尺高佛像，雕塑好後王病即癒，此牛頭旃檀香木所刻之佛像，現在尚留存，舉世聞名。牛頭旃檀盛產於南印度摩羅耶山（Malaya）

西南之摩羅耶，故又稱摩羅耶產（Malaya-ja）。而蛇心檀又稱烏洛迦旃檀（uragasara-candana），以其特具消除蛇毒之效，故稱之蛇心檀。烏洛迦本為西域一種蛇之名，其蛇常犯毒熱，當蛇盤據此旃檀香樹，以身繞之，毒熱便息，因之得名。若有人受此蛇毒，當必死無疑，唯此蛇心旃檀能治，所以因而稱為蛇心檀。

此魔著之人還故意顯示些異能，讓自己的大小便也會作怪，他的大小便能形成又厚又透明的石蜜般。石蜜者梵語叫 phanita，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冰糖、晶糖。冰糖本來是從一般糖加工改變其結構而形成的，中國古代就用來做藥。在宗教上或供佛上，也有將此當做燒香用之供品，如《蘇悉地羯囉經》中就提及要分別燒五種香品，其一就是石蜜。在印度古代做石蜜的方法如下：將甘蔗汁於器皿中火煎，最初濾離沉垢，此名為頗尼多；第二次再煎煮，則糖分漸結晶成糖，名叫巨呂；第三次再煎煮，濾其色澤後則成純白，名曰石蜜。

中國《本草綱目》中記載：石蜜又稱乳糖、白雪糖，出產於益州（四川）及西戎（甘肅、陝西等地）。用水、牛乳汁、米粉和砂糖煎煉作成餅塊，黃白色而堅重。主治心腹熱脹，滋潤肺氣，助益五藏津。另中國古代廣州土境，有所謂的黑石蜜者，是未精製的甘蔗糖，堅固如石，也名石蜜。

此魔著之人的大小便，有如厚厚的石蜜，讓人嚐後有甜蜜的感覺，此魔即是在顯示染即淨、淨即染，淨穢一如；此魔著之人依魔的魔力，在身體、四肢，甚至是糞尿排泄物等，均能化成不可思議的現象，促使貪求空者及其徒眾深信不疑，心想：「此大概是佛吧！不然怎能深知化性，除能將實體化成空外，還能由空生有相；將軀體轉化成透明，讓肢體生出香氣，連大小便都能化成甘露般的甜味，這應是證到佛境界的行者，才能有的現象吧！」因而使貪求空性之人及其徒眾們信服得不得了。

「誹毀戒律，輕賤出家。」

此魔著之人在大眾信服後，因魔力使然故，大眾不會生起疑惑心；故此魔著之人，依魔的心意，開始教徒眾不必謹守戒律了，甚至反過來說，守戒律是愚癡行為，修行是要求得解脫自在，怎能又受戒律來束縛？如此毀謗佛戒律，說守戒的諸多不是之處；並且輕賤出家修行人，因出家人都是受具足戒，既然魔要毀謗佛制的戒律，當然對於出家守戒律者，更是加以輕賤毀謗，毫不客氣地給出家人難堪。不守戒律有異能、神通者，都是魔子、魔孫，魔要廣招徒眾，當然要破佛制律儀，又讓大眾有超能力，當然此等人都是魔的子民。

我們都知道戒律是規範身與心的指示燈，若無此目標燈塔，我們不知要走向何處去，也不知要怎樣來修行。其實，修行就是棄惡修善，要去除行為

與內心的妄執，在智慧未達能轉習氣前，未達心地清淨前，都得藉一法來規範身心，怎能捨棄戒律而修行呢？魔著之人還會說在家修行比較好，不一定要出家。甚至舉例說出家人錯誤的行為，來輕蔑、批評出家人。

守戒律好修行，戒是無上菩提本，這是大家的共同思惟，但到底是出家修行好？還是在家修行好？很多未婚、無家累的人，是大好出家修行的材料，但他們都到處遊蕩，怎麼也不想出家！因緣有時很難講，也許他（她）要找一高僧、大修為者才要追隨他出家；你要選師父，師父也要選你的，你是什麼料子，也要自我秤量一下。佛法講的是緣份，跟誰有緣就依止誰，修行還是要靠自己的！

已婚者若無罣礙更要出家，要知道出家現比丘相是要做更大的利生事業，比丘僧是佛陀的化身，所作所為更要有佛陀的法味，若沉迷於名利，貪求供養，不重律儀，雖是現出家相，也是凡夫一個，這有違出家之本意。

若俗緣未了，但內心能斷淫慾，滅貪、瞋、癡、慢、疑等諸心病，也沒有邪知邪見，此種人身雖未出家，其實心已出家，若因緣時節到來，也可現出家比丘相。上元下音老上師是一典型的居士身，但未婚，且為奉養師母故，沒有出家，就以居士身弘法利生；後來聽說大陸江蘇揚州的高旻寺要他到此寺院出家，他也沒答應。心中心法二祖王驤陸上師亦是以居士身弘法利生，雖然他結過婚，但不礙他對佛法的修證與成就。故到底是出家好還是在家好？一切都是因緣法，能出家當然很好，若不能出家，就多聚積出家功德，有朝一日也能有機緣出家的，出家是要有福報才能出家，故要多積福德才能如願。

「口中常說，無因無果，一死永滅，無復後身，及諸凡聖。」

此魔著之人依魔力故，常宣導無因果論，一死永滅，那有後身，也無聖可成，無凡留存，大大宣說斷滅之見。因體知深空行者往往會產生無有之斷見，故常會落入斷見、撥無因果之魔境裡。印度外道有八種斷滅之說，即謂：（1）四大、六入為父母所生身，是無常身，死後歸於斷滅。（2）生於欲界、（3）生於色界、（4）生於無色界、（5）生於空無邊處界、（6）生於識無邊處界、（7）生於無所有處界、（8）生於非想非非想處界等八處，以上天壽報盡之時，則皆歸於斷滅。還有一種證至宿命通之外道或阿羅漢等，僅能見於八萬劫內眾生因緣果報，在此八萬劫之前與八萬劫之後，均無所見其生，更無所見其未來果報之實情，此等眾生也會撥無因果論。此部份在行陰魔相中，還會有更詳盡的述說。

「雖得空寂，潛行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撥無因

果。」

魔著之人鼓吹：「既然獲得空寂，又是一死永滅，怎能不縱慾於一切不正當的慾望呢？」此魔著之人因怕大眾說成佛之人，怎能有淫慾行為？故只得潛行貪欲之行。既得深空後，行者那有後生呢？那有凡、聖之別？此貪求空寂之人，因他看不到究竟真空理，而被此魔著之人的無因果論所迷，受頑空、深空迷惑。魔就利用他這種錯誤的認知，對空不正常的認知，就說無因果輪迴的道理？既然認為沒有，就為非作歹，廣行貪欲，殘害善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了。

如果你知道確實有因果報應的話，你就會收斂，起碼不敢亂做。那麼在得到空寂以後呢？空就空，既然什麼都空了，貪欲的心也應空掉才對呀！但是呢？魔就是要破壞你的德行，所以讓你有個貪欲的心，所以「潛行貪欲」，

讓他行貪欲的對象，也感染了「空心」，因有空心在，犯何錯也不會有罪惡感或懷疑心，因疑心也都空了。

如果一個不好的人攝受了你，你就會有不好的感受；而一個心清淨的人，你在他的周圍內，即能感受到心空的那種安祥境界。譬如：很多人碰到障礙煩惱，只要找人傾訴，心就舒服了！或是去參加法會，禮佛、拜佛後，心就平了；這就是別人空寂的體，諸佛、菩薩的空性，讓你的煩惱心靜止下來。

這個魔攝受你也是一樣，「受其欲者」照樣的「亦得空心」，心也空掉了，沒有什麼真正的煩惱，主要是因為你心被控制了，心已經泯滅無覺了，所以變成「撥無因果」，生大邪見。永嘉大師也說：「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可不懼哉。」談到此，究竟是哪一類的魔在作怪呢？

「此名日月，薄蝕精氣，金玉芝草，麟鳳龜鶴，經千萬年，不死為靈。出生國土，年老成魔，惱亂是人。」

此魔是何方魔類？倒是有很多種執空的魔類；日月薄蝕雖是宇宙間的一種現象，但卻會導致災難；《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中提及七難，第五難就是「日月薄蝕難」。《指掌疏》說黑氣相迫曰薄，蔽其精耀曰蝕，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日月交蝕。我們知道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各有其光華，遍照宇宙間一個世界，若當薄蝕之際，光華已無或偏失，此不正當之氣就會散入這些礦物、草木類，如金礦、玉石、靈芝草等，或散入這些動物類，如麒麟、鳳凰、烏龜、鶴鳥等；而此類有情、無情類眾生魂魄，經千萬年後不死，而能化成精靈，出生在世間，年代久遠，老來成魔，是此等魔出來以空來擾亂修行人。

日月各有陽陰氣，如果交錯，或者是日月交蝕，日、月、地球三個星球

中間排成一行時，即會出現日月交蝕現象。現在科學比較發達，大家見怪不怪，在早期如果日月交蝕，也就是日蝕，太陽被月亮遮住了，大家看到太陽一片黑暗時，以為太陽被天狗吃掉了，就拿著臉盆不停的敲打，叫天狗把太陽吐出來，當時是無知之舉；但此等日月交蝕時，所發出的偏廢之氣是不好的，會滋潤一些金玉或者靈芝草木之類的，及麟鳳、烏龜、鶴等類動物，經過千萬年以後化成精靈；這個魂魄不死的話，就會變成物仙、獸精；金石草木不死的話，也可以化成一種氣，形成一種礦物、植物類像物仙、物精靈等。我們看《聊齋誌異》，講的都是些怪力亂神的事，不能說沒有。樹有樹神，礦有礦精等；談到樹神，若守出家比丘具足戒者，不能隨處解手，樹都有樹神，若朝著樹木解尿，是不禮貌的行為；石頭也有神，金玉、石頭都有它的靈氣，魂魄日久功深的話，都會變成鬼神之類的精靈。

你要看《華嚴經》還不是那麼簡單呢！《華嚴經》拿起來，從第一頁開

始，就是山神、海神、風神、河神、…，唸了七、八頁，怎麼還在唸這些神的名字？累了就闔起經書，不看了！你熬不過這一關，沒有福德是看不下這部經典的。下一次再看，也是如此，還沒看到正文，煩了又看不下去。因為這些神都在守護著這部經，你要看這一部經，還很難呢！你看了才知道，我們世間確實什麼神都有。

「厭足心生，去波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

這些攝食日月薄蝕偏廢精氣的動物靈、物靈，經過千萬年以後成精，出生到人間成鬼神類，老來成魔，飛精依附他人，然後透過第三者去惱亂喜愛深空的行者。當行者德性有損，戒律壞得差不多時，也做了傷天害理的事，它玩得差不多了，即抽出精魄，去其人身體。此時此人與其徒眾因做了無量違法之事，當要被追究判刑了，所以說多陷王難。

「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你們應該先警覺末法時期，修行會有這種現象發生，不要在這裡面攪和，才能不入輪迴之流。如果你迷惑不能自知的話，會墮入無間地獄，因為你除了自己迷失外，還帶很多的徒眾迷失掉，並散播不正當的修行言論，以邪知、邪見誤導眾生，是要入無間地獄的。

悟到空理就好，不要去深究這個空，研究得太過份的話，就會出漏洞。不出招是走江湖的無上心法，最高招的就是無招之招，只要你一有招式就有漏洞、破綻，最好不要出手，不起心動念要學什麼、證什麼，不然都會出問題的；講了半天就是這麼一句話，不要亂動心，不要想這個、想那個，你一想的話，人家就會看到破綻了—這個人有那一點看不開？愛執著「空」！魔就有下手的機會了。

（十）希壽永歲相

1、經文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長壽，辛苦研幾，貪求永歲，棄分段生，頓希變易，細相常住。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竟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波求生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好言他方，往還無滯。或經萬里，瞬息再來。皆於波方，取得其物。或於一處，在一宅中，數步之間，令其從東，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

此心信，疑佛現前。口中常說，十方衆生，皆是吾子。我生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生自然，不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屬，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毘舍童子，未發心者，利其虛明，食波精氣。或不因師，其修行人，親自觀見，稱執金剛，與汝長命。現美女身，盛行貪欲。未逾年歲，肝腦枯竭。口兼獨言，聽若妖魅。前人未詳，多陷王難。未及遇刑，先已乾死。惱亂波人，以至殂殞。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2、經文釋述

（1）前言

本魔相名「希壽永歲相」，是想陰魔相中最後一個，也是真的碰到自在天天魔的魔相；若行者心愛長壽不死，辛苦地去鑽研各種方法，求長壽不死，棄除分段生死或不要變易生死；有此不正常的心態，無法去除「壽者相」，就會感召天魔遣其下屬魔眾飛精附於他人，於此貪愛壽者相者處顯現神力，於十方世界往返無滯，瞬息間來去自如。魔附者現種種神力後，蠱惑此行者，使他誤認為此是真佛化現，天神、仙女現前，因而廣行淫慾，被吸去自身精氣，就算不受王難，也會因精氣被吸光而先死亡，遇魔難而死。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魔，圓定發明。」

行者在受陰虛凝而能生妙用中，鑑照分明，能不遭客邪所加與之心慮起煩惱，冤親債主、客邪、外在非人等不能以念頭來影響行者，讓你心生起煩惱法。它們要讓行者煩惱，行者能不起心相應，因行者心已清淨了，因此外來客邪不能再左右行者，所以能「不遭邪慮」。行者在受陰區宇間，不受憂、喜、苦、樂等七情六慾之感情作用所左右，已經能虛而明照，不讓感情作用發作出來，感情雖然不發作，但覺知心還在，故能產生靈覺妙用來，並且能不隨諸境轉，了知眾生一切感受，是謂「受陰虛妙」。行者沒有妄念故，遇種種因緣都能不應此緣，此時圓明的體性、清淨的空體就圓定發明了，面對諸境而能如如了。禪者能了知一切相，可以感知一切相，知後能住定，圓定發明在禪定中。

「三摩地中，心愛長壽。」

行者修證到心能圓定、發明時，又發起喜用自心，讓心又生起融通妄想，這次妄想是犯了偏愛長壽，想長生不老；學佛法的人，不是說怕死，而是捨不得所修到的境界，一旦死了，又要重生再修行。

我們修行到某個境界時，會想如果能夠這樣長生不死，不要重新投胎，再重學佛法，那該有多好！因為我們識神經過母親產道後，就迷失了！像道家講的，出生以前要喝「孟婆湯」，把上一世的事都忘掉，出生以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這個還沒有根據，不知是真、是假？

很多小孩兩、三歲就會彈鋼琴，人家就會說他沒喝孟婆湯，所以沒忘記前世指法與曲譜。但仔細想，傳言不見得都是真的！如果你有禪修，有時候也會回憶到前塵影事，像進入行陰區宇中一般，開發出宿命通，因為「孟婆湯」的威力是蓋不住宿命通的。

「辛苦研幾，貪求永歲，棄分段生，頓希變易，細相常住。」

行者修行有成後，就生起永住不滅的希望心來，在禪定中，心又生起妄想，喜愛長壽，「辛苦研幾」是說辛辛苦苦的在研究壽命能得幾許，如何才能開發出永壽來？壽命如何增長？若有微細相住，就有習氣感召天壽，那怕天壽再長，有命就有盡。

例如四禪第一天的無雲天，行者捨棄憂、喜、苦、樂等覺受，僅餘捨受相應，故感召一百二十五大劫壽命；四禪其他諸天依禪定境，禪定力強的為中、上品禪定，也只是感召更長的天壽而已，均不能得永壽。故經云，壽命要之即有盡。只有修證得無生法忍智，才能逍遙自在不來受生，不受生就無壽命之期限。行者在三摩地中，「辛苦研幾」心性如何來突破這些困境，「貪

求永歲」，這個「幾」很難解釋！「幾」有數字之意，幾微是指將近，差不多之數，也就是說研究是否能幾近永壽之境界。

如果你貪求永壽，就會希望能捨棄分段生死。生死有兩種，一為分段生死，一為變易生死，一般凡夫是生然後死，死了又去生，不管生在那一地、那一界，他都是要生死、死生，這叫做分段生死。而證到阿羅漢果的聖人，他不是分段生死，而是變易生死，變易生死在講心的生滅，心生即意生身生，隨往無礙，心滅則意生身滅，所以在心生滅中，已有生死之變易。也就是在禪定之間，因為念起，就出生在現象界，到娑婆世界，念滅就又死了，但這念起、念滅約一萬年才會發生一次，所以祖師大德常講「一念萬年」，起一個念代表時間已過去萬年了，同時禪者的壽命亦減少一萬年了。因為平常修禪定力，不大起心動念，但總是會起，在一萬年過去時，行者起了一個念，這個念滅後，定力也隨之遞減，那非想非非想處定的天神，他可以

起幾個念頭？五百三十七億六千萬個念頭而已，因其天壽有八萬大劫，約五百三十七兆六千億歲，當他的壽命盡了，又要去輪迴了。

行者求永壽，所以要去掉分段生死，而希望轉入變易生死。「頓希變易」者，「變易」是指變易生死，變易生死是修到有一個境界時，有禪定力的行者不隨便起心動念的，一起心動念就有意生身起，等於出生在人間一樣，他不是真的來，而是他的念已經進入現象界，當念頭滅時，意生身不見，就算是死了，也就是脫離世間進到空境裡，但已生死一次了。「細相常住」的細相係指想陰微細，行者希望微細心念不要亂動，使此細相永住。

我們現在講的想陰心境，可以說是第六意識的念，屬於比較強、粗的念頭。而第七識的想陰其實是很微細的，念頭的起滅，不是你想要就能起的，而是本來就存在我們腦筋裡面，執取八識心田裡的種子，與生死的種種因緣交錯的心相應著，所以非常微細，有的人誤以為打坐時不起心動念，就是證

到空了，其實連微細的想陰都還沒有開發出來，怎能講得空相呢？這個執取八識種子的念才是輪迴的根本，所有生死的感召都是在這裡，也可以說是行陰微細中的因緣之相。此處行者心愛永壽，不喜分段生死，亦求變易心細相永住；魔著之人現些異能事，讓行者不求細相常住，改學一些怪力亂神事，使行者誤認是佛出世一樣，終而追隨此魔著之人而迷失菩提。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

行者希望細相永遠存在，細相不動就不會有變易生死，行者既然有這個想法，喜歡天壽、喜歡細相常住，天魔就找到下手的機會。當然魔無力直接依附於行者，因為行者色、受陰滅，已無堅固、虛明妄想，身體、心理可以自主，不會直接受到魔擾，它只有假藉第三者來毀滅行者。這個第三者本就沒正知見、不學正法、具邪知邪見者，又很喜歡說自己修行的境界。魔找到

這種人後，就飛精魄進到第三者心腹裡面；之後，這個魔著之人就無端地會講經說法，因為受魔控制其意念及身體動作等。

「其人竟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

此魔著之人沒有警覺到自己已經著魔，因無著魔之警覺心，當無修而能講經說法時，就自認為已證得無上涅槃，真是無知之見！行者沒看過經典對佛境界之描述，就常會誤自肯定。真正的佛要具足三明、六通、三身、四智、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無量心、四無礙解、佛十力、十八佛不共法，恆住捨性、無忘失法、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遍知無量佛剎土之事，這才是佛之真實境界。你現在只有一個鬼神通，就說是成佛了；認為能永壽，就是佛的境界，那是大錯特錯了。

「來波求生善男子處，敷座說法。」

此魔著之人在魔的驅使下，來到這個貪求永壽的善男子處，敷座而說起法來，顯示些神通來誘惑他。一個追求永生知見的人，當然很喜歡見一些神通，魔就顯示些神通境界的神變，以及一些怪力亂神的事來誘惑他及其徒眾等。

「好言他方，往還無滯。或經萬里，瞬息再來。皆於波方，取得其物。」

首先，魔著之人依魔力，顯現神足通、隔地取物的能力來誘惑人。魔著之人好言「遠處他方，往還無滯」，就是上萬里的距離，它也能瞬間即能來回，無時空之隔。美國離台灣很遠吧！雖隔千萬里，它可瞬息來回，毫無障

礙。魔著之人有沒有去來，要怎麼證明？拿當地的東西作為物證，使你相信。

這樣是有一點如來佛的境界，佛本來就沒有時空之隔，你要往生淨土—西方阿彌陀佛淨土，也是心念到，人就到了。如果你修到上等上生色空一體的話，能即刻生至上等上生淨土，即常寂光淨土。那中等中生呢？要西方三聖化身來迎接你，很快就能生至西方極樂世界（名為清淨莊嚴土）。而下等下生的呢？出生到方便有餘土，下等下生者去不了真的淨土，但有一個化成的淨土給你去住，在《平等覺經》裡面講得很清楚，一個造業很重，回心改過的學佛、念佛人，他是能得下等下生，但不可能往生西方極樂淨土，那就去方便有餘土。

道家或魔等皆有此隔地取物之能，但這與佛所修證到的色空不異，無時空之隔等圓通殊勝妙用是不能相比的，尤其是佛除神通異能外，還有三明、六通，及無量智慧如前述。

「或於一處，在一宅中，數步之間，令其從東，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

或魔著之人展現其神足通，在特定的地方或屋子裡，舉足數步，即能從東方走到西方，又從西方走到東方；然後叫此深求永壽者走走看，在此相同的距離，此善男子快步走了經年也走不到盡頭，這是魔力使然，讓人永遠都走不到盡頭。是它把房子加大了嗎？行者急行了一年，還走不到另外一邊，顯然它有一個能力，能把房子變得愈來愈大，讓你永遠都走不到。所以當你看到這一幕，走了一年還走不到的不可思議情景，會不會產生信心？認為這是只有佛才會有的力量！

真正的佛是很少現神通事，除非要度化某一壞人才現神通；對於一般修行人，佛世尊都要告誡大眾，不要以神通誘惑修行人。實不知佛者不會跟你

玩此種遊戲，佛只會想如何讓你向善，去除你心中的貪、瞋、癡、慢、疑、邪見等根本毛病，得到解脫的知見，永脫三界輪迴之因。

「因此心信，疑佛現前。口中常說，十方衆生，皆是吾子。」

此貪求永壽者及其徒眾們，因此由心中產生對此魔著之人的信服，認為只有佛才有這種境界，懷疑是佛真的現在眼前。此魔著者取得大眾信服後，就說十方一切眾生，都是他的子民、他的徒弟。

大梵天王統攝一小世界，其子民也僅只此世界中人，而佛是以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中之所有眾生，尤其是有智慧、德性之天、人等；此魔著之人言十方一切眾生都是它的子民，有智慧者一聽當能知其真假，一佛只教化一個三千大千世界（謂一佛剎土），哪有一佛能教化十方世界所有眾生者？故有

智者應不致於迷惑而追隨此魔著之人才是。

「我生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生自然，不因修得。」

此魔著之人又說：「諸佛是因我而出，世界是因我而能成，我是元佛，第一個出生的古佛，是自然而出生的，不必假藉修行才能成佛。」我們常說古佛，娑婆世界最早的佛是毘盧遮那佛。此魔著之人號稱他是最老的佛，但有正知見的人一聽就知道是沒有根據的，因我們平常接觸佛經，知道諸佛的名號；但無正知見的徒眾只有聽信的份，所以它說它是元佛，「出生自然」，它來出生做佛是自然而成的，不須修行即能成佛，不像你們還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

這個已經違反因果律了，沒有修因，怎麼會成果地佛？或突然間冒出一

個佛？每個要成佛的人都要修很長、很長的時間，像釋迦牟尼佛，光做仙人就有五百世，以每一世平均數千億年來算，也要數千兆年，如果是證到非想非非想處天的天神，就有八萬大劫的壽命（即五百三十七兆六千億年），到欲界兜率天內院，天壽就有五億多年，所以光是五百世的仙人的壽命就夠長了，更何況在三大阿僧祇劫中間，還出生做人、做動物的。

「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屬，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毘舍童子，未發心者，利其虛明，食波精氣。」

這是何種魔在擾亂行者呢？是住在他化自在天裡的天魔，教唆其眷屬來擾亂修行人。他化自在天含有兩個天界，一個是福報天，是修善行福報的天神住的；另一個是魔天，是天魔住的，天魔都是在找修行人的麻煩，你想要跳出三界，不受它管轄，它就來找你的麻煩。此處魔擾的魔不是指天魔，因

為行者都屬小人物，修得亂七八糟，還不需要天魔親自下手，於是就叫它的徒眾來擾亂行者。

此天魔即唆使天龍八部裡面，四天王所管轄的遮文荼及毘舍遮鬼等來擾亂修行人。遮文荼都屬嫉妒女或役使鬼，而毘舍遮又叫噉精氣鬼，此鬼噉食人之精氣、血肉，乃餓鬼中之勝者。此等鬼神都因未發心修行，故不會護持修行人，專會找修行人的麻煩。此魔之使者等專會攝取修行人的精氣，來虛明它們自己的心識，來滋潤它們自己而資發邪慧。

他化自在天是欲界六天的第六天，再上去是要修禪定才有的色界天，四禪共有十三天（外加一無想天），於四禪定中，若有人能斷貪欲心者，得證阿那含果，稱不還天，居住在四禪天之上的五淨居天。再上去是修到沒有色身的無色界四空處定，此等天神只有一個心識，以上加起來總共有二十八天。

釋迦牟尼佛證悟成佛時，也是驚動魔宮，剛開始天魔也是派數個魔女又

歌又舞的來擾亂及誘惑世尊，世尊都不動心。後來天魔才親自下來，還是沒辦法阻礙世尊，因為世尊禪定力特強、智慧又高，最後終於證得佛果位。

像行者要修證到要求永壽，也要有一點禪修的功夫，前面講的山精、鬼怪之類的，都會來阻礙修行者，此次是天魔的眷屬等來搗亂。天龍八部中，如果發心為佛教護法的，是不會擾亂修行人；而未發心、不好的這些鬼神，專門來搗蛋的魔類，像阿修羅也是魔類的一種，當這些鬼神來考你時，如果你的瞋心還很重，他們就會使你跟人家明爭暗鬥，不願意認輸。

受阿修羅道干擾者，早已忘記要修忍辱波羅蜜，就是想爭一口氣！它們會大大影響你的心念，輸人不輸陣啊！用功也好、布施也好、什麼也好！總是要和人一爭高下！就如布施，人家捐一百，我就捐五百，人家出一千，我就出五千，會有不能輸人家的心態。如果你能力夠，當然無所謂，只要是誠心的布施，都會有因緣果報，如果是為了賭一口氣，在三餐不繼下，還去借

了五百、五千來布施、供養，那功德是會打折扣的；反之，你很虔誠的，就算是一百，照樣有很大福報。還有一種人，一捐就是千萬，但心態很不正確，供養時錢是用丟的讓師父去撿，這就算是千金萬金，也是沒什麼功德，要虔誠供養、布施才有實得果報。

如果有師父接受你供養，你要感激他，不要說：「喔！我是在供養你、資養你，給你好處，你要感激我。」不是這樣的，你要懂因果，因為你供養他，他要把他修行的福報分一點給你。有的師父會說：「我可以自力更生，我不需要受人供養。」為什麼他不要你供養、供飯？這是什麼道理？其實他是太自私了，沒有菩薩精神。抱著「我有福報自己來，我不給人供養，你們有業障也不要來找我，我沒有欠你，我不必幫你們化解。」這樣也不太好。但是如果緣太多了，隨便接受供養，以後修不好，還要做牛做馬、披毛戴角還，幫他工作來還他以前的供養。

若修得不好的話，受人供養的果報就會是這樣子。有的人看到這一句話就怕，一說要受人供養就不要。你都不跟人結緣，如果這樣以後成菩薩，要去度誰？你懂得很多，講得很好，但是沒有人來聽，有什麼用？所以也要廣結善緣。以前有一個修密法的修行人很會講經說法，每一次講經說法，剛開始時都是門庭若市，越來人就越少，到最後就只剩下寥寥數人，只好收場了。

後來他去請教上師，為何聽法的人都無法安定下來？上師說：「你以前沒有廣結善緣，這些人跟你緣不深！」「現在要怎麼結緣？」上師說：「我來幫你結一些緣！」上師就去買一些麵包、饅頭食品，然後把它打碎，念咒加持後，灑到田野裡。並對此人說：「二十年後你的徒眾就會很多，因為現在這田裡的蟲、蟻，吃到這些食物後，就跟你結了緣。這些眾生壽命短暫，不久就會死，死了出生做人，長大後就是你的徒眾了。」所以不跟人家結緣，講的法是沒有人聽的。

毘舍遮又叫噉精氣鬼，專攝食人的精氣。有些練氣功的，也有像毘舍遮類之人，喜歡吸人家的精氣。佛門也有這樣的例子，有信徒利用幫師父按摩的機會，偷吸師父的精氣，到處都有這些怪裡怪氣的人；如果哪一天你精氣被偷的話，要抱著無所謂的心態，反正也是身外之物，現在沒氣了，過兩天再練一練就有了。有很多人就喜歡偷人家的氣，心不淨者常把別人的氣據為己有，所以會吸人精氣的，死後大概都是做這些毘舍遮鬼類。

「或不因師，其修行人，親自觀見，稱執金剛，與汝長命。」

或者不必透過此魔著之人（師父），此修行人也能直接親自觀見魔所化的形象，此魔自稱：「我拿了金剛杵，來為你加持灌氣，許你長命百歲、千歲，或得永生。」也就是在你修行打坐之間，它會現身：「你喜歡長壽嘛！

我這個金剛杵一點，你就可以安心啦！你可以得永生了。」當然此魔有氣，以金剛杵加持灌氣，使你全身充滿氣，精力旺盛，感覺好像真的能永壽不死。

「現美女身，盛行貪欲。未逾年歲，肝腦枯竭。」

魔使令遮文荼（嫉妒女），現出嬌美女人身，誘惑此求永壽之人及其徒眾們，盛行貪欲，廣行淫慾。舉凡與此等美女行淫者，活不到一年，就因肝腦枯竭而死了。起初尚有魔氣在撐著，大大行淫慾後好像沒事，但因太放縱行淫，且放縱的不像一般人的樣子，因為此等魔女會吸人的精氣，使人精氣枯竭，所以活不到一年就完蛋了，本來要求永歲的，奈何無知造成反效果，不久一命嗚呼了。

「口兼獨言，聽若妖魅，前人未詳，多陷王難。」

此等人以為別人看不到他在說話，其實都是在跟這些妖魅講話，且大多是魔的眷屬，講的話都是奇腔怪調、毫無條理、文不對題，別人看起來就像妖魅在講話一樣，其實他是跟那些妖魅在溝通。

「前人」是指被魔附之人，「未詳」是指後面被迷惑的這些人。這些人都因無知被迷惑，廣行淫慾，並做了違法、犯戒事，都陷於王難中。

「未及遇刑，先已乾死。惱亂波人，以至殂殞。」

此等人在被判刑但在未執行前，就已肝腦枯乾而死，因已被這些天魔所驅使的鬼魅美女眷屬吸乾精氣了。此等魔使遮文荼美女，惱亂修行人，以致修行人身心殂殞，最後以死了結！

「沒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你等應當有所警覺，遇有美女之類，應知其為天魔眷屬，要有警覺心，如此才能不入輪迴洪流裡，如果你迷惑不能自知，是會墮入無間地獄的，因為除了自己行為不當迷失外，還連帶了很多的徒眾迷失，這是要入無間地獄的。

上面總共提出了十種想陰魔相，都是因行者還有融通妄想心，將此妄想心融合人事物或心地中，通達某種神用。行者處想陰魔相中，太貪求這個心用，產生偏愛的心意且執著，一執著就容易出差錯。因為你一亮招（貪心起），就有漏洞，有漏洞就會被天魔候得其便，飛出魂魄附於他人來迷惑你，或間接的派遣魔使來迷惑行者，故行者應能知之，且要廣為宣揚流傳，自利利他，讓大家都能不入邪道。

第三節　總結十種想陰魔相說

一、經文

「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婬欲，破佛津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婬婬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踰百世。令眞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必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汝今未須，先取寂滅，縱得無學，留願入波，末法之中，起大慈

悲，救度正心，深信衆生，令不著魔，得正知見。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語，名報佛恩。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想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衆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二、經文釋述

「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

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

阿難！你當知於佛滅度後末法時期中，是諸魔魅等，或入佛門、或出家修道，或附修道人之體內，或自現其形相，顯示其無量神通力，且都誑言已經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正遍知一切，覺知一切。正遍知是指正知遍見一切法；無所不知叫做遍知，正遍知是佛的別稱。

所謂末法時期是指世尊滅後一千五百年後，到彌勒菩薩下生證悟成佛前，這期間五億多年（除彌勒菩薩下生前數千萬年中沒有佛法外），都是屬於末法時期。末法時期邪教興起，不是只有天魔、魑魅、魍魎等作怪而已，還有山精、鬼怪，礦植物精靈等，此等老來成魔，不甘寂寞的，到處作弄行人。

「讚歎婬欲，破佛津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婬婬相

傳。」

此等天魔、魑魅、魍魎等雖自稱正遍知覺，但卻沉迷於慾海中，讚歎婬欲，破佛律儀。世尊為徒眾自修自律所建造的律儀、戒律，都被此等魔使、魑魅、魍魎等，摧毀破壞掉了。世尊曾預言，在末法時期，不僅外道在破壞道場或律儀，就連穿了袈裟的出家人，雖現出比丘、比丘尼相，但做的卻是破壞佛教律儀的事。因為眾生無明，沒有智慧，又喜歡怪力亂神，只要穿著黃色袈裟，會算命或有什麼通的，大家就會趨之若鶩。大家都不談如何修行、如何改造心地，如何得解脫知見等。

魔先迷惑無正知見的第三者，再透過他迷惑此魔附之弟子，一代接一代的傳遞錯誤的觀念，說：「諸慾不離菩提，淫慾亦不離佛性」，於是大家樂得不必出家、守戒、茹素，也可證得無上菩提，不必辛苦修行也可得神通異

能，但不得正果，只是所證得的都是邪果。

「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者九生，多踰百世。」

修行者被邪精邪靈，魑魅、魍魎等蠱惑其神識者，少者九世迷失其智慧，多則百世受其害。不只這世被魔附了就完結，少則要過九生才能夠脫離其糾纏，多則要百世才能脫離魔掌。故祖師大德云：「寧可百世不開悟，不能一世入魔道。」為什麼？因一入魔道，可能五百世都是魔民、魔眷呢！

開悟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沒有正知見，沒有好好修，又喜歡一些神通的話，就很容易出差錯的。心地如果不清淨，還有邪心、害心等一定要改，不要以為能把道理講得天花亂墜就很不得了；修佛法是要看你行為好不好，有時候智慧不足就是這樣，只要看他講得頭頭是道，自己又沒有智慧，就認為魔著之人講的都是對的，著迷以後就迷糊了。所以要管住自己的心，如果管

不好的話，很容易被魔等趁虛而入。

「令真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必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

令真正在修行的人，最後總是脫離不了魔擾，因為認識不清而成為魔眷屬。大眾剛開始修行時，都很認真地在用功，修到最後卻因不甘寂寞地度過諸魔相，而修得鬼神通，修得魔異能，得不可思議的神變，成為魔的眷屬。因為你要求神變，想要有不正當的體驗，不會以平常心來修行，不會自甘寂寞地度過諸魔相，如此失去正遍知一切法，而成為魔眷屬，將墮落入無間地獄。

悟與不悟都要抱著平常心，悟後更要心念平凡，要常想：「我沒有什麼了不起！」因你縱然開悟了，還是寄居世間，還沒有修證到果位，你還在五

關（五陰魔相）裡，證到這裡雖已不容易，但卻才只走過三關（色、受、想等魔相）而已。

你看多難！如果以六結使來講，對空都還沒有完全了知，所以還是凡夫，不要說你證聖了，絕不能做聖解。若做聖解，命終之後，必為魔民、魔女，失正遍知。本來有正知見的，對什麼事情都有正知、正見，現在被魔摧毀且還蠱惑別人淪墜，會因而墮入無間地獄的。因為你毀了自己還沒關係，你還帶了一大票的人，傳播淫慾，破佛律儀，這個罪惡更大，一定得進無間地獄的。

受陰魔相是屬於正受、正定，你如果是自己搞壞的話，還無所謂！大部分墮無間地獄都是在想陰魔相裡面，每一個都是墮入無間地獄，因為你是被魔迷惑，又蠱惑別人，一個拉一個，以盲導盲，當然要墮無間地獄的。

「汝今未須，先取寂滅，縱得無學，留願入波，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衆生，令不著魔，得正知見。」

阿難！現在我交代你，你不要急著進入空寂中去享受涅槃樂，去天上四禪五淨居天中住寂滅，或得阿羅漢果悟無生。縱使你已證得無學位，已無煩惱了，已悟得解脫了，但還是要留在世間，對眾生起大慈悲心，自願在末法中，救度那些有正心的佛弟子，及對佛法有深信的眾生；令此等人不被魔所擾、所迷惑，保持此等眾生的正知正見為要。

有人講正法是要有緣的、正信的人才能聽得到，會依正法修習的，絕不會被魔來依附、毀掉；但我們要給這些人一些正知見，他們才能依之而修，才能得正果。

「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語，名報佛恩。」

阿難！我現在已先度了你，你已經出了生死之海，不入輪迴之流了。你要報答佛恩，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末法時期的五濁惡世裡，宣說《楞嚴經》的諸種魔相，讓正修的眾生能依如來語安住其心，讓這些魔不得其便。

這是世尊交代阿難尊者留在世間裡，待末法時期中宣說佛所言之五陰諸魔境的話語，讓修行的眾生不至於迷失掉。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想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

阿難！此十種禪那中所現的種種魔相，皆因起融通妄想心，又以心與體性間交互作用，才現起這些魔相。譬如說身心融合、心與時間融合、心與物融合、心與空寂融合、心與心融合、心與物性融合、心與靜融合、心與知見融合、心與神力念力融合、心與性融合、心與命融合等等。修行者不用心就

沒事，偏偏修行者喜愛玩弄這個心，用心融入某處後，就真會有心的異能功用，而你再用你的思想去研究它，才會引來魔等趁虛而入，因行者貪愛超能力、神通力等，才會讓魔等透過第三者，現一些魔力讓你著迷，你迷糊掉，失去正知見，而相信魔附之人。

「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

眾生是頑固不化的，迷誤自己佛性而相信他力，不會自省：「我這樣對嗎？我這樣是合理嗎？我為什麼有這個念頭？我現出這種異能對嗎？是我修來的呢？還是我與生俱來的？還是著魔了？」因為他沒有自省的功夫，當有異能時，無法清楚分辨、識得，因而就迷誤了。當碰到魔附之人來現神通變化時，因你對這些無法清楚認識，因而迷惑地跟他學，習得這種魔變後，大

言不慚的說：「我已經登聖了，我已經證得聖人的境界了。」成了大妄語，這樣的果報是要入無間地獄的。

這樣的人不會說他是聲聞、緣覺聖人，都會自認為是佛，有的還說是世尊的哥哥，而且得了無上涅槃！「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謂言登聖，大妄語成。」你沒有證得果位，卻說得了，沒有證到佛的境界，卻說成佛了，這是犯大妄語戒，當然要墮無間地獄的。

「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衆生，開悟斯義。」

阿難！你跟現在與會的這些菩薩們，應該將我所說的這些話，在我滅度以後，把它流傳下去，一直到末法時期，更要宣揚此經典，普遍地令這些有心修行的眾生，能夠了知真正《楞嚴經》五蘊魔相所講、所開示的義理，依

之而修成菩提道，保護末法修行眾生能走正修、正悟之路。

「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不要讓天魔及其它魑魅、魍魎，山精海怪、物仙鬼魅等，乘機而入，使修行人著其魔難。阿難！你應該保持此法寶，用來呵護眾生，令他們能成就無上菩提道。

五蘊魔相每段講完時，世尊都會一再交代，要護持此法寶，使其流傳不滅，所以《楞嚴經》的護持者，主要為阿難尊者。

去除了想陰境界才能進入行陰區宇，才開始要發起宿命通的修證，此時對十二類眾生因緣都應該能了知，你了解後，就知道修到行陰區宇是多難啊！它可以憑心觀照十二類眾生，八萬劫內的因緣果報事，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就代表你還在想陰區宇內，表示想陰區宇還沒清淨，夢想猶存，還有融

通妄想未滅除，所以行陰區宇還看不清楚，讀完《楞嚴經》想陰區宇後，就可以把握得住我們修行的正路了，但就怕認知不清境界，又入各種邪見中。

第五章　行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行陰區宇及行陰滅境界

入行陰區宇境界行者，才能真正進靜慮、思惟中用其心來做修證。之前，都是在用「捨」字訣，想陰不盡，有所想都是虛妄甚或易為魔所趁，故要捨一切法。好不容易，到現在才可觀行陰心，來認知阿賴耶識的真實，行陰微細深廣。行陰是輪迴的法塵相，輪迴的根本種子在第八識心田中，誰去執著它呢？是第七意識！第八識法塵起由第七意識來執著，這是法執深的行相。第七意識又是審慎思量識，若在想陰未破時，不除去妄想心的能力，就不會有了知心的靈通妙用之能力。最根本的法塵執著就是第七意識，心不用時，

此時第七意識執著第八識的種子能力就滅掉。眾生一直輪迴不停的最根本毛病，是以幽隱妄想在執取八識法塵為真。行者做到想陰魔相不著後，即是想陰滅盡時，此時就有能力去觀行陰中的眾生本命元由，觀眾生種種因緣果報的實際狀況。

行者在觀眾生同生基元時，能對眾生種種因緣果報起觀行。待行者行陰滅時，即能將自心如波瀾狀的行陰心，化成清澄靜止之澄水，對於一切境有如明鏡鑑照，但鑑照後能來無所黏，過無蹤跡。既然行者已能性入元澄，諸習已盡，所以行者受眾生因緣感召，能不受其緣所牽扯，如此就能超越眾生濁。總結一句話，入行陰區宇行者，就應該有宿命通現起，但當他能了知眾生八萬劫間的生死輪迴之相，常會現起無因果見、偏常見、斷滅見等等現象，若行者不察將淪為外道之見，迷失菩提路，所以行者能至此境界已不簡單，但不要偏執己見而迷失。

一、經文

（一）行陰區宇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銷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麁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眞。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爲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爲，行陰區宇。」

（二）破行陰境界

「若此清擾，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衆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

二、經文釋述

（一）行陰區宇

1、前言

我們常講行陰微細，微細到什麼程度？經云一剎那（約零點一三秒）中有九百個生滅念頭，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到的，這個人能看得到行陰中

眾生的本命元由，就是眾生輪迴的根本元由，要有此能力就要摒棄胡思亂想的融通妄想心，喜歡探討心的妙用等心理都要滅掉，才能有此靈通能力，才能來思索行陰中眾生本命元由。此時行者的靈通力就可觀十二類眾生的本命元由是怎麼來的，這就是涉及到宿命通，行者此時就有宿命智通的智慧來觀察到眾生的因緣果報。

行者修行到想陰滅盡，諸魔已不能直接或間接來干擾，行者就可真正地來觀行陰中的法塵境，也就是行者真正修到想陰融通妄想滅時，才可以開始用心來思索，但此行者會因境界不同，其智慧受限制，行者還是會因幽隱妄想心，造成很多錯誤的認知，以此錯誤的認知當知見，故可能會產生行陰區宇中十種魔相。

以前在想陰區宇中，行者心已有些微虛應圓明，能觀眾生「一倫生死，首尾圓照。」那是在想陰區宇時，行者沒有想陰魔相之困擾時，就能觀一類

眾生，而且是上一世跟下一生的因緣能連貫無誤。且因在想陰區宇之魔相中，魔都沒有辦法直接來干擾你，不能進到你的心腹中，它就會透過第三者現神通力來迷惑你。行者到想陰融通妄想滅盡了，進入行陰區宇中就有宿命智通，但因為智力受限，觀看、思索不很清楚，所以自己因妄推度才產生十種幽隱妄想計度，這些都是自己胡思亂想偏頗之見。

而到行陰區宇時，行者已經能不著魔難，魔根本對你沒辦法，都是你自己在禪定中胡思亂想，又因境界不足，智慧力不夠，常常出現某些錯誤的觀念所造成的魔相，這樣就可能會撥無因果了，或變成種種相續相、斷滅相的錯誤認知等等。行陰區宇中也有十種魔相來說明，但各種裡面更有分數種細類，譬如說：「因果」就有二種無因論，四種偏常、四種顛倒、四種有邊、四種矯亂、十六種有相、八種無相、八種俱非相、七種斷滅論、五種涅槃等之分。所以每一個行陰區宇魔相裡面，不是只有講一種，加起來有很多種，

這都是行者自己境界不到那個層次，智慧力不足受限制，而以自己所面對的境界，用心來推測、來判斷，就變成一種外道的觀念。如以釋迦牟尼佛所說經文來印證，就可以了解的，原來修行的境界、層次、知見是這個樣子，非自己想像的那個樣子，那就不會出差錯、不會迷失菩提路了。到達那個境界時，你有沒有這個境況？你有沒有犯這個錯誤的認知？行者要警覺得到！修證到後來，也許你可以證到五陰滅盡，但終歸無所得，那時佛性真的就現前了，取得真正上歷六十聖位中的前十信位住。

行陰微細，行者在眾生輪迴的同生分中觀察—為什麼會從這裡生？從那裡死？一直在六道中眾生輪迴的根本元由，都能清清楚楚觀知。我們一個修行者，為什麼不能觀察到十二類眾生因緣，就是被融通妄想心所蒙蔽，被喜歡去推測、心用的心理所蒙蔽了。所以行者要勇猛的從想陰裡走出來，不然無法以如如不動的真心，來觀照自身以及其他眾生間微細的輪迴根本。

我們常講外道五通裡面的宿命通，是用憶想去恢復第八意識能藏的功能，譬如說：你早上起來，每一個時間，每一個步驟，都能回想得很清楚，一起床左腳先下？還是右腳先下？走幾步路，先上廁所嗎？還是先做什麼？阿賴耶識都有記錄。等到晚上打坐時靜下來回想，我上一刻在做什麼？再上上一刻又在做什麼？這樣一直推想回去，推到今天早上起床以前你在做什麼？甚至再推回去，昨天睡覺以前做了什麼？你越用阿賴耶識，它的記憶力就越來越強。然後再推到前天、大前天，…，一直推到上個月，推到去年，每一天的每一個動作都清清楚楚，是真有這麼一回事情，外道的宿命通是這麼修練來的。

這和諸佛、大菩薩修到的宿命明或宿命通是不一樣的，佛弟子都是斷妄想、斷執著，在想陰融通妄想滅後，用此心來觀照行陰，自然能顯現行陰區宇的諸多現象，甚至行陰的行相完全披露出來。這也就是說，為什麼修佛法

修到金剛如來六地，先在悟得漏盡通後其他五通自然全現，加上最先修到的漏盡通，是具足三明六通。佛法要先證得漏盡，再顯示另外五神通，此得神通的方法與世間禪或外道禪是不一樣的。

我們探討行陰區宇魔相，當先從色、受、想、行、識等五蘊依次進展研討，如果對目前五十種魔相沒有探討，有時很難將修行過程講得很清楚。談到行陰區宇，你就知道「行陰」是什麼行相?如果提到《心經》或其他經典，五蘊常常被拿來講，但對色、受、想、行、識這五陰境界，就沒辦法像《楞嚴經》藉用五十種魔相來講得那麼清楚明白。

《楞嚴經》首先是在開示「見性」問題，是見性法門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所以我們可以從行陰區宇中所提證的境界，及其十種魔相來了解「行陰」到底在講什麼。

「行陰」微細難測，就像你站在冰河上，不知道冰河底下的水在大量流

動。眾生無知落於輪迴的根本就是如此，我們一般人妄執此非常微細的業流但無法體會得到，就像我們站在冰河上，感覺不了我們底下有一條河，有其無量的水在底下流動。除非行者證至行陰區宇時，才有能力觀見此業流真實的境況，這是牽涉到所有眾生的因緣果報業流，佛、菩薩、聲聞（阿那含、阿羅漢）、四禪行者，依智慧力所見範圍都不同，我們雖沒此能力，但要有此等知見。

2、經文解釋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銷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麁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粘，

過無蹤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眞。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爲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爲，行陰區宇。」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銷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

行者勤修止定，已達想陰融通妄想破滅者，是人不僅在禪定中想念淨盡，即在出定時，亦不起心動念，此種想念靜止現象，醒寤睡眠一如，其妙覺明心永遠處在虛凝、寂靜、不動之境界中。

現在回想想陰盡前的現象，行者在想陰區宇中，白天浮想一大堆，睡時

猶有夢境常現起。若想陰盡的人，這個人平常應該妄想念滅，睡中夢也都銷滅了。不管是清醒或睡覺中，此覺明體性常處虛靜中，永遠都是清淨一如的，不執外境來黏，不執取八識心田中法塵起夢境。所以到這境界有多難呀！哪一個人真的可以修證到想陰盡？夢想銷滅，這就不是簡單的境界。

祖師大德常常在講的，不要起心動念，或說提起正念。在清醒時可以不起心動念，人在夢中或彌留狀態時，你能不起心動念嗎？所以有時候，修行人對境界很難判斷清楚。

你說：「我睡覺時清清楚楚的，白天也清清楚楚，可以觀照念頭起滅，能觀照、覺知因緣等。」寤夢如一地覺知清楚，問題就在第七識執著第八識法塵境，沒有辦法控制它或脫黏，所以還是有生滅法的現起。這就還有很大的問題，如果到彌留狀態時，心生滅還是止不住，一定還要藉念佛、念咒，要抓一個念來壓抑那個生滅心。第七意識是俱生法執的根本，常被一些因緣

果報的種子所迷惑，如果懂得經典所云以後，有心要出家修行，或者獨居摒棄萬緣，就是要去對治這個妄執心。你能不能修證到第七意識不起妄想，睡眠中也沒有作夢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在白天清清楚楚沒念頭起，晚上也沒有夢現，這樣才是「寤寐恒一」。

「覺明虛靜」是說有一個了了的覺知，對種種因緣很清楚了知。很多氣旺的行者，就可以把本覺跟始覺現象分別清楚，稍為有點分辨力的人就能了知。什麼叫「本覺」？就是我們最根本的佛性空體，能生法起之相體，本就不被污染法所迷。什麼叫「始覺」？就是第七意識執著八識的種子，要開始生起一個法塵時，要應一切緣起的覺知心，行者也依此始覺來修行去除妄習。開始要生起那一個法之時，若沒有一個「始覺」起，就沒有法的生起，故法境無法開始，污染法起不了作用。而本覺的體知，要證到五陰滅盡才能真正顯露出來。此時能夠完全觀到一切法的開始，並覺知有執著心，要生起法相

的根本相。這個本覺不錯失，可以了知法要起之相，但不去應緣，自己可以去轉緣。這種覺知都可以清清楚楚的不迷失，不迷失還不夠，還要虛而應之，是有境不去黏，有境不被它轉，就是虛應。

如果行者始覺起實地應緣的話，就是迷糊了，又被境黏上了，開始執著那個境了。現在你因為睡覺中沒有夢，白天不打妄想，一個了了覺知在，所以你覺明清清楚楚，對人世間的待人接物，種種因緣能夠虛而相應，不是面對境不動，而是我內心對那個境能夠虛靜地面對。虛是不黏，靜是心很安祥，不對那境界執著；這跟「想陰」不一樣，「想陰」一有一點點的風吹草動、有一點點的現象起，它自然的就去相應，現在想陰滅盡時，在夢中、在白天裡，清淨的覺知本性，永遠不會迷糊掉，這才有覺明虛靜的功夫，這種現象要怎麼來說明它的境界呢？

「猶如晴空，無復麁重，前塵影事。」

此時行者之妙覺明心，猶如萬里無雲之晴空，不復有粗重業識法塵影現，亦無有前塵影事，映浮在心頭。若以此覺明觀照器世間時，其中之山河大地，就有如鏡中影像，了了分明，映現在心中。

行者覺明虛靜的境界證到時，可以說：「腦筋裡面空空蕩蕩的，就像晴空萬里一樣，沒有烏雲、沒有白雲，沒障礙在虛空裡面。」我們在實修的階段裡面會說：「我氣不通，頭脹！腦筋轉不起來，心念動不了。」這都是有障礙。如果說「粗重」就是妄想心很重，烏雲、白雲一大堆飄來飄去。如果頭部裡面感覺很重，也許頭腦不清淨，那條經脈不通的話，常常會覺得頭很重，氣上去下不來，明點部位不能通過時，會覺得很悶暗、很不舒服；如果撐開來，腦筋裡面沒有障礙，會覺得空蕩蕩的，頭裡面好像沒有東西，其實

腦細胞還在，腦部清清爽爽的，都沒有一點點的罣礙，好像和外界虛空連在一體，會覺得頭怎麼和外界相通，晴空萬里，沒有障礙、妄想，這也可以說明「色身氣脈通順，無復麁重。」

這時候八識中種子之前塵影事都會現起，很多人禪修過程之間，一定會碰到像演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出來的幻相、念頭，先從最近的，再翻老帳，二、三、四、五十年前，小孩子時的舊帳都翻出來，這是第八識所藏的種子。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塵境，過一段時間會留下影像，我們腦筋儲存影像比較多，尤其第八識心田中，以前所面對的種種事件，或面對色、聲、香、味、觸這些塵境，所留下來的影像都清清楚楚的，在腦筋裡晃盪，這就是阿賴耶識的種子。所以現起歸現起，我們不要執著、不打妄想、不去探究。待這些前塵影事也不再晃動時，才真是達到猶如晴空，了無一物。

「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跡。」

照道理講，想陰盡的人，已經沒有微塵可以蓋住你的自性，也就是你的自性就是像一個大圓鏡子一樣，沒有東西可以蓋住它的功能，掃到那裡就可以看到那裡。我們凡夫是看不清楚，因為鏡子被妄想、習氣蓋住了；禪修者修到這裡，雖還沒有成聲聞、大菩薩、佛的境界，但想陰盡了。想陰盡的行者，大概是四禪或入四空處定境界，所以這時候心地映照到山，山就現起；映照到河，河就現起；當然映照到天宮，天宮就現起；映照到地獄，地獄即現起；想到某人，某人就現在你心湖裡面；想到什麼境況，就現什麼境況在你心湖。所以你用空性、用智慧來觀山河大地，如鏡鑑明，就像用鏡子，來探照山河大地一樣，世間的一切人、事、物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現起，還能鑑別其境，也有時候可以從裡面去讀一些歷史。

譬如說：一件事情的發生，事件本來是過去了，某一點在我們佛性裡面沒有時間、空間之別，只要你映照那一件事，那件事的開始怎麼起？未來怎麼滅？整個過程像演電影一樣，會有程序地現起，這就是佛性，如果沒有胡思妄想的心，應該有這能力觀照，你可以實際的去觀想知與不知的哪件事。

有時我們碰到一些事，如車子被毀壞了，你很在意，這車子怎麼被毀壞了？沒證據！用禪觀去觀，車子是誰靠近？是誰毀壞？那人如何離開？這些疑問都可以去觀照，但照後要無礙，不起善惡心想。如此用心鑑照山河大地，當然也能照見世間的一切事，這就是達到想陰盡、行陰滅時，很多心的靈通妙用會現起，這時候去觀世間山河大地，如鏡鑑明，非常地清楚，而且要能來無所黏，過無蹤跡。

境在你心湖裡面現起時，你能不被境所黏，因為你有覺明虛應的功夫。有境界的凡夫，碰到一個影像還會鑽牛角尖，所現影像如果不好，就現出不

如意的念頭，傷心、錯亂的心；現在你想陰盡了，就有能力虛應面對，所以當然會來無所黏，不管來什麼境，桶底脫落就能來者不黏，通過桶子裡面，自然掉落，不會黏上去，這跟第八藏識種子不同，每件事凡走過必留痕跡不一樣，禪者修證到這境界時，來無所黏，過無蹤跡，不留下絲毫的點點滴滴。這也不是說以後沒有記憶力，阿賴耶識不可能失去其藏性，不會的！這只是它覺明虛應的一種境界而已。而在還沒證到佛性以前，就像我們離諸垢一樣，為了要拋棄一切污垢，所以你的記憶力不好，事情記不起來，在生理上與解脫路上來講，都有它的必然性。現在因為心裡面能不黏，所以鑑照山河大地以外，過了還能不留蹤跡，是謂來無所黏，過無蹤跡。

「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

此時行者之妙覺明心，觀照山河大地時，對一切因緣法，能不執取不憶

想，來時無所黏著，過往即無蹤跡，歷境緣時能虛而受之，照而應之，均是行者妙覺明心之本覺，虛應鑑照諸境之反應，了無一切陳舊習氣來應緣，唯有此一精真，虛明時能了了分明，以應萬種緣。

我們對一切境界以虛明不黏的佛性，以「捨受」心態相應來說明比較恰當，因為感情中沒有憂、喜、苦、樂這些覺受現象，只有一個平等法，能與「捨受」相應，沒有高興、悲傷，反正前四受都沒感覺，有能力不受黏，這樣來面對這個境。照舊用鏡子來照一切外相，有因緣才照，有因緣才應，應是虛應，不是實際相應，因已無有妄習可相應。受是虛受，不是實受，受是捨受，無分別而平等地做到虛受照應。為何能做到虛受照應呢？因為了罔陳習，了卻、出清一切舊習，沒有一點點舊的習氣來應緣了。

為什麼凡夫不能虛受照應？凡夫都是用自己的妄習去相應，結果怎麼樣？該生氣的就生氣，該悲哀的就悲哀，該怎麼樣的就怎麼樣，隨其邪真如

習氣來應緣。現在已經修證到想陰盡，還有沒有這些毛病？應是沒有。所以體性真心顯露時，就沒有這些陳舊的習性毛病相應，而能「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

了無陳習相應，剩下來是唯一的精明真心，此精真者是一覺知心，還有個清清楚楚的覺知在那裡，這個是什麼？就是我們真正清淨的自性，擺脫了一切習氣毛病以外，所留下來的真實自我真心，真正的佛性，有緣自性起法性相應而生法相。所以摒棄了一切習氣以後，我們唯一面對一切境時，可以鑑照清楚的，不迷失掉的，那個就是我們唯一要尋找的精明、真如體，面對這個精靈真如的體性，我們要認識它。

照《金剛經論》言：「自心非生非滅，最聖最靈，遇境似有，境滅還無，令悟自心，常覺不昧，不隨妄想流轉，但依真性主行，名悟心空。」此段經文悟得心空，就能做到「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這時行者應有

斯陀含果之境界，唯行者心地上除先前已斷淫欲心外，尚應斷三結（身見、禁戒取見、疑），薄貪欲、瞋恚、癡等，才能有「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

「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

行者真精妙明了然，熏習妄性不受，至此境界，行者心法生生滅滅之根元—阿賴耶識，從此披開顯露。而此妙覺明心能見於十方世界及十二類眾生時，畢竟完全能道盡十二類眾生之類別。雖尚未能了知所見類別各類眾生，其生命源頭之由來，但已悉知各類眾生共同生命之根本基元—阿賴耶識微細法塵種子。

行者對一個法的生滅現象，生生滅滅的生滅法—動、靜、根、覺、空、

滅等就是眾生生滅法的本質，如果生滅的本質沒有了，一個境界生，一個境界滅，一個分段生，一個分段滅，這些生滅的根本元由，到這時候從此剖開而顯露出來了，即謂「生滅根元，從此披露。」

行陰生滅根元可從兩方面講，一是應緣生法的生滅法起滅現象，另一是心應緣受生、死亡的根本元由現象，此都是八識阿賴耶的所藏種子，就因你妄想盡而開顯出來。

行者此根元現起後，就有能鑑照的功夫，對十方世界能映照，對十方世界十二類眾生能知其本命根由。十方是無限大虛空界，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等謂十方。這裡所說十方十二類眾生，應該還是有其限制，不可能見到阿羅漢、大菩薩所能見的範圍，更不可能看到整個佛陀弘化的華藏三千大千世界，以及各世界含容的十二類眾生。但能見十方眾生之因緣果報，都可以很清楚的映現，可以瞭解每種眾生類別，並知其因緣

根由。

十二類眾生有：有情、無情，共分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等。這十二類眾生都能夠清楚的分辨，哪一類是哪一類？眾生為何會出生做這十二類眾生呢？依《楞嚴經》裡所講，都是情合、情離、想合、想離所造成的結果—卵生（想成因）、胎生（情成因）、濕生（合成因）、化生（離成因）、有色（情合成）、無色（情離成）、有想（想合成）、無想（想離成）、非有色（情離而成）、非無色（情合而離成）、非有想（想離而合成），非無想（想合而離成）。行者可以觀照這十二類眾生，他們本來是什麼類別，哪一世是哪一類別。所以行者阿賴耶中生滅的根源從此披露以後，你就有能力去觀照，見諸十方、十二類眾生，簡單講天眼通、宿命通就現起了，所以說：「見諸十方，十二類眾生，畢殫其類。」

所謂「畢殫其類」，畢者一完全，殫者一盡，其類是那一類都能了知無訛。像那些無色者都沒有色相的話，就只有一個心，有時候很難掌控它們，它們在那裡，你不知道。但是證到此境界的行者，你有能力去觀照到。有色的話，當然可以看到；無形無色的只有心念，像無色界天神之類的一空無邊、識無邊、無所有、非想非非想等，這都是無色界天神，你清淨體性照樣可以觀察到這十二類眾生，把它分門別類，清清楚楚，唯一做不到的境界是什麼呢？

「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為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為，亓陰區宇。」

行者原有前塵影事，融通妄想已除，但心識尚有浮動法塵，有如野馬般亂動飛揚，然心光熠熠明亮，微細妄想漸被清澄擾馴，覺明真心能認知此為

不實的浮根法塵，也能清楚了知此浮根塵來自於第八意識，故知此第八意識是究竟要去理清的主要窠臼。此時行者猶存者乃是行陰微細顯露之根身浮塵，此浮根塵是行者需加以滅除，以達究竟清淨之主要巢穴。未能滅除浮根塵時，此時則名為行陰區宇。

每個眾生本來的行相，為什麼會這樣?會那樣?這是「眾同生基」所化現，每一類眾生都有一個基本相同的本源去出生、去輪迴，此根本元由的本質，就叫做眾同分，也就是我們第八識的本來行相，基本的知道了以後，各個不同的因緣果報，像他會出生做這一類，或出生做那一類，是由於各個的因緣果報不同，才會化成十二類眾生，但還不能夠瞭解這十二類眾生根本受生元由，所以說「雖未通其，各命由緒」，但已能見「見同生基」。

行者本來對於眾生他們輪迴根本的同生本質，雖然不了解，但已能夠瞭解他們同生基元是何者?此受生的同生基元是藏識種子，猶像野馬般的飛騰

狂奔。這裡的野馬不是我們講的一般不能馴服的野馬，而是一種像代表我們輪迴基質的能量，它有一種衝動的力量，要出生做那一類，就有那一類的業力在牽引著，所以說猶如野馬。

「熠熠清擾」者是說，在太陽底下雖然看不到水分，但看得到遠遠的火焰在晃動，你在太陽底下看遠遠的地方，它有一種像水又不像水，像火又不像火，一種有形相的物質在那裡晃動，當你走近的話，又沒有了，像這一類的，有人說：像「陽燄」—太陽底下的一種火焰，你說有，一走前去卻看不到；說沒有，我們用眼睛確實遠遠地可以看到。所以你修到這境界，對十二類眾生各類別當然清楚，但是他本來要出生輪迴的根本，像陽焰的能量、能力等雖還分不清楚，但是你已能看到這一類的同生基元了。

「熠熠清擾，為浮根塵，究竟樞穴。」熠熠是有火亮的樣子，有條不紊地在擾動，這個同生基，它要去受輪迴的此種根本衝力在那裡擾動著，這就

是我們生命的本元—阿賴耶識。雖然此時行者處行陰區宇中，分不清楚這十二類眾生，那一類為什麼會這樣、會那樣?但是可以瞭解他們眾同生基裡的這種能力，在識田裡晃動，一直要依緣去輪迴，要去應緣受生，要去做那一類眾生。行者仔細看起來，此能量就是這些浮根塵，不實際的法塵本無根，只是藏識熏習後所留下來的一種法塵境，其實這浮根塵就是我們究竟輪迴的根本門戶、樞穴。

「此則名為，行陰區宇。」行者修證到此境界時，有能力照見山河大地，十方世界，亦能了知十二類眾生，各類眾生出生為該類眾生的同生基元，但還不知十二類眾生種種因緣果報真實相，此種現象就名為行陰區宇。

（二）破行陰境界

「若此清擾，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

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眾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

「若此清擾，熠熠元性。」

行者只是知道十二類眾生之歸類，這一類歸這一類，那一類歸那一類，這一類有想，那一類無想，這一類是有色，那一類是無色，卵胎或濕化生，行者都可以分清楚，但是叫你進一步的去分析它們，每一類眾生為什麼會變卵胎？變濕生？為什麼變有想？為什麼變無想？它的輪迴根本元由，行者搞不清楚，這要到行陰滅才能清楚。

究竟眾生怎麼來的你不知道，但你知道十二類眾生，那一類歸那一類；到行陰滅盡時，你應該就能清楚眾生各命元由的能力，但現在還做不到，所

以才叫做行陰區宇。這是還沒把行陰搞通、行陰滅掉，一直還落在行陰區宇裡面。

這段也可以瞭解到想陰盡的行者應該是怎麼樣？是有一個清淨的心，鑑照十方虛空、山河大地，甚至於十二類眾生，那一類歸那一類，都能瞭若指掌，只是能見他生命的本來同生基。雖然可以看到他晃動去受命的那種浮根塵動力的影像，但不清楚他到底是什麼原因來造成的。

若此行陰微細之瀑流，被行者清澄擾馴後，將可使其如來本性熠熠明亮，恢復原本之純澄境界，一蹴即能澄清無始劫來熏習之習氣。「清」可以代表我們自體本清淨，「擾」是浮根塵不清淨的一面，在一個清淨跟還沒有擾順的浮根塵自性中，自性微微的能夠顯露出來，元性顯露就有無量光明現起，這原始自性心光，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存在的。「熠」是代表心的發光，自性能進入清淨，就能熠熠發光，恢復原來自性光明的元性。

「性入元澄，一澄元習。」

如果行者自性進入原先本自清淨的一面時，只要心一清淨，本來熏習微細的習氣，就像水中波瀾會破滅掉，這是互動的現象。自性因未入原有的清澄，只因被微習所蒙蔽，微習一去，清淨自性自然顯露。自性一清淨，原來所具有的習氣自然就消失無蹤。

行者在無數的修證歲月中，努力以赴地去除妄習、妄執性，讓邪真如不起作用，讓自性真如隨緣應化而能無黏著。如此行者性入原來清澄的本來面目時，自性一清澄不黏，則無始無明的元習即滅卻，所以說性入元澄，一澄元習。

「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

原本習氣一澄淨，則行陰廣大深遠磅礴的細流，將化為清澄無波之水，有如大瀾化成微波，終被消滅後，所得之清澄靜水，此時行者已無微細浮塵細流，此則名為行陰盡。

我們常說：「行陰微細」，此微細相中似水漾有種波瀾，只要有波瀾，我們心就不清淨，也就形成不了鏡子，照不了十方界，也照不到十二類眾生之生命本元。只要有一點點習氣存在，我們心就會有波瀾應緣而起，所以性入清淨時，這些波瀾就會滅，就會化為澄水、清淨的水，且此水是靜止的水。

這時候行者的境界，叫做「行陰盡」，但還有一點點的浮根塵或微習存在了。若無微細習氣當在金剛如來地三地以上，二地如來還有，三地以上就會滅此微習。在阿羅漢、八地菩薩，也都是還有微細習氣。真正性入元澄，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到這時才能稱為行陰盡。

有人云未得菩薩八地不動地是行陰區宇中，得菩薩八地是破行陰竟，此

八地菩薩在定力上相等於阿羅漢，在慧力上勝於得阿羅漢位行者，此時行者應有能力洞見一個大千世界及其眾生八萬劫內外之因緣果報。

「是人則能，趣眾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

行陰滅盡時，行者已洞徹瞭解十二類眾生，輪迴生命之元由，故是人已能超越了眾生濁，不再受眾生顛倒因所擾而受生。觀其行陰區宇之元由，仍是以微細不易了知之幽隱妄想，為其作用之根本。

行陰盡的人才真正脫離了眾生濁，煩惱濁在想陰滅時已去除；想陰滅時斷煩惱濁，行陰滅的話，就超越了眾生濁，就是沒有眾生顛倒因，不會再感召眾生諸因緣。

為什麼想陰盡了，行陰不能盡呢？因此行者還有幽隱妄想存在，想陰盡

的行者，雖說它沒粗的妄想之相，但是它還是有非常幽細的融通妄想相，行陰妄想不像想陰那麼地粗。行陰的「幽」是暗暗的微細無明，清楚又不是很清楚叫做「幽隱」，所以幽隱是說似可察覺到，又好像察覺不到的微細幽隱妄想，這種類別的妄想，為我們心執著的本來所依。偏偏幽隱微細妄想相就是眾生業緣互相牽引的一種現象，融通妄想不除者，當然就見不到此幽隱妄想，要知眾生輪迴之元由，當然是無所知也。

想陰盡但還在行陰區宇狀態下，行者粗的妄想沒有了，但是微細難察覺的幽隱妄想，還是行陰所具有的心相，這就是他處在行陰區宇的本來因緣。若行陰盡的境界，應沒有微細、極微細的妄想，就是第七識不再執取第八識的法塵，法的執著這時候才會滅，俱生法執滅的話，才能超越命濁，也能與眾生因緣脫勾時，才能真正脫離三界，所以那時才能叫做識陰盡行者。

第二節　行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前言

一個已破色身（心眼已全開）想陰盡之行者，已修證到菩薩七地遠行地位階，從開悟後經受陰、想陰魔相等的修證，關關驚險地度過，更已能證得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待進入八地菩薩不動地之修證。此時行者平時已能無夢無異想，也就是清醒或睡眠中都無心念浮起，但僅有一覺明之空真如體，呈現著虛凝止靜不移之境況中。若以腦筋中的情況來說，頭腦中空空曠曠，空如晴空一樣，毫無一雲彩於天空中，所以就沒有麁重的感覺，也不會有以前的浮根塵再現於心地中，更不會有無始劫以來的影像事端出現於心

中。

此時行者因心已有相當程度的清淨故，所以能像一面鏡子觀照各世間之山河大地，有如明鏡鑑照一樣地清楚。但行者因心淨不黏故，能來無所黏，過無蹤跡，主要是餘習已盡，能虛受照應各個因緣，沒有剩餘的習氣與之相應，唯存留一精真佛性。

此時行者應能鑑照到業緣生滅法之根元，從八識中起現行的念頭，可由第七意識了知、解讀，此時行者應可了知七、八識之間的運作過程，才知道七識妄執八識根本的元由，就是我們眾生輪迴生滅法的根由。行者進一步修證中，則能使真如自性完全披露，能見諸十方世界以及其十二類有情、無情眾生之生命本元類別，簡而言之，行者修至此境界，應有宿命通現起。但此時行者唯一未能搞清楚的，是各個眾生其生命由緒是什麼？僅能見各眾生之輪迴的同生基元，此基元猶如野馬似地，熠熠清擾不止，這就是潛在輪迴根

本的浮根塵，也就是眾生輪迴的究竟樞紐窟穴。此時行者雖有宿命通現起，因不明各個眾生之生命元由，因那是屬於識陰區宇範圍，未能進入識心的認知前，不能全知其貌。

此時想陰盡行者起宿命通後，因所知所見受其智慧限制，就會產生種種錯誤的認知，此等境況若執取不放，則會有行陰十種魔相發起，墮入外道之見，使行者迷失菩提自性。下面是世尊提出行者修到行陰區宇中，可能出現的十種魔相之實例。

二、行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本末無因相

1、經文

「阿難當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類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窮生類本。於本類中，生元露者，觀波幽清，圓擾動元，於圓元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二無因論。一者是人，見本無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機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

所有衆生，業流灣環，死此生波，秖見衆生，輪迴其處。八萬劫外，冥無所觀，便作是解，此等世間，十方衆生，八萬劫來，無因自有。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二者是人，見末無因。何以故？是人於生，既見其根，知人生人，悟鳥生鳥，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天本竪，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渾改移。今盡此形，亦渾如是，而我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當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無因。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一外道，立無因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當知色陰魔相中，世尊講此時行者修三摩提（正定）及奢摩他（觀照），所以色陰魔相中行者主要在以止與觀修行。行者心眼一開，或破色身開悟後進入心覺知的「覺」結使中，除在受陰區宇中對治心覺知眾生心而起的受陰感情的覺受外；行者一入想陰區宇中，受陰虛凝後，自性圓定發明，在三摩地中，尚能體知心的一切功能。

行者在想陰滅後得正知見後，處於奢摩他寂靜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修到這裡的行陰區宇，都是代表對某種階段的境界，有些錯誤認知，不是不好，若能知之，即能避免並予修正，若因此錯誤認知，將導致你走入世間天界或仙道中，而不能證得無上菩提。

修行到想陰盡時，有能力知法的真實，不會再被想陰十類魔眾所擾時，始能用心來觀想阿賴耶識中，自己與眾生間的業流牽引之本來行相。這是一個行者在真正修行過程中的分水嶺，也就是說行者已有智慧與定力，不受魔擾時才可來賞玩此心識業流。但行者還是要小心為是，不要在觀照中有所見而偏執，因未成菩提道前，行者所知、所見，還是受到智慧及心用的限制，不能全見一切世間相之真實，故不要落入偏見或以局部觀成全部，大言不慚的說就是這樣子的。

行陰魔相中世尊所提第一個偏見是說本末無因相，當行者融通妄想剛去除，知見、智慧尚不足，以其有限智慧，僅能觀照到某些眾生之因緣果報時，卻執著無因自有，或見眾生相無所變遷，而說成末無因，如此則亡正徧知，墮落外道知見，迷惑菩提自性，淪為外道知見，是名為第一外道：立無因論。

（2）經文解釋

◎ 入二無因論元由

「阿難當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

阿難！你當要知道，一行者在經過色、受、想諸魔相的修證後，能以般若波羅蜜多的智慧去觀色、受、想陰諸魔相等種種境界，行者因能不去執著它，故已得正知正見，已知凡所有相都是虛幻不可得。

前色、受、想陰魔相中，行者都以「三摩地」正定對一切境，不去用心也能不執取一切境。現在行者以「奢摩他」寂靜地能觀一切內流、外境，所以心澄即能用心來觀照。行者心清淨以後沒有妄想，不妄想仍有一個了了知覺，可以觀照，一入觀就有很多現象會出來；行者在不觀時，此了了覺知也自然存在，為什麼？你已經有一個明明朗朗的鏡子般可以鑑照，你想照就可照得。

所以修證到想陰盡的行者，已經有正知見，有這正知、正定就能在定中，觀眾生種種的因緣果報。

「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類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窮生類本。」

世尊說：「阿難！你應該知道，修行的人一得正知正見後，於奢摩他禪觀中，此善男子凝固正心，明此真心不昧，故想陰中十類天魔等，已不得其便。此時行者才可以精深廣研此真心，以此真心探討眾生各類本元之真實相。」

行者心能凝固在正心正知見時，心始能有光明不隨境轉，也能見境不起妄想心。如果行者的心不凝就會隨所見境而轉，心常常在動，妄想就起，大的妄想沒有，小的幽隱的妄想是有，但可以把它凝固，不隨境轉。

「凝明」是心清淨發光了，「正心」是真正本來的妙明覺性，能夠顯現出來，有正知正見不隨境轉，所以不起妄想。那時受陰魔相離得更遠，想陰魔相中的胡思亂想都沒有了，也不去貪求想心的特殊功用，這心為什麼可以這樣、那樣，不再去研究、去探究它了。行者都沒有這些心態時，為什麼在想陰魔相中，仍有十種魔相可能發生？都是被魔間接的迷惑了，為的都是喜愛神通？那就是行者太喜歡去探究自心會怎麼樣，…，所以才會被魔趁虛而迷惑。

現在，行者凝固真心讓它發明，讓它真正的能坦蕩蕩，沒有罣礙，這時想陰魔相裡講的十類天魔與魑魅、魍魎之類的，對你來講都能不得其便。不管直接、間接的都能夠不受其左右，這時你「方得精研」此心，這句經文很重要。以前遇有妄想時，你隨便起心動念就被天魔探知，你有什麼意圖？希望搞些什麼？他都知道，他會透過第三者來迷惑你，現在你的心凝固了、堅

定了，心發明後也可以說妄想沒有了，定慧等持。我們說「有定無慧」，有時候有些境界要用般若慧來化解它，世間禪行者光在那裡入定沒有用，因一出定又迷糊了；「有慧無定」，心覺知某些事後，自心又是亂七八糟的，很容易被境界來擾亂你的心。你如果有智慧，可用般若智慧來化解一切境，來產生般若定，這就是定慧能夠相等的真實法。

能定慧等持者，就不大可能被天魔趁虛擾亂，所以天魔不論正面的來也好，迂迴的來也好，都動不了你的話，你才是做到心能坦蕩蕩，才能了解修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情！事情看多的話，自然膽子就大了，那一個是真的？那一個是虛的、假的？都可以分辨清楚。這樣的話，行者才能在這個時候，研究你的心。為什麼在想陰魔相時不行？因為你心地這面鏡子，還沒有辦法清淨，還有妄想蓋住了你這面鏡子，所以你看不清楚真實的境界，很容易著魔而迷失了。

如果哪個人在你面前秀什麼神通的話，你就要懷疑這是他的能力嗎？還是著魔了呢？或魑魅、魍魎附他身了嗎？你要抱著懷疑的心，就不會真的跟隨著他。沒有智慧的人，就不是這樣，會著迷於他的鬼神力異能。這魔著之人顯現一些可以觀宿命或什麼的，這些其實都是真真假假，誰知道他上一世是什麼？很難講，他就是有這個能力，也不是真的宿命通。證到行陰盡的人，他對十二類眾生的元由清楚之外，也能清楚知道眾生個別因果關係，而且要能通達八萬劫（一兆三千四百四十億年間）以內的因緣果報，這才是宿命通的現象，若他能清楚了，這是已達沒有幽隱、細微的妄想時才能做到的。

現在行者度過了想陰魔相以後，有凝明正心，這堅固的心不被一切障礙迷惑，十類天魔等沒辦法得其便，這個時候行者方得精研此心，你才可以精確的來用心研究，這個佛性它可以現起何種真實的功用？有什麼神通妙用？你可研究什麼？窮生類本，所有的生命，各類個別的，本來是什麼樣子的，

你可以去研究它，研究來、研究去，怎麼樣了呢？

「於本類中，生元露者，觀波幽清，圓擾動元。」

行者能舉一本類眾生例子來觀研中，其生命的元由顯露出來時，你可以看它有如浮根塵一樣的幽隱清輕相，此種浮根塵在想陰魔相中，還不是很清楚的。「圓」是我們清淨的體，清淨的體可以說是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的自性，自性裡面還有很多種子，因緣果報元由的浮根塵在裡面擾動，這些都是眾生生命的元由。

行者在不胡思亂想起念時，或在心打開後，產生八識種種浮根塵都滅去後，心澄淨後始能來觀眾生生命之元由，包括自己與眾生間的因緣牽扯關係，一樣都能在此行陰中觀照到。所以行者要有宿命通，一定要證到行陰盡後始能發起，若色、受、想陰魔相不去，堅固、虛明、融通等妄想不去，說什麼

有宿命通，一定是鬼神通，著魑魅、魍魎、天魔之類了。

「於圓元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二無因論。」

行者於圓明性觀一切眾生生命元由時，或說以圓成實相的佛性，來觀眾生清楚的生命因緣本元中，觀來、觀去時，突然依所觀境相而起計度者，在自性與生命元由之間，你看這一類眾生，往前推八萬劫之起點開始，往後推八萬劫後結尾，在此段時間之前或之後，均無所知、無所見，因看不到以前最原始的因，也見不到往後因緣果報的現象，所以在圓明鏡照中，觀諸眾生元由起計度者，來推測計度、推量思考，這個時候因知見不足，這個人一定會墜入二無因論。

於十二類眾生中，各於本類之生命因緣元由顯露而出，行者此時應能用其大圓鏡智觀見彼等幽深但很清晰，周全遍圓的浮根塵擾動之本元。此時行

者觀此等動元時，於周遍觀見眾生一切因因緣緣後，開始起推測計度，卻因慧力所限，而墜入兩種無因論中，此是外道或佛教行者，證到想陰盡時，將起宿命通時所會發起的二無因知見，即本末無因知見。

為什麼會產生本末無因呢？因為只瞭解十二類眾生的這一類是這一類、那一類是那一類，不瞭解它的本命元由，觀不到本命元由，故有此二無因相。如果以阿羅漢境界或外道世間四禪定行者，現起五神通時，其宿命通即侷限在八萬劫內，他不能了解八萬劫以前的因是什麼？因智慧力不足，故看不到。八萬劫以後是怎麼樣？也看不到，因他的智慧只能觀到八萬劫以內的因緣諸事，之後此眾生會出生做什麼，他無所知見，所以會變成無因無末的因果偏論。

佛陀的智慧能觀到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等十二類眾生之生命元由。但行

陰區宇行者到底能觀什麼呢？只能觀到十二類眾生原本是這樣子、那樣子。前面講過，十二類眾生的成因，離不開情、想、合、離等因緣四相。卵生者是想而生，胎生者因情而有，濕生者以合而感生，化生者以離而應生。有色者是情而合，是休咎精明；無色者是情而離，是空散銷沉；有想者是想而合，是鬼神精靈；無想者是想而離，是土木金石。非有色者是情離而合，是水母等類；非無色者是情合而離，是咒詛厭惡生；非有想者是想離而合，是蒲蘆等；非無想者是想合而離，是土梟破鏡鳥等。

當十二類眾生在八萬劫之外依緣生時，行者觀不見其因緣本來，怎麼來受生的，他看不到，所以就會下定論說成「本無因」論。八萬劫後的十二類眾生會怎麼樣，也看不清楚，所以就下定論說成「末無因」論，外道及未成菩提的行者撥無因果是這樣來的。如果修行者沒有靈通，倒還無所謂，但當他的靈通力有限，觀不到天壽大於八萬劫的天神因果，這些人就要撥無因無

末之論說。像空無邊處天神有兩萬大劫壽命，也是處在這行陰區宇裡面，觀兩萬大劫以內，之前他的因果行者看不到，之後他的因果行者也看不到，所以此行者就會撥無因果論。識無邊處的天神，壽命四萬大劫，行者也一樣是在行陰區宇中，他們看不到十二類眾生因緣果報真實，還沒能完全了知，有幾類眾生或許能看出來，但怎麼來的，他不知道，八萬劫以後，要怎麼樣，也看不到，所以變成無因無果偏論。

證得無所有處的天神，有六萬大劫的壽命，若修證到非想非非想處定時，壽命就有八萬大劫，這一類的修行者是無色界的天神，若是外道或者是修佛法的人，在行陰區宇中，他碰到這個現象很容易去撥無因果，就是因知見不夠，才會說本末無因相。我們瞭解了他們為什麼會撥無因果的原因，我們雖證不到這裡，但世尊告訴我們，若有人證到這裡時，不要犯了這種不正確的知見。

因為剛開始時，禪觀受智慧的限制，只能觀在局部範圍裡面，所以看到他輪迴根本的阿賴耶補特伽羅（中陰、中有身），以及他一切業緣的種子在那裡竄動，就分析這個因，但不知道是怎麼來的，所以下定論是「無因」。最後看到是他的也許那一世，經過了八萬劫後，這一生是濕生，再下去是什麼?沒有了，到這裡為止，沒有了，就說是無末。所以他會推計兩種無因無末論，這是智慧限制範圍裡面的兩種無因無末論。

◎ 本無因相偏見元由之說明

「一者是人，見本無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機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所有衆生，業流灣環，死此生彼，秖見衆生，輪迴其處。八萬劫外，冥無所觀，

便作是解，此等世間，十方衆生，八萬劫來，無因自有。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

「一者是人，見本無因。」

第一，這個人既然獲得眾生之輪迴生命機元，係依其眼根見性真如而起用觀見，非依佛性見性真如而見，故不是大圓鏡智，因此會產生見本無因相。因眼根見性具有八百功德（三分缺其一，故不圓全），只能見八萬劫內所有眾生業流。在觀眾生的業流中，眾生於十二類中，死於此，生於彼，只見眾生輪迴於此段時間中。八萬劫以外，他的眼根見性無法觀到十二類眾生什麼時候開始，這類眾生怎麼開始的，沒有其因，你看到時，他已經是卵生了，而卵生以前是怎麼樣？看不到，就很大膽的說沒有其因，反正你看到的就是這樣子，所以會說見本無因。

「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機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所有衆生，業流灣環，死此生彼，秖見衆生，輪迴其處。」

雖然這個人自認為已經能觀到一類眾生的生命元由，且能夠完全掌握此生機。但他是用什麼看呢？是用他的眼根見性真如來觀，眼根真如的靈通力只具有八百功德，為什麼只八百功德呢？三分有其二的功德，缺一分就是眼睛看不到後面，前面可以看，側面可以看，後面就看不到，有此缺失就屬不圓通。而圓通者應該具足一千兩百功德，眼根只有八百功德而已。《楞嚴經》講圓通法門時，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一、三、五為不圓通法門。

耳根圓通：哪一方面來的聲音我聽不到呢？只要它發聲，不管由哪一面

來的，最後一定接觸到我的耳膜、耳鼓、半規管、耳蝸等聽覺器官，然後一定會聽到聲音，所以四面十方來的聲音都可以聽到，耳根圓通就是這麼來的。

舌根圓通：舌頭如果東西不吃到嘴裡去，它接觸不到，應該是有死角，故只有八百功德，那為什麼叫圓通呢？舌根圓通不是在說吃東西的，所謂舌根圓通它是在藉舌根講經說法，說法可以證得佛理圓通。如果舌頭把它當成工具用的話，它跟身體一樣，食物的酸甜苦辣，一接觸時我就知道，不接觸就不知道，用這樣來修的話也是不圓通的法門。但它唯一圓通的是：講經說法來渡化眾生。行者慢慢在講之間，義理搞通了，也就了悟了，喔！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故舌根圓通重在講經說法。

意根圓通：心起心滅覺知清清楚楚，不會有死角，念起即覺，念滅即無。故用意根來禪修或念佛，都能速得成就，所以說意根為圓通法門，因各階層行者用它來修能速得成就。

其實修行人有上等智慧的話，圓通、不圓通的法門，對他來說都沒有關係，因為他有智慧，用各種法門都能成就。所以圓通法門是普被上、中、下根基者，不同程度的人修這個法門，都可以開悟的，就叫做圓通法門；不是說圓通法門就好，不是！圓通法門就是笨笨的來修也不會出差錯，一定有所進步。不圓通的法門，要比較有智慧的人來修，照樣可以獲得開悟。不是說不圓通就不好，廿五位菩薩六根、六塵、六識加七大等二十五種法門，每個法門都可以成就，只是看你智慧夠不夠，圓通、不圓通沒關係，智慧不足就選用圓通法門，如耳根、意根圓通法門。

很多人對於耳根圓通的觀音法門，不能體會其真實修行法要，更有外道誤解觀音法門，說觀音法門即在觀什麼腦中聲音，我已在《打坐入門》一書中，說明了觀世音菩薩闡述觀音法門的修證過程，做了較有層次地說明，也將其要用的聲音與修證過程之間的現象與境界都做了說明，有興趣者可以向

「法爾禪修中心」請到這本結緣書來看，在此不再贅述。

講到這個行者修證到想陰盡了，已經凝明正心了，不受魔來得其便時，就開始用這個心來鑽研了，研究自性到底怎麼樣？限於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所有眾生，處在一切業流之中，隨業流灣環生死流轉於六道中。業是怎麼來，一個種子成一業，一個業接一個業就成業流，怎麼轉變？如果是這一類轉變到那一類，那一類轉變到另一類，彎來彎去，循來環去，這就叫做「業流灣環」。此眾生在六道中生此死彼，死彼生此，輪迴在六道中。業流灣環十二類，眾生就在裡面流轉，修至此境界的行者可以去觀到眾生的八萬劫中一切生命現象，死此生彼等輪迴的事實。

不是說眾生生於這一類，就是永遠都是生於這一類。以前釋迦牟尼佛舉一個例子說：「一個某世出家為比丘尼的人，她為什麼在世尊成佛時的那一世會墮落成廁所裡面的蛆蟲呢？」真是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一小劫是

一千六百八十萬年，那萬劫不復就是說時間很長，你一迷失掉了人身，死後可能又換另一個跑道，今生做人，下一世卻做蛆蟲，其生命是無限地在蛆蟲類中。

那位比丘尼因貪心不滅，她是寺廟裡的當家，有權分派供養東西給寺眾，但只要有她喜愛吃的東西，她就會自己藏起來，不拿出來分享給大眾。有一天，有幾位修行者來掛單，掛單時要吃飯、受供養。此當家她捨不得把好吃的東西拿出來供養這些人，但來掛單的這些人都是臥虎藏龍的修行人，各具有神通異能，知道她藏有美食，就故意點破她，為何不把好東西拿出來給我們吃呢？此比丘尼被點破後，惱羞成怒，貪心不滅外又加瞋心起，就口不擇言地說：「你們想吃就去吃廁所裡的那些東西吧！」廁所裡有什麼東西呢？當然是蛆蟲之類。此比丘尼這樣不經意的一句話，她的下一世果報就是去做蛆蟲。她為什麼會先受這樣的果報？世尊云：斷一瞋，許汝證得須陀洹果，

得須陀洹果者就不會墮三惡道，就是天上、人間還要來回七次，才能證得阿羅漢果。因此比丘尼瞋心未除，雖出家有功德，但一入滅後先受此報。

世尊有宿命明（其範圍不只是八萬劫內，而是無始無終的時空），有一次如廁時，祂看到裡面糞坑裡有隻蛆蟲，以前曾是出家的比丘尼，現在出生做一隻蛆蟲，世尊祂因此感傷而流淚了。弟子看到世尊落淚，就問明原因，世尊就講了這段因緣果報的事實給他們聽。當然，這位比丘尼出家是有其功德，轉來轉去到那一世時，果報完時才會再碰到另一尊佛，繼續她的修行路。因果一件一件很清楚的，律律不爽，出家的善因是有，以後還會有善報。但隨便講一句瞋心的話就先受報，何況她又是對有成就的修行人講的，所以馬上由人身轉化到濕生道裡去。

「八萬劫外，冥無所觀，便作是解，此等世間，十方衆生，

八萬劫來，無因自有。」

此行者能力僅能觀八萬劫中眾生輪迴事，眾生這段生了，過段時間死了，死了又在這裡生了，只見眾生輪迴其處。但對於八萬劫外的輪迴事端，冥然都無所觀。他所看到的是八萬劫裡所有眾生，這樣生來、那樣死去，…，八萬劫以外，就觀不出來了，然後他就下定論說，眾生是本無因而有。此行者自以為了不得了，佛大概也是這樣子吧！我可以觀這樣，大概已經成佛了。阿羅漢及四禪天外道行者的境界就像這樣，八萬劫以內的（一兆三千四百四十億年前後），他都可以觀察到各類眾生因緣果報之事實。

再另舉一個例子：世尊有一天剛好出去時，來了一位年紀很大的老人，說要來出家修行，留下看守的弟子已證到阿羅漢果了，於是就用神通一觀，你這個傢伙從來沒有做一件具出家的善因緣或功德，憑什麼能出家！於是就自作主張地回絕他，就說：「你沒有福德因緣出家，因為你從來沒做過一件

值得出家的好事，所以你回去吧！不必等世尊回來了！」

這位老者很傷心，一邊往回走，一邊傷心不已，哭哭啼啼，走到半路上，剛好碰到世尊回程，世尊就問：「你為什麼哭得那麼傷心呢？」老者回答：「我本來想出家，但留守的那位大德說我沒有因緣福德出家。」世尊說：「你哪裡沒有因緣福德出家？我收你做徒弟！你跟我回去。」回去之後，世尊就幫他落髮，收他為徒弟。但這位證到阿羅漢果的弟子很疑惑，就對世尊說：「世尊！他根本沒有福德出家，你為什麼要接受他出家呢？」世尊就訓誡他：「你的神通智慧，只能觀到八萬劫以內的眾生因緣，你說他沒有做過好事，八萬劫外的事你看不到，我講一個他能出家的善因緣給你聽。」

世尊就說：「他做過一件足以出家的善因，在八萬劫以外的時空裡，他出生做人時，有一天他走在森林裡面，有一頭兇猛的老虎追趕著他，他很緊張的快跑，跑到一棵樹前，就很快的爬上樹去，那老虎不會爬樹，就在樹底

下一直吼叫，當他往樹上爬的當下，很緊張又虔誠地念了一句佛號『南無佛』。人在生命緊要關頭，當然念佛是很虔誠的、殷切地、沒有雜念的念出一句佛號來，就憑這句『南無佛』佛號，他就可以出家了。」

說到念佛，如果念佛念得不真切，就沒有很大的功德，若很虔誠、很真切的念，那功德是無量的，憑念一句「阿彌陀佛」就可以出家了，這就表示我們誠心正意念佛號的話，其功德是無量的。

此世尊的弟子決定這事情，雖不是在撥無因果，但此人的出家因緣怎麼來？他看不到，我們也看不到，但我們經典看多了，就知道他是犯了什麼毛病，他的智慧只能觀到八萬劫裡面眾生的生命元由，眾生在此段時間的業流灣環。那八萬劫以外的因果呢？真是冥無所觀，因太遙遠又幽暗，看不清楚那果報的真實。

此等行者就隨意下定論說，在這個宇宙間所有十方、十二類眾生，從八

萬劫以前，不知其來出生之因，怎麼冒出來的，他不知道，但就說他們本來無因就已經自然有了，自然生成了，這是無因而有的偏見。

「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

行者以有限的智慧就這樣去推測、度量，以自己想當然耳的想法，認為看不到的，就順理成章地說沒有因緣之起源，所以當然下定論，就說無因自有，「撥無因果」是這麼認知不清而來的。行者因智慧受限，把正的知見誤解了，而去執著偏見。行者智慧不足時，所看到的局部就當做自己「知見」，這樣會墮落到外道種性，外道的看法，就是這樣子來的。

外道行者也沒有證到像諸佛、菩薩的那種境界，他們最多也只能看到八萬劫內眾生因緣，就亂撥無因果。這樣會迷惑我們的菩提自性，本來還有另一段要突破的，行者誤以為修到這樣就差不多了，沒什麼可學的了，所以就

不再繼續去追求菩提心的本來面目，而所執的偏見也會迷惑菩提自性。

在這裡沒有講因迷惑菩提性而淪墜，但前面受、想陰幾個魔相所講的，如果受了迷惑後就會淪墜，如受陰魔相還要墮到地獄去。在這裡行陰區宇中，只是你沒有辦法開拓出真正的菩提心，迷惑了菩提性，所以證到了這個境界就以為很不錯了，不知沒有正知見的話，就會撥無因果，這是第一個無因偏見—「本無因」。

◎ 末無因相偏見元由之說明

「二者是人，見末無因。何以故？是人於生，既見其根，知人生人，悟鳥生鳥，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今盡此形，亦復如是。而我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當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無因。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一外道，立無因論。」

「二者是人，見末無因。」

第二種偏見在於末無因論，就是行者觀八萬劫後的眾生，將出生六道何處中無所知，因此時間後這段因緣果報看不到，以為八萬劫中的生此死彼以後，八萬劫外什麼再也沒有了，認為最後一世中死了後，大概就沒有了。前面講八萬劫前之「因」怎麼來的不知道，在此講八萬劫死後去哪裡，也看不到，所以就說末無因論。

行者修證到想陰盡時，他就能夠觀到十二類眾生是屬於那一類，因為侷限在他的智慧只能觀察到八萬劫以內的事物，所以看到的都是沒有一個起因，只是十二類之所以成為十二類的元由，個別的沒有辦法了知它的因果報應來源，所以他就說本無因。現在講到「末無因」，在八萬劫之前他不能觀到，八萬劫後也不能再繼續觀到眾生有何變遷。所以這十二類眾生，來時不知道有什麼因，因此說「本無因」；到最後，從八萬劫以來無有改變，所以說為「末無因」。

「何以故？是人於生，既見其根，知人生人，悟鳥生鳥，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此行者以眼根八百功德，既然見各類眾生無因自有之根本，從他能夠觀

照之間，知道人出生為人，也知道鳥轉生為鳥，烏鴉從久遠以來是黑色的，鵠從久遠以來是白色的，他觀照到時已經就是這個樣子了。此等行者實不知烏鴉何以為黑，鵠者本來就是白色的，所以他從來不知道何種鳥類八萬劫前之形成因緣。以十二類眾生出生本生之因緣來說，在《楞嚴經》裡講：如果你心性飄浮不定，心善於往上飄升的話，這一類大部份是出生做鳥類，因鳥能往上飛。

但是修證到想陰盡的行者，處行陰區宇中，本身還沒有辦法觀到這個因，卻能用諸根來觀照諸眾生，了解目前因緣果報的情形，他也只能觀察到人本來是站著走路的，天神也是一樣直立而行，所以說「人天本豎」，意指凡人跟天神本來是直立而行的。「畜生本橫」，畜生是呈現爬行的樣子，他能夠觀照到的境界，只能了解到畜生行走的樣子。而此等鳥類，其色白非因加以洗濯而呈現白色，其身黑色也非因加以染色而造成黑身，就是以其神通力能

觀到時，白色的就已是白色，黑色就已是黑色，但為何是白、是黑，他並無智慧與神通力去知道。

「今盡此形，亦復如是。」

行者以所知之見，以他有生之年之修證，用他的靈通力觀照時，只能了解這些現象都已是如此存在了，在這八萬劫之間，從來都離不開本相。因而造成他的錯誤的觀念，以為十二類眾生在觀照時，已經都是這樣存在了，所以認為是「本無因」。

經過他這麼觀照，在八萬劫之間，錯誤地認知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人是直立的，是用立走的；畜生是用橫行的，是用爬的。在這之間是無復有改移，從來就沒有更改過這個樣子。今生盡此形，盡未來際，亦復如是，所有的一切眾生大概也如此罷！十二類眾生的形狀、因緣，他認為都是這樣子，

終有「末無因」之知見。這種無因自然而有的人、鳥、眾生之現象，以他八萬劫能觀照的知見中，缺乏娑婆世界眾生階段性的滅絕，滅絕後的再生，其形象、種類當有不同，故會有轉移變遷，此種現象只有佛的智慧始能無窮盡的觀之、知之，其他聖人如聲聞、辟支佛或世間禪行者怎能知悉。

「而我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當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無因。」

行者又自肯定說，我本來就不見有菩提，用我智慧觀照，從八萬劫以來就沒有看見什麼菩提，哪裡有什麼菩提道可以成就？更無所謂菩薩成就菩提事，所以未來也無所謂的菩薩道可成就。當然，菩薩依願力在六道中輪迴，時間久遠，此等行者觀照卻不能知。佛或菩薩所弘化的時空都跨越過八萬劫之外，當然他是無所知見的。因此此行者依所觀照者，而說當知今日一切物

象皆本無因自有，所以他才會下一個結論，一切事事物物本來沒有一個起因，盡未來際亦會像這樣，故說末亦無因。

這一段講兩種無因及撥無因果，因為這一類行者，其神通力只能觀照到八萬劫內的事物，所以那個開始的因，以及那個結束的「因」都無所見，故說皆無因，但其實是他沒辦法觀照到世界至劫末時的毀滅現象。

「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一外道，立無因論。」

此行者由此所見以計度、推測後，妄下這種錯誤的見解，亡失了一切正遍知而墜落於外道知見，這樣子當然會迷惑菩提性。因為上面這兩種推計，枉失了正知見，不能全見一切世間相，這就是第一種外道的見解，立無因論。

因為所有的外道修證到四禪天時，最高的境界也是八萬劫的觀察智慧。

修佛法的人證到這境界，事物、壽命等跟外道見解一樣，若也犯了同樣毛病的話，就會枉失了正知見，也是會墜落到外道之類，會迷惑我們的菩提性。因為行者至此的菩提性，到底還沒完全開發出來，到色、受、想、行、識等五陰滅盡時才會現出菩提。色、受、想、行、識，過這五關，斬六將，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雖然行者能超越色陰、受陰、想陰魔相，且心不亂起妄想，但研究自己神通妙用時，卻侷限在有限的智慧能力之中，僅看到八萬劫之內眾生無因無末，就認定說是本末無因，這真是迷失菩提自性，是則名為第一外道知見。

（二）四偏常相

1、經文

「阿難！是三摩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圓常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偏常論。一者是人，窮心境性，二處無因。修習能知，二萬劫中，十方衆生，所有生滅，咸皆循環，不曾散失，計以爲常。二者是人，窮四大元，四性常住。修習能知，四萬劫中，十方衆生，所有生滅，咸皆體恒，

不曾散失，計以為常。三者是人，窮盡六根，末那執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性常恒故。修習能知，八萬劫中，一切衆生，循環不失，本來常住。窮不失性，計以為常。四者是人，既盡想元，生理更無，流止運轉，生滅想心，今已永滅。理中自然，成不生滅。因心所度，計以為常。由此計常，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二外道，立圓常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經色、受、想陰魔相後，得正知見處於奢摩他寂靜中，能凝明正心，修到這裡的行陰區宇，都是代表某種階段的境界。但行者還是要小心為是，不要在觀照中有所見而偏執，因未成佛前，行者所知、所見，還是受到心性、四大種性、六根性等心用的限制，以及想元智慧心用限制，不能全見一切世間相之真實，故不要落入偏見或以局部觀成全部，大言不慚的說就是這樣子的現象。此時行者有些錯誤認知，只要知道是錯誤的，就要從知見上改正，不然就會導致你不能證得出到菩提、無上如來菩提，而走入世間天界或仙道中去了。

行陰魔相中，外道修證到四禪天時，最高的境界也是八萬劫內的觀察智慧。修佛法的人證到這境界，事物、壽命等跟外道見解一樣，若也犯了同樣毛病的話，就會枉失了正知見，也是會墜落到外道之類，會迷惑我們的菩提性。雖然行者能超越色陰、受陰、想陰魔相後研究自己神通妙用時，卻侷限

在有限的心性真如、四大真如、六根真如等觀照能力中。行者僅能觀照二萬到八萬劫內眾生界現象之心感果報能力，卻執著所知、所見，如此則亡正遍知，墮落外道知見，迷惑菩提自性，淪為外道知見。

本行陰魔相為第二個狂解，行者是立偏常論，立偏常論主要是行者所具有的修證知見不同，其智慧受限制在二萬劫、四萬劫、八萬劫之間，行者由心性中所觀見的眾生果報業流灣環事實，好像未有遷變，尤其是上界果報之天神，故起侷限智慧之解，遂有心境一如，二萬劫中（三千三百六十億年）無有變化，計以為常；或見地水火風四大本元，在其侷限智慧中，四萬劫中（六千七百二十億年）無有變遷，所見為常，故計以為常；或於六根性中，第七末那意識執取法塵性未破，由侷限六根真如心識在八萬劫（一兆三千四百四十億年）中，見其性恒常，誤計以為常；或因妄想盡，生滅法無起，心已永滅不動，遂誤立心性為常之見解。

我們要先探討的是：為什麼此等行者的智慧會受時間的限制？所觀見者當然受其幽隱妄想所影響，幽隱妄想重一點的，以心性能觀照的時間較短，只能觀見二萬劫中事，因還在心性真如中探討，性因境有，性應緣起心相應，故還在心性中精研其心用，見其心性無因，恒常而動，可達二萬劫，故立此恒常論。

其次幽隱妄想次重的，此等行者窮研四大本元，地水火風四大種性真如不只形成人身，亦形成器世界，人身也許可修練到八萬劫不滅，但終歸要敗壞，或得四禪天眾天壽五萬劫（無雲天）、十萬劫（福生天）或廿萬劫（廣果天），壽盡還是敗壞再輪迴；器世界在成、住、壞、空四劫中，時間經歷久遠，但也終歸要敗壞。此等行者以其對四大侷限所見，其智慧能觀四萬劫中事物不變，所知者比其實際時間為短，故誤立四大本元其性為常。

幽隱妄想輕一點的，就利用其六根真如來觀一切，但因受七識妄執性不

去之影響，僅能見八萬劫中（一兆三千四百四十億年）事，此點有如本末無因相之狂解，但此處行者不立無因論（無因論對眾生因緣觀照而起），或轉而立偏常論，因見第七末那妄執性為常，故立根性為常論。

幽隱妄想最輕微的，因想元已盡，幽隱妄想不起，見其性不動，有如恒常，因誤計性元不動以為常。以上以幽隱妄想之輕重會有四種偏常論出現，這是比立本末無因論之行者的智慧更低一點的，所見亦更偏窄一點的行者所犯的毛病。

（2）經文解釋

◎墜入四偏常因

「阿難！是三摩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

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圓常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偏常論。」

「阿難！是三摩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

阿難！當行者在禪修正定中，諸善男子，能凝明正心，不起妄想，心已能堅固，即不隨境轉，遂能使心發明。想陰滅盡行者，魔不得其便，始能再進一步研修自心。因想陰不盡時，研究時容易著魔。行者能凝明正心，沒什麼祈求心，魔就不得其便。此時行者得正定後，始可窮研遍盡十二類眾生各類本元。

「觀波幽清，常擾動元。」

行者在想陰盡時，已能進入行陰深廣泛細之際，行陰一起，毘盧性海初現端倪，初步觀自性與毘盧性海無異，自心中現有十方界、十二類眾生因緣果報法塵種子。行者觀彼等行陰幽隱清輕之法相，具有不變性的紛擾妄動之眾生本元性。再常觀眾生隱幽清輕之本元，於行陰浮根塵之間，有自性清淨的一面，也還有沒調伏的種子殘存，也就是行陰微細的習性，常在擾動不止，此舉將影響對十二類眾生元由之觀察，故此時行者對眾生本元究竟樞穴，還不能完全掌握清楚。

「於圓常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偏常論。」

行者於行陰廣泛微細觀照中，因限於智慧力不足，故未圓而自見其圓，未遍而自見其遍，無常而自見其常，行者於此等不完美的知見中，妄起推測計度，而自己做出一些狂解、偏見。如是之行者，即會墜入四偏常論之中。

四偏常論者，行者會誤為「常」的理念，這是他所見所知，好像是這樣子，偏向於常，永恒不變的樣子，其實更久遠的時間就會變，此能變的時間剛好落在他的知見之外。故行者會依其修行境界不同，知見侷限程度，而墮入四種偏常論。

上個魔相講的是無因論，無因是無中生有，無因而生，八萬劫初起無因自有，或八萬劫末了無果，不知道八萬劫後，為什麼就沒有了，故說末無因，其實八萬劫後還是有的。此處行者所見，因在其智慧力所見為常、沒有變易之下，故形成一種「常」的偏見論說。

◎ 心性無因循環誤偏為常

「一者是人，窮心境性，二處無因。修習能知，二萬劫中，

十方衆生，所有生滅，咸皆循環，不曾散失，計以為常。」

第一立圓常論行者，是有能力窮研心性真如者，入四禪境界行者心入一境性中，已能不受魔擾，且已脫離八災患之擾。八災者即初禪之尋伺（或言覺觀）、二禪之憂喜（心）、三禪之苦樂（身）、四禪之出入息等困擾，此尋伺、憂喜、苦樂、入出息等稱為八災患。四禪行者除此八災患後，因息止斷故（行者不呼吸，舌能捲起塞住喉管入定中），故能得清淨微妙禪定，而住入一境性中。什麼叫「一境性」？就是性因境緣而現起心識時，僅有心相化起，無有自己妄想意識心來相應，境緣滅則法滅，性迴空無。

行者於四禪定中，心能不依善、不依惡，無所依倚，心湖如明鏡不動，如靜水無波，絕諸慮想，正念堅固，猶如虛空，此自性因境有而生心。行者於四禪種智中，定一心故，念常清淨，也就是不動智慧。此時在禪定中，若

欲轉緣學一切事，無能不辦，隨意成就，一切神通變化，莫不由此定出。故學後能有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等神通現起。

立第一圓常論者，在窮盡無邊的研究此真心與性用等真如後，覺得心性真如二處，無因自存在，因還觀不到心性根本元由，譬如元由第八意識現起，故認為此心性無因自有。且四禪境界前五識已不起功用，僅餘第六意識與捨受相應，第七意識思量心相應。故此時行者第六意識在定中起獨頭識心，因第七識俱生法執猶在，尚執取八識中法塵而自現其塵境，但會自認心性及境性二處無因而現。

行者在觀此心性、境性真如學習中得知，二萬劫時間內，十方界眾生所有生此滅彼之現象，都是循環不止的，但眾生心性不因循環生死而致使心性真如遣散滅失掉，故自下一定論，計心性真如功用以為常之論說。

四禪行者何以能觀十方眾生因緣果報？一者四禪以上行者，心量能及

一個大千世界（1 x 10^9之世界），故僅能知一大千世界眾生之基元，尚未能及一佛剎土世界，廣達三千大千世界（3 x 10^9）及其一切有情、無情眾生。二者雖能觀眾生同生機一生滅本元之元由阿賴耶識，但四禪以上行者尚不能通達佛性毘盧性海全貌，亦即未證得補特伽羅眾生生命由緒。

此時行者因受幽隱妄想所縛，觀照智慧受限制，所觀除界、地受限制外，其世（時間）亦僅能觀到二萬劫內眾生循環果報部份事實而已，也就是還沒有觀照到有一眾生解脫生死輪迴，或其他五淨居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及色究竟天）天壽由無煩天的一千大劫（一大劫兩百六十八億八千萬年）各倍增到色究竟天的一萬六千大劫不還果聖人壽命。或有因地如來證成果地佛之情形，故說所有眾生循環輪迴，生此死彼，從無散失，即認為所見為圓、為常。

故行者在幽隱妄想心稍重者，只能觀見二萬劫中事，因在其心性中探討，

性因境有，心因境起相應，見其心性真如無因而有，恒常而動，可達二萬劫內眾生事，故立此恒常論，是為第二外道之一。

◎ 四大種性誤為恒常

「二者是人，窮四大元，四性常住。修習能知，四萬劫中，十方衆生，所有生滅，咸皆體恒，不曾散失，計以為常。」

第二種立偏常論行者，是窮研四大種性，誤認四大真如性為常不壞，因而立偏常論者。四大者地、水、火、風，大者周遍法界，故名四大，四大種性遍及一切有相。四禪行者因未破除色根，還受細色束縛，亦即未除四大種性和合而成的色相。行者入四禪境後，超越心性的探討，進而窮研四大種性。行者窮研人體之地、水、火、風四大種性後，擴及一佛剎土十方界各香水海，

四大種性無不相同，故說四性常住不壞，以四大真如為用，這還是受智慧力所限制故。

行者窮四大元後，因修習而能鑑照知悉眾生因緣，功力雖倍增，但也僅及四萬劫（六千七百二十億年）內之知見。於四萬劫中，一佛剎土中一個大千世界之十方界眾生，在輪迴更變中，其生滅之四大元無散失，其體永恒存在。其他器世界之四大，成、住、壞、空等四劫，因時間更久遠於四萬劫，更是見其體為恒常，不能見其器世界四大敗壞之相，故因將自所見，誤計四大種性真如以為常。

此時行者因在於行陰區宇，故其識陰更未除，尚不知萬法唯識，一切均是識所變現，四大更因識而幻有，其體本空非恒常。唯行者還是受智慧力所限，無從觀知真實境況，故易入狂解，而說四大種性真如為常。

要研究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等四大的話，每一大都可以轉換很多的

現象出來，所以在這時候研究身體裡面的四大根元，四性常住一地性、水性、風性、火性是永遠不變的，不會因為你怎麼樣的改變它，就能使得它的真如性隨之改變。如果以七大來講，是地、水、火、風、根、空、識來探討現象界裡面的四大，研究的結果永遠就是這樣子。身體的四大是這樣，宇宙之間的所有器世界其四大現象也是這樣，所以四大種性都是一樣，不是我們地球的水跟其他星際地方的水不一樣；地球的火跟其他世界的火也是一樣，探究來、探究去，四性真如常住，因為四性的感召，修到空無邊、識無邊、無所有、非想非非想等定時（無色界）即排除四大種性真如之性用。空無邊處定行者，四大什麼真如性都空掉了，就不以為四大為住了。現在探討四大的話，是為有相住，四大從那裡起，從根性發起，原本從心識發起。七大種性真如中，若無識大，即無根大，更無有四大假合而成一切相。

聖人的自性永遠住在空境之間，若行者由心執著一切因緣，所以才化成

四大，有心就會產生有相，小者是果報身，大者化成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也是地、水、火、風化成的器世界。既然以四大元觀照，其識心無邊就感召四萬劫中，能見一佛剎土中十方眾生所有生滅，在四萬劫中生生滅滅，咸皆認為體恒。輪迴的根本，一切法的輪迴都由生滅法而起的，因為有生滅法，我們就有執著的心。

行者從感召四大常住以後，認為這體性本來永恒，在四萬劫中，這一類眾生也從來沒有散失滅過，所以這樣而錯認為本來就是恒常，因而落入了第二錯誤觀念，偏以為常，如果是階段性的壽命盡，四萬劫這類天神壽命盡的話，也就要更換個體了，所以不是恒常。真正永恒是空，空才是真正永恒不變的。在「識大」產生的識心，當然都是變易生死，或是分段生死。聖人他還沒成佛以前都有變易生死，心起意生身生，心滅意生身滅，是為變易生死。聖人有變易生死，眾生有個分段生死，不管分段生死或變易生死，都是由識

而起的。有識才化成「地、水、火、風」這個現象界，所以就只有這個空才是永恒不變。只要有相，它就無常，不能因為你所觀到的是兩萬劫壽命，或是四萬劫壽命不盡，就認為這個四大真如體都沒有變，就把它執以為恒常，這是錯誤的觀念，因為你所看到侷限的這一類，雖然壽命很久之間沒有變化，但不是它不會變化，更久遠時間到了，還是有生滅的、有變化的。第二種平常講到四大所引起的「四性常住」，此錯誤認知四萬劫間沒變化，不能認為這樣就是常呀！

◎ 六根真如誤為常

「三者是人，窮盡六根，末那執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性常恒故。修習能知，八萬劫中，一切衆生，循環不失，

本來常住。窮不失性，計以為常。」

第三種立常論者，行者以六根真如性本元是依第七意識心為主（三、四禪以七識住），末那識循環永無所失，認以為常。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每根都有一個識，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現在這六識，因入四禪後，前五識已不現起其作用，僅餘第六意識在定中獨頭所現的境，透過根的功用還需由第六意識的分別功能來發揮其知見。但行者進入甚深禪觀中，現起六根真如觸知法塵功用，起心意識中會誤認均由第七末那識所執取受用，但五根及色塵原由第八阿賴耶本識所執受。惟行者因觀照智慧力所限，還察覺不到第八識功用真實，故認為第七末那執受諸根的功能，且是一常恒不變的行相。

行者窮研六根中，修習後開發出五神通，能以天眼通（眼根）、宿命通

（心根），知見倍增為八萬劫（一兆三千四百四十億年）中，一切眾生之因緣果報現象，而能感知眾生在輪迴中，雖個體循環不已，但誤認第七末那識性似常住不變，永無失去其性用，故誤以執取眾生根性真如者，為第七末那俱生法執性為恒常不變。

行者不厭其煩地探究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與末那第七意識法執之相。六根所現的六識，及末那意識法執的生起，這法相本來是阿賴耶識的根本種子，然後加上第七意識自種子與其相對之六識分別的自種子起功用。法相的生起都有它的連貫性，第八意識根本種子，是透過眼、耳、鼻、舌、身、意的熏習進來變成一個根本種子，以後八識種子起現行時，第七意識執著不放。第七意識的俱生法執性，就是要超越得解脫的重點，要超越行陰區宇，也是生死輪迴的關頭，就要超越第七意識的妄執性，不能突破時叫做處眾生濁中。

現在第七意識已經沒有妄想心了，但卻常執著第八意識的法塵，這部份融通妄想心沒有了，想陰魔相控制了，但第七意識幽隱妄想執著第八意識的法塵境，這個部份還沒辦法滅，行者偏立常論的問題就出在這裡，微細執著的心不滅，所以我們要控制這個七識心。

現在研究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真如所現的六識以後，第七末那意識來承受，這中間的過程，根本種子成立以後起現行，第七意識執著法塵，卻還執一切法塵為真，一切法有我，所以如果行者不推翻掉，熠熠清擾浮根塵微細種子似有若無，這些無法控制它的話，永遠沒辦法超越眾生濁。

我們研究六根門頭，在產生六種識心時，會誤認為七識是本元根由之處，且觀其性常恒故。心意識裡面講有三種東西，「識」就是第六意識可以分別，「意」者即第七識，是心妄想思量，「心」者是根元，即第八識所講到的識，等於是不變的心境；眼睛看到東西，只能看到那個境，產生那個相，它不會

變化，此是識的功能。所以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是一樣，與第八識心也是一樣的，回到本心（八識）的話，本來一切的法塵，只有儲存、現起法相等功用，它沒有善惡這些分別相。「意」有分別、有妄想，所以「心、意、識」發展的過程之間，見不到第八識心，故行者會以第七識為本元由處。

心識沒有八識根本種子的話，是起不了一切法相的，所以根本種子才是法的根本，也叫根本種子，如果沒有根本種子的話，所面對的外在一切現象，都跟你沒關係。舉個例子：如果你沒有看過一個圖像，這圖像進來心境中，它不能認知，沒有反應，如果這圖像很恐怖，以前看過它一定會留下這個圖影，再看到它就會起相應，會起一切恐怖的心。像你不認識的人，第一次看到你不會在意，因為你不認識他，也沒有人介紹。如果第一次認識了，第二次再看到，你馬上就會從種子裡面去回想起來，這個人我看過，所以一切法就會生起來，在心意識之間，本元由處，應是從第八意識生起。

一切根本法的生起都是由第八識起，禪宗常講心行處滅，這「處」怎麼講？六根進入六塵名十二入，經「觸」生「識」，產生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產生六識後成十八處，所以根攝入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時，會產生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總共十八種法塵。末那識將色、受執取，心意識六根在作用時，末那執取，然後心意識中，俱有本元由處，這本元由處是第八意識，而非第七意識。

在這過程之間，你的見性、聞性、嗅性、味性、觸性、心性，各個自性真如好像常、好像恒。恒是永久，是不是都這樣，眼根具見性，耳根具聞性，鼻根具嗅性，舌根具味性，身根具觸性，意根具心性，各個自性真如看起來是不是都存在，如果你沒有一個正知見的話，好像六根隨時觸塵，六塵都會產生六識，然後末那執取它，產生意識連貫認知好像很順，說存在就存在，其實各個自性，不是永遠存在的。

如果沒有聲音，我的聞性沒有，有聲音來，我的聞性才現，所以沒有境，就沒有心識，當然也就沒有自性。有境界來，你的自性才會顯，十二入也好，十八處也好，末那才會去攝受執取，這是臨時因境而現的。但是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我的耳朵，聲音來馬上可聽到，認為這是我的聞性，永遠在這裡等著聲音再來。所以真入無聲的話，這聞性就不見了，但一有聲音，聞性馬上現起，聞性是從阿賴耶識裡面現起，都因六根依附八識而現，聲音來，聞性馬上現，可以接收聲音，但是不能認為聞性，永遠存在這裡等待聲音來。

探究六根會有錯誤的觀念，因為窮盡六根，誤認為末那執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性常恒故。這裡還要說明一下，初、二禪時以第六意識住，三、四禪時以第七意識住，所以行者至四禪境界時，才會認為末那執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性常恒故。又四禪行者修習能知，八萬劫中，一切眾生，循環不失，本來常住，窮不失性，計以為常，這是第三錯誤的偏常觀念。世間

禪定裡面的眾生，縱然是壽命八萬大劫（非想非非想處定行者），但是壽盡照樣再輪迴，有時候他觀不到這現象，會誤以為這些六根所窮的心意識都是這樣。

◎ 想元生滅盡誤為常

「四者是人，既盡想元，生理更無，流止運轉，生滅想心，今已永滅。理中自然，成不生滅。因心所度，計以為常。」

第四種誤認偏常相的人，即是已經修盡了幽隱妄想者，所以心生滅之現象沒有了。此時行者心流動運轉的狀態停止了，能生滅的妄想心，至今已永遠地滅掉了。故行者此時心地中自然有一不生滅的空性起，此不生滅的空性，若不再轉聖回凡，即會誤認此空性為常。但實際上，空體不能隨緣而應緣時，

是墜入頑空、偏空之處，是不究竟的。

上面都是因為修習的層次不同，所以感召不同，至今看到了不同的永恒空相，最後這種既盡想元，想之根本依元都沒有了。第七意識的幽隱妄想心都不起來、滅盡了，能夠生滅而起的法相變成沒有了。我們常講一切生滅法，有生、滅是因為你有心來應一切緣，所以才有生滅，曉得動、靜、根、覺、空、滅是在生滅法境中，現在如果心中對外境無動、靜、根、覺、空、滅之毛病起，就僅止於了境而無住，這是聖人的境界。行者研究六根產生七識相應第八意識根本法塵，現在已不動，如果推測到四大、六根，四大一地、水、火、風，然後六根所現的心，如果這都誤認為常，都在他能認知的時空範圍裡面才有此認知。

現在六結使中依理地講，照理還有三個階段要走，如果是根滅覺生，覺滅空生，空滅滅生，滅滅做到時，生滅滅已，寂滅現前，這時佛性始現前。

理地是講空的階段，空的階段有沒有心起妄想？應該都沒有，所以從理地來觀，沒有生滅，理地不起生滅法的話，就沒有念頭或想元，在修行之間要悟到空，對一切法不起興趣，對一切境不感召、不相應，慢慢的既盡想元，生理更無，理地中不起念頭出來，這樣流止運轉，我們微細的行陰流向就停止了。如果證到空，行陰微細，流轉牽業還流不流？把它流轉到空無的境界去了。

本覺是我們最基本的自然覺性，相當於唯識學所說的證自證分，自心對一切境具鑑照之本來功能，大圓鏡智的根本；佛性之始覺，可謂自證分，是面對一切境要起作用的動能。本覺不一定要相應，我可以鑑照但不相應；始覺中有一個第七意識妄執性，它有根本執取相應的習性，八識心田中現出法相以後，會開始映照，諸佛菩薩大圓鏡智圓融，十方虛空、十二類一切眾生，顯現在心中都沒有罣礙，且不起一切法執性。但是我們心還沒有清淨以前，

都有一個始覺，所以在空時把一切業流先停止掉了，將它轉向，這樣生滅心、想念心永滅，如果走到最後「滅滅」時，寂滅現前，這已是五陰滅盡了，現在僅在空的修證境界之間，生滅想心已永滅。

理地中自然成不生滅，理地即空性之相，自然而然，本來就沒有什麼生滅，以前都有動塵心感生，心知動塵。然後修行得動滅、靜生，靜滅、根生，根滅、覺生，覺滅、空生，空滅、滅生，滅滅時終無所滅，這些生滅法的毛病是為六結使，我們以「斬六將」謂之，心眼開行者度過這六結使，佛性才會現前，相當於十信位住菩薩。

現在修到動、靜、根等三結使都滅了，覺一靈知靈覺的心也滅了，不去妄想推測，它已住入空，理地來講，想心都滅了，什麼都沒有了嗎？理地中自然成不生滅，因而將空心計度以為常，以為在理地間永恒呢？覺得在這境界好像什麼都沒有了，只是過程之間的一個現象，保持一個七識妄執不滅的

永恒認知。

其實我們還有後半步要走，這個滅就是我們的佛性，空找到以後，把空也要滅掉，那是絕對的空，因為你沒有辦法解脫，所以要把一切的感知，一切的業緣，微細的牽扯把它斷掉。斷掉了，就能來無所黏、過無蹤跡，若你有這個功夫，就不必斷滅這個「空」。

如果我沒有瞋心脾氣，你怎麼罵我，我可以聽，聽了還可以微笑，因為我已經沒有瞋心，心裡面空掉一切瞋心，這時不是掩上耳朵聽，是因為我已經沒有瞋心，空掉了！所以你要怎麼罵就怎麼罵。世尊言：「斷一瞋心者，可得須陀洹果。」一樣的道理，如果，對一切法的執著沒有了，為什麼一定要執著空呢？所以把空也滅掉，就進入「滅」的境界了，有境我可以看這個境，但能不黏，坦蕩蕩的、赤裸裸的去面對這個境，這才是佛性的本來，所以不要誤認妄想心沒有了，空性永遠永遠地空下去，認為這就是恒常，不是！

佛性是有因緣時以自然性相應，無因緣時不打妄想，即諸法因緣生，緣滅即法滅。

諸法因緣生時，體性理地本來空，此空應緣了，生起了法，空的本來，是沒有起頭，只是法從空裡面現，我們看起來好像空中產生一個法出來，其實空還是空。但是它有因緣的話，化一切法出來，當法沒有了，又回到空，所以我們說一切法不真實，因為無實性，所以幻化不真的法也可以觀成空，本來的空也是空，這才是真正佛性的圓融。所以不要執著說修證到這個境界，我們的幻心、妄想心都沒有了、都滅了，永遠滅的話，「空」這個體，就理地而言，好像偏常，不要誤認這點，這樣不會知道佛性本來，是空有不二的，本來是會生法，於生滅法中它可以照樣的去應緣，但是若無妄習，就能覺而不住，沒有障礙，沒有煩惱。

到第四的層次，悟到所有想滅盡，有些修行者證到受想滅盡，感情領納

不起作用，一切的心念不起，這種「定」好不好?也不錯，但不是究竟，六種涅槃、無為法之間，這只是第五層次的境界，所以不能把它當永恒。如果你錯認為修證到八萬大劫，修證到想陰盡了，生滅不起，然後有空的樣子，你說理地中自然沒有生滅，你就認為心空及第歸，永遠都是空性、寂靜，那就偏頗於空，把空變成常。這樣是不對!我們佛性本是空有不二的，不能執著空性為常。

到目前講到六種不對的觀念、狂解一二無因、四偏常相，你在研究此心，推測來、推測去之間，因為行陰非常微細深廣，重研你的種種境界時，有很多要體會的現象，體會!體會是可以，但不要錯認境界。

◎ 外道圓常論

「由此計常，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二外道，立圓常論。」

行者自己修證到的未究竟的境界，以當時的知見為知見，然後執取不放，就會有上面四種偏常論，亡失了正知見，這就是外道的錯誤認知與見解，所以經云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墜落外道。因為所有的外道修證到色界天或無色界非想非非想處定，最高的境界也僅能具有觀八萬劫時空的智慧，其所見事物、壽命等跟外道見解一樣。修佛法的人證到這境界，若也犯了同樣毛病的話，就亡失了正知見，也是墮落外道之類。

墮入外道知見後，就會迷惑菩提性，不知去追求無上菩提、如來菩提，是則名為第二外道—立圓常論。不圓自謂圓、無常又謂常，或空有不二，又只有執空等為常之知見。迷惑菩提性就不能走完全程，因識陰區宇還沒經歷

也。因為菩提性到此還沒完全開發出來，到色、受、想、行、識等五陰滅盡時，菩提性才會完全現起，色、受、想、行、識過五關斬六將，雖然能超越色陰、受陰、想陰魔相，心不胡思妄想，已能無堅固、虛明、融通妄想。但研究自己神通妙用時，卻侷限在有限的能力、知見間，看到八萬劫之內眾生四種短暫的時空因果現象，卻誤認為是圓常之相，如此會真迷失菩提自性，是則名為第二外道。

（三）四顛倒相

1、經文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自他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顛倒見，一分無常，一分常論。一者是人，觀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為，究竟神我。從是則計，我遍十方，凝明不動。一切眾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則我心性，名之為常。波生滅者，真無常性。二者是人，不觀其心，遍觀十方，恒沙國土。見劫壞處，名為究竟，無常種

性。劫不壞處，名究竟常。三者是人，別觀我心，精細微密，猶如微塵，流轉十方，性無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滅。其不壞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從我流出，名無常性。四者是人，知想陰盡，見行陰流。行陰常流，計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滅盡，名為無常。由此計度，一分無常，一分常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三外道，一分常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陰區宇行者因自性心光現起，圓鏡乍現，能映照十方虛空，能覺觀十二類眾生因緣果報，但因智慧還不完全具足，未能完全圓滿成就大圓鏡智，故以能觀照的自性，現出所觀照的外境，均會有認識不全的一面。若見眾生在其空性中生生滅滅不已，而誤以我（空）性常恒，而眾生在其自性中現生滅相，故眾生生滅無常等之錯誤見解生起。

另行陰區宇行者其所現起的小圓鏡智慧，具有用其體空觀照十方世界之能力，但世界有成、住、壞、空等四劫，當世界在劫壞處，行者觀察到某世界滅時，說是無常，因而立「無常論」。但同時又觀照到劫不壞處的有些現象，就會立「恒常論。」因此行者的智慧，不能貫穿無始劫的時空，故有此「偏常」、「無常」論之見。

第三種顛倒想，都是因觀心時不究竟故，誤認我性恒常，一切生死輪迴，均從我性中出，故誤認為我性恒常，生生滅滅的一切眾生生死為無常。第四

種顛倒是觀自心，行陰彎流不息，誤以為永不能滅，故說行陰遷流為常，而色受想能滅盡，故說色受想為無常。這些都是境界未到，以有限的智慧所觀照到的現象，起顛倒見，立常、無常論。我等行者若能至此境界，當入經藏，以佛知見為知見，就不會入此魔相中。

「顛倒」就是沒有正確的認知，在《楞嚴經》中講，眾生未淪墜前，是有一個了了知覺，跟諸佛、菩薩一樣的覺性，但因見空性中，久住發勞而生空花，眾生誤空花為真，動凡情執見而現造業之端倪，落入凡夫六道中輪迴不止。在眾生界中又有種種顛倒因，跟諸多眾生結了種種的善惡因緣，這是最根本的眾生顛倒成輪迴種性。再下來，時間、空間因緣成熟，而成就世界顛倒因，世界顛倒是決定輪迴去處的時間跟空間（界地繫屬）。因為已經和眾生結了顛倒業因，所以等待時空成熟，就在六道中決定生於何地、何趣，不管天上、人間，那一個界地，因緣成熟就受報。

但以上所講的「顛倒」，跟這裡所講的「顛倒」不一樣，此處講修證到行陰區宇時，因知見不足，有一些不正當的錯誤觀念產生，是謂「顛倒計度相」。這裡所說的是四種顛倒相及一分無常、一分常論，乃因行者神通力不足，智慧不夠，見某些現象誤以為常相，對某些現象又誤以為無常相。對此境界，僅有世尊的知見是完整者，所知所見已透徹，故能指出行者知見中的偏失。我們修不到此境界，但要深入經藏，智慧才能如海，不會有外道見解。若有行者能修到此境界，也以世尊的知見導引，就不會落入外道之知見。

（2）經文解釋

◎ 四顛倒見之因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

觀波幽涕，常擾動元。於自他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顛倒見，一分無常，一分常論。」

諸善男子在三摩提正定禪修之間，堅固凝定正心，使定心更為堅強，終於使魔不能得其便。上個魔相講的是凝明正心，現在講的是堅凝正心，心更進一步的堅定、凝固了，自己的體性，不因餘習而隨境轉，更有正知見的智慧，魔終不得其便。至此行陰區宇行者，因已無魔擾，正念堅固，故能於心鏡中起禪觀覺照，觀研窮盡十二類眾生生命本元，即謂窮生類本。行者在禪觀中，能觀見十二類眾生他們的幽隱卻又清楚可見的生命本元，此本元常常現出清擾衝動要受生為生命之原動力。行者要去研究那一類眾生，研究那個眾生都能成就，能觀見十二類眾生一切業緣的本來，觀察到一切眾生不清淨之間，他會去受生的那種原動力是什麼?行者去觀照它，去研究它，在想陰盡行者應有此能力來觀照。

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可以了知祂在哪一世出生做什麼？做了些什麼？祂不是窮生類本的去探究，而是證悟後在第一週中憶起所有過去無量世的生死輪迴事，這與行陰區宇中行者是不同的，所以稱為宿命明。現在行陰區宇行者對自己生命本元去研究，除能研究自己外，還能探究他人的生命本元。「於自他中，起計度者」，就是講主客之間的關係來觀察，上面幾種都是自心在研究，也因為他修證過程不同，智慧不同，所以侷限在他所看到的，誤認為偏常。現在加上觀察外境，觀察別人，所以起了推測、計度的念頭，這樣研究的話，這行者會墜入四種顛倒境界知見中，因尚未有全知見智慧力，而把錯誤的認知起了顛倒見解，故有「一分無常，一分常論」之知見。

有時候說「無常」，有時候說「常」。在「無常」、「常」之間，就有隱藏四種不同的見解：自性不變，認為常；自性中眾生變易，認為無常，等等不同的現象，引發出四種不同錯誤的見解。

◎ 第一種顛倒見

「一者是人，觀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為，究竟神我。從是則計，我遍十方，凝明不動。一切衆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則我心性，名之為常。波生滅者，眞無常性。」

第一種錯誤的認知，是此行者觀此殊勝微妙發明的心，用此心光遍照十方世界，也僅能達一佛剎土中的一個大千世界。此湛然不動之心性，已能遍照此十方世界，認為這是真的神我之特殊功用。行者觀察後肯定這精靈微妙的心性，此心性發明了、發光了，能夠遍照十方虛空界，非常的清淨、殊勝，達到這個境界時，行者會以為：我已經修證到心量遍十方界了，到底哪一個是我，哪個是深不可測的我體。行者開始研究自心性時，認知自性與虛空界本一體，怎麼有一個體空之真正的我，擴而大之能遍十方世界，且能凝固不

動。進一步觀照一切眾生於我心中，又能自生自滅，於此生死海中，永不停止。

「神我」是外道語，意指個人之精神本體，又作神我諦、我知者，或單稱「神」、「我」。即執取「我」為常住獨存，受用諸法之實我。印度數論派於自性等立二十五諦之說，而以其中最初之「自性諦」作為本性，中間二十三諦為變異，第二十五神我諦則非本性亦非變異，其體乃實有常住、清淨獨存，常為其餘之二十四諦所圍繞。他們說「神我」能知見其自性，異於三德（憂、喜、闇），而為常住之我。神我能支配物質性之身體，若依神我，則此身有作用；若不依之，則此身亦無作用。

他們認為根本物質因於根本原質（即自性），此物質若與神我結合，則由根本原質展開現象世界。而於根本原質與神我結合時，神我會受物質之繫縛；然在解脫之時，神我則脫離根本原質，單獨存在，而成為本來純粹而清

淨自我者。此派之論說，被稱為神我外道。現在有些人還是會在夜晚或睡夢中出陰神或仙人能白天出陽神於他方，出去辦事等，這些都是屬於外道種性。有些佛教徒亦具有神我之見，認為有一「神我」出入於色身之間，不知如來者空體遍虛空界，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這種知見才是正確的。所以地上菩薩破色身後，法身現起，待污染法—心垢、習氣滅盡後，行者體如虛空界、遍滿虛空界，這是大菩薩或是佛的境界。

行者觀妙明心，能遍十方界湛然明朗，則以為已究竟神我。行者至此境界，能觀一個大千世界，及八萬劫內眾生因緣，是以自根性在觀，故一個大千世界外及八萬劫外無所知。一般而言，我們有一個概念，我就是我，眾生是眾生。在外，當行者的心光能遍照十方虛空以後，再來推測看看，發覺一切眾生不是在外，都跑到心中（體性中）裡面來了。在行者的心中，自生自死，但發覺自我心性，好像無所異動；因之，起個妄想認知，此不動的自性

空體，名之為恒常不動。我心中這個心性應該永遠都是這樣子，所以誤認我體是常；但是看到十二類眾生在我心中生滅，我的心可以容納一切眾生，此等眾生有時候又生，有時候又死了，既然有生死，他們就是屬於無常。所以會下了個定論，說彼生滅者，真無常性，他們無常，但我性恒常。

我們可從這段經文了解，常說的「自性眾生誓願度」，有時唸來、唸去，不知這是什麼意思？自性眾生跟十方眾生一樣，因為眾生同體，大家都是一體的，本是同根生，萬物同根。所以行者要成佛，修到已經快要成佛階段時，行者才知道眾生不在內、不在外，十方世界也不在外，也不在內，我有個不動的體性，才可以容納一個動態的眾生相。此時行者錯認為自我這個體性，居然可以不動而能容納眾生，那是「常」呀！而眾生在我心中生生滅滅，便是現「無常」相。所以，眾生如果不度，你光成就自己，成不了佛。

在這階段，已經慢慢撇開「你、我」對立的觀念，也確實回到十方世界

一切眾生盡於我心中。我們常講眾生都在佛心中，到這邊「想陰盡、行陰待過」時，再往前走的話，心量就會概括眾生，所以心光遍照十方界，能夠靈敏不動，這時候一切眾生在行者心中。在阿那含的境界，或者世間四禪境界，眾生因緣果報的現象，行者要起心動念它才會現。佛是超越這境界的，一切眾生都在佛心中，所以，因緣果報也在佛心中自然了知，不必要起心動念才知道。

阿那含的境界還要起心動念，外道行者也要起心動念，眾生生滅因緣才會現。有很多同學可以做到觀想時就現其境，觀想某人，某人就會現起，有的同學在唸經典時，念到那個菩薩，那個菩薩的樣子就現；就是你意想到什麼，就現什麼。到行陰區宇這境界，不是只有這樣而已，你心光遍十方大千世界，當然十方大千世界的眾生都在你心中，想、不想都一樣，都在你心中，如果你喜歡去推測計度的話，你就會思考：我有一個如如不動的心體，可以

容納十方大千世界一切眾生，那我自性應該是常，我看到眾生在我心中生生滅滅，生此死彼，那他們是無常，這是第一種顛倒見。

其實行者應省察空真如體才是永恆的，猶如虛空才是永恆不變的，行者自性還是依因緣而現法相、眾生相。因此行者不能以自性中現眾生相，一不見自性滅，二能見眾生生死於自性中，就說是自性為常，眾生是無常，這是第一種顛倒見。

◎ 第二種顛倒見

「二者是人，不觀其心，遍觀十方，恒沙國土。見劫壞處，名為究竟，無常種性。劫不壞處，名究竟常。」

行陰區宇行者第二種顛倒見是，此人不觀自心，卻往外遍觀十方大千世

界，見有如恒河沙數之多的國土。因為此行者在四禪境時，其心量能觀一個大千世界（$1x10^9$），遍觀十方界時，適此國土若剛好是在壞劫時，會起三災（水、火、風災）之象，能滅三禪以下天界及國土，而此現象被他觀照到，會認為此會滅的國土是無常種性，故有生滅壞空之無常相；設若又看到某國土未到劫壞處，會誤認此為常性。其實一切國土都有成、住、壞、空四劫，因行者智慧力不足，受時間所限制，譬如說八萬劫之內，他能觀照到世界國土滅，即謂此國土無常性。若八萬劫外無所見其國土滅，就會認為此國土是具有恆常性。

此處還有一個可能的說明，如證得四禪境界的行者，在他的世界中，至劫壞處時，起水、火、風三災，滅三禪以下天界及國土，但因四禪境是風災頂，不會受三災之難，也許會認為四禪諸天是常，而三禪以下諸天為無常性之錯誤觀念。四禪以上諸天也許與宇宙天等壽，屬於華藏世界之一環，既是

因緣生，當有生滅時，以行者有限智慧，會認為此劫不壞處是常。

第一個顛倒錯誤認知是只觀內心，現在這個錯誤認知，則是不觀他的內心眾生相，而僅觀十方虛空世界生滅相。往外看時，體性跟另一個對象之間成對立關係，遍觀十方界恒沙國土，恒河的沙本來就無量無邊的多，把每一個沙代表一個國土的話，那我們宇宙有無量佛剎土，每一佛剎土有三千大千世界，如此非常多的國土，見劫壞處，名為究竟無常種性。反之，壞劫未到之處，不能知其滅處，見之則稱為常性，如此就有某些國土常，某些國土無常。其實一切相都是因緣法，有成就有住，經住而終會壞，緣盡者國土亦當壞盡。

行陰區宇行者能見的根性窮盡無量的虛空，看到不能再看到的範圍，就以為究竟，行者見世界居然能滅，就是無常性。如果你觀外境界，不管劫有多久遠、有多寬廣，這國土如果所見範圍還不滅壞的話，你就說是常。如此

問題就來了，一個國土的壽命是有一定的，這個壞劫是依每個佛國土，或每個眾生業力所形成的，因此果報（壽命）是不等的。你看娑婆世界跟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怎麼比？雖然，娑婆世界還有一九九六個佛要出現於世，弘揚正法，在這之後世界才會壞滅。過去千佛已經出現了，現在賢劫已有四尊佛，釋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還有一九九六個佛會出現，出現後娑婆世界也終會壞滅。

行者現在觀看的某一個世界，雖然會那麼久遠的存在，但是在各個世界之間也有快要滅的，也有剛出生的，行者看的能力如果可以看到八萬劫以內，世界還沒滅，認為它是常，或者是已經看到這世界不久就要滅了，認為它是無常。因為，外在的國土，成、住、壞、空的因緣不一樣，劫數不一樣，每一個國土都有成、住、壞、空這四劫。當你看到幾十、百、千億年後，某某世界滅了，你就說這是無常；當看到另一個國土，其劫壞處還看不到（超越

你所能看到的八萬劫外），看不到實相，就說：「這是永遠的，這國土是恒常！」「恒常」是顛倒見，其實講起來，都是智慧還不到佛的境界，如果是佛的智慧就不一樣了，他的智慧能觀無始無終的世界相，沒有時空範圍的限制。

世尊知道哪一個國土生成了，哪個佛在那裡弘法，經過多少劫就會滅了；那一個國土已經成立多久了，過多久就會滅，祂都能清清楚楚。所以，如果碰到這種智慧侷限的行者，看到劫要壞了，他就說：這是無常種性。反之，他的智慧能力看不到這個世界國土何時會滅，到底還有多久才會滅，他看不到時就會說這個是常。

我等要知道！只要一切有相都是無常。一切因緣法湊成的一個有相，緣滅時，這個國土也好，這個長壽眾生也好，都是會滅的，這才是一個正確的理念。不要因為你的能力，看到那個恒河沙國土，見到它劫快盡了，然後你

就說：這是無常，看到那一個壽命長得超過你能力所能觀照的，認為這是永遠的、不滅的。這是行者智慧能力侷限的關係，造成第二種顛倒見。

在這裡經文這樣講，說：「見劫壞處，名為究竟無常種性。劫不壞處，名究竟常。」一切相都會有壞時，沒有一個究竟常、究竟無常，這是第二種顛倒見，這是他觀外在十方虛空關係，來判斷那個國土壽命，以劫壞、不壞處來判斷它常、不常。其實說到常者僅能講空，空性是恒常性，此才是永恒的。

◎ 第三種顛倒見

「三者是人，別觀我心，精細微密，猶如微塵，流轉十方，性無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滅。其不壞性，名我性常。

一切死生，從我流出，名無常性。」

行陰區宇中行者第三種錯誤知見，是因分別觀照我色身及心性，色身精密微細，好像諸多微塵所成，一切塵境亦是因心而成。心本無相，因境而顯，雖用此心將此微塵流轉入十方界，此自心性無有移改，但能使此身塵現生妙相。此時行者用另一種心態，來觀自身心—我的身是怎麼樣，是非常的精細微密，是各個細胞所組成。用心鑽研下去，細胞幻成諸多現象，或化諸多微塵於十方界，但此心性無改變、遷移。

有的人在禪修之間，針對心去鑽研，越鑽越深邃，裡面好像無底洞一樣，有的人害怕，不敢再鑽研下去，再下去是什麼?會發生什麼現象，搞不清楚，就會害怕。其實那時候也不太適合去觀，因為你的心還不清淨，你的想陰還沒有滅，所以你容易出差錯，也不要勉強去觀，你要能凝固正心時，天魔動

不了你時，再來研究，再來鑽觀此心。

經云猶如微塵，流轉十方。流轉十方，是往外流，向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等十方界擴大，但行者自性流轉十方中，此性無移改，雖然法塵在流轉，但我們的自性，沒有絲毫改變，一點點改變都沒有。當然空性不會改變，那空性以外的法塵境，微細的隨各個不同方向而擴張、流動，但此空性無移改。

另言能令此身，即生即滅。你可以觀到自心，因境顯其相，心能令你的色身現出來、或滅掉，但是你的自心空性有沒有壞掉？能夠玩到這個境界的話，你身體能夠遁形了，能夠無形了，微細的心性不動，你的色身法塵讓它流向十方，等於往外擴張的話，也許身就滅掉了，所以能令此身，即生即滅，是有點悟到色即是空了。

在行陰區宇行者心中，除自性外，能觀自己生死的遷流業識中，所以才

有自性與自身不同的對照現象發生。觀到其不壞性者，即言自性不會壞，會為它強安一個名字，名為「我性為常」。那個能夠死、能夠生的色身，從我自體以外，流出去的，去幻化生死的身，你會把它看成是無常。其實這兩個東西本是一個，因為業力使然，你的法塵變成一種業力流向那裡，它就現一個果報的體，也是你的自體幻化，它還是你，你還是它呀！

不要因為自己有個無依的自性，另有一個能生滅的個體，你就判斷我的自性是常，能生滅的那些是無常。其實，這兩者都是同一個東西，所以泥糰、微塵，微塵、泥糰，你不能強加分別；我就是它，它就是我，兩個身心雖不同，但理地來講，都是一體的。所以，既然空是常的話，你的自性隨境轉，那也是無常，只要落入有相，都是無常，只有回到空，不受生滅，那才是永恒的，要這樣去觀，才不會顛倒想。不是在有一個輪迴的個體與自性之間，說那一個是常，那一個是無常，就像諸佛祂入滅了，以後十方虛空都有祂的

法身在，法身無形無相，這個法身清淨永恒，這才是常。

不是說你修證到想陰盡、行陰將滅不滅這個階段，對自心性中化有身生死相，就下個判斷說有一個常、一個無常，這是錯誤的觀念，是顛倒見。所以性不要動，永恒入涅槃，當然是常；只要還有一個心起法塵，感召了生滅個體的話，這當然是無常，你的自性也要跟法塵一樣，會有生滅，除非心性同住涅槃，這是第三種顛倒見。

◎ 第四種顛倒見

「四者是人，知想陰盡，見行陰流。行陰常流，計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滅盡，名為無常。」

行陰區宇行者第四種錯誤的知見，是行者見色、受、想陰已盡，且在想

陰盡時，因而能觀見行陰業緣遷流不止。修證到此行者，他知道妄想心沒有了，但是微細的行陰業流能見能知，是為執著第八識中法塵，那個微細的法塵業流還在。見此行陰常流不滅，因為他看不到哪一天才會達到不流，所以他說行陰業流是永遠不會滅的，所以說常流，計為常性。

「行陰遷流」這種現象，他認為沒有辦法滅掉，所以把它看成是常，他沒有認知說我們為什麼行陰會起流？那是行者第七意識的法執，去執著第八識的法塵起流，而起執著說它是有法、有我，因為第八意識裡面的法塵，永遠都是在生生滅滅的、遷流不止的，你去執取它，所以看起來永遠都是行陰流向不止，永遠都是存在的，行者就把它看成是常。

而色、受、想等陰今已滅盡，就說色、受、想等是無常，因故才會被滅掉。受陰是憂、喜、苦、樂、捨感情領納作用的五受，色陰是五根六塵叫色塵，想陰是依融通妄想於各時空、境界、經歷、體驗等等塵境中。這是在講色陰

魔相、受陰魔相、想陰魔相都已能滅去後的現象，在此行陰區宇中用來比較、思慮所產生的顛倒見。修到這個境界，色受想陰都已經滅盡了，既然能把它滅掉了，這種能滅的現象當然就叫無常。色、受、想滅盡，認為無常，這是對的；但是你把行陰流向，認為沒有辦法滅盡，或看它常流不止，就說它是常，那是顛倒見。

行者如果是能夠像上面所講的，能夠做到破行陰的話，行陰的法流也應該會滅，才能見到真正的本心，阿賴耶識的本來面目，進入識陰的魔相中。不然，都是依第七意識執著第八識的法塵境，它抓什麼，隔了一道牆看不清楚，沒有辦法看到真正的菩提性，故生起這四種顛倒見。

◎ 四種顛倒見總結

「由此計度，一分無常，一分常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

是則名為，第三外道，一分常論。」

行陰區宇中行者有上面這四種顛倒見，總說是有一個常、一個無常，這兩種不同的對立見解，都由你不正常的認知，而推測、計度出來的。如果你也有這種知見的話，就跟外道是一樣的見解，若墮落外道知見，則會迷惑我們的菩提性，這種現象，號稱為第三種外道。

「一分常，一分無常論」這些都跟修證的境界有直接關係，滅受想盡，這是我們六無為法中一種真如性，如果你說：我證到受想盡滅這種無為境界，就不要有這種不正當的見解，繼續往前推，才能證到真如無為的境界。所以每一個境界都有它的死角，如果沒有經典來指引的話，常常會迷失在自己的錯誤認知中。

談到實際修行境界的，只有在《楞嚴經》中可看到，其他有關禪坐的經

典，也沒提那麼清楚。你在外面看的書，再怎麼看，只要看到實修方法，好像都沒有談到實修的境界，此經文才有說到修證到某一種境界你會犯什麼毛病，要避免去犯某個毛病。到這裡，已經講了三種外道見解，其中包括十種錯誤的觀念，你要這樣一層一層的去了解。

當你有一天不再打妄想時，對心沒有什麼期望…，心才算是非常凝固、堅定、正心，不再迷惑，就不會被魔來干擾，此時正好可以去繼續研究你這個心。當然發心用功是很重要，時機成熟，如果真的有一天想陰盡了，才可以去研究此心。我們說色、受兩種魔相不著時，魔對你沒辦法。但是想陰還有毛病時，你就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就不會相信別人在你面前搞什麼花樣，現什麼靈通異能，反正你都能置之不理，你就不會相信他，也不會著那種魔相，有這種認知的話，你就可以慢慢的探究這個心，針對輪迴根本這個行陰法流用功了。

（四）有邊相偏見

1、經文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分位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有邊論。一者是人，心計生元，流用不息。計過未者，名為有邊。計相續心，名為無邊。二者是人，觀八萬劫，則見眾生，八萬劫前，寂無聞見。無聞見處，名為無邊。有眾生處，名為有邊。三者是人，計我遍知，得無邊性，波一切人，現我知中。我曾不知，波之知性，名波不

得，無邊之心，但有邊性。四者是人，窮行陰空，以其所見，心路籌度，一切衆生，一身之中，計其咸皆，半生半滅。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邊，一半無邊。由此計度，有邊無邊。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四外道，立有邊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想陰以分別起法為能事，若想陰破滅，則分別心亦滅，當能住空寂。若行者遇法分別不生時，性境恒一，是謂一境性。行者心境若多，皆由妄習之想心而有，此心來自於七識對八識法塵的執著。人心若無想，也就是說七識

不執取八識法塵，則妄境無所從生。行者若白天不想，而夜有所夢，亦是想陰未滅之現象。理智清醒時可制心不想，但於睡眠中，人之覺心半昏迷時，七識又起妄執，而執取八識法塵種子，緣取內境緣，而由第六意識演成夢境。若一行者睡眠時無夢，如前經云：「寤寐恒一」，則是人無想，能不緣法塵影像而生，故夢不成，是謂無夢。但雖能白天無想，夜眠無夢，也還未達究竟地，僅是修學初成而已，因還未至識陰滅的十信位菩薩果地境界。

《金光明最勝王經》中言：「妙幢菩薩在聽佛說法後，歡喜踊躍，一心思惟還至住處，於夜夢中，見大金鼓，光明晃耀，猶如日輪，於此光中，得見十方無量諸佛，於寶樹下坐瑠璃座，無量百千大眾圍繞而為說法。」由此可知菩薩都還有夢兆，唯佛陀獨稱覺者，故無有夢想心境，一切境是實覺而知。我等凡夫要證至無夢無想，還真是要很用功呢！

也常聽人言：「已久無夢矣！」，我聽後有點哭笑不得，殊不知無夢是

因氣旺，壓住腦細胞不動，而暫不攀諸法塵緣，若將此種情況認為是無夢，真是有點錯認境界。若真是無夢，應如世尊常覺而不眠，自然能無夢境，所覺知之事當然全真映照而知，或隨念起法爾現象而知一切事。

想陰滅後，覺明心中，清虛寂靜，心中無有粗重前塵影事，性空如天晴朗，觀諸萬物，同一體性，無所執取。故能如鏡鑑物，物來則現，過無所滯留，物去則空，而無遺留痕跡。諸佛大圓鏡智就是如此，能照諸境，不過卻能虛受照應，了無昔日熏習之陳舊習氣相應。故行陰滅的行者見十方世界及十二類眾生，此能見的功能皆從此精明真性中生起。

在行陰區宇中行者，因所能見之範圍還受其智慧所限，若此時妄自動念執取其境，又妄以偏頗的見解以為是，則又會入諸迷誤之境。此處魔相即是行者誤入有無邊見之境，若不由佛開示知見，行者真會入有無兩邊之迷境。

（2）經文解釋

◎ 有邊見之因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分位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有邊論。」

諸善男子在三摩提正定禪修之間，堅固凝定正心，使定心更為堅強，終於使魔不能得其便，因而不再受魔擾。前二個魔相講的是凝明正心，從第三魔相之後講的是堅凝正心，心更進一步的堅定、凝固了，自己的體性，不因餘習而隨境轉，更有正知見的智慧，魔終不得其便。想陰破之行者，分別心

不起，剩一精明真性，沒有種種散亂事宜，故說是為正知，能不受魔擾。

至此行陰區宇行者，因已無魔擾，正念堅固，故能於心鏡中起禪觀覺照，觀盡十二類眾生生命本元，即謂窮生類本。行者在禪觀中，能觀見十二類眾生幽隱卻又清楚可見其生命本元，此本元常常現出清擾衝動受生之原動力。行者要去研究十二類眾生一切業緣的本來，觀察到一切眾生會受生的原動力。行者要去觀照它，去研究它，在想陰盡行者應有此能力來觀照。

行陰區宇行者在觀照中，因智慧力受時空的限制，不能像諸佛的智慧無礙，此行者還有隱密不能見之處，故於所見不能連貫所見等分位中，產生自我的推測計度。果真如此，於此覺圓中之動元未能發明，則是人會在有、無之間產生四種邊見，且還執著其所見為真，所論為實，這就會障礙菩提性的顯露，終入外道行列，皆是古之外道論也。

何謂分位？是意指一切緣生法中，所有物相具有變化之時間與形相，在

實體空相時，因為有因緣而要感召成物像的名詞，分位也可看成是假立的名詞。行者在觀自心中，對色法與自心產生變化時，即是分位現相的形成。分位可從自心中現起時，當然有三際之分，即過去、未來與現在，是謂時間分位；進而有生滅之分際，行者能觀心何時生、何時滅，是謂生滅分位；另行者在見聞覺知間，以我為主體起見聞分位。在時間上與生滅中，行者能起觀彼我分別者，是謂彼我分位。此四種分位中，行陰區宇行者若有所見，會產生四種有邊之見，即說明如下。

◎ 第一有無邊見

「一者是人，心計生元，流用不息。計過未者，名為有邊。計相續心，名為無邊。」

第一種有無邊見說，是對於自心識之見而立有無邊見。行陰區宇中行者，因心堅固清淨無著，故是人能從心地中推計而心知元由，察覺此行陰心遷流不息。若行者此時觀行陰心業流起滅時，心滅處已過去，心未起是為未，過未這兩者是為有邊際，一為已過，二為未來，不能綿延不絕，過去或未來已窮盡故，故安一名相為有邊。另行者再觀此心識，能一念接一念，相續不絕，此種現象，強加推計，亦即無量無邊，故安以無邊之相。

在行陰區宇行者，照道理其心已凝固，且有正念，不會隨法塵妄緣起心動念。若起心動念皆是有實際業緣的牽扯流轉不息。此時行者自觀心識，強加以分立有邊、無邊之邊見論。心中還有相續不斷的心緒，這些也是眾生本命元由，但因不能見，只有感知心意念的遷流業識，將此推計為無邊，與過去、未來之有邊見，成立此第一種有、無邊見。

◎ 第二有無邊見

「二者是人，觀八萬劫，則見衆生，八萬劫前，寂無聞見。無聞見處，名為無邊。有衆生處，名為有邊。」

第二種有無邊見說，是對於眾生因緣果報觀照之後而立的有無邊見。此行陰區宇行者，因有能鑑照之妙明真精，在其心中能顯現眾生果報因緣，此時行者察照此眾生生命之元由，一命轉一命，一分段生又一分段死，業緣遷流不息。但行者察照諸眾生因緣，僅能及八萬劫中，故在此能觀的八萬劫之前與之後，此行者皆無所見，故說寂無聞見。為何會有此錯失？主要還是有微習尚未淨盡，不能像諸佛所知所見，無時空之隔。

若有佛在，此時當有佛開示知見，不會落於外道邊見論。若無佛在，我

等當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才不會走錯路，不會妄執所見，甚至以見取見。此時行者若妄執己見，則會將察照眾生生滅本緣之已發生事，在未見其失滅前，這段期間所見眾生，推計為「有邊」。另外在不能見的八萬劫之前與之後，因行者不能真正見著，故將此寂無聞見，稱名為「無邊」，而有眾生可見處，名為「有邊」，此是第二種有、無邊見。

◎ 第三有無邊見

「三者是人，計我遍知，得無邊性，彼一切人，現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無邊之心，但有邊性。」

第三種有無邊見說，是對於自性與他人之知見而立的有無邊見。行陰區宇行者除妙明真精有能鑑照的功能外，還能以法爾之心性來覺知一切因緣

法。第三種邊見是此行者因心能覺知一切緣，三度、四度空間及過去、未來、現在等三世因緣，此等因緣都是由心性生，故能以心性遍知一切。此人推計自己能遍知一切，故說已得無邊性，因他自認為已證得此性真能遍知一切。

再來，八萬劫內行者所感知的眾生，也會現出在此行者的心中。但此行者自認不能感知眾生的知性，故將眾生不能知的性，稱之為無邊之心，此無邊之心，還具有有邊性。此於自他共生計度，自謂已破想陰，他的心能遍知法界，故計自心無有邊際。彼法界一切眾生，皆現於他自心之中，而眾生不見行者自性真如，彼之知性遍及我心性，故彼之知性不周遍故，名為有邊性。此是對彼一切人立有邊見，對於己已遍知一切外心境，稱為無邊性。

唯因此人還有微習，不能像諸佛所具有的知見，而妄稱為已得無邊性。佛之知見無時空之隔，故十方佛剎土，及宇宙中一切眾生無始無終之因緣皆能知之。談到此能知萬法性，佛與行陰區宇行者應有不同。嵩嶽元珪禪師言：

「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佛陀所通達的一切法才是法爾所現，與行陰區宇行者自認為證得的無邊性，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 第四有無邊見

「四者是人，窮行陰空，以其所見，心路籌度，一切眾生，一身之中，計其咸皆，半生半滅。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邊，一半無邊。」

第四種有無邊見說，是對眾生五蘊身達行陰滅或未達行陰滅等來分別有邊、無邊之見。行者窮行陰盡、空一切業流，依此修證境界之現象，引發其知見而立的有無邊見。行陰區宇中行者，因凝心定意，想來窮盡行陰中一切法緣達業流空卻，但以其有限的智慧、知見及能力，在修證過程中，自我思慮籌謀，察照出一切眾生之身中，本是五陰和合而成，但有些未破諸陰者，也有些已破數陰者，甚至有至行陰滅者。當行者達行陰空時，依自己境界來下個自我總結，認為我已清楚此世界眾生業緣本來，可說所有一切眾生，未到行陰空滅者，是屬於有邊的。而像自己已至行陰滅，故可稱為無邊。此一色身五蘊，有破、有不破故，乃計一身半生、半滅。由此計度，世間一切眾生及一切物相，咸是一半有邊，一半無邊，此是第四種外道有無邊論。

◎ 四有無邊見總結

「由此計度，有邊無邊。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四外道，立有邊論。」

行陰區宇行者於自心、知性所感知一法中計有邊、計無邊，因還有微習，受智慧力限制，自非正見，昧於行陰幽隱妄想之本，見不能周遍一切，可說不正不遍，故說落於外道。如果行者不能自知，妄執不放棄其知見，將迷惑自己菩提真如性。這也是第四種外道，以「有、無」立有邊無邊之邪論也。

（五）四矯亂相偏見

1、經文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知見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種顛倒，不死矯亂，遍計虛論。一者是人，觀變化元，見遷流處，名之為變。見相續處，名之為恒。見所見處，名之為生。不見見處，名之為滅。相續之因，性不斷處，名之為增。正相續中，中所離處，名之為滅。各各生處，名之為有。互互亡處，名之為無。以理都觀，用心別

見。有求法人，來問其義。答言我今，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亦減，於一切時，皆亂其語。令波前人，遺失章句。二者是人，諦觀其心，互互無處，因無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無，除無之餘，無所言說。三者是人，諦觀其心，各各有處，因有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餘，無所言說。四者是人，有無俱見，其境枝故，其心亦亂。有人來問，答言亦有，即是亦無。亦無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矯亂，無容窮詰。由此計度，矯亂虛無，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五外道，四顛倒性，不死矯亂，遍計虛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世尊常告誡弟子們不要「以見取見」，此話語用在行陰魔相中，亦有其特定的意義。行陰區宇行者雖有八識阿賴耶的鑑照功夫，可惜並不周圓，不能像世尊證得大圓鏡智，其能力所及，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在空間上能見各三千大千世界。故行陰區宇行者於有所見或無所見中，產生「有」、「無」等等矯亂見解，此毛病來自於其心性鑑照能力，未與佛的大圓鏡智同齊，不能在空間上無所不遍，不能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地鑑照；行陰區宇行者僅能及於八萬劫的時間內，與及於一個大千世界空間中。所謂大千世界者，是一千個中千世界，此大千世界，共有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下，百億四天王天，百億三十三天（忉利天），百億夜摩天，百億兜率天，百億

樂變化天，百億他化自在天，百億梵世天。此處所謂的「億」為「千萬」之億，非我國所稱的以「萬萬」為億。行者至此的境界亦即是等於四禪天的境界，四禪天行者在行陰區宇中，若不能依佛陀的教化，妄執所見及無所見，而堅持己見成為知見，當然會發生四種矯亂的虛論等見解。

虛論產生於所見、無見的執著，故有「亦變亦恒、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亦減」等八種虛論中，胡亂其語，故稱遍計虛論。當行陰區宇行者能見度僅止於八萬劫中，若見有行者證得長於八萬劫壽命時，以此知見故生「不死」之矯亂知見，或有見其生不見其死後輪迴處，或有未見其生也未見其死者，或有見其生而不見其死者，此等種種變與恒（自我認知，其實非恒的）中，因不知其所以然，而執其所見，故產生八種虛論。

（2）經文解釋

◎ 矯亂肇因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知見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種顛倒，不死矯亂，遍計虛論。」

諸善男子在三摩提正定禪修之間，堅固凝定正心，使定心更為堅強，終於使魔不能得其便來擾亂。行者能不因餘習而隨境緣轉移，更有正知見的智慧，魔終不得其便。想陰滅行者，融通妄想心滅，剩一妙明真精，沒有種種散亂事宜，故說是為正知。故經云奢摩他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使魔不能得其便。

至此行陰區宇行者，因已無魔擾，正念堅固，故能於心鏡中起禪觀覺照，

觀盡十二類眾生生命本元，即謂窮生類本。行者在禪觀中，能觀見十二類眾生幽隱卻又清楚可見其生命本元，此本元常常現出清擾衝動受生之原動力。行者要去研究那一類眾生，研究那個眾生，更在十二類眾生間，觀見十二類眾生一切業緣的本來，觀察到一切眾生不清淨之間，他會去受生的那種原動力是什麼?行者去觀照它，去研究它，在想陰盡而入行陰心行者應有此能力來觀。

行陰區宇行者用妙明真精觀照中，因智慧力受其心微習不淨故，觀照時產生時空的限制，不能像諸佛的大圓鏡智，此行者還有隱密不能見之處，故於有所見、無所見等不全知見中，產生自我知見後推測計度，而引發諸多顛倒之見。則是人會在有見、無見之間，產生四種顛倒之見，且還執著其所見為真，所論為實，這就會障礙菩提性的顯露，終入外道遍計所執，妄執種種虛論。

梵行禪修行者層次不同，都因有所執取而感召壽命，而其天壽都以劫來計算，但劫有大、中、小之分，至目前為止，尚無有一定論，各宗教或佛教經論中所言亦不一致，也因超出我們能想像的範疇，故也不能定其一論。基本上，「劫」分為小劫、大劫兩種，而一小劫是以人壽八萬四千歲各增減一次為一劫，故約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為一小劫。而大劫是以八十小劫為一大劫，也有以八十中劫為一大劫的說法，前者如《立世阿毘曇論》所說，後者以《大毘婆沙論》為例，觀以梵文八十小劫與八十中劫，其梵文均是antara-kalpa，故當知譯者不同，將劫譯成小劫或中劫，可能小劫與中劫兩者是一樣的。

那中劫是在何處表示，在初禪天時，廿小劫稱為一劫，此劫可稱為中劫，又稱梵眾天劫，梵眾天天壽半中劫，故約等於十小劫。另梵輔天稱天壽一中劫，等於廿小劫壽命，大梵天天壽一中劫半，等於三十小劫。二禪天以上天

神的天壽都以大劫來計算了，因為其天壽都超過八十小劫，故已可用大劫來表示，如少光天天壽二大劫，無量光天天壽四大劫，光音天天壽八大劫等。

中劫也有稱廿小劫中，除第一次減劫（從人壽八萬四千歲每百年減一歲，至人壽十歲），及第廿次增劫（人壽由十歲每百年增一歲增至八萬四千歲止），中間十八劫為增減劫，稱為中劫，各中劫中的時間都是相等的。在此等中劫中人類都會遇有三劫，即刀兵劫、瘟疫劫及饑荒劫等。依《大毘婆沙論》所記載，於各中劫之減劫時，人壽每減至十歲時，三災即出現。

刀兵劫起自於那時的人類瞋毒心增上，相見即生傷害對方之心，所以互相殘害，經七日七夜方止。繼後非人鬼神即吐毒，瘟疫興起，疾病流行，人類不聞有醫藥之名，當然無有醫治之實，遇瘟疫者亡，時亦經七月七日七夜方止。瘟疫劫之後天龍見人心不善，忿怒責怪，因而不降甘雨，經七年七月七日七夜乃止。由此時起世界各地荒旱，萬物不生，平均十歲壽命的人類終

於失滅。

舉例說明這些劫的算法，主要來探討行陰區宇行者，於禪定中能觀的八萬劫內眾生因果輪迴，到底其時間有多長？為什麼會見有、見無等而起遍計所執。八萬劫時間若以廿小劫為一中劫，廿中劫為一大劫，約相當於兩百大劫。另一說法，若 八十小劫為一大劫，那八萬劫相當於一千大劫，也就是說天神的天壽若是在一千大劫中者，行陰區宇行者，即能以宿命通觀其出生及壽住的現象；若是天壽超越一千大劫者，此行陰區宇行者所觀到的應是不知其生，也不知其滅，可能說無所生亦無所滅，甚至於會認為是永生（永恒）。超過一千大劫壽命的天眾有那些？都是那些色界四禪後五淨居天的聲聞、緣覺諸聖人，譬如無煩天天壽一千大劫，無熱天天壽二千大劫，善見天天壽四千大劫，善現天天壽八千大劫，色究竟天天壽一萬六千大劫。除此之外，無色界四空處定天神其天壽更是久遠，空無邊處定天神壽二萬大劫，識無邊

處定天神壽四萬大劫，無所有處定天神壽六萬大劫，非想非非想處定天神壽八萬大劫。此等天神的出生及輪迴現象，都不是行陰區宇行者所能觀其天壽之首尾的，也因受其智慧所侷限，依其所見而起第五種外道顛倒見。

◎ 第一八亦矯亂

「一者是人，觀變化元，見遷流處，名之為變。見相續處，名之為恒。見所見處，名之為生。不見見處，名之為滅。相續之因，性不斷處，名之為增。正相續中，中所離處，名之為滅。各各生處，名之為有。互互亡處，名之為無。以理都觀，用心別見。有求法人，來問其義。答言我今，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亦減，於一切時，皆亂其

語。令波前人，遺失章句。」

「一者是人，觀變化元，見遷流處，名之為變。見相續處，名之為恒。」

行陰區宇行者能觀的是自性精明，所觀的是眾生的變化之業流本元。各個眾生別體中動元變化，業緣遷流不止，眾生忽生忽滅中，自有變易，故計為變。眾生生後不見其滅，連續不斷，故計為恒。

行陰區宇行者在以其心性及心通力，觀一切眾生生命本源之時，看到壽短眾生，有的以分秒計，有的以日計，有的以年計，有的以千歲計，有的以劫計，但只要在他能觀照範圍內的時空中，見其輪迴不絕，常見其遷流不斷，即以「變」字來闡述其所見。但有類眾生，不管行者有無見其生，卻不能見其死等業流再現，因以其相續處不絕，就安其名為「恒」。此是「亦變、亦恒」

的虛論，因行者智慧不具足所產生的不實知見，此是行者對於眾生遷流業緣之能見與不能見所生之矯亂虛論。

「見所見處，名之為生。不見見處，名之為滅。」

行陰區宇行者能觀照能力在八萬劫中，在此期間見眾生所生，即安以名相，說眾生因緣而生，故名為「生」。行者當能觀八萬劫中，不見某眾生將有所生，或因不見其未來去處，故強安其名為「滅」。故可說行者若能見現前所見之境，即計為生；不見過去之境或未來之去處，故計為滅，此是「亦生、亦滅」的虛論，因行者智慧不具足所產生的不實知見，此是行者對於眾生以受生、未受生之能見與不能見所生之矯亂虛論。

「相續之因，性不斷處，名之為增。正相續中，中所離處，

名之為滅。」

行者因觀照行陰遷流不息，業流相續以為因，致使錯認自性不能斷其業因，見相續之善惡業因，生生不已，故計在自性中以為有所「增」。又行者在其觀照中，見業因相續之中，在果報現完之際，以為某前業已次第消殞，故誤計自性不斷中有「滅」。

此行者因不能去掉識心的虛狂，再以行陰業流變異，以為業流有增有減，不知自性本自清淨，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有增有減者是無明所造之因，因因果果，再互為因果，終至無有完結，沉淪六道之中。故可說行者見相續之因，本性亦有所增，即計為增；見所見之因在相繼中似已滅，故妄計本性似有所滅，此是因果與自性間產生錯誤知見，此是「亦增、亦滅」的虛論，因行者智慧不具足所產生的不實知見，此是行者對於眾生遷流業緣性斷處與性相續處所見而執取之矯亂虛論。

「各各生處，名之為有。互互亡處，名之為無。」

行陰區宇行者以能觀八萬劫中（約一兆三千四百四十億年），見色界三、四禪天以下眾生，依其業緣而生，再依其業緣滅而滅，滅後再生，生後再滅，因此業緣他都能觀知，確定此眾生為「有」，故名之為「有」。但行者再依其能力所觀，見有某類眾生，證得五淨居天（小乘聖人）或無色界四空處定天神，因不見其亡處，也再不見其生處，故名之為「無」。此種眾生能見其生，即見一切萬物各個相生，故計為「有」；而不能見無色界天神或聲聞、緣覺等聖人生滅者，故計為「無」。此是眾生妄計所執多寡，造成果報現象不一，行者能見有生處說「有」，不知其生處說「無」，此是「亦有、亦無」的虛論，因行者智慧不具足所產生的不實知見，此是行者能觀到或不能觀到眾生生滅，而立其有無受生之矯亂虛論。

◎ 第一矯亂總結

「以理都觀，用心別見。有求法人，來問其義。答言我今，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亦減，於一切時，皆亂其語。令彼前人，遺失章句。」

若以理地來觀，則唯有一法為真。若以心相分別所見，則有種種差別相起，人見意別。行陰區宇行者，因受業流牽引不止，不能以真識菩提性來觀世界真實相，而僅以行陰業緣而觀，致使心有別見，未能如諸佛以超越不真實五蘊之真識菩提真如來觀照，當然行者會有自我侷限的知見發生。行陰區宇行者再以所見為真而引為當然耳的知見，當然就有所偏頗。若再執所見為實境，以告諸有所求法人，那當然抓不住原則與重點，常會語無倫次，沒有

定論。故當有求法者來問，就有上述「八亦」不定之論說，有時說「亦變、亦恒」，有時說「亦生、亦滅」，有時說「亦有、亦無」，有時說「亦增、亦減」，無有定準。故此行者不管何時，有人來問就會隨興而答，胡言亂語，如此會令後學者無所適從，不知那一句話才是對的。

說到佛法，離不開「空」、「有」及「中道」，若以理地觀之，則唯一空而已。若以相別來觀，則有種種差別相。但此處世尊在說明行陰業流的行相，行者不能全盤觀知，就會落於也有這樣，也有那樣。但這是實法實境的證知，不是在講解脫知見的空、有之相，但行者不能以侷限知見來下定見。

◎ 第二執空矯亂

「二者是人，諦觀其心，互互無處，因無得證。有人來問，

唯答一字，但言其無，除無之餘，無所言說。」

行陰區宇行者若已能知要學無上心法，證得解脫知見，唯諦觀其心，生心之處無有一處，無處本來亦是無，故說「互互無處」，可說唯一「真空」，行者也因為此「無」而證得空相。然行者深執此「空無」是最好，也認為是最高的修證。

故當有人來參問時，不管對方的境界如何，此人唯能獨答一個字，但言其「無」，其他別無有法可說，故一切盡在不言中。其實，若有實修實證者，對佛法已能圓融，當能觀眾生所執者為何，而加以不同佛法的開導。如一參問者境界住於「有為」之法，當教以「空理」；若有一參問者偏執「空理」，要入空亡，當曉以大義，說諸法不空不有，應能不執兩邊。如《金剛經》所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應有斷滅相，斷滅相即是執「空」之相。

若是一個初機或已開悟行者，還是教以「一切法空」為主，因此時行者還未證得空理，不能得解脫知見故。

外道強辯「無」大約有四種情況，一者未生名，故說無，如牛馬未生時，無有其名，故說無。二者滅已，故名無，如牛馬死亡後已，名已不存，故名為無。三者異相，故互為無，如牛性中無馬性，馬性中無牛性，是謂互名為無。四者畢竟無，本來就沒有，故名為無，如龜毛、兔角，此等本來「無」，所以說畢竟無。

但佛弟子講心地法門，以緣生緣滅來說明有無，緣生即有，緣滅即無，但緣生法起有相之間，本自有一空體，諸法相雖生不礙真空實體，此空體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但因緣法則，緣滅法就滅，因為此因緣法不真實故，故說虛幻不實，因此說是生滅法。而本體空是不生滅的，也唯此空體才是有恒或永恒。此生滅與不生滅法中，即闡述佛性空有不二的真諦。

◎ 第三執有矯亂

「三者是人，諦觀其心，各各有處，因有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餘，無所言說。」

行陰區宇行者未證得空理，當然也就無解脫知見，此輩中人不修無上菩提道，當無佛證。此等行者一被引入行陰遷流業識中，為觀見一切眾生因緣所迷，而能觀知八萬劫中十二類眾生因緣果報，以及一個大千世界生滅的道理。因而此行者在諦觀其心識中，各個眾生相及世界相都能顯現，故因而證得諸有相。

故當有人來參問時，此人唯獨能答一個字，但言其「有」，譬如說，你在那一生出生做什麼？這一生是何因緣來受生，未來當出生做什麼！此行者

見有其生，故一切法唯有一字言「有」。其他別無有法可說，故一切盡在言有；當然如此就不能教人解脫的知見，不說一切法因緣而生，本來是「無」，他都不告訴人要相信為「沒有」。其實若有實修實證者，對佛法已能圓融，當觀眾生所執業力現前時，當教以「空理」，如《金剛經》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此，眾生即能觀法空，能不去執取業緣，就能得解脫知見。

◎ 第四執有無矯亂

「四者是人，有無俱見，其境枝故，其心亦亂。有人來問，答言亦有，即是亦無。亦無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矯亂，無容窮詰。」

行陰區宇行者因觀行陰微細，見其念念生處，可感知眾生因緣，世界行相，故說「有」。又見念念滅處，終歸一切行相為「無」，故說為無，此時行者真是有無俱見。但因不能了知「心相」之有無真實，不知本性體空，不知因緣心生有為諸法，以為沒心就是無，心起就是有，都是見其境及其業力枝枝節節繁雜之事，拿不準佛陀所說「空有」之見解，故行者對其心的體會，亦亂無章法可言。

當有人來參問時，答說亦有，不然即是亦無，如因見因緣而生相，緣滅將歸無。因理念不清，如說有，必定有「有」也有「無」也。或言無中亦有者，如已緣滅歸無，緣生當能再有也。此乃斷滅加有無夾雜之見，故名一切矯亂。如此理念不清，遇有窮究詰問者，當然就不能自圓其說了。

◎ 四矯亂見總結

「由此計度，矯亂虛無，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五外道，四顛倒性，不死矯亂，遍計虛論。」

行陰區宇行者因有微習，受智慧力限制，以其侷限的知見，自非全見、正見，昧於行陰區宇幽隱妄想之本，見不能周遍一切，可說不正不遍，故說落於外道。如果行者不能自知，妄執不放，將迷惑自己菩提之真如性。這也就是說成為第五種外道，以一切矯亂知見，無理可據，無義可憑，因而無法因應別人的窮追詰問。由此而計度，矯亂虛妄，從而墮落在外道種性之中，迷惑了菩提真性。這就叫做第五外道四顛倒性，不死矯亂，遍計虛論。

（六）十六相顛倒論偏見

1、經文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無盡流，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有相，發心顛倒。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見我圓，含遍國土，云我有色。或波前緣，隨我迴復，云色屬我。或復我依，汔中相續，云我在色。皆計度言，死後有相。如是循環，有十六相。從此惑計，畢竟煩惱，畢竟菩提。兩性並驅，各不相觸。由此計度，死後有故，墮落外

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六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有相，心顛倒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修行者修到心能起神用時，錯用心來練一些外道法，不依佛法來修「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反而走別條路，修行中依狀況所生之妄念，妄想以「想念」來堅固他的身形不壞，並假世間一切事物或自心妄想，來圓滿成就其所希望的肉身久不腐壞，而會成就仙體及仙人之仙行。

上述修仙道之人，雖非正道、佛道，然亦要有善業因，無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因緣，始能修得仙道，不然修仙道中障礙亦頻繁，修道不成反

會受惡業牽連。此等人雖有善心，但不修菩提正覺入三摩地中，別起妄想要成永生，要肉體不壞，即會用妄心來研究如何堅固色身不壞，或用妄想心來成就一些飛行之事。此等人不知色身是因緣法，是無常性，緣盡即敗壞。諸仙眾修得有成，雖能活數千年或數千萬年，最後還是得遷移、死亡、破滅。

此等行者常依地物如草木、植藥、金石等堅固其色身，讓他能圓滿其妄執性，圓成其妄性仙道，此等有如《楞嚴經》中所言，有十種仙道眾生。

如地行仙，是依地下食餌，服用不輟，而成就能於地面行走不累的地行仙（經云食道圓成）。

又如飛行仙，以草木、植物藥來堅固其色身，藥性助其色身氣機旺盛，練得能飛行於草地上、虛空中，而圓滿成就其妄性，此稱為飛行仙（經云藥道圓成）。

遊行仙者，以金屬、礦物等，所謂五金、五石等，煉丹服之，堅固其色身，

久服不息，轉凡成仙骨，此類仙道人，都能點石成金，色身亦能幻化身形，圓滿成就其妄性，遊戲人間，故稱為遊行仙（經云化道圓成）。

另外也有修行者色身氣旺破身後，以自身的真氣、津液、精氣等成就其妄性，而得其仙道者，如空行仙、天行仙、通行仙、道行仙者。

空行仙者，對色身經絡突破後，真氣旺盛流轉於正經十二脈、奇經八脈等，行者故意堅固其氣於色身不息，就能成就其妄性，氣精圓滿成就色身，即能起飛於虛空處，故以氣精圓滿其妄性，此謂空行仙（經云氣精圓成）。

天行仙者，或有一類依自身修行中產生的津液、涎水等，滋潤丹田，不食人間煙火，與地球萬物絕緣，久而讓身形堅固，圓滿成就其妄性，此稱為天行仙（經云潤德圓成）。中國仙道法中，有嚥津之法，以舌抵上顎，津液自生，稱為鼓天池。津液生後而嚥服入喉，稱為嚥玉津。此類仙眾因不食地球諸物，以自津液、涎水為食，故能起飛於天上，以津液滋潤妄性，故名天

行仙。

通行仙者，又有一類仙眾吸取日月、金石、萬物等精華，或是萬物之靈氣等為己身自用，用來堅固其色身不壞，圓滿成就其妄性，此稱為通行仙。因此類仙道中人吸收諸物精華，精華無有形象，靈氣一動，物與神通，即能破一切物質質礙，蹈水火、穿金石，通行一切諸礙而無礙，以吸精華圓滿成就其妄執性，故名為通行仙（經云吸粹圓成）。

道行仙者，另有一類仙道眾生，喜歡咒術、禁符等術，仗此咒術、禁符等來達到堅固其色身之目的，當術法成就時，圓滿成就其妄性時，要隱身而行能之，要化有變為無時能之，此仙眾已成就仙道，不做諸惡，以其咒語成就其所欲想之妄性，故名道行仙（經云術法圓成）。

剩下三類都是用妄想心成就其妄性者，一為照行仙，二為精行仙、三為絕行仙。

照行仙者，此等仙眾常喜意念妄想，如道家意守丹田，一切所思能從觀照其身而成，識神出入自在無礙，色身欲能堅固不壞，由意想能成，因堅固其意想，超越色身之質礙，使色身能堅固不失者，此等仙眾圓滿成就其妄執性，稱為照行仙（經云思憶圓成）。

精行仙者，喜愛以心感為修道之法，以心感心謂之交遘，不用面對面即能溝通心意，行者心識已突破色身束縛，眾生心起，即能感而知之，此仙道行者樂此不疲，喜此心感道交，終成識精能知眾緣之仙道，圓滿成就其妄執性，故名精行仙（經云感應圓成）。

最後的絕行仙者，以心之神變、化成為修行的主軸，此等仙眾以識精元明覺悟自性之功能，故能依色身諸根而成就五神通，以眼根悟得天眼通，以耳根悟得天耳通，以身體氣機悟得神足通，以行陰諸緣悟得宿命通，以意根悟得他心通。此仙道眾生雖能覺諸根之用，成就世間最殊勝之覺道，故謂絕

行仙（經云覺悟圓成）。

可惜此等絕行仙眾非依菩提正覺而修，非依三摩地正定而修，所覺是世間覺，雖然壽命久遠，終歸要再化滅而入輪迴之流的。故世尊在《楞嚴經》中云：「是等皆於人中練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瞭解了諸仙眾等為何要固身成有相，如何固身方法之後，你就知道本段魔相所講的自固其身，認為有我相的元由。世尊在因地時亦有五百世仙人的修證，也深悟此仙道法世間禪的非究竟，故一直修無為法，般若波羅蜜多智，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不是在仙道法中得到覺悟境界。因仙道中於色塵、我相、菩提、煩惱相中，起分別想，故有如下十六種相的錯誤認知。因行者認識不清，依色、受、想、行四陰，演繹成十六種有相，此是菩提性有，但煩惱法

不去，菩提、煩惱二法並驅，永遠沒交集的修證，難怪壽盡後，還得入諸趣輪迴。

（2）經文解釋

◎ 產生十六顛倒相之因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無盡流，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有相，發心顛倒。」

諸善男子在正定三摩提禪修之間，已能堅固凝定正心，使定心更為堅強，終能使魔不得其便來擾亂。行者無有餘習故不隨境緣來轉，因有正知見的智

慧，魔終不得其便。想陰滅行者，已使融通妄想法執心滅，餘剩一妙明真精，沒有種種散亂事宜，故說是為正知。故經云奢摩他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使魔不能得其便。

一入行陰區宇行者，因已無魔擾，正念堅固，故能於心鏡中起禪觀覺照，觀盡十二類眾生生命本元，即謂窮生類本。行者在禪觀中，能觀見十二類眾生幽隱卻又清楚可見其生命本元，此本元常常現出清擾衝動受生之原動力。行者要去研究那一類、那個眾生都能成就，能觀見十二類眾生一切業緣的本來，觀察到一切眾生遷流業緣之間，他會去受生的那種原動力是什麼？行者去觀照它，去研究它，在想陰盡行者一入行陰區宇中應有此能力來觀照。

行陰區宇行者用妙明真精觀照中，因心有幽隱妄想，智慧力還受時空的限制，不能像諸佛的大圓鏡智現遍覺知，此等行者還有隱密不能見之處，故於有所見、無所見等知見中，產生自我知見後推測計度，而引發諸多顛倒之

見。則此行陰區宇行者會在色我、心相、菩提、煩惱等法中，產生十六種有相之見，且還執著其所見為真，所論為實，這就會障礙菩提性的顯露，終入外道，執取死後有其相，妄執顛倒虛論中。

◎ 即色是我

「或自固身，云色是我。」

或有行者修到色相與心靈能起神用時，錯認色身為識性，想辦法來堅固其身，用心來練一些外道法，不修「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反而想走別條有為法之路，修行中以諸緣來堅固他的身形不壞，並假世間一切事物、自身津液、精氣或自心妄想，來圓滿成就其仙體，認為肉身久不腐壞，最後認為色身就是我，死後推計亦當有色相，從色相中妄執色身為自我。

如地行仙以食餌固身，如飛行仙以藥道固身，如遊行仙者以金屬、礦物等固其身。此等行者實不知仙壽雖久遠，終歸要敗壞，故非我計我，發心顛倒，是為外道虛論，盲修瞎練，障礙菩提自性。

◎ 我中有色

「或見我圓，含遍國土，云我有色。」

或有行者修行中妄用自心，故能依色身諸根而成就五神通，此仙道眾生雖能覺諸根之用，圓滿成就其妄性，雖其妄性能含容一小千、一中千或一個大千世界，因妄性不真，卻認為遍含一切國土之性為自我，誤認此色我中有圓滿自性，不知真性空中卻能無所不含，有如世間三千大千世界均含容於佛心中，十方無量佛剎土亦含容於佛心中。因此等仙眾非依無上菩提正覺而修，

非依三摩地正定而修，所覺是世間覺，雖然壽命久遠，終歸要再輪迴的。此類仙眾如絕行仙者，因非真性含色法，以妄我中含妄色，發心顛倒，是為另一外道虛論，盲修瞎練，障礙無上菩提性。

◎ 色屬於我

「或波前緣，隨我迴復，云色屬我。」

或有行者於禪修中，已能體會自性真如中，妄心因性而轉，起心意識中，現其一切世間色相，有如人事物或一切世界能入我心中，面對彼等前緣，均能隨我心現其境，我心意識滅，其境亦滅，故諸色境隨我迴復，一絲一毫不苟，故說色境均屬於我之妄性。此等行者有如照行仙者，此等仙眾常喜歡做意念妄想，緣一切所思，現一切色境。此類仙眾悟知諸色法，均依於我心起

意念中，以妄色依我所緣而現，發心顛倒，是為另一外道虛論，盲修瞎練，障礙無上菩提真如性。

◎ 我在色中

「或復我依，行中相續，云我在色。」

或有行者於行陰區宇中，能見八萬劫中，我色身隨行陰遷流不息，現起種種色相，天、人、畜牲、鬼神道中輪轉而現，此色我依行陰流轉中，重複地、相續不絕地現起諸色相，故行者認為我在此色相中，才會隨行陰遷流而現諸色相。

例如古時有一樵夫遇雨，躲入一山洞中，忽見一修行人坐在那裡入禪定中。此行者於禪定中，忽現一美豔女人身在其頭上，又現一犬類在女人身之

上。此樵夫見此禪者會變魔術，看得目瞪口呆。當此禪者出定後，此樵夫讚佩有加。

然而此禪者卻說，大德有所不知，我實非在變魔術，而是我有一世出生做妓女，又有一世墮入畜生道做犬狗之類，此種色相隨我行陰心而現。此段公案可說明，我依行陰相續遷流中，變現諸多色法，故當然言我在色中矣。此類行者已能見行陰業流，惟不知真性不妄執業流諸緣，亦不隨業流而現一切色法，僅會依真性而映現有色世界之相貌。因此行者認識不清而認為我隨業流而現色法，故說是我在色中，如此發心顛倒，是為另一外道虛論。

◎ 顛倒妄計推度

「皆計度言，死後有相。如是循環，有十六相。」

此等行者或以「即色是我」，或以「我中有色」，或以「色屬於我」，或以「我在色中」等四種妄計中，去修色身以求長生，由於這種錯誤的認知，隨即可能會墮入外道四種錯誤的推計中，認為死後有其相。世尊先舉色蘊為我之推計謬論，成就四種死後有相之虛論，隨之，「如是環環，有十六相」。

眾生輪轉於三界中，都以五蘊身為我。欲界眾生以色蘊為我，色界眾生以受蘊為我，無色界眾生以想、行、識陰為我。修至此境的行者，五蘊中已悟得色、受、想、行四陰，在行陰遷流不息的業緣中，因未能悟入識陰魔境中，只以前面四蘊為主，故環環牽連相扣，四妄計中經色、受、想、行等四蘊，而成就了十六種死後有相的錯誤顛倒妄計中。

環環連成十六相者，除前述以色為主外，再來就是以受（想、行）是我，我中有受（想、行），受（想、行）屬於我，我在受（想、行）中。等等如是環環連成十二有相，再加上色蘊四相，總共成為十六相。

◎ 菩提與煩惱兩異錯誤認知

「從此惑計，畢竟煩惱，畢竟菩提。兩性並驅，各不相觸。」

行者至此修證的境界中，五蘊身中言以色、受、想、行、識為我，識心當為我的心，以菩提覺性來看它，而色、受、想、行等蘊總是煩惱法，因此等行者在不究竟的認知中，或又推計煩惱畢竟是煩惱，菩提覺心畢竟是菩提覺心，此兩種性相是並駕齊驅，永遠互不相抵觸或交集的。

其實又是如何呢？經云：煩惱即是菩提，此菩提、煩惱性原為一，均來自於真心實性真如法中，也來自於第八意識心田中。八識中染淨二法並存，體性以空為主，有因緣來空性中應緣起法性、法相，凡夫認知此為煩惱法，

因有妄習相應故；聖人認知為因緣法，因能鑑照諸法無黏、不起妄法相應故，所以無所謂煩惱法，一念覺即菩提。前者因為此因緣法而煩惱，後者依此因緣法而得心通，了知世間一切因緣法相，以及事情的前因後果。這是心淨與不淨之間、聖人與世間凡夫間的差別處，故無知行者，若不遇佛、依佛得度，總是迷失無上菩提真如性。

◎ 顛倒因成外道種性

「由此計度，死後有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六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有相，心顛倒論。」

行者在行陰區宇中，因見行陰微細，業流遷延不止，於覺性中起鑑照者，得知在我心與世間相中，在我心與煩惱法中，顯現出死後確似有其色、受、

想、行等現象的存在，因而推計說死後有其相。行者處行陰區宇中有如此錯誤的認知，實墮入第六種外道虛論中。也因為行者這樣的妄計、妄執取，可能有十六種死後有相的錯誤認知。行者又認為煩惱畢竟是煩惱，菩提畢竟是菩提，兩者並行而不是合一。如此錯誤的認知，是會迷惑其菩提覺性，讓他不能悟知真心菩提實性，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

行者在對於色、受、想、行、識等五陰法中，不知圓滿菩提真如性，悟知覺性本來是空寂的，煩惱本是虛幻，自性本無生滅，煩惱法是生滅法、因緣法，故無死與不死，有相與無相等同，均是因緣幻化不真實的。行者卻因在行陰業流中，觀照到色、受、想、行等蘊，認為死後有相，更將識蘊也等同認知死後有相，立五蘊中死後有相，因而發心起顛倒想，成立第六種外道顛倒虛論。

（七）八無相偏見

1、經文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先除滅，色受想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無相，發心顛倒。見其色滅，形無所因。觀其想滅，心無所繫。知其受滅，無復連綴。陰性銷散，縱有生理，而無受想，與草木同。此質現前，猶不可得，死後云何，更有諸相？因之勘校，死後相無，如是循環，有八無相。從此惑計，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

字，究竟斷滅。由此計度，死後無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七外道，立五陰中，死後無相，心顛倒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魔相中，世尊言及於色、受、想、行四陰中，行者因能見自性的觀照神力，體知行陰中眾生動元微細，但確實存在著一切色、受、想、行陰之有相，故從行陰遷流不息的法流中，見色、受、想、行四陰無盡，即錯認為（1）色、受、想、行是我，（2）我中有色、受、想、行，（3）色、受、想、行屬於我，（4）我在色、受、想、行中，如是環環成十六有相之執，

形成第六種外道，認為死後有其相之虛論。

本段魔相在講行者於色、受、想三陰的修證中，一直以空無的心去斷一切因緣法，求得解脫的知見，也就是如《大般若經》中所云，悟後行者當勤修空、無相、無願三三昧，始能讓心堅凝不動，則一切魔障當無所得其便。若行者開悟後，不能實修此三三昧，則其智慧及禪定力都有問題，並非真的能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那怕修行者自認能說些似是而非的佛法，但總是不能真確地體會世尊所言義理。

當行者真能證得此三三昧時，若不見世尊進一步的開示，很容易執取一切相為空，很容易墮入空其境、亡其心，禪宗行者說此是墮入「空亡」。此等行者實不知悟到空時，是得到解脫的體空實相現起而已，也僅是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罷了，行者還要再回凡，救活行者靈知靈覺的心，再進而入「空有不二」的中道觀修證。

想陰區宇中行者還未證入行陰時，因融通妄想心未滅，還未能見眾生生命元由之前，不具有宿命通觀見八萬劫內眾生因緣之前，認為色、受、想等陰都是虛幻不實，無有實相，故能滅色、受、想等三陰之一切法相，得解脫知見。當證得解脫時，色、受、想陰破滅，行者再無更深的修證時，他會起無明想，錯認為色、受、想三陰實是無相，同時亦推計行陰當然也是無相，故成色、受、想、行等四種無相論。再因生前有此認知，順理成章地推計，認知行者滅後也當如此，故有四陰無相虛論，若以有色、無色等死後俱無等共有八種無相論生起，此是第七種外道行者的錯誤認知，吾佛弟子當認知而不墜入此虛論中。

（2）經文解釋

◎ 產生八無相顛倒之因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先除滅，色受想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無相，發心顛倒。」

諸善男子在三摩提正定禪修之間，已能使定心更為堅強，且因已獲得堅凝定心，終能使魔不得其便來擾亂。行者有此能力主要是行者沒有粗的餘習隨境緣流轉，也因有正知見的智慧，魔眾等終不得其便來騷擾行者。至此想陰滅行者，色、受陰亦滅，分別法執已近乎沒有，僅剩一妙明真精，沒有種種散亂事宜，故說已有正知見了。

行者一入行陰區宇中，因已無魔擾之慮，且正念堅固，故能於心鏡中起

禪觀覺照，觀十二類眾生生命本元，即能窮眾生之類別與受生之本元。行者在行陰禪觀中，本來能觀見十二類眾生清楚的幽隱生命本元，此本元是眾生受生之原動力。

但此時行者若不去研究眾生業緣，不去觀見十二類眾生一切業緣的本來。反而在檢討先前色、受、想陰中的修證，祈能除去色、受、想陰之有相，滅一切法之生滅相。因而行者體知色、受、想陰一切法不真實，能入斷一切法之法相中。行者在證得色、受、想等陰入空、無相後，產生自我知見而推測計度，認為現在諸法無相，死後當然色、受、想等陰亦是無相，進而再加上現在所處的行陰區宇，也應當是無相，因而引發諸多顛倒之見。則此行陰區宇行者會在色、受、想、行四陰中，產生有色、無色死後俱無相等八種無相之見，且還執著其所執空為真理，所論為實，這就會障礙不空的菩提性顯露，終入第七外道死後無相，妄執顛倒虛論中。

◎ 無相顛倒之認知

「見其色滅，形無所因。觀其想滅，心無所繫。知其受滅，無復連綴。陰性銷散，縱有生理，而無受想，與草木同。」

一般而言，色界世間禪境界行者，因有其色相、心相、覺受等，故在色界初禪時對心有覺、有觀之認知。繼之，二禪境時心能發光，光光相應，心生歡喜。三禪時色身充滿氣機，故世間樂具足。一入四禪中行者心能住境不動心意念，入一境性之中。

當修行者證得色身破時，即是破黑漆桶，亦即所謂開悟的境界，此時覺得世間一切色相滅，世界消殞，自身四大色形亦滅，形滅認為所依的因也滅，體知對一切境無因能來相應緣。這是修行者第一體知的境相，此時已證入無

色界之境地。此行者若無正知見，就會起此種色滅形無因之認知。舉例來說，開悟行者因已無身相，故遇有磁性物質，身體亦無覺得有磁場的磁氣來影響到色身，但身體自發的氣之走動尚能覺知。很多修行人喜愛玩弄物質的磁性、精華。但已開悟行者，因已無色身形質，當然會感知形無所因，就如體觸磁性物質起不了一切氣用一樣，這是形無所因之最好說明，但不要因此就錯認為無相。

開悟行者色身覺知突破後，將進入修心的境界，當要壓制其妄想之相。行者也是用覺、觀來滅妄想之心相，經無數年的用功，能讓心想滅，妄習不起。此時行者觀一切境，覺知心是有，但以前覺知境後繼之而起的思慮、妄想已不見，有如心已無所繫縛之處，亦即無可攀緣之妄習。行者除去此妄執性，更知自心已無憂喜、苦樂之覺受，感情領納作用似已滅去，易入心無相觀。一般至此境界行者色滅時，覺受中的苦受、樂受亦當滅，因此二受係依

色陰而有。此時行者知其受滅後，無復與色陰的覺受連綴。

以上所言，色、受、想等陰自性銷散破滅後，是證到了空無的境界。若行者認知不清，即會誤認為行者雖然身體、覺知都還俱在，縱然還有生命活動的現象，但已無感情領納及思慮的受想陰在。如此，行者已無一般人的受、想，那不就與草木相同，沒有苦、樂覺受的感情作用，也沒有思想、心慮了，的確是與草木相同了。

外道行者實不知，此種受、想滅是求解脫的必然過程，證得後當將此種定相，轉成般若智慧，以般若智慧度到彼岸，不要永遠以此種空無心面對一切境，有如草木般，沒有覺知感情作用。故佛弟子當知，悟空者當要回凡，入「有相」境界，學習證入空、有不二的中道觀。

問題是悟空行者要如何回到有相，再起此精明妙覺，能再鑑照一切世間相及超世間相，古僧大德雖有言不住聖境，但要如何回凡，尚未見提及，有

心之行者當好好思慮，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若以如何「出」來講，就該知道如何「入」，至此行者當要閉關而修，從空悟中去找回原有觀照一切世間相或十方世界之功能，以及獲得行陰微細的遷流業識之行相，如此當能再入行陰有相時之境界。

◎ 依空生八種無相

「此質現前，猶不可得，死後云何，更有諸相？因之勘校，死後相無，如是循環，有八無相。從此惑計，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斷滅。」

行者證得色破、受想陰滅後，此種菩提自性真如本質現起，對境不著不黏，體知自性真如生時起一切境均不可得，其自性真如本質亦不可得，那死

後還有什麼種種法相存有呢？何以會有如是認知，因為此時行者尚未證入行陰微細業流中，尚不能體知行陰業流遷變不息，但先前已有滅色、受、想三陰之經驗，即提早下定論說，死後一切相皆斷滅，所以產生八種無相偏見。

此行者也因為認知不清，因此計度推測，修行到前三陰（色、受、想）滅者，死後亦當無其相矣！則色界、無色界生前死後色、受、想等三陰應有六種無相，若再以現在處於行陰區宇中，雖能體知行陰業流，到最後當亦滅卻，如是色界、無色界生前、死後行陰亦是無相。如此循環得知，色、受、想、行等四陰色界、無色界生前無相，死後亦當無相，總共產生有八種無相之偏執。

行者如此誤認後，從此種推理而計算說，亦無所謂涅槃境界，亦無所謂菩薩因、菩提果、成佛道等，一切都是空的，一切僅是徒具其名相而已，並無實義。當然此等人至此境界會認為名相也是空、無的，一切究竟都是斷滅

的，人之生前、死後都不存在。

其實行者修行到空三昧後，當進而去體會無相三昧及無願三昧，如此行者當能住此三種三昧中，獲得有法無主的解脫知見。之後，行者當進一步修學陀羅尼門（如來等真言、咒語），這是佛法修證的次序，行者要能以陀羅尼門來成就一切佛事。

◎ 發顛倒心起外道虛論

「由此計度，死後無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七外道，立五陰中，死後無相，心顛倒論。」

行者在行陰區宇中，因見行陰微細，業流遷延不止，依過去滅色、受、想三陰的經驗，認為行陰最後也當滅，如此認為色、受、想、行等死後均無

有相。如此未達究竟位而產生此錯誤的認知，實會墮入第七種外道謬論中。也因為這八種死後無相的錯誤認知，會迷惑其菩提真如覺性，讓他不能悟知真心真如實性，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修世間禪定在破色身後，依佛法而修空觀智，行者修證到行陰區宇時，因誤認一切法為空、無，生前死後均是無相，故會更進一步認為色、受、想、行、識等五陰，均是死後無相，因而發心起顛倒想，成立第七種外道顛倒虛論。

（八）非有無相偏見

1、經文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行存中，兼受想滅，雙計有無，自體相破，是人墜入，死後俱非，起顛倒論。色受想中，見有非有，行遷流內，觀無不無。如是循環，窮盡陰界，八俱非相，隨得一緣，皆言死後，有相無相。又計諸行，性遷訛故，心發通悟，有無俱非，虛實失措。由此計度，死後俱非，後際昏矇，無可道故。墮落外道，惑菩提

性，是則名為，第八外道，立五陰中，死後俱非，心顛倒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魔相世尊說明行者於色、受、想三陰的修證中，一直以空無的心去斷一切因緣法，才能因而求得解脫知見，就如《大般若經》中所云，登地菩薩當勤修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始能讓心堅凝不動，讓一切魔障不得其便。若行者開悟後，不能實際修此三三昧，會淪為世間禪定果報行者，成為一長壽世間凡夫，所作、所行、所悟都是無色界世間禪的境界。

若當行者真依佛法修證空三昧時，還未進入無相、無願等三昧修證時，

很容易偏執一切相為空，很容易墮入「空亡」。此行者因不知悟到空時，是得到體空真如實相，能得解脫知見的過程而已，是階段性實修的境界。至此行者當要再回凡，救活自性靈知靈覺的心，再進而修無相、無願等三昧，修得無相三昧，觀世間之法均無實性，有法無主，不為一切法縛，就能入「空有不二」的中道觀修證，這才是正理。

現想陰盡行者證入行陰區宇中，於色受想三陰中見有，但一切均妄化，故體認諸有實非有，如此破三陰竟。現行者若能入行陰遷流業緣中，即能觀見眾生生命元由，起宿命通能觀見眾生因緣，但知見僅止於過去及未來八萬劫內，不能像世尊的宿命智通（宿命明），能知眾生因緣果報於無始無終的時空中，故於過去與未來八萬劫以外眾生因緣均能見得。

行者在此受侷限的情形下，當見眾生過去八萬劫時，無因而生為有相眾生，會認為眾生是非因而有，故會起觀無、觀非無的錯誤知見。又於未來八

萬劫後不能觀知眾生去處，不見其死後去處，故說有終落於無。

如是錯誤認知中，於色、受、想、行等四蘊中，產生八種無、非無的八俱非之相，誤說一切眾生都是隨得一緣，眾生死後，有相、無相難以定論，故說是死後俱非，如是的認知是第八種外道行者的錯誤知見，吾等佛弟子當深為認知實情，才能不墜入此虛論中。

（2）經文解釋

◎ 八俱非之顛倒因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行存中，兼受想滅，雙計有無，

自體相破。是人墜入，死後俱非，起顛倒論。」

諸善男子在正定禪修三摩提間，已能使心更為堅定，且因已獲得堅凝定心，終能不為魔所擾亂。有此能力行者主要是行者粗習、微細習氣去除，不會隨境流轉，也因有正知、正見的般若智慧，魔終不得其便，也不能來騷擾此行者。想陰滅行者，色、受陰亦滅，俱生法執雖未去除，但已有一妙明真精之真如性，能於行陰業流中禪觀，能觀見十二類眾生幽隱但清楚的生命本元，此本元是眾生受生之原動力，未得解脫之人均有此等生命動元。

此時行者因尚留存於行陰區宇中，雖能見行陰遷流業識，但色、受、想等三陰已滅，當色滅說無相，似還有其不實之理，但當受、想也都滅卻，會因受想滅而說萬相總是無。又因行者於行陰業流中，觀所現眾生生滅於此行陰遷流業緣中，故說是有其相。如是處行陰區宇行者，受想陰已滅，說行陰尚有計有、說受想滅計無等雙推計之說，真不知其真實道理。

或此行者於行陰存留中，見色、受、想滅盡，故說前三陰為無，現行陰為有，以現行陰之有，破前三陰之無，自體中體悟計有、計無，均是應看因緣而定，不能確定為是有、是無。

此等數種錯誤知見、偏論之斷言，似有以己矛攻己盾之毛病。如是非無、非有的俱非認知後，且還執著其所見為真，所論為實境，這就會障礙其菩提真如性的顯露，終落入第八種外道知見，認為死後俱非，妄執此顛倒虛論中。

◎ 有無相的顛倒認知

「色受想中，見有非有，行遷流內，觀無不無。如是循環，窮盡陰界，八俱非相，隨得一緣，皆言死後，有相無相。」

行陰區宇行者已滅色、受、想等三陰，未滅之前是為「有」，滅盡之後

是謂「無」，故行陰區宇行者會說色、受、想等三陰，見有但並非有。行者又於行陰遷流不息的業流中，觀眾生業流不盡，雖以前三陰（色、受、想）之修法，觀行陰亦為無，但行陰微細中遷流不止，雖觀其無，但不能否定其無，故說觀無不無。

如是依色、受、想、行等四蘊中，以前三陰觀行陰後，以行陰觀前三陰，依次循環觀照其有、無之相，行者研究其相，窮盡四陰界中，得一錯誤認知，以為不能說色、受、想、行等四陰為無，也不能說色、受、想、行等四陰為有，是有、是無之緣，隨其因緣而定。故此行者都說死後是有相、是無相，還得再看因緣而論定。

行者於行陰區宇中，不去研究眾生業緣，不去觀見十二類眾生一切業緣的本來。反而在檢討先前色、受、想陰中的修證，都能除去色、受、想陰之所有法相，滅一切法之生滅相，故不計法為有而覺得應是「無」。因為此行

者體知色、受、想陰一切法不真實，能進入斷一切法之法相中。

待行者證得色、受、想等陰入空後，產生自我無相之知見後，推測計度認為現在諸法無相，死後當然色、受、想等陰亦是無相，進而再加上現在處行陰區宇中，行陰也應當是無相，因而引發諸多顛倒之見。則此行陰區宇行者會在色、受、想、行四陰中，產生四種無相之見。

行者於體悟色、受、想、行四蘊之無相後，又迴轉而體知空中亦不離色、受、想、行等四蘊，故感知色、受、想、行等並非無，如是非無、非有的俱非認知後，且還執著其所見為真，所論為實境，這會障礙菩提真如性的顯露，終落入第八種外道，認為死後俱非，妄執此顛倒虛論中。

◎ 性遷訛變誤為有無俱非

「又計諸行，性遷訛故，心發通悟，有無俱非，虛實失措。由此計度，死後俱非。」

行陰區宇行者於色、受、想、行等四蘊中，見其產生萬法時是有其相，見其萬法不生時是無其相，如此真如自性生、不生萬法演變成有、無之見，行者誤認為相之有、無，乃因其性遷相變之故，即產生不同的行相，故行者心發奇想，以為通達證悟了，結論是：說有、說無均不是，一切法不能說有、說無，要依其性遷相變來決定其有無。行者也因不知法的虛、實，故失去認知的能力，而導致失去準則。因此而推測計度，眾生死後有、無俱非。

此等行者雖悟自性真如，但認為自性真如若能不變遷訛化，即不能產生諸行成萬法，就應是無相。若是真如自性隨緣應化，產生諸行成萬法就應是有相。如此，若行者強說有或無均不對的。其實以佛法修證論說，要能得解

脫行者當修得空三昧，得空三昧即能脫黏一切遷流業識，滅行陰業流，證得佛性空真如的一面。但佛性的不空真如性亦不能滅卻，不然就不能顯其用以應其緣，所以還要再修得無相三昧，入有法無主的境界中，使佛性充分發揮其空、有不二的中道境界。

◎ 行陰知見受限成顛倒論

「後際昏矇，無可道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八外道，立五陰中，死後俱非，心顛倒論。」

持有無俱非之見的行者，因為在行陰區宇中對未來際八萬劫外，其知見昏昧不明，故不能清楚體悟所有知見。其實際情形又當如何？我等佛弟子當知，佛經云：因緣生諸法，緣滅法滅。故萬法均有因緣始生法，當緣滅時，

是諸法滅時，諸法滅，其法性真如亦滅，諸法是依法性真如而住，法性真如是依因緣而起真如法用，但此法是無常法，真如性是無自性，故經云：無性性。依此而知，色、受、想三陰是依因緣而起法相，若能控制因緣，則三陰諸法不俱成。

而行陰實際狀況又如何?行陰遷流業緣中，是眾生生命元由之根本，不能以有無來論斷，除非所有眾生皆成佛，悟得無生法忍，則無有眾生遷流業識，亦無有世界可成。然行陰區宇行者若不能在色、受、想陰滅後，起宿命通觀見眾生因緣，係因想陰未盡。若是想陰盡能入行陰區宇行者，也因其了知能力僅止於過去及未來八萬劫內，不能像世尊遍知一切眾生在無始無終時空中的因緣果報。

在此情形下，當行者觀眾生過去八萬劫外時，見不到因而有眾生相時，就不會認為眾生是非「因」而「有」。又於未來八萬劫外後，不能觀知眾生

去處，就不會說死後落於無的知見。

因此，佛弟子當知，色、受、想等三陰若起法用，當知是空真如依因緣而生者。而行陰微細，其遷流不息的法流中，是不滅的業流洪渦，是眾生因緣果報的因，此行陰是不滅的，除非眾生均能成佛道，行陰業流才能不受牽引，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就如同地藏菩薩的宏大誓言：「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地獄不可能有空的一天。因此，行陰區宇行者當色、受、想三陰滅時，見行陰眾生業流因緣盡、不盡時，不要有錯誤的認知，就不會造成有、無俱非的認知。

外道行者也因為這八種死後有、無俱非的錯誤認知，就會迷惑其菩提真如覺性，讓他不能悟知真心實性，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性。世間禪定行者修證到行陰區宇時，就會進一步地認為色、受、想、行、識等五陰，均是死後有無俱非之相，因而發心起顛倒想，成立第八種外道顛倒虛論。

（九）死後斷滅相偏見

1、經文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無，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七斷滅論。或計身滅，或欲盡滅，或苦盡滅，或極樂滅，或極捨滅。如是循環，窮盡七際，現前銷滅，滅已無復。由此計度，死後斷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九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斷滅，心顛倒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一魔相中世尊講到八俱非之外道知見，這還是已進入行陰業流中，用神通去觀照眾生業流等現象，但其心力智慧受侷限於八萬劫內之前後因緣果報知見，故才有生起似無、非無之錯誤認知。當想陰盡行者證入行陰區宇中，於色、受、想陰中見有，但一切均幻化，故能體認諸有實非有；又見行陰遷流業緣中，已能觀見眾生生命元由，起宿命通能觀見眾生因緣，但知見僅止於過去及未來八萬劫內，不能像世尊的宿命智通，能知眾生因緣於無始無終的時空中，故八萬劫外眾生因緣不能得見。在此情形下，當行者見眾生過去八萬劫外時，無因而生為有相眾生，會認為眾生是非因而有，故會起觀無、觀非無的錯誤知見。又於未來八萬劫後不能觀知眾生去處，不見其死後去處，故說有終落於無。故行者於此錯誤認知中，於色、受、想、行等四蘊中，產生八種無、非無的八俱非之相，誤說一切眾生都是隨得一緣，眾生死後，有

相、無相難以定論，故說是死後俱非。

本段世尊又回過頭來，再說明行者剛斷色、受、想等三陰時，也是剛入行陰區宇未能觀眾生生命本元，因已得肉眼淨、天眼淨，故能見諸眾生已生存在各天界處之事實，但未能觀見眾生遷流業識，不知眾生生命元由，故不知人畜、鬼類、下劣欲天、色界天等眾生，當生天報之身滅後去於何處，因自己並無所見，又無因緣接觸到佛經教典，來參考世尊所證、所知者，僅依自己認知推想色、受、想陰都已滅，眾生亦當如是，死後全部入於斷滅，死後一了百了，什麼都沒有了，是為「後後無」論說所產生謬說之源。於此論說中，誤以為地獄趣、餓鬼趣、畜生趣、人趣、阿修羅趣、天趣、仙道趣等七趣眾生，死後即無來生，故都入斷滅相，是為窮盡七際，現前銷滅，滅已無復。

七趣中有些眾生壽短，有些眾生則壽久遠，但因此行陰初入行者，未具

有能觀見眾生生命本元之能力，故在窮盡七際（趣）時，因先前色、受、想等三陰已滅，故會認為現前身銷滅後，即無復有身相矣。若行者在入四禪過程中，終極能了知到四禪天的捨受。因之，依境誤認有七斷滅相。七斷滅論者：一者我有色，麁四大種所造為性，死後斷滅，畢竟無有，見身死後有而無故，若自、若他之我，皆以麁大種所造，死後當斷滅。二者我於欲界天死後入斷滅。三者我於色界天死後當斷滅。四者我於空無邊處死後當斷滅。五者我於識無邊處死後當斷滅。六者我於無所有處死後當斷滅。七者我於非想非非想處死後當斷滅。

行者在窮盡七際中，於心地上也會產生五種斷滅相：一者欲界天善心滅、二者苦滅（二禪）、三者樂滅（三禪）、四者捨滅（四禪）、五者身滅（四空處定）。行者以觀察人身四大（地、水、火、風）、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等之身為無常，死後終當斷滅。再觀欲界人天、色界四禪天及無色

界定等七際，推計身滅，乃至捨盡滅境界，認為死後什麼應都沒有了，故墜入「後後無」的錯誤虛論。

（2）經文解釋

◎ 七斷滅偏見之因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無，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七斷滅論。」

諸善男子在禪修三摩提正定間，色、受、想等三陰滅，已能使行者心更為堅定，且因已獲得堅凝定心，終能不受魔來擾亂。有此能力行者主要是行者粗習、微習去除，不會隨境流轉，也因有正知、正見的般若智慧，魔終不

得其便，不能再來騷擾行者。修至想陰滅行者，色、受陰亦滅，俱生法執雖未去除，但已有一妙明真精，能於行陰業流中起禪觀，能觀見十二類眾生幽隱但清楚的生命本元，依此幽隱妄想，得知此本元是眾生受生之原動力。

行者因初入行陰區宇中，微細行陰遷流業識未全起，致認為此生後為「後後無」，依「後後無」而生計度推測，落入七斷滅相中。「後後無」者由此身滅後終歸無，乃至最後生之滅身後亦歸無。此身滅後，名為死後，最後身滅，名為死後之後，統稱後後。後後者譬如說今生死後生天，天界壽盡見其後未能知其出生處，所以說成「後後無」。

行者禪觀中會因認知不清，以為眾生五陰之身，不論境界修至何界地處，最後終歸於畢竟無。這種行者由此計度推測，最後即會墜入七斷滅相的外道虛論中。七種斷滅論見中，四大（身根）、六入（身根入六塵）之身為無常，破滅後終當斷滅不生。其他欲界天、色界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及四空處

定等六，合前之人身總稱七生處，死後當無有相，故成為七斷滅虛論。

◎ 諸身盡後滅之偏見

「或計身滅，或欲盡滅，或苦盡滅，或極樂滅，或極捨滅。如是循環，窮盡七際，現前銷滅，滅已無復。」

剛入行陰區宇行者，因還無宿命通，於無正知見中，推測一切眾生相斷滅時，當從有身之欲界人天眾生起計度，或計身滅者，謂現身死後，歸於斷滅也。或從初禪天行者欲滅盡者，謂初禪離欲，於初禪三天中天報盡，不知去處，終歸於斷滅也。或從二禪苦盡滅者，謂二禪離苦得樂，生此二禪三天，天報盡後歸於斷滅也。或從三禪中極樂滅者，謂三禪具大隨順，身心安穩，得無量樂，生此三禪三天，天報盡後，歸於斷滅也。行者或於四禪中，使極

捨滅者，謂四禪雙捨苦、樂，而生四禪三天中或無想天，及四空處定之心、色雙捨，故名極捨滅，從此四禪天及四空處定生身後，歸於斷滅也。

由現前之人身，而欲界人天身，而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空處定，由是循環不絕，窮盡七趣眾生五陰身相邊際，皆同現前五陰之身，現之身消滅後，畢竟消滅，無復更生，是為三界七種斷滅論見。

所以無神通菩薩或地前菩薩，最好不要胡思亂想，不知前路，就要深入經藏，看世尊的佛眼所見、所說的境界，以及修行之間的現象，如此有所依循，就不會有偏見的發生。

◎ 計度斷滅成顛倒論

「由此計度，死後斷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

第九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斷滅，心顛倒論。」

剛入行陰區宇行者，因無宿命通，未見眾生行陰遷流業識遷延不息，不知行陰微細之事實，導致行者誤判眾生死後斷滅，不復更生，是為斷滅知見。此段所言雖論斷七際，待其生天之身滅後亦終將斷滅。

因此計度死後斷滅故，前因色受想等三陰已滅，所以推斷諸相當斷滅，即墮落於外道之虛論知見中。外道行者也因為這七際現於人天界，此身循環七際處地後，認為皆要斷滅。若行者此知見具生後，就會迷惑其菩提覺性，讓他不能悟知真心實性，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真如性。此時世間禪定行者修證到行陰區宇時，就會進一步地認為色、受、想、行、識等五陰，雖此生在死後當生於七際人天中，人天壽盡死後終當入於斷滅，因而發心起顛倒想，成立第九種外道顛倒虛論。

（十）死後後有相

1、經文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有，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五涅槃論。或以欲界，為正轉依，觀見圓明，生愛慕故。或以初禪，性無憂故。或以二禪，心無苦故。或以三禪，極悅隨故。或以四禪，苦樂二亡。不受輪迴，生滅性故。迷有漏天，作無為解。五處安隱，為勝淨依，如是循環，五處究竟。由此計度，五現涅槃，墮落外道，惑菩提

性。是則名為，第十外道，立五陰中，五現涅槃，心顛倒論。」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段世尊說明行者剛斷色、受、想等三陰時，也是剛入行陰區宇未能觀眾生生命本元，因已得肉眼淨、天眼淨，故能見諸眾生已生存在各天處之事實，但未能觀見眾生遷流業識，不知眾生生命元由，故不知眾生受生身相滅後去於何處，因自己並無所見，僅依自己認知推想色、受、想陰都已滅，眾生亦當如是，人壽盡後生於天界而後全部入於斷滅，眾生死後一了百了，是為「後後無」之虛論，故說七趣眾生，壽盡升天後即無來生，故都入斷滅相，

是為窮盡七際，現前銷滅，滅已無復。

本段世尊說明行者因初入於行陰區宇中，未得肉眼淨或全天眼淨，故未全得宿命通，但行者見死後卻有其生處，知欲界高天（樂變化天及他化自在天）或四禪境界，升天後不見其天壽盡，認為即有五涅槃處。此毛病係來自他們無具足的宿命通，不能究竟觀行陰微細遷流業識，若有宿命通當能觀過去及未來的八萬劫（約兩百大劫）時間內眾生因緣果報，即過去、未來之一兆三千四百四十億年間，而欲界樂變化天天壽二十三億零四百萬年，他化自在天天壽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年，其他三禪天天壽更是長久，最高第三天遍淨天也僅六十四大劫，就是四禪天的無雲天有一百二十五大劫，福生天為二百五十大劫，廣果天天壽有五百大劫。後二者超出宿命通所能知見，若有宿命通行者當能觀至三禪天天神的因緣果報及死後去處。

此行陰區宇行者不能觀各高天所有因緣果報，因見不到其天壽盡的情

形，但知人身死後能生天界，且說於天界中能不滅其相，故說為「死後後有」之相。此行者雖不知天壽盡及死後之去處，但偏能體知欲界高天與四禪天等諸禪境，即認為此諸天為涅槃境界，故說有五涅槃樂。

行者在認為「死後後有」時，已體認此五種天報善境界，但因認識不清楚，故強安此五種境界為涅槃城。即謂（1）欲界高天有正轉依處圓明心起，是為涅槃境界，（2）初禪境已能無憂而得涅槃，（3）二禪境已能心無苦而得涅槃，（4）三禪境已能得極樂而得涅槃，（5）四禪境已得苦樂雙亡之涅槃。此等行者因而誤認為修行人死後升果報天，當得虛假的五種涅槃的錯誤論點。

（2）經文解釋

◎ 後後有五涅槃偏見之因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波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有，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五涅槃論。」

諸善男子在禪修三摩提間，色、受、想等陰已滅，行者能使佛心更為堅定，且因已獲得堅凝定心，終能不受魔擾。有此能力主要是行者粗習去除，不會隨境來轉，也因有正知、正見的智慧，魔終不得其便騷擾行者。想陰滅行者，色、受陰亦滅，俱生法執雖未去除，但已有一妙明真精，產生天眼淨而有宿命通，能於行陰業流中起禪觀，因而能觀見十二類眾生幽隱但清楚的生命本元，此本元是眾生無明要去受生之原動力。

行者入行陰區宇中，觀見微細行陰遷流業識中，四禪諸天及欲界高天確

有其壽，並認為天壽能長久不滅，故說此生後之果報天實有，因知見不究竟故，而認為諸天處是涅槃城，生天後而不受輪迴，即認為行者「死後後有」，因而生計度推測，誤認有五種涅槃境界，而成立無生之虛論。

行陰區宇行者未得天眼淨或已得天眼淨，故能見知欲界高天及三、四禪境界天神壽命不滅，因為此等天眾壽命皆高於八萬劫，故以其宿命通觀見行陰眾生微細業流中，不知其壽盡於何，故說死後有生天界，且於天界中能不滅其命，故起生計推測，這種人可能會墜入五種涅槃之錯誤認知中。

◎ 欲界高天與四禪涅槃之誤解

「或以欲界，為正轉依，觀見圓明，生愛慕故。或以初禪，性無憂故。或以二禪，心無苦故。或以三禪，極悅隨故。

或以四禪，苦樂二亡。不受輪迴，生滅性故。」

行者或認為欲界他化自在天，為正轉煩惱障及所知障之所依處，因為此天世間心已微薄，觀見一切心都能圓明不迷於欲界諸欲，因此而生起愛慕之情見，以為此已觀見圓明自性，當能不再落入輪迴。或見初禪天行者離生喜樂，因已悟得自性能夠無憂無慮，故誤以為能住涅槃而不再落入輪迴。或見二禪境界行者定生喜樂，心已能無有苦受，故誤認為能住涅槃而不再落入輪迴。或見三禪行者離喜妙樂，性清淨而能得極愉悅之樂相隨故，以為如此能住涅槃而不再落入輪迴（以上諸天天壽都低於八萬劫，若觀此等天有涅槃處，顯示此行者宿命通初顯，尚未具足才有此知見）。或見四禪行者捨念清淨，諸法平等覺，故苦樂二受俱亡，生滅性已亡故，即能不受輪迴。若行者知道欲界天神天壽及色界四禪諸天之天壽，即能知此等實非涅槃處。若行者具足

宿命通，也僅能觀到三禪天以下之天眾壽命，所以會誤認為四禪天以上都是涅槃處。

在四禪天後之五淨居天（即阿那含天），雖曰不還天，但此等行者要成就真正涅槃道時，還是要在天上或來人間證得阿羅漢果，才能真正悟得無生。就是天壽高於色界四禪天的無色界天神，有頂天為非想非非想處定，其天壽最高有八萬大劫，但其定滅壽盡照樣再入輪迴。

◎ 將有漏天當究竟之偏見

「迷有漏天，作無為解。五處安隱，為勝淨依，如是循環，五處究竟。」

想陰初盡一入行陰區宇中，行者未得天眼淨，如此行者因以自己私見，

不依佛之知見，是故迷「有漏天」之境界，誤認為此是已證得無為涅槃之境界。因而錯認此五種天界為涅槃安穩城，為殊勝清淨之所依處。如是循環，即起五天界處是安穩境界，而誤認為此五處即是究竟涅槃處。

此五處者即：（1）欲界第六天有正轉依處，圓明心起是為涅槃境界，（2）初禪境已能無憂而得涅槃，（3）二禪境已能心無苦而得涅槃，（4）三禪境已能得極樂相隨而得涅槃，（5）四禪境已得苦樂雙亡之涅槃。此等五處行者因而誤認為修行人死後往生福報天果報，當得五種色界天界及欲界高天是涅槃城的錯誤論點。

以上所述五處，皆屬於有為、有漏之境界，不是無為法所歸依處，當然不是真正涅槃處。因為皆是有為故，故欲界天本是不出生死輪迴，非可依處，妄謂此處安穩無為，不受輪迴，更是無有是處。如是循環，輾轉推求色界之初、二、三、四禪等天界，各有所證而誤為有涅槃境，乃說有五處究竟涅槃。

彼等處在下界所證而觀上界諸證量，因不能證得真實之法，故誤認為五處即是安穩淨依之相，其實非真正得涅槃城也。五不還天猶未究竟，何況是其下位諸天界等行者，所以修行者要有正知見，當依世尊聖教言而得知見。

◎ 計度有漏城為涅槃之顛倒論

「由此計度，五現涅槃，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十外道，立五陰中，五現涅槃，心顛倒論。」

行者以此欲界他化自在天，及色界四禪各天等五天界所證得境界為知見，而計度推測，認為欲界第六天與四禪天諸境界，能現起五種涅槃的境界。若有這種錯誤的認知時，行者誤認為人壽盡後，是有其五處福報天可去，即能得五涅槃相之錯誤認知。

外道行者或佛弟子也因為誤認此有五處涅槃，就會以此知見迷惑其菩提真如覺性，讓他不能悟知真心實性，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性。此時世間禪定行者修證到行陰區宇時，就會進一步地認為色、受、想、行、識等五陰，均能現起此有漏五涅槃假境，人死後終當入此五假涅槃天，因而發心起顛倒想，成立第十種外道顛倒虛論。

第三節　總結十種行陰魔相說

一、經文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狂解，皆是行陰，用心交互，故現斯悟。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以迷為解，自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衆生，覺了斯義。無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護，消息邪見。教其身心，開覺眞義。於無上道，不遭枝岐，勿令心祈，得少為足，作大覺王，清淨標指。」

二、經文釋述

（1）前言

受、想陰滅盡行者凝心堅意，當能不受魔擾，這時行者始可來做甚深禪觀。若行者在未進入行陰區宇中或剛入行陰區宇之境界，還不能現起宿命通時，不能見眾生遷流業識，甚深微細之業流，這時若起無知之見，即會有未究竟說究竟，未得涅槃說得涅槃之錯誤認知發生，誤入諸天界果報之途。

若是行者已入行陰微細深廣業流中，能洞觀十方界或十二類眾生因緣牽扯果報現象，也僅限於能觀照八萬劫前後眾生因緣果報之能力，所以不要以所見為知見，迷於種種顛倒、偏見中，不然就會障其菩提真如性之開發。

總結上述十種魔相，有二無因論、四偏常論、四顛倒見、四有邊見、四種顛倒不死矯亂、十六種有相論、死後有相論、死後無相論、死後非有非無

相論、七斷滅論及五假涅槃論等，總共約有四十種會造成錯誤認知之處。

我等佛弟子應當認知末法時期眾生，不假修證欲得神通談何容易，就是一個宿命通也要到行陰區宇才能獲得此機緣，才能來觀眾生遷流業識之種種業緣，最後能擺脫此等業緣而得解脫知見。外道或無知行者不以無為法為究竟，專在於有為諸法中攪和，難免會有行陰十種魔相出現，約計有四十種虛論生起。我們佛弟子當依此《楞嚴經》聖教量言，深知此行陰魔相真實，不要有上述錯誤的認知。

（2）經文解釋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狂解，皆是行陰，用心交互，故現斯悟。」

行者於三摩地中，用心銷落諸念，已能憶忘如一。但於行陰心用中，於本心與心用諸境中交互其用，故能觀見諸眾生因緣之遷流業識，但因其知見還受八萬劫之侷限，而生起種種狂妄之見解，因而產生十種錯誤的認知。行者一入行陰區宇之境界時，於三摩地中，若知見侷限在八萬劫中時，或未真入行陰微細業流觀照中時，即可能會產生這十種禪定中的行陰魔相。

「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以迷為解，自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

頑固不化的修行眾生，迷失菩提性，亡失本來正知見，若因不能自己思慮體會，碰到無因論、圓常論、四顛倒見、四有邊論、有無矯亂、死後有相、死後無相、死後俱非（非有非無相）、死後斷滅、五假涅槃境等謬證，不能知其究竟，以為是證聖事，或誤為證得涅槃之城，若再大言不慚，自言登聖

人之林，此等未證而謂證，未得而謂得之人，即犯大妄語戒，死後當墮無間地獄。

「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衆生，覺了斯義。無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護，消息邪見。教其身心，開覺眞義。」

阿難！你等必須將如來開示的話，在如來入滅後，於末法時期中，廣為宣揚此十種行陰魔相，一定要令修行的人，能確實了解其真實義。不要因境界的錯誤認知，而讓自性起心魔之見，導致自心肇生謬證，造成甚深罪孽。

你們要對末法時期眾生說明清楚，能讓末世行者保持自心清淨，覆護自心周全，以佛一切智所教化者，化解行陰十種心魔境界，如此才能銷滅息止一切邪見。邪見不興，行者身心即能自在，身能自在故，心即能安住於真涅

槃境，進而假借此身心悟境，而開發出悟空、真覺意境，往無上正等正覺真實境界邁進。

「於無上道，不遭枝岐。勿令心祈，得少為足，作大覺王，清淨標指。」

如此，末法時期行者於求無上菩提道中，即能不受十種行陰魔相所干擾，在求得聲聞乘的出到菩提、菩薩乘的如來菩提等道路行進中，即不會有各種枝節發生，更不會走入歧途。行者在真正入行陰區宇中，應會起宿命通，能見眾生遷流業識，範圍涵蓋八萬劫前後，但千萬不要因知見不足而妄執所見，如此就不會有枝節、歧途發生。

行者處行陰區宇中，也不要讓自心浮動，而產生對諸境之祈求心，更不能以世間禪定中所悟得之境界為滿足，因世間禪看來雖有所得，但其所得不

真，非真涅槃境，故不應執取也。行者在修行過程間，若能不執著一切境界，不以得少為滿足，如此即能得大覺悟，成就菩提之法王果，如是才是修行人清淨路途的指標，堅守無為法，即能得做大覺王，悟得無上如來菩提道果。

雖然末法時期能真證入此境界者已稀有，但是若有能守清淨戒、禪修精進、更加上念佛，如是等法門一同用上，也許可獲得諸佛、菩薩加持而有開悟的境界發生。行者心眼開後當知受、想陰等諸法不實，故應堅定己心，不隨諸境緣來流轉，即能得狂心歇止，則能達伏心菩提境界，進而求入明心、出到菩提，獲得小乘解脫知見。

要能更上層樓，當得在日用應緣處，好好做禪觀，若能進入行陰區宇之境，讓自性現起眾生遷流業識。現起遷流業識之間，又能觀一切法為無所有、不可得，即能超越一切眾生心相互感召因緣，終能在無上菩提道中不迷失，才能進入最後識陰魔相的修證。

第六章　識陰魔相與修行境界

第一節　識陰區宇及識陰滅境界

有身、無身之行者，進入識陰區宇中，從色界有頂天中，出現兩種修行路的分岔，一者有身者（未破黑漆桶者）在色邊際中，經色、受、想、行陰後，進入識陰區宇中，當得開悟自心。其間復有兩種歧路，若證得捨念清淨時，發明智慧，慧光圓通，便出塵界，成就阿羅漢果，再迴小向大，入菩薩乘，如此一類可說是利根阿羅漢，名為迴心向大，成大阿羅漢。或有行者開悟後，入無身覺，直經歷過受、想、行諸陰，而進入識陰區宇中。

另有世間禪行者，若在禪修中獲得捨受而成就，覺身為礙，擬銷色身礙

入空，此等破黑漆桶行者則入無色界空無邊處中。行者諸身礙既銷，無礙於身無滅於心，其中惟留阿賴耶識（本心），全於第七末那尚存阿賴耶識體性半分微細業流，如是一類名為識無邊處定，行者能知過去、未來、現在諸緣。行者又以半分識心攀緣亂心，擬入空寂，進而空、色兩既亡謝，識心都滅，十方寂然，迴無攸往，如是行者名為住無所有處定。或有行者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如是行者名為非想非非想處定。

不管有色、無色，行者破行陰後已能不被業力所牽，諸世間性眾生同分生機，一下子間不再對行者起作用，所以行者的中陰、中有身對於眾生千萬億種因緣，已能不受感召；行者就是中陰、中有身受千萬億眾生因緣感召，也能如如不動，能不再去隨緣應緣。至此境界之行者，內心已無妄想心生起，祇留一真性寂然不動，有所感而遂通，產生神通力變化無窮，威靈莫測。行

者真性應緣時，自能明明了了，寂寂靈靈，以無為空性，起有為諸法，就能化解一切業緣、障礙。

行者達到行陰破之境界時，因六根虛靜，也能不再隨外在業緣亂起心攀緣。照道理此行者真性能深達十方世界，以及十二類眾生受命元由，但還有一份無明，即所謂的罔象虛無顛倒妄想，所以常以「想當然耳」的心識感知，做為其行為、思慮之模式，此時行者已正式進入識陰區宇中。

若行者能破識陰境，則對於所有因緣感召者都能化同進入自己真性真如中，眾生心同入一清淨毘盧性海，獲得法界性，得佛性遍法界。此時行者即能銷磨六根門，六根合開成就，見聞通隣，互用清淨，皆能隨意成就一切佛事。行者也能觀十方世界及與身心，有如吠瑠璃一樣，內外明徹無晦，至此境界名為識陰盡，到此行者即能超越命濁，出三界無能留礙，永脫輪迴之苦。

行者當知修到識陰區宇若還有色身時，但心眼已開，雖是入識陰魔相中，

五蘊滅盡終歸無所得，如是乃得十信位住，然後地地上進，歷經另五十聖位始能得如來菩提。若是一開悟無色身及五根六塵之擾者，歷經受、想、行陰及此識陰魔相後，乃得履行菩薩道，上求如來菩提、下化眾生。

一、經文

（一）識陰區宇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清擾動，同分生機，倏然墮裂。沉細綱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感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円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復馳逸，內外湛明，

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不沈，發現幽秘，此則名為，識陰區宇。」

（二）破識陰境界

「若於群召，已獲同中，銷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隣，互用清淨。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瑠璃，內外明澈，名識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為其本。」

二、經文釋述

（一）識陰區宇

（1）前言

入行陰區宇境界行者，才能真正入靜慮、思惟中，用其心來證知心用的境界。在色、受、想陰等前三陰，行者都是在用「捨」字訣，捨棄色陰諸根魔相、受陰覺知魔相及想陰融通心妄用之魔相。想陰不盡，有所心想都是虛妄，或易為魔眾等所趁，故要捨一切法。好不容易，到想陰滅即可觀行陰心時，能來認知阿賴耶識的真實，但行陰微細深廣，是眾生輪迴的根本行相，輪迴的根本種子在第八識心田中，誰去執著它呢?是第七意識執取而用之!

當行者處行陰境，若其能知之心見受到侷限，往往會產生諸多錯誤的認知，若行者能深入經藏，了知世尊的教誨，不會頑固不化，迷失菩提真如性，亡失正知見，如此則不會見諸境界時，起無因論、圓常論、四顛倒見、四有

邊論、有無矯亂、死後有相、死後無相、死後俱非（非有非無相）、死後斷滅、五假涅槃等種種謬見，以為自己所證是聖事，或誤為證得涅槃之城池，這種大言不慚，自言登聖之林，未證而謂證，未得而謂得，即犯大妄語戒，會墮無間地獄的。

行者於行陰中，見知眾生行陰本相，了知眾生幽清擾動的輪迴根本，也能知道眾生之所以會出生於三界九地中之同分生機本元。知後能滅絕感召之業力源頭，即在於其識心不落於罔象虛無妄想，也無其他一切顛倒妄想，如此才能超越命濁。

吾人阿賴耶識衍生此色身或器世界，都是因有阿賴耶識心而成就。眾生無明心妄執一切法為有、為真，故以識心相應，即落於命濁之中；娑婆眾生阿賴耶識共同業緣基元中，起妄識心而執一切法為有、為真，世界因而成就安立。故在六大—空、識、地、水、火、風等六大中，空為自性本體所依，

識為成就一切果報之原動力，地、水、火、風等四大即是業報幻化之果體，在人即是色身，在器即是世界。故根身、器世界都是四大所成，依識而成立其個體。吾人現在修佛道、解脫道，要超出三界無他途，識滅則色身滅，同時自心中器世界亦滅，即能超越命濁。

行者修到識陰區宇時，當了知「識」的行相，要做到六根虛靜，無復馳逸之後，才能來認識「識精元明」之功用，在認知功用中不要亡失知見，不然又迷失菩提自性，而成外道種性，沒得實證各種菩提，更無有無上正等正覺之果證機緣。所以行者要過五關，現已過了四關，最後一關即是識陰魔相，若過不了即受天上、仙道、魔道等眾生感召，以此等眾生為伴侶。或走入聲聞、辟支佛小乘之途，終不能成就無上菩提道，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2）經文解釋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亓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淸擾動，同分生機，倏然墮裂。沉細綱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感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円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滾馳逸，內外湛明，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孰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不沈，發現幽秘，此則名為，識陰區宇。」

「阿難！波善男子，修三摩提，亓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淸擾動，同分生機，倏然墮裂。」

若行者勤修正定三昧中，達行陰盡之境界時，是世間異生之宿習性，幽清擾動之微細妄想及眾生有情蘊、處、界等諸法相同之眾同分，生生不斷之根機等，倏然間毀裂而不存在。

修習佛法當然就要得到解脫知見，要能解脫當然對諸世間性裡的種種業緣，要有斷絕的能力，不然光說不練，雖言已證得聖境，但眾生發出因緣識心纏繞著你，你卻無法擺脫其糾纏，如此怎能做到解脫？

若行者勤修正定三昧耶，達到行陰盡之境界時，就已有能力破去眾生及自行修證過程間果報之業力牽引，而能滅去諸世間性眾生同分生機。我們無明眾生與眾生廣結無量業緣，故有互相的業力牽引，也就因為業緣的感召而互為六親（父子、兄弟、夫妻）。果報又依善惡心，依其業緣而得不同果報，惡心者入三惡道，生於畜生道、惡鬼道，甚至入於地獄、無間地獄。若有善心眾生修諸善行，感召人道，或生欲界天。若修梵行禪定行者，因其修行時

妄執一些境界，而感召色界天或無色界定等業緣，出生色界天或無色界定。

上述種種都是世間種性，依世間異生之宿習性，而成就幽清擾動之微細妄想，當然就有果報受生去處。行者修證到行陰滅時，眾生有情五蘊、十八處（六根、六塵、六識）、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等諸法相同受生之眾同分根基機緣，倏然間毀裂，可說不存在了。

「沉細綱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感應懸絕。」

眾生酬業根本體之補特伽羅，具有深沉微細眾生同分受生機緣，此主體又深具一切受生之綱紐，原是牽引酬答眾生業力之脈絡深而廣，行陰滅盡行者之補特伽羅，對其業力感應已達虛懸隔絕而不著。

補特伽羅（pudgala —又稱中陰身、中有身），譯為人、眾生、數取趣者，但此處實際係指輪迴轉生之主體而言。數取趣其意為數度往返五趣輪迴者。

佛教理論而言，若能證得無我執、無法執，得無生法忍即無有所謂的真實補特伽羅，這是勝義之補特伽羅，能不去受生，如四聖眾者（聲聞、緣覺、菩薩、佛）。但所有眾生、凡夫世間天不知輪迴真實，將會有死亡後的轉生主體之補特伽羅。

世間有情之類罪業深重，輪迴生死，不得生天界，亦難得人身，故佛說有十種補特伽羅：（1）不種善根者係指諸有情於宿世中及現在世，不知種植菩提善根，唯作惡行者。（2）未修福業者係指未曾修習布施、持戒等福德之業，多諸惡行者。（3）雜染相續者係指受貪、瞋、癡三毒等雜亂染污，相續不絕者。（4）隨惡友行者係指隨順惡友，習不善之行者。（5）不畏後世苦果者係指但知造惡業，不畏未來生死苦報者。（6）猛利貪欲者係指貪求諸欲而無厭足者。（7）猛利瞋恚者係指於逆境忿怒瞋恚，不知息止者。（8）猛利愚癡者係指於一切境迷惑不了，起諸邪見，蔑毀正法者。（9）

自心迷亂者係指心無所主，迷惑狂亂，作諸不善業者。（10）守惡邪見者係指不信如來正教，堅持外道邪見者。

吾人死後中陰身（補特伽羅）現起，此中陰身具有深沉、廣大、微細的行相，也具有無所不知、無所不感的感應能力，故人死後中陰身現起時，能依今生、前世的種種業力的感召，而酬答諸深遠業緣，或者是脈絡錯綜複雜的眾緣。因為此人一死後其中陰身必有一歸處，那怕是六道間，或是惡趣，或是善趣，均將得一因緣感召而去受生。

修證到行陰滅行者，此與眾生同分生機的牽引力突然間已毀裂了，主要是此人的中陰身，已不是一般人的中陰身的樣子了。也就是此人自性清淨，得勝義補特伽羅，萬緣不黏，當然能對其業力感應後而虛懸，已能隔絕而不著、不相應了。

故本來深沉、微細的眾生同分生機，其主體綱紐的補特伽羅（中陰身），

原本是牽引酬答眾生業力的，但行陰滅盡行者之補特伽羅已能脫其行相，故能對其業力感應虛懸而不著。如此的境界才是真正解脫的境界，也是真正佛子實修的途徑。世間禪行者不知就裡，常以一些怪力亂神的修證，認為是已得解脫，甚至說是已成佛作祖，若沒有面對業緣的磨練，那能真的獲得感召懸絕的能力。

「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丹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

行者對於涅槃寂滅之妙明本性，將要徹底地明瞭解悟。有如公雞在最後一次晨啼時，一切世界終將發明了，此時眼望東方已有曙光顯露，天色近精白，可謂天將大白矣。

以實證的功夫言，行者超越了劫濁（色陰）、見濁（受陰）、煩惱濁（想

陰）及眾生濁（行陰），已能確實瞭解到色、受、想、行諸蘊的毛病，知後當然就不會再犯，故已能掌握涅槃的樣子應該是什麼，當然也能夠做得到脫黏解縛了。

行者修到行陰滅後，對業緣感召已能懸絕，等於對涅槃的境界已能確實地了知，對涅槃將要徹底地明瞭解悟了。此種境界以雞與凌晨天色來比喻，等於是說凌晨雞會啼叫，而當雞最後見東方色白，是夜已盡而晝日將至，故雞會作最後一次的晨啼。當雞做最後啼時，東方可見發白，確實已能見天色泛白而成精色。此譬喻說行者將於識陰心做一了結，即能做到超越命濁。此行陰盡行者內心清澄，是有對境不黏的功夫，涅槃寂滅之妙明本性，將要徹底地明瞭解悟了。

「六根虛靜，無復馳逸，內外湛明，入無所入，深達十方、

十二種類，受命元由。」

此時行者六根歷緣對境已可安住虛凝深靜處，不向外攀緣，內根精湛，外境明朗，兩者融合一體，雖根有所入，而無所入之塵境，且可深遠廣達十方界，並能了知十二類眾生業感受生之元由。

能住涅槃的行者，首要獲得六根歷緣對境時，已可安住虛凝靜謐，對於外塵境諸根已不再向外攀緣，內根精湛，外境明朗，兩者融合一體。此時行者六根住六塵境，雖說是根有所入，但心性自然而現無所入之塵境。且此精湛發明之自性可深遠廣達十方界，並能了知十二類眾生業感受生之元由。

行者至行陰滅後，已能得體空，依之鑑照十方界，起碼能見一個大千世界，也能體知眾生八萬劫內前後因緣果報，從行陰微細中觀見眾生生命元由，因有正確的認知，不迷失在行陰種種魔相中，故能超越行陰遷流業識，當然能得涅槃境界，故已能有自在無礙的心性，對眾生業緣萬端因能無礙，故能

超越眾生濁，也就是說，能得解脫，即對眾生業緣感召能懸絕。

「觀由執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不沈，發現幽秘，此則名為，識陰區宇。」

行者觀諸類眾生受生之元由，進而能執持真性真如體，對諸類眾生業緣感召之受生業力已能不相應。於十方界中，獲知眾生元本同一體性，原本寂滅無二。行者精真露白，有如東方精色不沉，並能發現識精元明之隱秘，惟尚不知識之真用，此則名為識陰區宇。

當行陰滅行者已能從行陰中，觀見諸類眾生受生之元由，並進而能執取本元，把握真如自性清淨，真性不黏，故能於十二類眾生頻頻感召時，卻不受其牽扯，即不起眾生顛倒因。也能於十方界中，獲知眾生原本同一體性，原本寂滅無二，但還有幽秘之境未明，不能擺脫世界顛倒因。行者雖精真露

白，有如東方精色不沉，並能發現識精元明之隱秘，惟尚不知其識之真用，此則名為識陰區宇，行者在識陰區宇中，當然也就沒超越命濁。

行者修至色、受、想、行陰滅時，懂得識心真實，當能體知以識來知一切事，以識成就一切神通事。但事實上處於識陰區宇中行者，還不能依識起神通變化，因還有罔象虛無顛倒妄想在，也就是不知其真實識用。

（二）破識陰境界

「若於群召，已獲同中，銷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隣，互用清淨。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瑠璃，內外明澈，名識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為其本。」

「若於群召，已獲同中，銷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隣，互用清淨。」

行者對於十二類眾生業緣感召時，已獲得一同相，不會有異相生。對內諸根而言，如眼、耳、鼻、舌、身、意等諸根具同一體性，於同一相中，雖有種種差別，但同一法界之緣起不相違。故行者應儘量用功，銷滅六根門之差別性，使其六根合一或一成六根門，均能有所成就。六根用於見與聞，可謂互相通鄰，互用清淨，並無阻礙。譬如眼根用於見，而其他諸根亦能察覺諸類眾生往來之蹤跡。耳根用於聞，而其他諸根亦能具有聞的功能，蓋六根本同一體性耳。行者能於六根互用中，用後不黏、清淨而自在無礙。

這是識陰滅行者的特有境界，到此境界始有點見性的樣子，行者六根能互用，也能用一體性來做六根的功用。即所謂心根具有所有六根之用，以心

識即能有見、聞、嗅、味、觸、覺知等功用，當然也能夠以心識入六根，分開各根來成就見、聞、嗅、味、觸、心等功用。

行者達到此獲同中之真如性用，是以能銷磨六根真如之差別性，而得真性本來之空性。此時行者不僅對現實的人生境界，能有見、聞、嗅、味、觸、覺知等功用，而且對於超現實的三度、四度空間的所有眾生、世界相，亦要有見、聞、嗅、味、觸、覺知等功用，如此才能說是合開成就，見聞通鄰。行者於見、聞、嗅、味、觸、覺知等功用中，並且能知而無礙，故能在互用中清淨無黏。

「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瑠璃，內外明澈，名識陰盡。」

此時行者於出入定中，於無作意中，均能見諸十方世界，及行者自身與

心，有如青色瑠璃寶珠一樣，內外均明朗透徹，外器世界與內根身與心光，本是一體，達此境界，始名識陰盡者。

以上境界是依識陰盡行者所現的心通力而言，若再進一步地從自身來看的話，因自性清淨故，真如自性起用，即能見十方世界，也能見自己身體及心所現的光明，在身心及世界觀照中，有如透明的青色瑠璃寶珠一樣，內外均明朗透徹，這樣的境界一到，才能說五蘊的最後一蘊—識蘊盡，小乘行者即已將成就小乘佛道。

識陰盡行者應有能力，於入定或出定中，於作意中、無作意中，均能見諸十方世界，及行者自身與心，觀這十方界有如青色瑠璃寶珠一樣，內外均明朗透徹，外器世界與內根身及心光，本是一體，達此境界，始名識陰盡者。

若一般非識陰盡的世間禪行者，亦能以天眼觀十方界，但觀時是做作意觀，始能現其境相。而識陰盡的菩薩道行者，動、不動意念，其十方界都於

行者的自性心中。識陰盡行者還有一重要的指標，即是用體性即能知悉所有十方、三界眾生一切事，不必用其他諸根來見聞覺知，這是修行菩提道的出到菩提境界，一心一入法爾現象，即能隨念而說出一切世間事。

依《楞嚴經》言，小乘行者識陰盡有聲聞、辟支佛境界，得小乘解脫知見，此行者應具有六神通。另依《楞伽經》云大乘菩薩第九地善慧地是識陰區宇，到菩薩第十地法雲地是破識陰竟之境界。十地菩薩生生世世常來世間示生、證果、入涅槃等，以廣增福德、智慧等，有朝一日當成就如來菩提道果。以上五陰走一趟破五陰魔相後，終歸無所得。然後要進入金剛道如來地，求得等覺位之如來菩提位階。

「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為其本。」

識陰為命起之元由，若識陰盡時，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識陰區宇之元由，乃是不明本性真如空寂，遇有幻有而起妄相，其相雖似有而實虛之境。但凡夫不察，起眾生顛倒相及世界顛倒相，終而受命而有生，此所以會成顛倒見者，係受罔象虛無之顛倒妄想，以為其作用之根本。

識陰盡行者到此，即能超越命濁，經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的修證後，再到識陰滅後，即能超越命濁（識陰魔相），如此行者才是一自由人，不受業力的糾纏，才能自在無礙於生死海中。吾人現在是在修佛道、解脫道，要超出三界別無他途，心識要能破滅，識滅則色身滅，同時自己心中的器世界亦滅。這是五蘊（色、受、想、行、識）中最後一關，修證也要漸次地由色、受、想、行、識依次成就，最後這識陰滅，當然就超越了命濁，獲得真正的解脫了。

若觀察行者為何不能證得識陰滅、超越命濁？因在行陰滅後，行者已能

擺脫眾生顛倒因，不再受眾生業緣感召，因而超越了眾生濁。但還有無中生有的罔象虛無妄想，有此種妄想糾纏著，行者即擺脫不了世界顛倒因。若修到此處行者雖無眾生顛倒因牽扯，但對世界顛倒因，還沒有智慧認知，自依其罔象虛無妄想來執著，就會想用識來幻化一些世間相，此舉當感召諸天、仙道、魔道等眾生，而生諸天界或出生到其他仙道、魔道中去。故說行陰滅、識陰區宇中人，因不明本性空寂，遇有幻有起妄相，其相雖似有而實虛之境。但若行者不察，起世界顛倒相，終有受命而生天界等，起此顛倒見者係世界顛倒、罔象虛無顛倒之妄想，以為其作用之根本。

第二節　識陰區字十種魔相

一、前言

一個行陰盡之小乘行者，已修證到阿那含境界，應具有五通，若識陰盡則能得阿羅漢果，俱足六神通。或是行陰盡大乘行者，有菩薩八地不動地位階，從開悟後經受陰、想陰、行陰魔相等的修證，關關驚險地度過，更證得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待進入九地菩薩善慧地之修證。行者在行陰區宇中，窮盡諸行陰微細相，而能得入悟空理地。悟空之行者即能將識還元，僅有真如性依緣應化，不再有心妄執生滅之法。

行者雖然能破眾生顛倒因，擺脫眾生業緣之牽扯，是已超越眾生濁。當

然此行者已滅諸根與識之生滅法，讓真如性住於寂滅中。此時行者真性雖精妙，但未能圓滿成就其真實性用，所以還處於識陰區宇中。在識陰區宇中行者，於識用中產生種種異能、神變，若行者無知執取其能幻化之能力及境況，即會感召諸同類來做其伴侶，因而趣生諸天、仙道、魔道等，所以當行者用識心化現其特殊境界時，不要產生種種錯誤的認知，此等境況若執取不放，當迷失菩提真如性，亡失菩提知見，不能得究竟涅槃，此其間將產生種種魔境，識陰區宇行者不能不知。

行者修證到識陰區宇時，當了知「識」的行相，要有正確的知見，不要又落入識陰十種魔相中，產生外道種性、偏圓種性、倒圓種性、倒知種性、顛化種性、斷滅種性、妄延種性、天魔種性、纏空種性、不化圓種性等。行者若能不入諸偏執心識所體知之法爾現象，即能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此成就出到菩提、如來無上菩提，不再遭受歧路。下面是世尊提出行者修到識陰區宇中，可能出現的十種魔相之情形。

二、識陰區宇十種魔相

（一）外道種性

1、經文

「阿難當知，是善男子，窮諸行空，於識還元。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能令己身，根隔合開，亦與十方，諸類通覺。覺知通溶，能入圓元。若於所歸，立眞常因，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因所因執。娑毘迦羅，所歸冥諦，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一，立所得

心，成所歸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外道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經色、受、想、行陰魔相的修證，到此處應已開悟自心，前三陰者均是無始無明的因緣妄執為業，行者歷經此等諸魔相均能不著，修得好時，能超越色、受、想陰魔相時，才有實力來擺脫「眾生顛倒因」及「世界顛倒因」的根本無明種性。而行者初破行陰魔相時，即是已能「窮諸行空」，從行陰微細深廣之牽業流識中，觀盡眾生互為輪迴感召的因緣，且於能觀照中不入諸偏頗的見解，能不迷失菩提性，故能超越眾生互為感召之因緣，而超越了「眾生顛倒因」，不再與眾生因緣亂攪和，終能超越「眾生濁」。行者至行陰魔相中，雖僅能觀八萬劫前後眾生感召因緣，且也能觀一個大千世界相，

但為何能不入諸偏頗見解中，淪為迷失菩提真如性？這都是因世尊在五蘊魔相中諄諄告誡，行者因認識諸境界的真實相，始能步步為營，在修行的因地中，不迷失於菩提道路上。

眾生輪迴均以六大成就一切，依前言識為成就一切生命之元由，故回歸到識陰本元之時，如何能不受心識所迷，犯著「世界顛倒因」，而受感召走入仙道，或升入色界天、無色界定等，是此識陰魔相修證中最要把持的重點。

「識」既然是生命感緣的原動力，吾人現在是在修佛道、解脫道，要超出三界別無他途，心識要能破滅。實際修證的境界上，行者定要破「根身」的妄塵境，不要在諸根所現的超能力上執境，故不應有眼、耳、鼻、舌、身等識互用所生的眾生相，更不能執此諸眾生相而不放。行者至此境界，要超越六根歸於一藏識，以「心識」覺知起滅來觀察一切相，此境等於是進入了「無色界」的層次，僅留一心識而已。

若在窮盡諸行陰微細行相入空時，行者依識起用，識起之始即生自性，行者不察以此自性（真性）為自我，認此為依歸、涅槃處，喜愛有為識用之法，即會感召仙道中人，當生於仙道種性中。

（2）經文解釋

「阿難當知，是善男子，窮諸行空，於識還元。」

世尊說：阿難你當要知悉，修行至行陰滅行者，已能窮究行陰區宇之種種現象，諸根附於空性體中，了知一切眾生八萬劫前後因緣，此等因緣若能不執、不加以任何詮釋、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因緣，行者悟空時，以真性主行，妄心不隨，進而窮諸行為空，行者都能固守自性清淨而能不應緣，能達此境也就是能觀行陰為空，此時就已經超越了眾生濁的境界。達到行陰

滅行者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還原至元來之識性真如功能。

為何祇能有識心之用，而不再有諸根互用通鄰？行陰滅行者諸根破滅，也可說色根化滅，此後行者祇能用心識來了知因緣感召現象，也就是說不需觀看、聽聞而覺知，而是要在心識起滅中了知諸事端、因緣。而行陰未滅行者以諸根開合通鄰知世間事，有諸根面境執境即會有所執，若能對一切因緣不執，則諸根滅後歸於如來藏識，此時行者祇能以心起、心滅來了知一切現象、境緣，這種境界有如無色界天界眾生，已無五根色塵之累，僅有一心識起滅而已，這就是還識於本元之象。也可說，行者若還有眼見、耳聞才知眾生因緣事，或十方界等事端，則行者還沒有破行陰區宇的魔相，也永遠沒辦法悟得佛性本來一佛心即識用。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者在於色陰、受陰、想陰、行陰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能超越諸根對境的動、靜、根、覺、空、滅等生滅法的六結使。也就是說凡夫的諸根，對諸因緣法會產生動滅靜生、靜滅根生、根滅覺生、覺滅空生、空滅滅生等六結使的毛病，此毛病是凡夫根本我法二執的本由。照菩提道修行的過程而言，當生滅滅已時，則佛性能現在其前，佛性現前好修行，歷經六十聖位，地地上升即能得如來菩提。

但現在行陰滅行者，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已有佛之四智中的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此時行者也應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藉以識心了知一切境界及眾生相，以識心現一切神變事，但行者為何不能呢？主要還是「識精妙明」未能圓明具足，故不能有諸佛不可思議之境界。行者修到行陰盡而處識陰區宇中，除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不起外，法身雖清

淨，但三身中的報身還不圓滿，故不能超越命濁。因是之故，化身還不能有千萬億，此亦是因「識精妙明」未圓滿故。

世間禪行者、佛教小乘行者與如來菩提行者有何差異？前者以諸根的作用來起觀眾生因緣及十方界，因是諸根會受限制，即不能有諸佛的智慧，達觀一切眾生因緣及十方界。而諸佛是以識心觀眾生及世界相，識心本空、無相，因而能不受時空的隔絕，當起觀眾生果報因緣時，不受八萬劫之限制，也不受空間的限制，故能了觀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甚至一切佛剎土）及十二類眾生因緣果報事實，這是世間禪行者或佛教小乘行者所不能得的境界。

「能令己身，根隔合開，亦與十方，諸類通覺。」

當行陰滅處識陰區宇中行者，已能令自己身體所具有的諸根隔離諸境，不起妄執而生妄習執境；甚或能讓眼、耳、鼻、舌、身、意等諸根，與清淨

識合開成就，成就的事實是能與十方界及十二類眾生互通覺知。行陰滅行者也因此心能無妄執諸根性所生諸相，故覺知心與諸根合塵生覺成就，亦能與諸根離而成就。在合開成就中，亦能與十方界、十二類眾生，以識心通覺諸類。

行者在行陰中已能以諸根入眾生相及十方界，但至識陰區宇行者更能以識心來與十二類眾生及十方界起連通，主要能以覺知心了知一切境界。若行者還是以諸根合識而成就，了知一切因緣、現象，那是行陰未破的現象。故入識陰區宇行者能以識心來通十方界，來了知眾生因緣果報，這是進入識陰區宇境界的指標，行者當能了知清楚，不要未證謂證，未得謂得，成大妄語。

「覺知通溍，能入圓元。」

識陰區宇行者以識心來覺知一切境、一切因緣，且能與十方界或十二類

眾生心相通連而溷合識心，由識心來互通覺知，此種不藉諸根而以識心超越時空能體知一切的能力，即能入「識精妙明」的圓明本元境界。

此種境界即是古僧大德所言的「即心即佛」的境界，是識心能具緣起法爾現象。行者識心清淨中有所起念時，即是識心通連諸眾生心或十方虛空界一切因緣，由此心念即能超越時空而知天下事，這種現象其實是行者已能恢復本來「識精妙明」的原有功能。

在「識精妙明」本來功能中，因未明其識精本元相，故還未能除去世界顛倒因，處識陰區宇中未能超越命濁，雖可能不受下界眾生顛倒因之果報，但很可能不察而入世界顛倒因，受善業感召而生諸天界。

「若於所歸，立眞常因，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因所因執。」

行者入識精元明中，產生種種互相通連的識心，此識心可能感知善因的果報現象時，認為既然已超越了下界「眾生顛倒因」的果報，那此時識心所感知的善因天界諸緣時，因受識陰區宇的限制不能明見，有可能將自性能應萬緣生識，即認為此是真諦，認為此是真常因。

行者認為所要歸處即是自性之真常處境界，應是有真常涅槃之境界，以此作為真常因。行者若無知還讓此錯誤見解產生，認為是一種前無所有的殊勝見解，也認為已得真常涅槃的境界，則此種人即是墮入世界顛倒因之因，認為此是涅槃境的真常，且因而無知地加以執取不放，這就是因、所因之妄執現象。

「娑毘迦羅，所歸冥諦，成其伴侶。」

行者於識心起法中不察，以自性（又稱冥性、冥諦）為自己修行之依歸

處，故有娑毘迦羅（Kapila）等眾成為其伴侶，也會感召受生為仙道中人。這種錯誤知見是古時印土外道行者，如黃髮金頭身仙人（娑毘迦羅）等所犯的知見一樣，他們將神我、自性（又稱冥性、冥諦）一分為二，神我當然是主體，自性冥諦為神我之業用，故入二元論說。此等行者以性用為真諦，認為此是真常因。他們認為法起之理論，為從自性冥諦中生「覺」，由此「覺」中衍生廿四諦，加上原先的「神我」，而合成廿五諦。那廿四諦神我之用如何生成?從「覺」中生起「我執」或稱「我慢」，復於我慢成就五大（地、水、火、風、空），至此有神我、自性冥諦、覺、地、水、火、風、空等成八諦，他們認為這八諦是宇宙萬物生法的根本。

此派行者知見再依五大生色、聲、香、味、觸等五唯境（合十三諦），也依眼、耳、鼻、舌、身等五知根作用（合十八諦），而成就語、手、足、生殖器、排泄器等五作根（合廿三諦），加上心根後則成就廿四種法相，再

以神我為主體則合成廿五諦。

若行者至此識陰區宇境界中，因識能感召善因之緣，執取而建立世界顛倒因後，當以娑毘迦羅等眾為其伴侶，歸入自性冥諦認知之路途，讓神我與自性二諦中產生「能所」「主從」之錯誤認知中。娑毘迦羅眾等以處自性冥諦中，誤為自性為一切現象之生因，而廿四諦為變異之根本原因。

然世尊在《解深密經》中告訴我們，一切法的性相分為遍計所執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性等三；自性本淨是圓成實性，依他起性是業用的因緣法，遍計所執性是凡夫境界所特有。《中論》更告訴我們，諸法皆由因緣所成，無有一定之自性，故可說自性本空，或說無性性等。行者在緣起生識法中，要觀清淨佛性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是超越了俗諦之見，祇能以識心來生一切法相，識心緣「因緣」生「識」後，緣滅法滅而無一法可得，自性當亦無見，這才是世尊告訴我們的正知見。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歸果。」

若識陰區宇行者誤認為冥諦自性應緣起五根、六塵、生六識為究竟涅槃之行相，以神我為主體，以廿四諦所生諸法相為神用，如此妄執識心神我為有，迷失佛菩提道正覺之知見，也迷失無上菩提之歸路，當然亡失佛所提示之正知見。這種叫做立有所得心，成為終究歸處之結果。

其實行者當從禪修中體知，自性本空，遇緣妄有，法境無常，自性本無，故體、法皆屬於空無。如此認知，當不致於立有所得心，而落於外道仙人受生處，誤以為是勝果、涅槃歸處。此等行者認知有差，所得不真，故會迷失於仙道途中。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外道種。」

若識陰區宇行者識心起，感召善道業緣，而落於黃髮金頭身仙人境界，妄執冥諦自性為勝事，能生諸法而有仙事，也認為能永壽不滅，如此知見則是違背、遠離自性圓通之佛證。佛性本空無、無礙的圓成實性，能通達一切境、一切眾生心，若以識精未明而入仙道種性中，當然是背向涅槃城而馳去，受世界顛倒因感召成仙道種性，而生於外道種中，迷失菩提真如路途。

（二）偏圓種性

1、經文

「阿難！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覽為自體，盡虛空界，十二類內。所有衆生，皆我身中，一類流出，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能非能執。摩醯首羅，現無邊身，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二，立能為心，成能事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偏圓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於開悟後，經色、受、想、行陰魔相的修證，始能超越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才有實力來擺脫「眾生顛倒因」。故行陰破滅行者即能進入識陰魔相修證中，此時行者已開悟自心。在行陰區宇中第七意識因妄執八識所現為真，始有「眾生顛倒因」，也因想陰滅故，無有妄想，始能觀眾生果報因緣，而行陰滅已能不受眾生因緣感召，故感召懸絕而超越了「眾生濁」。

再下來的是最後一關，即是在識陰區宇中，如何不迷失菩提自性，遇種種識心所感之善境界，能不執取諸境，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能超越「命濁」的行者才能成為真自由人，才能不受業力的糾纏，才能自在無礙於生死海中。

行者進到識陰區宇中，能知生命感緣的原動力是在於識，佛道、解脫道

成就也在於識，要超出三界、悟無生法忍，別無他途，即要讓識陰破滅不執取一切境，識陰滅則色身滅，同時自己心中器世界亦滅。這是五蘊中最後一關，修證也要漸次地由色、受、想、行、識依次成就。若是最後這識陰滅，當然就超越了命濁，獲得真正的解脫，超出三界高天感召而又入輪迴了。

行者修到識陰區宇時，當了知「識」的行相，因已能做到六根虛靜，無復馳逸之後，才能來認識「識精元明」功用，在認知功用中不要亡失知見，不然又會迷失菩提自性，而成外道種性，沒得實證菩提真如，更沒有無上正等正覺之果證機緣。行者若能不入諸偏執心識所體知之法爾現象，即能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此成就無上菩提，不再遭受菩提歧路。

本段是行者至此識陰魔境中，沒有正確的知見，行者見自己由空性中起識心，既能使自身變他身，或變出眾生身，十二類均能由行者識心中變化流出。行者因此而生起自心有此殊勝能力，真是不得了，就會執取此能化之心

為識心，認為成就事果，不信別有因果成就業緣。如此行者執取此境不放，而終落入偏圓種性中，當感召摩醯首羅天來招他成為其伴侶，而生於欲界天道種性中，迷失真如菩提路，而不能成正覺。

（2）經文解釋

「阿難！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阿難！行陰區宇中行者，都是在用此行陰心窮生類本，感知眾生種種業緣，不落於諸偏見知見，能窮究行陰眾生八萬劫內外因緣，超越了此等諸論因緣，若能不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因緣不起，行者都能固守真性清淨而能不應諸緣，能達此境也就是能觀行陰為空，此時行者就已超越眾生濁境界。達到行陰滅時，行者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還

原至識元之識性真如的功能。

行陰滅行者諸根破滅，也可說根身色塵化滅，此後行者祇能用心識來了知因緣感召現象，也就是說，不用透過觀看、聽聞、…、等根性之用而覺知，可在心識起滅中了知諸事端、因緣。而行陰未滅行者以諸根開合通鄰知悉世間事，有諸根面境執境即會有所執，若能對一切因緣不執，則諸根滅後歸於如來藏識，此時行者祇能以心起心滅來了知一切現象、境緣，這種境界有如無色界天界眾生，已無五根色塵之累，僅有一心識起滅而已，這就是還識於本元之象。行者若還有眼見、耳聞才知眾生因緣事，或十方界等事端，則行者還沒有破行陰區宇的魔相，也永遠沒辦法悟得佛性本來一是心是佛之境界。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者在於色陰、受陰、想陰、行陰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能超越諸根對境的動、靜、根、覺、空、滅等生滅法的六結使，在諸根生滅法中對諸因緣生法時，有如動塵境滅則靜生、靜滅則根生、根滅則覺生、覺滅則空生、空滅則滅生，此等六結使的毛病是凡夫根本我、法二執的本元。照佛法菩提道修行的過程而言，小乘行者當生滅法滅卻之時，則佛性即能現在其前，而能住十信位矣。

但現在行陰滅行者，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已有佛之四智中的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此時行者也應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藉以識心了知一切境界及眾生相，以識心現一切神變事，但行者為何不能呢？主要還是「識精妙明」未能圓滿具足，故不能有諸佛不可思議之境界。行者修到行陰盡而處識陰區宇中，除「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不起外，法身雖清淨，但三身中的報身還未圓滿，故有感召天界、仙道、魔

道之可能。也不能超越「命濁」，因是化身還不能有千萬億，此亦是因「識精妙明」未圓滿故。

「若於所歸，覽為自體，盡虛空界，十二類內，所有眾生，皆我身中。」

若識陰區宇中行者，已能於識心中還為本元，不再以根身諸能為依歸，而能以識心本元為自體，而去除了以色根為自體的錯誤認知。在行陰區宇行者常以「色塵身根」為自體，雖也能觀十二類眾生因緣，及一個大千世界，因用「色塵身根」為自體，故所觀十二類眾生因緣果報僅止於八萬劫中，虛空世界也僅能觀一個大千世界。

識陰區宇行者至此境界要能將六根歸於如來藏識，以「心識」覺知起滅來觀察一切相，僅以心識為自體。此識也就是古僧大德所言的「即心即佛」

之層次，行者超越色身根塵後都是以心識為主，因一切法以真心（八識）為主。這時，心起、心滅時即能現「法爾」現象，即是行者能以空無之體，感知一切因緣後，以心識體知其境，而現心識、念頭表一切相而已，此刻行者即達「即心即佛」之境。這時行者確將諸法起滅歸於識元，也能將識心起滅諸法看成是從自體而發起，也能對於識心有認同感，不會產生迷惑之情見了。

此時行者因是以識心為自體，故能盡虛空界，即能於心中了達三千大千世界，不會像行陰中以「根身色塵」來觀世界而受到侷限；行者以識心也能從法爾中觀十二類眾生，包括有情、無情類所有眾生，皆是我身、我心中之眾生，能由我心中生出，故能盡知世間一切眾生的因緣，不受時間、空間之侷限。此時行者已能從識心起神變中，將所有虛空界中十二類眾生，皆能從自身中幻出，所以行者能生出眾生，並將所生之眾生攬為自己身中之物。

「一類流出，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能非能執。」

此時行者已能有無量神變，並迷執於此無量神變中，認為此真性能生眾生於自身中，是為不可思議境界，大概已成就菩提果，由此而生殊勝見解。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修行至識陰區宇行者，能由空性中起識心，既能使自身變他身，甚至自身亦能變出眾生身，十二類眾生每一類均能由行者識心中變化流出，此即所謂「能」。另外，行者已證行陰滅，諸類不召，眾生業緣不染，體知自心能生他身，但他身卻不能生己身，此所謂「非能」。若行者因此而生起自心有此殊勝能力，真是不得了，不信別有因果成就業緣。這個人即會墮入能生眾生，而眾生心不能生己身之妄執中。

「摩醯首羅，現無邊身，成其伴侶。」

若識陰區宇中行者墜入能變自身為無邊身，又能變出他眾生於自身中，因此而執取此能力不放，執著自己能、他人非能之境相，則將感召摩醯首羅（Maheśvara）來招他成為其伴侶。主要是摩醯首羅天神亦會變無量無邊的眾生身，故行者執著心識變自、變他之能力，就有可能招來摩醯首羅天主，要他同生於自在天中。

又有將摩醯首羅者，翻譯成大自在天王，此天原是婆羅門教之主神濕婆，信奉此天者被稱為「大自在天」外道，信仰此天者認為此天乃一切萬物之主宰，亦認為此天職司暴風、雷電，凡人間所受之苦樂悲喜，悉與此天之苦樂悲喜一致，即是說此天喜時，一切眾生均得安樂相；反之，此天生瞋時，則眾魔現起，國土荒亂，當然一切眾生均同受苦難。

然此天除暴惡、殺害等神格外，也有善良的一面，當祂以吉祥神格面貌出現時，也會救護一切眾生。既然大自在天王那麼會變眾生身，信仰者認為

若世界毀滅時，一切眾生、萬物將歸入大自在天中，此種說法有如色界初禪天之梵天王所說，梵天王亦認為下界眾生都是祂的子民，因都是梵天王所幻化的。

另又據言初時，此摩醯首羅天與那羅延天（金剛力士天）同列於梵天之下，其後，印度教將其神位漸次升高，而成為最高神格，於婆羅門教中，被視為「其體常住，遍滿宇宙」，而有「以虛空為頭，以地為身」之泛神論之神格。

但是濕婆神進入佛教後，即成為佛教之守護神，稱為大自在天，住在第四禪天中。其法像為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之天神形狀，此神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故獨尊於色界天。佛曾說若供養摩醯首羅天已，即為供養一切諸天畢。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二，立能為心，成能事果。」

若識陰區宇行者覽識為自體，誤認從我識心能變眾生身，能生出一切眾生。別人業緣我確能不受感召，此識心已能成就一切事理，似已成就菩提果位。如此妄執識心能變現眾生身，因是能變無邊身，以為已成就菩提道，其實是迷失菩提道正覺之知見，也迷失無上菩提之歸路，當然亡失佛所提示之正知見。

行者因見識陰能攝、能生，逐立能為心、為因，十方眾生由我識心流出，故知心能成萬事、萬物之果，是為成能事果。其實行者當從禪修中體知，自性本空，起識心成就一切相時，均是幻化者，法境無常，自性本無，雖有所幻化亦不是成佛之境地，此能力都是識心能變之功能，但並未得解脫三界之能事。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偏圓種。」

若識陰區宇行者識心起，能變無量眾生身，執取此能生眾生身之心為究竟，如此知見則是違背、遠離自性圓通之佛證。而涅槃者確實是指寂靜不二，自性（真性）中無一法、無一世界可得。現在行者因識心能生眾生身，以為得涅槃城，其實是違誤背棄涅槃城而馳走，故說背涅槃城。

也因行者能體知己識心能攝眾生，因而從自識心生起眾生身相，既然眾生是由我身生，故我當是眾生祖先似地，會生起高人一等心態，遂起大我慢相，我慢心起遂生大慢天中。又計我體周遍虛空界，圓融含括一切相，一切不能含我，故自體屬偏圓。又可說行者不能體悟自性空無，佛心眾生心、萬法不二，此即是屬於偏圓種性。此行者所圓者為偏有之識用，忘記尋求佛性空體之修證，有、無偏於其一，不能稱為圓融，不能入空有不二的境界，故

說執取有我之偏圓種性。

世尊教導我們：佛性本具空性、無礙的圓成實性，能通達一切境，含容一切眾生身心，佛、眾生本是一體，無有內外、自他之分。且世間一切萬法唯識，緣生如幻，生即不生，是謂無所生，滅即幻滅，緣滅時法即滅。此迷失行者認為眾生實由他而有生，那怎能符合世尊所教導一切係因緣法，心外無法，自性清淨無所生之聖教量言。

（三）倒圓種性

1、經文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有所歸依，自疑身心，從波流出。十方虛空，咸其生起。即於都起，所宣流地，作眞常身，無生滅解。在生滅中，早計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滅。安住沈迷，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常非常執。計自在天，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計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圓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菩薩道（大乘）行者於開悟後能超越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的修證，已能超越色、受、想、行陰等魔相，才有實力來擺脫「眾生顛倒因」，即能超越了「眾生濁」，進入識陰魔相中。在行陰區宇中第七意識因妄執第八意識所現一切為真，始有「眾生顛倒因」，也因想陰心滅故，無有融通妄想，始能觀眾生果報因緣，所以行陰滅行者已能不受眾生因緣感召，故感召懸絕而超越了「眾生濁」。

在識陰區宇魔相中，如何不迷失菩提真如自性，遇種種識心之用，能不執取諸境，妄執以為究竟菩提，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一超越「命濁」的行者，即能超越三界高天果報，才能自在無礙於生

死海中。

一切輪迴皆以識為根本，即阿賴耶識能「先來後去做主公」，行者要能得解脫知見，定要能使阿賴耶識成為勝義「補特伽羅」，使它不再被諸緣而感召，如此修佛道、解脫道，就能超出三界。小乘行者若能斷一法一慳貪者，即能得阿那含果，居於四禪天上之五淨居天，最後要成就阿羅漢道，超越三界不再輪迴；利根者即能於淨居天中證得阿羅漢果，次利根者當再來人間當生證得阿羅漢果，悟得無生。

所有能成聖人果位者，都當要清淨自心，若初斷瞋心對於六塵不入流者，並將色身空掉，當能證得須陀洹果，人間天上還要來回七次，才能證得阿羅漢果，此行者定力約在二禪天的境界中，但慧力遠超二禪天。斷思惑七、八品惑者，即能得斯陀含果，是謂一來果，此行者定力約於三、四禪定中，但慧力遠超三、四禪天。而《金剛經》云：「一來者實無所來」，因再來人間時，

即能證得阿羅漢道，悟得無生法忍。

行者要能得小乘菩提道（出到菩提），別無他途，識心要能破滅，識心滅則證得法空，則不再來受生。所以五蘊中最後一關為識陰區宇，最後這識陰滅時，當然就超越了命濁，獲得真正的解脫了。於上個魔相中，行者因是以識心為自體，故能盡虛空界，即能於心中了達三千大千世界，不會像行陰中以「根身色塵」來觀世界而受到侷限；行者以識心也能從法爾中觀十二類眾生，包括有情、無情類所有眾生，皆是我身、我心中之眾生，能由我心中生出，故能盡知世間一切眾生的因緣，不受時間、空間之侷限。

本段魔相者係指識陰區宇中行者，於心識中還不能安住，就會常起識用，這就是萬法唯識，當識心有所歸處，好像發覺自己身心，都是從所歸處流出，自身皆能現於十方虛空中，無處不可現起。此時行者因識變現於虛空各歸依處，即會誤認為虛空所化生身為真常之身，當做為無生滅解。不知識所幻化

之身，皆是幻有不實，只要不用其識，身即化滅。這樣行者就會犯「立因依心」而顯身相，會成為妄執取推計其果為實。如此的行者即不能得無餘依涅槃，塞菩提路，背菩提道路而行。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行陰區宇中行者，都是在用此行陰心窮眾生類本，感知眾生種種業緣，並能於一切所見諸眾生因緣遷流業識中，空掉一切所知所見，不再有微習與之相應。也在行陰區宇中不犯有偏常論、圓常論、一分常論、有邊無邊論、四顛倒偏計論、死後有相論、死後無相論、死後具非相論、死後斷滅論、五假涅槃等論。此時行者已能擺脫眾生種種業緣的牽扯，所以能超越眾生濁，

觀其所由都以幽隱妄想以為其本。現在行陰滅已，行者已回到識心本緣，在真性主行中，已能無幽隱妄想起來，故對因緣能不動心念相應。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者在於色陰、受陰、想陰、行陰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能超越諸根對境的妄執一在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生滅法中，諸根已能虛靜不生一法妄執取。若未清淨行者可能妄執的現象為：若動塵境在，則妄執動塵為真，動塵滅則靜生，反執靜塵為寧；繼而靜塵滅則根生，反執根性之用；繼而根性之用滅則覺心生，反執覺心靈知之見；當覺心靈知滅則空生，反執空性為究竟；當空執滅則滅生，此時行者即能對境心不黏矣！這就是所謂的生滅法滅絕矣！

行者生滅法滅已，則真如性主行，能以識應緣而生法爾現象。但因行者

處於寂滅之時，其精妙識心未能圓滿，所以不能真見菩提自性。此時若行者起心用時，雖有一些神通異能現起，但很容易執取不放，因道眼未明故。

「若於所歸，有所歸依，自疑身心，從波流出。」

行陰區宇中，行者行陰遷流業識現出諸多眾生業緣，觀察知道眾生業之本源、因果報應之現象；當行陰破滅時，超越了眾生濁，能不受眾生業流之影響，因而進入識陰區宇中。

行者識心生起則成萬法源，識能生根身、能成器世界，故此時行者能觀自身、他身，此世界、他世界之生成，均由識心而生起。行者捨行陰而趨向識陰時，認為歸向於識是正確的道理，可以擺脫一切眾生緣。當行者一心要有所歸依，歸向於識心時，除體知識能成一切法，因而懷疑自己身心也是從此識出。

故說第三個識陰魔相中，行者所歸識元時，從識心中生出自身、自心，因而認為一切眾生均歸依於識心本元中，幻化而現於識心中，除此外同時也懷疑自己身心也是從識元中流出。

「十方虛空，咸其生起。即於都起，所宣流地，作眞常身，無生滅解。」

當然識能生自身心，同時體知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等十方世界虛空，都是由識心中生起，也就是說萬有皆由識而起者。因為行者道眼未明，認識不清，即在識生萬有之間，都能起一切相時，對其所宣示流出萬相之識元，把它當做是真常不變之恒心，誤認此恒心是沒有生滅的。行者如此就會誤認為真常識心是無有生滅法的身，並以此錯誤見解執取而不放。

然世尊曾提示五蘊本空，萬法非有，一切法雖有其法性，而法性卻是無性性。一切法無常，而識也屬於一切法中，因是得知：識亦應是無常，不能當做真常講；而識所依之本身也是有生滅的，身也是緣起法，是生滅法，並不是無生滅也！故行者當知無生滅者僅是「寂滅」、「空無」的本體，這才是真常身。也因此本體空中應諸緣而生識，此識還是有生滅的，不能當做真常身講。另識所依之身也是有生滅的，也不能看作無生滅解。

「在生滅中，早計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滅。安住沈迷，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常非常執。」

如上述世尊開示，識心本還是有生滅的，此識陰區宇行者誤認為識是無生滅者，因是已早誤計為識是真常法體，是常住不生滅身者。如此既然迷惑識為不生滅之體，亦迷惑識所宣流而出的一切法相為生滅者。此識陰區宇行

者既有所執，又安住於此錯誤見解中而生沉迷。此行者當墮於常（識）、非常（起法）之錯誤妄執中，認為常者是識心之識體，非常者是識所生之一切相。此識心本非「常」認為是「常」，而識起滅所宣流之「相」本就是非常。行者在常、非常中錯誤的認知下，則墮入常、非常的一種妄執中。

「計自在天，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

自在天者即他化自在天，是欲界六欲天裡的最高天，有時譯作他化樂天、他化自轉天、化應聲天，簡稱自在天、他化天、化他天。此天主要以他天所化之樂事為己樂，故稱他化自在天，有如《大智度論》中云：「此天奪他所化之中得自娛樂，故言他化自在。」

此識陰行者以識心幻化一切境為實，有如化樂天天眾化一切樂境，而自在天天神是以化樂天天眾所化樂者為其所有，也就是坐享其成，即於他化之

中得自在。故如果識陰區宇行者以自識能幻化一切境，當然感召得由他化自在天天神來做其伴侶。

若識陰區宇行者以識心所幻化宣流而出者，以為實有其境，且又以為識是常，識所幻化者為無常，如此錯誤認知是迷失菩提道正等正覺知見，也迷失無上菩提之歸路，當然亡失佛所提示之正知見。行者因見識陰能生萬法，眾生、器世界都由此識而成立，其識心流出諸法為緣、為相，非由空體出者。如此行者錯誤認知，以識心為體，亡失正知見。其實，行者當從禪修中體知，自性本空，起識心成就一切相時，均是幻化者，法境無常，自性本無，識心雖有所幻化，當然非「常」性也。

「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計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圓種。」

這種迷惑識之本來為不生，亦迷惑識所生相為生滅相，因而安住沈迷此知見而生勝解者，當墮錯誤知見中以識為「常」，識所生法為「非常」之妄執中。此者名為第三種魔相，立因緣依著識心為其因，將識所現成的妄相說是果。如此「立因依心，成妄計果」的錯誤認知中，係違背自性本空，遠離諸法因緣生，因緣成法之圓滿菩提真如性認知；也背離寂靜、涅槃的真正涅槃之城池，如此引生出「倒因為果」，倒「相」為「性體」之錯誤知見，真可說是倒圓種性。

世尊言：色、受、想、行、識等五蘊非真，故識陰係非因緣法，非自然性。亦即識心起時，實非有其真正因緣，都是八識心中種子示現而動，故識有所生法是依幻緣而生，所有能幻化根身、器世界，此識心生法亦是幻，以幻生諸法。行者當知識心動時有成就色身、器世界者，若識滅之時，寂滅才現在其前，實無生滅法在實體空性中。

（四）倒知種性

1、經文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知，知遍圓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稱有情，與人無異。草木為人，人死還成，十方草樹。無擇遍知，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知無知執，婆吒、霰尼，執一切覺，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四，計圓知心，成虛謬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知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上述已知識陰魔相中行者，對於識起幻化功能後，產生外道種、偏圓種、倒圓種等認知，而迷失菩提道路，背菩提道而行，終於誤入仙道、天道中。在識陰魔相中都以阿賴耶識作用為主，或稱阿陀那識（清淨識），故能識知世間一切萬相的真實，但或因認識不清其全部的實際狀況，會產生種種錯誤認知，才會迷失菩提真如性。行者於最後一關識陰區宇的魔相中，如何不迷失菩提自性，遇種種識心所感之善境界，能不執取諸境，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

本段講識起化境，成立倒知種性，感知草木為有情，成就無情業因，是謂倒知種性。行者至此境界，因識心能透視有情、無情二大類眾生，本是同一生機，無情類花草木、礦石等，亦是有情識心妄執所化成，有情、無情本是同一生機來源。若識陰區宇中行者，已能於識心中還為本元，能觀有情、

無情類等十二類眾生因緣，花木、礦石亦有其佛性，能像有情眾生具有知性，可能認知人死會成花草木、礦石，草木、礦石亦能轉生成人，此種現象因識心清淨而能知見，但若行者偏迷倒知種性心生起，因其識心已能遍知一切有情、無情類，而迷上無情種性，當迷失菩提自性，背涅槃城池，識陰區宇中行者不可不慎。故行者至此識陰魔境中，定要有正確知見，始能不落入倒知種性中。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善男子處行陰區宇中，都是在用此行陰心窮眾生類本，感知眾生種種業緣，也能不落於諸虛論中，能窮究行陰中有情眾生八萬劫前後因緣，超越了

此等諸論因緣，若能不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的因緣不起，行者都能固守自性清淨而能不應諸緣，能達此境也就是能觀行陰為空，此時就已經超越了「眾生濁」的境界。達到行陰滅行者，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起用，還原識元之識性本元功能。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陰未滅行者以諸根開合通鄰能知世間事，有諸根面境執境即會有所執，若能對一切因緣不執，則能滅一切生滅法。生滅法等六結使毛病，是眾生我、法二執不滅的元由。照菩提道修行的過程而言，當生滅法滅卻之時，則佛性即能現在其前。但現在行陰滅行者，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無遍計所執性，而依他起自性能悟知，此時當依識心來用。行者要讓識起滅來了知一切境緣及現象，這種境界有如無色界定天眾，已無五

根色塵之累，僅有一心識起滅而已，這境況就是還識於本元之現象。

佛法要修的是三身四智，其中妙觀察智要滅第六意識妄執性，平等性智要滅第七識妄執性，現在至此行者已超越了色、受、想、行陰妄執毛病，已能不執取前四蘊中所現一切虛幻不實境為境，回到識的本元功能。但識陰亦是虛幻不實，雖能幻化一切境，但非菩提真如性所歸，所以還是不能執取「萬法唯識變」之一切為真。

一個行者生滅法滅時，用識心成就一切變化，理應已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的如來境界，藉以識心了知一切境界及眾生相，以識心現一切神變事。但行者為何不能呢？主因還在於「識精妙明」未能圓滿，未具足無量功德性，故不能有諸佛的不可思議境界與智慧。

「若於所知，知遍圓故，因知立解。」

行陰盡行者回復到識精元明之用，故能以識心了知一切世間相，若行者能以識心鑑知一切事與物時，當能知十方世界及一切眾生相，虛空處能鑑知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於眾生界能了知諸眾生相，包括有情類與無情類盡能知之，故能含容十二類有情、無情類眾生。所以此時行者應能知遍一切相，連無情類也能知道其一切實境，故知無情亦有佛性。

此時識陰區宇中，行者若能於盡知世間境與眾生相時，因所知遍一切世界及一切眾生相，知無不盡，盡無不周圓。若此時行者以識心所知中，又因無智慧力來分析，而建立起自我的錯誤見解，並因遍知而立自我見解，那就會有錯誤偏見發生。

「十方草木，皆稱有情，與人無異。」

當識陰區宇中，行者能以識心體知世間萬物皆有佛性，超越行陰心以根

身對世界與眾生的認知境界，金石礦物、花草樹木亦有佛性。祇是此時識陰區宇中行者，僅能體知十方草木，亦具足有情類眾生的覺性，故都可稱做有情眾生，與我們人類並無兩樣。有如向日葵其花能隨太陽方向轉動，有如含羞草能在有外力觸動時，將雙排葉子閉合，如一般種子在發芽時能隨陽光方向生長；有如食虫草其花開口廣大，待有昆蟲誤進入時，即將花瓣閉合而吸收掉昆蟲身體當營養。如此在在顯示花草樹木皆具足有情種性，故都能稱為有情類。

這也就是佛陀當初在制定戒律時，要求受具足戒之比丘、比丘尼不能踐踏草木，不能亂砍樹林，因為此等眾生皆已如有情眾生，有其具足有情的靈性。草木類中具靈性外，有時修行人的無知，而依附在草木上，其草木就有人之靈魂，如此十方草木不是跟人一樣嗎？故皆得稱為有情類。再說樹神寄居於樹，當人砍此樹時，樹神亦會痛苦萬分的，此非常人知見所能理解的。

「草木為人，人死還成，十方草樹。」

此識陰區宇中行者能以識心體知，草木中有靈性之現象，因此認為草木也具有人性，並且推知人死後，也可能變成十方界的花草、樹木等。其實草木能變為人，是因當此人生前無知而想依附草木，或因業力感召而成草木，並非人死都一定變為草木，或草木枯死後定會變為人。

如昔迦毘羅國有一長者，名梵摩淨德，其後園中有一樹能生長出味鮮美的木耳，奇怪的是僅此長者與其第二子能取而食，其他的人都不得見，更不用說能摘取來吃了。此木耳經採取後，不久又會生出來。

對於此種奇事，鄰居大眾都嘖嘖稱奇。這時佛教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他是有宿命智通的，以識心能知其因果道理。遂至此長者梵摩淨德家，告訴長者與他兒子說：「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沾信施，

故報為木菌（耳）。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者否矣。」

然後尊者並問長者你年歲多少了，梵摩淨德答稱已七十九歲了。尊者乃說一首偈說：「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木耳）。」此意思是說學佛道不把道理悟得，也沒搞通，並受人家虔誠供養，果報是要還此虔誠布施者。由此公案也能知道人化生為草木，或草木出生為人之業力牽引的道理。

「無擇遍知，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知無知孰。」

識陰區宇行者雖能以識心了知草木具有人性般的內涵，或草木化生為人，或人化生為草木的現象，但其道眼不全具足，不知其互相化生的因果道理，因而沒有選擇性地說遍知一切，真是知其然的或不知其所以然的，都認為已能遍知一切有情、無情相，因而自己還生起殊勝的見解。

此種識陰區宇行者，無擇遍知生勝解時，則會墮入所知部份現象的執著，對無知部份亦會認為想當然耳的執著，故經云是人則墮知、無知執。

「婆吒、霰尼，執一切覺，成其伴侶。」

此種識陰區宇行者，因知見僅及一知半解，未能全見菩提真如自性，故其修證無擇遍知的執取因緣，故會感召如婆吒（七大仙人之一）、霰尼（外道名）等眾生，此識陰區宇行者與此等眾生互為感召後，死後將成為其伴侶。因此等仙人與外道妄執一切所證、所覺，但又沒正遍知一切，反而認為草木、人類等互為化生，都是有情之類。

婆吒（Vasistha）者意譯最勝、無上，在印度吠陀時代很有名的仙人，仙人是能長生，但知見不足，常具些不究竟的智慧，會產生錯誤的認知，並執取而不放。例如古代印度有出家仙人與在家仙人，為祭祀天神時能否用牲禮

當祭品，為此事諍論不休。出家仙人說不能，居家仙人說能。因此同約就教於婆吒仙人，婆吒仙人是具有權威性，但知見不足，也說可以用牲禮祭天，並引用四吠陀經中謂祀天應殺生奉牲禮，並不改其說。故最後此仙人無知而造大罪業，得大罪中，當時即全身沒入地中。

霰尼（Senika）者意譯為有軍、勝軍等，此外道篤信神我，有一神我能出入個體，並崇奉「心常滅相」之理論，所以無心就如草木，就是說草木有性無心，所以霰尼即成為此類外道的代表。

識陰區宇行者至此境界，遍知有情、無情皆有其性，但有情有心，就是畜生亦有其意，且能隨意表達。而無情眾生雖有其性，但無有其心。行者縱使能遍知十二類眾生皆有佛性，但不能妄執草木、人類互生之所見，要知道兩者互生中定有其因果關係在，這也是一外道種性或仙人知見，當然會感召此類婆吒、霰尼等成為其伴侶。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四，計圓知心，成虛謬果。」

若識陰區宇行者以識心知道草木有其性，或能化成有情人類，或人類因修行中無知，依附草木而化成草木，行者以此錯誤認知竟以為是對的，真是迷失菩提道正等正覺知見，也迷失無上菩提之歸路，當然亡失佛所提示之正知見，這可說是第四種迷失菩提道之見解。

草木雖是有其性，或某些有覺性，但並非有情眾生，有情眾生當落於六道中輪迴。現識陰區宇中行者，雖能以識心體知草木與人類之間的靈性互依及變遷，就說是草木出生為人，人也會出生為草木，如此行者錯誤的認知，識心推計知心以為遍圓之見，當然亡失正知見。因行者所見不實又妄執為真，其現象是虛假不實，當然其果是錯謬不真的。

世尊在《楞嚴經》中示知，眾生分有情與無情，全依四生為一聚，三四成十二類，不出情、想、合、離，更相變易而成。所以就有卵生如有雞、鳥、蛇、魚、螞蟻等類；胎生者如人、仙、龍、畜等類；溼生者為腐肉中蟲、廁中蛆等；化生者如諸天、地獄、鬼神等類；有色類者如日月、星辰、水等類；無色類者如虛空神、旋風、魃鬼、旱神等類；有想類者如嶽瀆、城隍、魑魅、魍魎、山精、海精、風精、祠廟土地神等；無想類者如土、木、金、石等類。非有色類者如水母、寄生類等。非無色類者如妖、怪、乩壇、樟柳鬼等。非有想類者如善認義父、義子類者。非無想類者如食母鳥、破鏡獸等類。此十二類眾生分成有情、無情，其成因不謬者如是。今識陰區宇行者以有情為知，知有情、無情類互生。此不圓之見而說圓知，成虛妄錯謬因果論者。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知種。」

這種迷惑識心所見部份現象為真，背離有情六道眾生輪迴之見，把短暫現成的妄相說是果，違背菩提圓通智見，背離涅槃城池，產生知見倒轉因果的理念，故說是倒知種性。

如此「計圓知心，成虛謬果」的錯誤認知中，係違背十二類眾生本生因緣，以虛幻之見淪為果報之實，背離因果道理的認知，不能得菩提圓通之見，得真正涅槃之城池，如此引生出「倒亂因果」道理，真可說是生倒知種性。

外道行者不能覺性圓滿，主要在於見有執有，本來無情有性，世尊也有所說，何言墮外道耶？因外道知見不圓，又妄執為真，始會迷失菩提自性。若能如佛所說，十二類生各有其因，以情、想、合、離而成就果報。不能為草木有性，人與草木能互為變換。所以行者悟知一些事後，當要以般若波羅蜜多智，觀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當不妄執一切為真、為不真，始能圓滿菩提，始能在無全覺中不違正知。

（五）顛化種性

1、經文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根互用中，已得隨順。便於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周流，觀塵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塵，發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則墮，生無生熟，諸迦葉波，幷婆羅門，勤心沒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五，計著崇事。迷心從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違遠圓通，背涅槃

城，生顛化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於開悟後經前四陰等魔相的修證，已能超越五蘊魔相中的前四，才有能力來擺脫「眾生顛倒因」，不受六道下劣眾生的因緣感召，故說行陰破滅後行者，即能超越了「眾生濁」，進入識陰魔相中。《楞嚴經》前部份所述：「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是汝心。若離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以此種見解擺脫了色、受、想陰諸魔境，行者當能入行陰區宇中，又能體知眾生因緣果報的虛實，應緣受報全是此識的執妄為真，若能實而虛之，才有能力做到感召懸絕，用來擺脫「眾生顛倒因」，不受六道眾生的因緣感召，

故說行陰破滅後行者，即能超越了「眾生濁」，進入識陰魔相修證中。

在識陰魔相中都以阿賴耶識作用為主，故能識知世間一切萬相的真實，但或因認識不清識陰仍有罔象虛無妄想以為其本，故識心現神變之時，其全部的實際狀況，會產生種種錯誤的認知，若行者一直執取不放，就會迷失在如來菩提道上。行者於最後一關識陰區宇的魔相中，如何不迷失菩提自性，遇種種識心所感之善境界，能不執取諸境，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能超越「命濁」的行者，才能超出三界，才能不受業力糾纏，也才能脫離生死海中。

「識」既然是識知世間萬相，也有生命感緣的原動力、輪迴的根本力，我等在修解脫道，要超出三界，別無他途，對識心鑑照一切相要能不執取，要能破滅，識心滅則色身滅，同時自己心中器世界亦滅。這是五蘊中最後一關，修證也已漸次地由色、受、想、行、識依次成就，最後這識陰滅時，當

然就超越了「命濁」，獲得真正的解脫了，小乘行者在境界上起碼有十信位住了。

行者當證得行陰滅，識心雖已能達到解脫眾生濁之實證，但處識陰區宇中時，當了知「識」的行相，因已能做到六根虛靜，不對外境有所黏，才能來認識「識精元明」之原有功用，在認知功用中不要亡失知見，不然又會迷失菩提自性，而轉成外道種性，沒得實證菩提機緣，更沒得無上正等正覺。行者至此識陰魔境中，定要有正確的知見，始能不落入顛化種性中。

行者至此境界，因識陰心已經（1）體知根隔合開，與十方諸類通覺；（2）識知體中現虛空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3）識知己身心從虛空化出；（4）識知十方草木皆與有情同有其性。但因行者能守住本真，不隨識心所現而妄立諸相，見相不取不捨，故能不迷失菩提自性。

上個魔相中行者以識心能知十方草木，皆與有情同有其性，本與人性無

異，且無知地認為人死會成草木，或草木會化為人等錯誤認知。現在識心圓融，使諸根互用中，能隨順圓化而成四大，因而推計四大為圓融妙性，迷心從物，以為生因，求妄冀果，將違背遠離圓通，背涅槃城池，產生顛化種性。

現在識陰已較圓融，能在諸根互用中，產生隨順成就，故要識化什麼相，它就會化什麼相；要現什麼境，它就會現什麼境。故行者至此，能了知有所生，有所不生，若以四大本性來分化成火、水、風、塵等相，將現出火光明、水清淨、風周流、塵成相等境。若因執著各個化成之因視為本因，立此現象為常住解，就會產生所謂的顛化種性。如識心化火生火，就會引來外道如婆羅門等，專門在用識心使身化成火。果如此，當迷失菩提自性，背涅槃城池，識陰區宇中行者不可不慎。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諸善男子修行入行陰區宇中時，都是在用此行陰心窮眾生類本，感知眾生種種業緣，也能不落於行陰諸偏見各虛論中。能窮究行陰中有情眾生八萬劫前後因緣，超越了此等諸論因緣，若能化而不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的因緣不起，行者都能固守自性清淨而能不應諸緣，能達此境也就是能觀行陰為空，此時行者超越「眾生濁」境界。達到行陰滅行者，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還原識元之識性本元功能。

行陰窮空後，行者已度過行陰中所現的種種境界，如偏常、圓常、一分常、一分無常、有邊無邊、四顛倒偏計、死後有相、死後無相、死後具非相、死後斷滅、五假涅槃等諸偏見與毛病中。行陰未滅行者以諸根開合通鄰知世間事，有諸根面境執境即會有所執，若能對一切因緣不執，則諸根滅後歸於

如來藏識一集起心，此時行者祇能以心起、心滅來了知一切境緣及現象，這種境界有如無色界定天眾，已無五根色塵之累，僅有一心識起滅而已，這境況就是還識於本元之現象，這種行者才能入識陰魔相的修證中。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陰超越之行者，在於色陰、受陰、想陰、行陰等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已能超越諸根對境的妄執一六結使，在動、靜、根（色法），覺、空、滅（心法）等六結使之生滅法妄執中，諸根對諸因緣法塵之境，常以六結使方式在妄執，妄執的現象依層次分為：若動塵境在，則妄執動塵為真，動塵滅則靜塵生，反執靜塵；繼而靜塵滅則根性真如生，反執根性之用。繼而根性真如之用滅則覺心生，此時反執覺心靈知之見；當覺心靈知滅則空生，此時反執空性為究竟；當空執滅後則滅結生，最後當要將滅結亦破滅，此時行者生滅

法已滅絕矣！

此等六結使的毛病，每一根都具有的毛病，前四陰滅者則我執破，而法的妄執還沒全部去除。照菩提道修行的過程而言，當生滅法滅卻時，則佛性即能現在其前，正是好修菩提道的基石。但現在行陰滅行者，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無遍計所執性，而依他起自性能悟知，能讓真性現起自應緣後，當有佛之四智中的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此時行者理應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的如來境界，藉以識心了知一切境界及眾生相，以識心現一切神變事，但行者為何不能呢？主要還是「識精妙明」未能圓滿具足，故不能有諸佛不可思議之境界。

行者修到行陰盡而處識陰區宇中時，除「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不會起外，法身雖本清淨，但三身中的報身還未圓滿，故不能超越「命濁」。且因化身還不能有千萬億之多，此亦是因「識精妙明」未圓滿故，故不能與

如來諸地或果地佛來相比擬。

「若於圓融，根互用中，已得隨順。」

行者在色、受、想、行陰中，一直在超越一切修行境界的執著，不去用諸根與覺受，不去用妄想心，不去執著行陰中眾生遷流業識，故種種的關卡，均能戰戰兢兢地度過，不去妄執一切境界，始能進入識陰心的體證。

若行者當識陰區宇中，經歷了諸根與體性圓滿融合之修證中，體知能令色身中眼、耳、鼻、舌、身、意根等隔開成就，覺知通達十二類眾生心；也能夠用此圓滿精妙本元，將一切眾生從自識中生起，讓所有眾生從我身中流出無礙；也能體證自身從虛空中化起，證諸於虛空即是自身所歸依處；進而能用識心體知有情、無情類，草木花卉、眾生等均是互有依附而生現象。當處上述修證的境界現起時，能不加以執取其境，當不為諸天、外道等所迷惑

而成為其眷屬。

此時識陰區宇行者即能再回過頭來，用菩提圓融自性與諸根色塵再合融互用，如此從空性中依諸根又起用，最後使自性、諸根互用圓融隨順，想怎麼化起一切相、現一切相，都能自在無礙。達此境界時，即謂圓融自性圓滿，且能與諸根互用中得隨順無礙。

古僧大德云：「一即六，六即一」，《楞嚴經》經教中也提過此事，即是六根分離或合用皆能自在無礙。當然六根性都依附於阿賴耶識，到識陰區宇中行者，能讓六根與第八意識圓滿融合無間，則能現六根合一（僅用如來藏識代根用）或分離成六根各自起用。甚至於能將六根互相替用，行者於六根互用中，而能得隨順無礙了。

「便於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周流，

觀塵成就。」

既然根身、器世界是依阿賴耶識所變現，識陰區宇中行者也能重新體會識心化成根身之事實境況，經云：「萬法唯心造」，現在識陰心已圓融，且能與諸根互用隨順無礙。故此時行者即能用阿賴耶識之真識，從圓融中使用其幻化功能，圓滿地能化成一切想化的物相。以前行者在色、受、想、行等四陰修證中，一直採取空其一切相的功用行，最後已悟知色即是空的道理，受、想、行即是空的道理；此時行者更能體知，空即是色的體證，是從識陰心而成就。

故此時行者即能於自性圓融化成有相中，成就圓化產生一切相。行者能用心意念，想求火大現起光明時，即能如實而現出大光明相；行者識陰心想得水大現起清淨浩瀚大水之樂趣時，即能應心而現出大量淨水來；行者識陰

心想到風大周流無礙，即能現起漩風之流動相來；行者識陰心想到地大，即能應心產生世界微塵相來。此時行者自性圓融，證得空大、識大等二大圓化後，再加上圓融菩提自性與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等四大種性，就圓滿成就六大種性的體證與互為幻化之功用。

「各各崇事，以此群塵，發作本因，立常住解。」

行者若體知識陰心能由空中化有相，若體知後即能放下也就不會執著，而迷失菩提自性。偏偏此等行者會用識心化有相後，即尊崇此能力，並專於喜愛所化之四大相，所以就有尊奉火、崇拜水、喜愛流風、崇尚塵土威力等等。若因崇奉此等四大化成之事，以為是一切有相之本生因緣，將此能化四大相的識陰心，認為是永恒不滅的識心，就會迷失其菩提自性。

因世尊提示我們萬法均是因緣假合而成，諸法因緣生，緣滅法滅；識陰

心會幻化成有相，也是因緣假合而成的，緣滅時法亦滅，那有永恒、常住之相；要言有永恒常住之相，僅有空無體性而已，入寂滅之佛性才是永恒。

「是人則墮，生無生執，諸迦葉波，幷婆羅門，勤心没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侶。」

設若行者將此識心發作成四大種性之相，認為識陰心是法生起之本生因緣，且建立識心恒常永住之見解，這個人即會墮入生、無生之執著中。何謂生、無生？行者認為識心能化生四大種性諸相，發明世間一切有相，世間種種相都因自己識心而化生，若自己識心不讓其發化，就無從生起世間相，如此，即是墮入生、無生執著中。

因行者此時執取四大種性化生為本生因緣，崇拜火、水、風、塵等相，即會感召迦葉波、婆羅門等仙人，做為此等仙人的伴侶及眷屬。迦葉波

（Kaśyapa）仙人者，係阿闥婆吠陀中七大仙人之一，有一說是吠陀經典誦出者之一，吠陀經典是婆羅門教的主要經典。在佛教經典中迦葉波是十大仙、十二婆羅門仙人之一。婆羅門（brahmana）者意為淨行、梵行、梵志等，印度四姓中最上位的僧侶、學者階級。據《長阿含經》中云，婆羅門仙眾是梵天之口所生，顏貌端正、清淨高潔，以習吠陀、司祭祀為業。在密教中迦葉波、婆羅門等則為火天的眷屬，故有時又稱為拜火教者。

設若行者因執取四大種性化生為本生因緣，崇拜火、水、風、塵等相，即會有驅役自己色身，崇拜火神等之迦葉波、婆羅門等仙人來做為其伴侶，一同崇拜火神、事奉水神等，以為就能求出生死海中，那裡知道最後往生時當生於梵天，為梵天之子民，並無解脫生死。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五，計著崇事。迷心從物，

立妄求因，求妄冀果。」

若識陰區宇行者以自性圓融，與根互用中，能成就四大幻化之事，設若行者將此識心發作成相，認為法生起之本生因緣，且建立識心恒常永住之見解，這個人即會墮入生、無生執著中。行者以此識心幻化成四大種性，認為識心是常恒之相，崇拜火、水、風、塵等，此種錯誤認知以為是對的，就會迷失菩提道正等正覺知見，也迷失無上菩提之歸路，當然亡失佛所開示之正知見，這可說是第五種迷失菩提道之見解。

此種以識心幻化成四大事物，更迷此等能幻化之能力，及所幻化之事物，如此立不實之化相為因，以為能化的識心是恒常，所幻化之四大種性是本因，終於形成崇拜火、水等事，如此求妄以為能得真果，怎不迷失菩提覺性。

世尊示知，一切法相係因緣假合而成，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緣滅

法滅；識陰心雖會幻化成有相，就如同眾生無知，遇緣應緣而成就輪迴事端，這也是因緣假合而成的。識陰區宇行者，若認識能幻化之識心，亦屬因緣法，諸法因緣生，緣滅時法亦滅，識心並非永恒、常住之相；要言之，有永恒常住之相，僅有空無體性，入寂滅、涅槃之佛性才是。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顛化種。」

這種迷惑識心能化生四大種性事物（火、水、風、塵等），以為識心是恒常性，所化成之四大物相為真因，不以因緣假合觀之，如此立妄為因，怎能得究竟涅槃之果。如是即背離識心是因緣成法的軌則，立妄緣成物相為真實境者，如此即違背菩提圓通智見，背離涅槃城池，產生諸法由識心幻化而成的理念，故說是顛倒化生種性。

外道行者不能覺性圓滿，主要在於以能化火、成水等功夫，認為是識心

為常恒之體所生，才能幻化成有相之相，故最後感召梵天或迦葉波、婆羅門等仙眾為其伴侶，死後往生梵天，不能得菩提正等正覺之圓滿覺性。其實識心會化有相，都以空性而生相，以空圓性依識心化色相，此等色相係幻有，此能化識心非本因，僅是緣起法的動能而已。圓通相應當以空為本，以識為緣起，以相為幻有，如此因緣假合生相，離不開空與識，如此認知才是真知。

（六）斷滅種性

1、經文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明，計明中虛，非滅群化。以永滅依，為所歸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歸無歸執。無想天中，諸舜若多，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六，圓虛無心，成空亡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斷滅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於經受陰、想陰、行陰等魔相修證中，得開悟自心後，已能超越五蘊魔相中的前四者，進入識陰區宇中。在行陰區宇中行者，第七意識因妄執第八意識所現一切為真，始有「眾生顛倒因」，也因色、受、想陰滅故，超越了劫濁、見濁、煩惱濁，又能無有融通妄想心，始有能力來觀眾生果報因緣，而行陰滅行者已能不受眾生因緣感召，故因能感召懸絕而超越了「眾生濁」。行者雖超越了「眾生濁」，但這祇是對外緣感召的解脫而已，對於識心鑑照外世界所起的法塵妄執，還會有誤執迷失的機會，故行者回歸到識陰本元之時，如何能不受「世界顛倒因」所迷，誤受感召而生於色界天界、無色界定處、外道仙人及無想天等，是此識陰魔相中修持的重點。

當識陰區宇中行者，能以識心來認知世界成立，唯心所現，有如《楞嚴經》所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故一切法均以識心為法源，若執妄即會生境。識既然能識知世間萬相，也是輪

迴的根本，我等在修解脫道，要超出三界定要讓識心鑑照一切相而能不執取，要能破能離，識心滅則色身滅，同時自己心中器世界亦滅。

《楞伽經》中述：「聲聞、緣覺、第八菩薩地，滅三昧門樂，醉所醉、不善自心現量，自共相習氣所障，墮人法無我，法攝受見，妄想涅槃想，非寂滅智慧覺。」以此種見解擺脫了色、受、想陰諸魔境，行者當能入行陰區宇中，又能體知眾生因緣果報的虛實，應緣受報全是此識的執妄為真，若能實而虛之，才有能力做到感召懸絕，用來擺脫「眾生顛倒因」，不受六道眾生的因緣感召，故說行陰破滅後行者，即能超越了「眾生濁」，進入識陰魔相中。

在識陰魔相中都以阿陀那識（清淨識）作用為主，故能識知世間一切萬相的真實，但或因認識不清其全部實際狀況，會產生種種錯誤認知，才會迷失菩提自性。行者於最後一關識陰區宇魔相中，如何不迷失菩提真如性，遇

種種識心所感所化境界，能不執取諸境，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能超越「命濁」的行者，才能真正成為自由人，才能不受高天界糾纏，也才能自在無礙於生死海中。

行者至此識陰區宇境界，因識陰心已經能成就一些佛性功能：（1）體知根隔合開，與十方諸類相通覺知；（2）識知體中能現虛空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3）識知己身心能從虛空化出；（4）識知十方草木皆是有情；（5）識知自性與諸根互用隨順，能再由體性空中化成火、水、風、塵等相。但因行者能守住本真，不隨識心所現功能而妄立諸相，見相不取不捨，故能不迷失菩提自性。

為避免識陰區宇行者產生顛化種性，妄執所化成一切化相，故在認識「識精元明」之原有功用時，又不希望遇因緣生諸境時，枉受諸境所迷，故於虛明中，當因緣生境時，又會想滅其境而入永滅其所依的虛明性，去除此虛明

識精元明，而住無想中。行者在否定一切識精元明功用中，當已亡失正知見，迷失菩提自性，而轉成歸入無所歸處，如此當感召舜若多虛空性等相應，認為無想是菩提果。如此住虛無空性，實沒得證菩提，更沒得無上正等正覺之果證，反而會感召無想天天神等來做為其伴侶。行者至此識陰魔境中，定要有正確的知見，始能不落入生化性滅後而反生斷滅種性中，迷失圓滿菩提真性的機緣。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善男子於行陰區宇中，都是在用此行陰心窮眾生類本，感知眾生種種生死輪迴業緣，但在此中也能不落於偏常論、圓常論、一分常論、有邊無邊論、

四顛倒偏計論、死後有相論、死後無相論、死後具非相論、死後斷滅論、五假涅槃論等諸毛病中。行者更能窮究行陰中有情眾生八萬劫前後因緣，超越了此等諸虛論因緣，若能不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的因緣不起，行者都能固守自性清淨而能不應諸緣，能達此境也就是能觀行陰為空，此時就已經超越了「眾生濁」的境界。達到行陰滅行者，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還原識元之識性本元功能。

行陰滅行者諸根妄執破滅，能於心識起滅中讀諸事端、因緣。這種境界有如無色界之天神，已無五根色塵之累，僅有一心識起滅而已，這境況就是還識於本元現象。也可說行者若還有眼見、耳聞才知眾生因緣事或十方界等事端，則行者還沒有破行陰區宇的魔相，也永遠沒辦法悟得佛性本來一即心即佛之境界。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陰超越之行者，在於色陰、受陰、想陰、行陰等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已能超越諸根對境的妄執—六結使，即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之生滅法妄執中，諸根對種種因緣法塵之境，常以六結使方式在妄執，妄執的現象依層次分為：動滅靜生、靜滅根生、根滅覺生、覺滅空生、空滅滅生，滅滅後當寂滅現前。修行要經歷這樣一趟，最後當要將滅結亦破滅，此時行者生滅法已滅絕矣！

無知眾生妄執此六結使成為毛病，是我、法二執的根本。要修如來菩提，當滅卻生滅法，滅後即得出到菩提，最後當得如來菩提。但現在行陰滅行者，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無遍計所執性，而依他因緣起真性，真性應緣中起法相，即能以識精元明洞知一切相、一切事，當得圓成

實性。圓成實性一現，行者當有四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成所作智。

修至行陰滅行者已有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一入識陰區宇中，理應也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的如來境界，藉以識心了知一切世界及其十二類眾生相，以識心現一切神變事，但行者何以不能呢？主要還是「識精妙明」未能圓滿菩提實性，故也不能有諸佛不可思議之境界，也還不能有千萬億化身之境。

「若於圓明，計明中虛，非滅群化。」

行者經歷了識陰前五種魔相後，因能不執取其境，在第五魔相識陰已轉趨圓融，故能在諸根互用中，產生隨順心意成就一切，以四大本性來分化成火、水、風、塵等相，現出火光明、水清淨、風周流、諸塵成相等境，心想

要化成一切境相即能成就。

但行者處於此圓明實性體中，能化成有相又怕執取其境，怕有境礙著其空性本來之真如性。故行者於圓明實性體中，計算推測去尋找能化成相的空體，將圓明能應緣所化的境認為是「非」，既然是「非」，故要毀滅所有能化的境相，當然化去生成有相的功能後，即能住入圓成實性的空體性中，一住入空體，即不再依緣起一切相。

「以永滅依，為所歸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歸無歸執。」

行者若怕圓明成實性之空體化生起一切有相，而反以永遠滅相後之體為其所依倚，以圓明實性空體的本來空為其所歸依處，則將使原有的識精元明，偏取於空體而入無覺知之用，因行者不喜歡識精元明再起幻化之遊戲，故永

遠以滅卻心起識用，當為其心所歸依處。

當是之時，行者喜愛無相之謐靜，空體之沉寂，不喜識心起化用，並將此誤認為是非常殊勝的涅槃境界。如是之行者，當會墮入歸向於喜執無相或無想。此行者本應歸於菩提真性的空、有不二的真如體。但行者至此識陰中不歸菩提真如覺性，反而變成妄執無相、無想為其所歸依。妄執無相是因不用圓明之識精圓明應緣，故不起一切性用之相；妄執無想係因厭惡心起想念，怕讓識心常起會浮動，故寧願歸於無想。

「無想天中，諸舜若多，成其伴侶。」

行者若是「以永滅依，為所歸依，生勝解者」，當生於無想天中，因諸感應喜愛無想修證的無想天天神，或證得色身破，僅留有識心，且悟得空性之無色界天神等，會來與他結緣，感召行者滅後成為其伴侶。

色界無想天者因未破色身，不知色身微細之過，又厭惡心想浮動亂心，故喜守無想之境。無想天天神因未破色身，雖得無想天之果報，其福報與四禪福報天之廣果天等齊。無想天又稱無想有情天、無想眾生天、少果天、福德天，此天還存有色身及不相應的五蘊中的行蘊。此無想天天眾壽命既然與廣果天等齊，有與廣果天並列一起者，唯果報有點差異。此天天神壽命五百大劫，身長五百由旬（約兩萬里），天壽臨盡時，無想心滅退，再生起念想，而又墮入欲界中，故說不究竟。

若已真破色身而修得色、受、想、行陰滅者，因已無色身，僅有一空性之理體，故稱為舜若多（śunyata），舜若多是言空性、虛空性，指空之自性、空之真理，乃空真如之異名。但大部份無色身之無色界天天神及虛空神等，多是證得色身破去，而因不修佛法菩提道或十般若波羅蜜多，過程中對某些境界有所執，故沒有悟得菩提真性，沒得證無上正等正覺，而落入四空天之

無色界天神，如空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或非想非非想處定之天神，會來與識陰區宇中的無想、守寂行者結為其伴侶。四空處定中另一識無邊處定天神，因善於用心識憶想過去、未來及現在，是善用心識者故，當然不易去感召無想天或舜若多神等為其伴侶。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六，圓虛無心，成空亡果。」

行者識心能幻化時已近圓明實性之覺，依覺而生起四大種性之相，但若行者認為有相均是無常性，故會認為所依之識為非，當要滅其所依之識心，歸入無所歸之處，是為寂然無想。前述無想，一者還有微細色身不破而懼怕心識起滅者，強伏其心識，此等行者滅後當生無想天中。二者已破色身入無色界之天神，若不能依識心起用，以便應緣生法，反而喜歡寂然無依之空境，

當亦會滅其識用。如此錯誤的認知，若不被糾正回來，會迷失菩提自性的真如體，亡失正知正見，而不能成就菩提正果。

如是識陰區宇之行者，是名第六種識陰外道無想，圓明體性中本具空有不二真如性，圓融化起有相而能無執著，但此行者卻是將圓明識精虛化而成無心想之境，強使識心入空亡，滅識精元明之識用，當然所得為空亡滅境之結果。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斷滅種。」

識陰區宇中行者，既然能不認為識心能依識大種性化成一切有相，而錯認四大為常，故已能圓明菩提自性。但偏又要去除識心心用之能，而就守空入無想境界，此行者不能依空應緣起用，或能隨緣幻化諸相而無著，僅專守住空寂而入無想者，是違背菩提道修證過程之境相，遠離本想圓融的識心圓

明真如相，故不得識精元明之本來圓融之境相。

行者這樣的錯誤執著，也就背離真正要證得的涅槃城池路徑，產生心識斷滅種性。世尊在《楞伽經》中云：「菩薩者，見滅三昧門樂，本願哀愍，大悲成就，知分別十無盡句，不妄想涅槃想。」亦即是說八地菩薩應發廣大願，不要有斷滅想或涅槃想。菩薩知十法有盡，我願亦盡；此十法無盡，我願亦無盡。十法無盡者即：（1）眾生界無盡，指一切眾生無盡；（2）世界無盡；（3）虛空界無盡；（4）法界無盡；（5）涅槃界無盡；（6）佛出現界無盡；（7）如來智界無盡；（8）心所緣無盡；（9）佛智所入境界無盡；（10）世間轉、法轉、智轉無盡。故要成就佛道、無上菩提者，不要有涅槃相或斷滅相。

故世尊稱此為第六種錯誤的狂解，非修菩提道者所應有的認知。故最後會感召無想天、諸虛空神等天眾來做為其伴侶，滅後往生無想天中，不能得

菩提正等正覺之圓滿覺性，是為生起斷滅種性，不能得無為真如實相之體與用二者。故佛弟子有幸修到此實際悟知空真如境界時，當不應執取空真如體不放，而隱密了識心依空真如體應緣現一切境相成有相功能。否則就迷失菩提真性，不能圓滿識精元明之本來功能。

（七）妄延種性

1、經文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圓，長不傾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貪非貪欲。諸阿斯陀，求長命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七，執著命元。立固妄因，趣長勞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妄延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經受陰、想陰、行陰等魔相的修證，已能超越五蘊魔相中的前四者，再經開悟自心後，進入識陰區宇中。有行者於識陰區宇中突發奇想，妄想延其身命，固身常住，有如想陰區宇中，修仙道者，希求形體常續不斷，不肯入滅。正如《楞嚴經》中云：「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種仙。」

當初行者能入行陰區宇中，又能體知眾生因緣果報的虛實，應緣受報全是此識的執妄為真，若能實而虛之，才有能力做到感召懸絕，擺脫「眾生顛倒因」，不受六道眾生的因緣感召，故說行陰破滅後行者，即能超越了「眾生濁」，進入識陰魔相中。在行陰區宇中，第七意識因妄執第八意識所現一切為真，始有「眾生顛倒因」，也因色、受、想陰滅故，超越了劫濁、見濁、煩惱濁，又有幽隱妄想心，始有能力來觀眾生果報因緣，而行陰滅行者已能無幽隱妄想，故不受眾生因緣感召，能感召懸絕而超越了「眾生濁」。

在識陰魔相中都以阿賴耶識作用為主，故能識知世間一切萬相的真實，但或因認識不清其全部的實際狀況，會產生種種錯誤的認知，才會迷失菩提自性。行者於最後一關識陰區宇的魔相中，如何不迷失菩提自性，遇種種識心所感所化境界，能不執取諸境，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能超越「命濁」的行者，才能真正成為自由人，才能不受業力的糾纏，也才能自在不入於生死海中。證到識陰區宇行者高天福報已具，若稍有閃失，迷執一些境界而生罔象虛無妄想心病，迷失菩提自性後即會感召諸天或仙道眾生來為其伴侶，滅後還生該天或成仙道中人。

在六大中，空大即是萬相發生之本體，而識大乃是建立一切果報力量的泉源，四大即是業報之果體，此果報可成就眾生正報之身及依報之器世界。當處識陰區宇中行者，能以識來認知世界成立，唯心所現，有如《楞嚴經》所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故一切

法均以識心為法元，若執妄即會生境。

行者至此階段雖已超越了「眾生濁」，但這祇是對外緣感召的解脫而已，對於識心鑑照外世界所起的法塵妄執，還會有罔象虛無妄想，故若誤執即有迷失的可能。故行者回歸到識陰本元之時，如何能不受「世界顛倒因」所迷，誤受感召而生於色界天、無色界天、外道仙人及無想天等，是此識陰魔相中修持的重點。

修行到五蘊中最後一關，修證也已漸次地依色、受、想、行、識次第成就，最後此識陰滅時，當然就超越了「命濁」，獲得真正的解脫了。但行者至此境界，因識陰心已經能成就一些佛性功能，如來藏識真如性依緣而生諸幻化相：（1）體知根隔合開，與十方諸類眾生相通覺知；（2）識知體中能現虛空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3）識知己身心能從虛空化出；（4）識知十方草木皆是有情；（5）識知自性與諸根互用隨順；（6）識能入圓虛

無心，對一切境不動轉等境。

現在識陰已入圓融，諸根互用隨順，且能對諸境不動轉中，故已能擺脫「世界顛倒因」，不隨業流轉於諸天界中。但現在雖然認識了這識精圓明，也知道其真實功能，更能不執一切境不入世間諸天界中。但此時行者會生起長壽之欲望，他會想：今生好不容易證到這個境界，智慧與定力都已具足，佛法似也知道一些，若真的讓此生命失去，來生再來還能得到此境界嗎？因此會生起保有此色身成為長壽想，想保有此命元而永不入涅槃，果真如此會迷失菩提自性，不會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道，最後當然又迷失掉了。

祖師大德悟道後，不愛涅槃，也不懼生死，驢胎來、馬胎去，生死、涅槃本是一回事情，如此認知才是悟得菩提道行者。若不然，行者想善保此色身不壞，延年長壽，就會感召諸長壽仙人來為其伴侶，這樣又迷失涅槃城，未得悟菩提正等正覺之佛知見。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一善男子修到行陰區宇中者，都是在用此行陰心窮眾生類本，感知眾生種種生死輪迴業緣，但在此中也能不落於十種偏執中，如遠離本末無因相、四偏常相、四顛倒相、有邊見相、四矯亂相、十六相顛倒論偏見、八無相偏見、非有無相偏見、死後斷滅相偏見、死後後有相偏見等諸毛病中。此善男子更能窮究行陰中有情眾生八萬劫前後因緣，之間都能超越了上述諸虛論，遇某境界因緣，若能不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的因緣不起，善男子都能固守自性清淨而能不應諸緣，能達此境也就是能觀行陰為空，稱為窮諸行空，此時的修證就已經超越了「眾生濁」的境界。達到行陰滅善男子，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還原識性之本元功能。

行陰未滅行者以諸根開合通鄰知世間事，當諸根面境即會有所執，若能對一切因緣生法時不執，則諸根滅後歸於一根一意根，此時善男子祇能以心起、心滅來了知一切境緣及現象，這種境界有如無色界之天神，已無五根色塵之累，僅有一心識起滅而已，這境況就是還識於本元之現象。行陰滅行者因幽隱妄想滅，諸根妄執破滅，也可說根身色塵已化滅，此後行者祇能用心識來了知因緣感召現象，也就是說不用透過觀看、聽聞、…，而能以覺知來觀一切，能於心識起滅中，了知諸因緣、事端。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陰已滅之善男子，在於色、受、想、行陰等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已能超越諸根對境的妄執一六結使，在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之生滅法中，諸根對種種因緣法塵境，常以六結使毛病妄執為真、為善，妄執的

現象依層次分為：若動塵境在，則妄執動塵為真，動塵滅則靜塵生，反執靜塵為寧祥；繼而靜塵滅則根結生，反執根性之異用現象。繼而根性之用滅則覺心生，此時反執取覺心靈知之見；當覺心靈知滅則空生，此時反執空性寂然為究竟；當空執滅後則滅結生，以有相無住為依止，最後當要將滅結亦破滅，此時善男子修行中生滅法已滅絕矣！

此等六結使的毛病，是世間天上、人間凡夫根本我、法二執的元由。照菩提道修行過程言，動靜塵受堅固妄想所迷，根結受虛明妄想所迷，覺心為融通妄想所惑，空執能破幽隱妄想，行者能證空時，即能滅生滅法，但識陰未破，故不能見菩提。現在行陰滅之善男子，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無遍計所執性，而依他因緣起自性能悟知，也有佛之四智中的「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此時善男子理應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的佛、菩薩的境界，藉以識心了知一切世界及眾生相，

以識心現一切神通變化事，但善男子為何不能呢？主要還是因「識精妙明」未能圓滿具足，故不能有不可思議之境界。善男子修到行陰盡而處識陰區宇中時，除「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無法現起外，此亦是因「識精妙明」未圓滿故，故不能與如來諸地或果地佛相比。

「若於圓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圓，長不傾逝，生勝解者。」

善男子若於識精元明能圓滿成就，法身清淨永恒常住，在此之時，善男子即會興起要讓色身也能常住永恒，像與識精元明之圓滿常住一樣，永遠地不讓它消失化滅。這種心態是每一修行人的願望，就像諸天、仙道眾生，修行為的是能永生不死，色身長壽不壞，但因為無知而妄執取境，而感召諸天、仙眾來為其伴侶，滅後生其天道中或成仙眾，遨遊於人間、天上。

但佛弟子在五蘊魔相修證過程中，花多少心血與毅力，才能有今日之成就。若菩提自性已悟知，見自性明了無誤，所作皆辦，心地似清淨。此時反觀以前修行路上，實是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達到此境界。若是我色身又捨去並死亡，再去投胎出生，然後又繼續前緣，再次走修行路，又要像今生一樣，一關又一關地，破去色、受、想、行、識諸蘊的魔境，想起今生修證過程艱難之時，難免捨不得放棄此色身而瀟灑地圓寂、入滅去。故會有讓色身與識精元明永住不滅之願望生起，這又是生起貪愛色身之情見，又是另一個菩提抉擇的關鍵點。如果此善男子將此色身能長壽，與識精元明觀成永恒相而常住，然後生起勝解之見者，會亡失菩提知見的。

「是人則墮，貪非貪欤。諸阿斯陀，求長命者，成其伴侶。」

此善男子若因悟知識精元明，能識知其各類功能，及順利地不受一切境來迷惑時，卻又想要將此色身永恒不滅，祈求長生不死，就又起了貪心習氣，此貪心不是貪世間一切錢財、寶物，也非美食、欲念，而是貪求壽命的永長，這就稱為犯了「貪」的執著，說他貪卻無所貪世間物，或無所貪空證之境；說他無貪卻祈求色身壽命的長遠不死，所以說是人墮入貪、非貪執之境。

此種心態生起的行者，因有不想捨身的心，就會感召阿斯陀等仙人徒眾來相伴，以後也會成為長壽仙人。阿斯陀（Asita）意為無比，即長壽之意。阿斯陀也是一個中印度迦毘羅衛國之長壽仙人，此仙人當然具足五神通，常能自在出入忉利天（三十三天）集會之所。當世尊投胎及出生在淨飯王家時，此仙人曾於南印度增長林觀菩薩托胎之瑞相，後聞太子已降生，遂與其侍者那羅陀至淨飯王皇宮，為太子占相，見有大丈夫相，並預言太子必出家，並修行後將成佛，且在成佛道後，得無上菩提時轉正法輪。但因阿斯陀自知己

命不久遠，不能受世尊成道後之教化，而悲嘆號泣，後令其侍者那羅陀要出家，以待太子成道後受教。

若修行人悟知自性，了知識精元明各種功能後，不貪著空寂之證，卻捨不得此肉身，想長壽而不想入寂滅時，就會起貪、無貪之執。行者此種貪壽之執著心，將感召諸阿斯陀來做為其伴侶，當然所悟知的菩提知見，會因想保持色身長壽不死，又因常與此等阿斯陀眾伴隨在一起，當然就會迷失菩提自性，終不能得無上正等正覺。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七，執著命元。立固妄因，趣長勞果。」

行者悟知識心圓明，互用隨順，又能處虛明中不妄取一切境，故得圓明覺，但在此時想起修行過程，心歷險境，想若是再次投胎受生，再來依次修

行菩提道路，這樣是很累人的，故在識心圓明之時，突起執取此色身不死入滅，這樣就會感召阿斯陀等長壽仙人等來做為其伴侶。

如此行者將迷失菩提自性，亡失正覺之知見，是名為第七種外道法，因以心生執取生命本元之意。行者有所執著生命根元，就會有生命，有壽就有死，那怕壽命多久遠，終當仙壽盡而又落入輪迴中。此等行者建立起固命之妄因緣，當然就會趣向生命越長，在其間飽受塵勞之苦的果報就越久。

既然行者已悟得空真如體，體空能遍虛空界，又能依真如體應緣現一切真如現象，世尊的教化要認知菩提真如自性，若現在又亡失知見，而反過來執取長壽之色身，如此錯誤的認知，若不糾正過來，會迷失菩提自性的真如體，亡失正知正見，而不能成就如來菩提正果。如是識陰區宇之行者，是名第七種外道希望長壽相，執取命元不入涅槃，終會迷失菩提種性。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妄延種。」

識陰區宇中行者，既然已能得識心圓明，不住一切相，能處虛明中，去堅固、虛明、融通、幽隱妄想，故似得圓明菩提自性。但現在卻依罔象虛無妄想，反而執取此色身，要長壽想，這樣的錯誤執著，也就背離真正要證得的涅槃城池路徑，產生妄執色身，要延長其壽命想。故世尊稱此為第七種錯誤的狂解，是為生妄延種性，非修菩提道者所應有的認知。

如果行者至此不修正此心態，則會感召阿斯陀等長壽仙人來做為其伴侶，不能得菩提正等正覺之圓滿覺性，是為生起妄延種性，不能入無餘依涅槃城。故佛弟子有幸修到了此識精元明境界時，不應執取此色身不放，不想入涅槃境，如此就會迷失如來的菩提真性，不能得無上正等正覺之菩提道。

（八）天魔種性

1、經文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觀命互通，卻留塵勞，恐其銷盡。便於此際，坐蓮華宮，廣化七珍，多增寶媛，縱恣其心，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眞無眞執，吒抳迦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八，發邪思因，立熾塵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天魔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經受、想、行陰等魔相的修證，於開悟自心後，已能超越五蘊魔相中的前四者，進入識陰區宇中。《楞嚴經》述及：「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是汝心。若離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行者若能以此種見解擺脫了色、受、想等陰諸魔境時，當能入行陰區宇中。行者又能體知眾生因緣果報的虛實，應緣受報全是此識的執妄為真，若實而能虛之，才有能力做到對業緣感召懸絕，能擺脫「眾生顛倒因」，不受六道眾生的因緣感召，故說行陰破滅後行者，即能超越了「眾生濁」，進入識陰魔相中。

行者在行陰區宇中，因第七意識妄執第八意識所現一切法塵為真，始有「眾生顛倒因」，也因色、受、想陰滅故，超越了劫濁、見濁、煩惱濁，又能無有融通妄想心，始有能力來觀眾生果報因緣，而行陰滅行者又滅了幽隱

妄想，已能不受眾生因緣感召，故因能感召懸絕而超越了「眾生濁」。

在本節識陰魔相中，行者都以阿賴耶識作用為主，或稱阿陀那識，心已清淨故，能識知世間一切萬相的真實，但或因罔象虛無顛倒妄想生，不能認識菩提路的實際狀況，會產生種種錯誤的認知，才會迷失菩提自性。行者於最後識陰區宇魔相中，如何不迷失菩提自性真如體，遇種種識心所感之善境界，所能化之境界，都能不執取諸境、諸能力，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

能超越「命濁」的行者，才能真正成為自由人，才能不受種種業力的糾纏，也才能自在不入於輪迴生死海中。證到識陰區宇者高福報天已具，但設若稍有閃失，迷執一些境界而生心病，迷失菩提自性後，即會感召諸天或仙道眾生來為其伴侶，滅後還生該天或成仙道中人。

行者至此階段，雖已超越了「眾生濁」，但這祇是對外緣感召的解脫而

已，對於識心鑑照外世界所起的法塵妄執，還會有誤執迷失的可能，故行者回歸到識陰本元之時，如何能不亂玩自己識心之能力，擺脫「世界顛倒因」所迷，誤受感召而生於色界天、無想天界、無色界定、外道仙人等，是此識陰魔相中修持的重點。

行者一入識陰區宇，因識陰心已經能成就真如性功能：（1）體知根隔合開，與十方諸類相通覺知；（2）識知體中能現虛空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3）識知己身心能從虛空化出；（4）識知十方草木皆是有情；（5）識知自性與諸根互用隨順；（6）識能入圓虛無心，對一切境不動轉；（7）悟知圓常而不懼生死，能不求色身於永恒。

行者知「識」既然能知世間萬相，也有生命感緣的原動力，也是輪迴的根本力元，我等在修解脫道，要超出三界，別無他途，對識心鑑照一切相要能不執取，要能破、能離，識心滅則色身滅，同時自己心中器世界亦滅。這

是五蘊中最後一關，修證也已漸次地依色、受、想、行、識次第成就，最後當這識陰滅時，當然就超越了「命濁」，獲得真正的解脫了。

此時行者識陰已入圓融，識之本元已現，能觀世間一切生命均是互通，也體知識心圓明與塵勞境互現，但不守圓明本來，卻去執取一個塵勞依附，恐滅卻一切相而無所依，故行者可能會廣化一切珍珠寶貝，廣招無量美貌天女，恣意縱其心欲，因而迷於色欲，導致未成佛道，而成天魔種性。

然而，又看低層次天界禪修者，未能悟知自性圓明，但體內真氣充滿，誘發淫欲之心，若不知斷淫而廣行淫欲，此等人上品當生成魔王，中品生成為魔民，下等成為魔女，死後受人供養，福報消失，所練真氣消散，隨業再流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一善男子修到行陰區宇中者，都是在用此行陰心窮研眾生類本，去感知眾生種種生死輪迴業緣，但在此中也能不落於十種偏執中，如遠離本末無因相、四偏常相、四顛倒相、有邊見相、四矯亂相、十六相顛倒論偏見、八無相偏見、非有無相偏見、死後斷滅相偏見、死後後有相偏見、五假涅槃城等諸偏見中。

此善男子更能窮究行陰中有情眾生八萬劫前後因緣，之間都能超越了上述諸虛論，遇某境界因緣，若能不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的因緣不起，善男子都能固守自性清淨而能不應諸緣，因無幽隱妄想故，已能觀行陰為空，此時的修證就已經超越了「眾生濁」的境界。達到行陰滅之善男子，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還原識性之本元功能。

行陰未滅行者以諸根開合通鄰知世間事，有諸根面境即會有所執。若行

陰滅行者虛明妄想、融通妄想、幽隱妄想不起，諸根妄執破滅，也可說根身色塵已化滅，此時行者用心識了知因緣感召現象，就是說不用透過觀看、聽聞、…，而以意識心覺知一切，心識起滅中了知諸因緣、事端。

行陰滅行者若能對一切因緣生滅法不執時，則諸根滅後歸於一根一意根，此時善男子以心起、心滅了知一切境緣，這種境界有如無色界之天神，已無五根、色塵等塵勞之累，僅有一心識起滅而已，這境況就是還識於本元之現象。行者若還有眼見、耳聞才能知眾生因緣事，或十方界等事端，則行者還沒有破行陰區宇的魔相，若僅能以識心來知一切事端，就將無法悟知佛性本來一即心是佛境界。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陰已滅之善男子，在於色、受、想、行陰等四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

已能超越諸根對境的妄執，此妄執乃諸根六結使之毛病。諸根在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之生滅法中，對種種因緣法塵境，常以六結使毛病妄執為真、為善。

此等諸根六結使的毛病，是世間天上、人間凡夫根本我、法二執的元由，以堅固妄想、虛明妄想、融通妄想、幽隱妄想以為其本。照菩提道修行過程言，在生滅法滅卻時，則佛性即能現在其前。但現在行陰滅善男子，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無遍計所執性，回歸到真性主行，而依他因緣起自性能悟知一切，也沒有妄想相隨；行者也有佛之四智中的「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此時善男子理應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的菩薩或佛之境界，藉以識心了知一切世界及眾生相，以識心現一切神變幻化之能事，但善男子為何不能呢？主要還是因「識精妙明」未能圓明具足，還沒有破根本的「罔象虛無顛倒妄想」，故不能超越「命濁」，

也不能有諸大菩薩或佛的不可思議境界，此亦是因「識精妙明」未圓明故。

「觀命互通，卻留塵勞，恐其銷盡。」

識陰區宇中行者，當得識精元明後，能知體性寂然真如性了然，又知有真如性能幻化一切相之能事，且能觀知眾生生命元本是一同分生機，互相通連縈繫，也能體知「眾生顛倒」流轉之現實，亦能體知「世界顛倒」，以致出生三界九地之因由。

此行者若智慧力不足，在此識陰區宇中，會恐懼失去世間一切有相及眾生相，因而選取世間結縛之塵勞相，認為如此才實際擁有世間一切及真如自性功能。因而不能迴向寂靜涅槃及如來菩提大道，而行者反入塵勞世界中，主要因為恐其消失滅盡後，將一無所有。

「便於此際，坐蓮華宮，廣化七珍，多增寶媛，縱恣其心，

生勝解者。」

修得識精元明之行者，能體知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也能知己身心從虛空化出，也能以自性與諸根互用隨順。便在此時耐不住寂靜中，怕一切相破滅，故廣化神通成一蓮花宮，並於宮中賦予諸多七珍寶，陳列於其中，以妝麗其蓮花宮。所謂七珍者即（1）金、（2）銀、（3）瑠璃、（4）玻璃（水晶）、（5）硨磲（概指白珊瑚）、（6）赤真珠、（7）瑪瑙等七種珍寶。有宮殿但無美女陪伴也不行，故又廣招增集修行有點成果，能化升天上之美女，此等天女佩有諸多寶物，以增其華麗。

當此行者以他所證得的能化功夫，成就了一蓮華宮，也增集了諸多天神美女，然後恣情縱欲其身心，以為這是修行後應該得到的，他能變、能化、能享，認為這是應該得的，以此為殊勝無比之見解。

「是人則墮，眞無眞執，吒枳迦羅，成其伴侶。」

此種修行人以識心能化、所化之麗宮及美女，認為此能化者是真，其實非真，因它是無常故。而真者是能化之體，此體才是永恒不變的一空真如體。因此，此種行者會墮入似真而非真之妄執中，因他偏向執於有相方面之修證，故不能得涅槃菩提正等正覺。因此，若不知悔悟，即會感召吒枳迦囉等眾，來成為其伴侶。

吒枳迦囉（takikara）者意為自作結縛，吒枳者云結縛，迦囉者云自作，可說他化自作而成結縛者，此處都可稱為天魔類種性。天魔者功夫與他化自在天主同，但兩者居住的天不同，後者（天主）居福報天，前者（天魔）居欲界第六天外的魔宮中。魔者為淫欲塵勞不息者，沒有辦法去除淫欲念的修行人。因此，此識陰區宇中行者，識心能化蓮花宮，又能增集美女供其恣情縱欲，故會感召有同樣習性的天魔來當做其伴侶。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八，發邪思因，立熾塵果。」

行者悟知識心圓明，當圓明中心性互用隨順，又能處虛明中不妄取一切境，故得圓明妙覺，但在此時偏又怕失去一切有為相，而妄執能化、所化之境，恣情縱欲於女色中。此種執真、非真的錯誤認知，將會迷失佛性真如及菩提覺性，而亡失其正知正見，不得如來菩提正等正覺。

此種行者迷失菩提覺性，亡失正覺之知見者，是名為第八種外道種性，因不住涅槃境而發邪思因，導致所思成就一切有為相，能化成蓮花宮、天神美女，或集聚天神美女，供其恣情縱欲。修行者本欲脫離塵勞，現在反而誤執能化之真如性，並執此為真、為常。與此所化成或集聚的美女同享淫欲，以此塵勞熾盛以為證得的果，該享有的用。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天魔種。」

識陰區宇中行者，既然已能得識心圓明，不住一切相，能處虛明中，入涅槃境，故似近得圓明菩提覺性。但現在行者反而以能化的功夫，來化成蓮花皇宮、增集美女，廣行淫欲。這樣的錯誤執著非真以為常性，也就背離真正要證得的涅槃城池路徑，產生妄執能化為真常性，迷失於能化、所化的化境中。故世尊稱此為第八種錯誤的狂解，名為天魔種性，非修菩提道者所應做的行為及知見。

如果行者至此境界不修正此種淫欲心態，則會感召天魔等眾來做為其伴侶，不能得菩提正等正覺之圓滿覺性，是為生天魔種，不能入有餘依涅槃城。故佛弟子有幸修到了此識精元明境界時，當不應執取能化、所化之能力，若誤入化境淫欲，如此則不能入涅槃境，就會迷失佛性的菩提自性，不能得無上正等正覺之如來菩提道。

（九）纏空種性

1、經文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於命明中，分別精麁，疏決眞僞，因果相酬，唯求感應，背清淨道；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居滅已休，更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聲聞。諸無聞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九，圓精應心，成趣寂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纏空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經受、想、行陰等魔相的修證，達自心現妄想之相後，已能超越五蘊魔相中的前四者，進入識陰區宇中。《楞嚴經》云：「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是汝心。若離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行者若能以此種見解擺脫了色、受、想等陰諸魔境時，當能入行陰區宇中，又能體知眾生因緣果報的虛實，應緣受報全是此識的執妄為真，若實而能虛之，才有能力做到感召懸絕，用來擺脫「眾生顛倒因」，不受六道眾生的因緣感召，故說行陰破滅後行者，即能超越了「眾生濁」，進入識陰魔相中。

在行陰區宇中，依《楞嚴經》所述：「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行者第七意識因妄執第八意識所現一切為真，始有「眾生顛倒因」，也因色、受、想陰滅故，超越了劫濁、見濁、煩惱濁，又能無有融通

妄想，始有能力來觀眾生果報因緣，而行陰滅行者已去除幽隱妄想，即能不受眾生因緣感召，故因能感召懸絕而超越了「眾生濁」。

行者行陰破滅，當入識陰魔相中，行者能以阿賴耶識（本心）作用為主，故能識知世間一切萬相的真實，但或因認知識心能化之實，若不知清淨自性，本無所化，化後又能無所執。若行者不識實際狀況，就會產生錯誤的認知，才會迷失菩提覺性。

行者於識陰區宇魔相中，如何不迷失菩提真如體性，遇種種識心所感之善境界，能化、所化之境界，又能不執取諸境，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能超越「命濁」的行者，才能真正得解脫，才能不受種種業力的糾纏，也才能自在不入於生死輪迴中。證到識陰區宇行者欲高天福報已具，若稍有閃失，迷執一些幻化境界而生妄執，即又會迷失菩提自性，當然就會感召欲天、仙道、魔道眾生來為其伴侶，死後還與此等眾生為伍。

小乘解脫道佛法是在修什麼，簡單用下面一首偈來揭示：「能斷三結須陀洹，淡薄三毒斯陀含，五下分結阿那含，永斷三毒阿羅漢。」這就是真正佛教所謂的「心地法門」。佛門所謂「心地法門」者從心的妄習中去修，若能去淫欲、斷三結（身見、戒取、疑），即能證得須陀洹果，天上、人間來回七次，始能證阿羅漢果；若斷三結後再能淡薄貪瞋癡三毒，則能得斯陀含果，天上、人間再來一次，即能證阿羅漢果；若能斷五下分結（身見、戒取、疑、貪、瞋），則能得阿那含果，居五淨居天中，利根者能於五淨居天中證得阿羅漢果，鈍根者再來人間證得阿羅漢果。從上述得知：要得聖果，當從心地中下手，也就是做明心的工作。心不明則悟不到心空，所以就不能依真性主行，進而做見性的功夫。若能悟得性空，則五下分結盡，可證得阿那含果，當具足五神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行者若只是做到所謂「明心見性」，而不能做到心空、法了，捨棄所修之法，並做到不即不離

因緣諸法，也就是對因緣法不取一法、不捨一法，就不能悟得解脫知見。若要證得阿羅漢果，永超出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當要永斷三毒（貪、瞋、癡），證得漏盡通外，再加上五神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才是真正的阿羅漢果位聖者。

佛法心地法門一解脫道，不與外道修行相同，外道注重於真如性用，窮真如性用執取不放。佛法初步解脫法專在於鏟除三結一身見、戒取、疑病，三結斷則能得須陀洹果，天上、人間還要來回七次，始能離苦悟無生，得阿羅漢道。行者在斷三結後，再加上淡薄貪瞋癡三毒，則能得斯陀含果。所謂淡薄者是有妄念而無行為，能淡薄貪瞋二毒，再對於因果道理體悟後，能無所住地行善，更不再造諸惡因，是為淡薄癡毒。斷三結、淡薄三毒，始得斯陀含果，行者當生死後升四禪天，天壽盡再來人間一次，始得離苦悟無生，得阿羅漢道。行者能入五蘊之行陰區宇時，斷五下分結則能得阿那含果，即

得不還果，居四禪之上五淨居天中，此五下分結是為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等五種微微細之心病，對此五法不再有絲毫的掛礙，當超越色界四禪諸微細結縛。阿那含果者住五淨居天中，此等聖人利根者（如善現天、色究竟天）得於天上直悟得阿羅漢道，居淨居低天鈍根者（如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等），當再來人間始能證悟得阿羅漢果。

當然一切心裡污垢都因三毒（貪、瞋、癡）而起，感召六道因緣而成輪迴之因，當得阿那含果者是暫伏五下位分類之結縛（五下分結）。而斷盡三毒，讓三毒永伏者，是為得阿羅漢果行者，此時所作已辦，當悟得無生。行者得聲聞乘阿羅漢果者是已脫離三界生死，但未得悟見如來菩提，所以世尊不肯定阿羅漢道果者，希望他們能迴小向大，以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來上求如來果，下化眾生，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學佛當有經典或前賢、善知識之指引，才能不滯小乘而轉大乘，最後當得無上菩提。所以學佛

當依止善知識，善知識者是人天眼目，能讓眾生不著魔難，或不為魑魅、魍魎所依附，更不讓修行人誤入小乘、天上、人間，錯失菩提無上解脫道途。

當識陰區宇中行者，能以識心來認知世界成立，唯心所現，有如《楞嚴經》所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故一切法均以識心為法元，若執妄即會生境。在吾人六大中，空者即是萬相發生之本體，而識乃是建立一切果報力量的泉源，而四大即是業報之果體，此果報可成眾生正報之身及依報之器世界。

行者至此階段雖已超越了「眾生濁」，但這祇是對外緣感召的解脫而已，對於識心鑑照外世界所起的法塵妄執，還會有誤執迷失的可能，故行者回歸到識陰本元之時，如何能不受「世界顛倒因」所迷，誤受感召而生於色界天界、無想天、無色界定、外道仙人、魔道眾等，是此識陰魔相中修持要注意的。

行者行陰滅識心起用時，已經能成就一些真如性功能：（1）體知根隔合開，與十方諸類相通覺知；（2）識知體中能現虛空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3）識知己身心能從虛空化出；（4）識知十方草木皆是有情；（5）識知自性與諸根互用隨順；（6）能知識入圓虛無心，對一切境不動轉；（7）悟知圓常而不懼生死，能不求色身於永恒；（8）識已能化生一切，故幻化華麗皇宮、七寶等。

行者體知識心能知世間萬相，也有生命感緣的原動力，也是眾生輪迴的根本力，佛子等在修解脫道，求超出三界，別無他途，對識心鑑照一切相要能不執取，要能破、能離，識心滅則色身滅，同時自己心中器世界亦滅。這是五蘊中最後一關，漸次修證依色、受、想、行陰破而次第成就，最後這識陰滅時，當然就超越了「命濁」，將獲得真正的解脫了。

此時行者識陰已入圓融，識之本元已現，且能於各個生命元明中，粗細、

真偽分辨清楚，於因果相酬認知中，背塵向清淨道，得苦集斷、證得滅諦，但若不求上進，而得定性聲聞乘行者，因無多聞而迷失如來菩提，反成為增上慢人。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又如善男子修到行陰區宇中者，都是在用此幽隱妄想，將此行陰心用在窮眾生類本，感知眾生種種生死輪迴業緣，但在此中能不落於十種偏執中，能如遠離偏常論、圓常論、一分常論、有邊無邊論、四顛倒偏計論、死後有相論、死後無相論、死後具非相論、死後斷滅論、五假涅槃等諸偏見中。此善男子更能窮究行陰中有情眾生八萬劫前後因緣，之間都能超越上述諸虛

論，遇某境界因緣，若能不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的因緣不起，善男子都能固守自性清淨而能不應諸緣，能達此境也就是能觀行陰為空，此時的修證就已經超越了「眾生濁」的境界。達到行陰滅善男子，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還原識性之本元功能。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陰已滅之善男子，在於色、受、想、行陰等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已能避免堅固妄想、虛明妄想、融通妄想、幽隱妄想等，但還有一分罔象虛無顛倒妄想未去，故在諸根對境妄執的六結使中，還有一份根本無明在。行者在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之生滅法中，諸根對種種因緣法塵境，常以六結使毛病妄執為真、為善，其妄執現象依次第為：若動塵法境在，則妄執動塵為真，動塵滅則靜塵生，反執靜塵為寂寧；繼而靜塵滅則根結生，

反執根性之異常功用。繼而根性之用滅則覺心生，此時反執取能覺之心見；當覺心滅則空生，此時反執空性寂滅為究竟；當空執滅後則滅結生，行者會以有為相但無住為依止，最後當要將滅結亦破滅，此時善男子修行中，因幽隱妄想滅，則其生滅法根本亦滅絕矣！

行者能滅此六結使的毛病，當然已破堅固妄想、虛明妄想、融通妄想、幽隱妄想之無明。依照菩提道進道功程言，在生滅法滅卻時，則真如佛性即能現在其前，取得學佛的基礎。但現在行陰滅之善男子，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無遍計所執性，而依真性主行，靈靈覺知，明明了了，此時行者因緣起自性時能悟知，也有聖人四智中的「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此時善男子理應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的諸佛菩薩境界，藉以識心了知一切世界及眾生相，以識心現一切神變幻化事，但善男子還有罔象虛無顛倒妄想未去，所以「識精妙明」未能圓滿具足。

行者至此，若不能破根本的罔象虛無顛倒妄想，則不能超越「命濁」，更不能有諸佛、菩薩的不可思議境界。

善男子修到行陰盡而處識陰區宇中時，除「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不會現起外，法身本來就清淨，根本罔象虛無顛倒妄想未去，三身中的報化身還未圓滿，且因應化身還不能有千萬億之多，此亦是因「識精妙明」未圓滿故，而不能與菩薩諸地或如來地相比。

「於命明中，分別精麁，疏決眞僞。」

行者當知識陰心遍含有漏、無漏種性，有漏種性當依罔象虛無顛倒妄想，無漏種性當依精微心識，它具有不生滅法的空真如體。此時識陰區宇中行者，能明白知道眾生受命元由，先於眾生受命精麁之識心，能再加以清楚分別，也就是何者有麁的識心命元，若有當生於六道低界之中，如六欲天、阿修羅

道、人道、畜生道、餓鬼道及地獄道中；何者有麁中含精細的心識，有此心識當生於色界四禪天中、無色界四空處定中或無想定中；何者有純精的心識，具無漏種性之識心，當然能得精細心識，得變易精微之心識。行者於此麁精分辨心識中，能疏離罔象虛無顛倒妄想，確能真知虛偽之心識，判為虛假而不執取諸境；因修到此境界行者，更能抉擇真心不動非生滅法之心識，得知其識心本元行相，是不為一切境界所迷惑而淪落。

「因果相酬，唯求感應，背清淨道；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道。」

當此識陰區宇中行者，已能了知精微識心本元時，此識心本元是眾生因果相酬之根本，若此時行者能去除罔象虛無顛倒妄想，則能得真正解脫之清淨道。故此行者一心一意，想盡辦法惟求得與此清淨道相應，但其實這樣做

是反而背離清淨道、真如體用，而不是真的能得清淨無上道。

此違背清淨道的原因是：所謂此行者能見諸苦諦之因，也能斷集苦之因，顯示此行者已能知苦諦、集諦，而證得識心入精微，住不妄執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似已達滅一切生滅法之滅諦，似正朝向涅槃道境界修證，惟因想與清淨道相應，故反而背離清淨道而行。

滅者滅盡、息滅之義，諦者審實不虛之義，行者從苦諦、集諦中，了知要能滅一切苦諦、集諦，當能從相繼不斷的集諦根本顛倒妄想來斷除，即要破滅受生根本之罔象虛無顛倒妄想的根本愛欲心，即能得道諦，達解脫之境界。

滅諦的境界如何？若以「唯識三性」來論滅諦，即能說明其獲得之境界。「唯識三性」者係指「遍計所執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性」。得滅諦行者依「唯識三性」來論說，則為：（1）以遍計所執之自性不生，稱

為自性滅；（2）由各種外在因緣而生起的法不生，此依他起自性的法生起而能不取（不取二取—見取、戒禁取），此二不取修得稱為二取滅；（3）以真如之本性寂滅，於諸真如法無執，是謂本性滅。識陰區宇中行者，證得此種三性滅時，才可稱為滅諦證得，但滅諦雖得，可謂明心見性，但道諦卻還沒證得，還得朝無上正等正覺菩提道邁進。

上述所謂見取者，泛指執取身見、邊見（空有）、邪見等非理之見，全稱則為「見等取見」，略稱為「見取」。戒禁取者又稱戒取見、戒盜見，泛指戒禁（戒律、禁制）等而起的謬見，以非因為因，非道為道。如見牛狗死後升天，乃學牛狗之行為，食草噉糞，修非因非道之行，執迷此為升天解脫之因，類此等妄見稱為戒禁取或戒禁取見。

「居滅已休，更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聲聞。」

當行者居此滅諦境界時，即認為所作已辦，生死已了，似已得道果，更不求進大乘如來菩提道，即休止不再用功，更因而不前進勤學修證，或不知前進修證，以此達到滅諦為滿足了。若以此修證得滅諦境界而生起勝解心者，此行者則會墮入定性聲聞中。眾生中具有五種之種性，（1）為無種性—無有出世功德種性，或稱人天種性者，此即是屬無種性。（2）為聲聞種性、（3）為獨覺種性、（4）為如來乘種性、（5）為不定種性。

為什麼世尊說居滅諦行者得定性聲聞，並未得道果？因此行者不能得如來菩提道，此等行者與定性緣覺及無種性等三，都稱為無佛種子；反之，如來乘種性、菩薩乘種性是有佛道種性。而上所提不定種性者，其意義為本有無漏種子之差別，而於前三乘之種性尚未決定其種性之根機或類別。

不定種性者又有分四種：係指（1）菩薩、聲聞二性不定，（2）菩薩、獨覺二性不定，（3）聲聞、獨覺二性不定，（4）聲聞、獨覺、菩薩三性

不定等四種。此四不定種性法中，唯有菩薩不定種性有轉成如來乘種性之機緣。所以悟得滅諦行者，當要迴小向大行菩薩道，上求如來菩提，下化眾生，不要以證得「出到菩提」為究竟，以小乘涅槃為滿足。

「諸無聞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侶。」

證得滅諦行者，因不再求上進，以為已證得道果，故會有一些無聞比丘，來做為他的伴侶，此等比丘因自以為有修、有證，故生起貢高我慢心。此等無聞比丘與此行者為伍後，此證滅諦行者當然也一樣會有慢心生起，此慢心者是屬於增上慢者。增上慢者謂尚未證得之果位或未得殊勝之德行，自己認為我已經證得而生慢心者謂之增上慢者。

無聞比丘係指缺乏智慧、經驗之凡夫比丘，他們常會自我臆測、論斷佛所說之法，而修行結果自己又不產生信仰佛說，因此會謗佛、難法，故無聞

比丘即指持有此等邪見者之比丘。有的修得四禪境界的無聞比丘，即妄言證聖，契經云：此等比丘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終墮阿鼻地獄。

詳如《楞嚴經》卷九中云：「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獄。」所謂無聞比丘者，依佛出家，精進修定，可惜不肯多聞，缺乏智慧，證入初禪，以為證得初果，次第增進，證得四禪境界，以為證得小乘四果，自以為足，不再求上進。及其命終，四禪天中陰身現前，將生四禪天，便起邪見，以為既證阿羅漢果，但仍然未能了脫生死，然則所謂涅槃，豈非是佛妄語欺人？此行者僅此一念謗佛、謗法的邪見，即現阿鼻地獄中陰身，而生阿鼻地獄，求昇反墮入下界。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九，圓精應心，成趣寂

果。」

如此得定性聲聞行者，居滅諦而不求上進，如此即是迷失菩提道路，亡失正知、正見，而行者得悟知識心圓明，心性互用隨順，又能處虛明中不妄取一切境，故已得圓明覺知。但在此時行者已能圓明自性精微妙心，隨心所欲即偏趣於心的寂滅，圓滿易麁狂為精微之識心，其境隨緣時即能應心住寂滅境中，不假造作。當行者有此能力時，即喜愛此種精微之心，應緣能入空寂之真如體中，如此沉空趣寂的結果，就會成為定性聲聞之小果，這種行者世尊即稱為第九個錯用心，迷失菩提道果而入頑空者。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纏空種。」

識陰區宇中行者，既然已能得識心圓明，應緣即能住空守寂，不起一心識相應，能處虛明中，入涅槃境，故似近得圓明菩提覺性，但僅得偏空，未

得全有之心用。如此行者若不悔改，轉學成就「空有不二」法門，即是違背如來菩提道路，不能圓滿菩提種性。如此，背離真正要證得的涅槃城池路徑，產生妄執空寂為佛性真如，迷失於纏空守寂之境界中，此行者當然是墮入空亡了。故世尊稱此為第九種錯誤的狂解，稱此為纏空種性，非修如來菩提道者所應做的行為及知見。

依《法華義疏》卷七言：「問：聲聞迴小入大得入十信位者，為入十信初心為十信滿足耶？答：但入十信初心。故涅槃經云，須陀洹人八萬劫到乃至辟支佛人十千劫到。所言到者至十住初心，故知迴小入大未具十信也。真諦三藏云闡提有二，一凡夫、二者二乘。凡夫闡提不信三二，二乘闡提信三、不信一。今聞法華破三始得入菩薩十信位。所言十信者信、進、念、定、慧五根為五，第六不退心、第七迴向心、第八戒心、第九護心、第十願心。」

何以世尊不認可聲聞、辟支佛（下第十識陰魔相）等行者，因不能即生

迴小向大，轉修無上菩提道，得當在未來又要花無量時間，才能發菩提心求如來菩提、證得如來菩提。若依《大般涅槃經》言其時間多者八萬劫，少者萬劫始能成就菩提道（此點要有正確認知，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僅只於發菩提心，非證如來菩提道果，詳下節第十魔相。）且看《大般涅槃經》卷十一云：「迦葉！有五種人於是大乘大涅槃典，有病行處非如來也。何等為五？一斷三結（有身見、禁戒取見、疑為三結）得須陀洹果，不墮地獄畜生餓鬼，人天七返永斷諸苦入於涅槃。迦葉！是名第一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八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二人者，斷三結縛薄貪恚癡，得斯陀含果名一往來，永斷諸苦入於涅槃。迦葉！是名第二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六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三人者，斷五下結（貪結、瞋結、慢結、嫉結、慳結等五結）得阿那含果，更不來此，永斷諸苦入於涅槃，是名第三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四萬劫，便當得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四人者，永斷貪欲瞋恚愚癡得阿羅漢果，煩惱無餘入於涅槃，亦非騏驎獨一之行，是名第四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二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五人者，永斷貪欲瞋恚愚癡得辟支佛道，煩惱無餘入於涅槃，真是騏驎獨一之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十千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非如來也。」

如果行者至此境界不轉學習不空如來藏性，讓其不空真如性現起，則會住入沉空守寂中，認為這是涅槃真實境界，如此即不能得如來菩提，得無上正等正覺之圓滿覺性，是為生纏空種性，不能得真正無上菩提及成就佛道果。故佛弟子有幸修到了此識精元明境界時，當不應執取空寂之精圓心，若誤入偏空守寂之聲聞種性中，則不能得佛性真如，如此就會迷失佛的菩提覺性，不能得無上正等正覺之佛菩提道。

（十）不化圓種

1、經文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清淨覺明，發研深妙，即立涅槃，而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辟支。諸緣獨倫，不迴心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十，圓覺溢心，成湛明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覺圓明，不化圓種。」

2、經文釋述

（1）前言

大乘行者於開悟後，經受陰、想陰、行陰等魔相的修證，或於行陰區宇中開悟自心的小乘行者，已能超越五蘊魔相中的前四者，進入識陰區宇中。行者修證過程中，依《楞嚴經》所述：「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是汝心。若離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行者若能以此種見解擺脫了色、受、想等陰諸魔境時，再依《楞嚴經》所述：「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行者當能入行陰區宇中，以幽隱妄想心來體知眾生因緣果報的虛實，應緣受報全是此識的執妄為真，若實而能虛之，才有能力做到感召懸絕，用來擺脫「眾生顛倒因」，不受六道眾生的因緣感召，故說行陰破滅後行者，即能超越了「眾生濁」，進入識陰魔相中。

在行陰區宇中，行者第七意識因妄執第八意識所現一切為真，始有「眾

生顛倒因」，也因色、受、想陰滅故，超越了劫濁、見濁、煩惱濁，破去了堅固妄想、虛明妄想、融通妄想。此後行者又能以幽隱妄想心，始有能力來觀眾生果報因緣，而行陰滅行者已能不受眾生因緣感召，故因能感召懸絕而超越了「眾生濁」，當然此幽隱妄想也滅掉了。

在本識陰魔相中，行者都以阿賴耶識作用為主，以本心真識能識知世間一切萬相真實，若行者守不住空寂體性，可能會產生錯誤認知，最後迷失如來菩提覺性。行者於識陰區宇魔相中，如何不迷失菩提自性真如體，遇種種識心所感之善境界，能化成、所化成之境界，都能不執取諸境，即能超越識陰種種魔相，這樣就能超越「命濁」。能超越「命濁」的行者，就是真斷了罔象虛無顛倒妄想，才能真正成為自由人，才能不受種種業力的糾纏，也才能自在不入生死輪迴中。

證到識陰區宇者欲高天福報已具，若稍微有閃失，迷執一些境界而生妄

執心病，即會迷失菩提自性後，感召欲天、仙道、魔道眾生來為其伴侶，死後還生該天、仙道、魔道中眾生，不然就是入定性聲聞種性中，只悟得「出到菩提」小乘涅槃果。

行者至此識陰區宇境界，因識陰心已能成就一些真如功能：如（1）體知根隔合開，與十方諸類相通覺知；（2）識知體中能現虛空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3）識知己身心能從虛空化出；（4）識知十方草木皆是有情；（5）識知自性與諸根互用隨順；（6）能知識入圓虛無心，對一切境不動轉；（7）悟知圓常而不懼生死，能不求色身於永恒；（8）識已能化生一切，故能幻化華麗皇宮、七寶等；（9）能了知眾生受命元由，眾生受命精麁識心，且能加以清楚分別。

若此「識」既然能識知世間萬相，也有生命感緣的原動力，以及輪迴的根本力，我等在修解脫道，要求超出三界，別無他途，對識心鑑照一切相要

能不執取，要能破、能離，以般若波羅蜜多智慧來觀之，若識陰區宇滅則色身滅，同時自己心中器世界亦滅。這是五蘊中最後一關修證，已成就了色、受、想、行陰之妄想破滅，最後再將識陰妄想滅時，沒有罔象虛無顛倒妄想，當然就超越了「命濁」，獲得真正的解脫了。

上個魔相中，行者已能了知精微識心本元時，此識心本元是因果相酬之根本，若此時行者能去除罔象虛無顛倒妄想，則能得真正解脫之清淨道。故此行者一心一意，想盡辦法惟希能求得與此清淨道相應，偏入性空的修證中，反而執取空真如體不放，這樣做是反而背離如來菩提清淨道而行，不能得清淨無上道。

此時行者識陰已入圓融，若於圓明融通中，得清淨覺知明了，真如性能知萬象一切如實現象，更加發明研究此圓明湛然微妙之相，而立即求入涅槃城，不再企求前進如來菩提道者，此行者則將得獨覺乘定性菩提，雖可證辟

支佛果之無漏種子，也僅悟得生空無漏，因深厭生死，專修自利寂滅之樂法，違背真正涅槃城池。反而感召諸緣不應，獨專於一倫；倫者類也，即墮入定性辟支佛果之類，不迴心向大者，成為其伴侶，永失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之機緣。

（2）經文解釋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

又如善男子修到行陰區宇中者，都是在用此行陰幽隱妄想心，再窮研眾生類本，感知眾生種種生死輪迴業緣，但在此中能不落於十種偏執中，如遠離偏常論、圓常論、一分常論、有邊無邊論、四顛倒偏計論、死後有相論、死後無相論、死後具非相論、死後斷滅論、五假涅槃虛論等諸毛病中。此善

男子更能窮究行陰中有情眾生八萬劫前後因緣，之間都能超越了上述諸虛論，遇某境界因緣，若能不執著，則此等眾生互相感召的因緣不起，善男子都能固守自性清淨而能不應諸緣，能達此境也就是能觀行陰為空，此時行者已斷幽隱妄想心，證得超越了「眾生濁」的境界。達到行陰滅善男子，即不再受諸根執境之影響，而確實能於識心中，還原識性之本元功能。

「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

行陰已滅之善男子，在於色陰、受陰、想陰、行陰等魔相中，對世間一切相已能超越諸根對境的妄執，也就是去除了堅固妄想、虛明妄想、融通妄想、幽隱妄想等諸心，如此即已超越諸根之六結使毛病。行者在動、靜、根、覺、空、滅等六結使之生滅法中，諸根對種種因緣法塵境，常以六結使毛病妄執為真、為善，歷經動塵滅而靜塵生，靜塵滅則根結生，根結滅而覺心生，

覺心滅則空生，空滅後則滅結生，行者最後當要將滅結亦破滅，此時善男子已無幽隱妄想心，修行中之生滅法已滅絕矣！

我們諸根六結使毛病，是世間凡夫根本我、法二執的元由，以堅固妄想、虛明妄想、融通妄想、幽隱妄想以為其本。照菩提道進道功程言，行者在生滅法滅卻時，則佛性即能現在其前。但現在行陰滅之善男子，雖是破除了「眾生顛倒因」而超越了「眾生濁」，無遍計所執性，也能以真性主行，依他因緣起自性能悟知，也有諸佛菩薩之四智中的「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此時善男子理應能以識心起「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的諸佛菩薩神變境界，藉以識心了知一切世界及眾生相，以識心現一切神變幻化事，但善男子為何不能呢？主要還是因「識精妙明」未能圓滿具足，還沒有破根本的罔象虛無顛倒妄想心，故不能有諸佛菩薩不可思議之境界。

善男子修到行陰盡而處識陰區宇中時，除「大圓鏡智」及「成所作智」

不能現起外，法身雖本清淨無瑕，但因還沒有破罔象虛無顛倒妄想，故不能超越「命濁」，此亦是因「識精妙明」未圓滿故，故不能與菩薩諸地或如來地相比擬。

「若於圓融，清淨覺明，發研深妙。」

識陰區宇行者能逃過前述九種魔相，而直趨菩提道時，已得六根互用圓融，體知根隔開或合，都能與十方諸類相通覺知；識知體中能現虛空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能識知己身心能從虛空化出；識知十方草木皆是有情分別；識知自性與諸根互用隨順，能知識入圓虛無心，對一切境如如不動；悟知圓常而不懼生死，能不求色身入於永恒；識也能化生一切事物，隨心所欲而成辦一切事；識能了知眾生受命元由，眾生受命精麁識心，且能加以清楚分別。行者發明上述之能力，也研究自性更深邃微妙之能。因而依此圓融性成就諸

識知能力，也能讓根、塵不染而心自清淨，更能照見十方世界及一切世界眾生明明了了。

「即立涅槃，而不前進。」

若此行者於圓融、清淨、覺明中，了知世界、眾生因緣真實，也能悟知種種識心之能力。因而即認為要能不受識心虛狂不實之影響，應即能住入涅槃寂靜中，使自性不隨諸緣運行，使諸緣對自心不起作用。因此知見建立後，即不能再往無上菩提大道前進，祇能證得小乘果位，得「出到菩提」而已。

「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辟支。」

此時行者對於心能入涅槃境界中時，以此生空智得證涅槃而生勝解者，這種行者即墮入定性辟支佛果。行者此時得證辟支佛乘定性，又稱獨覺乘定

性、緣覺定性、定性緣覺，乃具有可證辟支佛果之無漏種子者。此種定性法爾唯有生空無漏之種子，故此行者深厭生死，專修自利樂寂之法，唯已斷煩惱障，證生空之理，其定則得小乘之果而入有餘依涅槃。因其不具佛種性，故不能成佛道，即聲聞、緣覺二乘所被之機，故此兩者合稱二乘定性。

佛弟子當要如何來修證如來菩提道呢？世尊告訴我們應修如來乘定性，又作如來乘性、菩薩定性、定性菩薩。此等如來定性乃具有可證佛果之無漏種子者，以法爾具有生、法二空之無漏種子，故祇要修自利、利他之行，斷煩惱障與所知障等，即能證二空真如體，得菩提、涅槃二轉依之妙果，即能入無住處涅槃，而成大覺圓滿之極果位，這就是大乘所被之機者。佛弟子當知此種菩薩定性或如來定性之真實，好好朝此方面修證，廣行六度波羅蜜多，甚或十度波羅蜜多，以達到如來菩提之修證。

「諸緣獨倫，不迴心者，成其伴侶。」

行者證到辟支佛乘定性時，認為此真如性能遇諸緣不黏，能以辟支佛果之無漏種子，證得清淨涅槃之境界，因此專尊獨覺種性，認為已無一法能與此相倫比。也因此成為崇尚辟支佛果位之定性獨覺乘。此等定性獨覺者本就不知證得小乘果位時，當得再迴小向大，以自利、利他的修證，最後才能圓滿正等正覺的無上菩提佛道。如果此識陰區宇行者證到此最後階段，不知迴心向大，就會有獨尊辟支佛道定性獨覺者，來做為其修行之伴侶，入滅後就成為小乘聖人的境界，不知還有更上一層樓的如來菩提道或佛道可成。

「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十，圓覺溍心，成湛明果。」

此得辟支佛定性者，因居無佛出世之時，以過去侍佛因緣而獨自證得辟支佛果，得生空涅槃境界。若不能迴心向大，此等修大乘者卻誤入小乘果，即是迷佛菩提。又不知迴心向大，以辟支佛果為究竟故，更是亡失正知、正見，而入偏見中者。

當行者徹悟世間事，甚至十方世界事和合成住，均是因緣所生，能以圓覺遍知此識的功能及心用，更能以此真如體性成就湛然明確之果，因而執此圓覺心，不入一切餘法中，而住涅槃城者。當此行者有諸能力時，即喜愛住於涅槃，應緣入空寂之真如體中，如此獨取小乘辟支果位者，就會成為定性獨覺菩提之小果，這種行者即稱為第十個錯用心，迷失無上菩提道果而入小乘果位行者。

「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覺圓明，不化圓種。」

此等得小乘獨覺辟支佛果位者，不知真正菩薩種定性或如來乘定性，最後終不能具有佛果之無漏種子，不能以法爾具有我法二空之無漏種子，不能修自利、利他之行，不能斷煩惱障與所知障，不能證得二空真如，得菩提涅槃二轉依之妙果。故說此行者違背遠離圓通，背向著真涅槃城池在走，不能入無住處涅槃，而成大覺圓滿之極果。

何以世尊不認可辟支佛行者，因不能即生迴小向大，轉修無上菩提道，得當在未來花萬劫時間，才能發菩提心求如來菩提、得證如來菩提。若依《大般涅槃經》卷十一云：「迦葉！第五人者，永斷貪欲瞋恚愚癡得辟支佛道，煩惱無餘入於涅槃，真是騏驎獨一之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十千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非如來也。」

再依《首楞嚴義疏注經》卷十七云：「若於捨心發明智慧，慧光圓通便

出塵界，成阿羅漢，入菩薩乘，如是一類，名為迴心大阿羅漢，此正明迴心也。若於有頂禪中，故云捨心，發無漏智，頓斷上界四地三十六品俱生煩惱，便證無學。仍又迴心向大乘菩提道，更不入於空識等處，以無上地惑故，然迴心入大。」

再觀《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七云：「涅槃經病行品云，須陀洹人天七返斷結入於涅槃，是人未來過八萬劫當得成阿耨菩提；斯陀含人一往來斷結入於涅槃未來過六萬劫得阿耨菩提；阿那含人不還，未來過四萬劫當得菩提；阿羅漢人過二萬劫當得菩提；辟支佛人過十千劫當得菩提。彼經又云過八萬劫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非成正覺名得菩提。」所以一入聲聞、緣覺者，經八萬劫乃至萬劫始能得發菩提心者。

此行者雖已能生起覺知歷歷諸法相的真如性，以圓明妙心而不受諸緣所迷，且能於圓明妙心住涅槃境界，與真如體性之心相脗合。但不知世尊續說，

當行者由小向大時，以自利、利他之行為，廣修十度波羅蜜多，此等與聲聞、緣覺法等是不相應的，祇有修習無上菩提佛道者，始能得真正般若波羅蜜智慧。故獨覺定性菩提行者，雖能生圓明妙心，得自在涅槃心，但不能得神通變化無量，不能得千萬億化身，不能得三身、四智、四無所畏、四無礙辯、佛十八不共法，不能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故佛陀說獨覺辟支佛行者，雖心生圓明，但不能學得由圓明中所起的神通變化，叫作不化圓種性，非菩薩種性，更非大乘如來乘種性。

識陰十種魔境至此終結，前八者談外道、天界、仙道、魔王等，錯修妄本，以罔象虛無顛倒妄想，產生識用神變，並貪戀塵勞，當然不能超出三界，枉受天界長壽生死，故皆被世尊判屬為魔境；但聲聞、緣覺種性者已斷惑、證真，且已出三界，而了脫生死，但為何亦被世尊判為魔境，令修習小乘者不敢修習；倘遇鈍根，有失接引之便，豈是慈悲佛陀、菩薩所當為？

我們要知道，修得聲聞、緣覺菩提者，雖得出到菩提，得自我解脫，因智根稍劣，祇是暫止住於此涅槃化城中，往後當會有機緣再迴小向大，屆時亦當學習無上正等正覺菩提道，祇是暫時歧路耳。

若是銳機菩薩種性者，當遵《華嚴經》經教所說，忘失菩提心，而修諸善法者，皆為魔業。雖聲聞、獨覺菩提是暫屬魔業，因住涅槃化城故，而後當有轉大乘之機會。況此《楞嚴經》乃在修習首楞嚴大定，認識隨順覺性、明隨順覺性相，圓滿無上菩提，故屬大乘根基者必修習。而聲聞、緣覺種性者，先以得少為滿足，中止於小乘涅槃化城中，故世尊說是魔業，也是無可厚非！世尊意在鼓勵諸佛弟子，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希佛子能一鼓作氣，修習超越世間禪、出世間禪、外道禪、仙道、無想天等，善用有生之年，來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大道。

第三節　總結十種識陰魔相說

一、經文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中途成狂。因依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皆是識陰，用心交互，故生斯位。衆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各以所愛，先習迷心，而自休息。將為畢竟，所歸寧地，自言滿足，無上菩提，大妄語成。外道邪魔，所感業終，墮無間獄。聲聞緣覺，不成增進。沒等存心，秉如來道，將此法門，於我滅後，傳示末世，普令衆生，覺了斯義。無令見魔，自作沈孽。保綏哀

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始成就，不遭岐路。如是法門，先過去世，恒沙劫中，微塵如來，乘此心開，得無上道。」

二、經文釋述

（1）前言

行者於未開悟時歷經受陰、想陰、行陰等魔相的修證，已能超越五蘊魔相中的前四者，才能開悟實證入識陰區宇中，若是認知識心之真用，而能不迷失菩提種性，則能成就真如佛性功能：（1）體知根隔合開，與十方諸類相通覺知；（2）識知體中能現虛空十二類眾生於我身中；（3）識知己身心能從虛空化出；（4）識知十方草木皆是有情；（5）識知自性與諸根互

用隨順；（6）能知識入圓虛無心，對一切境不動轉；（7）悟知圓常而不懼生死，能不求色身於永恒；（8）識已能化生一切，故能幻化華麗皇宮、七寶等；（9）能了知眾生受命元由，眾生受命精麁識心，且能加以清楚分別；（10）發研圓明心，得湛然體性，入涅槃城，悟得生空無漏智寂滅法。

以上諸識陰魔境遇到時，若行者迷失菩提覺性，像這樣的十種禪那境地，未及圓通而謂圓通，在此魔境中起顛狂知見，依顛狂知見，尚不自覺知，才會感召諸緣，而迷失後出生在世間色界天、無色界天中，甚至落入仙道、魔道中。此等行者雖落入上界天界、仙道中還是有輪迴的，若是落入魔道，真是萬劫不復。當處識陰區宇中時，都是在講迷失菩提自性，受色界、無色界天神的感召，而落入諸天界中，不能得無上正等正覺之菩提大道。

反觀欲界眾生，不是因修行境界感召而受生，而是受「眾生顛倒因」所迷而去感應受生。當一個人心識含容某眾生宿世因緣種子時，其中陰身酬業

微妙深細，眾生無能力自覺知。當遇有宿世因緣的夫妻交合行淫時，此中陰身依罔象顛倒妄想一命濁之根本，感召此夫妻淫慾之心念，亦自行起淫慾念，而趨向會合。此中陰身雖不能見其宿世因緣對象正在行淫，僅能依罔象虛無的感召意念，來感召此有宿緣夫妻淫慾之念，且能與他們心意相應。因此這中陰身淫慾心亦起，即能酬此業緣而生感應道交之通路，不管空間多遠，此世界這邊與那端，也能感知其有宿緣夫妻淫慾心念或見他們微弱光明，而中陰身趨前投入淫慾感應中，如此受生即成立。故欲界眾生無淫慾心不來娑婆世界，因有此淫慾心才來受生此下等世界中。故修行人一生，終因不能斷淫慾念，雖說是行善、打坐、練氣、習禪，終究不是因認識不真而成魔，就是又受生娑婆欲界世間之人道、畜生道中。

講到此處，很明顯的事實是：未修到開悟境界的小乘行者，雖有打坐修行，但也能歷經色、受、想陰等魔相，最重要的還是要守戒清淨。一到識陰

區宇行者應已開悟自心本性，能在有生之年斷此淫慾之心，才不會著魔而成魔眷、魔民。不然就老實念佛，求佛庇祐，即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2）經文解釋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中途成狂。因依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皆是識陰，用心交互，故生斯位。」

阿難！如是十種識陰心的禪修中，雖是已去除色、受、想、行等陰的魔相，但當行者識精未圓或圓明後，識心已能產生種種神變境界，或識精圓明化成一切境界時，即中途發生異想而狂執其境。主要原因是依其識陰心所現境界殊勝而迷惑於其中，形成一執取其境的毛病，因未能以般若波羅蜜多的無上智慧，觀其無所有、不可得，隨其現、隨其滅，則不成狂，可以直趣無

上菩提道，現反而迷惑於其殊勝境界中。在未能圓滿菩提自性真如之修證中，卻產生自我滿足的錯誤認知，以為已得菩提道果。

此等識陰區宇中迷失入惑的行者，皆是因為識陰中，心識與根身、色塵等用心太盛而形成其交互作用，所以才產生此十種各有其相的殊勝境界，也因迷失菩提自性而感召相對的天界位階，而迷入生此天界中，或者仙道、魔道中，或入小乘涅槃城。

「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各以所愛，先習迷心，而自休息。」

一般行者無量劫以來，先習所成，受此先習，而常在修行中迷自心。現在識陰區宇中行者，擁有識精圓明的境界，圓明所現境界不能認知，而頑固無知地迷失菩提覺性，遇此種情形還不能自己審慎思考，終於迷失掉菩提道

路。當逢此天界殊勝境界及超能心力現前時，各以其個性、習氣、偏好等妄習執取其境，遭受感召而出生各天界中；因此等妄習而迷心識、費思量，忘失菩提覺性路途，還有前程長路要走，停止而不知往前挺進，自己先以此境界為滿足而休息停滯不前，有如《法華經》中云，各入天界化城中休息的天神一樣。這一休息，也許就是幾億兆年之久的時間，更長者可能有八萬大劫的時間，才可能有機緣再出生人間，繼續菩提道路之修行。

「將為畢竟，所歸寧地，自言滿足，無上菩提，大妄語成。外道邪魔，所感業終，墮無間獄。聲聞緣覺，不成增進。」

此等識陰區宇中行者，將此十種魔境當做修證的畢竟果位，以為這就是他們所要歸宿的安寧菩提涅槃城池。自己又因認識不清而自己說，已得無上菩提道果。這種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果位之行者，當如是說時，即大妄語就

成立。此依前八種識陰魔相而言，皆從殊勝有相生執，是有相遷變故，故報盡復受輪迴。而後二種魔相著空，空相常住不動，故常住空寂，如此若不迴心向大，不會有增進境界之時。

邪魔、天界、外道、仙道所感善、惡境，當此等業報終了，有的天壽盡時，當再輪迴；魔道眾生壽盡時，當墮無間地獄。而聲聞、緣覺乘行者，不再轉小向大，增進菩提道，證入無上正等正覺佛道，故也是無有境界增長，智慧力也永遠無法增進。

「汝等存心，秉如來道，將此法門，於我滅後，傳示末世，普令眾生，覺了斯義。無令見魔，自作沈孽。」

阿難！你等誠心誠意地，亟想秉承「如來道」修行，現在更應將此「如來道」法門，在如來入般涅槃後，傳遞揭示於末法時期中，普令一切有緣眾

生，欲修菩提道、無上正等正覺者，能夠明確地了解，修如來菩提道中的義理是什麼。若遇識陰魔相時，不要妄取其殊境，而感召諸天、諸魔、仙道、外道眾生來作為其伴侶，死後往生他們的天界、魔界或仙道界上。更要維護諸修行人，不要讓他們遇見境界執著見魔，現諸殊勝境界而著迷者可稱見魔，因以見而迷著故，生起喜愛那種殊勝境界想，因而自作沉淪孽障，迷失菩提如來道途。

「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始成就，不遭岐路。」

如此才能保護撫綏諸善根行者，平定諸修禪那者的心念，務必教他們銷念平息諸緣，譬如說定要銷滅各種邪因、邪緣，不然會誤入歧途，要令他們從身心等方面，都能依佛陀所教導的，能如佛陀所示的正知、正見來修學。

當他們從一開始修學禪那起，就要讓他們知道什麼是菩提道，什麼是佛的知見，一直到最後成就如來菩提果位為止。不要讓他們突遭歧路，墮入天道、魔道、仙道中，甚至於停止在小乘的聲聞、獨覺辟支佛道中。

「如是法門，先過去世，恒沙劫中，微塵如來，乘此心開，得無上道。」

阿難！像這樣的如來心地法門，是過去世中，像恒河沙等劫以來，像微塵數等諸如來，都是依此修習如來菩提道而得心地開悟，進而依此修習，而得無上正等正覺之無上菩提道。要能成佛者，也都要依此色、受、想、行、識陰心區宇中，遇諸魔相、善境都能依不即不離，以無所有、不可得的般若波羅蜜多智慧來度過，如此才能真的得到如來菩提道、無上正等正覺之路，也就是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第七章　五陰滅後的真修行次第

——六十聖位簡介

一、前言

修行人若不深入經藏，會以為五陰魔相中的境界，就是他要修行的最後成果，實不知當五蘊的最後識陰滅時，終歸無所得。在無所得及無一切顛倒妄想中，才是真正修佛法的開始，回歸到自性本心，此時才能說是「明心見性」。當行者明心見性後，實相真如體性現起，才是開始修習真佛法，學習得真言、總持、一切智的開始。

五蘊滅盡行者，如《楞嚴經》中云：「從真妙圓，重發真妙，妙信常住。

一切妄想，滅盡無餘。中道純真，名信心住。」所以此時行者已去除了堅固妄想（色陰）、虛明妄想（受陰）、融通妄想（想陰）、幽隱妄想（行陰）、罔象虛無顛倒妄想（識陰）等妄想心，真性現起，此時性空法了，始能名信心住。

一入十信位之行者，才是真正要修學佛法的開始，以前的五蘊魔相諸境界都與世間禪定等境界相當，五蘊滅盡得十信位住後才能學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甚至入金剛乾慧地等，如此才是真正入佛之門。

五蘊滅盡得信心住者是說所聞、所解之法而無疑心，亦即遠離懷疑之清淨心，一入十住位才能初得不退轉。信心住是何義？古德云：信不具足者，一者信心不淳，若存若亡故，二者信心不一，無決定故，三者信心不相續，餘念間故。所以五蘊滅盡行者始能得信心住之位，此時當能依佛法而認真修行，不會又走入歧途。

信心住行者僅得乾慧，乾有其慧，若不繼續修行，不能與如來法流水接。若得信心位即能以此心，重重流入如來法流，得如來圓妙開敷，此行者如是乃能超越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等地前菩薩之修證，若因緣具足，甚至於能入金剛菩薩之修證，得菩薩所行，金剛十地等位階，所以行者不能以得少為滿足，不然又虛耗此生了。

二、經文

「識陰若盡，則沒現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海。圓

滿菩提，歸無所得。此是過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毘婆舍那，覺明分析，微細魔事。魔境現前，汝能諳識，心垢洗除，不落邪見。陰魔銷滅，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魎，無復出生。直至菩提，無諸少乏，下劣增進，於大涅槃，心不迷悶。若諸末世，愚鈍衆生，未識禪那，不知說法，樂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勸令，持我佛頂陀羅尼咒；若未能誦，寫於禪堂，或帶身上，一切諸魔，所不能動。汝當恭欽，十方如來，究竟修進，最後垂範。」

三、經文釋述

「識陰若盡，則沒現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菩薩，金剛乾慧。」

一個修行人先破除色、受、想、行陰魔相後，最後識陰魔相若也能除盡，不受諸天、外道、仙道眾生感召，亦不落於魔道中，也不入小乘等聲聞、辟支佛道中。果如此，識陰盡者則你自性真如本真現前，此真如的自性再與諸根（眼、耳、鼻、舌、身、意）互用通鄰，或是諸根間互用替代皆能隨順自在。因六根依附於本真如性中，識精圓明後，六根亦屬圓融，故六根互用就不會再有阻礙隔絕。

行者在識精圓明後，諸根六結使（動、靜、根、覺、空、滅）生滅法已滅，在體性清淨、真如現起後，就可以開始學習六根互用，學習到一根可具足另

五根功能，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根根都能互用隨順自在。若行者能得此六根互用隨順後，就不再停留於聲聞、辟支佛道的我執滅、法執不去的涅槃道中，而轉入能善用六根的菩薩位階中。

乾慧地者依《大智度論》言乾慧地有二種，一者聲聞乾慧、二者菩薩乾慧。聲聞人獨為涅槃故勤精進持戒心清淨堪任受道，或習觀佛三昧或不淨觀，或行慈悲無常等觀，分別集諸善法捨不善法，雖有智慧不得禪定法水，則不能得道故名乾慧地。乾慧地於菩薩位時，是則初發心乃至未得順忍，性地者聲聞人從煖法，乃至世間第一法，於菩薩得順忍，愛著諸法實相亦不生邪見得禪定水。

另以菩薩乾慧言之，因剛入菩薩位階，偏向於執善而去惡，未能得完全自在，故僅能得菩薩第一地的金剛乾慧。菩薩修行階位中之第一地，此地有少定而慧亦不具足，故稱乾慧地，又作超淨觀地、見淨地。若言三乘聖人，

初修五停心觀（不淨觀、慈悲觀、緣起觀、界分別觀、數息觀）、別相念處、總相念處等三觀，雖有觀慧定，然未全得真諦法性理水，故稱為乾慧地。

既然修行人五蘊滅盡，始得金剛乾慧，我們對於此乾慧地要再好好討論一下，建立一基本的概念，以後好修行。依《楞嚴經》卷八云：「阿難！從乾慧心，至等覺已，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如是重重，單複十二，方盡妙覺，成無上道。是種種地，皆以金剛。」

從初乾慧地，重重上進，都是具金剛慧求上進各位階，有單名單位之證，有一名十位之證，至等覺菩薩位共有單複十二位。單名單位者有七個位階，即乾慧、煖、頂、忍、世第一、等覺、妙覺等位階；複數（一名具十位者）有五個，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位階。若依修行次第排出，此十二個位階名為乾慧、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煖、頂、忍、世第一、十地、等覺、妙覺等十二。

五蘊滅盡後行者，雖僅得乾慧，但已初具有金剛心，無所不摧，如是上進乃至後之四十四心（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十地），直至等覺位等，亦是依金剛心而修。故經云：「是種種地，皆以金剛。」另在《楞嚴經》卷七中云：「阿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輩愚鈍好為多聞，於諸漏心未求出離，蒙佛慈誨得正熏修，身心快然獲大饒益。世尊！如是修證佛三摩提未到涅槃。云何名為乾慧之地？四十四心？至何漸次得修行目？詣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為等覺菩薩？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大眾一心佇佛慈音瞪瞢瞻仰。」

依上述阿難尊者有次第問，從乾慧乃至四十四心，或入菩薩道十地，乃至等覺菩薩，其修證當為如何。此處所謂的乾慧心是初乾慧地，係指金剛初心；等覺者即修至等覺金剛菩薩，為金剛後心，始真獲金剛心。

又因此時行者雖五蘊滅盡，但智慧乾澀，無有真正定力，不能像菩薩摩

訶薩一樣，智慧潤澤無礙，不執於常、無常，善、惡，涅槃、生死，我、無我，樂、苦，淨、不淨，空、不空，有相、無相，有願、無願，寂靜、不寂靜，遠離、不遠離，有為、無為，有漏、無漏，生、滅，有罪、無罪，有煩惱、無煩惱，世間、出世間，雜染、清淨，在內、在外、在兩間，可得、不可得等諸法中，故說是乾慧地。

「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瑠璃，內含寶月。」

色、受、想、行陰滅後，連識陰也盡的行者，於識精圓明中，已學習到六根互用隨順時，此識精元明於圓明之心，能發化無量心通力，廓周法界，遍知十方。此時行者心精已成圓明，圓明中晶瑩剔透，有如清淨瑠璃寶珠，內含有寶月一樣。

一個修行者修到識陰盡時，心不會隨境來轉，遇境能不黏境、也不離境，

空有能不二，此當已獲得般若波羅蜜多智慧初具。此種智慧具足時，當能圓明識心，使它能隨緣而發化，此心清淨如吠瑠璃，讓諸法現於其中，有如淨瑠璃心中含有寶月一樣發化而現。在空無、不著的心識中，能讓諸相顯示於其心識中，自在無礙智生起，這是修習菩薩道的根本境界，也由此才能繼續修行，歷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而入真正菩薩金剛十地。

「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

當行者獲得此基本的功力，具足識精圓明之心，如是繼續用功，即能超越了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也成就了四加行心，進入菩薩行之金剛十地了。在大乘始教（大乘初門之意）中，以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等四位為資糧位；得須陀洹道前又要有煖、頂、忍、世第一法等四加行

位。然後才能入菩薩道金剛十地之位階。茲將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四加行心、菩薩十地等簡介如下。

十信者：有得識精圓明之心識行者，是已超越十信位之修證時，得進入十住位。十信者為菩薩五十四階位中，最初十位應修之十種信心；此十種信心在信位，能助成信行。若依《菩薩瓔珞本業經》賢聖名字品所列，信位者即應有十信心。十信者為：（1）信心：一心決定，樂欲成就佛道。（2）念心：常修六念，即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及念天。（3）精進心：樂聞菩薩藏，精勤修習無間善業。（4）定心：於事、於義，繫心能安住，遠離一切虛偽、輕躁、憶想分別心。（5）慧心：聞菩薩藏，思量觀察，知一切法無我、無人，自性空寂。（6）戒心：受持菩薩戒，清淨律儀，身、口、意三業清淨，不犯諸過，有犯諸過即知悔除。（7）迴向心：所修善根，迴向無上菩提，不願得諸有漏境界；迴施眾生，不專為己；迴求實際空無，不

著名相。（8）護法心：防護己心，不起煩惱，更修默護、念護、智護、息心護、他護等五種護行。（9）捨心：不惜身財，所得能捨施他人。（10）願心：隨時修習種種淨願。

行者有此十信心，在果位上一點成就都無有，僅有修行人才有的五別境善境界出現，即有勝解、勝欲、念、定、慧等五。由上十信所生之心，也僅是修行初步的善境界，除五別境（勝解、勝欲〔精進欲〕、念、定、慧）等五善境界外，再加上持戒、迴向、護心、願心及信心，共為十信心。依上所述我們可以返觀自己，是否已做到此十信住的位階，若還沒有則離入菩薩位階又差了卅幾位階哩！也就是還要花約一大阿僧祇劫才能得開悟，入菩薩之林。除非你今生覓得善知識，提示你進道功程，今生急迫似地努力以赴，也許能像阿難尊者在《楞嚴經》中所說，不歷僧祇獲法身，達今生開悟的境界，入菩薩初地後，能學習度如是恒沙眾。

十住者：有此識精圓明之心識行者，也已超越十住位之修證時，得進入十行位。十住位者指菩薩修行之五十四階位中，第十一至第廿位所修十種利他之行。佛教各宗歷來以此十信配菩薩之位次而有各種異說，天台四教儀認為十信位為別教五十四位中最初十位；圓教又別立六即，配以相似即，為六根清淨柔順忍之位。華嚴宗五教中謂如須陀洹道前有煖、頂、忍、世第一法等四加行位，於願樂行人，則有十信、十解、十行、十迴向四種；於始教，以十信等四位為資糧位；於終教，入菩薩初地位之前，還有三賢位（即十解〔住〕、十行、十迴向），但認為十信未達不退位之故，所以不能算有何位階。而唯識宗亦言菩薩十地之前僅有三十心，也就是十解（十住）、十行、十迴向，所以十信亦不立位。那麼我們要能有何境界才能入十住位？有點地前菩薩的味道？行者即要能做到：

（1）初發心住：信奉三寶，常住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門，受習一切行、

一切法門，常起信心，不作邪見、十重、五逆、八倒，不生難處，常值佛法，廣聞多慧，多求方便，始入空界，住於空性之位；並以空理智心習諸佛之法，於心生出一切功德。

（2）治地住：常隨空心，淨八萬四千法門，其心明淨，猶如瑠璃內現精金；蓋以初發之妙心，履治為地，故稱治地住。

（3）修行住：前之發心、治地二住之智俱已明了，故遊履十方而無障礙。

（4）生貴住：由前之妙行，冥契妙理，將生於佛家為法王子；即行與佛同，受佛之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

（5）方便具足住：習無量之善根，自利利他，方便具足，相貌無缺。

（6）正心住：成就第六般若波羅蜜多，故非僅相貌，且心亦與佛同。

（7）不退住：既入於無生畢竟空界，心常行空、無相、無願，身心和

合，日日增長。

（8）童真住：自發心起，始終不倒退，不起邪魔破菩提之心，至此，佛之十身靈相乃一時具足。

（9）法王子住：自初發心住至第四之生貴住，稱為入聖胎；自第五之方便具足住至第八之童真住，稱為長養聖胎；而此法王子住則相形具足，於焉出胎；猶如從佛王之教中生解，乃紹隆佛位。

（10）灌頂住：菩薩既為佛子，堪行佛事，故佛以智水為之灌頂；猶如剎帝利王子之受權灌頂。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二云：「佛子！是信想菩薩，於十千劫行十戒法，當入十住心。」已至灌頂住之地前菩薩即具有三別相：（1）度眾生，謂堪能修行，成就十種智，而能度眾生。（2）得甚深所入之境界，一切眾生乃至第九法王子住之地前菩薩亦不能測量其境界。（3）廣學十種智，了知一

切法。

十住位行者就有漏智及無漏智之性分為十種智：（1）世俗智，多取世俗境之智，即有漏慧之總稱。（2）法智，緣欲界四諦之理，斷欲界煩惱之無漏智。（3）類智，隨法智而生之無漏智，緣色、無色界四諦之理斷其煩惱。（4）苦智，（5）集智，（6）滅智，（7）道智，後四智乃各斷四諦所屬煩惱之智。（8）他心智，了知欲界與色界現在心、心所法，及無漏心、心所法之智。（9）盡智，（10）無生智，後二智皆於無學位所起之智慧；盡智為無學位之聖者，遍知我已知苦、我已斷集、我已證滅、我已修道，係與漏盡之「得」俱生之無漏智。無生智於無學位遍知我已知苦，復更無知；我已斷集，復更無斷；我已證滅，復更無證；我已修道，復更無修，係與非擇滅之「得」俱生之無漏智。又依《大般若經》卷四八九舉出前十智外更加如說智，共為十一智。若諸智能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知一切法如說之相，即

是如來一切相智，稱為如說智。

又什麼叫十住位中「灌頂住」地前菩薩所成就之十智？（1）悉能震動無量世界智；（2）悉能照明無量世界智；（3）悉能住持無量世界智；（4）悉能遍遊無量世界智；（5）悉能嚴淨無量世界智；（6）悉能知無量眾生心行智；（7）悉能知眾生隨心所行智；（8）悉能知無量眾生諸根智；（9）悉能方便度無量眾生智；（10）悉能調伏無量眾生智。

上述初五住者係明世界無礙智，一為隨心迴轉，二為暉光照覺，三為願等住持，四為自在普入，五為至處皆嚴。次三為知眾生心行之智，一為知心，二為知心所行之境，三為知根海。後二者為授法之智，一為應根與法，二為滅惑成德，故稱調伏。當我們觀十住地前菩薩之德性，已嘆為觀止，更不用去想十行位、十迴向等地前菩薩或登地菩薩之境界了。一般而言，行者修至七住位時，即得位不退轉了。

十行者：有此識精圓明之心識行者，也已超越十行位之修證時，得進入十迴向位。十行位者指菩薩修行之五十四階位中，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位所修十種利他之行。十行者為（1）歡喜行，菩薩以無量如來之妙德，隨順十方。（2）饒益行，善能利益一切眾生。（3）無瞋恨行，修忍辱，離瞋怒，謙卑恭敬，不害自他，對怨能忍。（4）無盡行（又稱無屈撓行），菩薩行大精進，發心度一切眾生，令至大涅槃而無鬆懈。（5）離癡亂行，常住正念不散亂，於一切法無癡亂。（6）善現行，知無有法，身、口、意三業寂滅，無縛無著，而亦不捨教化眾生。（7）無著行，歷諸塵剎供佛求法，心無厭足，而亦以寂滅觀諸法，故於一切法無所著。（8）尊重行，尊重善根、智慧等法，悉皆成就，由之更增修二利行（自利與利他），上求菩提，下化眾生。（9）善法行，得四無礙智、陀羅尼門等法，成就種種化他之善法，以守護正法，令佛種、佛慧命不絕。（10）真實行，成就第一義諦之語，如說能行，

如行能說，語行相應，色心皆順。

十迴向者：有此識精圓明之心識行者，也已超越十迴向位之修證時，得進入四加行位。十迴向者係指菩薩修行五十四階位中，從第三十一位至第四十位。迴向係指以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之意。十迴向者為：（1）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即行六度、四攝（布施攝、愛語攝、利行攝、同事攝事〔隨順方便〕），救護一切眾生，冤親平等。（2）不壞迴向，於三寶所得不壞之信，迴向此善根，令眾生獲得善利。（3）等三世一切佛所作迴向，不著生死，不離菩提而修之。（4）至一切處迴向，以由迴向力所修之善根，遍至一切三寶乃至眾生之處，以作供養利益。（5）無盡功德藏迴向，隨喜一切無盡善根，迴向而作佛事，以得無盡功德善根。（6）隨順平等善根迴向，即迴向所修之善根，為佛所守護，能成一切堅固善根。（7）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即增長一切善根，迴向利益一切眾生。（8）如相迴向，

順真如相而將所成之善根迴向。（9）無縛無著解脫迴向，即於一切法無取執縛著，得解脫心，以善法迴向，行普賢之行，具一切種德。（10）法界無量迴向，即修習一切無盡善根，以此迴向，願求法界差別無量之功德。

四加行心行者：有此識精圓明之心識行者，也已超越四加行位之修證時，即能入菩薩金剛十地位。加行梵語為 prayoga，舊譯方便，即方便加行用功之意。乃針對正行之預備行，再進而修四加行心，增加功力進修之位，此即在資糧位之第十迴向之終，為住於真唯識性，得修習四尋思、四如實智後，所產生之煖、頂、忍、世第一法等四善根之位。此四加行心是入於菩薩道之前，正通達於真理之方便加行。

煖位（或稱煖法）

係以光明之煖性為譬喻，此位可燒斷除去煩惱，接近於入道無漏慧，而

生有漏之善根，並以此位觀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四聖諦及修十六觀行，而生有漏之觀慧。修至此位，即使退卻而斷善根、造惡業，乃至墮入惡趣，然而最後終必能得聖道而入涅槃。

上述十六觀行者即四聖諦—苦、集、滅、道各有四種行相，合成十六行相。如觀苦聖諦有四相：（1）非常，待緣而成故，緣滅則法滅，故言非常。（2）苦，逼迫性故，令覺受生苦想。（3）空，違我所見故，修解脫道得能空則無礙。（4）非我，違我見故，諸法無我，去除我相。

集聖諦亦有四相：（1）因，其理如種子，有因必有果，無明造業因故。（2）集，同於顯現之理，無明所集，集一切善惡業故。（3）生，能令續起，執取妄緣，感召受生故。（4）緣，能令成辦一切業，緣生業報成故。

滅聖諦亦有四相：（1）滅，諸蘊盡故，五蘊虛幻除，自然性應緣。（2）靜，貪瞋癡三火息故，諸法不執，虛靜寂住。（3）妙，眾患無故，

諸緣來以空不黏著故。（4）離，遠離生滅法，脫眾緣災厄故。

道聖諦亦有四相：（1）道，通行理義故，無有煩憂，得解脫道果。（2）如，契入正理故，真性主行，真性如如。（3）行，正趣向故，真如應緣，無妄緣相隨。（4）出，能永超故，心性處涅槃，恆出三界。

頂位（或稱頂法）

於動搖不安定之善根（尚會動善根）中，生起最上善根之絕頂位，乃不進則行退轉之境界；於此修四聖諦、十六行相，得入頂位。修至此位，即使退墮至地獄，亦不至於斷所修之善根。

忍位（或稱忍法）

為確認四聖諦之理，善根已定，不再動搖（不動善根）之位，不再墮落惡趣。忍位有上、中、下三品之別：（1）下忍位，修四聖諦十六行相。

（2）中忍位，漸次省略所緣及行相（減緣減行），最後僅留欲界苦諦之一行相，而於二剎那間修觀。該一行相，即依觀者之根機利鈍，而殘留四行相中之任一行相。（3）上忍位，係於一剎那間觀中忍位之同一行相。

修至上述忍位時，可得五種不生，即：（1）生不生，謂不生於卵生、濕生。（2）處不生，謂不生於無想天、大梵天處、北俱盧洲處。（3）身不生，謂不生於扇搋（意黃門，即男無生殖器者）、半擇迦（男根不完整者）、二形（即陰陽人）。（4）有不生，謂不生於欲界第八有（得須陀洹果，七還人間及不再來），及色界第二生。（5）惑不生，謂不生見惑。（6）若加下忍位之趣不生（不再生於惡趣），則共為六種不生。

世第一法位（或稱世第一法）

為有漏世間法中能生最上善根之位，此位與上忍位相同，觀修欲界苦諦

下之一行相，於次一剎那入菩薩位而成為真聖者，向心不退轉菩薩位邁進。

以上煖位、頂位、忍位、世第一法位等四種善根，以能生入道位菩薩無漏之善，而成為其根本智，故稱善根；係以修慧為體，以四靜慮及未至、中間之六地為所依。

菩薩所行金剛十地

有此識精圓明之心識行者，也已超越四加行位之修證，得進入菩薩金剛乾慧等位。則能得三乘共十地金剛菩薩地，此稱為金剛乾慧等十地。金剛乾慧地，乃至佛之十地，即謂菩薩能依方便力修六波羅蜜、十波羅蜜，同時順次行四念處，乃至佛十八不共法，經前九地至佛地，此十地為菩薩所具者；所謂佛地在此非指果地佛，乃指菩薩如佛修十八不共法等所得之智慧。

（1）乾慧地：又作過滅淨地、寂然雜見現入地、超淨觀地、見淨地、

淨觀地。乾慧意指單有觀真理之智慧，而尚未為首楞嚴大定法水所滋潤，此位相當於聲聞之三賢位，以及菩薩自初發心乃至得順忍前之覺位，將十地配合菩薩五十四位，而以其中之外凡三賢為乾慧地，稱為十信位。

（2）性地：又作種性地、種地。即聲聞之四善根位與菩薩得順忍之位，雖愛著諸法實相，但不起邪見，係智慧與禪定力相伴隨之境地。

（3）八人地：又作第八地、八地，人即忍意。相當於聲聞見道十五心（已體認四聖諦十六心之八忍七智）之須陀洹向，與菩薩之無生法忍。所謂八忍位者即見道之苦法智忍、集法智忍、滅法智忍、道法智忍、苦類智忍、集類智忍、滅類智忍、道類智忍等八忍。

（4）見地：又作具見地，相當於聲聞四果中之初果須陀洹果（預流果）。與菩薩阿鞞跋致（不退轉）之位，菩薩十地中之第四地，

菩薩乘者於此位斷盡三界八十八使之見惑，發真無漏智，見四諦之真理，即四諦十六心中第十六心之道類智。菩薩住此位應受行不捨之十法：不捨阿蘭若住處、少欲、知足、不捨頭陀功德、不捨戒、穢惡諸欲、厭世間心、順涅槃心，捨一切所有心不沒、不惜一切物。

（5）薄地：又作柔軟地、微欲地。古德云：「薄地凡夫臭身隔陋，果報卑劣。」一般即引用薄地凡夫、薄地底下凡夫等語。薄有「逼」之意，以凡夫居於諸苦諸惑所逼迫之位，故稱薄地。聲聞已斷欲界思惑（又稱修惑）九種煩惱一分之位，九種煩惱為貪、瞋、慢及無明等四煩惱，對色、聲、香、味、觸等境，斷欲界思惑即得須陀洹果或斯陀含果。淨土宗將凡夫位分為內凡位、外凡位、薄地等三類，即三賢位（大乘十住、十行、十迴向）稱內凡，十信

位稱外凡，以下則稱薄地。大乘菩薩法之薄地亦指菩薩已斷諸煩惱，猶存微薄餘習之位，即阿鞞跋致（不退位）以後至未成佛間之覺位。

（6）離欲地：又作離貪地、滅婬怒癡地，聲聞斷盡欲界煩惱得阿那含果之位。與菩薩離欲證得五神通之位，即三乘共十地之第六位。又稱離貪地、滅婬怒癡地。入於此地得斷除欲界之思惑，亦即遠離欲界煩惱之位。菩薩住於第六地中，具足六波羅蜜；又有六種不應為之法：一者不作聲聞辟支佛意，二者布施不應生憂心，三者見有所索心不沒，四者所有物布施，五者布施之後心不悔，六者不疑深法。

（7）已作地：又作所作辦地、已辦地。即聲聞得漏盡智、無生智證得阿羅漢果；或指菩薩成就智慧、定力、智慧等持之八地不動地之

位。

（8）辟支佛地：乃指無師而能自覺自悟之聖者，一者出生於無佛之世，當時佛法已滅，但因前世修行之因緣（先世因緣），自己以智慧得道者。二者自覺不從他聞，觀悟十二因緣之理而得道，即觀十二因緣法而成道之緣覺聖眾。十二因緣觀為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此十二因緣往前迴觀，則能滅無始無明得解脫。

（9）菩薩地：菩提薩埵之略稱，意譯作道眾生、覺有情、大覺有情、道心眾生，意即求菩提大覺之人、求道之大心人。菩提者覺、智、道之意；薩埵者眾生、有情之意。菩薩與聲聞、緣覺合稱三乘，指以智上求無上菩提，以悲下化眾生，修諸波羅蜜行，於未來成

就佛果之修行者。亦即自利、利他二行圓滿、勇猛求如來菩提者。對於聲聞、緣覺二乘而言，若由其求菩提（覺智）之觀點視之，亦可稱為菩薩；而特別指求無上如來菩提之大乘修行者，則稱為摩訶薩埵（梵語 **mahā-sattva**，摩訶，意即大）、摩訶薩、菩薩摩訶薩。此處指從前述之乾慧地乃至離欲地，或指菩薩十地，從歡喜地乃至法雲地（初發心至金剛三昧），即菩薩自最初發心至成道前之覺位。十地者一為歡喜地，二為離垢地，三為發光地，四為燄慧地，五為難勝地，六為現前地，七為遠行地，八為不動地，九為善慧地，十為法雲地等十。

（10）佛地：指如來地十位階，一切種智等諸佛之法完全具備之位。《大乘同性經》云，如來地有十，一為甚深難知廣明智慧地，二為清淨身分威嚴不思議明德地，三為善明月幢寶相海藏地，四為精妙

金光功德神通智德地，五為火輪威藏明德地，六虛空內清淨無垢燄光開相地，七為廣勝法界藏明界地，八為最淨普覺智藏能淨無垢遍無礙智通地，九為無邊億莊嚴迴向能照明地，十為毘盧遮那智海藏地。

「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行者一入金剛十地後，行者將證得等覺，等覺又作平等正覺，蓋成佛者能覺證諸法平等、無有高下淺深差別之理，而住於身、語、意三業空寂之大圓覺中，故稱平等覺。得平等覺者，不有所獲，無有言行。成佛後曉了一切諸法悉為本淨，自然無本，故號平等正覺。在等覺位中圓滿識精元明之相，即能入如來德性，微妙莊嚴之海中。

識陰滅行者，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在修證菩提道中，歷經五種不同層次菩提道者，一者名發心菩提，於無量生死海中發心，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名伏心菩提，能折諸煩惱，降伏其心，行諸波羅蜜多。三者名明心菩提，能觀三世諸法，得諸法實相，畢竟清淨。四者名出到菩提，於般若波羅蜜中得方便力故，亦不著般若波羅蜜多，滅一切煩惱，見一切十方諸佛，得無生法忍，出三界到薩婆若智（一切智）。五者名無上（如來）菩提，坐道場中斷煩惱習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菩薩金剛道後於如來地中，斷極微微細煩惱，當行者圓滿菩提，自性清淨後，終歸無所得。於無所得中，能圓滿三身（法身、報身、應化身）、發起四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成所作智），並得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得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六神通

（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最後證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等，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無上正等正覺菩提。

「此是過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毘婆舍那，覺明分析，微細魔事。」

上面所述說五十種魔相，是過去先佛、如來等，在禪定中修止（奢摩他）、修觀（毘婆舍那）中，以覺明妙心仔細分別剖析，這些微細一般世間禪行者或小乘行者所不能體知的魔障事情。

奢摩他者 **śamatha** 之音譯，意譯為止，有寂靜、能滅之意，能攝心而不被外境所動，遠離並止息一切之散亂，使心寂靜者稱之。而毘婆舍那者梵語 **vipaśyana**，言以自性能觀之義，即以寂靜之慧，觀一切現象，如觀：（1）諸境相，即言以自性觀其境。修觀時於此覺心觀照中，分別了知三昧

境界之相；猶如明鏡照徹一切，而影像了了分明。（2）修行，既了知觀法之相，則善能修習一切妙行，斷諸過習，而無有過失。（3）觀照，修觀之時，於一一法界中善能觀察一一法相，不證小乘寂滅解脫，而直趣無上如來菩提，普照十方界、十二類眾生因緣果報等。

「魔境現前，沒能諳識，心垢洗除，不落邪見。」

禪修者於五蘊（色、受、想、行、識等蘊）魔境中，各個現起種種魔相之事，無智行者又不依過去先佛、如來們所教，都會感受到魔境、執取魔境，有的最後破戒沉淪，有的感召出生至各天界，有的受感召出生作外道、邪道，有的受感召出生到仙道，甚至於有的受感召而入魔界等。

阿難！若諸行者對諸佛、如來以奢摩他、毘婆舍那等止觀法門，所剖析的魔境，當出現並面對時要能深深體驗，且將此五十種魔相牢記在心中。以

後禪修中諸魔境現前時，你要能心中明了、認識它。最重要的是自心要能無垢、不貪不求諸勝事，也沒有妄執一切境界時，即能對諸魔境不受感召，如此不受感召就不會落入魔境，也不會產生諸多邪知、邪見。

「陰魔銷滅，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魎，無復出生。」

若行者於色、受、想、行、識等陰魔銷融滅絕後，就能將天魔迷惑行者的境相摧毀破碎；既然連天魔這些技倆都能看破摧毀，那大神鬼的鬼力等，行者也能褫除它們的魔力，而使其逃逸消散；另外那些魑魅、魍魎等，更不會再出現來干擾此等諸修行人。

天魔者指欲界第六天福報天外魔天之魔王，名為波旬，常擾亂有成就的修行人。當過去諸佛出世時，常與其同世之天魔來障礙如來修行成道，釋迦

牟尼佛成道時亦同。世尊入滅後，還是有魔來障礙諸修行人，故我們修行人要善辨魔事。天魔者稱為魔王，魔王有無量眷屬，常障害佛道修行者。

其他還有鬼神等亦會障礙無智修行人，鬼神者具有恐怖威力，能夠變化自在之非人。本來鬼神分為善惡二種，若守護世間，或護持佛法者，如大梵天王、三十三天（忉利天）主、四天王、炎魔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等，盡為善鬼神。然佛教一般所謂之鬼神，通常係指乾達婆、阿修羅、緊那羅、迦樓羅、摩　羅伽、夜叉等六部鬼神，加上天、龍合稱天龍八部。另羅剎、夜叉、毘那夜迦等是為惡鬼神，都會障礙修行人。

魑魅、魍魎同樣會障礙修行人，山神為魑，狀如獸形；宅神為魅，豬頭人形，身有尾；木石、妖怪、水神則為魍魎，碰到這些都可說是魔障。修行者能破魔王之誘惑，即能看破鬼神、魑魅、魍魎等之技倆，故不易被迷惑。

「直至菩提，無諸少乏，下劣增進，於大涅槃，心不迷悶。」

行者經五十種陰魔後，歷經發心菩提、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到菩提，到達最後的無上如來菩提，種種境界可說都已歷經體驗，慢慢證得一切智慧，成就一切智慧。尤其是由「下劣轉位」的聲聞、獨覺二乘位人，得小乘涅槃境，灰身滅智，但知曉識陰魔境後，即能轉入「廣大轉位」的菩薩乘，如此即能獲得大涅槃境界，由禪那修行途中從三界九地而入涅槃道，地地都能不迷失、悶絕，而墮入外道、天道、仙道或魔道等流中。

何謂「下劣位」？唯識學者將轉依之果隨其所得之位，分有六類：（1）損力益能轉位，在修道五位中之資糧位、加行位，滅減現行染法種子之勢力，增進無漏種子之德性。（2）通達轉位，在通達位中，能斷分別所

起的我、法執二障，證一分之真如。（3）修習轉位，在修道位中，斷俱生所起我、法執二障，漸次近於究竟之轉依位。（4）果圓滿轉位，在妙覺位，斷一切煩惱、所知二障之根本種子，證得一切智之佛果者。（5）下劣轉位，為二乘之轉依位，唯獨證得人空，以至得灰身滅智之境，不能得究竟菩提。（6）廣大轉位，為菩薩之轉依，證人、法二空，行無住處涅槃，不住見一處住地、不住欲愛住地、不住色愛住地、不住無色有愛住地等四。故知下劣轉位即是六種轉位之第五，指聲聞、緣覺二乘之證悟。下劣一詞，係相對於大乘菩提而言；轉者，轉染得淨、轉迷得悟之意。得第五下劣轉位二乘，厭苦欣寂，證擇滅真如，無勝堪能者之位也。

「若諸末世，愚鈍衆生，未識禪那，不知說法，樂修三昧，沒恐同邪。」

若在如來滅度千五百年後，及至下一尊佛出世前之末法時期中，有愚癡鈍劣眾生，在修禪定中不識禪定中魔相，也不知佛陀所說的五蘊魔相真實法，即五十種陰魔辨邪法要，而僅憑其無知之智來樂修種種三昧，亂執禪修中的一切境界，不能分辨清楚真實境界，更無知愉悅於修習邪定，恐怕末世愚鈍眾生與阿難你也同樣遭遇到這些邪魔了，最後終入三界天界中、外道、仙道或魔道中。

禪那者梵語為 dhyāna，有時又稱為三昧，三昧梵語為 samādhi 之意譯。前者是心的動相，謂「禪」；後者對境能如如，謂「定」。故對內外境界，心能專注於某一對象，而達於不散亂之狀態，均可謂「禪定」或「得三昧耶」；泛指色界四禪與無色界四空處定，合稱「四禪八定」。

得禪定後行者，繼續修般若波羅蜜多智慧，能得無量無邊三昧，此等三昧即是三摩地、三摩提，意譯為等持、定、正定、定意、調直定、正心行處等。

行者在行、住、坐、臥間，生死、涅槃間，將心定於一處（或一境）的一種安定狀態，即稱為「三昧」。故達三昧之狀態時，行者即能起正智慧而開悟真理，故以此三昧修行而達到佛之聖境者，則稱三昧發得或發定。

「一心勸令，持我佛頂陀羅尼咒；若未能誦，寫於禪堂，或帶身上，一切諸魔，所不能動。」

對於末世眾生無智而欲修禪定者，阿難你要一心勸請他們，修持我所述說的「大佛頂首楞嚴神咒」，即不會為諸魔、魑魅、魍魎等所加害而不自知。若禪修者不能讀誦此楞嚴神咒，即應寫於佛堂、禪堂中，或者帶在身上；如此之後，則諸魔、魑魅、魍魎等，就動不了禪修者。

「大佛頂首楞嚴神咒」梵語為 mahāpratyaṅgira-dhāraṇī，全稱「大佛頂如來頂髻白傘蓋無有能及甚能調伏總持」，也稱做「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

多　怛囉陀羅尼」、「大佛頂滿行首楞嚴陀羅尼」、「大佛頂如來頂髻白傘蓋陀羅尼」、「首楞嚴陀羅尼」。簡稱「首楞嚴咒」、「楞嚴咒」、「佛頂咒」。全咒總共為四百多句，前面是敘說歸命諸佛菩薩四果聖、金剛神祇等事，及能摧毀諸惡鬼、疾病等諸難，咒心由「哆姪他」梵語 tadyathā 起，意為「即說咒曰」。楞嚴咒咒心：「唵　阿曩囉　阿曩囉　尾舍娜　尾舍娜　滿馱　滿馱滿馱儞　滿馱儞　尾囉嚩曰囉播捉　泮吒　吽　𠺕啉　泮吒　娑嚩訶。oṃ anale anale viśada viśada bandha bandha bandhani bandhani viravajrapāṇi phaṭ hūṃ trūṃ phaṭ svāhā・」

禪修行者如能於二六時中課前、打坐前誦此咒，每一時誦此咒心（正咒）一百八遍，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一切惡星並諸鬼神不能起惡，尚可蒙毘那夜迦諸惡鬼守護。又若心散亂，不能住三摩地。心憶、口持此咒，則為金剛藏王菩薩眷屬隨從護衛，乃至求長壽、求果報、求國泰

民安、風調雨順等事，咒後無一不能實現。（詳第八章）

「汝當恭欽，十方如來，究竟修進，最後垂範。」

阿難！你應當恭敬欽承十方如來所宣說的進道功程，分辨色、受、想、行、識陰中種種可能遇到的魔相，遇有魔事得用首楞嚴神咒，救度拔濟，最後能依如來聖教量言而循序進修。因此，諸佛都能分辨魔事，並將此首楞嚴大定修習過程，流傳做末世修行典範，希望你等能依此成就如來菩提道。

禪修行者若無遇到這五陰各十種魔相，即表示還沒有修行的境界。若已有色陰、受陰諸魔相，修行似有個見道處，若因無知而著種種色、受陰魔相，則易墮入惡道中。若於想陰魔相中不察，則易迷失菩提路而終入無間獄。若於行、識陰魔相中，因不能依諸佛辨魔之聖教量言，則易墮於三界諸天中，甚至墮於外道、仙道、魔道中。就是不墮於上述諸不究竟處，也會墮於下劣

轉位聲聞位、獨覺位，終究不能獲得究竟涅槃。

禪修行者能依《楞嚴經》五陰五十種魔相，並遵循如來所宣說的正確知見，仔細分辨各種魔事，依此佛陀垂示的修道範疇來修，即能初得金剛乾慧，十信然後再歷經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再入菩薩十地，地地往上修學，就不會走錯路，最後當得究竟涅槃。

故打坐、禪修者，教內、教外修行者，不能不看此五蘊五十種陰魔之解釋，了解諸魔事後，即能見境而不希奇、不偏好、不執著，一入明心菩提道路後，即能層層高上，不迷失在菩提道修行的歧路或迷途上，最後就會得究竟解脫道、涅槃道，也能轉入大乘菩薩之林，獲得無上如來菩提道。

第八章 化解魔難的楞嚴咒

——楞嚴咒的功效及讀誦法

一、前言

漢字雖有字形、字音、字義等三個要素，是眾所周知的。但古代漢字用在佛教的咒語，只取其音象，或有加上不同部首，以分別何字具捲舌、彈舌等音象。但因時空已改，目前很多以北京話來讀咒語，其實際效果是很難評估的。依筆者經驗而言，咒音不正亦有其靈驗，在廿餘年前未研究梵字音韻，還是以能取得的北京話注音版本讀誦楞嚴咒，雖音韻不正，還可去除某些小

障礙。但要能有大用又相應者要與梵音相同者為佳。請看宋朝鄭樵先生所云：「今梵僧咒雨，則雨應，咒龍則龍現，頃刻之間，隨音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由此而知要有大靈驗者，當要依正確梵音而讀誦咒語，始能見其大功。但另一課題是梵僧除知咒語梵音外，亦知曉梵咒語義，所以在音義雙通下，始能產生其神用。

大部分顯教行者雖也讀誦佛教某些大小咒，在誦楞嚴咒時，其功效未如《楞嚴經》中所述者（詳後附經文），想都因咒音不正，不知咒義，故未能顯其功效。雖然唐三藏玄奘大師譯經原則有「五不翻」，其中遇密咒不翻，不翻可能在於保護密咒不為外道所用，或心地不正者所用。若真佛子持誦密咒根本不明其咒意，便不能得如來密意加持。我們雖知密咒表面上的字義，並不能顯出佛所具有的密義，因很多種子字及佛密音，是非我等凡夫所能臆測的。但當大略知道咒語意義後，再以梵語正音而誦咒，當能見其大功效。

尤其楞嚴咒有四、五百句，若不知其略義，是很難背得起來的，所以要幫助記憶，亦有需要知其大意。

古老的梵語是天語之一，它是拼音文字之母，觀察世界諸多語言，除漢語系之外，其文字拼音語根與梵語相似者多，可知各種西語多少都是從梵語演變而來。古梵語後來發展成為拉丁語系，包括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義大利語、羅馬尼亞語，再成為目前的歐、美等國的語言、文字，如德語、英語、美語…等。

用漢語來唸咒語本來就困難度較高的，現又因用北京音調來唱誦，更顯得離譜。原本持誦的《朝暮課誦》誦本是用河洛音（閩南音）翻譯其音，若用北京話來唸咒，其語音會荒腔走板，應不能達咒語密意，尤其牽涉到佛密音的啟請語時，連發音都不準，當然要求佛密意的能力就頓失，更不會得到金剛菩薩、護法龍天擁護。誦咒若發音不準確時，有時還會為魑魅、魍魎、

毘那夜迦等侵襲，進而入魔、著魔之境界，不是出家眾或有禪定力行者，很容易在得些異境而沾沾自喜，應知誦咒也應不著一切境為是。所以最好要能學正確發音，尤其涉及種子字、啟請佛密音等字，更是要求得有個正確的發音技巧。

舉一實例來說明啟請佛密音梵字，要能正確發音的重要性。咒語中常有咒句「  」，有古德翻成漢音僅一「泮」字，另有古德翻成兩個字「泮吒」，「  」原全音是 pha ṭu，但實際上只能合讀成 phaṭ，只能發一個字另半個音，也就是後一字僅能讀半音，這一點很重要，在學咒語者不能忽視。本人前曾持某一如來咒語，以前未知時將「  」唸成兩個全音 pha ṭu，唸後總是覺得心煩悶、不愉悅。後來經過看漢文咒語原典，裡頭有特別註明「吒」要發半音，了解此密意並經改正後，一唸咒語即能契入佛心，得安祥愉悅之境。所以普通字咒音唸得有誤還不打緊，涉及啟請佛密音或菩提種子字時，

若發音有誤是不能得其驗的，有時還會適得其反。楞嚴咒中以不空阿闍黎金剛上師翻的，共出現有五十三個「  」，「  」的唸法要具準確性，其重要性更是不可言喻的。

二、楞嚴咒與咒心之功效

《楞嚴經》曰：「阿難！是佛頂光聚悉怛多般怛囉祕密伽陀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諸佛，十方如來因此咒心，得成無上正遍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咒心，降伏諸魔、制諸外道。十方如來乘此咒心，坐寶蓮華應微塵國。十方如來含此咒心，於微塵國轉大法輪。十方如來持此咒心，能於十方摩頂授記，自果未成亦於十方蒙佛授記。十方如來依此咒心，能於十方拔濟群苦，所謂地獄、餓鬼、畜生、盲聾、瘖瘂，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

大小諸橫同時解脫。賊難、兵難、王難、獄難、風水火難、飢渴、貧窮應念銷散。十方如來隨此咒心，能於十方事善知識，四威儀中供養如意，恒沙如來會中推為大法王子。十方如來行此咒心，能於十方攝受親因，令諸小乘聞祕密藏不生驚怖。十方如來誦此咒心，成無上覺坐菩提樹入大涅槃。十方如來傳此咒心，於滅度後付佛法事究竟住持，嚴淨戒律悉得清淨。」

「若我說是佛頂光聚般怛囉咒，從旦至暮音聲相連，字句中間亦不重疊，經恒沙劫終不能盡。亦說此咒名如來頂，汝等有學未盡輪迴，發心至誠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持此咒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阿難！若諸世界隨所國土，所有眾生隨國所生，樺皮貝葉紙素白　，書寫此咒貯於香囊。是人心惛未能誦憶，或帶身上或書宅中，當知是人盡其生年，一切諸毒所不能害。」

「阿難！我今為汝更說此咒，救護世間得大無畏，成就眾生出世間智。

若我滅後末世眾生，有能自誦若教他誦，當知如是誦持眾生，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龍天鬼神，精祇魔魅所有惡咒，皆不能著心得正受。一切咒咀、魘蠱、毒藥，金毒、銀毒，草木、蟲蛇、萬物毒氣，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惡星并諸鬼神磣心毒人，於如是人不能起惡。毘那夜迦諸惡鬼王并其眷屬，皆領深恩常加守護。阿難當知，是咒常有八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種族，一一皆有諸金剛眾而為眷屬。設有眾生於散亂心，非三摩地心憶口持，是金剛王常隨從彼諸善男子，何況決定菩提心者。此諸金剛菩薩藏王，精心陰速發彼神識，是人應時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得無疑惑。從第一劫乃至後身生生不生，藥叉、羅剎及富單那，迦吒富單那、鳩槃荼、毘舍遮等并諸餓鬼，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如是惡處，是善男子若讀、若誦、若書、若寫、若帶、若藏，諸色供養，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此諸眾生縱其自身不作福業，十方如來所有功德

悉與此人。由是得於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劫，常與諸佛同生一處。無量功德如惡叉聚，同處熏修永無分散。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淨，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進者令得精進，無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淨者速得清淨，不持齋戒自成齋戒。」

「阿難！是善男子持此咒時，設犯禁戒於未受時，持咒之後眾破戒罪，無問輕重一時銷滅，縱經飲酒、食噉五辛、種種不淨，一切諸佛菩薩金剛，天仙鬼神不將為過。設著不淨破弊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淨。縱不作壇、不入道場，亦不行道，誦持此咒，還同入壇行道功德。若造五逆無間重罪，及諸比丘、比丘尼四棄、八棄，誦此咒已如是重業，猶如猛風吹散沙聚，悉皆滅除更無毫髮。阿難！若有眾生，從無量無數劫來，所有一切輕重罪障，從前世來未及懺悔，若能讀誦書寫此咒身上帶持，若安住處莊宅園館，如是積業猶湯銷雪，不久皆得悟無生忍。」

三、誦唸楞嚴咒應注意事項

（一）非佛子不得唸各種世尊所說咒語

未皈依佛陀及受佛教戒律者，你就不是佛弟子，請不要持下面所提的楞嚴咒，就此特地指明，不然果報自行負責。現在科技發達，全球是一地球村，網站連結方便，全球各處取得資訊方便，但若無灌頂或皈依三寶、受持五戒、菩薩戒律者，若取得佛菩薩等咒語，是為「行偽獲罪」，其死後果報當入地獄受苦，地獄報完後當出生為畜生道。請參閱大正藏廿一冊《佛說大輪金剛總持陀羅尼經》中佛云：「汝等金剛，今於此會聞祕密之法，汝等金剛聞持咒方法，速先誦大輪金剛陀羅尼神咒。汝不持此法門者，一切諸咒縱令有驗，猶有行偽盜法之罪，滅度之後當落地獄，受罪苦已當落畜生道，行偽獲罪如

是。」

為何世尊告訴諸金剛菩薩，當得一咒一印要自行修持時，應先唸《大輪金剛陀羅尼真言》廿一遍，這樣就沒有偽盜獲罪。觀察此咒主要就是在自行禮敬三世諸佛，自行皈依三寶（佛、法、僧），並讚嘆大輪金剛德性，大輪金剛不壞，三寶殊勝，能使持咒者產生無量智慧，成就最善微妙菩提，斷除生命機元，得超越三界生死等聖德。所以若非佛弟子，持此咒有自皈依三寶、禮敬三寶之意，不然你得某一咒語就亂持誦，將會得「偽盜獲罪」，閱讀本書者不得亂持誦楞嚴咒，若真要持誦，當要先唸《大輪金剛陀羅尼真言》，希望大眾要慎重其事，以免受三惡道之報。

《大輪金剛陀羅尼真言》分有咒身與咒心，初學者先學持誦咒身，之後再學持誦咒心，往後可以隨時持誦咒心真言。大輪金剛陀羅尼身咒曰：

「那謨　娑哆梨耶地婆伽喃　怛他羯哆南　嗚吽　毘羅時毘羅時　摩訶斫迦羅　薩

哆薩跺　莎羅帝莎羅帝　哆羅曳哆羅曳　毘陀摩儞　三盤禪儞　怛羅末儞　悉陀羯梨　怛焰　娑訶。Namaḥ sitariyadhvikanāṃ tathāgatānāṃ hūṃ viraji viraji mahācakra sātasata sārate sarate trayai trayai vidhamani saṃbhamjani tramati siddhâgri traṃ svāhā」大輪金剛陀羅尼心真言（心咒）曰：「南無　悉咥哩耶墜尾伽南　怛他伽多南　唵　尾羅時尾羅時　摩訶斫羯羅伐折梨　伐折羅薩跺薩跺　娑羅帝娑羅帝　怛羅曳怛羅曳　毘馱末儞　三盤誓儞　多羅末底　悉陀阿羯哩　底哩焰　莎訶。Namo sitriyadhvikanāṃ tathāgatānāṃ aṃ viraji viraji mahācakravajri vajrasatasata sārate sārate trayai trayai vidhamani saṃbhamjani tramati siddhâgri traṃ svāhā」注意上兩咒語斷句處，並希望要持此等咒者，要誠心向金剛上師阿闍黎請得正確梵音，然後再依梵音修持咒語，便有其驗。

（二）注意咒語梵字的發音

梵語梵咒發音請參閱專門書籍，但有些音是很難去理解的，現將本人所知應注意之處，在此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1、母音可依羅馬拼音發音，a、i、u、e、o、ai、au 等都是母音發音，母音其上若加有一橫線時，如 ā、ū、ī 要發長音，e、o 是因前後字接語關係，會轉成 e、o 音等，此等字雖未有上標橫線，但也要發長音。例如楞嚴咒第一句的 sattva + bhyaḥ，前後字 a 與 b 會將 a 字轉成 e（𑖌）字，譯為「等等」，此時 a 就轉成長音 e。又如 ca + evaḥ = cevaḥ，譯為「亦如此、也這樣」，ce 亦形成長音。又如 tathāgata + uṣṇīsāṃ，a + u 形成 o 音，tathāgatoṣṇīsāṃ（如來頂髻）中的 o 要發成長音。另第二會中有一字 vajrodhara（金剛杵），是

由 vajraḥ + dhara 而成，aḥ 轉成 o，即成 vajrodhara，此處 o 當發長音。

2、前字根最後字母有 a，而後一字的字母也有 a，a + a = â 或 a + ā = â 看到 â 可以讓你想到第二接續詞字母中開頭有 a 字母被隱藏，對於不識梵文者常不知一個長單字是由幾個單字串聯而成的。例如預流果 srotâpannānāṃ 是 srota + āpannānāṃ 組成；一來果 sakṛdâgāmināṃ 是 sakṛdâ + āgamināṃ 組成；如來、應供 tathāgatāyârhate 是 tathāgatāya + arhate 組成；白色光明具足 asitânalârkaḥ 是 asita + anala + arkaḥ 組成，asita 是不暗、白，anala 是火光、甘露，arka 是日光、光線、太陽、水晶等義。

3、kh、gh、ch、jh、th、ṭh、dh、ḍh、ph、bh 等雙字母子音唸法，若無印土專家指導，大家都不知是個怎麼唸法，這些子音跟 k、g、c、

j、t、ṭ、d、ḍ、p、b 等字唸法的差別處，就在於後者是要唸實音，此單字子音因為音實，故呈短而高亢一點發音；前者字母後接 h 的雙子音，唸時要有氣從嘴中吐出，所以唸此等字母時因有氣出，會顯得有點長而低沉一點，初學者要能知道這些原則，才不會一唸起來，好像兩者沒有什麼不同。所有雙子音有 h 者都在注音符號上加一「・」作標記，讀時要有氣從嘴巴出，聲音也會較低沉一點。注意不要用英文來發此等雙字母的發音，因英文的唸法已轉成另一種唸法，如 th 已轉成另一種齒咬舌的「θ」發音了。

4、子音字母下加一點者，如 ṃ、ḥ、ṇ 發音仍與英文 m、h、n 等發音相似，ṭ、ḍ 發音較 t、d 等重一點。aṃ、aḥ 等都要如實唸出，像 nāṃ 大家都會唸出 ṃ 的音，但一見 aḥ 如 bhyaḥ，大家都不會去唸 ḥ 的音，翻譯者也因此音輕而似無，所以都不寫出來，但正確

的發音還是要唸的，唸時要淡而輕輕的發 **ḥ**（哈或ㄏ）的音。

5、幾個比較特殊的字，如 **r** 唸成 **ṛi**，這是母音 **𑖌** 的發音。**ṣ** 是 **𑖮** 二、三合組成字的簡略示出 **ṣ**，是反舌音唸成 **ṣa**、**ṣe** 或 **ṣi**，依梵字字形而定。**𑖭** 是 **ś** 或 **śa** 唸成英文 **sha** 音，前者 **ś** 是有二、三合字母組成字簡略示法。**𑖯** 字母是 **va**，二、三合組成字時寫成 **v**，**v** 接近英文 **w** 唇音的發音，不是英文 **v** 的發音。**ca** 之 **c** 發音不是英文的 **k** 音，如北京話的七、基，所以 **ca** 成為「者、遮」（河洛音）。喉音的 **ṅ** 則唸如 **ng**，如英文的 **sing** 之 **ng** 音。**ña** 是 **j**+ **ñ** + **a** 而成，用顎音要唸成「尿」（河洛話短反促音）。最難唸的是 **𑖨**（**kṣa**）字母，此字是 **k**+ **ṣ** + **a** 而成，因為漢字翻為「乞叉」、「乞沙」、「乞剎」、「乞曬」等，實際的讀法三字母一口氣要以單音讀「尺」（河洛話短促音）可能較近似些。

6、漢字音譯咒語中，注音符號單字音表示二合或三合的前一字音，例如ㄆㄌㄚ（pra二合）。所有羅馬拼音子音都以相對的中文注音符號標出，其相對的字音如下：ㄊ是t或ṭ、th或ṭh，ㄉ是d、ḍ或dh、ḍh，ㄅ是b或bh，ㄆ是p或ph，ㄙ或ㄕ是s或ṣ，ㄒ是ś(sha)，ㄋ是n或ṇ、ṅ，ㄇ是ñ，ㄍ是g或k，ㄎ是k，ㄇ是m或ṃ，ㄐ是c，ㄨ是v，ㄏ是h或ḥ，ㄌ是ṛ、r或l，反舌彈舌用ṛ、r，無反舌用l，有無反舌彈舌要參照漢字，看其字首有「口」字旁者即是要反舌彈舌。

7、某些字中若不知其演繹的來源，都將不知如何去讀，要不要讀出音來，有時很難取捨。如獲得吉祥、轉成吉祥的svastirbhavatu字中的r，是由svastiḥ + bhavatu而形成svastirbhavatu，其中的r不能唸出ra實音，若唸實音出來會覺得很繞舌，所以只得唸輕音或

唸成 svasti + ḥ + bhavatu，這樣反而能唸得較順。

8、楞嚴咒種子字𑖪𑖽，其羅馬發音為 tuj，漢字河洛話發音為祝啉，第一字發前半音短促河洛話「市」的音，後接彈舌河洛話的「林」（約為北京話的「藍ㄣ」），唸時先張大嘴巴彈舌發音後再縮嘴巴，就會形成「啉」的音。整字的讀法略似「市林阿 m」，記得要以河洛話發音。

（三）持誦楞嚴咒需知

1、要讀誦楞嚴咒時，若能於清晨四點左右讀誦、修持最好，此時虛空清淨，眾菩薩居雲端中，讀誦時易得善果。若不允許早起，則清晨五、六點次之。但若是要去除障礙，則不一定要在清晨讀誦，隨時都可以修持。

2、讀誦楞嚴咒時，要萬分誠敬，不可草率，且要學會以後，再正式在佛前課誦。

3、需知誦楞嚴咒時，上空一切神聖經過該處，都將駐雲端中合掌侍立，甚至有神會跪聽雲中，待咒誦終方行，故持誦者更要謹慎行之。

4、持誦楞嚴咒者都須淨口常素，住菩薩戒、發菩提心。若不能受菩薩戒，至少要能受五戒，力行十善。還有吃花素者俟值齋期時，方得讀誦，不然無功外還可能有過失。

5、持誦楞嚴咒地點以寺院、庵觀、道場較正式，正設壇場，佈置如儀行之為宜。次為家庭靜室，整潔香花供養後行之。若城市以最高層或上無頂層清淨之所亦可。若在樓下持誦，樓上為臥室、紅房，易遭罪過。

6、道場結界或要去除障礙時，應該要持全咒，並可加十小咒及大悲咒

等。佛弟子若為自修增益，可以隨時持誦咒心，其功德如前經文所述。不管誦全咒或咒心，咒前要唸禮敬十方三世諸佛、皈依三寶等梵音，咒後要誦迴向咒語等，這樣才是如法。

四、附錄楞嚴咒

本書中所附的楞嚴咒是唐代不空金剛上師所翻譯者，列於大正大藏經九四四A、B。所附錄楞嚴咒共有三個不同部份，其形狀與用意也不同。第一部份為咒語的音譯漢字，其漢字音皆依梵音用注音符號加以標示，以利不懂羅馬發音者學習讀誦，其注音符號不能以一般中文發音行之，梵音中是有短長音、重音者，是有漢字的上、反、去之聲，但大部份是平音較多，所以盡量要忘記唸中文的四聲習慣，不然會唸不好梵音咒語的。若要知道重音、反切音等，就要依原梵咒漢字所標示者，可由括弧中小字者來自我學習。另

漢字旁有直線者，表示為發長音者，唸時要注意拉長發音。

第二部份是梵字、羅馬音及中文試解咒義等資料，此部份能讓懂得羅馬拼音者來正確的讀咒，但基本的羅馬發音也要正確，不然唸起來也會失真的。中文解釋部份僅能供參考，因有些字從大辭典中還是查不到其意思，僅能以古德所翻者列入。懂得咒義約略可用其意思來連結上下句的關係，有助於記憶此等長咒。

第三部份為梵字楞嚴咒，此部份供有心者影印或照相後製成大相片，經裝框後安置於禪堂、道場等，以保護諸修行者。同時也可以製備成小照片，經護膜護貝備用，以便依經文所說的佩帶在身上、皮包中，攜帶者即能保平安，增長智慧。

楞嚴咒能去除修行中的種種障礙，已如經中說，所以才將此部份列入本書中，與五蘊魔相經義形成一修行體系。但有關咒義此處所翻者不見得準

確，特在此提出說明。最後再聲明一次，讀楞嚴咒要注意幾個字的發音，如hūṃ、phaṭ、trūṃ等，其他對於其咒義大略知道就好，不要太專注於咒的真實意思，只要虔誠讀誦，即能得大利益。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十方三世一切佛

法爾禪修中心宗旨

一、以戒為師。

二、以空為本。

三、以禪為覺。

四、以密為用。

五、以淨為歸。

附錄

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鉢怛囉陀羅尼

（楞嚴咒）

第一會　毗盧真法會

ㄋㄚ ㄇㄛ ㄏㄚ ㄙㄚ ㄇㄚ ㄉㄚ ㄅㄨ ㄉㄚ ㄅㄧ ㄌㄧ ㄙㄚ ㄊㄜ・ㄋㄧ ㄙㄚ ㄊㄨㄛ ㄋㄚ ㄋㄚ ㄇㄛ ㄏㄚ ㄙㄚ ㄇㄚ ㄏㄚ ㄙㄚ ㄇㄚ ㄏㄚ ㄙㄚ ㄇㄚ

曩謨　盧雞　糝藐﹣誐跺喃　糝藐﹣缽囉底半曩喃　曩謨　囉怛曩

怛囉夜耶　曩謨　婆誐嚩帝　儞唎嗦　輸囉洗曩　缽囉訶囉拏﹣囉

惹耶　怛他誐跺耶　阿囉訶帝　糝藐糝母馱耶　曩謨　婆誐嚩帝

阿弭哆婆耶　怛他誐跺耶阿囉訶帝　糝藐糝母馱耶　曩謨　婆誐

嚩帝　阿屈數弊夜耶　怛他誐跺耶阿囉訶帝　糝藐糝母馱耶　曩謨

婆誐嚩帝　偝殺爾耶﹣虞嚕﹣吠女離耶﹣缽囉婆﹣囉惹耶　怛他誐

跺耶阿囉訶帝　糝藐糝母馱耶　曩謨　婆誐嚩帝　糝補澀比跺﹣娑

嚩娜囉－囉惹耶　怛他誐跺耶阿囉訶帝　糝藐糝母馱耶　曩謨　婆

誐嚩帝　舍枳也牟曩曳　怛他誐跺耶阿囉訶帝　糝藐糝母馱耶　曩

謨　婆誐嚩帝　囉哆曩－俱蘇麼－雞都－囉惹耶　怛他誐跺耶阿囉

訶帝　糝藐糝母馱耶　曩謨　婆誐嚩帝　怛他誐跺－俱羅耶　曩謨

婆誐嚩帝　缽娜麼－俱羅耶　曩謨　婆誐嚩帝　嚩日囉－俱羅耶　曩

謨　婆誐嚩帝　麼抳－俱羅耶　曩謨　婆誐嚩帝　孽惹－俱羅耶　曩

謨　泥嚩唎史喃　曩謨　悉馱尾儞也－馱囉喃　曩謨　悉馱－尾儞也

ㄉㄚ ㄖㄧㄚ ㄋㄚ ㄒㄧㄣ ㄍㄨㄚ ㄏㄚ ㄙㄚ ㄇㄚ ㄖㄚ・ㄊㄚ ㄋㄚ ㄇㄛ ㄋㄨㄛ ㄘㄚ ㄎㄜ

・馱囉唎史喃　舍播努孽囉訶　娑末囉他喃　曩謨　沒囉訶麼抳

ㄋㄚ ㄇㄛ ㄌㄧ ㄕˇ ㄋㄢˊ ㄕㄜ ㄋㄨㄛˋ ㄊㄚ ㄋㄢˊ ㄋㄤˊ ㄇㄛˊ ㄏㄜˊ ㄋㄨㄛˋ ㄋㄚˊ ㄇㄛˊ ㄇㄛˊ ㄏㄜˊ ㄇㄨˇ ㄘㄚ

曩謨　印捺囉耶　曩謨　婆誐嚩帝　嚕捺囉耶　鳴莽缽底　娑賀

ㄧㄝˋ ㄋㄚˊ ㄋㄨㄛˋ ㄋㄚˊ ㄋㄢˋ ㄕㄜ

薩嚩　泥嚩　曩麼塞訖哩擔　薩嚩　泥吠毘藥　怖爾擔　薩嚩　泥

吠奢遮　跛哩播里擔　薩嚩　部哆誐囉訶　儞誐囉訶迦唎炎　跛囉尾

儞也　砌娜曩迦唎炎　訥難哆喃　薩哆嚩喃　娜麼劍　訥瑟吒喃　儞

嚩囉抳炎　阿迦羅沒哩底庾　鉢囉奢麼曩迦哩炎　薩嚩　滿馱曩

目訖刃曩迦唎炎　薩嚩　努瑟吒﹣訥塞嚩般曩　儞嚩囉抳炎　者睹

囉施底喃　孽囉訶　娑訶娑囉喃　尾特奉娑曩迦唎炎　阿瑟吒尾孕

捨底喃　諾訖剎多囉喃　鉢囉娑娜曩迦唎炎　阿瑟吒喃　摩訶誐囉

訶喃　尾特奉娑曩迦唎炎　薩嚩　捨咄嚕　儞嚩囉抳炎　虞嚂　努
ㄏㄚ ㄋㄢˊ　ㄨㄟˇ ㄊㄜˋ ㄈㄥˋ ㄙㄨㄛ ㄋㄤˇ ㄐㄧㄚˋ ㄙㄚˋ ㄕㄜˇ ㄌㄨˋ　ㄙㄚˋ ㄌㄨㄛˊ　ㄕㄜˇ ㄉㄨㄛ ㄌㄨˋ　ㄋㄧˇ ㄩㄥˊ ㄌㄨㄛˋ ㄋㄧˊ ㄧㄢˊ　ㄍㄨˇ ㄩㄢˊ ㄋㄨˇ

娑嚩鉢曩難　尾曩捨儞炎　尾娑　設娑哆囉　阿祇儞　烏娜迦　烏
ㄙㄨㄛ ㄌㄨㄛˊ ㄅㄛ ㄋㄤˊ ㄋㄢˋ　ㄨㄟˇ ㄋㄤˊ ㄕㄜˇ ㄕㄚ ㄉㄨㄛ ㄌㄨㄛˋ　ㄚ ㄑㄧˊ ㄋㄧˇ　ㄨ ㄋㄚˋ ㄐㄧㄚ　ㄨ

哆囉抳炎　阿跛囉爾跢虞囉　摩訶戰拏喃　摩訶蜜勃擔　摩訶帝染
ㄉㄨㄛ ㄌㄨㄛˊ ㄋㄧˊ ㄧㄢˊ　ㄚ ㄆㄛˇ ㄌㄨㄛˋ ㄦˇ ㄉㄜ ㄌㄨˋ ㄕㄤˋ ㄋㄨˊ　ㄇㄛˊ ㄎㄜ ㄓㄢˋ ㄋㄢˊ　ㄇㄛˊ ㄎㄜ ㄇㄧˋ ㄅㄛˊ ㄉㄢ　ㄇㄛˊ ㄎㄜ ㄉㄧˋ ㄕㄜˋ ㄋㄧㄣˊ

摩訶始吠擔一入嚩邏　摩訶末邏一室哩耶一半拏囉嚩徙儞炎　阿唎
ㄇㄛˊ ㄎㄜ ㄕˇ ㄈㄟˋ ㄉㄢ ㄧˋ ㄖㄨˋ ㄌㄨㄛˊ　ㄇㄛˊ ㄎㄜ ㄇㄛˋ ㄌㄨㄛˊ　ㄕˋ ㄌㄧˇ ㄧㄝˊ　ㄅㄢˊ ㄋㄨˊ ㄌㄨㄛˋ ㄋㄨㄛˊ ㄒㄧˇ ㄋㄧˊ ㄧㄢˊ　ㄚ ㄌㄧˋ

耶跢囉　毘唎俱知炎　制嚩染　嚩日囉摩禮底　尾輸嚕擔　鉢納麼
ㄧㄝˊ ㄉㄚˇ ㄌㄨㄛˊ　ㄆㄧˊ ㄌㄧˋ ㄐㄩˋ ㄓ ㄧㄢˊ　ㄓˋ ㄋㄨㄛˋ ㄖㄢˇ　ㄋㄨㄛˋ ㄖˋ ㄌㄨㄛˊ ㄇㄛˊ ㄌㄧˇ ㄉㄧˇ　ㄨㄟˊ ㄕㄨ ㄌㄨˇ ㄉㄢ　ㄅㄛ ㄋㄚˋ ㄇㄚˊ

加[illegible]　嚩日囉爾賀嚩者　莽邏制嚩　跛囉爾擔　嚩日囉難膩一尾舍
ㄐㄧㄚ ㄇㄛˊ　ㄋㄨㄛˋ ㄖˋ ㄌㄨㄛˊ ㄦˇ ㄏㄜˋ ㄋㄨㄛˋ ㄓㄜˇ　ㄇㄤˇ ㄌㄨㄛˊ ㄓˋ ㄋㄨㄛˋ　ㄅㄛˇ ㄌㄨㄛˊ ㄦˇ ㄉㄢ　ㄋㄨㄛˋ ㄖˋ ㄌㄨㄛˊ ㄋㄢˋ ㄋㄧˋ ㄧˊ ㄕㄜˇ

邏者　扇跢　吠泥訶　布爾跢　燥咩嚕波一摩訶始吠擔　阿唎耶一跢
ㄌㄨㄛˊ ㄓㄜˇ　ㄕㄢˋ ㄉㄨㄛ　ㄈㄟˋ ㄋㄧˊ ㄎㄜ　ㄅㄨˋ ㄦˇ ㄉㄨㄛ　ㄗㄠˋ ㄒㄧㄥ ㄌㄨˇ ㄅㄛ　ㄇㄛˊ ㄎㄜ ㄕˇ ㄈㄟˋ ㄉㄢ　ㄚ ㄌㄧˋ ㄧㄝˊ　ㄉㄨㄛˇ

囉-摩訶末攞　阿跋囉嚩日囉商迦邏　制嚩　嚩日囉矯摩唎　俱蘭

馱唎　嚩日囉訶娑哆者-摩訶尾儞也　怛他-建者曩-麼理迦　俱蘇唵

婆囉哆曩-制嚩　吠嚧者曩-俱娜囉菟瑟膩娑　尾積嚕波-摩拏者

嚩日囉迦曩迦　鉢囉波魯者曩　嚩日囉頓膩者　始吠跢者迦麼攞

訖叉　捨施鉢囉婆　伊底曳帝　母捺囉誐拏　薩吠　囉訖刪　俱囉

挽睹　麼麼寫・

第二會　釋尊應化會

唵　唎史誐拏　鉢囉捨娑哆　怛他蘗姤瑟膩沙　悉韈跢鉢哆嚂　吽

㗂唻　染婆曩　吽　㗂唻　娑擔婆曩　吽　㗂唻　冒訶曩　吽　㗂

唻　摩他曩　吽　㗂唻　跛囉尾儞也　糝婆訖叉拏迦囉　吽　㗂唻

薩嚩　訥瑟吒喃　娑擔婆曩迦囉　吽　㗂唻　薩嚩　藥叉　囉剎

娑　誐囉訶喃　尾特奉娑曩迦囉　吽　㗂唻　者咄囉施底喃　孽囉訶

娑訶娑囉喃　尾曩捨曩迦囉　吽　㗂唻　阿瑟吒尾孕設底喃　諾訖叉

怛囉喃　鉢囉娑娜曩迦囉　吽　㗂唻　阿瑟吒喃　摩訶誐囉訶喃

尾特奉娑曩迦囉　咯乞叉　咯乞叉　魔昧　婆誐梵　娑哆他誐妒瑟膩

灑　摩訶　缽囉底揚嶷囉　摩訶　娑訶娑囉部逝　娑訶娑囉尸哩曬

俱胝－捨哆－娑訶娑囉　儜帝隸　阿便儞也　入嚩理哆　曩吒曩迦

摩訶　嚩日嚕娜囉　底哩步嚩曩　漫拏羅　唵　娑嚩悉底羅婆嚩睹

麼麼・

第三會　觀音合同會

囉惹婆耶　主囉婆耶　阿嶷儞婆耶　嗚娜迦婆耶　尾沙婆耶　捨娑

中文發音

哆囉婆耶　跛囉斫訖囉婆耶　訥擗乞叉婆耶　阿捨儞婆耶　阿迦羅

沒哩底庾婆耶　馱囉抳部彌劍波婆耶　嗚勒迦波哆婆耶　囉惹難

拏婆耶　曩誐婆耶　尾儞庾婆耶　蘇缽囉抳婆耶　藥乞叉　誐囉訶

囉乞叉娑誐囉訶　必隸哆誐囉訶　比舍遮誐囉訶　部哆誐囉訶

鳩盤拏誐囉訶　布單曩誐囉訶　揭吒布單曩誐囉訶　塞建娜誐囉

訶　阿跛娑麼囉誐囉訶　嗢莽娜誐囉訶　車耶誐囉訶　嚕嚩底誐囉

訶　嗚惹訶唎惹（尼也，下同）　孽囉婆訶唎惹　惹跢訶唎惹　爾尾跢訶

唎惹　嚕地囉訶唎惹　嚩娑訶唎惹　莽娑訶唎惹　咩娜訶唎惹

末爾惹訶唎惹　萬跺訶唎惹　阿輸遮訶唎惹　質遮訶唎惹　帝衫-薩

吠衫　薩嚩　孽囉訶喃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波哩沒囉惹迦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拏迦拏枳儞　訖哩擔　尾捻

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摩訶跛輸跛底-嚕捺囉　訖哩擔　尾捻瞋娜

耶弭　枳羅耶弭　怛哆嚩孽嚕拏-娑醯耶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摩訶迦羅　摩底哩哦拏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

中文發音

羅耶弭　迦跛理迦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惹耶迦囉

末度迦囉　薩嚩囉他﹣娑馱曩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

弭　者咄囉婆嚩儞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勃曒儗

哩智迦　難儞雞尸嚩囉﹣誐拏跛底﹣娑醯耶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

弭　枳羅耶弭　曩誐曩失囉麼拏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

弭　阿囉罕哆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尾哆囉誐拏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嚩日囉播抳　訖哩擔　尾捻

楞嚴咒 13

中文發音

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沒囉訶麼　訖哩擔　嚕娜囉　訖哩擔　曩囉

延拏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嚩日囉播捉-玉皿野-

-迦地缽底　訖哩擔　尾捻瞋娜耶弭　枳羅耶弭　咯乞叉　咯乞叉

魔•

第四會　金剛折攝會

婆誐梵　悉跢哆缽怛囉　娜謨素睹帝　阿徙哆曩躍囉迦　缽囉婆娑

普吒　尾迦悉跢哆缽怛嚩　入嚩躍　馱迦　馱迦　尾馱迦

尾馱迦　娜囉　娜囉　尾娜囉　尾娜囉　瞋娜　瞋娜　頻娜　頻

娜　吽　吽　泮吒（半音）　泮吒　娑醯訶　醯-醯　泮吒　阿目伽耶

泮吒　阿鉢囉底訶多耶　泮吒　嚩囉鉢囉娜耶　泮吒　阿素囉尾

娜囉跛迦耶　泮吒　薩嚩　禰吠毘藥　泮吒　薩嚩　曩藝弊耶　泮

吒　薩嚩　藥乞曬弊耶　泮吒　薩嚩　囉乞剎細弊耶　泮吒　薩嚩

誐嚕禰弊耶　泮吒　薩嚩　嶬闥吠弊耶　泮吒　薩嚩　阿素嚩弊

耶　泮吒　薩嚩　緊娜嚩弊耶　泮吒　薩嚩　麼護囉藝弊耶　泮吒

中文發音

薩嚩　比舍制弊耶　泮吒　薩嚩　弓盤嬭弊耶　泮吒　薩嚩　布

單儞弊耶　泮吒　薩嚩　揭吒布單儞弊耶　泮吒　薩嚩　訥楞祇帝

弊耶　泮吒　薩嚩　努瑟缽嚕乞史帝弊耶　泮吒　薩嚩　入嚩嚃弊

耶　泮吒　薩嚩　阿跛娑麼嚃弊耶　泮吒　薩嚩　失囉麼儞弊耶

泮吒　薩嚩　底嘌體雞弊耶　泮吒　薩嚩　溫莽禰弊耶　泮吒　薩

嚩　尾儞也遮唎曳弊耶　泮吒　惹耶迦囉　末度迦囉－薩嚩嘌他－娑

馱雞瓢－尾儞也遮唎曳弊耶　泮吒　者咄囉薄嚩儞弊耶　泮吒　嚩

日囉嬌莽哩　俱蘭馱唎　尾儞也囉誓弊耶　泮吒　摩訶　缽囉底揚

ㄖˋ ㄌㄨㄛˊ ㄇㄤˇ ㄌㄧˇ ㄐㄩˋ ㄌㄢˊ ㄊㄨㄛˊ ㄌㄧˋ ㄨㄟˇ ㄋㄧˇ ㄧㄝˋ ㄅㄧˋ ㄧㄝˊ ㄆㄢˋ ㄓㄜ ㄇㄛˊ ㄎㄜ ㄅㄛ ㄌㄧˇ ㄊㄧㄢˊ

噦曬弊耶　泮吒　嚩日囉嘇迦攞耶　缽囉底揚噦囉　囉惹耶　泮吒

ㄨㄟˋ ㄕㄞˋ ㄅㄧˋ ㄧㄝˊ ㄆㄢˋ ㄓㄜ ㄋㄨㄛˋ ㄖˋ ㄌㄨㄛˊ ㄐㄧㄚˊ ㄌㄨㄛˊ ㄅㄛ ㄊㄧㄢˊ ㄩㄝˇ ㄌㄨㄛˊ ㄉㄧˇ ㄌㄧˇ ㄖㄜˇ ㄧㄝˊ ㄆㄢˋ ㄊㄨˇ

摩訶迦攞耶　忙底哩誐拏　曩麼塞訖哩跢耶　泮吒　印娜囉耶　泮

ㄇㄛˊ ㄎㄜ ㄐㄧㄚˊ ㄌㄨㄛˊ ㄧㄝˊ ㄇㄤˊ ㄉㄧˇ ㄌㄧˇ ㄜˊ ㄋㄚˊ ㄌㄨㄛˊ ㄙㄜˋ ㄇㄛˊ ㄙㄞˋ ㄑㄧˋ ㄌㄧˇ ㄉㄚˋ ㄧㄝˊ ㄆㄢˋ ㄊㄨˇ ㄧㄣˋ ㄋㄚˋ ㄌㄨㄛˊ ㄧㄝˊ ㄆㄢˋ

吒　沒囉訶弭儞曳　泮吒　嚕娜囉耶　泮吒　尾瑟拏尾曳　泮吒

ㄊㄨㄛ ㄇㄛˋ ㄌㄨㄛˊ ㄎㄜ ㄇㄧˇ ㄋㄧˇ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ㄌㄨˇ ㄋㄚˋ ㄌㄨㄛˊ ㄧㄝˊ ㄆㄢˋ ㄨㄟˇ ㄙㄜˋ ㄋㄨˊ ㄨㄟˇ ㄧˋ ㄆㄢˋ

尾瑟嫻尾曳　泮吒　物囉訶彌曳　泮吒　嚩囉枳曳　泮吒　阿噦儞

ㄨㄟˇ ㄙㄜˋ ㄒㄧㄢˊ ㄨㄟˇ ㄧˋ ㄆㄢˋ ㄊㄨˇ ㄨˋ ㄌㄨㄛˊ ㄎㄜ ㄇㄧˊ ㄋㄧˊ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ㄅㄛˊ ㄌㄨㄛˊ ㄎㄜ ㄇㄧˊ ㄋㄧˊ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ㄨㄟˋ ㄌㄨㄛˊ ㄓˇ ㄎㄨˋ ㄋㄧˊ

曳　泮吒　魔訶迦里曳　泮吒　嘮涅哩曳　泮吒　迦羅難馳曳　泮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ㄇㄛˊ ㄎㄜ ㄐㄧㄚˊ ㄌㄧˇ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ㄌㄠˊ ㄋㄧㄝˋ ㄌㄧˇ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ㄐㄧㄚˊ ㄌㄨㄛˊ ㄋㄢˊ ㄔˊ ㄧㄝˋ ㄆㄢˋ

吒　愛涅哩曳　泮吒　忙底唎曳　泮吒　遮悶膩曳　泮吒　迦攞囉

ㄊㄨㄛ ㄞˋ ㄋㄧㄝˋ ㄌㄧˇ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ㄇㄤˊ ㄉㄧˇ ㄌㄧˋ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ㄓㄜ ㄇㄣˋ ㄋㄧˋ ㄧㄝˋ ㄆㄢˋ ㄊㄨˇ ㄐㄧㄚˊ ㄌㄨㄛˊ

底哩曳　泮吒　迦跛里曳　泮吒　阿地‧目訖德迦‧捨麼舍曩‧儞嚩悉儞曳　泮吒　曳髻　質哆娑怛嚩　麼麼‧

第五會　文殊弘傳會

訥瑟吒質跢　播跛質跢　嘮娜囉質哆　尾儞吠沙質跢　阿昧怛囉質哆　嗚哆跛娜演底　枳羅演底　曼怛囉演底　惹半底　粗罕底　嗚惹訶囉　孽婆訶囉　嚕地囉訶囉　芒娑訶囉　咩娜訶囉　末惹訶囉　嚩娑訶囉　惹跢訶囉　爾尾跢訶囉　末略訶囉　婆略訶囉　嶼馱

訶囉　補瑟波訶囉　頗攞訶囉　薩寫訶囉　播跛質跢　努瑟吒質跢

泥嚩孽囉訶　曩誐孽囉訶　藥乞叉孽囉訶　囉乞剎娑孽囉訶　阿

素囉孽囉訶　孽嚕拏孽囉訶　緊娜囉孽囉訶　麼護囉誐孽囉訶　畢

囉多孽囉訶　比舍者孽囉訶　部多孽囉訶　布單曩孽囉訶　迦吒布

單曩孽囉訶　鳩盤拏孽囉訶　塞建拏孽囉訶　嗢莽娜孽囉訶　車耶

孽囉訶　阿跛娑莽枳儞孽囉訶　拏迦拏枳儞孽囉訶　囉嚩底孽囉訶

惹弭迦孽囉訶　鑠俱儞孽囉訶　難儞迦孽囉訶　藍尾迦孽囉訶　建

吒播抳孽囉訶　入嚩囉　翳迦皿迦　儞吠底也迦　底嚇底也迦　嗜

ㄊㄚ ㄅㄛ ㄋㄧˊ ㄋㄧㄝˋ ㄌㄚ ㄒㄧˊ ㄌㄛˊ ㄏㄜ ㄐㄧㄚˋ ㄐㄧㄚ ㄋㄧˇ ㄈㄨˊ ㄉㄧˇ ㄧㄝˇ ㄉㄧˇ ㄧㄝˇ ㄐㄧㄚ ㄕˋ

咄他迦　儞底耶入嚩囉　尾沙摩入嚩囉　嚩底迦　背底迦　始嚇參

ㄉㄨㄛˋ ㄊㄚ ㄐㄧㄚ ㄋㄧˇ ㄉㄧˇ ㄧㄝ ㄩˋ ㄕㄚ ㄇㄛˊ ㄖㄨˋ ㄌㄛˊ ㄇㄟˇ ㄉㄧˇ ㄧㄝˇ ㄐㄧㄚ ㄅㄟˋ ㄉㄧˇ ㄧㄝˇ ㄐㄧㄚ ㄕˇ ㄒㄧㄣ

彌迦　散儞跛底迦　薩嚩入嚩囉　始嚕嘌底　阿囉馱嚩胅馱迦

ㄇㄧˊ ㄐㄧㄚ ㄙㄢˋ ㄋㄧˇ ㄆㄛˇ ㄉㄧˇ ㄐㄧㄚ ㄙㄚˋ ㄌㄨㄛˋ ㄖㄨˋ ㄌㄛˊ ㄇㄟˇ ㄕˇ ㄌㄨˇ ㄆㄧㄠˋ ㄉㄧˇ ㄚ ㄌㄨㄛˊ ㄊㄨㄛˊ ㄌㄛˊ ㄅㄧˋ ㄊㄨㄛˊ ㄐㄧㄚ

阿嚧者迦　阿乞史嚧儼　目佉嚧儼　喝唎訥嚧儼　羯囉拏輸藍　難

ㄚ ㄌㄨˊ ㄓㄜˇ ㄐㄧㄚ ㄚ ㄑㄧˇ ㄕˇ ㄌㄨˊ ㄧㄢˇ ㄇㄨˋ ㄑㄧㄝˋ ㄌㄨˊ ㄧㄢˇ ㄏㄜˊ ㄌㄧˋ ㄋㄚˋ ㄌㄨˊ ㄧㄢˇ ㄐㄧㄝˊ ㄌㄨㄛˊ ㄋㄨˊ ㄌㄢˊ ㄋㄢˊ

多輸藍　訖哩娜耶輸藍　末麼輸藍　播囉尸嚩輸藍　缽哩瑟嚩輸藍

ㄉㄨㄛ ㄕㄨ ㄌㄢˊ ㄑㄧˋ ㄌㄧˇ ㄋㄚˋ ㄧㄝˊ ㄕㄨ ㄌㄢˊ ㄇㄛˋ ㄇㄛ ㄕㄨ ㄌㄢˊ ㄅㄛ ㄌㄨㄛˊ ㄕ ㄌㄨㄛˊ ㄕㄨ ㄌㄢˊ ㄅㄛ ㄌㄧˇ ㄙㄜˋ ㄌㄨㄛˊ ㄕㄨ ㄌㄢˊ

嗚娜囉輸藍　迦智輸藍　嚩娑底輸藍　嗚嚧輸藍　穰伽輸藍　賀

ㄨ ㄋㄚˋ ㄌㄨㄛˊ ㄕㄨ ㄌㄢˊ ㄐㄧㄚ ㄓˋ ㄕㄨ ㄌㄢˊ ㄌㄨㄛˊ ㄙㄨㄛ ㄉㄧˇ ㄕㄨ ㄌㄢˊ ㄨ ㄌㄨˊ ㄕㄨ ㄌㄢˊ ㄖㄤˊ ㄐㄧㄚ ㄕㄨ ㄌㄢˊ ㄏㄜˋ

娑多輸藍　播娜輸藍　薩罔誐‧缽囉底揚誐輸藍　步哆吠跢拏　拏

ㄙㄨㄛ ㄉㄨㄛ ㄕㄨ ㄌㄢˊ ㄅㄛ ㄋㄚˋ ㄕㄨ ㄌㄢˊ ㄙㄚˋ ㄨㄤˇ ㄜˊ ㄅㄛ ㄉㄧˇ ㄧㄤˊ ㄜˊ ㄕㄨ ㄌㄢˊ ㄅㄨˋ ㄉㄨㄛ ㄈㄟˋ ㄉㄨㄛ ㄋㄚˊ ㄋㄚˊ

迦拏枳儞　入嚩囉　娜訥嚧　建紉枳智　婆魯哆吠　薩跛魯訶陵誐
ㄐㄧㄚ ㄋㄚˊ ㄓˇ ㄋㄧˇ　ㄖㄨˋ ㄨㄚˋ ㄌㄚˋ　ㄋㄚˋ ㄌㄨˇ　ㄐㄧㄢˋ ㄓˋ ㄓˋ　ㄆㄛˊ ㄌㄨˇ ㄉㄨㄛ ㄈㄨˋ　ㄙㄚˋ ㄅㄨㄛˊ ㄌㄨˇ ㄏㄜ ㄌㄧㄥˊ ㄍㄚˊ

輸沙怛囉　娑誐囉　尾灑瑜誐　阿嶷儞　嗚娜迦　末囉吠囉
ㄕㄨ ㄕㄚ ㄉㄚˊ ㄌㄨㄛˊ　ㄙㄚ ㄍㄚˊ ㄌㄨㄛˊ　ㄨㄟˇ ㄕㄚ ㄩˊ ㄍㄚˊ　ㄧˊ ㄋㄧˊ ㄦˊ　ㄨ ㄋㄚˋ ㄐㄧㄚ　ㄇㄛˋ ㄅㄨˋ ㄌㄨㄛˊ ㄈㄟˋ

建跢囉　阿迦羅沒哩底庾　帝斂部迦　帝隸攞吒迦　沒哩始止迦
ㄐㄧㄢˋ ㄉㄚˋ ㄌㄨㄛˊ　ㄚ ㄐㄧㄚˋ ㄌㄨㄛˊ ㄇㄛˋ ㄌㄧˇ ㄉㄧˋ ㄩˋ　ㄉㄧˋ ㄌㄧㄢˇ ㄅㄨˋ ㄐㄧㄚˋ　ㄉㄧˋ ㄌㄧˋ ㄗㄚˊ ㄓㄚ　ㄇㄨˋ ㄌㄧˇ ㄊㄨㄛ ㄐㄧㄚˋ　ㄙㄨㄛˋ ㄌㄧˇ ㄕˇ ㄓˇ ㄐㄧㄚˋ

薩跛　曩俱羅　思孕賀　尾也伽囉　哩乞沙　哆囉乞沙　遮末囉
ㄙㄚˋ ㄅㄛˇ　ㄋㄤˇ ㄐㄩˋ ㄌㄨㄛˊ　ㄙ ㄧㄣˋ ㄏㄜˋ　ㄨㄟˇ ㄧㄝˇ ㄐㄧㄚˊ ㄌㄨㄛˋ　ㄌㄧˇ ㄑㄧˋ ㄕㄚ　ㄉㄨㄛ ㄌㄨㄛˋ ㄑㄧˋ ㄕㄚ　ㄓㄜ ㄇㄛˋ ㄌㄨㄛˊ

爾尾鞞　帝衫帝　薩吠衫　悉跢多缽怛囉　摩訶嚩日嚕嗚瑟膩衫
ㄦˇ ㄨㄟˇ ㄆㄧˊ　ㄉㄧˋ ㄕㄢ ㄉㄧˋ　ㄙㄚˋ ㄈㄟˋ ㄕㄢ　ㄒㄧ ㄊㄚˊ ㄉㄚˊ ㄅㄛ ㄉㄚˊ ㄌㄨㄛˊ　ㄇㄛˊ ㄎㄜ ㄋㄤˊ ㄖˋ ㄌㄨˇ ㄨㄚ ㄙㄜˋ ㄋㄧˋ ㄕㄢ

摩訶缽囉底揚嶷藍　夜嚩　娜嚩娜捨　瑜惹曩便多囉拏　衫莽滿
ㄇㄛˊ ㄎㄜ ㄅㄛ ㄌㄨㄛˊ ㄉㄧˇ ㄧㄤˊ ㄧˊ ㄋㄧˊ　ㄧㄝˋ ㄋㄤˊ　ㄋㄚˋ ㄋㄤˊ ㄋㄚˋ ㄕㄜˇ　ㄩˊ ㄖㄜˇ ㄋㄤˊ ㄅㄧㄢˋ ㄉㄨㄛ ㄌㄨㄛˊ ㄋㄚˊ　ㄕㄢ ㄈㄤ ㄇㄢˇ

鄧・迦嚕弭儞捨・滿鄧・迦嚕弭　跛囉尾儞也・滿鄧・伽嚕弭　帝
ㄉㄥˋ・ㄐㄧㄚ ㄌㄨˇ ㄇㄧˇ ㄋㄧˇ ㄕㄜˇ・ㄇㄢˇ ㄉㄥˋ・ㄐㄧㄚ ㄌㄨˇ ㄇㄧˇ　ㄅㄛˇ ㄌㄨㄛˊ ㄨㄟˇ ㄋㄧˇ ㄧㄝˇ・ㄇㄢˇ ㄉㄥˋ・ㄐㄧㄚˊ ㄌㄨˇ ㄇㄧˇ　ㄉㄧˋ

殊 ㄕㄨ 滿 ㄇㄢˇ 鄧 ㄉㄥˋ 迦 ㄐㄧㄚ 嚕 ㄌㄨˇ 弭 ㄇㄧˊ　賀 ㄏㄜˋ 娑 ㄙㄨㄛ 哆 ㄉㄨㄛ 滿 ㄇㄢˇ 鄧 ㄉㄥˋ 迦 ㄐㄧㄚ 嚕 ㄌㄨˇ 弭 ㄇㄧˊ　播 ㄅㄛ 娜 ㄋㄚˋ 滿 ㄇㄢˇ 鄧 ㄉㄥˋ 迦 ㄐㄧㄚ 嚕 ㄌㄨˇ 弭 ㄇㄧˊ

薩 ㄙㄚˋ 罰 ㄈㄚˊ 誐 ㄜˊ 鉢 ㄅㄛ 囉 ㄌㄨㄛˊ 底 ㄉㄧˇ 揚 ㄧㄤˊ 誐 ㄜˊ 滿 ㄇㄢˇ 鄧 ㄉㄥˋ 迦 ㄐㄧㄚ 嚕 ㄌㄨˇ 弭 ㄇㄧˊ　怛 ㄉㄚˊ 儞 ㄋㄧˇ 也 ㄧㄝˇ 他 ㄊㄚ　唵 ㄢˇ　阿 ㄚ 曩 ㄋㄤˊ 曬 ㄕㄞˋ　阿 ㄚ 曩 ㄋㄤˊ

曬 ㄕㄞˋ 羅 ㄌㄨㄛˊ 尾 ㄨㄟˇ 舍 ㄕㄜˇ 娜 ㄋㄚˋ 尾 ㄨㄟˇ 舍 ㄕㄜˇ 娜 ㄋㄚˋ 滿 ㄇㄢˇ 馱 ㄉㄚˋ 滿 ㄇㄢˇ 馱 ㄉㄚˋ 滿 ㄇㄢˇ 馱 ㄉㄚˋ 儞 ㄋㄧˇ 儞 ㄋㄧˇ 吠 ㄈㄟˋ 囉 ㄌㄨㄛˊ 嚩 ㄈㄨˋ 日 ㄖˋ 囉

播 ㄅㄛ 抳 ㄋㄧˊ 泮 ㄆㄢˋ 吒 ㄓㄚˋ 吽 ㄏㄨㄥˊ 弊 ㄅㄧˋ 啉 ㄌㄧㄣˊ 泮 ㄆㄢˋ 吒 ㄓㄚˋ 娑 ㄙㄨㄛ 嚩 ㄈㄨˋ 訶 ㄏㄜ 曩 ㄋㄤˊ 謨 ㄇㄛˊ 娑 ㄙㄨㄛ 哆 ㄉㄨㄛ 他 ㄊㄚ 誐 ㄜˊ 跢 ㄓㄧˊ 耶 ㄧㄝˊ 蘇

誐 ㄜˊ 跢 ㄓㄧˊ 耶 ㄧㄝˊ 囉 ㄌㄨㄛˊ 訶 ㄏㄜ 帝 ㄉㄧˋ　三 ㄙㄢ 藐 ㄇㄧㄠˇ 三 ㄙㄢ 沒 ㄇㄛˋ 馱 ㄉㄚˋ 耶 ㄧㄝˊ　悉 ㄒㄧ 殿 ㄉㄧㄢˋ 覩 ㄉㄨˇ　曼 ㄇㄢˋ 怛 ㄉㄚˊ 囉 ㄌㄨㄛˊ 跋 ㄅㄚˊ 娜 ㄋㄚˋ 耶 ㄧㄝˊ　娑 ㄙㄨㄛ 嚩 ㄈㄨˋ 訶 ㄏㄜ

解深密經曰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暴流，

我于凡愚不開演，

恐彼分別執為我。」

大佛頂如來放光
悉怛多鉢怛囉陀羅尼
（楞嚴咒）

𑖨𑖛𑖪𑖨𑖽𑖭𑖾	𑖦𑖨𑖪𑖛𑖫	𑖨𑖛𑖩𑖽𑖫
Stathāgatoṣṇīṣāṃ	sitātapatraṃ	aparājitaṃ
如來　頂首	光聚 傘蓋	無能勝

𑖮𑖟𑖽𑖫	𑖛𑖩𑖿
pratyaṅgiraṃ	dhāraṇī
攝伏護身	陀羅尼

第一會 毗盧真法會

𑖡𑖾𑖿	𑖨𑖪	𑖎𑖪	𑖛𑖢𑖨𑖎𑖟𑖾𑖿	𑖡𑖾	𑖨𑖬𑖽
namaḥ	sarva	Buddhā	bodhisattvebhyaḥ·	namo	saptānāṃ
皈禮	一切	佛	菩提薩埵等	禮敬	七世

𑖨𑖟𑖕𑖎𑖪	𑖛𑖢𑖽	𑖨𑖮𑖛𑖫	𑖨𑖧𑖽
samyaksaṃbuddhā	koṭīnāṃ	saśrāvaka	saṃghanāṃ·
正等正覺	千萬（億）	類聲聞	僧伽眾

𑖡𑖾	𑖢𑖛	𑖩𑖍𑖬𑖽	𑖡𑖾	𑖟𑖬𑖛𑖬𑖽
namo	loke	arhantānāṃ·	namo	srotâpannānāṃ·
禮敬	世間	阿羅漢眾	禮敬	預流果眾


namo sakṛdâgāmināṃ· namo anāgāmināṃ·
禮敬 一來果眾 禮敬 不來果眾


namo loke samyag-gatānāṃ samyak-pratipannānāṃ·
禮敬 世間 正 行（道）眾 正勤修眾


namo ratna-trayāya· namo bhagavate dṛḍha
皈禮 三寶（佛法僧） 皈禮 世尊 堅猛


śura-senā praharaṇa-rājāya tathāgatāyârhate
軍勢神力 能斷除 王 如來 應供


samyaksaṃbuddhāya· namo bhagavate amitābhāya
正等正覺 禮敬 世尊 阿彌陀


tathāgatāyâ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namo bhagavate
如來 應供 正等正覺 禮敬 世尊


akṣobhyāya tathāgatāyâ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namo
阿 鞞 如來 應供 正等正覺 禮敬


bhagavate bhaiṣaijya - guru - vaiḍūrya - prabha - rājāya
世尊 藥 師 琉 光 王


tathāgatāyâ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namo bhagavate
如來 應供 正等正覺 禮敬 世尊


saṃpuṣpītā - sālendra - rājāya tathāgatāyârhate
開 敷 娑羅樹 王 如來 應供

samyaksaṃbuddhāya·
正等正覺


namo bhagavate śākyamunaye tathāgatāyârhate
禮敬 世尊 釋迦牟尼 如來 應供


samyaksaṃbuddhāya· namo bhagavate ratna-kusuma-ketu-
正等正覺 禮敬 世尊 寶 花 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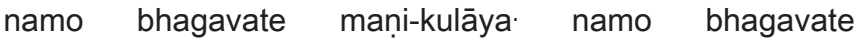

rājāya tathāgatāyâ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王 如來 應供 正 等 正 覺


namo bhagavate tathāgatā-kulāya· namo
禮敬 世尊 如來 種姓 禮敬


bhagavate padma-kulāya· namo bhagavate vajra-kulāya·
尊者 蓮花 種姓 禮敬 尊者 金剛 種姓


namo bhagavate maṇi-kulāya· namo bhagavate

禮敬 尊者 寶部（摩尼）種姓 禮敬 尊者


garja - kulāya· namo devarṣīnāṃ· namo

羯磨（雷音）種姓 禮敬 天仙眾 禮敬


siddha-vidyā-dharānāṃ· namo siddha-vidyā-dharārṣīnāṃ

極成就持明咒眾 禮敬 極成就持明咒仙眾


śāpânugraha samarthānāṃ· namo brahmane· namo

持咒濟他 堪能者眾 禮敬 婆羅門眾 禮敬


indraya· namo bhagavate rudrāya umā-pati

帝釋天 禮敬 尊者 大自在天 烏摩（后）與天神


sahāyāya· namo nārāyaṇāya rākṣaṃmi sahāyā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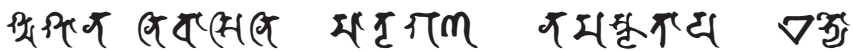
眷屬眾 禮敬 那羅延天 羅剎主天 眷 屬 眾

pañca mahāmudra namaskṛtāya· namo mahākālāya

五 大手印供養 歸命禮 禮敬 大 黑 天


tripura-nagara vidrāvaṇakārāya adhi-mukt-oka

三城 （金銀鐵） 已作降服摧壞者 在解脫上已滿足


śmaśāna-nivāsini　mātṛ-gaṇa　namaskṛtāya·　ebhyo
還留守尸陀林（世尊荼毘處）　諸聖母　理應受禮敬者　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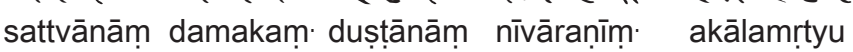

namaskṛtvā·　imāṃ　bhagavata　stathāgatoṣṇīṣāṃ
皈禮稱讚已　於此　世尊　如來　佛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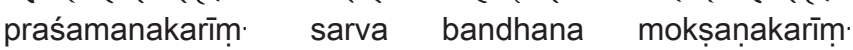
sitātapatraṃ　namâparājitāṃ　pratyaṅgiraṃ·　sarva
白光聚傘蓋　受尊敬無有能勝　攝伏護身者　一切


deva　namaskṛtāṃ　sarva　devebhyaḥ　pūjitaṃ·
天神　禮敬稱讚　一切　天神聖眾等　供　養


sarva　deveśca　paripālitaṃ·　sarva　bhūtagraha
一切　天女等也一樣　守護著　一切　被鬼所魅時


nigrahakarīṃ·　paravidyā　cchedanakarīṃ·　dūnāṃtanāṃ
皆悉調伏　最勝明咒　能與除斷所作　苦惱身體


sattvānāṃ　damakaṃ·　duṣṭānāṃ　nīvāraṇīṃ·　akālamṛtyu
諸眾生　皆調順　所受惡障　皆悉覆敝　橫死諸逆


praśamanakarīṃ·　sarva　bandhana　mokṣaṇakarīṃ·
皆悉作息滅　一切　結縛　皆悉作解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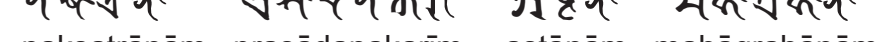

sarva　duṣṭa-dusvapna　nivāraṇīṃ·　catur-aśītīnāṃ
一切　惡障如惡夢　皆悉覆敝　八萬四千（八十四）


graha　sahasrānāṃ　vidhvaṃsanakarīṃ·　aṣṭāviṃśatīnāṃ
鬼魅眾　（千數）　皆作摧伏　二十八

nakṣatrānāṃ　prasādanakarīṃ·　aṣṭānāṃ　mahāgrahānāṃ
星宿眾　心生歡喜　八類　大鬼神眾


vidhvaṃsanakarīṃ·　sarva　śatru　nivāraṇīṃ·　gurāṃ
皆悉作摧伏　一切　冤害　皆悉覆敝　重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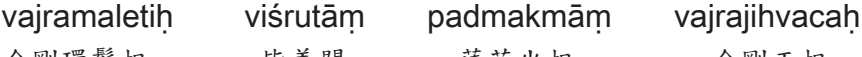
dusvapnānāṃ　vināśanīṃ·　viṣa　śastra　agni　udaka
諸類惡夢　皆悉消除　諸毒難　如兵刀　火　水等難


uttaraṇīṃ·　aparājitāgurā　mahācaṇḍānāṃ　mahādīṣṭāṃ
皆悉克服　無能勝尊者　大憤怒　大導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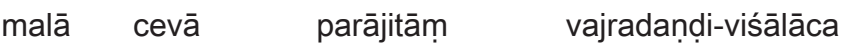

mahātejaṃ　mahāśvetāṃ-jvala　mahābalā-śrīya-
發大光輝德　發大白光明　大勢力大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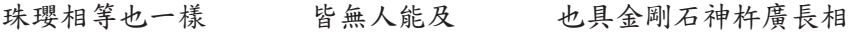

paṇḍaravāsinīṃ　āryatārā-bhṛkuṭīṃ　cedvajaṃ
龍王諸自在力　諸聖度母 聖忿怒母　亦皆如此


vajramaletiḥ viśrutāṃ padmakmāṃ vajrajihvacaḥ
金剛環鬘相 皆善聞 蓮花坐相 金剛舌相


malā cevā parājitāṃ vajradaṇḍi-viśālāca
珠瓔相等也一樣 皆無人能及 也具金剛石神杵廣長相

śānta vaideha pūjitāḥ saumīrūpa-mahāśvetāṃ
柔善寂靜 勝身天眾 皆供養 月光相 太白星眾


ārya-tārā-mahābalāḥ aparāvajraśaṅkalā-cevaḥ
聖 度母 大勢力神 不歿金剛 亦如此


vajrakaumāriḥ kulandharī vajrahastāca-mahāvidyā
金剛童女眾 富家慧黠女 手持金剛杵 口誦大明咒


tathā-kāṃcanā-mālikaḥ kusumbharatana-ceva
如是等 持金色 花環眾 紅赭寶珠 也這樣


vairocana-kudārthoṣṇīṣa vi jṛmbha-mānāca vajrakanaka
光明普照 惡業 佛頂尊 遠離惡咒童子眾 黃色金剛


prabhālocanāḥ vajratuṇḍīca śvetācakamalâkṣa śaśiprabhā
放光眼母菩薩眾 及與金剛啄眾 白色及蓮花眼 具月之光輝



ityete　mudrāgaṇaḥ　sarve　rākṣāṃ　kurvantu

如是等　持印契諸眾　一切　皆守護　作法



mamasya·

於我

第二會 釋尊應化會



oṁ　ṛṣigaṇa　praśasta　tathāgatoṣṇīṣa　sitātapatraṃ·

啟讚　諸仙眾　讚嘆　如來佛頂髻　光聚白傘蓋



hūṃ trūṃ jambhanaḥ· hūṃ trūṃ stambhanaḥ· hūṃ trūṃ·

啟請種字 令摧破　菩提種字 令降伏　菩提種子字



bohānaḥ· hūṃ trūṃ mathana· hūṃ trūṃ paravidyā

令結護所有 菩提種子字 摧降 菩提種子字 最勝明咒



saṃbhakṣa-ṇakara· hūṃ trūṃ sarva duṣṭānāṃ

除卻 微細煩惱 菩提種子字 對一切 惡障



stambhanakara· hūṃ trūṃ sarva yakṣa rākṣasa

皆阻止遠離造作 菩提種子字 對一切 藥叉 羅剎


grahānāṃ vidhvaṃsanakara· hūṃ trūṃ· caturaśītīnāṃ
鬼魅眾等 皆當摧伏 菩提種子字 對八萬四千（八十四）


grahā sahasrānāṃ vināśanakara· hūṃ trūṃ
鬼魅 （千數） 作 摧 伏 菩提種子字

aṣṭaviṃśātīnāṃ nakṣatrānāṃ prasādanakara· hūṃ trūṃ
對二十八 星宿眾等 讓其心生歡喜 菩提種子字


aṣṭānāṃ mahāgrahānāṃ vidhvaṃsanakara rakṣa
對八部 大鬼魅眾等 皆悉作摧伏 請守護


rakṣa māṃ·
守護 我


bhagavāṃ stathāgatoṣṇīṣaḥ mahā pratyaṅgire· mahā
婆伽梵（世尊） 如來 頂髻 大 神護者 大


sahasrabhuje sahasraśirṣai koṭi-śata-sahasra netre
千 臂 千 首 千百億（億百千） 隻眼


abhedya jvālita naṭanaka mahā vajrodhara
不可壞 猛焰 常飛舞 大 金剛輪（杵）



tribhuvana	maṇḍala·	oṃ	svastirbhavatu	mama·
於三界	做壇場	極讚	祈獲諸吉祥	降與我

第三會 觀音合同會



rāja-bhaya	cora-bhaya	agni-bhaya	udaka-bhaya
王難恐怖	賊難恐怖	火難恐怖	水難恐怖



viṣa-bhaya	śastra-bhaya	paracakra-bhaya	durbhikṣa-bhaya
毒難恐怖	刀兵難恐怖	敵兵難恐怖	饑餓難恐怖



aśani-bhaya	akālamṛtyu-bhaya	dharaṇī-bhūmikampa-bhaya
霜凍難恐怖	橫死難恐怖	大地　地震　難恐怖



ulkāpāta-bhaya	rājadaṇḍa-bhaya	nāga-bhaya	vidyu-bhaya
流星隕石難恐怖	王課刑罰難恐怖	龍難恐怖	閃電難恐怖



suparṇi-bhaya·	yakṣa-grahā	rakṣasa-grahā	preta-grahā
金翅鳥難恐怖	藥叉鬼	羅剎鬼	餓鬼



piśāca-grahā	bhūta-grahā	kumbhâṇḍa-grahā	pūtana-grahā
食肉鬼（毘舍遮）	鬼魅（部多）	甕形鬼（鳩槃荼）	惡魔鬼（富單那）


kaṭapūtanagrahā
體臭鬼（迦吒富單那）

skandagrahā
病魔鬼（塞健陀）

apasmāragrahā
羊癲瘋病鬼


unmādagrahā
令狂病鬼


cchāyāgrahā
掠影鬼


revatigrahā·
腹行鬼


ojāhāriṇyā
奪精氣鬼

garbhāhāriṇyā
奪胎兒鬼

jātāhāriṇyā
奪嬰命鬼

jīvitāhāriṇyā
奪人命鬼

rudhirāhāriṇyā
食赤血鬼

vasāhāriṇyā
食脂膏鬼

maṃsāhāriṇyā
食肉鬼


medāhāriṇyā
食脂油鬼

majjāhāriṇyā
食骨髓鬼

vāntāhāriṇyā
食吐穢物鬼


aśucyāhāriṇyā
食不淨鬼

ciccāhāriṇyā
食心鬼

teṣāṃ-sarveṣāṃ
如是　所有等眾


sarva-grahānāṃ
一切鬼眾

vidyāṃcchindayāmi
諸明咒　斷絕制止


kīlayāmi·
確實抑制

parivrājaka

kṛtāṃ

vidyāṃcchindayām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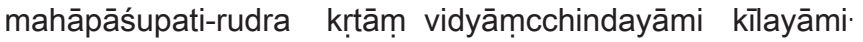
kīlayāmi·

梵志外道　所造諸法　諸明咒 斷絕制止　如實抑制


ḍākaḍākinī kṛtāṃ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食肉男女鬼魅 所造諸法 諸明咒 斷絕制止 確實抑制


mahāpāśupati-rudra kṛtāṃ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大自在天神 起暴惡 所造諸法 諸明咒 斷絕制止 如實抑制


tātvagaruḍa-sahâya kṛtāṃ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金翅鳥王 眷屬 所造諸法 諸明咒 斷絕制止 確實抑制


mahākāla mātṛgaṇa kṛtāṃ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大黑天 聖母眾 所造諸法 諸明咒 斷絕制止 如實抑制

kāpālika kṛtāṃ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骷髏外道 所造諸法 諸明咒 斷絕制止 確實抑制


jayakara madhukara sarvârtha-sādhana kṛtāṃ
能勝所作 微妙所作 一切能事 悉成就 所造諸法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caturbhāginī
諸明咒 斷絕制止 確實抑制 四幸運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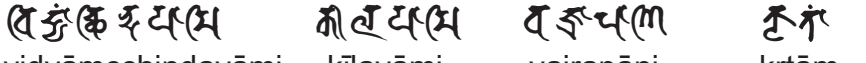

kṛtāṃ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bhṛṅgiriṭika-
所作諸法 諸明咒 斷絕制止 如實抑制 戰鬥勝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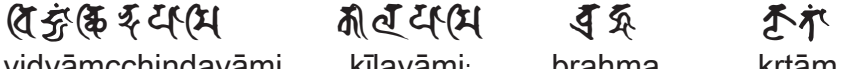

nandikeśvara-gaṇapati- sahâya kṛtāṃ vidyāṃ-
歡喜主 眾主等 眷屬 所造諸法 諸明咒


-cchindayāmi kīlayāmi· nagnaśramaṇa kṛtāṃ
斷絕制止 確實抑制 裸形外道沙門 所造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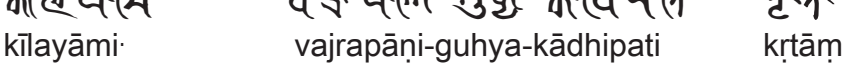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arhānta kṛtāṃ
諸明咒 斷絕制止 如實抑制 阿羅漢們 所造諸法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vītarāgaṇā kṛtāṃ
諸明咒 斷絕制止 確實抑制 離欲無漏者 所造諸法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vajrapāṇi kṛtāṃ
諸明咒 斷絕制止 如實抑制 手執金剛神 所造諸法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brahma kṛtāṃ
諸明咒 斷絕制止 確實抑制 梵天婆羅門 所造諸法


rudra kṛtāṃ nārāyaṇa kṛtāṃ vidyāṃcchindayāmi
惡黑天 所造諸法 那羅延天 所造諸法 諸明咒 斷絕制止


kīlayāmi· vajrapāṇi-guhya-kādhipati kṛtāṃ
如實抑制 手持金剛 秘密 力士主 所造諸法



vidyāṃcchindayāmi　kīlayāmi·　rakṣa　rakṣa　māṃ

諸明咒 斷絕制止　確實抑制　恭請呵護　呵護　於我

第四會 金剛折攝會



bhagavāṃ　sitātapatra　namostute　asitânalârkaḥ

婆伽梵　大白傘蓋　禮敬稱讚　如白日具足大光明



prabhasphuṭa　vikasitātapatreḥ·　jvala　jvala·

常放光明遍照　白傘蓋全開展　光明　熾盛



dhaka　dhaka　vidhaka　vidhaka　dara　dara

威 光　威 光　超威光　勝威光　降伏　摧裂



vidara　vidara·　cchinda　cchinda　bhinda　bhinda·

勝降服　超摧裂　斷除　止絕　摧破　再摧破



hūṃ　hūṃ　phaṭ　phaṭ　svāhā·

啟請　讚請　佛密音　成就一切　是所願求



he-he　phaṭ·　amoghayā　phaṭ·　apratihatāya

唯唯請召（佛密音）　從不空（有為）（成就）　為無障礙


phaṭ· varapradāya phaṭ· asuravidrāpakāya
（成就） 為賜滿願 （成就） 為使惡靈皆逃竄


phaṭ· sarva devebhyaḥ phaṭ· sarva nāgebhyaḥ
（成就） 諸 天神眾等 （攝伏） 諸 龍神眾等


phaṭ· sarva yakṣebhyaḥ phaṭ· sarva rākṣasebhyaḥ
（攝伏） 諸 藥叉神眾等 （攝伏） 諸 羅剎神眾等


phaṭ· sarva garuḍebhyaḥ phaṭ· sarva gandharvebhyaḥ
（攝伏） 諸 金翅鳥神眾等 （攝伏） 諸 乾闥婆神眾等


phaṭ· sarva asurebhyaḥ phaṭ· sarva kimnarebhyaḥ
（攝伏） 諸 阿修羅神眾等 （攝伏） 諸 緊那羅神眾等


phaṭ· sarva mahoragebhyaḥ phaṭ· sarva piśācebhyaḥ
（攝伏） 諸 大腹行神眾等 （攝伏） 諸 毘舍遮神眾等


phaṭ· sarva kumbhâṇḍebhyaḥ phaṭ·
（攝伏） 諸 鳩槃荼神眾等 （攝伏）


sarva pūtanebhyaḥ phaṭ· sarva kaṭapūtanebhyaḥ
諸 富單那神眾等 （攝伏） 諸 迦吒富單那神眾等


phaṭ· sarva durlaṃghiṃtebhyaḥ phaṭ· sarva
（攝伏） 諸 毀犯戒過錯等 （悉清淨） 諸


duṣprekṣitebhyaḥ phaṭ· sarva jvarebhyaḥ phaṭ·
障眼法不順遂事等 （皆順遂） 諸 瘟疫病等 （悉康復）


sarva apasmārebhyaḥ phaṭ sarva śramaṇebhyaḥ
諸 癲癇病等 （皆復原） 諸 外道沙門


phaṭ· sarva tīrthikebhyaḥ phaṭ· sarva unmādebhyaḥ
（悉降伏）諸 外道邪師害事等（悉解除） 諸 狂惱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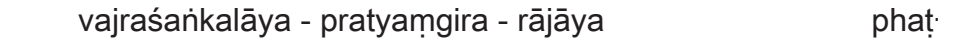

phaṭ· sarva vidyācāryebhyaḥ phaṭ· jayākara-
（悉安寧） 諸 所行持咒事等 （悉成就） 能勝所作


madhukara-sarvârtha-saddhākebhyo-vidyācāryebhyaḥ phaṭ·
微妙所作 一切能事 皆悉成就 所作持咒事（皆成就）

caturbhaginībhyaḥ phaṭ· vajrakaumārī - kulandharī
四幸運女神眾 （來加持） 金剛童女 富家慧黠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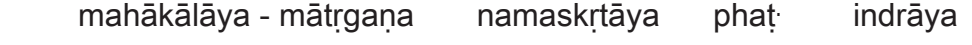

vidyārājebhyaḥ phaṭ· mahā pratyaṅgirebhyaḥ phaṭ·
諸明咒王眾等 （來守護） 大 攝伏護身者 （來加護）


vajraśaṅkalāya - pratyaṃgira - rājāya phaṭ·
金剛連 攝伏護身 王 （來加護）


mahākālāya - mātṛgaṇa namaskṛtāya phaṭ· indrāya
大黑天神 聖母眾 受禮敬者 （來加護） 帝釋天眾


phaṭ· brahmīṇīye phaṭ· rudrāya phaṭ·
（垂加護） 在梵界眾生 （受攝護） 在大自在天神 （來加護）


vīṣñaviye phaṭ· viṣñeviye phaṭ· brahmīye phaṭ·
在毘紐天眾（受攝護） 在毘紐天神（來加護） 在梵天妃女（來加護）


varakiye phaṭ· agniye phaṭ· mahākālīye phaṭ·
在極淨天神（來加護） 火神女 （摧破） 大黑天女 （摧破）


raudrīye phaṭ· kāladaṇḍīye phaṭ· aindrīye phaṭ·
兇暴女神（摧破） 杖死神女 （摧破） 帝釋天女 （摧破）


mātrīye phaṭ· cāmuṇḍīye phaṭ· kālarātrīye phaṭ·
壽神母眾（摧破） 嫉妒女 （摧破） 黑夜施咒女神 （摧破）


kāpālīye phaṭ· adhi-mukt-oka-śmaśāna-nivāsinīye phaṭ·
髑髏女神（摧破） 在解脫上已滿足乃留守尸陀林聖女眾（當禮敬）



yeke	cittāsatvā	mama·
謹此	也願眾生心	如我一樣

第五會 文殊弘傳會



duṣṭacittā	pāpacittā	raudracittā	vidvaiṣacittā
（對我起）瞋心	罪惡心	暴惡心	憎惡心



amaitracittā	utpādayanti	kīlayanti	mantrayanti
不友善心	禁錮身體	留體釘術	詛咒禁術



jāpanti	johanti·	ojâhārā	garbhâhārā
術對抗	昏迷邪術	食精氣鬼	食胎兒鬼



rudhirâhārā	maṃsâhārā	medâhārā	majjâhārā
食赤血鬼	食肉鬼	食脂鬼	食骨髓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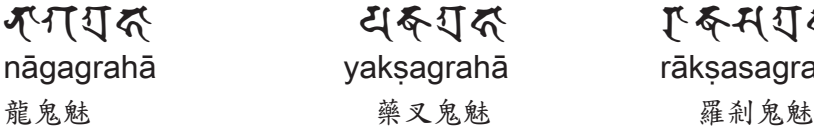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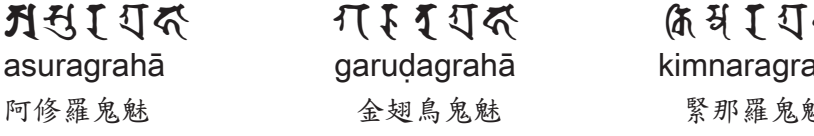
vasâhārā	jātâhārā	jīvitâhārā	mallyâhārā
食脂膏鬼	食嬰命鬼	食人命鬼	食人力氣鬼



balyâhārā	gandhâhārā	puṣpâhārā	phalâhārā
食祭物鬼	食香氣鬼	食花鬼	食果實鬼


sasyâhārā·　pāpacittā　duṣṭacittā　devagrahā
食百穀鬼　具罪惡心　具惡毒心　天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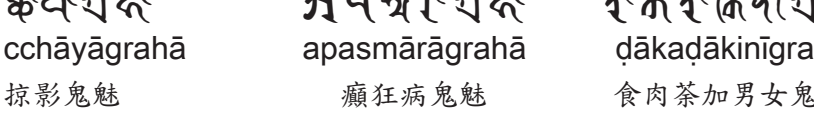

nāgagrahā　yakṣagrahā　rākṣasagrahā
龍鬼魅　藥叉鬼魅　羅剎鬼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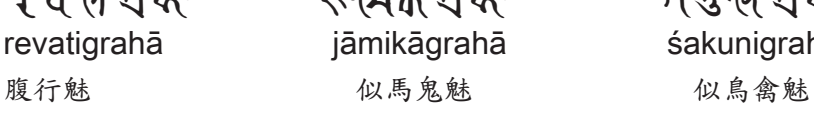

asuragrahā　garuḍagrahā　kimnaragrahā
阿修羅鬼魅　金翅鳥鬼魅　緊那羅鬼魅


mahoragagrahā　pretagrahā　piśācagrahā
大腹行鬼魅　餓鬼魅　毘舍遮鬼魅


bhūtagrahā　pūtanagrahā　kaṭapūtanagrahā
化生部多鬼魅　體臭鬼魅　奇臭鬼魅


kumbhâṇḍagrahā　skandagrahā　unmādagrahā
鳩槃茶鬼魅　塞健陀鬼魅　令發狂鬼魅


cchāyāgrahā　apasmārāgrahā　ḍākaḍākinīgrahā
掠影鬼魅　癲狂病鬼魅　食肉荼加男女鬼魅


revatigrahā　jāmikāgrahā　śakunigrahā
腹行魅　似馬鬼魅　似鳥禽魅


nandīkāgrahā
似貓形鬼魅


laṃvikagrahā
似蛇形鬼魅


kaṇṭhapāṇigrahā·
似雞形鬼魅


jvarā
熱瘧病


ekāhikā
一日瘧病


dvaitīyakā
二日瘧病


traitiyakā
三日瘧病


caturthakā
四日熱病


nityājvarā
常續熱病


viṣamajvarā
不盡疫熱病


vātikā
風病


paittikā
黃膽病


śleṣmikā
濃痰病


samnipatikā
重發性痢病


sarvajvarā
一切熱病


śirortti
頭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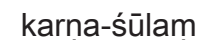

ardhâvabhedhaka
偏頭痛


arocaka
無食慾


akṣirogaṃ
眼病


mukharogaṃ
口鼻部疾病


hṛdrogaṃ
心臟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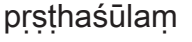

karṇa-śūlaṃ
耳部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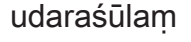

dantaśūlaṃ
牙齒疾病


hṛdayaśūlaṃ
心臟部位痛


marmaśūlaṃ
關節部位痛


pārśvaśūlaṃ
腹　部痛


prṣṭhaśūlaṃ
背痛


udaraśūlaṃ
腹腸痛


kaṭiśūlaṃ
腰部痛


vastiśūlaṃ
下腹膀胱痛


ūrūśūlaṃ
大腿髀骨痛


jaṃghaśūlaṃ
小腿脛骨痛


hastaśūlaṃ
手肘痛


pādaśūlaṃ
腳足痛


sarvâṅga-pratyaṅga-śūlaṃ·
以及 身 肢節 疼痛


bhūtavetāḍa
部多起屍鬼


ḍākaḍākinī
荼加男女鬼魅


jvara-dadrū-kaṇḍūkiṭi
熱病 膚疹 虻疥癬病


bhalotāvai
丁瘡


sarpa-lohaliṅga
蛇疔瘡（蛇泡疹）


śoṣatrā
乾枯病


sagara
天際（娑伽羅）來的


viṣa-yoga
惡毒咒術


agni
因火


udaka
水


maravelā
死亡臨期


kāntāra
荒野惡道難


akālā-mṛtyu
橫死夭死


tryambuka
土蜂


trailāṭaka
馬蚤蜂


vṛścika
蝎蠍


sarpa
蛇


nakula
黃鼠狼


siṃhā
獅


vyāghra
虎豹


ṛkṣa
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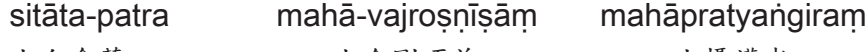

tarākṣa
豺


camara
犛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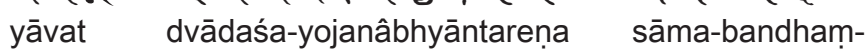

jīvibhe
水獸


teṣāṃ-sarveṣāṃ·
如是 一切諸難


sitāta-patra　mahā-vajroṣṇīṣāṃ　mahāpratyaṅgiraṃ
大白傘蓋　大金剛頂首　大攝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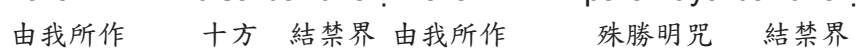

yāvat　dvādaśa-yojanâbhyāntareṇa　sāma-bandhaṃ-
乃至　十二　由旬　以內　周匝　結禁界

karomi　diśā-bandhaṃ-karomi　paravidya-bandhaṃ
由我所作　十方　結禁界 由我所作　殊勝明咒　結禁界


karomi　tejo-bandhaṃ-karomi　hastā-bandhaṃ-
由我所作　具勢力 結禁界 由我所作　手　結禁界


karomi　pāda-bandhaṃ-karomi　sarvâṅga-pratyaṅga-
由我所作　足　結禁界 由我所作　身　肢體


bandhaṃ-karomi· tadyathā : oṃ anale anale
結禁界　由我所作　即說咒曰　啟請　滿足　不可得無盡法


viśada　viśada　bandha　bandha　bandhani
上妙清淨　光純無倫比　結界　結禁界　隨護


bandhani　viravajrapāṇi　phaṭ　hūṃ　trūṃ
隨加護　無畏勇猛金剛手　（成就）　菩提種子字

中文發音




phaṭ svāhā·

（成就） 是所祈願






namo stathāgatāya sugatāyârhate samyaksaṃbuddhāya·

禮敬 如來 善逝 應供 正遍知覺

siddhyaṃtu mantrapadāya svāhā·

令我成就 真言章句 是所願求

悉曇古文楞嚴咒

𑖢𑖽𑖦𑖨𑖿𑖪𑖽𑖟𑖿𑖟𑖽 𑖢𑖨𑖪𑖿𑖢𑖽𑖫 𑖢𑖽𑖦𑖨𑖿𑖪𑖽𑖟𑖿𑖟𑖽 𑖢𑖿𑖫𑖽𑖦𑖿𑖦𑖽𑖟 𑖫𑖽𑖩𑖿𑖩



印度菩提伽耶大覺寺世尊腳印


法爾禪修中心韋馱菩薩法相

法爾禪修中心伽藍菩薩法相





法爾禪修中心於印度菩提伽耶大覺寺外禪修（2023-11-10）

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迴向菩提道。
出資助印者，協助出書者。
現眷皆安樂，先亡獲超脫。
所有刀兵劫，悉皆盡消除。
讀誦修習者，速證無上道。
濟以大悲心，證得諸佛智。
究竟菩提果，不斷佛陀種。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清淨慧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南無十方三世諸佛諸菩薩摩訶薩

佛曆二五四九年

西元二〇〇五年

四月八日佛誕日

優婆塞戒子　玄祥識於台北法爾禪修中心

助印芳名錄

法　師

釋天介法師、釋天詠法師、釋日常法師、釋立融法師、釋伊能法師、釋印法法師、釋如振法師、釋如祕法師、釋如祥法師、釋如莊法師、釋如禮法師、釋如蘭法師、釋安法法師、釋妙淨法師及（眾善信：羅善文、曾韋傑、曾麗錡、曾國光、羅權芳、劉群英、林子澧、蕭貝圮、楊偉豪、楊思慧、張素錦、馬嘉華、馬寶怡、張雲添、陳德俊、譚石勝、吳來好、譚孝倫、夏玉琼、譚柏然、譚安然、譚笑芬、佛弟子、劉偉賢、黃馨慧、劉偉基、伍景暉、鄭郁華、張素琦、黃德明、敏敏、何光宜、何光欣、潘結成、鄧曉筠、潘家傑、張丹妮、潘志恒、潘光傑、葉凱雯、黎寶珠、陳美華、莫謹如、莫卓珠、周卓榮、眾佛弟子、甄新鳳、伍芬儀、趙冠明、鄧詩光、李庚鳳、鄧文秀、肖昌發、楊浩東、楊浩賢、鄧慧蒼、謝達馳、羅紅歡、鄧文賓、劉婉笑、謝志斌、謝僑民、陳碧麗、謝丹娜、黃小萍、殷慧玲、佛弟子、曾淦明、曾巧瓊）[香港]、釋妙祥法師[德國]、釋妙超法師、釋妙慈法師、釋宏一法師、釋依可法師、釋性宣法師、釋性祐法師、釋性圓法師、釋明毓法師、釋果琳法師、釋法正法師及（三寶弟子等）、釋法光法師、釋法妙法師、釋法善法師、釋法尊法師、釋振嚴法師、釋真梵法師、釋紹莊法師、釋善詮法師、釋普德法師、釋智中法師、釋開真法師及（釋開如法師、釋開實法師）、釋傳奉法師、釋圓宥法師、釋慈光法師、釋道如法師、釋道舟法師、釋演成法師、釋德勉法師、釋融全法師（祥光精舍）、釋覺了法師、釋覺徹法師、釋覺蓮法師、釋覺瀚法師

英文名

a_k_galaxy 大德、Geeto Cho、Hui-Fen Tang[美國]、Jeffery Chuang 及（陳隆文）

二　劃

丁山煌及（吳倩宜、丁致文、丁宥云）、丁文發、丁先助、丁秀滿、丁林秀雅及（丁焦桐、丁黃如梅、丁紹成、丁周宜嬌）、丁宥云、丁致文、丁致文及（丁宥云）、丁紹承及（丁啟敏、丁秀緞、丁周宜嬌、丁黃如梅）、丁智敏、丁焦桐[亡者]及（許丁秀緞[亡者]、丁黃如梅、丁紹承、丁周宜嬌、丁林秀雅）、丁琪、丁瑋明、丁錫萍、九天[中國]

三　劃

三照企管研究會、三寶弟子等數筆、三寶弟子等數筆[中國、美國]、大悲禪、山下晴子

四　劃

不具名等數筆、云萱、友聲電子及（邱文昱、林靜欣）、孔妙法、孔德瑜[中國]、孔曙華闔家[中國]、尤仁泉、尤氏祖先、尤淑珍、尤証頡、尤順靈及（葛蜀燕）、尤鈺瑩、尤鈺靚、方玉權、方立胜、方立勝及（王泳鏈 錢翠華）[中國]、方志豪、方炎、方建興及（方承洋、謝秀蓁、方紫珣）、方雅平、方道清及（錢翠華、王泳鏈）[中國]、毛美遐及（李展超、李松育）、毛陳炎桃及（毛惠美）、毛鳳嬌、王一帆及（王民龍、王一舟、王嘉偲、李雪娥）、王子城、王小兵[中國]、王以慈、王玉琳、王玉鳳、王吉發及（王趙英秀、王葉素琴）、王旭妙、王行發、王均平

及（功德主：申孝賢）、王志香及（陳雨珍闔家）[美國]、王李全桂、王怜樺、王怡人、王怡文、王旻錙、王明姜、王芳祺、王采葳、王金德、王阿乾、王俊婷、王俊榮闔家、王勁惟、王品超、王建宗、王春枝、王昭純、王玲玲、王秋傑、王秋微、王秋憶闔家、王美文、王美定[中國]、王美定及（Regina、Dwiwahyuni）[中國]、王美華等、王英樹、王倫安、王峰闔家[中國]、王振泰、王振隆、王泰彥、王浩俊、王浩俊[香港]、王浩俊及（劉琪雯、亡兒王瑜、潘文思、劉學忠及冤親債主）[香港]、王海濤[中國]、王粉桃、王國彥、王常琳、王張長妹、王張慰、王得利、王淑芬、王淑芬及（陳農樵）、王淑珍、王淑娟及（王秋美、王張春治、陳盈傑、陳盈伸）、王淑蓉、王淑蘭[中國]、王清和及（王曾淑喜、曾美華、王覺緯、王雨屏）、王紹慈、王陳秀英、王陳麗、王雪雲、王森梅及（李昭佑、王民政、王陳芳雲）、王然霈、王貴丁、王雅怡、王義禎、王鈴芬、王鼎鈞及（王人賢）、王漢濱及（王惠霞、王紹凱、王致中）、王漪嫻、王精龍及（周玲媛闔家）[美國]、王維新、王鳳才及（陳鳳英、吳剛、王衛紅、吳軻、王峰）[中國]、王德進、王衛華闔家[中國]、王錫棋、王贊傑

五劃

古陳玉燕、台灣赫伯羅德股份有限公司、史春慧、左如玉、弘敏生、田玉忠、田義輝、白宗瑋、白麗玉、石玉婷及（吳應明、Allison Wu、Irene Wu）[美國]、石玉麗及（張福生）[美國]、石仲煦、石晉華及（陳秀英）[美國]、石晉瑞及（黃秀玲、石亞力、石亞宗）[美國]

六劃

全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同德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張永宜、蔡明怡、蔡靜雯）、安執中、朱月、朱美月、朱振芳及（陳梅芬）、朱振德、朱海萍[中國]、朱崇睿、朱康端、朱淑寬及（張三陽、張泰榕、張泰嘉）、朱淑瀞、朱淑瀞闔家、朱惠美、朱朝居、朱雅瑜、朱錦雲、朱燦武、朱燦輝、江安琪、江宏闔家[中國]、江秀聰、江春富及（詹育美）、江梅芳、江銀夏闔家、江麗玲、牟秀慧、百洋會計師事務所、百霏有限公司及（林保昌、葉貞文、劉哲彰、林瑩、林筠秘、劉一研）、舟山彩霞

七劃

何元榮、何月眉、何正忠、何吳寶、何言浩、何秋菊、何秋蘭、何國源、何婴棻、何裕華、何福財、余力、余三銓、余宗錦、余姿慧、余懷騏、佛弟子、佛哲書舍、吳之男、吳月珍、吳王美智[亡者]及（吳有浙[陽上]）、吳玉成闔家、吳玉書、吳玉瑛闔府及（吳玉瑛累世冤親債主、吳宛娉及其累世冤親債主、吳翠翹及其累世冤親債主、吳玉嬌、吳和漢及其累世冤親債主、吳和瑞、葉伯權、葉秀雲、葉煥婷、羅戎銀、吳金慧、吳秋韻、吳堯康、吳水鏈、林清烘、林九幸、林觀遠、陳伯君及其累世冤親債主、吳永祥[亡者]、林安妹[亡者]、吳和德[亡者]、吳和生[亡者]、吳和平[亡者]、吳和坤[亡者]、葉秀運[亡者]、葉秀光[亡者]、吳木春[亡者]）[香港]、吳全盛、吳有浙、吳有浙及（吳王美智）、吳有浙累世冤親債主及（吳成鳳累世冤親債主）[美國]、吳作萍及（吳彥均、吳致賢）、吳宏洋、吳志人、吳志鴻、吳秀蘭、吳育成、吳佳真、吳宗瑋、吳宗穎及（吳王月娥、郭秀容、吳念觀）、吳宛璇、吳宛鵑、吳岱融、吳念觀、吳昀蓁、吳芬玲、吳青燕及（吳佩蓉、吳俊益、吳柏毅、陳君怡）、吳青燕闔家、吳俊毅、吳南闔家、吳姿瑩、吳政哲闔家、吳政達、吳星慧、吳美真、吳美葳、吳英宏及（吳忠澤、吳雨澤、蔡秀涓、蔡張富春、蔡宜廷、蔡東樺、蔡秀汾）、吳英宏闔家、吳剛及（王衛紅、吳軻闔家）、吳宸睿、吳徐貴英、

吳振盛、吳振雄闔家、吳珮慈、吳唯源、吳國龍、吳婉瑜、吳崇志、吳崇政[中國]、吳敏双及（楊謹瑞）、吳敏双闔家、吳敏芬及（陳碧連、沈啓興、陳文雄、賴素真、吳泂清、王金珍、王美仁、王招治、李敏雲、潘玉霞、林旻瑾、許東本、許巧旻、許丕謀、吳敏芬、吳敏双、吳佳穎、吳旻蓉、楊謹瑞、吳杰昌、[以下為亡者]吳連埤、吳陳見仔、吳双喜、吳泂山、吳泂芳、吳泂明、吳泂奇、許水吉、許林菊、楊為機、索李金英、林憲瑩）、吳梅清、吳淑蓉闔家、吳深珠、吳深淵闔家、吳添福、吳清標及（劉美枝）、吳雪鳳、吳富源[中國]、吳復興、吳景川、吳景桐、吳曾鑾、吳朝仁、吳琦俊[中國]、吳琬瑜、吳莫飴、吳雅瑩、吳瑞峰、吳經倫闔家[中國]、吳萬生、吳萬生及（吳朱惠美、吳俊毅、吳柏毅、吳青燕、吳佩蓉、吳禹茉）、吳萬生闔家、吳嘉慶[中國]、吳嶄斌、吳榮上、吳榮昌、吳榮輝、吳榮輝及（陳桂華）、吳鳳珠、吳龍平及（吳王月娥）、吳濬承、吳聰文、吳寶源、吳繼周、吳繼周及（吳珈瑋、吳宜靜、許淑玲闔家）、吳鶴祥、吳懿、吳懿芳、呂中行[中國]、呂元隆、呂志宏、呂春熹、呂基煌、呂崇銘、呂彩蓮、呂理煌、呂理煌及（林碧女、呂婷芳、林文傑、呂宜臻、劉俊宏）、呂博生及（呂威震、胡淑婷、呂威凜、張梅釵、胡振蘭、鄭月娥）、呂雅惠、呂認、宋佳倫、宋南昌及（莊智晶、宋育澤、宋秋祥、潘家引、宋衣緹、宋鳴駿）、宋南昌闔家、宋秋祥、宋秋祥及（潘家引）、宋家駒及（陳宜君）、宋傳璽、宋鳴駿及（林瑞玲）、李一君及（李方揚闔家）、李方揚闔家、李子釗、李山及（李英）、李山河及（李美惠、李莊雪娥）、李山河闔家及（李燕玲）、李山蘭、李介文、李元欽、李心予[中國]、李文元闔家[中國]、李方婷、李方揚及（江麗雯、李一君、Tina）、李方揚及（江麗雯、李一君、洪李會）、李月秀及（李珀玉、李玲珍、李淯銓、李淯銘、李騰毅、李淯豪、李育慈、詹雪招、徐銘圻、徐莉萍、徐千惠）、李氏歷代祖先、李世慶、李冬元闔家[中國]、李冬虹[美國]、李古六妹及（李盛全、王慧芬、李采菱、李瑞豐）、李正元及（蔣霞珍、李穎婕）[中國]、李仲凱、李光裕、李江群妹及（李文慧）、李均治夫婦、李志明及（李氏第代祖先）、李秀、李秀敏、李秀雲、李秀雲及（張棋森）、李佩芬、李佳錦、李坤龍、李宜珊、李宜珊及（李雅卿、鐘玉梅、李欣鴻）、李岱恩、李忠義、李旻權、李昌曄、李明月、李明珠、李松富及（曾家麒、陳俊志、董家榮、賴來展）、李林金絨、李治玲、李芳、李金泉、李青豪及（參秀蓮）[新加坡]、李俊德、李俊毅、李冠葵、李冠儀、李品貞、李威熊及（洪秋鑾、李方婷、李方揚、江麗雯、李一君、Tina、李氏祖先）、李威熊及（洪秋鑾、李方揚闔家）、李建信、李建鵬、李彥琦、李恆志、李恒志及（李美瑩）、李昱鋒、李洪[澳洲]、李珀玉及（李金妹）、李秋地、李秋陽、李科霆、李美英[中國]、李美連、李美雪及（梁宗哲、梁睿麟、梁睿元及亡者李張罔飼、李美惠、李明旭）、李美瑩、李英明、李茂泌、李茂泌及（李古六妹、李盛安、陳美娟、李幸榕、李瑞宗）、李振平、李振傳、李素珍、李財旺及（張春梅、李冠儀、李冠葵）、李偉、李啟宗、李張罔飼及（李美雪）、李敏瑟及（李明冠、李陳淑文、李敏舜、李敏滿、李定宸、李明星）、李梅龍、李淑惠、李淨慧及（李叡霖）、李清標、李清標及（賴綉合、李財旺、張春梅、李冠葵、李冠儀）、李翊賓、李陳喜妹、李陳富枝、李楊惠操、李文忠、李錦忠、李志成、李玉花、李雪闔家[中國]、李雪滿及（李月秀）、李婷、李惠芬、李智卉、李智賢、李愛菊[中國]、李照賢、李萬里、李葆萍、李寧、李榮宗闔家及（李榮昌、李佩玲）、李槐文龍、李銘琴闔家、李廣勝闔家、李慧玲、李慧嫻、李褒曼、李鄭清治、李叡融、李叡霖及（李素霞、李叡融）、李曉瑜、李燕玲、李穎婕、李靜霞、李豐秀、李寶璽及（馬祖芳、李依奇、李和晉、李

和宸）、李懿倫[亡者]及（陽上闔家）、李鑫福及（陳佩芳）[中國]、杜俊傑、杜書義及（朱淑瀞、杜芳宜、杜家宜、杜開傑、朱燦輝、劉宗齊、劉宗信）、杜莊雅惠、汪可佩、沈一宗[中國]、沈一宗及（董婷）、沈中柱、沈育如、沈良沱、沈金花、沈振吉、沈素琴、沈啟興及（陳碧蓮）、沈彩蓮闔家、沈連利、沈綺珊闔家[德國]、沈輝立[德國]、沈燕鳳、肖盈闔家[中國]、阮金標

卓武雄、卓俊宏及（卓軒鼎、李逸芬）、卓家裕、卓靖軒、卓靖軒及（卓雨微）、周十方、周永軍[中國]、周吉文[中國]、周西鳳、周坤承及（周雅儀、林淑惠、周柱洪、林劉膾、林木堂）、周冠伶闔家、周柱洪及（周坤承、周雅儀、林淑惠、林劉膾）、周洪燕、周紅桃、周素如、周財吉、周淳治及（李美連、周意真、周盈華）、周淳治闔家、周婷儀、周意惠及（曾達君）、周慧淇、周潔芯、周靜涓及（黃琛雅、楊育菁、李育靜、謝淑媚）、周麗珍闔家、周麗娟、周麗真、呼蓉蓉、孟凡國闔家[中國]、孟祥樂[中國]、孟慶儀、孟憲敏及（孟慶輝、孟慶琪）、孟憲敏及（張蕙萍、孟慶輝、孟慶琪、葛玉英）、孟濤[中國]、明柔芸、明靖軒、杭志娟[中國]、林丁旺、林于芬、林于芬及（張秋梅、魏瑟琴）、林大晉、林于芬及（林虹州）、林羽霜、林山海及（張淑芬、林瑞琦、林峻鴻）、林中偉、林中隆及（周淑芬、林定平、林定穎）、林中瑛及（陳皇名）、林少周[澳洲]、林文生、林文章、林文傑、林文雄及（林楊惠美闔家、林祐慶、林映佐）、林文灝及（黃文亞闔家）、林文灝闔家、林月玲、林月英、林氏歷代祖先、林王蘭嬌及（林華）、林世昌、林世芳、林巧惠、林永盛及（林江秀琴、張宋秀妹、林幸豪、張美燕、林峻弘、林家弘）、林玉貞、林玉梅及（王棟柱）、林生仲及（龍俞縝夫婦）[馬來西亞]、林生仲夫婦及（林金傳夫婦）[馬來西亞]、林申丑及（洪哖、林明俊、林美玲）、林如茵及（龔富帝、龔皓文、龔敬雯、林顏秀琴、林元本、林元平、陳金玉、林品芳）、林西興及（林玉媛）、林伯修、林壯昶、林孝銘及（莊培弘（Jhomas Chuang）、林志圭闔家、林志成、林志偉闔家、林李金妹、林李珠玉闔家及（釋衍初、林進興、伍娟花、林慧蓉、林釗明、王新瓊闔家、林慧美、邱南光闔家、林慧瑩、謝天生、林培陽、林建榮、林于芬、林元塏、林鴻軍（虹州）、邱雅貞、邱琇蘭、邱怡禎）、林秀美[台中]、林秀美[美國]、林秀蘭、林貝蓉、林足、林亞儒、林佳蓉、林佳穎、林奇毅、林奇毅及（林奇震、林士楸）、林奇震、林李葦、林李葦及（林絹俊）、林宜樺、林岱樺、林幸豪、林忠揚及（林足、林妙貞、林癸妁、林秋君）、林忠儀及（吳珮慈闔家）、林忠儀闔家、林怡伶、林招弟、林招娣、林明姝、林明湖及（林凌若差）[美國]、林明祿、林明興、林東養、林武祺闔家、林法正及（林峪鋒、林峪台、簡惠珠）、林芸談、林芸談、林金定、林金昭、林金傳夫婦、林金瑛、林雨璇、林雨霜、林保昌、林冠智、林南農、林南燕、林品芳、林品芳及（林顏秀琴、林如茵、陳金玉、龔富帝、龔皓文、龔敬雯、林帥宇、林帥君、林帥志）、林品馨、林建中及（司徒豔紅闔家）[美國]、林恬幼、林星羽、林映佑及（王淑菁）、林柏廷、林洸佑闔家、林炫亨、林炳宏、林秋彤、林美月、林美伶、林美君、林美玲及（林申丑、洪哖）、林美珍、林美寶、林苑茹、林貞言、林郁雯、林重維及（林重甫）、林飛寅及（趙愫萍、林欣怡、林佑亦）、林凌若差[亡者]及（林明湖[陽上]）、林孫金枝、林家弘、林展宇、林峪鋒、林振裕、林振賢、林晏如及（林湘庭）、林桂林及（梁犁芳）、林珠美、林純如、林素紅及（黃程招）、林素慧、林釗明、林國從、林彩真、林彩瑜、林淑娟、林淑娥、林深淵、林逢玉、林陳樹

蘭、林勝荃、林惠卿、林智慧、林曾美桂及（林志成、林志豐、林妙真、陳思廷）、林曾細妹、林登財、林紫玉及廖涵誼、林萌及（林霽）、林貴美、林進茂、林進源、林進榮及（李辱寐、林文國、林文智）、林雅玲、林勤富及（賴玉惠）、林意甜及（陳宥蓁）、林愛甄、林慈美、林瑞玲闔家、林瑞淵、林筠秘及（林瑩、蘇潔菲［美國］）、林筠秘闔家及（張麗敏）、林道春、林鈴傑、林鈺軒及（楊蕙貴、林家碩、林澄昊）、林嘉莉、林嘉甄、林榮德及（王桂鳳、林王美惠、林孟瑜、林祐宇）、林榮德及（林仲洋、林孟妤、王桂鳳）、林榮藩、林漢卿［亡者］及（林煜昆闔家［陽上］）、林碧女、林碧霞及（蘇純慧）、林緄俊闔家及（吳成鳳、林季葦、林雨璇）［美國］、林慶恭、林瑩及（林岑、葉貞文）、林瑩及（林筠秘）、林瑾怡、林蔡雪、林談、林輝雄、林學民、林憲瑩、林擁欣、林曉萍、林曉萍及（吳崇煌）、林曉雯闔家、林燕玲、林燕慧、林盧碧雲、林興來、林鴻祥、林顏葵、林瓊、林麗星、林麗玲、林麗珠及（林松林）、林麗鳳、林耀男及（蔡佳芳、蔡佳蓉、蔡雨潔）、林耀恒［中國］、法印及（爾妙）［中國］、法爾禪修中心美國分會、邱世健闔家、邱戊丁及（邱榮輝）、邱正男、邱玉豪闔家、邱如意、邱百利及（張秀宜）、邱宗松及（陳麗花、邱育森、邱婕妤）、邱阿芬、邱南光及（林慧美、邱琇蘭、邱雅貞、邱怡禎）、邱政綱、邱春桃及（邱陳端）、邱祈銘、邱美玲、邱香、邱素容、邱國峯及（邱韻慈）、邱國智、邱清惠及（邱廖碧、曹昌進、曹志安、曹易琪）、邱笠展、邱華南、邱煌城及（林麗香）、邱碧玉及（張君綺、許維勉、何月眉、張勝雄、張翊承）、邱瓊慧闔家、邱麗萍、邵明義、邵勝雄

金紀素食、金雷、長昇生技有限公司、侯素鑾、侯國鳳及（陳富昭、陳韻婷、陳祥源、陳筱涵）、侯梅玲、侯淑分、侯景祥及（陳怡靜、侯鈺宸、陳立佳、陳澤民、傅然美）、侯瓊玉、涂政中及（涂政義）、南投國中全體師生、涂政仁、姚宗豫、姚怡安、姚家正闔家及（陳貴美、姚怡均、姚怡安）、姚培敏、姚慈詠、姚瓊琚、姜仁文、姜銀妹、施仁卿（施珮蓉、蔡美娟、施東杰）、施仁卿及蔡美娟闔家、施水生、施明隆及（林美景）、施珍獻闔家［中國］、施孫鍊、施眾樂、楊正之、潘李歡玉、施眾樂及（楊正之、潘李歡玉）、施習文闔家、施靜文、施麗娜、柯玉麟及（柯林秀片、柯元順、黃千娟、柯萍欣、柯奕君）、柯明麗、柯林秀片、柯素玲及（蕭尹妮、蕭任翔）、柯彩娥、柯瀞慧、柳陳麗、洪千惠、洪山金、洪玉錫及（洪壽銘、洪紹鈞、洪筠茜、洪哲勳）、洪玉鸞、洪如玲及（洪吉村、洪菁蓮）、洪李允、洪明東及（陳月香、洪璋廷、洪鈺珍、洪瑞廷）、洪明珠、洪欣玫、洪金德、洪郁評及（洪啟瀚、洪雅君、洪鼎清、洪迺迪、吳姿儀、洪晟瑋、洪愷廷）、洪振騰、洪桂鈺、洪桂鳳闔家及（洪玉鸞、彭郭益、彭芊瑜、黃彥淳、彭彥鈞、彭今虹、鄭淑萍）、洪迺迪及（吳姿儀、洪晟瑋、洪愷廷、洪郁評、洪啟瀚、洪雅君、洪鼎清）、洪敏生、洪敏堯、洪敏謙、洪敏騰、洪淑惠闔家、洪淑麗、洪雪麗、洪堯信、洪曾綉蓮、洪琛翔、洪黃玉鸞、洪黃玉鸞及（洪桂鳳、彭木林、彭郭益、彭千瑜、彭彥鈞、鄭淑萍、彭今虹）、洪義唐、洪嘉敏、洪鳳黛闔家、洪錫、洪錫文、洪聰明、洪藝芳、洪藝芳及（賴國正、彭鈺涵）、科偉德國際有限公司、紀政豈、紀珮涵、紀彩玲、紀華豐闔家、美國悉曇網同修、胡丁輝、胡元生及（戚大德、丁大德）、胡呈豪及（謝依澂、胡育彰、胡心鏸、胡仟漾）、胡育彰及（功德主：謝依澂、胡心鏸、胡仟漾、胡呈豪）、胡宜秀、胡明顯及（陳怡萍、胡銘信、胡薰鐸、胡明芳、胡陳錦秀、胡綠兒）、胡金藏、胡金鶯、胡陳桂英、胡嘉容、胡銘信、胡銘信及（功德

主：李素鳳、胡魁弼、蔡依玲、侯國鳳、陳建達、周錦青、顏聖展、蔡政真、王森梅、王民政、李映蓁、吳秉鐘、翁郁晴、郭宥宏、郭名峰、潘水秀、邱羿靜、吳阿花、陳怡嫈、王漢濱、王惠霞、王紹凱、王致中、李俊德、林曉萍、李芮羽、楊程凱、胡明芳、張瓊霞）、胡鳳珠、胡賴佑玉、胡繁[澳洲]、胡藍春、苗宜圃、范云滋、范永明、范光輝及（林秀美闔家）[美國]、范美琪、范傳祿及（范林秀金）、范傳祿及（范林秀全、范揚豐、陳月卿、范鈺釿、范侑駿）、郁惟心及（郁惟安）

十劃

倪桑林、凌天恩及（凌黃烏定）、凌朝和、唐叔舫[中國]、唐海慧、唐裴來強、夏正國及（羅中汝闔家）[美國]、夏正國闔家[美國]、夏國峰、夏敬德、孫立君及（孫中強、孫梓善）、孫秀彬闔家[中國]、孫金海、孫美蓉、孫復昌、孫耀煌、徐元祥及（陳巧華）[中國]、徐玉鏡、徐光闔家[中國]、徐全福闔家[中國]、徐吉林闔家、徐佳雯、徐光累世冤親債主[中國]、徐定湖及（蔡美香、徐鼎鈞、徐率真、徐翔齡）、徐明茂闔家[中國]、徐雨沁[中國]、徐茂林闔家[中國]、徐莛楏、徐景芬、徐焜耀、徐焜耀及（徐葆權、徐婉馨、徐榮顗）、徐焜耀闔家、徐賀妹、徐順茂[亡者]闔家[中國]、徐滄浪、徐葆權及（徐婉馨、徐顗榮、陳瑞菊、徐鳳）、徐鳳英、徐璟芬、徐顗榮、海薩[中國]、真如精舍、祝嘉俊、秦大偉[中國]、秦天真、秦孝函、秦建民及（王廣雲）[中國]、秦培獻、秦鳳芸及（苗芳、張曉藝、張利偉諸位）[中國]、秦薇薇等[中國]、索李金英、翁文泉、翁存輝、翁秀玲、翁坤山、翁金鐘、翁婷鈺、翁琳杰、翁碩佑及（翁婷鈺、洪淑惠）、袁月娥、袁合成、袁炳亨[丹麥]、袁詹菊、袁嘉平、袁慧蓉、郝磊及（王金美闔家）[美國]、馬士超、馬世元及（馬廷維、馬宇謙、陳明雪）、馬勇[中國]、馬祖芳闔家、馬偉雄[香港]、馬莉雯、馬嘉玲[香港]、馬嘉華[香港]、馬嘉慧[香港]、馬漪嫻、馬學偉、馬顏麗環、馬寶怡[香港]、高子喬、高氏歷代祖先、高水興及（林秀珠、高綺憶、高子喬、高敬棠、林李玉枝）、高沛聖及（高念濟、涂松佑、涂宗炫、林家碩、林澄昊）、高昆雲、高玲鳳、高素英[中國]、高陸幼系、高瑜惠、高瑞雪、高瑞華、高萬金及（高昆雲、高陸幼系、高黃冬、高哲男、高瑜惠）、高綺憶、高聲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劃

婁禮學及（詹淑芬、申豫慧、婁之昊、婁之亭、婁亭中）、婕立服飾股份有限公司、崔德海闔家[中國]、崔興芳及（呂中行）[中國]、康水官及（康舒涵）、康先豪及（蔡宜靜、康佩喬、康柏勳）、康舒婷、張乃中及（顏靜華、張程皓、張程琳、張程淯）、張子涵及（張清睿）、張介羽、張天進及（陳璧香、張宏毅）、張少惠及（王滬平、張芝友）、張文三及（張碧蘭、張碧燕）、張文三闔家、張文成、張文東及（劉文慧闔家）、張文義、張文馨及（張茗稀、張春桂、張淑芬、張福森、陳抱、張慶宏、洪秀麗）、張月娥、張月梅、張氏歷代祖先、張王玉蘭及（張福華）、張世賢、張仕宏及（李秀雲、張棋森）、張玉秀及（李泗乾）、張玉青[亡者]及（羅君萍[陽上]）、張光廷、張光燦及（張麥美玲、張蕙萍、張蕙敏、張志堅、張立妍、孟憲敏、孟慶輝、孟慶琪、陳貞玲）、張光燦及（張蕙萍、張蕙敏）、張再添及（蔡正美、張黃迄）、張安琪及（李作謙）、張江月娥、張江月娥及（張淑慧）、張克政、張利天及（正慧）、張利天闔家[澳洲]、張宋秀妹及（張美燕）、張志堅及（張立妍、陳貞玲）、張李淑慎、張秀汝闔家、張秀鳳、張育翊、張育欽及（陳育婕）、張明仁、張武飛闔家及（李美純、張律國、張鈺筠）、張玠

忠、張竺音、張金國、張青枝[中國]、張俊欽、張俊欽及(陳育婕)、張律國、張秋柔、張秋梅、張美華及(林士楙、林奇毅、林奇震)、張剛玲及(許路驕、許人智闔家)[中國]、張家瑜及(張家瑄、張家瑞)、張峻瑋、張庭偉、張庭偉及(郭小萍)、張庭偉闔家、張庭榕、張庭睿、張晉東及(張晉閣)、張書榕、張泰榕、張益夫、張益豪、張真華闔家、張素珍、張茵茵、張高寶蓮、張國勝、張國魁、張基源及(張蔡佳、張淑茹、張淑雯、張銀良)、張淑娜、張淑滿、張淑綿、張淑慧、張淑慧及(陳秀瑩)、張淑慧及(陳彥豪)、張淑麗闔家、張清江闔家、張清波、張清富及(張馮素月、張真華、張書豪、張惟傑、楊碧雲、張惟妮、張惟欣)、張翊承、張麥美玲[亡者]、張凱威、張勝雄、張勝雄及(何月眉、張翊承、邱碧玉、張君綺、許維勉)、張富春及(蔡秀涓、蔡秀汾)、張嵐婷、張惠玉、張智浩及(張悅、張郁、劉瓊華)、張智傑、張智龍、張森普、張登欽及(張碩文、張碩方、詹秀容)、張菁菁、張進益、張集達及(楊珏璿、張彧綸)、張新吉及(張李金足)、張瑞珊、張萬教及(林冬蜜)、張詩翊、張達、張嘉芳、張嘉晏、張嘉雯及(張秀汝)、張嘉雯闔家、張榮宗、張碧玉及(李恆志、李美瑩)、張碧秀、張碧雲、張碧蓮及(戴琬容、戴良印、戴良峻)、張碧蘭、張碧蘭及(張碧燕)、張福森及(陳抱、張福森及(陳抱、張慶宏、洪秀麗、張文馨、張茗稀、張春桂、張淑芬)、張翠芬[美國]、張蓉闔家[中國]、張銀生及(林智慧、張汶櫻、張宜馨、張漢釗)、張潔如、張黎明[中國]、張蕙敏、張蕙敏及(張光燦、張麥美玲、陳府文)、張蕙萍及(孟憲敏、孟慶煇、孟慶琦)、張鋼玲闔家[中國]、張錦標、張錫奎、張繁雄及(張晉東、張晉閣、蘇淑芬)、張聰順闔家及(林羽霜)、張鵬基、張麗首、張耀宗、張耀宗及(邱雪花)、張籐、張鑑堯、曹仁杰、曹采琴、曹聖發、曹靜娟、梁世仁[亡者]及(許麗娟、梁瑋芸、梁峻瑋、梁峻豪)[美國]、梁峻瑋及(黃詩尹、梁辰睿、梁庭熙)[美國]、梁峻豪及(呂文婧、梁庭毅)[美國]、梁茗齊、梁培華、梁景達及(梁鄭招全)、梁漢銘、祥光精舍、粘志碩、莊仁德、莊光彩及(蘇惠蘭)、莊志昌及(莊宇耕、莊宇真、易惠美)、莊秀娥、莊阿汶、莊冠文及(張翠芬、莊振宇、林玉婕、莊仁德、莊仁慧)[美國]、莊智晶及(宋南昌)、莊紫容及(功德主：游晴惠、魏道宇、魏妤桓、魏斯齊)、莊閔如及(Jessica chuang、林麗珠)、莊鴻琪、莊豐全、莊鑑銘及(林美仙(Mei-Shien Lin)、莫桂芝闔家、許丁秀緞、許文豪、許巧旻及(許丕謀、吳敏芬)、許正儀及(林曉雯闔家)、許永隆、許江玉英闔家、許至誠、許妍璉、許庚申、許東本及(許丕謀、許巧旻、吳敏芬、吳旻蓉)、許炳南、許美甚、許美蘭及(彭義郎)、許修華、許峻銘、許純、許惟傑、許淑玲闔家、許紹凌、許陳桂枝、許陳蓮、許惠美、許景勝闔家、許雅萍、許傳鉉、許瑞永、許萬榮、許萬榮許及(江玉英闔家)、許萬榮闔家、許萬榮闔家、許碧珠、許賴月嬌及(許聰文、林余珊、許嘉祐、許誌豈、許云菁、張妙娟)、許賴月嬌及(許聰傑、范菊英、許峻源、許嘉文、許峻榕)、許聰文及(林余珊闔家)、許聰文及(許賴月嬌)、許聰傑及(許賴月嬌、范菊英、許峻源、許峻榕)、許懷台闔家、許瀞文、許麗娟[美國]、連千喜、連俊隆及(林招娣)、連俊達、連姿妍、連惠毓、連慧怡、連賜銘、郭小萍、郭小萍之胎兒、郭玉雯、郭名峰、郭利德、郭廷科、郭步芳及(謝慧芬、林佩珠)、郭秀、郭招及(潘陽、宋南昌闔家)、郭旻君、郭林順、郭芳如、郭宥宏、郭柯廷闔家、郭科廷闔府、郭美惠、郭美惠及(凌明和、凌郁捷、凌郁雯)、郭倍宏及(郭育維、吳麗坤)、郭家豪、郭梅秀、郭淑莉、郭華民及(郭承龍、陳瑋彤、郭立言、郭承璋、鄭英珠)、郭裕雲、郭漢斌及(黃麗月、黃耀裕、黃麗蓉)、郭鳳及(郭林順、郭秀容)、

郭靜儒、陳于弘及（陳于丞、陳宥齊、張妙娟）、陳子弘、陳小政闔家、陳文光及（陳建伸）、陳文光闔家、陳文亮、陳文彬闔家、陳文盛及（邱鸞嬌、陳定遠、陳怡寧、陳怡安）、陳文盛及（邱鸞嬌闔家）、陳文盛闔家、陳文銘及（陳俊嘉、范寶雲、陳可樺、陳可維）、陳文慶、陳月女、陳氏祖先、陳氏歷代祖先、陳水龍、陳王志來（先人）及（陽上）陳錫華、陳威豪）、陳世欽及（紀麗媛、陳冠儒）、陳巧華及（徐元祥）［中國］、陳永明、陳永杰、陳白華［中國］、陳兆康、陳聿臻及（宋許淑女）、陳色花、陳佑鈞、陳君寧、陳吳芙蓉及（陳祝明）、陳吳阿雙［亡者］及（陳清海）、陳吳惠兒及（陳和長、陳府文、陳麗玲）、陳志維、陳李松及（丁敏婷、陳語謙、陳語彤）、陳沅錡、陳沛逸、陳秀美［亡者］及（陳劍宗［亡者］）、陳秀英及（楊銘德、涂政仁、楊淑雁、涂松佑、涂宗炫、林鈺軒、楊嘉貴、林家碩、林澄昊）、楊樂修、陳秀香、陳秀瑩、陳秀瑩及（陳彥豪、陳彥志、張淑慧）、陳芊諾、陳佩莉［中國］、陳佩菊闔家［中國］、陳侑謙、陳協宗及（高蕙蓮、陳建帆、陳美君）、陳坤祥、陳宗傑及（沈怡君）、陳宛宜、陳府文及（陳長和、陳麗玲、陳吳惠兒）、陳忠和、陳怡如、陳怡靜、陳怡靜及（侯景祥）、陳明君、陳明凰及（功德主：簡名嫻）、陳明雪及（馬世元、馬廷維、馬宇謙、陳明珠）、陳明雪闔家、陳明輝及（陳明旭、陳明耀）、陳林桂妹、陳林素英、陳林蓮英闔家、陳林蘭英、陳炎茂、陳玠汝闔家、陳芳馨、陳金女、陳長政及（張薌玉、陳俊仰）、陳長萱、陳阿菊闔家及（賴香玲、賴虹禎闔家、賴瑞真闔家、賴玉惠闔家、賴阿花［亡者］、林阿養［亡者］、陳雷［亡者］、賴阿枝［亡者］、及賴氏陳氏歷代祖先、李志明［亡者］）、陳俊斌及（陳思如闔家）、陳俊嘉及（陳文銘、范寶雲、陳可樺、陳可維）、陳俊綱及（戎蓉闔家）［美國］、陳俊霖及（周足）、陳信仁、陳信宇、陳信誠及（藍玫玲闔家）、陳冠鳳、陳冠鳴、陳勇［中國］、陳度涵闔家及（賴雅屏、陳云譽、陳嘉煊）、陳建元、陳建宇及（陳張素琴、陳慶安、詹又穎、陳德全、陳暐晴）、陳建伸、陳建宏及（楊欣蓓）、陳建斌、陳建維、陳建興闔家、陳彥中、陳彥伯闔家、陳彥志及（陳秀瑩）、陳彥智、陳彥豪、陳彥豪及（陳彥志）、陳思如及（陳俊斌）、陳政緯、陳春民、陳昶如、陳柏升、陳柏勳、陳炳堯、陳皇名、陳盈傑及（陳盈伸、王淑娟、王秋美、王張春治）、陳秋霞、陳紅柑及（謝忠憲、黃美蓉、邱茂棋、張惠珊）、陳美玉、陳美江、陳美珠、陳美智、陳英樹闔家、陳虹花、陳哲民、陳振明、陳桂華、陳素英、陳軒禎、陳偉成、陳啟倫、陳張免、陳彩霞、陳淑文及（李明冠、李明星、李敏舜、李敏瑟、李敏滿、李敏娟、李明柄、李敏毓、陳如君、陳興隆）、陳淑文及（陳淑媛）、陳淑芬、陳淑芬及（吳建國）、陳淑貞、陳淑媛、陳淑華、陳淑華及（萬展均）、陳淑蓉、陳清水、陳清河及（鄭惠娟闔家）、陳清海及（陳吳阿雙）、陳清潭及（陳寶彩、陳建宏、楊欣蓓、陳慧君、高鉦淵、高沛聖、高念濟、陳雅琪）、陳祥源及（陳筱涵、侯國鳳、陳富昭、陳韻婷）、陳荻、陳莉羚、陳雪珍、陳雪娥、陳復平及（蔡美津、陳政志、江佳芳、陳倍慈、陳威安）、陳揭及（陳金鳳闔家、邱金義、邱黃美月闔家、邱戊丁、邱白夜合、邱元、邱蔡救、陳文盛、邱鸞嬌闔家）、陳景堯及（陳京生）、陳景堯闔家、陳智明及（林美珠）、陳琦仙及（陳如萍、陳登源、陳詠恩、陳詠織、陳進福［美國］、陳進興及（柯瀞惠）、陳雲瑩、陳傳清、陳慈慧、陳新、陳煊治闔家、陳萬福及（陳江月女、陳揚裕、陳琪賀、羅君萍）、陳葉清枝、陳詩敏闔家、陳運哲、陳睿彬、陳碧君、陳鳳英及（王鳳才）、陳劍宗、陳德全及（陳暐晴、陳建宇、陳張素琴、陳慶安、詹又穎）、陳慧美、陳慧娟、陳蔡金花、陳蔡菊及（陳明娟）、陳蔡菊及（陳明輝、陳明耀、陳明旭、陳明娟、鄭靜宜、方秀鳳、陳君彥、陳思宇、

陳禎尚）、陳鄭阿霞、陳鄭阿霞及（廖先生）、陳曉萍、陳曉穎及（明明嗣、明柔芸）、陳樹炳、陳樹海及（廖運銀）、陳錦諄、陳錦霞及（陳金香、劉嘉榮、劉昱廷、劉昱成、王慧如、劉昕瑀、劉昕穎）、陳錦繡、陳爵寬、陳瀅倫[中國]、陳嬿如、陳璽及（陳穎）、陳鏡閔及（陳羿銘）、陳麗玉、陳麗花及（黃春鳳、林淑雯、沈美連、林櫻蘭、黃美美）、陳麗雪、陳麗雲、陳耀騰、陳儷文、陳譽仁、陳鶴枝、陸士軍、陸雲韵、陸錦伯

傅以蘅、傅孫雀嬌、傅淑鑾、傅然美、善女子大德[中國]、富美、彭千瑜、彭今虹、彭木林及（彭郭益、彭彥鈞、洪桂鳳、彭千瑜、彭今虹、洪黃玉鸞）、彭木林闔家、彭永璟、彭秀鳳、彭芊瑜、彭姒苑、彭玟源闔家、彭采婕、彭彥鈞、彭炯穎闔家、彭家銘及（彭詩渝、彭聖文、黃錦蘭）、彭純蓮、彭郭益及（彭千瑜、彭彥鈞、彭今虹）、彭渝貞、彭菊英、彭義亘、智一大德及（智切大德）[中國]、曾文萍[澳洲]、曾月里及（蔡高源、洪志平闔家）、曾月麗、曾永順、曾玉、曾旭于及（洪婉鈞、曾悅庭）、曾秀娟[中國]、曾坤城、曾金妹、曾俊儒、曾奕鈞、曾偉禎、曾梅香、曾勝陽、曾換昇及（王均平闔家）[美國]、曾敬文及（曾鼎鈞、侯淑分）、曾裕真、曾達君及（周意惠、曾訢睿）、曾鈺茹、曾漢忠、曾賢德、曾鴛鴦、游林巧、游武雄及（游秀康闔家）[美國]、游柏勛、游茂群及（劉慧綺、游鼎楚、游水發、陳素綢闔家）、游桂枝、游泰祥、游淑芬、游晴惠闔家及（魏道宇闔家）、游貴美、游瑞蓮、游薰郁、湯乃芹、湯丞祖、湯兆崙、湯陳阿照及（黃銘賜、湯雅芳、黃心秉、黃絲淳）、湯德明及（蔡秀汾、湯震忠、湯苡萱、湯念樺、蔡張富春）、無名大德[中國]、無名氏、無名氏[中國]、程冬蘭、程安平、程義隆、程耀基及（蕭淑英、程永銘、程永欣）、童千芝、童相澤、童翊宸、童許阿美、華璿霖、賀可慶及（張文華、陳麗珠）、賀燕飛及（賀杜玉霞、賀正中、賀可嘉）、辜澄政闔家、馮文元、馮美蓮、馮湘蓁闔家、黃一庭、黃千娟及（柯萍欣、柯奕君、許濬芯、柯于方、柯香綾）、黃士宏、黃子蕾、黃少康、黃文良、黃文欣、黃王輝、黃世豪、黃主佳闔家及（張淑麗闔家）、黃仙景、黃平和及（郭彩虹）、黃幼霞、黃正成闔家、黃玉嫥、黃光裕、黃全祥、黃冰晶[中國]、黃守仁、黃江枝、黃江枝及（黃淑芬、黃淑真、黃淑美、黃淑惠、黃淑英、黃俊煜、黃俊杰、馬顏麗環、馬景雲、馬學偉、馬士超、黃淑卿）、黃江邊霜、黃羽璿、黃聿禪、黃妍嘉、黃志炫、黃志源、黃杏儀、黃育仁[美國]、黃育青、黃庚星、黃怡文、黃明恒、黃武雄、黃玫玫及（楊再裕、楊博君、黃敦化、楊童甘、楊琇涵）、黃玫玫闔家、黃金英、黃金田、黃金益及（林李金妹）、黃金綢、黃長安闔家、黃俊偉、黃俊凱闔家及（簡雅雯、黃暐瀚、黃國軒、黃俊偉）、黃信杰及（黃麗洛、劉秀穎）、黃冠霖、黃品蓉、黃建凱及（黃敬惇）、黃柏遠、黃畇蓉、黃界華、黃秋墩、黃美玉、黃美好闔家、黃美雪、黃致民、黃若雯、黃英哲、黃香蓉、黃家裕及（李雅茹）、黃家達[中國]、黃晁儀、黃珮姿及（蔡娉婷）、黃祖文、黃偉俊、黃啟斌、黃啟鴻、黃國村、黃國軒、黃堅初、黃敏恭、黃淑宜及（黃銘章、莊秀如）、黃淑英、黃淑慎、黃盛隆、黃紹卿、黃莉君闔家及（謝淑媚、邱瓊薇、陳玉燕、周宜梅、李育靜、郭佳燕、王祝眉、周靜涓、黃琛雅、李明玉、宍倉千惠、蘇佩雯、莊汶鈺、林淑琪）、黃惠雯及（李素霞）、黃揚凱、黃敦化及（黃江邊霜）、黃欽城及（黃李雪雲）、黃程招及（林素紅）、黃童煥、黃超雄、黃雅聆、黃慈田、黃暐瀚、黃瑞明、黃瑞賢、黃筱雯、黃綉敏、黃聖文、黃蜀圓、黃漢、黃維哲及（黃士軒、黃鴻凱、徐千喻）、黃銘章闔家及（莊秀如、黃淑宜、黃俊偉、黃俊凱、簡雅雯、黃暐瀚、黃國軒）、

十三劃

黃德鏢、黃錦蘭、黃韻燕、黃馨慧

塗文佳、塗炤憲及（塗周有）、塗美淑、塗裕賓及（李佩紋、塗明元、塗婷芳）、塗裕賓及（塗明文、李珮璇）、塗裕賓及（塗炤憲、塗周有、塗承鑫、李佩璇、塗宜芳、李英、李山）、楊三緣、楊士偉、楊世彥、楊冬英、楊玉鳳及（陳宥齊、張錫瓶）、楊田心、楊立豪、楊再裕闔家及（楊博鈞、楊琇涵、楊童甘、黃玫玫、黃敦化及無緣子女）、楊志徹、楊汶壅、楊宗賓及（楊秋榮）、楊宜珊、楊尚錚、楊幸幸及（楊雅芳）、楊東峰、楊東振、楊東運及（黃月雲、楊尉鵬）、楊果歷、楊枝順、楊欣亮、楊金郎、楊金進、楊青[中國]、楊思義、楊玲瑛及（陳曉珍）、楊玲瑛及（簡文明）、楊秋榮、楊美鈴、楊美鈴闔家及（楊進發、楊張秀妍、楊蕙華、楊美慧、楊美娟、楊賜麟、楊賜煉、楊杰倫、楊杰修、楊杰翰、楊凱鈞、楊凱媛、陳慧、陳雪梅、黃東榮、黃新祐、黃國瑞、胡忠一、胡詠琦、胡詠博、胡詠真、林伯東、林學寬、吳裕民、馬勤君、蘇珍儀、范士美、詹素怡、黃淳敏）、楊若姍、楊迪喬及（李芯柔）、楊娜娜、楊純珠、楊國強、楊常光、楊張秀妍、楊張滿緞、楊淑貞、楊陳五妹及（楊金珠、楊雪英、楊凱如、楊博文闔家及（楊秉翰、楊琇甯、曾金妹、黃意茹）、楊博鈞及（楊琇涵）、楊揚[中國]、楊揚及（閆妍[中國]、楊童甘及（楊再裕、黃玫玫、楊琇涵、楊博鈞）、楊進發闔家及（楊張秀妍）、楊雅芳、楊源田及（楊枝順、楊坤文、楊宗賓）、楊銘德及（陳秀英、楊淑雁、涂政仁、楊簡盆、楊雅婷）、楊憲明、楊憲明及林子榆、楊靜妹、楊麗秀、溫立筠及（溫立仲）、溫家雄、萬金菊、葉士如及楊適冰、葉作宏、葉美玉、葉胡雪、葉貞文及（林保昌、林瑩、林苓）、葉貞文及（林瑩、蘇潔菲[英國]）、葉貞文闔家、葉乘逢及（段銀琦）、葉庭榕、葉海光、葉素娟闔家及（馮上育）、葉梅子、葉輝煌、葉錢、葛俊良、葛蜀燕、葛曉明、董成瑜及（于青雲、董宜安）、董成瑜及（功德主：董王雲英、董永欽、董于青雲、董成國、董成瑜、董成維、董宜安）、董汝祥、董柏辰、董淑華、董愛莉、解世莉及（李彥勳、李嘉云）、詹又穎、詹老師唸佛會、詹老師唸佛會—王秀瓊及（林玉樹、蔡育騏、林雅婷）、詹老師唸佛會—周森文及（陳靜滿、張名峽）、詹老師唸佛會、詹老師唸佛會—莊聰明、詹老師唸佛會—劉瑞燕及（徐進福）、詹胡梅蘭、詹國基、詹富金、詹鈞婷、詹錦華、道亥、鄒再添、鄒珈錡、鄒苔菱、鄒鼎宏

十四劃

廖仁慈、廖文煌、廖月珠、廖王素貞、廖志成、廖冠彥、廖春美、廖桂寶、廖清川、廖清榮及（廖林櫻蘭、廖旌旭、廖俐雯、廖峻德、林淑珍）、廖瑩純、廖錦換、滿榮法師、熊滄澍、爾妙闔家[中國]、爾蓮闔家[中國]、臧志成、趙世平及（趙世安、趙世祺）、趙品涵、趙衍河[中國]、趙章鈞及（趙韋智、趙韋誌）、趙聖文、趙賜嬌、趙錦江及（趙陳月麗、趙韋鈞、趙韋智、趙韋誌、趙莊鳥綢、陳炳賢、陳張色、陳月香、陳文財、陳文村）

十五劃

劉小萍、劉小影及（蔡佾錩）、劉小影及（蔡媛羽）、劉公浦、劉文正、劉文雄及（趙賜嬌、張克政、劉容淑、張峻瑋）、劉文慧及（張文東、張容嘉、張容瑄）、劉世怡、劉平慶闔家、劉永河、劉玉振、劉宇城、劉佛申、劉坤鵬、劉坤鐘、劉孟育、劉宗信、劉宗盛及（張文馨）、劉怡彬、劉昌淵、劉昌源、劉林玉琴及（劉榮宗）、劉芳瑜、劉洲宏、劉姿吟、劉政奇、劉政杰、劉英、劉家秉、劉家盛及（張文馨、劉柏志、劉柏邑）、劉家榮、劉容淑闔家、劉振明及（陳秀香、劉家秉）、劉振明闔家、劉秦佟及（劉軒宇、劉晏如）、劉耘初闔家、劉偉民、劉培鼈闔

家及（劉怡芬、劉駿晨、許碧玉）、劉張廷妹及（劉奇方、劉珈延、劉珈毓、劉珈均、劉珈爻、鄭清汝、鄭琳蓁、林秀美）、劉敏帆、劉淑芬、劉添興、劉雪溪及（鄭秀琴）、劉游岐鳳及（劉孟育、劉政杰、劉政奇、紀漢傑、紀政岦、紀珮涵）、劉詠蓁、劉殿興闔家[中國]、劉境、劉榮宗、劉遠敬及（潘敦妹）、劉德音、劉曉芬、劉燕及（李淵、李駿飛）[中國]、劉燕闔家[中國]、劉錦志、劉鎔暢[中國]、劉鎮平、劉麗卿及（潘品竹、潘榮宗、楊秉蓁、楊玨璿）、劉麗娜、劉寶林及（林秀卿闔家及歷代祖先）、劉競存、廣木元一及（廣木孝成、廣木鈴子）[日本]、廣木成美[亡者][日本]、慧南[中國]、慧雅、歐振銘、歐靚雯闔家、潘允中、潘允恩、潘秀盆、潘宜欣、潘怡然、潘金棗、潘俊宏闔家、潘思妤、潘雪慧、潘敦妹、潘陽及（郭招、宋氏祖先、宋秋祥、潘家引、宋鳴駿、宋衣緹、宋南昌、莊智晶、宋育澤）、潘陽及（郭招、宋南昌闔家）、潘鳳英及（王建宗、王彥哲、王俊婷）、蔡大昌、蔡文婷、蔡文惠闔家、蔡文霖、蔡主敬及（蔡冠群、蔡易勳、李雪楨）、蔡吉立及（蔡文婷、蔡張碧蓮）、蔡守默、蔡并慶闔家[新加坡]、蔡志成、蔡李蕊、蔡秀汾闔家、蔡秀涓、蔡育倫、蔡佳儒及（宋鳴駿）、蔡佳靜、蔡姈倪、蔡孟伶、蔡孟君及（蔡明章）、蔡宗憲、蔡宙序、蔡明章、蔡東樺及（蔡秀汾、蔡宜廷、蔡張富春、吳雨澤、吳忠澤、蔡秀涓、吳英宏、陳桂香、吳啟祥）、蔡松興、蔡金卿闔家、蔡金蟾及（李誠量）、蔡姵瑩、蔡美玉、蔡美娟闔家及（功德主：施仁卿、施東杰、施珮蓉、蔡美娟）[美國]、蔡振南、蔡振祿、蔡國華、蔡國華闔家、蔡國權、蔡張富春及（蔡宜廷、蔡東樺、蔡秀汾、吳英宏、吳忠澤、吳雨澤、蔡秀涓）、蔡張富春闔家、蔡梅雪、蔡勝弘、蔡媛羽、蔡惠玲、蔡菊及（陳明娟、陳明旭、方秀鳳、陳君彥、陳思宇、陳明輝、陳明耀、鄭靜宜、陳禎尚）、蔡逸凡、蔡雅瑱、蔡順發、蔡照仁、蔡萬福、蔡達雄、蔡碧蓮、蔡憲芳、蔡應麟及（賴美珠）、蔡麗金、蔡蘇錦柳、蔡騰慧、蔣光輝闔家[中國]、蔣東輝闔家[中國]、鄧亞嬌[美國]、鄧迎強、鄧琇月、鄭何碧香、鄭秀琴、鄭秀燕、鄭秀蕊、鄭佳明、鄭依澍、鄭宗文、鄭定國、鄭昌榮、鄭金木、鄭阿鸞、鄭星山、鄭珍兒及（許碧玉、劉以智、劉怡芬、劉培鯤）、鄭珍兒及（鄭幸兒、劉培鯤闔家）、鄭秋鳳、鄭美慧、鄭桂妹、鄭淑分、鄭尊瓏、鄭惠娟闔家、鄭惠瓊、鄭詠蓉、鄭隆貴、鄭隆貴、鄭雅云、鄭楷霖闔家、鄭澎壘及（張國珍）、鄭鎮球、鄭讚興及（王淑蓉闔家、鄭雅云、黃耀德）、魯敬芳、黎志明闔家、黎志松闔家、黎秀美、黎惠卿闔家、黎榮邦、黎榮灝、黎曉欽

盧妍安及（功德主：陸佳誠、謝麗華、吳佩芳、萬一民、盧廣澤）、盧銀菊、蕭王蘭英及（蕭書明）、蕭玉霞、蕭宗良、蕭金詩及（蕭王蘭英）、蕭炳森、蕭振邦及（李媛、蕭旻宜、蕭峻銘）、蕭振邦闔家[美國]、蕭書明及（蕭金詩、蕭王蘭英、蕭書禮）、蕭書禮、蕭淑美、蕭淑英、蕭淑貞、蕭淳豐及（劉映蘭、蕭伊岑、蕭士軒、蕭權仁、陳芳蘭）、蕭清芳、蕭漢辛、蕭錦秀、蕭麗如、賴人龍、賴士翔及（葉理豪）、賴王林、賴世雄、賴弘峻、賴玉來、賴玉惠闔家、賴白膾、賴孟君、賴東伯、賴阿枝及（賴虹禎、賴瑞真、賴捷華、林氏賴氏歷代祖先）、賴阿花及（林阿養）、賴阿絨、賴亭羽及（賴冠宇、賴品軒、李林娟、賴彥吉、賴卉妮）、賴相君及（賴昱鵬、陳莉琳）、賴美華、賴美甄、賴虹禎闔家、賴貞碧、賴香玲及（李志明）、賴振瑞、賴高志、賴國正、賴彩琴、賴捷華闔家、賴添丁及（賴淑華、賴蕙如、賴彥成）、賴清仁及（張瓊惠闔家）[美國]、賴琇君、賴傳喆闔家、賴瑞真闔家、賴綉合、賴銘華及（陳秋美）、賴禮元及（林明來）、錢其琳、錢奕岑、錢姝尹、錢翠華[中國]、錦美師姐、閻加祝闔家[中國]、駱月雲、鮑立寧闔家[中國]

十七劃　龍自儀、龍莆喜及（林月嬌夫婦）、戴季芳、戴連慶、戴薇芳、濱野玉萍、繆俞波闔家[中國]、繆劍波闔家[中國]、薛士祺、薛公堯、薛淑芬、謝一誠及（王葉素琴、謝坤琪、王瓊梅、謝宇博、謝瀅叡）、謝于天、謝天助闔家、謝宇博及（謝瀅叡）、謝佳育、謝佳怡及（羅佳錡、謝福昇、謝陳麗華、謝佳玲）、謝坤琪及（謝宇博、謝瀅叡、王瓊梅）、謝妮蓁及（功德主：蕭堃楠、陳玉華、蕭宥騰、謝妮蓁、蕭瑀芹、蕭榕萱、蕭德昌、蕭茹薇、蕭陳沾、謝尚霖、謝金鏗、[以下為亡者]蕭真、蕭明傳、謝黃彩鶴、謝蕭腰、謝金魁、陳火土、陳蕭萍、陳文松、陳文梁）、謝宗烈闔家、謝宜榛、謝昀庭、謝昆龍、謝明華、謝采縈、謝青峰、謝映紅、謝春桃、謝英敏[亡者]、謝夏法及（陳冬香、謝偉志、謝慧茹、陳馮梅兒）、謝淑月、謝連賓、謝雅萍、謝榮宗、謝福昇及（謝陳麗華、謝佳伶、謝佳怡、羅佳錡）、謝寶女、鍾池煌及（鍾梓榮）、鍾池煜[亡者]及（涂木雙、涂梓榮）、鍾佳玲、鍾金佑、鍾政廷、鍾梅妹、鍾清池、鍾領先及（梁璋芸、Elliot鍾、Olivia鍾）[美國]、鍾劉金勸、韓天祥、簡大鈞、簡寸曛闔家、簡文明闔家、簡文媛、簡正龍、簡秀雲及（康舒婷）、簡武輝、簡武輝及（李佳鎂）、簡金添、簡阿丁、簡美鳳、簡虹騏、簡國樑、簡淑珍及（簡茹芹、趙莒蕙、趙莒萱）、簡惠珠、簡惠珠及（林法正、林峪鋒、林峪台）、簡棟良及（簡賴伯、簡武輝、李佳鎂、簡武義、簡麟）、簡碩廷、簡碩廷及（簡武輝、李佳鎂）、簡維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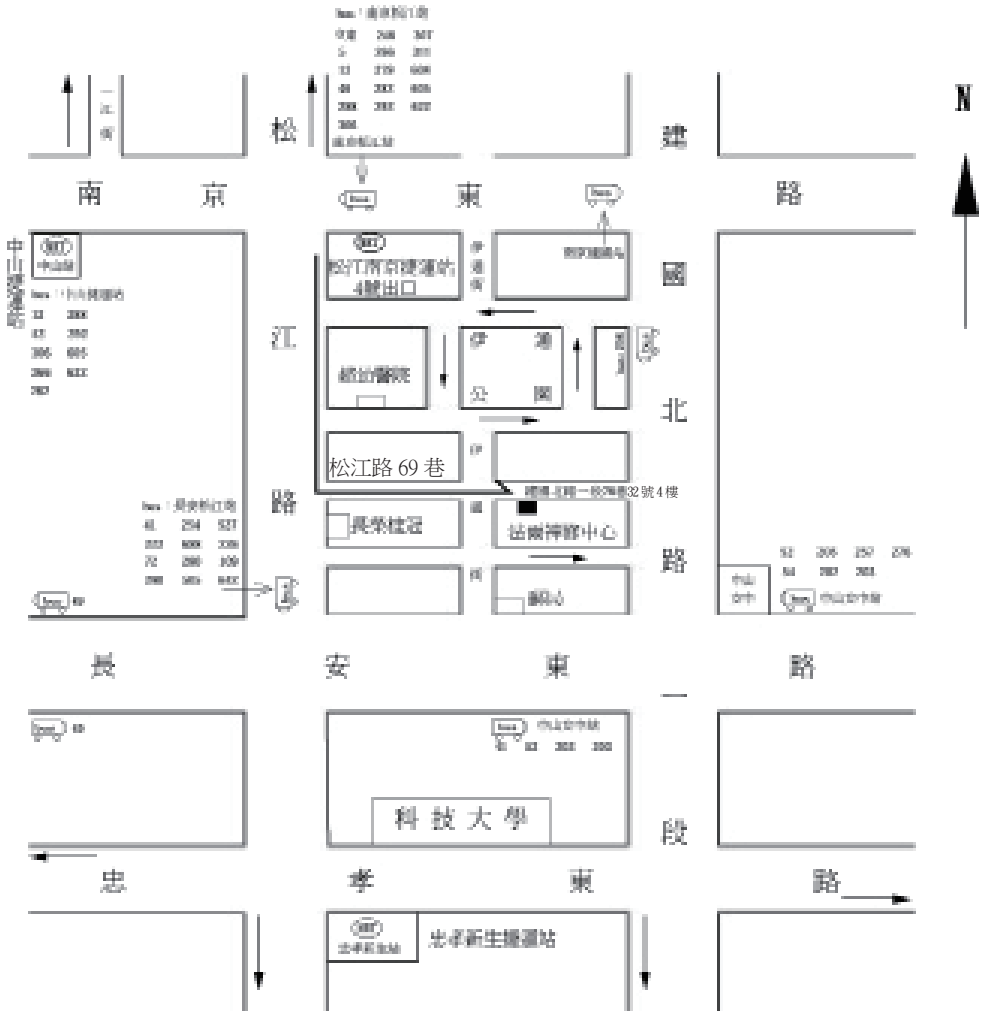
十八劃　聶淑蘭、藍乙善、藍子崐、藍子雯、藍永騰、藍玫玲闔家、藍欽闔家、顏正雄、顏玉真、顏仲智及（江鳳雪、顏紀阿秀、顏瑞龍）、顏有利、顏盛臨、顏楊淑娟、顏睿豪、魏明華、魏炤雄、魏淑芬、魏瑟琴、魏道宇及（游晴惠闔家、魏妤桓、魏斯齊）、魏道宇闔家及（莊紫容）、魏榮熹及（張蕙麗、游景正、莊紫容、魏道宇、游晴惠、魏妤桓、魏斯齊）、魏麗雲

十九劃　羅小惠、羅中汝及（夏正國、夏紳德、夏家綺）[美國]、羅中傑、羅仁棋、羅心鳳闔家、羅文杰、羅文振及（羅基銘、羅小惠、陳璽、陳穎、陳劍宗、陳江月女）、羅文華闔家、羅甘妹、羅文振及（羅揚銘、羅素華、羅小惠、羅基銘、陳翠萍、羅晨晏、羅晨恩）、羅立勝闔家及（羅張銹雲、林宜樺、羅盈蓁）、羅君萍及（陳劍宗、羅文振、羅小惠、陳璽、陳穎）、羅東生、羅盈蓁、羅偉浩、羅基銘及（陳翠萍、羅晨晏）、羅張銹雲、羅富維、羅義芳[中國]、羅濟銀、羅濤、譚家英

二十劃　嚴志宏、嚴國興、籃美如及（籃秋嵐、翁秉富、翁湘琳）、蘇心柔、蘇如冬、蘇明石及（蘇雅茹、蘇柏融、蘇敏禎、曾惠美、謝芃慧）、蘇芳枝及（蘇心柔、蘇政嘉、陳麗雪）、蘇宣丞、蘇彥睿及（蘇彥豪）、蘇政嘉、蘇美文、蘇純慧及（蔡國華）、蘇淑芬、蘇淑芬、蘇淑芬及（蘇蔡春、張晉東、張晉閣、李婉瑜、余懷騏、張鈞惠）、蘇惠敏、蘇琳喻、蘇慶泯、蘇潔菲[英國]、蘇蔡春及（蘇明正、蘇明宏、連如雪、方霞、蘇詩閔、徐偉倫、蘇柏維、蘇柏哲）、蘇穎儀及（蘇韋豪）、鐘秀珍、鐘堯華、鐘惠珠、鐘領先及（梁璋芸）、饒松男[亡者]、饒建平[中國]、饒榮輝

廿二劃　龔富聖

法爾禪修中心位置圖


南京東路
松江南京捷運站4號出口
伊通公園
松江路69巷
法爾禪修中心
長安東路一段32號4樓
長安東路
忠孝東路
科技大學
忠孝新生捷運站
N

書　　名：楞嚴經五蘊魔相解說

編 著 者：釋善祥 比丘
發 行 人：法爾禪修中心
出 版 者：法爾禪修中心
地　　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78 巷 32 號 4F
電　　話：886-2-2506-7914、886-2-2508-0612
傳　　真：886-2-2506-7807
電子郵件：twdzcenter@gmail.com
網　　址：http://www.dharmazen.org/
　　https://www.facebook.com/dharmazencenter
　　https://www.youtube.com/@twdhamazencenter
出版日期：2023-05
I S B N：9786269744923 (PDF)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WINDOWS / MAC
檔案格式：PDF
播放軟體：BROWSER、APP

版權所有 • 歡迎流通
結緣品
(請尊重原著版權，流通內容勿自行修改)